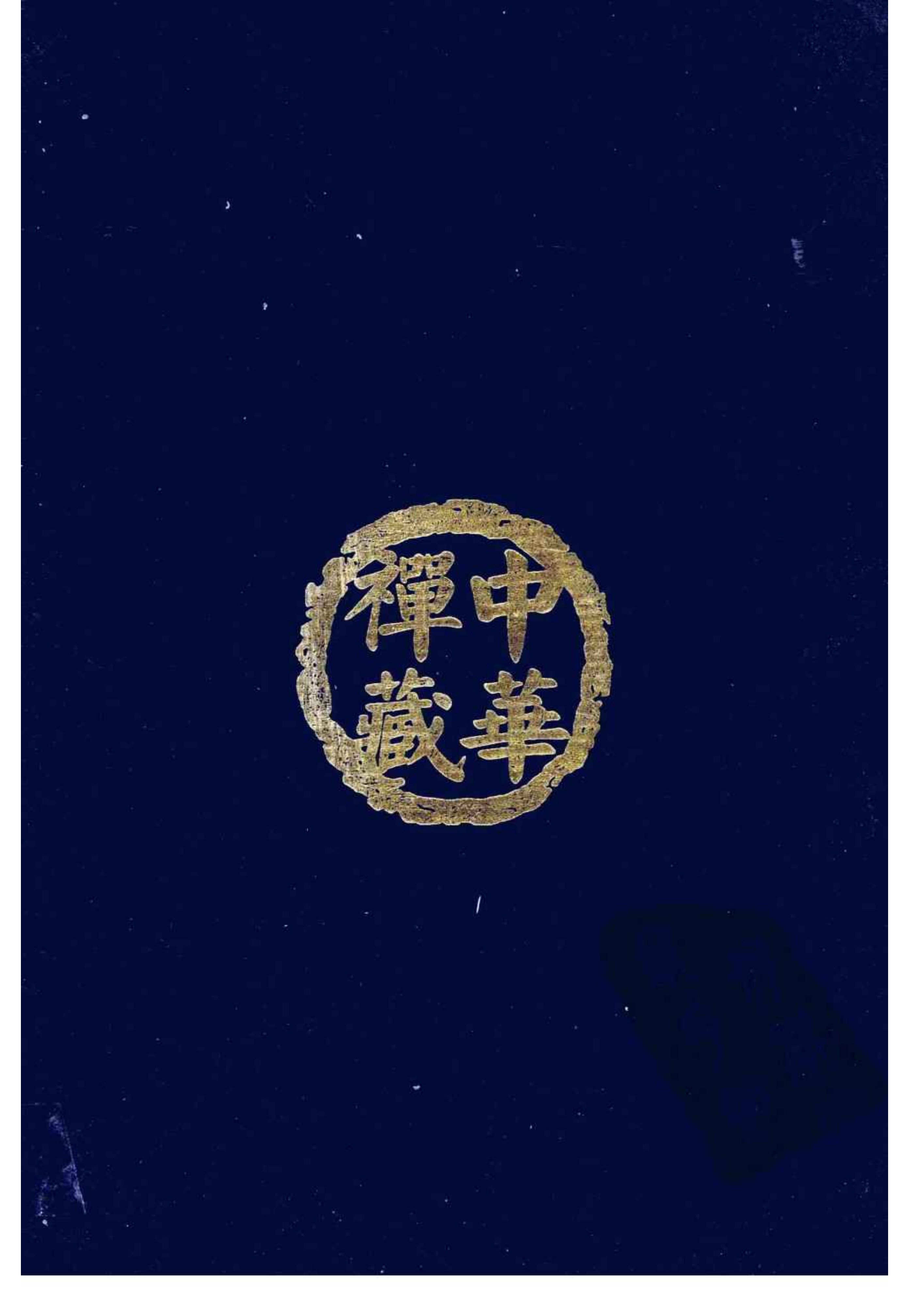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三二

(6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普庵禪師全集**：本書即「禪宗全書」第四四册所收「普庵印肅禪師語錄」的增訂新版。內容新增「普庵咒」、「普庵祖師靈驗記」等文，且全部用電腦排版方式重新印行。版本清晰悅目，至便閱讀。因此，徵得編者王徵士、周勳男二位先生同意，轉載於此。謹向兩位原編者致謝。

二、**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十二卷。清・麗中函正（別號天然）撰，今辯重編。又稱「天然是禪師語錄」、「天然禪師語錄」。輯錄天然禪師之上堂、小參、普說、茶話、室中垂示、擧古、問答頌、問答、頌古、讚、偈、銘、書問、雜著、佛事。卷末附錄行狀、塔誌銘、梅花詩、雪詩四文。

目次

貳、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四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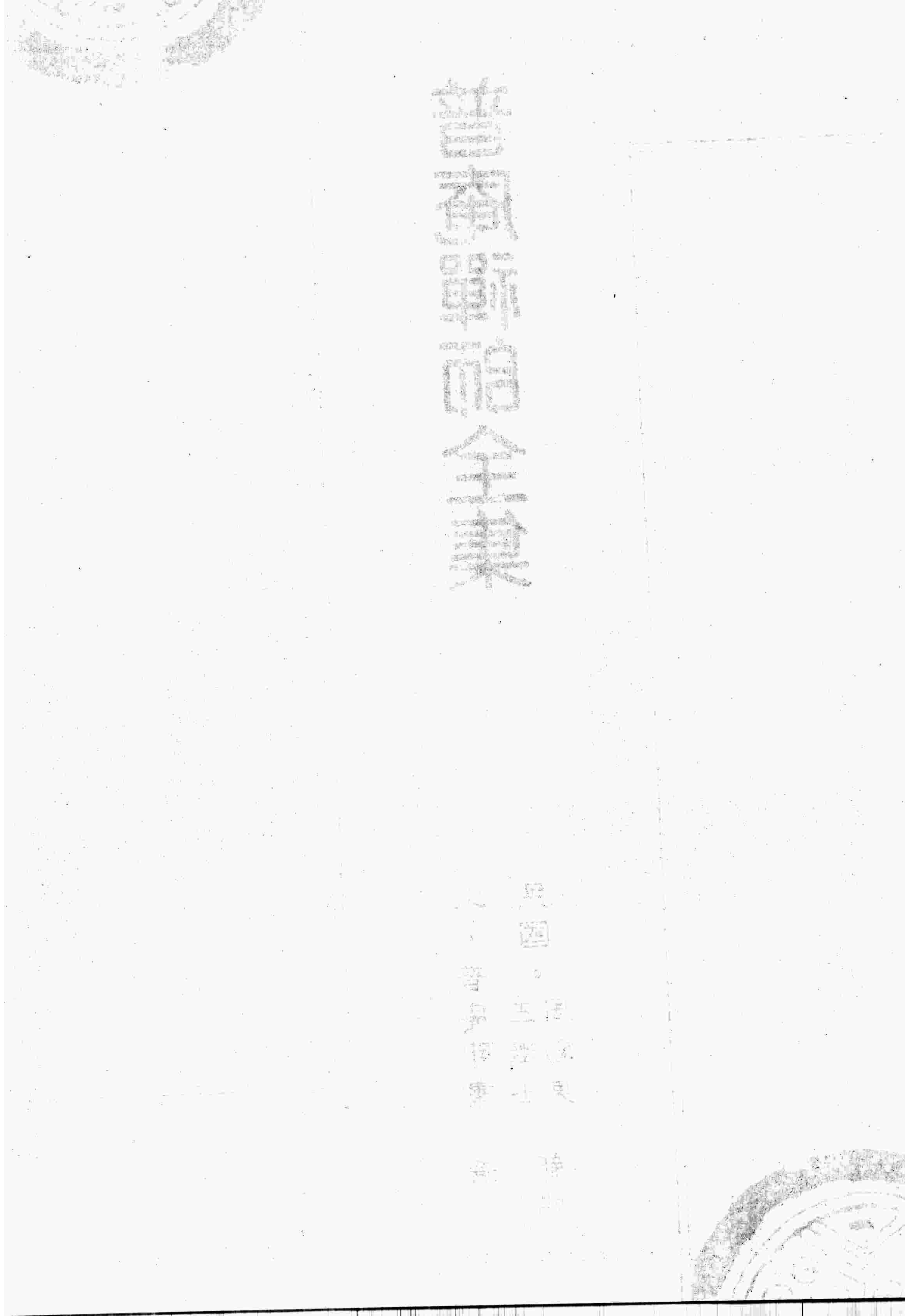
普庵禪師全集

宋・普庵印肅　撰

民國・王徵士

周勳男　新編





目次

●㈢卷三

◉附錄



普庵禪師法像

林蒼生居士攝於臺灣臺南鹿耳門聖母廟

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
百匝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揩磨鏡
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衲
得一機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
普庵迥然寂滅

錄普庵禪師解佩令偈

戊辰孟秋鑄巖王鳳嶠敬書

無量億如来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别想雖知諸
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脩淨土教化於羣生諸
有衆生類形聲及威儀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
現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以善方便智隨意
皆能現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羣生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衆生有
常想照令知無常無數億衆生俱来請菩薩一
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經書禁呪術工巧諸技
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世間衆道法悉於
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恭錄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

戊辰秋王君懿敬書



普庵禪師畫像

爲周動男敍印普庵禪師咒及記傳

神通不是道，得道者未必皆有神通。道爲形而上而超然於心物內外，亦通入於內外心物之總體也。神通者，不離於遍心物內外之表；故道爲根本，神而通之則爲外用者。迷於外用而不知歸元，則離道益日遠矣。是故古之得道者，未必皆爲神通，即或有之，設以神通示現而使世人惑亂於神通而爲道者，過莫大焉。故佛之遺敎，大小乘之戒範，絕不言以神通爲敎化者；即此之故，益恐善世之正敎而惑亂於神通，有失其正法眼藏也。

咒語不是道，但不失爲萬法中之一方便法門。梵文稱咒語爲陀羅尼，譯爲總持之意；總持者，即爲歸納多義而爲簡易符咒之謂也。故佛之密敎曰：「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佛語誠言，義至顯矣，其奈世智者終不能通明其眞詮乎？臨濟禪師有言：「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可爲旋陀羅尼之總論者矣！然世智者尤不能通而明也。

經言：「八地菩薩，皆能自說陀羅尼。」然此亦爲半提之敎也。修證而登於第八不動地者，豈祇能自說陀羅尼，即其語默動靜之間，無一而非陀羅尼，何獨喁喁

於咒語云何哉！

中土禪宗秉承佛之心法，以不立文字言語見傳於世，尤不以標奇立異之神通末術爲尚。然傳習至於唐宋之間，適當衰亂之世，即有如普庵印肅、靈隱道濟（濟公）之儔者出，獨以神通咒語見稱於世者，豈非祖師衣鉢之駢拇指乎？其然，其不然耶？！蓋叔季受亂之際，人多失其正知正見，不示以道之末而難以見於善世之道者；故如佛圖澄輩，初皆以神通示現以撥亂而返之於正也。以此觀之，普庵、道濟之功，實亦翼道之聖者，何足非矣。

惟世傳普庵傳記所載之跡，有背於佛法慈悲喜捨之旨者頗多，要皆爲世俗誤傳訛語執偏之辭，雜以見濁相爭勝負之言，不足爲信，不盡爲實也，學者須自知之，則不爲辭害義矣。

今因門人周勳男遠道寄書，自言將發心重印普庵禪師舊傳之事跡並及其咒文，促余一言以堅其志云云。時余適奔波行役於海外，久矣不事筆墨，但因其所請而勉爲書數行，而述自知於其端，聊以酬其所望者。誠語無倫次，但塞責耳！所謂陀羅尼者，即非陀羅尼，是名陀羅尼。其此之謂乎否耳？！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七月之杪　南懷瑾寄記於香江之濱

重刊因緣略記

周勳男

重刊緣起

幼時常見民間符咒上，寫有「奉普庵祖師敕令」或「普庵到此，百無禁忌」等字樣，不知是何方高眞？既長而覽讀指月錄、高僧傳、佛祖歷代通載，才知普庵祖師，原來是禪宗臨濟法系第十三代大禪師。

八年前曾隨新聞界省政訪問團，路過鹿耳門聖母廟，赫然發現供有比人還高大之普庵祖師雕像，不勝欽仰法相莊嚴。後來找到神往已久的普庵咒，以及普庵禪師靈異錄，誦讀再三，歡喜讚歎。

竊思佛教向來力戒追求或顯現神通，顯密皆然。而近年來接觸密宗，却感不乏欠缺正信之徒，我法俱執，二障未除，却見神見鬼，自稱佛祖菩薩轉世；玩弄光影，陷於魔網而不知，甚至名聞利養所在，由自欺而欺人，不禁深爲悲憫扼腕。其實，稽諸經論記傳，凡大成就者，爲方便善巧度衆，發自自性，神通妙用，所在多有。要皆大悲爲因，與假借外力，滲雜私心者，相差而有佛魔之別。

半年多前，陪王徵士老居士重訪鹿耳門之後，舊因新緣交集，有感普庵禪師生

逢徽欽二宗，宋室南遷之際，而高揭正法眼藏，身體力行，捨己濟世。於今密法漸興，滋萌怪力亂神之際，似頗契機，乃提議重刋普庵禪師全集，即獲王老居士歡欣贊同，即進行倡印事宜。

此次重刋，虔盼有緣誦讀此書者，留意明朝惟則禪師所云：「普庵以臨峻大機大用，陶鍊學徒，不歷階梯，深達佛祖堂奧，此其化之大本者也；彼弭災救患，應禱於有爲功用者，餘事也。」故「當務大本，以率以訓，使人人發眞歸元，同悟普庵之自性。」否則買櫝還珠，豈是刋印此書之初衷耶？

編輯說明

卍字續藏原校不夠精確，錯字、漏字及斷句失當之處甚多。此次重刋爲方便讀者，改用新式標點，頗費推敲，幸賴章克範老居士大力協助，王徵士老居士，葉柏樑居士也參與校對。我前後校對多次，現將大家共識的幾點校對、校正原則，說明如下：

一、恪遵卍字續藏原版，盡量照原文重排，如普庵、普菴不一，或意可通而並見者，如汝你、捨舍、云曰等，都仍沿其舊。

二、有明顯錯字，不改而無法連貫者則改正，如修特，改爲修持；因東，改爲因果等。有明顯衍文，如法典典，隨機機等，則删除第二個典、機字。

三、原文脫文有標以□者，在無法查考佐證下，都一仍其舊，但間有似可臆測者，爲供讀者參考，則□下，接以（疑爲「某」字）。

四、原文不能連貫，尤其於偈頌部分最爲明顯，而似有脫字者，則於原文中插入□，下接以（疑漏一字，或並加註疑爲「某」字）。

五、原文引文，如公案語錄，永嘉證道歌等，疑有錯落，而可以查證者，則逕改正。

此外，原文每篇文章或偈頌，都不分段落，密密麻麻，擠成一團，我們也就其意義脈絡、酌斟分段，以便於閱讀。

此次重刊得以一清眉目，章老居士最大功德。但某些大家意見不一之處，我只好逕自改定，因此若有不當，則當咎之在我。幸好，讀者若有需要，尚有藏經可以覆按。若有任何缺失敬請不吝指正，以便勘誤。

最後，將本書的編次，略爲說明。本書正文，爲卍字續藏所收錄的三卷「普庵錄卷」。而將該藏未收錄的普庵咒古琴譜及羅馬注音，以及作者佚名的「普庵禪師靈驗記」編爲附錄，另附上王徵士、章克範兩位老居士參與校音、校讀的珍貴心

得。另外王老居士認爲文殊菩薩十大願，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可彰顯普庵禪師之行願，也一併收錄。

最後，感謝王君懿居士書畫、馬晋封居士的題字，王鳳嶠居士的書，以及孫毓芹居士的封面題字及彈奏普庵曲，明光法師的念誦。並感謝林蒼生居士專程去鹿耳門重拍效果較好的普庵禪師像，以及爲本書負責美工的李汶如小姐。

校讀感言

當初文稿收集後，即函請浮海香江的懷師，爲迷茫衆生點出人天眼目。捧接賜序，感何如之。懷師於咒及靈異部分，一針見血，惟於文集本身未置一詞，不言之言，冀讀者自悟乎？

讀者若欲先睹普庵禪師生平暨有關史實背景，以及其文集的精萃所在，可先覽讀章老居士所撰之校後感，若欲多瞭解咒音及其意義，可覽讀王老居士所撰之校訂感言。現僅就普庵禪師文集中，略舉數則開示以見一斑。

蓋禪宗傳至南宋，已轉雜轉歧，普庵禪師即慨嘆：「如今說法，雖並先賢，有名無實，末學誰知，背覺合塵，難求正法。」對於紫朱混淆，更痛切的指出：「言行

相乖，心口不一，貪財愛色，嗔喜無時，動靜離真，合塵背覺，見有見無，怕貪憂死，此正是外道邪魔，濫觴正宗，迷惑凡流，入深險趣，千劫萬劫，不得出輪。」

普庵禪師嘗述其修道歷程：「初精究於華嚴，次熟披於海藏，忽覩彌勒樓開，親見善財行履處，然後淨名方丈之中，通光不二，便見楞嚴七處徵心，知阿難未明此事，當下心開，廓徹實相，融通於心外無心，而三昧現前。」進而以體起用，「向頭上安頭，而提攜後進，是以遊戲般若，建立涅槃，重興佛祖之規，開示凡情信入。」

普庵禪師普濟衆生，嘗愷切開示一般學佛者通病所在：「二乘外道不通玄，根境法中虛揑怪，妄謂諸佛有法可說，妄認識神，更不求大悟了心，而愛佗文字，所以徒學多知，返成謗教。」並殷殷期盼：「伏願諸佛子，盡發菩提心，返本返元，免沉惡道。若道這裡，眞是斬釘截鐵，轉不退輪。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當然，普庵禪師對出家衆尤爲愛之深，責之切：「等觀今時，聚此出家，當求何事？教汝持戒，一行不持。令汝澄心，愈增嫉妬。教汝擊鐘諷咒，也無一字分明。隨時逐隊開喧，只欲打過。教汝恭敬往來，廣結歡喜衆緣，汝又要自求閒靜，迷識沉神。食氣不和，自成病體，諸事難爲，必竟變壞，又入魔徒。」

對於出家眞義，以及如何修持，證體起用，又如此開示：

一、「正法者了心達本，體若虛空；不動步而法遍十方，一剎那而圓成無漏；性相平等，事理皆如；未嘗見一衆生，無量光明爲眷屬；萬象鏡中無影迹，千燈一室焰重重。若能如是，方表出家，苟或未然，直須自省。」

二、「法身定從慈悲智慧而成，不從妄誑欺人而得。用三十七種而助發，以六度萬行而相資，直是到底澈通，方跨得泥牛木馬，應須絕妙方正，用得兔角龜毛。若也未透斯宗，學語者俱招惡果，又何假袈裟裹相、剃髮爲僧？」

最後當略爲一提的是，普庵禪師自親契華嚴境界，豁然大悟後，才應諸方邀請，營建梵宇，廣弘佛法，本末歷然；而悟道後，猶脅不沾席達十二年之久，護持保任，未曾稍懈；褚衣糲食，藜杖芒履，捨己渡衆，利世而不伐，圓滿披緇削髮本因。凡此種種，都發人深省。景仰普庵禪師一生教化，幸勿爲其神通所惑，觀其臨終書偈：「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得不契入其「幻應權機」、「枯木救度」之大悲行願乎？

此次重刊，我除於「善知識」、「十方」兩月刊披露緣起，由讀者自由認捐所需經費外，絕大部分都由王徵士老居士行雲所至，隨緣勸募。他常說：「各有因緣，各有眷屬」。按此次助印者，佛道顯密，出家在家，男女老少齊備，漪哉盛哉，莫不皆是「文佛眷屬」哉。

此次募集淨資，全部用於印製文集及灌製錄音帶費用，不夠之數及郵寄費用，承蒙林居士慨允由其負擔。謹向所有「文佛眷屬」虔敬致謝。

爲清楚起見，按例以所捐淨資略加歸類。至於每類大名，除將法師大名提前，以聊表尊崇人天師表外，餘皆按認捐先後排列。爲省篇幅尚請恕略稱呼。茲將玉成此次重刊大德，敬陳如下：

•吳文夫（一萬元）

•蔡總鎭（五千元）

•錢智敏、王君懿（各三千元）

•楊芳敏、錢慧瑩、葉日政、何老生、李傳洪、李素美（各二千元）、王鳳嶠（一千五百元）

•釋星雲、釋成一、釋聖巖、釋知善、釋見性、歐陽重光、田璧雙、樂崇輝、葉常吉、洪志立、洪洪光、張醴泉、曹介直、胡茵夢、梁乃崇、詹琴姍、黃淑蘭、林蒼

生、朱德銀、高全德、趙亮杰、王紹璠、焦金堂、范進村、馬晋豐、劉安琪、古國治、陶隱名、邵廷琥、潘國華、趙志謙、劉素珍、楊惠南、杭紀東、石敏雄、石黃慧美、李麗雲、葉曼、蕭金松、章克範、林崇安、藍吉富、鍾德華、吳雲騰、林景一、蔡策、文華綮、詹炳發、正覺堂。（各一千元）

•林麗鴻（七八八元）。釋傳守、廖忠鏘（各六百元）。張鴻發（五四〇元）

•釋從智、釋明光、釋知虛、釋修定、釋懷澤、釋悟進、釋全度、釋惠空、卡魯（仁波切）、嘎旺（喇嘛）、李騫、歐陽光、蕭政之、王啓宗、孫毓芹、周杏雪、周文炳、周琮凱、楊秀霞、楊政河、楊仲理、楊昆達、楊昆霖、李淑君、蔡金利、孔祥泰、李天賜、陳志誠、林碩雍、游如欽、蕭毅然、林武吉、陳美齡、陳專燦、古如月、陳英梅、黎玉璽、游祥洲、連惠從、嚴以廈、陳萬吉、莊有成、何初樑、余正如、石龔順意、石博中、石博夫、石佩玉、楊龍、汪忠長、傅益永、王守益、劉淑瓊、陳雨鑫、陳再興、潘招、潘興端、賴清三、黃治、林美君、曾慧鈐、曾效蘭、蔡敏泉、賴月英、戴國幹、戴沈宜妹、胡慧振、吳兩成、梅冠香、梅林佩芳、夏華達、陳慧劍、鄭崇武、李亮清、沈宗瑞、林水泉、林美惠、林金德、王錦華、吳爽熹、許丕昌、賴曉鐘、李志夫、無名氏、羅重雄、徐進夫、方明華、黃鳳蘭、邱慧君、蘇曼那、鄭秀珍、連榮華、謝雲英、連芷麗、連政相、張秀鳳、潘欽民、

林春桃、陸賈馨蘭、陸天青、蔡淑美、陸健齡、潘文卿、田壘、李昌明、李昌樂、黃兆豐、連政宏、劉燕秋、連俊傑、連敏如、連文瑜、連士勛、李爵生、吳瓊恩、孫于涵、林汝昌、謝錦烊、陳照鳳、顏宗養、張淑珠、歐陽瓊、高本釗、童傳亭、趙易秋、趙霖蓀、劉大鏞、劉忠恕、周夢蝶、梁瑋玲、丁中江、丁乃竺、陳賜通、何家崙、徐槐生、林德旺、鄭蓮生、謝得福、王琪修、藍孝姿、尤三謀、謝鳳英、陳俊行、葉柏樑、吳長鈴、普妙精舍。（各五百元）。

•林芳怡（四一六元）。閻修篆（四百元）。伍金柱、汪美季、黃金源、林競秀、古國銓、洪大乘、蔡清山、田春銘、林毓文、郭嗣絪、郭朝明、蔡素貞、郭雩彰、郭嗣縉（各三百元）。

•王武烈、王武弘、吳素珍、謝松榮、陳國欽、王淑華、陳曼華、陳明宇（各二五〇元）。鄭山田（二二〇元）。

•釋自觀、邱文祥、陳春民、高敏祐、林秋雄、唐明鐘、李佳芳、莊永成、黃種瓊、胡正之、孫豐利、陳德爐、劉雨虹、袁行廉、王正銘（各二百元）。

•李卿雲、陳建興（各一五〇元）。蘇漢樞、陳正憲、薛樹榮、劉福根、孫德雲、黃璨瑩、徐丹（各一百元）。

迴向：

普願一切有情
息滅貪嗔痴毒
同蒙三寶加被
往生佛國淨土

解脫煩惱業障
成就無上佛道
永離八苦纏繞
廣度一切衆生

【普庵禪師全集卷一】



皇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四月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實錄序

朕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於諸人天，普作方便，爲苦海之舟楫，畏途之階梯。所以極功德之盛大，備名號之至尊。正覺妙道，流傳印土，超天地，歷浩劫，永永其無窮焉。近代以來，有能具眞如之體，契大慈之心，弘道演法，濟物度人，使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昭著，不惟見諸當時，而且傳諸來世，若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是已。惟菩薩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菴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遊戲三昧。靈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衆傾仰，如佛在世。逮于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響益著。功德廣大，難罄名言。於是，緇流輯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悟道之機鋒，類粹成軼，題曰實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心慧力，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救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戒人爲惡，而脫其惡運。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利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以稱朕歸崇尊顯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爲序諸編端，鋟梓以傳。非惟俾菩薩之昭貺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凡修習之士，覽是編者，莫不嚴守毗尼，精修淨業，皆得證無上菩

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皥之福於無窮。豈不韙哉！

右續文獻通考第二百四十七卷載。

寶永辛卯，春正月，道忠鈔出，置本錄之首。

皇明成祖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封普菴師制曰：

朕惟：佛道以慈悲爲體，方便爲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神通而莫測。不有丕承於法緒，曷能茂振於宗風？惟普菴禪師，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誓覺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霖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眷此弘彰於靈化，式宜荐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於戲！敎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糸；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翊我皇明，永臻至治

右續文獻通考第二百四十七卷載。

寶永辛卯，春正月，道忠鈔出，置本錄之首。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實錄序

苦海之舟檝，畏途之階梯。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菴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四覆傾仰，如佛在世。行業彌高，靈響益著。禦災捍患，拯危濟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戒人爲惡，而脫其惡趣。進加鴻號并爲序諸編端。嚴守毗尼，精脩淨業，皆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皞之福於無窮，豈不韙哉！是爲序。

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御製加封普菴禪師制

皇帝制曰：朕惟云云超卓萬有，拯拔羣倫云云，如溥甘露於六合，膏澤均沾；猶見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教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永樂十八年

傳法宗派圖

臨濟云云—五祖法演—龍門清遠—牧菴法忠—普菴印肅

- 普菴印肅
  - 默菴圓信
    - 雪菴師益
    - 寂菴印淨
  - 和光應世

年譜

乙未（一一一五）師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

庚子（一一二〇）師至是甫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佗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黃氏。視之，當心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

甲寅（一一三四）是年八月，師依壽隆賢和尚出家，而和光應世生。

辛酉（一一四一）是年四月八日，塡祠牒爲僧，禮壽隆賢和尚爲師。

壬戌（一一四二）是年五月，師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

癸亥（一一四三）師是年入湘，訪潙山牧菴忠禪師。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拂示師，師有省，即回受業。是歲圓通生。

甲子（一一四四）圓成生。

丁卯（一一四七）圓證生。

戊辰（一一四八）圓信生。

已巳（一一四九）十一月望日，牧庵示寂於黃龍。

癸酉（一一五三）師三十有九，領使帖往慈化。因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偏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自此弘誓，開化人天。

丙子（一一五六）師四十有二。於五月，賢和尚示寂。七月，師奉檄兼管壽隆。

甲申（一一六四）是秋，圓通祝髮於慈化。

已丑（一一六九）師壽五十五矣。而弟子圓通於三月三日示寂。七月二十一日，師索筆，書偈於方丈西壁，跏趺而逝。

悟道因緣

師諱印肅，號普菴，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濟十二世孫，牧菴忠禪師之嫡。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初師未生時，隣夜有望其室者，祥光燭天，遠

近相謼。已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衆愈異之。及師生，五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爲至聖之徵。實乙未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

庚子，宣和改元之二年。師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佗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至高宗甲寅紹興四年八月，遣師壽隆賢和尚。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辛酉紹興十一年，四月八日剃染。壬戌紹興十二年五月，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聞牧菴忠公唱導潙山，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癸亥紹興十有三年，師甫二十有九矣。癸酉紹興二十三年，使牒請主慈化寺。孝宗丙戌乾道二年正月一日，始營梵宇，至四年十二月落成。弟子圓通圓融圓成，勤勤贊襄，與有績矣。舊傳殿址，本李倉監施而莫詳開迹何代也。

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子？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勑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每楮衣糲食，藜杖芒屩，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言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乃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

礙。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偏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生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復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顧笑云：「未達。」翌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一看，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不免强書數字，歌曰：解佩令也。明眼人前覷著，三十柱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解佩令云：

「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能承當。且輪回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盧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匝千回，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揩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唯普菴迥然寂滅。」

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頌而行。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灾捍患，天動物與，雖鬼神莫測其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已丑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沐浴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書畢，跏趺而逝。至冬十一月一日，奉全身于塔。已亥淳熙六年正月，弟子應世書，請臨江艮齋謝公諤，銘其塔。慈昱不敏，膺二十三傳之寄。因次其略，以曉來學。其諸靈應，詳見內傳云。

塔銘

佛之道，以慈悲為體，以方便為用。外此空談虛說，苦志刻心。以至費日窮年，居巖走市，皆非佛之本意。故為其徒，而方袍圓頂去，亦必以是，而後得其正。二十年前，余在鄉，飫聞袁州有僧，號普菴者，其所得，非吾所知；而其事迹，深能動人耳目。所以江湖間奔走傾動，以不得見為恨。然其諄諄，不過誘為其

善，戒其爲惡。證之以如何爲吉爲福，感之以如何爲凶爲禍。聽者皆足以發其善心，而消其惡想。若此者，千萬端矣。至於世之所爲緣事者，如脩橋闢路，以濟於人；凡波濤險要之處，在在多其所成就。其工力壯偉，規撫氣象，照映山川；所以論脩造功行者，必以普菴爲說。佗方之興工役者，亦多祖普菴之餘，余亦嘆未能一識，以償宿願。或過其橋，每諦觀其題字偈頌，而欽羨之。而大率出於慈悲方便。佛之道，其在此耶？

淳熙六年正月，其徒弟僧應世者，惠然遣僧持書，且出新荊南節度推官歐陽世美所狀行實俱來，以塔銘爲托。其言有曰：「先師歸寂逾十年矣。每念法乳之賜，獲大安樂，而缺典慊然于心。」噫！余固不能無前之說，則銘以爲宜。師名印肅，宜春縣余氏子，六歲夢櫻珠云云，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廿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遊湖湘，謁大溈牧菴忠公，因問萬法云云。後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鄰寺慈化者，衆請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偏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捏云云。」自此之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其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而喜曰：「此廼吾不請友矣。」遂相

寂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庵隱南嶺，其號曰普菴，忘懷于世。

因四縣巡撿丁君驥，與長者劉汝明，同請出山。願助營費，重爲慈化脩建佛殿，師辭不獲，竟從請。至斯慕道向風者衆。師廼隨宜爲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雨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因茲鼎新。延及數千里之間，闢路建橋，樂爲善事，皆師之化。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廼當空畫云：「還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玄辯，多如此。而歌頌讚語，徧傳人間。如證道歌判元錄，已盛行於世。

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云云。「〇枯木救度。」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玄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衆雲集，悲號之聲，振動山谷。蓋師之終始，大槩如此。以余所聞，其奇蹤異迹，固屢書，不一書而足。今姑以荆南之狀，爲之序而銘之。銘曰：

佛念衆生，廣存濟度。循常道故，或未易悟。間出奇偉，耳駭目驚。激其善心，土累山成。惟普菴師，名藹鄉國。聞者見者，默然有得。亦建棟宇，且營橋梁。作方便唱，源深流長。雖然如是，是亦遊戲。其行非行，其止非止。師乎無心，雲開月明。師道常存，何有於銘。

御製普菴云云序

即心悟道，即道證心。浩渺汪洋，莫極涯涘。師因閱華嚴經契悟，乃曰云云。忽醒，良久復稽首唉云：幸遇不可說云云。寂滅。上堂示衆：應化非眞，佛從緣起。塵劫未悟，今日有因。普菴指迷歸正，先持戒定以安家，次助梵脩而報國。自經三載，梵宇將周，普化十方，資金不匱。僧行皆忘飢失寢，道友乃努力堅心。各受苦辛，而無退轉。被魔遭謗，而自辦肯心，亦不害命傷靈，亦不拋家失業。念生死之大事，思業劫之難逃。若不自覺覺佗，誰當度汝？今觀得悟成佛菩薩，皆因累劫脩心，了通一念，便解變大地山河而作黃金，棄世間金玉而盡同瓦礫。却於無相妙門，示現百千三昧。化萬類而說一心，摧百邪而依正道。談禪瞬目，無非實相；要指迷津，莫過了悟。又明王公宰相，朱紫賢侯，不從十善脩因，現今安能如是？

但是十相具足福德之人，皆是前因，今受其果而嗟品類。貧窮下賤，衣不蓋形，食不充口，被人驅使，不得暫歇。劫盡復生，披毛帶角。萬劫也難爲勸化，千生而那出苦輪？患因世世貪嗔，苦由生生結業。苦患因誰造？元來只自心。富貴從何得？輪機本自平。所以佛假大慈悲，視衆生如一子。廣弘誓願，大建法幢。假說三乘，指歸實際。若無諸佛說法，誰立十聖三賢？若不禮佛爲師，爭獲超凡入聖？

法不孤起，緣在衆心。共贊同成，須依知識。知識廼分善惡迷悟，不同凡情。而逐相隨聲，豈辨箇中眞僞？眞則法身淸淨，有作者權化衆生。得箇入頭，方自醒悟。能分緇素，心境一如。僞則色空儱侗，語默瞞頇。談經而不會佛意，說禪而豈入宗通？自己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那更與囚人解縛？醉體馱人，千年暗室不逢燈，更用濃磨墨汁潑。瞽人引路，衆盲而盡墮危坑；邪術治迷，合家而全成疫死。正法者了心達本，體若虛空；不動步而法徧十方，一剎那而圓成無漏。性相平等，事理皆如。未嘗見一衆生，無量光明爲眷屬。萬象鏡中無影迹，千燈一室焰重重。若能如是，方表出家。苟或未然，直須自省。

是故圓覺經云：「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又云：「覺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又云：「脩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依師不正，是謂邪師。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善男子，經是佛語，禪是佛心。心語非

文，佛法無說。是故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相爲相，是名實相。無法可得，是名眞得。無心可得，是名眞心。眞心徧一切處，而無二體。於無住本，建立一切法。所以普菴老人，蒙佛慧我三昧，無欠無餘，常住世間而無欲，一物出世問，而豈說自功？於十二年中，深藏祕密，閑搜藏教，不在文字而見法身；強覽傳燈，識破機關而超祖意。徧身法體，達麼堂堂，教詮萬法，唯心眞如獨露。是以見人詰、不見對夫子以難言。了道無言，入孤峯而隱迹。復覩信心，奔禮朝夕，不離重運智悲；佛恩德念，今生而一了，更不復迷。觀累劫而勤脩，方能契合。我雖自度，愍念羣迷。若不應物隨機，箇裡終無利益。

經云：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故，世尊出世。若無衆生，佛無出入。遂向頭上安頭，應聲應色。知我者不消半箇；不知我者，從化百千。我似野鶴孤雲，法身圓足；汝似水月空花，無本可據。若豎指端，標實相，你道我顚。若拈拄杖究心，你又怕怖。若教看經念咒，又如失乳盲孩。若教禮佛坐禪，反成法縛。若教你常在我邊，無可咬嚼。深觀淺喻，察其情而難透玄關。不免假立化城，權歇塵勞，而指歸寶所。寶所在近，是汝本家。大寶無邊，汝不得用。父母念汝，見子無因。欲得汝歸，委付寶藏。汝若不辭道遠，途旅艱辛，淡寂爲心，孤雲作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食無求飽，而事理現前。居無求安，而定慧常圓。忽聞鶯啼柳陌，叫賣花

天。目擊而父體無邊，子到而七珍布地。更說什麼華嚴境界？且休誇極樂西天，不因漁父引深溪，爭得透龍門而及第？

初聞佛說，將謂我永作衆生，今日妙聞頓悟，而佛無別體。所以建興古刹慈化道場，先祝聖壽以無疆，次報羣臣兼宰相；四恩三有，即我自心。我心淨則法界平安，我心背則成無間業。天長地久，法雨慈風；會萬物以同源，等乾坤而爲一。珍重。

上堂示衆

上堂云：三界唯心唯佛解，萬法唯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體阿彌。祇這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心即是如今。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眞著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眞經。敢問諸人，眞經作麼生說？良久云：今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又云：還會麼？若□（疑爲「能」）於這裡面會得，便許你與佛祖同一段光明，與普菴共一箇受用。如或未然，只今不惜口業，更直爲諸人說破。善男子要會麼？盡乾坤世界，是你一箇眼

睛。父母所生之身，是一個翳子。一切凡夫，不知道這一隻金剛妙明、圓鑑不虛的眼睛，堅執一箇父母緣生、微塵翳子。所以，認空華爲實相，捉水月爲眞形。出生入死幾時休？汨沒輪迴何日了？相殺啗爲苦報種，相愛婬爲生死根。改頭換面親非親，戴角披毛滅不滅。且不知一微塵中，有十方諸佛，說法不斷；亦不知一微塵中，藏八萬四千無間地獄。只管認有作無，將虛爲實。

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爲實相，捉水月爲遍界；忽悟本心，無法不解。若能一念，見善知識，聞法信受，自得心開，當下見性，充滿法界。無物不融，無塵不透，無法不通。無我我所，說是誰得？不可說而眞常說，不可得而祇麼得。以法爲身，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不曾有一微塵與我作對；亦不見有一法是我所得。若到這裡，如一輪寶月，孤明寂照。又如一顆摩尼，隨色□（疑爲「顯」）現。無名相，無邊表，絕對待，非大小。亦無生，亦無滅。照燭森羅光不歇，如斯方是破微塵。若不如如終未徹。華嚴經云：「有一智人，破微塵出此經卷，量等大千。」佛語不虛，少人信解。善男子善女人，汝今不發一善心，即是惡業衆生。佛稱一善，與汝安名者；人發善願，天必從之。一切恒沙功德，從此一善而發生，永不變壞。地獄長劫苦痛，因此一惡而招報，難脫苦輪。善惡只由汝心，苦樂只汝自受。如今貪嗔癡不歇，決定三惡道難除。如今慈悲智堅牢，決定見性成佛道。

今時愚人，見果不知因，念念發無明。恰如不下種，空手等秋成。朝夕興殺害，臨死告觀音，佛出也難救，虛枉費精神。一失人身者，萬劫墮毛羣。智人驗果便知因，了眞非相亦非名。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衆皆欽。若要廣度河沙衆，不如我自了眞心。達得無心元是佛，始能方便接羣生。自不持戒，令佗持戒，無有是處。自不清淨，令佗清淨，無有是處。自不見性，令佗見性，無有是處。自縛未解，解佗人縛，無有是處。是以古德云：「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又一重。悟人有意如迷意，常在迷中迷不逢。」

諸仁者，你如今怕惡樂善，持齋奉戒，切不得依附外道邪魔，夜聚曉散，貪色愛財，傳習妖教。妄起訛言，此是白衣，假說南宗北祖，四果脩行，壞民種族，永無利益。官司不住根究，莫令被佗捉著。生入牢獄非輕，死墮無間不淺。諸仁者，邪法如冰霜，正道若太陽。杲日麗天無不照，冰霜仁（疑爲「任」）消洋（疑爲「融」）。佛說三乘十二部，會來只是一翳方。年長有病不尋藥，五千餘卷枉施張。魔王眷屬成羣隊，朝夕巴歌作道場。唯有普菴眞實要，同音異口贊吾皇。大衆！贊吾皇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利，是即名爲報國恩。珍重。

浴佛上堂

本自無名，古聖默契，靈知者强之道法身無相。瞿曇老婆心切，假相曰生。生本不生，滅本不滅。生滅本無。谷神全者，方便隱顯。我佛釋迦因地，於歷劫恒沙身命財布施。爲法忘軀，皆不離有爲，所以眞心未契；直至會遇然燈，於一切法，無所得故，始發菩提心。方得受記，於來世作佛，權號釋迦。因斯公案未了，不免幻化臨時。混萬物而出生，一法身而湛寂，屆當四月八日，摩耶脇開，悉達化生。地神捧擁，九龍吐水，淨法界洒無邊身。七步生蓮，指天指地誰敢應？正當恁麼時，兩不相見。若遭雲門一捧，誰肯向前相問？直是狗子一飽忘千飢。大地生靈，且不知自心口毒。雲門老應須絕未見牟尼。

今日浴佛，普菴則不然。昔日未見然燈，我道分明顯露。及乎見了知之，恰似不曾。何況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更加說法四十九年，現種種變化神通。又向雙林入涅，轉轉無端。今問大衆，還有具一隻眼睛的麼？出頭來，與你同共證明。大家浴佛，苟或未然，觀吾一偈：「稽首摩耶大肚皮，無憂樹下手攀枝，母子至今無覓處，落花啼鳥示全機。」

涅槃圖法語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忘（忘一作「志」，後文作「至」）心聽，當得無量樂。　普菴和尚，以涅槃圖，現月輪相，權設建化門。會初發心功德人，見性成佛。

示衆法語

夫破一微塵之大覺，體用全彰。演五千四十八卷爲教詮，言言體實。指八萬四千妙門，同歸性海。用處無空，事理宏該，卷舒自在。豈不見先天唯一氣，假道以權名。含容萬物，而亘古亘今，離諸性相而孤明圓宗。靈知空劫，直至如今，不滅不生，不增不減。本無四生六道，皆由妄想發生。古聖慈悲，遺經設典，欲令衆生反已，權標儒釋道名。立像標心，假言入要。是以儒宗孔孟，道究老莊，釋探眞空，三元一體。其體也，非空非色，非有非無。包天地而一物無遺，利有情而常光獨耀。如斯妙本，罕遇提綱。聖遠邪深，魔强法弱。

自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賴得一花開五葉，結果方成。然後，六祖大鑑禪師，普傳天下，心心相印，號曰傳燈。了了靈知，隨機開示。或

有沉空滯寂，或有執相馳求。即栗横擔，千山萬水，自不知身是道場，念念處塵背覺，中道退忘，永沉魔界。或有白衣俗士，四果長齋，盡是苟利纏身，壞民種族。箇箇死如生龜脫殼，人人終似活剝狐狸。速入阿鼻，永沉無間。古德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圓覺經云：「非衆生咎，邪師過謬。」豈不見，達磨初至少林，面壁九年，水泄不通。二祖立雪斷臂，達摩亦未可信任。二祖告云：「請師爲我安心。」達摩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摩云：「與汝安心竟。」二祖豁然大悟。本心遍一切處，方會達摩西來之意。次第相傳，至於六祖。

如今說法，難並先賢，有名無實，末學誰知？背覺合塵，難求正見。普菴初精究於華嚴，次熟披於海藏。忽覩彌勒樓開，親見善財行履處。然後淨名方丈之中，通光不二，便見楞嚴七處徵心，知阿難未明此事。當下心開，廓徹實相。融通於心外無心，而三昧現前。向頭上安頭，而提携後進。是以：遊戲般若，建立涅槃。重與佛祖之規，開示凡情信入。

普告十方善男子：佛於楞嚴會上，與阿難言，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而有生，因生而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夫涅槃者，是衆生之本性，故曰涅槃。金剛經云：「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心經云：「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涅槃。」裴相國云：「寂靜常樂，故曰涅槃。」善男子，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如夢幻，心本涅槃。一道如如，精通冥密。是故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能持十善，報生天福。堅持五戒，復得人身。觀其法界，除一念見性成佛之人，其餘所得受生，王公大臣，顯官富貴，形相端嚴，聰明智慧；蓋是脩行布福，慈悲喜捨，不退善根，而報生如是。若是知因識果，向上增脩，了悟本心，見性成佛，永不變壞。觀其貧窮下賤，披毛戴角，著地飛空，千種萬類，皆累世爲人，造十不善業，行殺盜婬，故招此報。經云：「世間之樂，皆是苦因。」是故，一失入身，萬劫不復。唯佛知之，凡情莫測。若不明理，誘進羣迷，將何報答佛恩？豈可名爲知識？

伏願：諸佛子，盡發菩提心。返本還元，免沉惡道。若到這裏，直是斬釘截鐵，轉不退輪。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上祝萬年聖壽，國祚延長。諸佛道場，法輪常轉。文脩武偃，雨順風調。天下太平，人民快樂。普禮三身四智佛，一念阿僧祇劫中，身心一如遍法界，法身不滅壽無窮。一月六旬權準則，一年四會表參同。妄念不生無損益，五千連貫贍寰中。所得未嘗圖別用，共成進納續宗風；初法難傳憂不信，黃梅五百獨盧公。如今箇箇堪分

付，報國資家理不窮；莫道祖師西土出，刹那自肯即心通。

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至心聽，當得無量樂。普菴云：「信心清淨者，共入無餘涅槃之闕。」

爲圓普二字行童普說

上堂云：此中寶所，非從妄想發生。心地光明，應化萬緣。如是人心佛行，佛行人心，遇末劫則地獄現前，逢明眼則彌勒境界。爲什麼如此？所作無心，自然契合。不用皮毛滴酒，二三載何事不圓？終日杜門，信施力財，而未嘗少欠。道非傲物顯天眞，佛豈背人？法身普應，若無靈感於物，何異紙畫日頭？若有應於羣心，杲杲炎光遍爍。聖凡難辨，龍蛇混雜以同居；迷悟同光，佛於衆生而一體。悟則方通消息，動靜法益羣情。迷時總屬夢游，生死無明顚倒。夢中說夢，迷覺不分；醉戒醉人，傍觀呵笑。

善男子，欲求解脫，依師戒定慧方成。日久月深，般若純熟，心法現前。由人努力，不在遲疑。今日雖安，來朝難保。人似浮根岸草，水急難留，且無可救之

人。誰作波心之主?唯有眞心廣佛,本自不滅不生,猶若虛空,包含天地。顯假名則無窮無盡,建法幢則無量無邊。二乘外道不通玄,根境法中虛揑怪。妄謂諸佛有法可說。卜度法身,妄認識神。更不求大悟了心,一向愛佗文字,所以徒學多知,返成謗敎。老僧若不了心,與汝一般愚昧。今幸具足元常,意光無盡,所以終日杜門,怕逢醉漢。有時苦口,汝又不行。朝夕而只是自瞞,懶惰而怕見和尙。不肯息心自悔,廣作衆緣。天龍嗔呵,護敎不肯。一時業報現前,難瞞衆目。

若是箇信佛依法、脩行之人,爲法忘軀,寒灰冷月,深思古德,非少善而得見如來。復想我身,無一德而助資衆善。假使十二時中,懸腰墜石,猶自妄意粗心;直饒粉骨碎身,箇裏難求良匠。今則棄俗割愛,忽遇斯人,何不速辨精機!信心實地,步步依如,念念不退,究竟涅槃,定歸實際,與佛無殊。天龍守護,鬼神瞻依。邪魔摧落。千古而不墜玄風,長劫而本光不動。所遺言句,自有護法傳扶。所立標宗,劫火應不能壞。如斯精妙,事由一心。舍短從長,豈由佗悟?

佛敎則如標月指,祖說如潑水示冰,見月知光,釋冰爲水。然後大感佛祖之恩;殞命猶難酬報。我迷心法,經劫而不出塵勞。今悟佛因,見性而永脫生死。拳拳在念,豈不快哉!安比十聖三賢,二乘圓覺,五蘊不空,輪迴不歇。任你聰明超世,不離三界循環。假饒移山塡海,猶落非色界中。雖然,雷電奔馳,不出五通陰

界。直饒橫衡直過，也不出諸佛法身。未解自己本無，一切有爲如幻。直須幻盡覺圓，具足實相，將大地山河爲自己，以色空明暗顯眞如，指南栢以標心，顧西松而露意。方寸迥絕於能所。大千無假一微塵受用，身心不落有無知見，爲人拈學，非干聲色。指人心如斯，方是出家兒，不誤後來之初學。

等觀今時，聚此出家，當求何事？教汝持戒，一行不持。令汝澄心，愈增嫉妒。教汝擊鐘諷呪，也無一字分明。隨時逐隊開喧，只欲打過。教汝恭敬往來，廣結歡喜衆緣。汝又要自求閑靜，迷識沉神。食氣不和，自成病體。諸事難爲，必竟變壞。又入魔徒，百千萬劫，不遇善知識。汝等今時遇我出家，知汝來處，亦知汝去處。只似空花，從空而有。我不得全定，汝作妖魔，我著汝魔，同歸魔道。我若如是法身，法身如猛火焰，邪魔猶若冰霜，汝是消洋，法身常住，亘古亘今，永無變壞。所以千佛萬佛，只傳此心；歷劫恒沙，此宗不壞。汝之業識，雖聞不信，後日明朝，自當敗闕。莫道良醫門下，猶有病夫。爐鞴完全，尚存鈍鐵。自是覆盆之下，而不肯開張。暗爛敗根，斯光常在。不從直訓，役我多言。若是善根，何消如此？各自努力，但辨肯心。一切時中，究竟如是。珍重。

示徒血脈論

圓普二字，猶是假名；雖以假名，而談實相。若據正宗，於汝無一微塵許；與老僧爲緣爲對，只是從佛口生，依法化生；成眞如者，假名釋子。了知名相，從何而有？幻塵滅故，非幻不滅。諸幻雖盡，不入斷滅。解如是法，無得無證。若有得證，必歸斷常。以要言之，眞實不虛，眞實不實。表裡瑩徹，明眼可驗。何以故？表權形色，裡實心性。心性實則形色光輝；形色劣弱則心性虛妄。

汝隨業識，强順師顏，不依自本，而由顚倒；所以增長無明，起諸違順，故現斯果。知之否也？歌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汝之宿債，曷可具陳？萬死千生，處處結習。汝之根性，不脫父母。何以故？父精母血，因愛和合。汝識遇緣，如竹生筝，苦甜堅脫，必竟非異。

所以佛悟法身圓滿，猶若虛空。始於自身中，妙解一切衆生，皆本是佛。故演十二因緣、六波羅蜜，教化有情，返源還本。破一微塵，而識自心，量等法界，指權就實，點墨成經，爲如來藏。若有一根發信，心地開通，便能透脫累生習氣。知是空花，實無輪轉。如來因此而圓覺，不復更迷；衆生因妄而顚倒，生死不停。生死不停，則老病死煎，冤家聚散；六道三途，披毛戴角，而卒未休寧。是故佛詮極提大患，往往先覺非刹那，而便自肯心。動經歷劫，以身命財，而布施供養恒沙諸

佛，普修萬行艮因。百劫慈悲，念念精進，常無退轉。一日時節到來，如夢忽覺，了無生死。業緣解脫，如空無礙。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便能順情，起諸如幻，廣化迷徒。自驗本而識末，就現果以知因。窮極自佗，悉皆如是。出入動靜，惟我自知。生死涅槃，是誰分別？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爲因地法行。十方如來，一切菩薩，無不因斯而得解脫。

眞源澄湛，瑩徹周空；覺海汪洋，普滋法界。世間希有，天上那聞？越聖超凡，摩尼無價。所以父子難傳於此法，過在耳目之間；君臣相遇以徒勞，道非境界。直得投崖飼虎，割肉濟鷹，捨寶位如棄涙唾，灰身心猶若死屍。知道不離慈悲，作佛須當練行；若不灰心練行，喚什麼堪表修行？若不爲衆辦緣，將何發齊心稱贊？福從贊歎而生，罪因慈忍而滅。罪福由人，賢愚各守。了法身之大事，豈敢胡言？纔有是非，紛然惑亂。只是因芥子而墜立針鋒，難逢罕遇。似浮木而權歇盲龜，幾時會見？妙觀察智，不出師心；了境含虛，箇須眞佛。因何汝等依幻說覺，自瞞方寸，以所知心，卜度如來用世語言，作佛知見，理成誑謗，不出魔關。恣情自高，暗讎憎嫉，而自不知。看看福謝，病苦俱臨，更向業果裏增嗔，又向眞如中加謗。喫著不得，是無福；受用不得，是無緣。疾病纏綿是果報，嫌恨自佗即業

識。若不識心，如何脫病？若無六度，魔魅出家。不信眞言，寧熏俗種。師指千言，如鴨背上澆水。俗談半句，似箭射入芭蕉。普菴似認賊爲子，賴得我墻壁堅牢。汝等如羊質虎皮，到處而常逢虎豹。自不知醜，明眼難瞞。若不恁麼，爲祖稱師，猪摟羊捲裹也不少。何不仔細參詳，佛法豈容易得？須是步步依經，而首行六度；解佛玄宗，而不著名言。指東道西，纖毫不立。雖知佛法，而聖凡難解；也須方便，而不住化緣。

我既了心，因佛教誨，若要報佛深恩，懽悅見在佛子。三界即我佛一心，萬法即佛一識。若向孤峯絕頂，不離世間；若或穿市過街，湛然常寂。如是一念，其疾如風。賓從甚多，其室廣博，容師子座，不與凡流同生滅。唯達道之人，口說無異，風入松嶺。佗有分別時，我無分別；我有分別時，佗無分別。是知主伴重重，狀似千燈同一室；性相平等，譬如萬象一鏡中。與麼猶自寐談，諸佛亦復如此。快早警策，改過修眞；莫執無明，無益己事。信我如是者，究竟作佛；不依如是者，總著前言。血脈戒箴，直論如是，◯老師述。

咦！禪關律戶，離塵脫俗者，宜登；具眼鉗鎚，唯斬釘截鐵者，可見。爲什麼如此？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豈不見，黃梅會下五百徒衆，到頭只許老盧一人；至今曹溪遍界，自餘者亂稱南宗北祖，燒香四果，皆是貪財愛色，敗壞良民。直至而今，凡情不測。生受世間牢獄，死入無間阿鼻。豈明佛性自心？免逐邪魔羣走。佛說一大藏教，更不披尋，隨佗去禮拜村人，妄想道了却四願。

咦！你尚未了業識逃，何況我今便能解脫。我被火宅煎熬，你又貪色愛財，二家如此慌忙，佛法有何交涉？祖師心印，猶如太虛。佛眞法身，亦復如此。佛祖二名一體，禪經兩字同宗。打破祖父機關，弄出紅塵師子。怕時恰似落空，契了眞如不二。轉凡爲聖，由未清醒；入聖超凡，方通這裏。裏許也不存我見，我見則猶落佗觀。直是六種震動，箇中不漏纖毫。一目圓光，刹塵普現。說得行得，殺活自然。吞納有無，催邪豎正。萬法乃唯心，一體一道，而不出本光。如斯妙解之人，汝可依爲師範。

善男子！吾若不道，安作汝師？誑說法人，罪不可懺。假稱悟道，速被邪魔。自斯業識茫茫，更受衆人禮拜。不獨瞻禮，更有施捨歸依。福不回佗，令佗失望。須是通光非相，一用無私；本末全彰，故非外物。會萬法歸於一體，了法界具足針鋒。終日吃飯，而不曾咬著一粒糝；長年著衣，而不曾掛一絲。住時脚不點地，行

時寸草不生，臥時天龍守護，坐時體若虛空。「四時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也消得。」祇這阿師，應不嫌汝。便喫柱杖三十，也知道打草蛇驚。若受千言教誨，不肯聽時，翻成毒藥。一言之下，心地開通，擧拂拈槌，要知落處。若是箇難死種，深知火宅煎熬，四大難避；幸然跳在般若光中，又遇明師指示，一聞千悟，鼻孔無邊。纔見老師出方丈門，便奪柱杖子，打折脚，教老師一生起不得，四天門王扛不動。也要諸方宿德，亂走禪和，知有與麼事。

善男子！我今見汝正是「飢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只是個久靜思動，久動思靜。父母被汝煩煎造罪，更來惱佛，也不知普菴是悟道之人。亦不知自己入鑊湯爐炭，猶自眼裏起火，舌上煙生。恰似一堆爛草藏蛇，踏著時只消一口。又如野馬無繩，千里追風難趂。不望你成佛作祖，說法度人；只得汝自息塵勞，免招後報。忽然老師不露形相，汝却出頭來。一領紙被，且蒙頭度日。何曾沾粒糝？腹裏氣如鼓響，耳聞全若鐘聲。巖前枯木恰相當，心月孤圓長快活。去則如雲出洞，湛體何移？三家村裏邏茶湯，十字街頭覓飯喫。揚州夜市插足時，不礙髑髏；酒肆淫坊展手時，摩尼滿目。因緣甚事得解？如斯初心，一見便無心。誰道我今無住著？隨方設化，觸目遇緣。精金應不變爲塵，一悟無生永不錯。當知本佛，何假更修？只傷鑛重金微，得旨淘金去鑛，又逢爐鞴，完全鉗鎚本分。所以先覺遺經，

禪宗方便，一夫酒醒，扶起衆人。一箇眼開，羣知天曉。不妨於行住坐臥，師子威儀，闡大慈悲，作多方便。化迷成佛，有爲萬法也難齊；指示歸心，世出世間無可比。切莫學狐狸野族，壞汝千生。答不落因果，尚墮五百生中；度日瞞人，罪非一劫。

拜辭父母，棄捨六親，直入空門，誓究空王之道。灰心歇念，失寢忘飢，投禮明師，願悟無師之正訣。其餘世間塵事，無私妙智，鎮常包佛談，生死涅槃，廓徹靈明全體納。既到這裏。何必方袍？佛果現前，豈干落髮？未悟本心成佛，更頂戴一座鐵圍，無不是殺命傷神，方與你連成一貫。皇恩勅牒，且非是喫酒曆頭；甘露戒壇，又豈比教驢習馬？言言說戒，字字教持，初地堅修，故須如是。佛觀衆生，種性難化，立法而曲爲狂癡，前業猶未懺除，轉更破齋犯戒。看經滿藏，問來一字不通；禮佛百千，執相皆成虛妄。或向千山萬水，即栗橫衡。見人時面目向天，打坐時袈裟裹腦。齋粥稍晚，魚鼓鳴遲，心中起怒毒如蛇，叱喝主人無鑒識。挑包頂笠，直下雲山，又向荒村隨門乞食。得多時廣揚贊歎，得少時面如死灰。夜宿魚亭，朝遊酒肆。

釋迦入涅，佛法委付王臣。知道邪魔未興濫汙，那有朦朧諸佛，愚昧神仙？經云：「若人食肉，便同羅剎。」假道現形，壞民種族。法身如太虛，現形如水月，

且不見太虛行婬食肉，又何曾見水月貪色愛財。法身應不如斯，水月難爲把捉。太虛水月，舍利之子，則色不異空；法身非相，大解脫人，則空不異色。若是釋子，定契斯宗。

若是邪魔，魂消識滅。這般道理，唯佛能知。十聖三賢，且無門路。堂名離垢，二地果中；汝等入此，旦暮一如。更不安規立矩，也不縛汝坐禪。依吾口道學吾行，用吾三昧精進力。若背師說，汝招後報。決定依師即自心，自心非相即實相。自性如空即眞空，忽然喚夜作天光，常在天光見彼夜。這裏汝超無量法，不許人將聲色傳。

爲衆行童小參

上堂云：無見頂相放光明，大士不離汝心說波羅蜜，未嘗間斷。深嗟六道，流浪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如盲子居日中，而不見光明，而問其母曰：「如何我不見日出，常居黑暗？」其母告子而泣曰：「我子我子！汝乃宿世不善之業，障蔽一切功德，破壞佛法，使諸修行衆生，不見自性本光。如今使汝目盲，如居黑暗，不覩日月燈光，而不見一切妙明殊勝，非無日月燈光，照燭子形。我今哀哉無

計，是汝自殃，非日爲咎。」汝今若能自悔前罪：「我作十不善，障蔽自佗，修行佛法，行孝順心，饒益羣情，作大佛事。我今受苦，猶如地獄。如今無目，必竟來生無目。來生又死，劫劫生生，常在黑暗。聞名聽聲，悉皆苦報。痛至方知，壞形復死。死中又生，生中又死。生生死死，更無別心。」只是你心，絕光斷明。人與非人，吞汝殺汝。千般苦汝，萬種殘汝，不得休歇。當此之時，求誰懺悔？誰是憐汝？誰是汝父母？誰是汝六親？何不快轉心輪？自家警策。除佛一人，與汝說破，其餘朋侶，及汝現在親戚父母，亦不能知此事。佗各自迷心，與汝一般盡是業識茫茫，有何可定？今日不知來日事，貪嗔癡愛度朝昏。披毛戴角更相互，豈識修眞般若門？

且如老和尚，自從大唐老師所度。據正宗大乘，佛祖流傳，教藏消息，仔細消拜（拜一本作「詳」）。看來，全無一絲毫作用。如佛祖所說，皆是世間凡夫，所作所爲。我此時，曉夕不眠，在在處處，常自思惟。若只恁麼看，佗如此敗闕。到死臭爛，與凡畜無異，又何名出家？若只如此出家，而有什麼奇特事？何處超凡？何處越聖？何爲了心？何爲出地獄？何爲不生不滅？何爲得出三界輪廻？何爲離宿業寃讎？何爲脫披毛戴角？何爲成佛作祖？何爲可報國王水土、天地日月、護惜臨照之德？何爲可答父母祖宗、令佗一念、承我出家功德、悉得解脫？何爲自覺覺佗、

成彼佛事？何爲教化大地衆生、得佛正道？何爲催邪顯正？何爲荷擔佛法？何爲建立道場、開發迷悶衆生？各相解釋。

所以淨飯王宮四太子，捨棄金輪王寶位，向雪嶺修行。苦行六年，飢飡麻麥，受萬種苦。蓋爲一切衆生，求此一心大道。爲法忘軀，慈悲忍辱未筭。佗於過去生中，作忍辱仙人。於恆河沙劫，以身命布施。而求此心功德，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說法四十九年，以成三百餘會。度脫衆生，不勝其數。尚有海藏金言，撮成五千四十八卷。西天親傳正法眼藏者，首傳迦葉。轉轉相傳，計二十八代。而有菩提達磨大師，亦是國王之子。受二十七祖大師法印，遠來唐土，救拔衆生。九年面壁於少林，立雪斷臂爲二祖，而又次第傳燈，至於曹溪六祖大鑒禪師。已後此土大振玄風，廣彰實相。天下名山，皆此宗而建立。

應超有漏，不出此心。如何現在出家，不思本事？只管一向用貪癡而作出家，行殺盜婬而作佛事，是何道理！迷昧如斯，豈不賺佗俗子，破壞佛門？三界混然，全無發覺。癡癡如醉，妄想若顚。出死入生，誰訣醒汝？哀哉痛哉！連日徹夜，我如失大寶藏珠，又如忽喪考妣。了不能生，了不能死，唯我自嗟。每向人前，無堪告訴。又復禮佛，轉誦諸教論詮，兼傳燈錄，不得自性開通。求師無地，覓侶無門，於是兀坐忘身，息塵慮習。不覺日至一日，年過一年，經論入心，非口解說。

行慈運悲，饒益不倦。深知經教，都說自心。但要慈悲，常懷忍辱，供養一切含靈衆生，便成自心功德。愛老憐貧，忘飢失寢，在在處處，利益一切人，歡喜接一切人，爲一切人作方便，而不求果報。爲一切人興佛事，而不見善惡。我人漸漸揩磨，不久忽然透石穿山，光明遍照。信知佛祖，只是自心。卜度眞詮，皆爲我語。方始發大誓願，救接迷徒。自然而百衆來瞻，不求而殊勝自至。我以法身淨妙，猶若太虛。智體雙彰，慧身一合。對機演教，隨事呈心。開方便而不離其心，釋邪魔而不憑別法。是以五年三載，自在如然。從佗毀譽，而我道無心。任彼詰徵，而無少欠。書詩寫頌，對病用醫，發藥施香，眞常佛事。不苟分文之利養，巨刹圓成；不求一箇之衆生，法施具足。修橋布路，逈不同凡。演道諷經，山林佛韻。如斯善境，安不快哉？

如何我輩行童，不依正教？一向作業，講說是非。超過凡夫，所作業報。汝今不信我道，如斯不久，天魔教汝自見，莫怪老僧。若只是汝不離俗家習氣，來近老僧，老僧即非邪師。自悟本性，識破前後因果好惡，是眞是假。若悟若迷，見一字也便解來因，聞一言而便知落處。汝今瞞我，只是自瞞。汝今依我，只是自依。向我則萬世光明，背我則沈劫墮苦。墮苦則汝身自墮，光明則汝自成佛。我法如是，諸佛亦然。只是勸人達本明心，其餘更無佗事。珍重。

善說行童

上堂云：現在出家，收拾二十餘人行童，於中無一人，肯信我教化。行住坐臥，靜習威儀，求了生死大事，欲望出脫塵勞。見本性而達妄緣，都是業識深厚。乍聞有悟道普菴，便即時要修持齋戒。及乎得作行者，便更不思十方信施，衣食難消。佛法是甚麼事，速求易得？

善男子！諸佛菩薩，經劫捨身受苦，不生一念退轉、嗔恨之心，不起我人之相，尚不得見一眞正元本之師。此箇法門，光覺古佛，若似如今親見普菴，及上古本色老人，應不到經劫受苦，不得現前。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觀其所由，你這一輩，盡是久靜思動、久動思靜之流，與佛法究竟沒交涉。且如慈化，原本寂寥。一竹一木尙難爲，十行五僧何可度？雖古有屋，亦是衆生，緣會時節，一期興衰變謝，今古自然。似浮雲亂起於長空，如春夜遍開於大地。微塵含佛刹，佛刹裏微塵。茫茫習業，而人畜相吞；念念勞形，而不知本體。體之唯佛，解者名師。依本即師，師心即本。本師若虛空，迷人怕入；迷人似水月，不可得形。纏藤捷水，而虛度時光；箇箇相爭，而不識本月圓。

咦！却在這裏。這箇事，若聞師一指，便肯全收；更不待少頃明朝，無我人相。若有人我，水月依然。時時而妄想空花，碌碌而轉歸無間。再思此事，便變魔

業而落空。佛奈汝何？我安施力？

汝等幸自遭遇，得人如芥子投針鋒。一念發齋，若金鑄銕打；又更父母愛緣已斷，六親纏網都除，且無一事在心頭；況遇明君持世界，不令絲髮惱汝修行。果獲良因，先崇報國四恩。乃衆生常背三有，而輪劫不知；不習善因，如何資答？願聞諦省，速脫包纏。於一相無相之中，明通道理；於一身多身無礙，露柱全光。脫過現未來萬種之罪愆，了阿僧祇塵劫於一念。若與麼親見實用，方可以少分勸發迷徒。

若也緇素不分，遇人切莫開口。罵地喝天，猶通懺悔；狂謗佛法，罪劫難消。若向出家門庭，非是貪衣覓食。設求衣食，父母六親豈無？若是求名取利，因緣應不出家。出家乃脫俗離塵，不求所得。孤心隻意入空門，而頂禮投師；絕念忘思探經論，而只觀自性。若清淨便證法身，更不別求，一足永足。張三李四相逢，似覩夢形同道。師資稽首，如觀幻境。知一切法，不得自性。惟我玄通，似空含像。指燈籠而眞機誰解？撥黃葉而箇意誰知？且不問年月日時，秋冬四季。不談佛法，不解吟詩。一番紙被重三斤，一領布衫拈不起。也不愁明朝無飯，後日乏衣。一頓馨香，清風明月。禪悅法喜，飽懶何爲？佗家鼓樂助吾機，半夜松聲謳一曲。千巖萬竹，眉毛家風。海島巒崖，肚皮活計。說什麼蘆芽穿膝？元來不受人瞞；道什麼灌

頂鵲巢？這裏司通意氣。喚南作北，我自無邊；相叫大哥，有何交涉？

我見世間之物，無有不壞；今明自性天眞，不憂生死；雖然如是，未得見解妙圓者，不可輕忽於人。法身定從慈悲智慧而成，不從妄誑欺人而得。用三十七種而助發，以六度萬行而相資。直是到底徹通，方跨得泥牛木馬；應須絕妙方正，用得兔角龜毛。若也未透斯宗，學語者俱招惡果；又何假袈裟裏相，剃髮稱僧？設得明心，一切自現；但得其本，末事何愁也？

表出家而得遇師，通不似佗人，而墮邪見網，誓不幸於佛說；佛說我心，誓不學於邪法。邪魔我身，我身被魔，則長如地獄；我心證佛，則萬古風光。是知迷悟自分，一心非二。汝等依吾正訣，快疾承當，不勞心力。若更不循，驢鳴未免一場狼籍。明朝遍入孤峯裏，是處尋求不見師。自古上賢難出手，爲伊不肯淡工夫。垂經留教五千卷，迷人看著轉迷途。凡夫貪愛將爲事，少得曹溪這老盧。

自今後，不得道禮師出家求披剃。老師一眼，都識破你諸人。你若是箇般若種再來的，不待你言，而因緣自合。老師亦不可妄想，多計較也。你脚跟下，業茫茫不知，只管禮拜明眼人求出家，你教我如何向你說「無」？無始至今，你老大鼻孔，被我將兔角拄杖子穿了多時也，汝自不知。善男子！性相平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有普菴老師，即

非老師也。珍重。

小參

蠢動含靈，皆具足佛性。墮在一微塵，不能自發覺，唯佛乃能知之。雖興佛事，廣化羣生，而奈邪宗亂爲聲色，誑惑信徒。創宇立像，百種繁興，苟利纏身，如麻似粟。師祖師翁，相附相依，將如來教典作工匠，惟貪博酒博飯，以鐃鈸鐘磬爲樂，馳求無厭無足。是故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琵琶鐃銅鈸，而供養其佛，皆以成佛道。」此是轉無明之種性。動靜歸心，生死唯佛；佛即自心，心何生滅也？流浪逐物，轉變刹那；萬品千般，長淪苦海。諸佛說法，誰知無說之心？權立化城，誰解一宿而覺？

傷嗟種類，習氣彌深。聞經一字，而不識其心。見像一尊，而豈知標體？若色見聲求，俱成邪道。出家之子，既到這裏，莫錯下注脚，且仔細看是箇什麼道理？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乖，心口不一。貪財愛色，嗔喜無時。動靜離眞，合塵背覺。見有見無，怕貧憂死。此正是外道邪魔，濫觴正宗，迷惑凡流，入深險趣。千劫萬劫，不得出輪。

經云：「非衆生咎，邪師過謬。」此等邪輩，如何可驗？一日十二時中，盡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不妨般若。張三是我酒侶，李四是我茶郎。但結一世之欣歡，豈覺沉淪於萬劫？計掛財穀，多度小師。看經則先問錢財，佛事則預求酒炙。也還本庫受生，也辨銀朱棺槨。只道我是幾代住持，又誇我是紫衣大德。你如今看佗敗缺，無限郎當。齋佗有甚爲功？施佗將何爲德？功德則不然。且試將釋迦所說一字，問佗看，如何答得？謾陳達磨玄機，誰能下口？若說得如流水，用得如顛狂，須是對機於沒量人前，百匝千回，全無變動；體用雙彰，色空一辨；非眼耳鼻舌身意之所解。於針鋒上走得馬，射得弓，絕爾我，沒東西，好相逢處不相逢。大家和遍無生曲，誰解如今即古風。

普菴老人，自得心開意解之後，見即佛見，知即佛知，於十二時中，唯以佛之知見，示悟往來。不曾向人說空中有花，水中有月。圓覺經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猶如空花，及第二月。空本無花，病者妄執。」我既如是，萬物皆如。

善男子！萬法虛僞，皆因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夢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此深信裴相國之言，不虛謬也。佗是俗人，一悟周通，該玄入理。汝等行童，今投我出家，此事若不說破，恐你枉費心力。不辨緇素，眞

僞無分，賺汝千劫萬劫之大事。既到這裏，直是朝參暮學，速究本心。幸遇其師，不得放過。針芥相投，難逢難遇。互更結習，淨念身心。異口同音，諦佛梵語，警聖凡十二時中，絲毫不漏。和南無我人之相，運力無彼此之心。但要將勤補拙，得意生身，何須問踏破老盧行者甘贅？即依大虛，實自性之道場。識破水月空花，箇中年無新舊，月非大小，意光無盡。若到這裡，方教後人，喚作普菴弟子。邪魔不侵，可稱師子之兒，瞞佗不得。苟不如是，永嘉大師云：「飢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咦！要解麼？快薦。

與周君禮

佛者乃自心，衆生之主。悟即本是佛，不悟名衆生。衆生性即與佛性無二，只是住形著相，隨眼入色，被色有分別好惡、有無境界。見塑神畫鬼，迷惑正心，所以心中常疑怕耳。又聞說古今有多般是非之事，皆相煩擾，念念不停。出生入死，至于如今，猶尚不歇。所以普菴，一心了達萬法，虛僞不實；唯有眞心，猶若太虛。佛親證之，示人無別法。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幻質，父母緣生之物，四大假會成人，不爲堅固，定歸敗壞。佛云：「應物現形者，猶若水中之月。」有什麼

著實？但只要了取本來，法身清淨，不生不滅，莫執虛幻假形，水月空花爲實。所以普菴老人，不說一切禍福，善惡果報，此等皆從妄想顚倒發生。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如今多劫迷惑，一見了性之人，說眞實法，何更外執，成虛妖怪？此皆是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唯一本心，別無一微塵可得。生死是誰？神明是誰？父母親眷是誰？善男子！只是你久迷不覺，猶如夢幻。忽然夢覺，何處有夢？夢中所見境界，何處可得？

如今浮世，亦復如是。你如今捨財造三門，賴遇普菴。若是佗人，殺無限之生靈，起多般之口業。你捨功德未成日，佗地獄先現，不是小事；千劫萬劫，酧還債命不了。經云：「雖是善因，能招惡果。」且得遇明眼人，今作善事，當來之世，必招善果。不動一滴酒，不動一皮毛。施一文則不落有無，奉一貫則凡聖該通，不曾漏失毫釐。只是普菴，不許凡夫愛財捨財，著相修道。你今捨財，又去貪財，是名假施，全無功德。善知識者，教你不著一切色。凡人愛者，速離速脫，是名捨財。財多害己，引惹凶徒。驚殺自己，殘害眷屬。官符口舌，百種禍愆，曉夕不得自在。命終入地獄，改形出生。又披毛戴角，輪迴不休。皆是不捨幻財，何以早通心地？若得心地光明，了本不生，今心不滅，方將定慧，照破一切。

世人所愛，無不如是。若未了之人，將以爲樂。佛說世間之樂，皆是苦因。寂

靜常樂，是名眞樂。外道著相而教人修道者，亦復如是，不知道本無形名，名無可名，故爲非常名。道者，乃先天之本性。始覺合本覺，故名得道。如何執捉色身，子午運氣，咬牙伏足，向南面北，飡松啖栢，念呪絕糧，求靜恬安，不信自心圓明，無有二相，含靈寂照，一顆金剛，針劄不入。若到恁麼田地，且喚什麼作佛？佛者是如今本覺妙明，包含萬有。唯眞得見解之人，方能知之。你但看佛說，諸經教典，亦如是說。所以外道聲聞，不悟佛說。執相沉空，自無見解。只管教人，巡行數墨，喚作看經。造屋揑像，望求福報。此是一切有爲之法，如夢幻泡影。皆歸幻化，無有實相。唯有因師，不立文字，竪起指頭，便領當取，永劫受用不盡。於住相布施，且無交涉。見性功德，無量無邊。捨財千萬分，不及見性一分。但見自性，不被財色迷。若未見性，終被幻財空境所惑。如今多有人說，你癡聾被道人所迷，不惜家財。我如今作麼生向你道？

天下叢林，侵天卓岳，應有功德，皆是信心之人布造，亦不是無福之人所立。無福之人，見財便貪。一箇身口，何曾飽煖？更有現世家有千萬，不肯布施分毫，亦不得閒歇片時。夜驚怕賊，日恐家貧。如蜂聚蜜，時節到來，別人收拾。亦不知自己身，從佗烟燄，生死沉溺。若遇眞實見解之人，不問你施與施，肯信斯人，言行一如，常不退轉，發菩提心。心離世業，自定其心。莫教別生貪戀。古來有不須

滅，現世無不要添。十二時中，常常細觀細察，一切不實，唯我心光大，自在天眞。因普菴老人，初生言示，更無別法與人。祇這本心，頭頭示誨。自是我耳不聞，其奈樂聞不絕。不捨晝夜，常念普菴。此之心念，雖猶屬妄，爭奈普菴，常以無相三昧攝汝，本淨明妙，同歸一體。無自無他，非凡非聖。你且未知猶如百川之源，未入海時，俱有川源之名，一一不同；究竟歸海，皆同海味，無有滴水別有異名。

是故善知識，念念以大慈悲智，成就法界含靈，同歸性海，萬法一心，一心萬法。於這一箇法身之中，見一切衆生，無不是佛。你今施設無空過，只要隨緣任運，切莫因布施而害衆生，未得福，而先作業。普菴眞實不問錢，只要脫塵脫業纏，一聞千悟方堪委，若（若疑爲「苦」）不如如顛倒顛，信得老婆心切處，何須苦苦學神仙？珍重。

與易仲能

佛非形相，以法爲身；迷悟同根，是非一體。且夫法身不變，猶若虛空；凡夫妄念，想逐浮塵。生死不停，背斯眞體；不因佛說，沉劫無知。現覩戴角披毛，細

照飛空著地，莫是心無佛性，盖謂古聖難逢。五伯間生，方遭一遇。若遇則心有所感，便似如今；若不逢則未脫毛羣，有何利益？不是往古無聖，盖由不信良因，致此一失人身，所以萬劫不復。

釋迦世尊，非是偶得此心。度人無量，皆是以身命財，等恆河沙劫，舍離羣魔。不發一念悔恨之心，方了本願，談六度萬行之修也。只要汝慈悲爲本，忍辱爲根，不悟本心，猶爲虛行。直是斬釘截鐵，失寢忘飢，眞實於無相之中，識達本源自性，方名究竟。豈不見裴公相國於世何愁？爲天下宰相，欠少什麼？尚自遠尋知識，廣建精藍，禮禿首以爲師，求法身之大事。何況淺福凡流，衣食難度者？如今豪富，不解思量，念念貪心，不知落劫墮毛羣。轉更無明，重來受業。你看佗一日十二時中，思量甚事，可喩來生。因果歷然，非干佗事。造善造惡，只你自心。佛與衆生，一性無二。便是看經，到死若不解佛意，有何利益？口誦佛說，心行惡心，心口不齊，返福爲咎。

多有邪師，不斷婬而說戒，對面自瞞。汝禮爲師，果還邪報。飲酒食肉，日夕貪財，作自己刀山，爲千劫苦。帶累樂善凡夫，佗世自相殺啗。經云：「我負汝財，汝欠我命。」淨名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諸佛因悟，方見自身中一切衆生，與我一時成佛。方可出語成經，所行顯道。耆婆覽

草，無不是藥；達法之人，動靜俱正。以法界而爲道場，化衆生而爲佛事。

如佛所說，大地觀來，少得全成；只是宿習有爲，聲聞緣覺，執相滯空，各稱宗匠，多立文言，不契達磨之玄風，安辨摩竭而掩室？九年面壁，何曾行道看經？二祖立雪齊腰，天明猶尚不說此佛法是什麼事？如今打鐃擊鈸，抄覽登門，愛財而設像看經，著色而大忘佛理。魔民種族，幾劫自休？達磨西來，好無交涉！六祖大鑒禪師，墜石懸腰，得法而風旛權示。自雲門老漢，一棒打殺釋迦佛，與狗子喫，且圖天下太平。那有這般續佛慧命，大埜大根種，可作鬼神之師，人天仰賴。而後雪峯、玄沙、百丈、潙仰，不是遠國佗邦，盡皆目前境界，深諦皆了，自心表裡，法身如是，方能竪建化門，指權歸實。若不如斯，親禮何益？

今見楚萍有信心，易仲能自聞普菴之道，不畏寒暑，不管路遙，化四方之愚心，各持齋而受戒；亦不是求財求福，箇箇要了本明心。二三春秋，施力不倦，於南泉昕新殿閣，一刹儼然。如善財化境一百十城，似淨名廣容方丈。此事世之希有，妙德難量。一日携倫，告求少語。老僧寄根表悟，猶若閑雲。有時谷口布長空，有時又歸無色處。遂磨松握管，書無字之寐言；妙意周空，寫無心之般若。汝但修心知虛空，不見有我人之相。別無奇特，只用衆而不空。箇裏無雙，本不生而不滅。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念念堅不退，堪作了事身。不消心外覓，堂堂本

法靈。十方佛共證，更不費精神。普菴如是道，何患不圓成？

背塵合覺錄

大方廣佛華嚴經說：一切衆生，皆是無明，造十不善業，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報。如影隨形，不相捨離；所受苦報，各不相知；如夢如幻，雖生怕怖；苦痛難忍，而無所求解脫之處。除非爲人，得身安健，早求佛教，速依正法。信心清淨，護持十善；除十惡念，念念堅牢；戒城精進，永不退轉。若能於一生中，聞有眞正大善知識者，不惜身命，不遠千里而來，一禮一言，直是大肯，不動步而便得成就。契經合道，了悟廓然，無心外法，不復受後有之形。

心法通貫，永超三界，逈脫苦輪，皆同廣佛華嚴。轉十惡而成十善，復從善友提撕，翻妄想而成正覺。今將十種而互換參融，能持則不失人身，究竟則終成佛道。持則其身不失，不省則萬狀千頭。若成佛則道等先天，有名萬物之母。若不悟則罪等河沙，亦名無間地獄。此義如王施飯，雖飢渴而未敢飡嘗。又如扁鵲盧醫，貧疾遇而返生驚怖。所以道：「飢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

是故圓覺經云：「捨惡樂善，復現天人。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爲增上

善果，不成聖道。」何以故？未盡有心，未得如佛。雖未成佛，且修精進。拳拳行善，而免墮三途。步步不退，而終到裏許。除非自悟，及早信修。此喻如空，不勞拂拭。

智人除心不除事，生滅心除，何事可得（得一作礙）也？迷人除事不除心，妄心未除，事憑何遣哉？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若人解實相，於中無虛誑；說與不說同，是即名最上。實相未全融，語默空花同；而復結空果，後進不能通。何故不能通？緣師指落空；依妄不歸實，師子墮邪宗。二妄相依墮，帶累千萬箇；因一人道虛，萬類皆招禍。不了却自心，只管說佗過；將謂佛法僧，也似陳行貨。倒牀喫不得，苦痛忍難過；曉夕無把捉，又見火輪磨。始悔我自錯，無福轉加禍；未得將爲得，未證將爲證。妄想一刹那，果招沙劫病；皆是自欺心，不依佛慧命。六度未能圓，五戒猶未定；口說一切無，貪嗔轉增盛，人問道如何，胡應全無性；此不見性種，三界魔民蟲，衆生若遭遇，萬劫墮貧窮；自壞佗亦壞，自聾佗亦聾，自墮彼亦墮，自空彼亦空；究竟還如佛，萬像一鏡中，若能如是解，可表警凡籠。

香積堂如意箴

古人修道，如救頭然。大事未成，如喪考妣。如今大肯，觸目菩提，把鼻孔也不得工夫，那有身心別想？常觀自性，無異虛空。諦信不虛，萬無一失。只可一粥一飯，長養聖胎。動靜隨時，堪爲道種。若於普菴門下，欲求衣食而飽煖，縱懶墮以貪眠，汝錯用心，便宜速去。前面自有高樓酒店，楊州夜市，恣汝歡娛，飽作受用。應來道友，運力布心，粥飯隨緣，休懷忿怒。料汝來此，不爲衣食而來，只欲常聞諸佛法印。所以未舉足時，先思益彼；若非自省，有過無功。更有日來雲水，十方賢士，遇夜止可一宿，逢齋只可一飡。自家日用，與佗一般。佗事忙然，我亦爾。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不若自安。方思利彼，不可害人。利衆則衆口讚歎，福自斯生；害人則衆心怨恨，海水也枯。

今生無福者，患在前生，若於雪上加霜，未免凝寒入骨。所得衣食之處，皆是魚腹吞鈎，未入腹中，被佗牽拽。欲脫無因，傍人笑怪，千生萬死，煩惱殺人。所以維摩經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一切人只欲苟佗心，不知自折，本能輪機者，解筭人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既已生，於我何求哉？

道是萬法之母，法界總入我心。且不見有一微塵，是心外之物。直須如是，始

得無生。苟或未然，速須懺悔。豈不見，如今有福之人，非一人之所賴。利益無窮，尚猶轉轉慈悲，不生輕忽。此人向上增修，一遇明人，頓超佛地。如今無福之人，現在衣食不足，語默如癡，動靜無不干人。曉夕令佗作念，自不悔過，不信善言，一失人身，千劫受苦。無福者不曾修種，報得貧窮；有福者累生布施，廣結善緣，纔出頭來，一切具足。王苗相種，修行未見性者，可以受生；猶防失念，招得來生不如意。其餘富貴，皆因累劫修來。一切下賤貧窮，無不是貪財還力。更有負鞍銜鐵，拽把拖犁，水陸萬類，衆生業識。飛空著地，本源常寂；皆因妄念受諸形，貪食戀婬，發起無明之煩惱。直至如今，習氣堅牢，寧受業而不肯回頭。忽然債主相逢，連哭哀聲苦告。如斯種類，時劫何休？相殺相婬，讎無間歇。

嗚呼！惟佛大慈，演教標宗，當爲何事？只欲一靈發覺，遞相勸化出迷輪。若解背境觀心，便入法王灌頂位。念念不舍，精進行持，「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如窮子獲寶藏珍珠，遇貧人歡喜布施。只如布施兩字，又作麼生會？瞪目（良久云：）空花水月，一納無餘。迷時四生六道，悟時一顆明珠。〇，珍重。

築墻法語

古寺重新，尙無壁落；道場廣闊，微力難成。若非外護布遮，那初地難堅牢戒塹。善男子！今幸太平時節，家國安寧，一身淸淨不遭魔，十二時中常自在。任性開解，諸惡莫作；調和意氣，衆善奉行。細明三界內無休，釋老喻之爲火宅；若不速出，必爲所燒。三車現駕於門前，諸子好乘而遊戲；周圍功備，秘密圓通。常騎露地白牛，飽納雪山肥膩。是知拈槌築土，下下無空；瓦盖茅拖，明明知有。這一段大事，不可商量。發心只在自承當，休假衆緣而成就。

本非造作，自在天眞。無形而觸著磕著，觸目遇緣。而物無非我，隨事即理；而道不離人，智用無功，功無虛棄。且不同秦城萬里，又豈比劍閣三關？任是鐵壁銅牆，這裏工夫無縫。八風吹不動，卓爾獨存。劫火難燒，金剛不壞。圓如寶月，針箚不通。遠觀包了達磨城，近覩天恢珠歷落。善財遍參百一十城，未出這垣，周全本願；彌勒樓閣更無別處，再逢親友，受用元珍。知道因師，而步步還鄉；如暗得燈，而頭頭不錯。

咦！善男子。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戴角披毛非干佗事，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修行者如麻似粟，學道者萬萬千千。難似達磨老胡僧，罕並曹溪盧上座。傳燈滿錄，續光永焰者，能有幾人？是處開山，潙仰雪峯等，也不可得。天下洞府，海

內名山，若非明眼無心，后代何求居隱？如今向佗屋裏，翻作鐵圍，用佛言詮，墮謗教網。

嗚呼！六趣卒未休時，箇中少得其師；業報非衆生咎，但信自心即佛，何勞向外馳求？一聞千悟世間希，便肯承當今更少。幸助糧財成佛舍，好承興勢設包羅。汝若將來全體用，空中莫背老婆婆。

砌石堦法語

普通常石，萬百年堦，用之爲首，次第安排。南泉山慈化院，唐時古刹，前後希人。嶺貫楊歧，雲通大仰，路連吳楚，舍接佳賓。一僧了事，而道號普菴；衆信欽歸，而二千六百。家家念善，戶戶諷經，塡路布橋，利益羣品。唯念佛而祝延聖壽，共崇福而願賀太平。仰天扣地，而不退初心；護聖資凡，而處處在念。樓閣殿塔，佛事皆圓。唯不壞壞遠功，莫若橫鋪石道。一人難辦，賴衆同臻；萬古千春，其功不朽。

人財遷變，道果常存。如今不布待來生，何異冬收不留種？貧賤多而富貴少，布施希而作業深。道人心似白蓮華，雖混泥而應不染。自能一善，深嗟衆信無緣

；不免廣露化機，欲得抱金舍草。百年金寶別人收，一道石堦常普濟；普濟祇益施財人，無分難求君莫怪。

幸希迴首莫遲疑，今日不知來日事。千丈百尺量，而飯食與工資，堅實無窮。我等不求纖毫利養，善心難發，知識難逢。一回相見沒良緣，後會重親誰解后？俟當工畢，刻石標名。今古不差，須教明白。一丈約兩千半貫，一尺成一十五旬。分寸不空，定還成就。幸甚。

修造法語

本院香花古刹，乃自先代李倉監請額，施地創興，不記年代。續後此方衆信不斷修崇，而且見遺題古殿梁棟，曰景祝二年也。殿宇雖壞，而莫道儼然常存。風俗雖變，而其善心猶在。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其道則一，六唯心變。若得六用一和，即是如來出世；若只夢想不開，未免披毛戴角。

善男子！莫錯會，返本還源，了心悟法，不是這箇道理。豈不見，古德纔見宗匠，有許建化，引入後進，佗便道：「切莫教壞人家男女。」何況廣造，捨木輸金，豎殿立像，演法開堂。諸佛豈不嗔呵？師祖未肯相許。經云：「雖是善因，能

招惡果。」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衆生本是佛，達本非衆生；君子當務本，本立而道生。道旣已生，知無我人衆生壽者，方可入無相三昧。隨機設化，指彼迷徒，歸自本心，與佛法非同非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大解脫人也。此人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亦無所得。故不妨似水月空華，示導衆生。

蓋緣一切衆生，自背覺合塵，經於多劫。生滅不停，習氣包纏，斷福德種性。於此淨心，不能頓契。是以古聖權設像法，指歸實際。所以永嘉大師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到這裡，須是顯權就實，本末雙彰。有爲而知無爲，有用而了無用。以黃葉止兒啼，以息而化羣品。如斯巨眼，應用皆眞。所以龐居士云：「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衆生依覺悟，究竟不沉埋。念念無所等，登彼佛梯階。一日了心無可得，淸風樓上赴官齋。更不可逐妄迷眞，誑嚇衆生，作諸業事。我未解脫，脫彼人縛，無有是處。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有一般人，不懼千劫萬劫，作驢作馬，酧債償業。長循地獄，了不能出。所謂愛佗一粒粟，壞却十年糧。不知自己，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向暗途，化人修

造，講道說禪，此非小事。所以維摩經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楞嚴經云：「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

普菴自了心非相之後，不欲見人，獨入孤峯。常以片雲隻月，游戲菩提。「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而奈十方善信，不肯放過老僧，各求所得之正因，願示一毫之意義。不免開菴南嶺，妙應來祈。祝千古萬古之遺風，今日此時而普現。是以，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忽覩四縣都文大夫，勸誘醴陵大檀越劉用晦，建此一佛普光明殿。為萬古之標宗，作祝聖之功德。上願世主之光明，亘古耀今。壽超數量，德越太清。金枝玉葉鎮芬芳，堯雨舜風常普濟。修文偃武，吾道一貫。蠢動含靈，總入圓光不滅。正當恁麼時，不見有施之士，安有受捨之人？用晦還本以成眞，季率忘知而入道。然後一竹一木，用來俱證眞常；運力布心，皆是當來佛子。

善男子！眞（「眞」別本作「直」）是如斯了，本智用無功，地獄何從而生？天堂何處不是？既到這裏，箇箇跨金毛獅子，人人騎獨步象王。文殊即是普賢，釋迦倒騎佛殿。羅漢不奈安身，普菴鼻孔遼天。笑時只道善財癡，百一十城在這裏。摩耶腹內造樓臺，一口吸盡西江水。試問參方知不知，靈光運用從何起？直須堅密

處安身，釋迦寶殿眞如理。

彭氏捨寢堂法語

夫古寺香花，元無稅產，滴水為界，四壁寥寥。失盖像催，年深木朽。某使命洒掃，一十二年。念念究心，忘飢失寢。應奉檀那而不闕，往來雲水事無虧。食無求飽，而常令佗飽；居無求安，而常與佗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衆心歡喜（一本無喜字），而我願足。忽然大解無相法門，直入孤峯，心無對待。化時未盡，衆信攀緣。不免向頭上安頭，隨機利物。殿堂取新而革故，尊像幻出於儼然。只這方丈寢堂，賴遇彭公施地。若不是昔遵佛記，今果難圓。豈不見，相國裴公，肅宗皇□（疑為「帝」），處處與明眼人相會，頭頭而設建道場。只欲佛法與王道齊興，聖心共凡心一體。如今長者，亦復如然。於無住相布施，而福果無休。於無漏法門，而永為佛種。不問存亡族屬，過現未來，入正念則一身多身，破空花則一相非相。眞如不變，大道顯然；所以無虚，咸歸實報。

鼎修慈化院及諸處橋道，給法語付衆信

准敎修因，預崇佛果。報國資家，究竟無我。普化十方。爲國焚修。住持沙門某，於紹興癸酉年，奉使府差，住持此山。四壁寥寥，香華寂靜，元無產業，粥飯隨緣。常年祇應四縣巡檢，啓建聖節道場，行香不闕。某常念：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現在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忽爾人身一失，萬劫難迴。若不爲國焚修，虛負皇恩勅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一朝村院主，萬劫失人身。只恐爲儈儈不了，爲儈儈了總輸儈。世談今古，唯我省躬。如說修行，不由佗悟。雖在空門，而不了悟空。經云：「出家凡夫，雖受佛恩，而不崇修報，負恩辜德。」更有過去三生累劫，殺害父母，出佛身血，未曾還報，必在未來，受無量苦。如今不省，更待何時？是以，直下忘飢失寢，木食草衣。十有二年，脇不臥席。心若死灰，亦不斷接客應緣，雖混□（疑爲「俗」）流無垢染。一日時節到來，無異光明普覆，七日而迥絕知見。身心如一體虛空，大似死中得活，猶如久睡忽驚。返觀非相亦非名，心月孤光無晝夜。方知歷劫，不舍如來；今悟無師，含虛

寂照。觀萬物不出我體，明藏教不出自心。如是我聞，一時成佛。

嗟品類而不見本光，受業輪而出入生死。有生死則不契本光，無生死則本光一合相。理如是，經教顯然。衆生一了自心，照見一切如佛。只緣貪嗔癡愛，殺盜邪婬，流浪四生，輪迴六趣。若人去酒，智慧便生；自覺覺佗，永無失賺。若人去肉，立德慈悲；萬類無傷，戒珠朗耀。若不殺生，壽無量身。若不邪婬，名清淨種智。若不偸盜，衆德來資。若不妄語，發言衆信。心若不貪，一時具足。若無嗔怒，所作和合。行不愚癡，人神護贊。與人方便，勝自看經。輟己待人，理何殊佛？若人未能超出世間，不若且修利益己事。然後利佗，先須孝養父母；若順父母，則天地皆和。直須念報國恩，若報國恩，則供輸不闕。常願天下太平，而我家始安。一切人樂，而我家始樂。但向十二時中，能行饒益於一切人者，便是諸佛菩薩鎡基，超越聰明外道。

學佛者如麻如粟，樂仙者萬萬千千，不脫名聞利養，不發廣大慈悲。飲酒而証稱仙醉，喫肉道過度衆生。道若太虛，汝事且有何交涉？毀佛謗經，破齋犯戒，永墮地獄，不出苦輪。善男子！那有盲聾底諸佛，愚昧底神仙？直似枯木寒灰，澄潭萬丈，與太虛合一體，與乾坤無兩樣。到恁麼時，亦未可信你在！恐汝作身邊知見，未解空色無邊際處，定有往還；後受形段之身，准前又成業報。切須因果世間

事，然後超出世間人。豈不見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寸，寸尺連丈；意滿虛空，然後消息盈虛，包含萬有，如鏡含像。無諍三昧，名稱第一；有諍生死，不入上乘。今昔勸善男子、善女人，應如是降伏其心，應如是發菩薩心。念汝等去佛不遠，猶如盲子，在燈光之中，煩惱即是菩提；猶口酸之人，喫水味成其醋。汝等若無這箇，佛不應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若是地獄難救，佛不應說此十千魚，生忉利天。只患其中眞實少得。

諸佛子！汝若信佛，佛即汝心。汝但師心，遇魔不退，逢難堅牢，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心，便自保守。一悟永悟，更不復迷。萬古騰輝，不生不滅。雖然如是，必假聞修。以幻修幻，恰如頭上安頭；遂拈黃葉，誰知權止孩啼？普願聞熏，皆通種智。果然如願，各發本心。助力施財，精進不退。三復寒暑，梵刹一新。不犯滴酒，皮毛不佳；諷經行道，六度齊修。福慧雙布，功圓果滿。如是慶揚，祝皇王萬歲千秋，願文武宰僚快樂。堯風普扇，舜雨常滋。天下太平，萬民歡慶。一心淨土，無刹不取；法界含靈，俱沾利樂。然願在會發心善信，本非男女之形；名異體同，今日重圓寶智。施不斷命之法財，助不生滅之法力。轉凡爲聖，雪峯解使木人；指妄歸眞，童子聚沙作佛。所以如來出世，蓋爲一大事因緣。我既了心，豈可埋光獨善者也。

修橋法語

和光叔基、邦美世英、仲能元逸，此中善信。肯心議士，共布佛事；道行友徒，普般種族；曾與諸佛，救度衆生者，同一心布，共一手作。男子身全七寶，本無欠少；若不遇人，七寶變灰土。忽因聲聞而緣覺，會灰土而合法身。灰土假名，得心現量。以無相三昧，不住布施，化信修橋；其不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亦復如是。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智慧愚癡，通爲般若。但於此處，應化無方，事無不了。神獻之木，和信肯則堪用。所須於中不材，與匠弗顧，而莫加殘毀。普警此方云：「千古靈跡有樹，神通不捨，則焉敢非言？未得本圓，身屬凡夫，而豈無速報？」古德安禪師，破竈而靑衣禮謝。豈不聞乎岳頂圭公，神朝而一日不顧；仰山受戒，遷廟而倒住堵田。天上天下五通，無不信戒歸佛。若是普則周遍法界，如是庵則六一包含；若不得這箇圓頓法門，微塵也用不得。用不得，則疑神返害，命殞形消。體用全則空色無私，幻無作有，以法界爲我道場，化衆生皆成佛事。豈非入地者之所弘持？百尺竿頭，正是喪身失命；直須大死裏得活，方堪作這一下鉗鎚。分斷悟由，也未出五通手腳。千萬劫妖精古怪，五處靈而宿命不通。常於無色界中，心念佛而恍恍惚惚。欲受形而强心未質，百劫昏

沈。唯佛者助國救民，唯依邪者愛享血味，樂衆生血髓者陣亡戟沒，孤魂依草附葉，永不出輪。佗自受苦不息，安有福德資人？

經云：「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打猪殺狗祭菩薩，迷人有眼眞如瞎。世間殺命命還佗，善惡豈差於毫髮？依佛助天者，嚴持梵福，救死拔生，於螻蟻尚不生惱害之心，何沒哀聲歷歷，屠戮而笑作等閑？口腹未充，先斷佗命。經云：「若人食肉，便同羅刹。」佛頂首楞嚴經云：「若人食肉，得菩提道，無有是處。」豈不見孟氏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於庖廚。」莊生云：「夫養形之人，故不足以存生。」齊宣以羊活牛，畢竟羊誰敢壞？聖人法活，唯欲度生；餓鬼貪嗔，念念取死。仰山受具戒，應不害生。積善天符，心俱正直。神守方隅，而拱朝上帝。帝觸神光，而便顯功能；人順道平，則瑞氣沖天。神朝天喜，天喜則神祐護人。鄉寧井靜，三災不生。神人歡樂，皆因道路坦然，橋梁永固。往復不傾危，本土神光喜，稼穡物豐濃，自然盈富貴。道險橋危處，衆生心怨怒。怨氣黑沖天，天帝責本土。守境土無功，虛受信瞻禮。神不合天心，興災難求止。喻如守土官，眞（別本作直）功亦如是。道人安敢言，化迷成寐語。唐突萬千人，皆道我不是。道眞實不虛，有言無盡意。汝等大慈悲，橋了早宜歸。○珍重。

助柴法語

助柴一事，欽信佛法者，不難舍俗出家；依說而行者，定得神通妙用。運力搬柴，妙有入無，非凡境界。聲色之外，體露堂堂。一合相理，而誰自誰佗？色究竟處，全通三昧。解麼？了得麼？信不二麼？若落第二月，且莫虛誑自己好，招罪無間去。老師若未全通這百千無量三昧，一蟻子也不敢胡亂用，胡亂使。若自不解脫，更祛役於人，成何道理？速三惡道報，苦不出輪。

善男子！出家二字，是解脫法門。勤行苦行，自利利佗。不聽是非，不求好惡。行住坐臥，如理實見。不著有無，不俱塵俗。超出凡流，戒行堅牢。靜念精進，有疑即問。有逆即忍，有習即離。貪嗔有念即無念。念無則正，有念則邪。有念則凡夫，無念是出家。出家者離一切有，離一切有則解脫。解脫則方見性，見性則無我，無我則成如是。成如是則我聞，我聞則一時，一時則無量劫，無量劫則佛。佛則法爲身，含十方無盡虛空。虛空即是法身，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汝會得虛空，又不見法身。爲什麼不見法身？病在有我見人見、身見邊見，所以不見。此一箇見字，從古至今，賺殺萬千學道人，誤了多少凡夫，識却不會。

佛以法身周徧，如目普觀，呑空融色，而非眼耳鼻舌身意。絕對待，而非我人

衆生壽者。既到與麼田地，方可作得初地入門見解之人。然後離四句，而談無量四句；絕百非，而解累劫瑕非。雖然如是，一念不忘，正念非離非合；拳拳不舍，本源湛然海印；是謂海印森羅，智含萬象，方便而直指人心，得意而不立文字。只要打折達磨西來腳，莫令有誤本來人。當處得心非向背，九年面壁寂光明。庭中立雪憨癡漢，海裏口乾渴愛津。如今大有心顛倒，夢寐胡諍學道人。且向自心中體究，於斯如實更證明。須觀古德皆如是，萬莫瞞心自發輕。誑謗定招無間業，未全本覺且依經。修行未了身依口，莫學提綱沒量人。對病用醫須有意，指權歸實救迷情。迷悟不同誰解意？三乘猶尚未全明。不契一乘爲外道，經生持戒不知□（疑漏「心」字），徒勞南北與東西，滿口文章不合義。不曾親近正知見，色見聲聞弄識神。髑髏幾度皮消殞，林下追尋沒一人。妄把玄詮爲事會，五千救網變成塵。看經須用錢財雇，佛事全憑鐃鈸音。餕餡餅皮紗布絹，豬羊犬馬折經金。僧俗一同輪苦趣，辜負牟尼古佛心。致使類多賢行少，仁慈鮮矣足孤貧。榮華富貴千無一，菩薩神仙不降生。如蔴似粟人頭面，殺盜貪嗔勝畜心。不管剎那沈劫海 且徒眼下樂精神。背善惡臨無解處，燒香合掌告觀音。大慈大悲來救苦，須臾命斷嘆悲深。一生不布纖毫善，悔懼雙交沒主人。方知今死難思悔，黑業無邊我自成。

寄語世間今未死，光陰莫負早迴心；何況出家親悟者，喃喃直指古同今。所以

辨心供作務，將勤補拙助元靈；相逢來往無心見，大事未成戒行深。只欲心空如及第，迴頭救接未歸人；始合老師弘大願，先難後易嘆吟吟。十字街頭不見客，孤峯頂上目羣生；助柴活計元如是，不負當時這老僧。

且休莫說別事，來日十三日，更爲汝等納𫝏。如未足者，不出此月定要足。風急雪霏，地轉天翻，都不干汝事，只管打坐看經。任是四天門王來，亦動汝不得。早求解脫，了畢出家。這一段大事，以悟爲則。珍重。老和尚制柴曆於方丈後，注計罪福，纖毫無差。各自驗取好。

與萍鄉知縣法語

自悟無師，心大解脫，不空無住。普菴老人某，於法會靜久，離名絕相之處，學所慧妙香一爇云：百億恒沙諸佛，盡入香光法界。菩薩先天，同知供養。一心遍界，塵刹俱收；一言全通，無不感應。是知皇宗先族，皆悉崇般若良因。今爲世俗提綱，隱顯全通消息。

斯幸萍鄉縣宰，出現世間。內懷禪悅之心，外作勸農之主。無理不貫，無事不收。遠近一如，古今非異。某常光久合，深知出手難爲。末法強魔，箇中希逢伴

侶。明藏教全無一字，了佛身猶若虛空。誰是得意忘言？那解無相三昧？

佛是覺義，有相皆虛。法性湛然，一心海印。僧眞了法，應不干塵。動靜體合眞如，擧措皆標心印。迷徒難化，隨事依黃葉止啼，豐干饒舌。若於正宗門下，則千劫難酧。不免胡漢用一鏡，全光照了，萬像皆是幻。故圓覺了義經云：「幻滅覺圓滿，覺心不動故。」所以二十餘年，守株待兎。恰如面壁少林，聞見如癡，俗目視爲禿物。假使說禪說道，聞如犬吠雷鳴。直饒撥草瞻風，妄見轉成聾瞽。深信古人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如是奇特同參，可謂千里同風。

古佛今佛了義者，只說一心，迷悟不同。聲色而見聞各異。世輪忙急，生死剎那。自了而非念一切，我脫而諸人未解。所以普菴出手，對鏡無心。以法界而爲道場，化衆生而作佛事。凡夫肉眼，動經劫而罕遇道人。萬類含靈，沈溺而不逢正化。所以應化非眞，富貴不礙。只欲開人天二路，轉凡爲聖，用報皇恩。且令布路修橋，郡邑宰僚，忻利益民無苦楚，商旅消遙。地水火風，三灾變吉。是知古佛亦假慈悲。現在通方，亦復如是。斯蒙大志，開此大心，直指淨業。白眉香緘空墜，八部龍神，和光同喜。千年枯木忽開花，久溺驪珠今日現。知縣朝議大居士，興隆佛法眞人子。千億珍重。

與醴陵眞如居士

衆生本是佛。佛字是西天梵語，唐言乃覺義。佛名雖異，悟了一體同。若人不達本，逐末走西東；君子當務本，本立佛性同。通一萬事畢，終不被塵籠；非塵體不動，本實理含融。先天唯此物，今古學無蹤；難了意在處，塞頑空色空。□本無有指，妄言□色空；若得妄消歇，眞體者何窮？眞體非形相，不離形相中；幻質皆虛僞，大智發於中。幻盡覺圓滿，心光寥廓通；此通無對待，天地在其中。森羅并萬像，影現一鏡中；鏡中實我體，寂湛印倥侗。

若能同道者，與理本相同；唯守性清淨，眼耳若盲聾。情忘兼想盡，忽覺己身空；自了本無物，强以道言通。此法滯諸學，皆幻質相容；若離一切相，形體外靈通。左右逢其源，煩不入胸中；我尙不可得，非我何可得？眷屬猶如夢，非寃不遇逢；如今兒女者，皆再來祖宗。一根來復去，如觀桑葉同；本樹何曾動？凋葉有來冬。葉落明年發，根深不怕風；但能勤力護，忽使火兼蟲。毀壞本根者，萬刧墮貧窮；如今憂生死，猶如顚哭空。不知空本無，如翳生眼中；眼明雖說實，不可順盲聾。

且如圓覺經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猶如空中花，及第二月。空本無花，病者妄執。」如來因地修行，知是空花，即無輪轉。元本無生，今則何

滅？變滅者爲塵，塵者末也。不變不壞者，元本自體也。體者猶如虛空。父母緣生之身，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今見居士，執水月空花，爲堅牢自性。何不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於無相三昧之中？悟一切衆生，及自己眷屬，皆是幻覺所成，無有堅實。惟有妙明眞性，亙古超今，卓然獨立。珍重。

國舅夏執中御帶書，及寫草庵歌至，以此謝之

以此微妙圓覺本體，湛然之光，不離當處，回向佛法。再來人承宣大居士，精修般若，德順明君。細窮蠢動皆眞，寥廓三界如是。自知本有，應勿外求。天人交集未離微，何況欲中能體用？大似杲日舒光，盲人難覩。道豈離人？人自離之。所以裴相國序圓覺經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微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又道：「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此本眞如，學至於無學之處，妙解色空，入無邊際。忽得自心，本源一合，便解諸佛語默，今古名言。十二分教，斯通一念。普觀無量劫，若非宿種善根，那有王苗相種？天上天下，唯佛獨尊。若識本心，心覺即佛。佛是梵語，焉滯名相？悟性眞如，心含法界。始知年無新舊，月

無大小。元本無生，今何有滅？千里同光，道存目擊。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唯承宣大居士，順時保護。

與信士喪子法語

某謹參世英大居士，妙在非言語之語；自從達解本心光，陳見解者希相許。今蒙大士墜名香，妙明寂照揮倫楮；清風匝地意何窮，自這賢儒誰伴侶？自傷嗟，憑誰語；若問吾男歸何處？普庵達本不曾生，水月空花無實據。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取；此靈都是祖宗因，因果歷然隨誰聚？如今依舊復來生，何必自迷求解注；今古誰曾得久長？唯有法身鎮常住。不消追拔與看經，三界唯心須了義。

冬節，與湯亨老及都料法語

失却本來面目，箇箇日南長至。先祖時節苦臨，處處笙歌樂醉。也參禪，亦詳義；也貧窮，亦富貴。蒙頭塞耳有誰知？大地茫茫沒巴鼻。智悲同運，野店橫溪；頭頭物物，實理希奇。悟本誰悟？迷是誰迷？家家觀世音，戶戶禮牟尼。亨老總不

知，都料斫木底；不因這三門，如何在這裡？老師本無節，世間如夢寐；我今夢中說，說者覺如義。若有未覺者，好蓋令飽睡；等待睡惺時，自己難廻避。恐彼少鹽醋，米麵并豆豉。我擊木童兒，汝定知來意。每人與一飽，大家要了利；冬日莫更歇，臘盡相將至。如人各上山，努力爭先勢；時節莫瞞心，早歸歡喜地。堅箇彌勒樓，露出眞慈氏；了知生死即涅槃，自性如空包天地。試問空空空不知，不知知處法不二。咄！即日冬回，各希珍重。

因人問世間禍福，遂述此語示之

謹依佛戒則定，既自定則淨慧朗然。淨慧發生，則心自解脫。自心既解脫，則一切煩惱不生。若無煩惱，則解脫知見。設有知見，則應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其處若不生心，其心遍滿法界，即名眞心。若見有生死可觀，即不名見性，是同凡見。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自性如來。」

大凡一切人，元本不生，因妄有生。元本不滅，因妄見滅。是故圓覺經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如空中花。」道人不可指空中花，示誑一切，謂空中有此花。空中乃翳幻出，見佗相則因我妄生。佛有五千四十八卷，字字不說

人之生死，不談人之禍福。禍福乃由自心所招，生死乃皆我妄執。只教人一心行善，人發善願，天必從之。改過修心，古今常道。六道四生，皆是自心趣入。佛經所載者，皆盡說解衆生之心。心本是佛，佛者西國梵語；此土譯爲覺義。其佛，是一切衆生本覺自性，悟者猶如虛空，故名法身。以法身而觀一切衆生，猶如夢幻。出生入死，都無著實。恰似空花，眼有翳則生，翳消則滅。生滅本無，眞如一體。見性者，自然而知；不見性者，經劫不脫。

如今見卜卦看命者，皆是依文字輪排。從今向去，妄說是非，教人疑中更疑，迷裏更迷，那有了期？又道，人生百歲，今時希有。又道，六十年閻浮客，亦自希有也。但依經小乘談戒，權治信心。修行者，假說看經者，來世聰明。布施者，招來生福報。不殺生者，得來生長壽。持戒堅牢者，得再獲人身。若一悟本性者，名見性成佛。經云：「一切諸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所以人生喻如風中之燭，還同水上之漚。一日樂，一日娛，一切錯；一日了，一日當。所謂今朝不保來朝。古人知其人命，如呼吸之間。後生尚不可延，況於老者乎？但以遇病，則以湯藥；不可信邪亂卜，說起禍福，引惹精邪。殺活臨時，自然分定也。

又示易仲能

本光寂靜，因妄識而發生；了悟無生，便廻頭而警覺。若不見普庵老漢，幾乎流入毛羣。思量祇是自盲愚，誰道凡情不作佛？咦！大丈夫，休分別；百億塵勞從此訣。今朝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述普光明殿

觀夫普光明殿，非假莊嚴；淨土道場，即心無別。心淨則佛土皆淨，身光則法界全光。迷逐相而悟返眞，聖思修而凡不覺。背覺合塵者，輪廻六趣；背塵合覺者，體用眞如。一性湛然，自分迷悟；心本無間，空色相爭。空本不空，色元無色。若了色空之不異，受想行識亦如然。所以釋迦如來出世，蓋爲一大事因緣。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故。衆生知見，皆是業識茫茫，墮愛見網，不得自在。佛以無念而知，名正遍知；得大總持，法身圓滿。演說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而知名異體同，皆是化衆生事。若會一合相理，應物如水月空花；未解三界唯心，觸目則前塵萬境。若非古佛傳住法，如人入闇。三僧祇劫，世變而佛法不移。凡聖混融，本靜而妄自生滅。直了諸行之無常，便笑世間生滅法；生滅滅已更無私，寂滅光中常

快樂。咦！實爲萬古鎭騰輝，堪化衆生作佛事。

且如南泉慈化，不知幾代住持。木朽像摧，破瓦上年鐫景祐。古佛腹裏爛帛，遺彭氏之名。皆此地上古之僧檀，祝聖道場而建立。是知佛假衆緣，道不孤起。某如雲橫谷，似鶴翹松。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得，而得其法。初居而不厭荒寂，末後而一看無忻。一心幻出於有無，念劫圓融於無際。以無量之三昧，道化無方。了凡聖之一源，達有爲功如夢。雖然如是，念窮子之迷歸，止宿草庵，方付本家之寶藏。風幡動處，直指人心；栢子庭前，全彰妙意。又何疑靈山會上，佛擧一枝；迦葉笑時，靈光續燄。法身非相，安可以泥像丹青？法界彌綸，何必造銀樓金屋？達磨九年面壁，果熟時處處道場。靈祐踢倒淨缾，至今顯潙山天下。佛祖究心而不在事，天龍恭敬不爲忻；凡夫求事不觀心，暗被鬼神妖魅惑。但得本而末自至，道德全而事自成。

近世道僧，罕依正法。未得先覺之心，却作古人之用。古德以智爲體，通於一而萬事畢；以慧爲用，無心得而鬼神伏。智本不空無住，妙慧天網恢恢。所以應物無心，萬物而皆備於我；觀根逗教，反身而樂莫大焉。是以華嚴論主云：「以法身用，則萬象俱寂；隨智用則萬象俱生。見性成佛，則一身多身；解空實相，則一相無相。」是謂三界之依師，可作羣生之導引。苟或未然，出家無益，自己尚業識茫

茫；無本可據，更教他失錢遭罪，著甚來由？休道佛法不靈，自是非心罔措。金剛經云：「種種非心，皆爲非心。過現未來，不見不可得。」江西馬祖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永嘉大師云：「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天生萬物，唯人最靈。邪正是非，何不體悉？且不知四大假合，身若浮雲。外染六塵，妄執顛倒。十不善業，百劫連綿。愛禽獸血肉，而互相殺啗；樂浮利虛名，而結業纏身。忽然身壞浮雲銷，業滿報流何處彈？某不因夙習般若，安能智悟無師？如今到裏許，方知千萬中，實難淘一二。古佛今佛，藏教顯然；有大慈悲，碎身難報。東西二土，得法祖師，撮略玄機，直明心印。不立文字，豎拂拈搥，只蠢動見聞，齊登正覺。問聰明多智，久參方而猶尚難聞；豈可蠢動含靈，一聞見而便能覺悟？

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於一微塵，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而其衆生，不覺不知。」又云：「一切衆生，是諸佛之果源。」善男子！莫作是說。經云：「蠢動含靈，皆一佛性耳。」所以佛說華嚴經云：「我初成道之時，於自身中一切衆生，悉皆成道。我入涅槃時，見一切衆生盡入涅槃。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無非眞得道人，在處含靈獲益。金剛經云：「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

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香華，而散其處。」佛果有如是之言，眞實不虛。業根有如是之苦，如影隨形。了道化百千萬人，且不見有衆生境界，無亡受種種布施，且不見外有文施者受者，光影一如。有什無爲，皆歸實相。以此功德，贊歎何勞。勞別本作窮。祝萬壽以無疆，願天長而地久。公清正而民快樂，私孝順而含識安。飛空著地，而皆演說梵音。大地山河，而齊標心印。自此即當處淨土，一念而觸目西方。無生殿裏悟無生，本覺位中瞻正覺。珍重。

化藏經語

釋迦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棄金輪王寶位，雪嶺修行；說法四十九年，成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無空，言言諦實，只欲開化衆生，元本是佛。若無衆生顚倒，何勞廣布文言？蓋爲衆生背本性，而不覺不知。念念循六道四生，頭頭趣三輪惡報。如來若不出世，世界受苦何休？種種方便，利益述（述疑爲迷）情。若有衆生，念念依經持戒，永斷無明；修一切善法，即得無上正徧知，與佛無二。方覺衆生本心即佛，心外無法可得。

善男子！有念有知，衆生境界；無念無知，二乘境界；無念靈知，諸佛境界。開佛知見，永不受生。心則不滅，以法爲身。常住世間，猶如虛空。包含萬有，不即不離。非色非空，非有非無。絕對待，非形名；先天地，越古今。一相無相眞實相，一身多身眞法身。身含萬有，盡虛空塵剎，而毫端普現。是故經云：「佛說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若能如是說，能如是聞，是眞聞法，是眞說經。」經云：「如是我聞，一時成佛。更無二時。」經云：「無法可說，是爲說法。有相有說，不名說法。若以色見佛，則不能見如來，若以聲聞經，是人行邪道。」得意忘言，了色通聲，便知道，摩詰掩室，妙解正宗。示滅雙林，法身常住。

善男子！佛是西天之梵語，此土將覺義以同名。心迷不覺屬衆生，心轉覺時一切佛。佛開口處爲言教，化導迷心轉覺心。衆生開口成寐語，沙魘羣迷叫不醒。迷悟不同希達者，諸佛方便救迷情。情忘想盡明心者，海藏琅函不可輕。在在處處堪開演，共祝吾皇亘古今。臣忠子孝那邊靜，風雨調和物物成，是非一體元無二，佛與衆生不出心。我今圓滿如來藏，唯願衆生發信心，等與如來同受用，一聞千悟永瞻欽。這回針芥若不遇，剎那失足墜幽冥。閻公問汝將何答？未免刀山火燄林。地獄皆因心不悟，一十八界杳難尋。八萬四千城可畏，鐵圍無間苦呻吟。箇中不遇佛光照，萬劫無由得出輪。忉利諸天因業墜，後聞天鼓復超升。人生有限空花相，

光陰迅速豈堪停？古人究道如救頭，後士無依豈不驚？一失人身難再復，榮華富貴苦來臨。如今自有非他事，性水澄淸理甚深。海印森羅融萬象，湛然無古亦無今。化無所化知無二，自肯隨心了此經。

化藏經語　結般若因　度有緣衆　一卷一千
共亦不共　纔出頭來　便得受用　此經無價
擬議不中　除非自肯　破塵了夢　見佛不空
塔城無縫　半偈捨身　古今尊重　劫火不燒
魔不能動　佛祖皆宗　天龍普供　萬莫放過
千億珍重

切以般若彌輪法界，唐言智慧。以無邊寶積曼陀，任是千賢難插足。涅槃自性，不滅不生；廣佛華嚴，妙行無住。一百十城，而不動遍周；十二頓漸，而該收毫末。塵塵刹刹，佛意全包；迷悟不同，故勞演說。大解脫不立文字，二乘學則執滯空言。如如方契色非空，若也解空空非色。十二部詮如說夢，百千萬佛若空花。涅槃生死杳無踪，本來面目非非相。大開喜捨破微塵，了取功勛無盡藏。甚幸。

與易仲能化經

咦！佛則自心，光明遍照。外無毫髮許，堪作能爲。假使聚大地山林爲筆，四大海水爲墨，亦不能寫普眼經半偈。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世。唯以佛知見，開發一切衆生心中同佛知見，不同凡解。若無衆生妄想，裏許安用教詮？」是以藥山不看經，達磨不立字。儒教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三門則似網求魚，達了者忘言得意。普菴老人畢竟這邊了，方向那頭來。梵刹則樓閣新嚴，徒集而無可塞目。古德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要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驀地裏撞著，千萬莫辜負老僧。假使轉念精勤，明朝也有飯喫。珍重。

示小師圓契，修袁州浮橋語

寂性普雲，遙書寄頌。只會得箇昭昭靈靈，向野狐口邊，邏些骨頭喫了，又東覷西覷。你且不知化城共南塔關頷，集雲與鳳嶺交參。若不是南泉種種方便，也不免墮坑落塹。龐老子前日又到院中，重舉公案。又道：「空手不把鋤頭，步行不騎水牛。橋上無人過，水流橋不流。」這老漢，當下被我拽定老大鼻頭拽出了也。汝諸人十二時中，且不知有恁麼奇特，以平報不平事。又聞道：「百鳥啣花，人天設供。」當下著語云：「蒼天蒼天！誰敢擔當？」雖然如是，且好生造橋。大要平穩

堅牢，更加疾速。水漂不動，風吹不移。度人無礙，諸佛歡喜。天龍守護，到處無礙。全不漏泄，通途無阻。郭匠圓契快著力，歸來與你三十棒。教你一生起不得，作箇無事人好。歌曰：「閒步遊南陌，惟便野興多。傍花看蝶舞，近柳聽鶯歌。」且照顧，莫失了髑髏精。

示李老人

道絕浮言，法無可說。只爲衆生喪本受輪，溺於邪見，所以諸佛慈悲方便，於諸衆生自心中，密說而顯演，流通一大藏教。隨利鈍根機，廣垂接引。遂致祖師機緣，諸佛法教，盈布於天下，只欲標心。所以經云：「諸經皆以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若了於心，無法不備。奈何如今去聖時遙，魔强法弱。正信希有，棄有著空。南北分宗，頓漸說教。棄本逐末，競是爭非。說正說邪，顚倒四起。所以普菴老人，忍禁不得，不免出頭。露一心光，含融萬有。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妙用縱橫，隨機自在。言語詮之不及，情量莫測其端。不立是非，坐斷聖凡。便是釋迦佛，親現丈六金身，也與三十棒趂出。爲什麼如此？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善男子！若宿因無分，沒溺邪宗，實難提拔。賴得曾親正念，遭遇普菴，依正

念而心無亂惑。汝今投誠求語，咨決大意。實言告汝：諸佛法道，絕象忘言。無證無修，非迷非悟。汝但十二時中，莫存情想，莫生住著。即境即心，即事即理。閑緣不繫，心識俱停。常於行住坐臥中，妙聲妙色，浩浩現前。根塵意識，了無所得。若是如是信解受持，不虛平生，親近知識。所以甄叔禪師云：「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以長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動步遍歷沙界，不用力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縶。依此勤參，必不相賺。因求決意，漫筆如此。善自護持。珍重。

與顯首座

顯老明禪，入理深淵。文殊爲體，妙用普賢。鳳山得旨，妙契南源。三株樹下，坐斷雲烟。金剛作眼，鼻孔遼天。言談諷詠，草木皆鮮。欽風久矣，偶覩惠然。如天甘露，沃我心田。希有希有，世外金仙。老婆心切，示我窺鞭。自知本有，久被塵纏。普光明殿，海印俱全。彌勒閣中，了了何言？常在不欠，觸目無邊。一毫頭上，妙絕偏圓。合融法界，本體現前。

示圓應行者看牛

圓應牛，經劫沒人些。若不遇人，虛度春秋。如今橫穿鼻孔，水草皆休。有時放有時收，隨分納些，自性優游。獨奈何，勞別討，混跡應不迷流。不許犯佗苗稼，也不犂佗田丘。飽飲雪山肥膩，一頓更不佗求。眉毛眼睫，動轉綢繆。試問爲山水牯牛，有甚風流？向左膊上書字，著甚來由？任你千般引□（疑爲「牽」字）不肯回頭，不如臥雲枕月，運氣常周。假使銀蹄金角，氣射斗牛。居吾腹內，不得出頭。呑底乃刀山劍樹，業到解散枯髏。誰知體如巨海，妄起浮漚。風擊漚生，漚滅何愁？湛然智海喻眞牛，圓應頭頭豈用修？咄！

示何邦美

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邦美與普菴，岩有假虛說？三阿僧祇劫因，如來出現，而幻假名七佛，然燈蓋接羣迷而演唱。故知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佛眞法身，十方常往。一切萬物，皆屬無常。不變不壞者，爲正偏知心，故權名佛。出生入死，是生滅妄心，喚作衆生。所以如來爲一大事，出現於世。說法四十九年，成五千四十八卷。顯無量神通，蓋爲此也。此經是一切含靈之本，萬法根源。凡夫久

習我人，樂著聲色，逐境背元，使之流浪四生，輪廻六道。猶如夢影，又若空花。設有求靜，樂善探宗。不遇本分眞正見解之人，反成大咎，過在邪師。便是千劫萬劫，不了公案。若是宿種，曾會實相之士，一聞便肯，其人永不變壞。縱然體用未全，正因不變，事理意通，豈似依邪道魔王，執空頑匠?親近正法之人，誓不信邪師謬解。那更三界之中，受一法之所瞞?一心無相，不隨妄念有緣生。只這光中空不空，亘古迄今無生滅。◯咦！千億珍重。

示弟子易元逸

優曇花三千年一度現，大善知識五百生許相逢。且道：曇花作麼現?知識作麼逢?滿眼烟波無極岸，釣竿未擧好先知。莫道凡夫名利欲，於中也有謝三兒。留田易元逸，宿習般若，一聞斯道，而便自肯心，直入南巖。發願持齋，而深究本事。普菴點首，知是再來。許你從戒定熏修，久久當明理性。果從因有，事豈偶然?如今五百半千依實印，當堂非自誑。既知如是，豈可緘默裁！時乾道戊子仲秋，願求少語以記宗風，而老僧信筆書付。

劉待詔呈頌求語

覺中體幻，如月印千峯；幻中思覺，似雲點長空。若得月輪遍照而非碍，可謂心月孤圓，含虛寂用。未見本來面目，不知弄影漢行履之處，安可自恣？迷妄不實之心，向外卜度，久久證想發揮，不逢眞正見解底人，邪魔入心，墮在魔境。失萬劫之正心，作三界之魔族。若得一念不生，萬法無咎。道若太虛而無跡，心如湛水以澄清。須還絕待，忘軀默契。普光明，妙了知，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豈用探文字、說知解而得者乎？既蒙彭城老丈，以三頌誥予。筆苦不能到，而加寐語以警。動寂常眞，不勞外覓。應用自然，莫執文字。若要得快疾麼？⊙只這是。千億珍重。

示衆法語

示衆：顛倒夢想忽然破，直入孤峯常獨坐；不曾相見與相親，祇麼巍巍迎達磨。東西露柱滿添湯，南北石頭快推磨；到與不到俱喫茶，萬里清風同唱和。快活快活也大哥，達磨達磨眞老婆；多時尋覓覓不見，却來草裏念摩訶。幾年相伴急走過，新羅低頭覓不見，擧首又蹉過，今日無知知，不是強揚播。若有知知者，未免

翻成禍。㈠咦！四七二三不立形，歷劫三祇祇這箇。從古迄今食不飡，肚脹氣均常不餓。傷嗟捉月夜猿癡，往復疲勞多退墮。不知古佛只傳心，除了此心無別可。師子子，不消多，直下無心唱哩囉；拈却眼來作鼻孔，呵呵大笑探禪河。無量劫來風泡子，至今汨沒和巴歌。稽首寶積佛，敬禮阿彌陀。普菴此來無箇事，大家相勸演若多。元來不識頭依舊，何須苦苦更波波。

示衆

善者多魔自古今，佛魔一體只空心；心迷不覺慳成賊，心悟回頭便捨金。莫恠迷心心怕賊，賊心對面也難尋；三途地獄因斯得，奉報須防仁不仁。不是道人先注脚，免他來喜去沈吟；一年三百六十日，夢想顛倒不曾息。耳聞眼見普菴名，更莫邪言喧戲劇。思量生死大驚神，唯了本心稱第一；暫時忽聽本無心，解脫沉淪千萬億。寄語諸人莫蹈虛，勾闌不穩莫相依；莫令墮入深坑下，未免先當說與伊。來往任觀心不住。聲香味觸且隨時；孤峯獨特誰爲伴？塵世忙然我道奇。不是打齋赴會，只欲眞心不背；也不燒紙供神，依佛無相三昧。悟談字字明心，迷說如盲踏碓；粗粥淡飯虀湯，但願精專不退。不知再會何時？達道心空無對。

寶藏論

離諸色名相，實見如來藏；能轉語成經，本心非榜樣。說有即是無，說無無伎倆；不會自轉經，依語成妄想。夢裏推木輪，信施誰酹償？不出牛馬羊，入佗闌圈養。一文四箇字，還足連佗喪；悟者發眞機，迷者墮鐵網。佛教空無相，妙契合無上；天鼓解說經，懺悔罪無量。有無空不空，眞實不虛誑；圓信六神通，不刻天龍像。只麼轉心經，箇中誰擬向？

爲小師圓通入涅，小參

上堂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衆生諸佛，恰如空花。了本解空，方能如是；未明體用，聞見差殊。藏教顯然，疑情難透。蓋緣生死不破，如來所以現世，爲一大事因緣，廣彰教網譬喩。凡情若解佛設譬喩，便知本自無生；旣達本以無生，如是我且何滅？先宗後覺，意總如斯。只是後學不遇眞正導師，少成多敗。某宿習般若，親受正因，所以今時無師自契。若無宿慧，那信其經？自有生來，常知此事。雖在塵而無染，時節到以自通。及住此山十有六載，終日不離華嚴境界。法喜禪悅之樂，如度一時；近於五六春秋，隨機引接。雖然檀信百亂，修造千忙；於我本

性，湛然如空，含境如鏡中像。所以妙應縱橫，全無漏缺。此處化緣修造，彼方敎設建橋。不斷宗體，而普應十方。不著名相，而頭頭指印。

只患末法邪盛，眞信者稀。而有小師圓通，俗舍不遠，父母皆存。初年十二，依壽隆老和尚出家。未果周年，老師遷化；父母送至，回禮老僧。便肯遵規學華嚴敎，然後混同良友，日與進士互參。朝夕不忘，微通消息。爲僧六載，年雖幼而智似古錐。行住坐臥，語默施爲，不破老僧之敎。一二年來，不耐邪魔，幾乎漏逗；頓遇老僧，心能轉物。忽從正月入室，焚香慇懃，作禮而告師言：「圓通宿福不廣，雖透未全；積病時生，身多困倦。緣事雖多，不能爲一；欲求度寂，皆賴師慈。」老僧叱之，遂不復語。師良久，乃以指畫空云：「這箇爲汝爲病，什麼物爲汝爲病？」乃禮拜，無言而歸寮。

又於二月廿七夜，以空幻雙學，且告師云：「初三日求浴，可得否？」師不答。果至初三晚，索水浴身。換衣求竹椅，儼然安坐。良久，復謂行者圓淸云：「請師到房中，我書偈而長入寂光。可麼？」行者依之。師既到，師子無言，衆徒皆默。索紙書偈云：「夢幻空花相，豈可認作眞？如今不被使，逍遙無外塵。」乃合掌，請師歸方丈。然後付囑弟圓智，莫令母親喧哭、鬧混老師法會。委弟圓融等告老師，只求一桶，火化爲妙，不消棺木。諸般有費，十方檀信施物，只得了當便

休。一切事皆如夢幻，畢竟悉皆如是。即便閉目不復語，寂然不動。

直至如斯，爭奈何㫴，老僧一時不免依圓通所願，更不勞煩近遠檀那、涅槃道友，助度俗儀。修齋設供，資化亡僧，一文以上。並不敢取。如有小師行者，私自留一文一香，一花一菓，三十拄杖，即時出院去。老僧拂袖，入南嶺石窟裡打坐，永不出頭也。若如老僧所告，千萬莫勞神。只要信遠長存，僧眞不朽，寧可別有施奉，還了自心，老僧即不敢阻節，一任如常。伏望衆信委悉，千幸萬幸。珍重。

示李昭文

海性湛然，獨鑑萬像。以無心風擊波騰，眞體不動而不變。自古迄今，萬化歸元者，只宗自心。心外有求，背覺合塵，故循業道。且如諸佛說法，蓋爲衆生。天下祖師，亦復如是。若無衆生，無法可說。得見自性清靜，便覺一切衆生，本自不生不滅，一體清靜如幻。見彼塵流，以貪嗔癡殺盜淫，而造後報，苦業不停。遂假名字，妙有爲無，妙無作有。廣設建化之門，門門皆善。是故金剛經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從行惡，而獲來生善果。諸佛了悟，實見一切衆生心，本如虛空，湛然不動。因妄發起，從十二因緣，出生入死，直至如

今。夢趣六道，汨沒四生。不知元本不生，逐愛貪生。不知本源不滅，妄想怕死。得聞善知識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言下開通自性，目擊道存。不見有世間往來之事，何處立父母生緣？是故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歇妄心，眞心自現。眞心普現，則照了三世。非生滅故，自性與佛祖同源。

問：色身含法身，乃父母所生。未離五行，四大假合，病苦煎熕，如何得與法身無二？

答：佛說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虗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法身者，乃非相也。色身者，色即是空也。色既還空，因何不合法身？只爲一切衆生，貪著我人，造惡不息。不信佛說，自心自身，眞如太虗。一向苟色爲活，著言語道。不見自己法身，所以眼光落處，盡同暗室。纔有思念，便變地獄餓鬼相現。纔出頭來，又入披毛戴角，而酬前殺戮之債。更有三生九世，無數無量，欠負不可說。古人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是以，佛念一切衆生，念念作種種苦因；將來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故廣建道場，演經設像，多立敎詮，曲爲含靈早見自性，別無佗事。珍重。

與彭應求爲母病請藥語

太虛日輪，連晴塞身。到裏擧似，便打折玄沙一足。如今且道目蓮救母，還復母救目蓮？若於這裡下得一轉尖新之語，便見萬物一母，病從何來？妖從何得？可以轉世間幻化，渾眞心，指太虛日輪爲母體。正當恁麼時，周氏百劫千生之罪垢，斯來應念以銷鎔。妄心悉滅以無魔，入普圓而成正果。別無佗囑，唯但順心。逆則便凶，順之則吉。假饒尋釋老看經，亦不離自心，開豁任意。逆扁鵲盧醫，皆除妄想。今再發藥，幸跪獻於尊堂。直待正春恣情調理，恐聖善別立妄心。逐一爲他對治開解。珍重。

普菴老人特爲應求，拯救尊堂普說。十二月二十五日，參普菴老僧。就書頌，與周氏脫塵警心：「妄執迷流不肯休，所以今生逐女流；如今眼界渾塵染，幾時安穩見來秋。莫惧前途成業網，目蓮成佛已綢繆；開心放曠依皃得，不著高峯見毗丘。」

除夜示衆

臘月三十夜，髑髏自相駡；閻老索取錢，汝等怕不怕？龜毛敲兎角，五彩虛空

晝；正當恁麼時，摩尼誰著價？大年初一日，道閑却成急；自拜夢中人，妄想從誰立？唯我知不知，今古稀相識；張三李四歌，草木空祇揖。日月轉眼睛，歷劫不曾停；三賢與十聖，枉費苦精神。常思達磨老，九年守少林；如今意不盡，瓦礫即眞金。

築墻

衆信助力，壘三身之寶塔，結萬載之良因。不妨運水搬柴，步步皆修十善。近遠宗祖，因你信發各超昇。後代兒孫，不出自心今合佛。佛是衆生之慈父，應無背子之心。法即衆生之良藥，一服心淸。信心淸淨，則早見世尊。隨分助緣，必招樂果。千差修道，只恐不遇明師；一念發心，便了普菴即我。奇哉淨土，彌勒樓閣。大家下手莫遲遲。廣築戒墻，堅本智工。工計曆所設不虛；將來名榜示江湖，無限人天不如汝。人財未卜來朝，塔在心存不朽。再來相會宿時因，脫却布衣披法服。只因正法一光全，普度河沙無逆順。因以法韻，成臨江仙：「警世化迷，不見本來眞面目；恰如窮子迷途，東西南北。覓工夫，被人穿却鼻，生死不能甦，唯有寶陀。人失笑，拈來放去毗盧，空花不實汝休摸。慈悲來不住，開口應南無。」

示普圓二字道友

出家無易事，了道亦非難；各自要努力，如人擔上山。累劫負償命，此生莫等閑；遇時若不順，展轉落雠關。佛與人方便，度人及登山；布身而塡險，為衆代艱難。荷擔如來者，莫道不當番；汝逆和尚順，明朝報愈艱。汝見有福者，擁從物如山；在處皆如是，因修得世間。若爭人我相，不如快下山。若酬自己債，豈用學燒丹？相逢無別有，動不是風幡；前後都還却，獨坐大雄山。

如遇官客，欲人送過，不問多少，便差圓普二行。將錢米重雇覓，左右作。如不奈雇覓，須是多方計較，無有空過者。觀急緩隨宜，不可執一。只要了利，慈悲結緣，歡喜來意。無錢雇覓，一任將道具索質當之物。仰僧行，自己身命捨。扛搬往彼岸，亦不致勞也。何恠乎？何羞乎？皆我一心耳。

時人須警覺，應道不癡顚；苦牛幷急馬，也只少佗錢。今生還不足，來生又喫鞭；道人雖無事，不忍哭蒼天。今古論如是，豈可向愚言？無我無錢質，此處靜悄然。顯跡靈光在，夢然一炷烟；普菴何處去，分明在目前。須當如是體，可學老婆禪；莫住空花相，謗佛結深寃。以善能銷惡，以順和逆顚；以道資頑狠，以心助普賢。以師為心本，以念於無緣；以身如父母，以力報愚賢。出家為佛子，動靜自光鮮；超凡幷越聖，眞實不堪言。曾經千萬劫，碎身報未圓；我今排次定，更莫聽胡

喧。順我大家吉，逆我衆無緣；孤峯無覓處，三千遍大千。此時思一偈，虛空應不得；非是我做作，眞如體自然。



【普庵禪師全集卷二】

普菴風水禪

夫華嚴經云：「衆生未離幻，了幻非衆生。」圓覺了義經云：「依幻說覺，亦未離幻；直至諸幻盡滅，覺心不動，始解般若。」堪爲說法之師，喚作獅子之哮吼。羣獸腦裂，天龍寂聽，皆生歡悅。若不大用現前，鑑覺未破，猶是生死岸頭事；且與菩提，有何交涉？普菴老人，偶因賢士，設拜予前云：「賢士也不識叩問，一切世人，各有禍福吉凶，皆出自先祖會擇陰地，能擇陽宅，有所招感，遂獲兒孫，富貴榮華。此理還是眞實可信否？」普菴唱言：「不也。善來善男子，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達塵勞，故有此問，敢不爲說。」

我聞諸佛說法，深嗟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妄認四大，爲自身相，以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將虛爲實，認無作有。不知四大本空，六塵非有；迷背眞源，流轉於三界火宅之中。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念念生死，無求出離。所謂我生則煩惱俱生，我滅則煩惱亦滅。以妄求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總由不知乾坤日月、大地山河、色空明暗、總總物類，刹刹塵塵，皆是自己心地。妙明彌滿，更無纖毫外物可得。無名相，非形質，無大小，無長短，無邊表，無變異，無有無，離言說，不生不滅，眞如不動。雖無形無爲，而靈通萬有；雖不動步，而周遍十方。於微塵中，現寶王刹；猶如一顆摩尼寶珠，圓淨無瑕充塞法界，無針鋒許多空缺

處。照古照今，永絕塵垢；色雖有異，珠體無變。安可於□□生卜擇，葬骨埋屍，貪圖後報，蔭益兒孫，顯官耀族，永固長存。豈不見□□垂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女作馬牛。」若達斯言，乃眞出世人也。莊子云：「天地爲棺槨。」信知古賢救世，誠不謬矣。

然而吾教學道之徒，得正法眼藏者，蓋爲古佛有此一大事，公案未了，無能報效；若不度衆生，無因酬佛德。是故，阿難得法之後，與諸菩薩說偈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所以，各各不違實相，權施引接，應物隨機，略露箇消息，皆是不得已而爲之。喚作第二門，示境明心。西天二十八祖，以至天下傳燈古德，各立建化門庭，隨機接物；不勝其數，不可備言。且如司馬頭陀，得無心之妙用，合無心之陰陽，權指潙山之寺基，堪安海衆；要以達本明心，建大道場，標宗設教，即非妄想顚倒，誑惑王民。如我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示衆生見性成佛。若得成佛，德及萬邦，道含三界，豈小補哉！今時世人，不知所以被人誑惑，不肯自修心行，幸有安樂法門，只欲著相貪求謬理，信邪倒見，力用無涯。廣殺含靈，虛費家賄，袪役衆生，造無量業。望求一葬，永益兒孫，損衆利私，無有是處。

如今凡俗尚言：「有福之人，不葬無福之地。」若人不修福德，安可逆造化？

而背陰陽者，無心得其造化自然；無功之功也。無功用道者，乃得正心也。正心者無心也，無心者道也。道是本來自性，天眞之源。若能一念返本還源，一多互用，智體無方，可謂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無作而作，無用而用，無向背，無年月，無日時。是故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豈可逆於正，順於邪，逐妄言而尋風水哉？

風水者空也。楞嚴經云：「性風眞覺，性覺眞風。」風者，四大之一也。無形相，而能動大千；九萬里之鵬程，皆風在下也。藏經云：「風輪其力無邊廣大，能乘水輪。水輪能乘世界。」動靜自然，與道亦爾，何可尋求捉搦？水者，百川一性也，能利萬物，而根通法界，豈獨江河也，但隨順濕性而已。經云：「性空眞水；性水眞空。」亦可喩道周法界。安有朝富而背賤乎？風水二名，皆得性空；安可逐凡情而尋究？然地水火風，權名四大。順天順道，和會萬機。古德云：「四大未嘗不周遍，周遍何曾有混融？」以要言之，只是自心一體，心外無法可得。

今告衆等：但自回心向善，愼勿貪求；濟老憐貧，方便救物。護善遮惡，離過絕非；念念回光，行陰布德。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設有施爲，不用求報。惡果善因，自然當報；何必憂慮幻形不貴？安勞繫念兒孫？自作自當，他爲他報。且以夢而說夢，談人之生死者，各各逐妄迷眞，觸境而心起愛憎，念念遷謝不停。常趣黑

業，淪墮中陰。悟心之士，常以白法現前，故經權名如來藏。取境著相凡夫，經標爲阿賴耶識藏。常著於物，物則終歸變壞。物無自性，物壞則成黑業，趣入中陰。受陰既盡，隨業受報。古德云：「其形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恆沙妙用，法混而榮；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於陰入之坑？若不識寶，徒入荊山。眼見似盲，口說如啞。此無依之類，永劫貧窮，不得受用。豈不見古賢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況凡流乎？

古人求道，如救頭然。如今世人，將爲末事。近日佛日杲禪師嘗示衆云：「一切慢事，人將作急事；一切急事，人將作慢事。」又云：「生處放敎熟，熟處放敎生。」深思此語，乃眞老婆心切。蓋爲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果報歷然，佛語不虛。誠當熟覽，終不相賺。若能諦信，萬無失一。不信者隨業招殃，信者悟心即佛。金剛經云：「信心淸淨，則生實相。」實相者，乃淸淨法身也；圓滿報身也；千百億化身也。證道歌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說什麼三千大千世界，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一印印定，更無別法，喚作一生補處。充滿法界，一相無相，一身多身。華嚴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一門超出，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毯爐，不藏蚊蚋，不生不滅；亘古亘

今，靈明烜赫；永絕名言，超過數量。既達此理，無不是自心一體。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肇法師又道：「至人空洞無象，而物無非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可將自心求自心，將自己埋自己。立境迷眞，生死不破。妄談風水人，故當辨析。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有諸衆生，念善持戒，看經禮佛，忻善厭惡，不退初心者，喚作二乘聲聞，獨覺緣覺。此是修功次第階級，雖未至佛地，亦得出三界火宅，離粗重業，免墮三途。且約人天福報，隨業輕重而生，雖未離生死輪廻，於天上人間，受大福（疑漏「報」字）。不行善因，復入地獄、餓鬼、畜生諸惡等報，不可具陳。修禪定菩薩，聞生天果報，猶如寃家；所謂諸佛，猶是寃家；自己那堪覷著。金屑雖貴，眼中著一塵也不得。如斯見解，豈由風水哉？次有一類衆生，口說善，心行惡；豁達空撥因果。不識理義，毀謗正因；瞞聖欺賢，作不善業。墮無間獄，百千萬劫，無有出期，實可哀哉！延壽禪師云：「諸佛出頭來，也無救你處。」豈由風水也？

以道眼正觀，茫茫宇宙，汩汩紅塵，無非六道四生，皆二十五有。六塵十八界，十二緣生，無不被輪廻，經塵劫不息。佛詮教網，撈摝羣生，闡大慈悲，設多方便。所以西天二十八祖達摩大師，爲此一大事，遠來唐土。傳法救迷，九年面壁，誰敢承當？直至二祖大師，爲法忘軀，立雪斷臂，求正法眼藏。達摩猶未可信

在。二祖告云：「請師為我安心。」達磨道：「將心來，與汝安。」是時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二祖便悟。從無始以來所有，至今生死不絕，皆是妄心。過去未來現在，皆不可得。便知即今真心，遍一切處，更無一法可當情，當下忽然大悟。以心傳心，作第二祖。以心傳心，至六祖大師之後，方始天下聞知。得者不少，如今悟無我者，便契本心。冥合一體，遍一切處。一剎那間，圓成八萬四千總智法門，永不變壞，受用無窮。若人不信，永不能契。反謗正因，一剎那間，便□（疑為「入」）八萬四千塵勞門。墮諸惡趣，永不聞法，永不見佛。實可哀哉！豈由風水也？

佛觀一切衆生，世間本自無名姓，無男女相貌，無貧富貴賤。一物也無，一性無性，耀古騰今，堂堂獨露，無髮毫許間隔。不肯自認，直下承當，作箇無事人，供養十方諸佛，普益法界含靈。且作麼生是供養十方諸佛，普益含靈？維摩經云：「法身流注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若得法身，名供養諸佛。」假使七寶，滿恆河沙世界，布施供養。不明於性，終無利益。不如見性識心，頓悟圓覺妙體。今此識神種子，從無量劫來，根塵不脫，慳貪嫉妬，作業受報。死死生生，無休歇時。若到這裡，更有什麼處風水也？且略舉世間夢幻顛倒，花報之相，便可驗之。

且如張三家，富貴具足，忽生下一子，便喚姓張。隨宜立字，漸長成人。所有財寶，親眷奴婢，莊產牛羊田園，皆悉委付；盡是他有，不從外得，都不費力。思惟此子，過去生中，若不作纖毫福善，何因果報而生張三家？如是受用，如是富貴。如今世人，但則見果不見因，所以不念修行。作諸惡業，受果貧窮，轉增煩惱，墮畜生身。因者，因過去生中，善果習氣，修福修慧，或得塵勞業銷，悟得法身，見性成佛。或得慈悲習氣，不造生死粗業，雖未見性，習性已定；所作所爲，皆屬善果。與不□（疑爲「善」）者，逈然不同。果者，只今此幻身，行住坐臥，受用者便是也。更無別人相待，只是自性作自性受，如影隨形，不相舍離，分毫不差。唯自定心，自覺覺他，眞實可驗。凡夫樂果，而不修因；有智之人，修因而不樂果。所以聖人無己，靡所不己。神人無功，至人無名，隨機應物。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者，正遍知心也。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應如是知見。父母未生時，都無名姓，但是世間妄想隨意，且有何眞實而妄生執捉焉？若能於此富貴家爲人，知因識果，向上增修，定生天果報。若生天界，遇菩薩說法，悟無生理，便證佛地。若有乘福果，生天受天福，不習善慧，畢竟淪墜。豈不見證道歌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又如李四家，貧窮下賤，困苦無極，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忽生一子，屋漏壁穿，殊無遮掩。赤子初生之時，業風吹體，過如刀山；冷水澆身，勝若寒冰。未言終久，成人纔出，千般痛苦，亦便喚作姓李，更與立名。父母飢荒不巳，孩兒飽煖何來？仍且氣力未全，早供奴僕，恣意鞭撻，任意嗔嫌，日夕煩煎，便同畜類。雖然如是，猶賴不失人身。且得主世國王以法護念，勿敢殺戮，乃至食啗毀傷。設有加害，王法無恕，官吏不饒，未離人形。所以如是愚人，不知天地陰陽造化。發生萬物，□□（疑爲「無我」）爲主，主者道也。天地之先，萬物之母。一生二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歸一元，也道佛、心、禪、□□（疑爲「眞如」）、涅槃，名異體同。一法之中，更無別性。若於人形，眼見耳聞，俱不稱心。所以貪嗔癡愛，妄想顚倒，作諸惡業。

欲於此貧富二家，出頭終不得。何謂也？現今迷妄，識根業性，逐波散亂，隨所貪愛，變成異類之性。死墮地獄、畜生、餓鬼。經云：「三惡道報，如在人家。」還債出頭，便喚作牛畜稱呼，失却前名姓也。畜生異類不一，皆是負債辜恩，失了人形。披毛帶角，負鞍銜鐵，拽钯拖犁，生燖活剝，斬斫煎熬，千生萬死，無有休息。實可哀哉，何由風水也？

故永嘉大師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酬宿債」。李長者云：「不若一

念，緣起無生。」如今若得妙契圓常，巍巍不動；若談善惡果報，沙數難量。略舉前項二因，果皆如是。更無別法，喚作中陰，所以玄沙大師云：「眞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迷即是夢，悟即是覺。迷時不知是夢，忽然夢覺，始知是夢。古德云：「在夢那知夢是虛，醒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事，悟了還同睡起夫。」迷悟本無，只是諸佛悟了，對治而言，故有言章，方便利生。依覺說迷，而稱藥病相治。若人既悟本無病，何用說藥？所以證道歌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是也。

悟達之士，明了自性清淨，一體圓明，周遍法界；方驗一切有相皆虛。故曰：「衆生迷失本源，隨情逐業，改頭換面，出入生死，不曾停歇。」故諸佛以方便，出世說法，顯邪歸正，指妄返眞，權標佛性，化誘衆生；衆生佛性，名異體同。必須離相絕名，方堪學道。學至無學，無功用智，道非常道，心即佛心；大用現前，不從外覓，直下承當。故裴相國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若悟入此法門，豈獨一名，而可稱歎；但隨機應物，無離實相，而各得解脫三昧；故佛稱種智，修假多聞，至其報身圓滿，一塵不立。六祖云：「本來

無一物，何用拂塵埃。」若有微塵未盡，終成窒礙，所以未離學地。假饒此身未悟，亦不失定性，當生定得，佛語不虛，要人堅信。信深不退，無不悟者。只恐半途，被邪師說法，誑妄發疑，返性顛倒。撥無因果，毀謗正法。如飲醍醐，翻成毒藥，更不可救，永劫沈墜。

所以證道歌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圓覺經云：「邪師過謬。非衆生咎。」佛說有外道邪魔種族，假相形於人間天上；外現法相，而心行邪道；或現神通，種種變現；口說人間禍福，令人取信；或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不妨般若；剃髮披緇，取貪資財；要世名利，誑惑王民；擾亂衆生，破滅正宗，妄立邪法。至使一切淺學，不求智者；善男信女，殺生害命，不可勝數。要積資財，作諸善事，廣建香燈；循行數墨，喚作看經；不知經是常也。常者正心也，正心則一，餘二非也。何可害萬物，而利自己乎？自己一性一靈也，萬物一性而萬靈也。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一佛性者，一身多身，一佛多佛。千百億化身，只是一法身也。豈不聞永嘉大師云：「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衆生諸佛，唯一法性，更無二體。所以未了人，將心求心，使佛覓佛，無有了期。殊不知一切含靈，皆共一箇眞源，因迷妄而現行；逐物迷己，而不能返本，辨察自性與佗性，亦復如是。又何可殺諸無量佛，而救自一性佛，是何道理？苦哉

痛哉！如何自取冤債，萬劫難酬。

君不聞，吾佛釋迦如來，於過去生中，舍身飼虎，割肉濟鷹；遇歌利王，割截肢體，萬死萬生：舍命、舍身、舍財，國位妻子眷屬、內外所有一切皆舍。佗舍一幻身，利益一切含靈衆生，所以成佛。廣度衆生，獲自法身；靈明遍照，不生不滅。直至如今，天上天下，獨稱世尊；爲羣生之父，作羣生之母，衆所依向。世界壞時渠不朽，莫是喚作小事麼？莫是寡聞淺釋到此麼？莫是無活計麼？

善男子，大事未成，如喪考妣。眞實爲此一段大事，如何別用妄心？妄有何益？你自一箇性，不能修行，自求方便；更枉殺無量生靈，要作預修，望後世福報。福則遠之遠矣，禍則不求而自至。善男子，你要後世福，却教佗無限生靈，枉遭一人殺戮，啣冤負屈，向什麼處安著精魂？你舍自己而利衆生，方合諸佛因地事。你害衆生而益自己，合三途報。修諸佛因，得佛報果。造殺害因，得地獄報。如世間人，念念偷盗，行劫奪，行□□（疑爲「惡害」），□（疑爲「爲」）非理事，不久入牢獄，受王法，各隨輕重；如世間人，念念修善戒惡，憐愍衆生，與人方便；於身命財，常生布施；與一切含生，不生一念惡逆之想；孝順父母，兄弟親族，不談是非好惡。行住坐卧，不離善心；此人永不見枷鎖，永不被苦惱煎煩，說有過去未來惡果，亦成一切善因，而變凶爲吉。雖有相干，亦自聞其善，而不見其

形耳。陰中常有護世善神遮護，所謂人發善願，天必從之。善者居正，惡者還邪。只是其邪如氷，其正如湯，湯雖銷冰，不言我解銷氷。氷既已銷，唯一水也。遣邪歸正，亦復如是。本無邪正，人自執捉，以虛爲實。實相法門，無一字可說。如此分別世間善惡，夢幻華（「華」一作「業」）報，纖毫不差。何況此身遷謝？金光明經云：「心識二性，躁動不停，隨業受報，墮於六趣。」無知無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以何爲依？以何爲主？雖妙性湛然，不生不滅，不覺悟且不得用。實可哀哉，莫由風水也。

豈不見裴相國云：「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爲得也。」故不在言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盡是一念失眞，皆從無始以來，直至如今。相婬相愛，相殺相吞。妄著諸色聲香味觸法，萬劫千生，結成業網閻魔罥，無有出期。今此道人家，既到這裏，皆是不得已而爲之方便分別；似乎知見學解未晲相似。明眼人，相笑不少。只是觀從上古聖人，所說言教，也只曲爲今時迷人開發，喚作教化衆生，以爲佛事；法則是空，事則是色，若不權色明空，如何明佛理？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馬大師云：「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又云：「於心取生，即名爲色。知色爲空，故生即不生也。」若了此意，方顯今古思齊焉。

華嚴論主深歎法華經中，「露地白牛」，及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以此顯露明白，所以數貫，入於一部華嚴之教。欲望學者，於斯信入，不費程途，豈不快哉！又云：「以法身用，則萬象俱寂。隨智用則萬象俱生。起爲法起，滅爲法滅。」故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有？」妄情既不有，眞心任遍知，即名常住法身。六情諸根得相者，蓋爲識不破，所以不脫。故論云：「得相者，謂之識；不得相者謂之智。」若得六根返聞自性，以神聽，爲入道之意者，便合楞嚴經道「旋汝倒聞機」是也。故永嘉大師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此理分明。作家念者甚多，用者罕有，無異魚在水中不識水；若是伶俐凡夫，一聞千悟。道本無名，故得者，標名爲母。所以善財參摩耶之理，其義亦爾。且道摩耶夫人即今在什麼處？有麼有麼？試道看！師云：「你諸人在裏許，得多少時也？速道速道！」玄沙云：「切忌知有之人，見這裏若不會，便喚作西來意未明；徒學多知見，不識本性，契道則懸遠是也。」

殊不知古聖先賢所立敎法經書，一文一字，唯歸一道也。三教該通，更無別法。達者當下忘言，即得其意也；更不滯名著相。明知覓魚求兔，而必假筌蹄；學道參禪，須通教典；是故，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云：「修多羅敎，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必竟非月。」於此二事，且要識權名實，得失自知。若還緇素不

分，未證實相，不明道眼，所有見解都成妄想。所以我佛世尊，於華嚴會上詰問阿難及諸弟子：愛小乘不求正覺。乃云：「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及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譬如琴瑟、琵琶、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阿難，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起心，塵勞先起。」若到這裏，須是抉擇身心，分明見解，始爲究竟。所以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得意而忘言。若三者，未有所得，即不可忘也。忘必落空，空即未有所得；未有所得，則是空花之相。

故同安大察禪師，十玄談詩云：「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又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圓覺經云：「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此即名爲隨順覺性。」以要言之，迷時以覺爲空，悟時證空成覺。故圓覺經云：「成道亦無得，自性圓滿故。」圭峯禪師序云：「成就慧身，靜極覺遍；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所以道信禪師爲牛頭禪師說心要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慧門，一切定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凡是眞正見解之人，應有言句。擧措動用，無不是道，都在裏許。不可離有爲而談實相。佛祖所出一相一言、一拳一指、拈槌竪拂、指東顧西、無不示物明心，喚作不壞假

名而談實相。豈不聞六祖大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爲什麼印宗法師一聞便悟，方知此是盧居士，即便禮拜。衆立爲六祖大師。若有本分眞實得法之人，不以名相利養及自稱能所接人。應無所求，應無所住，應無所無心，應物隨機方便。華嚴經云：「吾觀世間，無一可樂。若聞有樂，樂是苦因，終不可愛。」

迷風水人，不知道了悟道人無風水。若不解道者，不如順生順死，順時順理。古人云：「逆則凶而順則吉。」所謂擇卜吉地者，乃是順也，順則不逆於心。心是天地陰陽造化之源，不假外求。應有所作，而隨用之。用而無用，作而無作，隨時豐儉，所以應自然之分定也。又何可逆之？逆則凶。凶則定禍生，禍生則必竟不利也。不若依道，六合通明，亘古亘今，光明炬赫。不著問人求覓，本來不欠少許。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人恁麼道，莫是相賺麼？今日普菴到這裏，恰似不會。往往這箇老漢，只是破一作二，敎壞人家男女，平地起土堆。普菴蓋爲從上古人公案未了，如此敗闕一場。思之正是破二作三。却來淨地上放屙。這兩重公案，還有人斷得也無？以手指拄杖云：「是佗却解斷得。」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勘破了也」。歌曰：

雪人通身却喫罵，兔角拄杖三十下；龜毛索子釣虛空，道理本來非晝夜。元不借□□，寶所誰知價？一道常光即我心，逼塞虛空無縫罅。且如這裏風水，又作麼生斷？□□（疑爲「普菴」）重下箇注脚。大家同受用此且富貴，不妨普菴一穴眞風水。乾坤巽，本無位，二十四向絕遮欄，非舌頭人云心地。也無賤，也無貴，眼耳鼻舌通身意，無限山人不識龍，從前總是虛勞費。千峯萬峯連不斷，左右逢源無別水，榮華富貴幾遭埋，盆子蔭孫無變巳。驀直下，無忌諱，司馬頭陀沒意智；隨機設化謾留名，箇箇趂獐卒失却麂。□□□，更迷巳，寒靜清明爭掛紙？豈知空界現圓融，不顧淺深撈水底。吉凶禍福，一切不問；忽遇司馬頭陀，又作麼生道？

彈指一聲云：「髑髏盡入黃金窟，法界全彰解脫門。」伏惟珍重。

釋迦文　普菴法供養

大道充虛，而亘今亘古；凡情劫滯，而不覺不知。唯心開達本以談經，萬事千機而顯化。五千餘卷，爲化衆生；達磨西來，當爲何事？塵勞六趣，百劫不休，戴

角披毛，互相苦擾。雖有出家千萬，何異衆生？自己業識茫茫，那更利佗解脫？殺含靈而修福果，大似顚癡；飽酒肉而修道行，蒸砂作飯。饒經萬劫，不出三途。心淨性明，戒珠朗耀。在家菩薩，豈礙參禪？經書便是眞言，依信永無悞賺。自是隨塵起業，自墮而亦墮佗人；若肯信心自悟，而始令佗悟，悟則處處不迷，迷則處處落劫。如今布路修橋，豈比衆生作用。信心除殺盜婬，凡夫作佛知見；箇中無知識轉凡，萬劫難逃出離。在此見聞，入佛境界。

與心齋諸道友造橋

澄輝入嶺，不異化緣；一合心齋，敏求好禮。元老通同，莫生二見，易陣道友，且奈勞心。丁熊諸人，於緣加力；晏李二丈，般若行深。爐鞴完全，鉗鎚快利；當頭大器，只許一鎚。餘二則非，細搞不住；且有圓徹，不離慧觀。普鑑無私，心勤普壽陳劉諸道友，吳許衆知音，一切在裏許之人，恐老僧口大筆尖，說寫不及之處，汝一一相饒，放過老僧一著子。便顯慈悲，光生法界。莫只一似人家屎坑邊、小神、罔兩一般，稍不呼名，便生憎妒。缺些供養，便以爲讎。日劫自欺，永不堪用作大人相。

善男子！汝等累劫曾熏種智，今遇斯光，照地獄作天堂，轉凡愚爲聖種。稟齋奉戒，作衆善之橋樑；行道諷經，揚諸佛之古道。豈不快哉！莫道我苦佗樂，我動彼安；究竟一如，空花夢影。本不修行，常居幻化；知如幻者，幻滅覺圓。不入斷滅，自家體取，舍短從長。

經云：「左肩擔父，右肩擔母，遶須彌一萬帀；若不了心，亦不能報父母之深恩。」又「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此事更奇。且約諸人，未到此田地，老漢也應不教壞人家男女。一面打起精神，乞錢掠飯，做者浦橋，汝等切莫道著「教化」二字，恐十字街頭、有一人半箇、問你是如何教化？你應佗不得，不能走歸。趂得老和尚來此處，敗缺好。又聞再索掛子，今寫二落三，胡言亂語，楊州夜市裏，也要知用不著。雖然如是，當覓箇會唱舉者，全披普掛，法不沉埋。心齋如是如是，衆等珍重。

勉前人等幹橋

資深未學，老漢亦如。大抵利順無能，妙通業識。若覺識煩動，則靜慧發生；業識煩動，則魔境現前。覺業二因，皆心識變。大凡爲事，不若順和；順之則吉，

逆之則凶。小輩無知，所作無不是逆；所以凶多而福少。智人百順，一體無私，縱有纖魔，如湯銷雪。凡見雖有，定慧何干？見恠不恠，而其怪自壞。聞見不知，而無所不知。知見本誰？唯佛與佛。所學導化浦橋，三一幻用；共成斯事，甚如本願。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時節不差，自然如是。若因未合緣，求之則難；若果熟現前，應無窒礙。輪次上街，由衆歡喜，而化緣易就。三日一次諷經，也只如然。城內恐周廻步闊，可准糧而安下不妨。想料韋公能知好惡，舞罷之人，金無重鑛，更加密囑，普現如斯，斬釘截鐵，做個大漢，圓契切莫胡走胡言；一味埋頭藏角，只露眼睛堅固。慈悲事成身了，圓震心病，燥熖難消，汝加息滅心猿。牢關意馬，村人行動，束足顧危，靜行清心。不退無返，只在橋成。別無佗事。

勉心齋監衆造橋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唯大解脫人，若出一字一點於十字街頭，早是敗缺不少。若更依彼凡流所說者，皆是邪風扇動，損折眞機。箇中密護深藏，一任魔說。「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莫更換機添語。我這裏只是即心即佛，莫管他非心非佛。只看成敗望，誰人知道？心齋有此地位，方敢爲野老承當這事。且

據心齋日用隨時，治彼衆幹，以慈悲力，廣大心匠人，此中未可用。欲遣只與之十八問，與藥隨時，應幻了彼空花。應有所談，普菴唯十八問耳！向道別無靈聖，只是村僧。但得橋成，救取一半。孤峯絕頂，良由話會。恐有無用人，或懶惰發回補洗一應道友，只可精進，不奈何莫可放退，公私一任時宜，大悟不拘小節，此方不比佗方。珍重。

與弟子造萍鄉通濟橋

木公自至，會同契書；通濟大事，不急不遲。道應則一物無殊，假幻時草木相祛。於中意氣，不離知縣，樞機公理私成，何須苦？況疑老僧若枯木，應不發花枝。有應則作，無應自知。幻出本無，塵銷覺定。化財不及，身命布施亦無妨；佛事難成，蓋汝因緣未合。古人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爲求（「求」一作「法」）了心度人；汝等若見世間有難作之事，不肯捨命向前，永不解脫。若自求利，則不可也。若利衆又何患哉！今此遠方道友雖衆，而奈春布在即，路途遙遠，動經五日方到地頭，果足則一人一千，未審歸去乎善。欲利彼而患於此，亦非道人之用。不若逗機應物，隨處轉人善化，則有信自來。公用則全威急速，諸事既成準則，只思木

料艱難。正若放過一著，處處春務在時。必竟有妖農事，可告宰公大士，指司分引，具申保長，名目取木匠應有現存熟料，計數均分，各立嚴限，日下便到橋所。即速用工，不日而成。若更擬議，則不可也。直是放退至秋月去，此料不到，其匠亦不奈施工，化士亦無手可措。老婆之意，語亦如如。汝告心齋，故當善巧，以破邪疑。

與心齋、和光幹橋事

封機備悉，讚歎莫窮。無限心齋，本末如是。和光爲伴，須知毫末不遺；慈氏圓融，反見文殊初友。方是法界純眞，道場周徹。箇中幻事，一任方便。饒益嶺南人，可將些果足遺之。老僧勘破了，莫與佗再來，令佗速遠去。你自心知，更莫待我說破。此筠陽漆道友，亦可便遣，不消留佗。各家有事，恐有人要來，且放退，別後却來。而今暑熱，百里之音已聞。夢幻空花，臨時殺活，諸寺官疏，如之奈何？故非我咎焉。彼自紜紜（「紜紜」一作「紛紛」），宿與因果，十方折九也，管一分不妨。別無事。老僧某和尚。心齋和光衆等寬廻。且喜且喜。咦！更照顧末後一著。㊀

造通濟橋，信勉心齋及諸弟子

普雲廻，備悉通濟浩渺，只賴心齋。以無功之功，功不虛棄。力用遍周，與佛無二。向夢室中，聽衆寐語，自知點首。有時語言，相似成句；及呼連喚又不省，敎我向誰道？恰似覩索柚木象，轉動音聲，是誰措手，得恁麼久遠塵劫？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蒼天蒼天！與麼擧話，好沒交涉。十字街頭，且要脚跟不點地，正好著力。說與團契。汝且一心堅實，此實不虛。忽然自有了當，圓信千萬莫失却那箇。當爲老僧，猛烈不退，表初因入果。圓定前日若回，如今恰在野狠口裏了也。又且慚愧，救取一半。圓德你向縣郭心裏，弄箇村田樂獻佗。我只要橋成，莫管人笑。韋公萬回二道友，且仔細照顧左右；若得橋行心亦行，莫敎孤負見貧僧。不因通濟何如此？暗室千年忽遇燈。諸道友在者，我無不知之。一夜念普眼經數遍，乞保各人安樂。老人和尚。

與弟子造橋

亨老能人，宣風有幸；諸大賢良者，福應橋成。爲千古之宗標，作萬年之佳瑞。道安人樂，旅快輪輕。出自衆心，如是圓覺。道濟昌榮立道李公，加之諸公道

友，用心者皆不可說。必竟祿壽增高，道行深廣。捨不斷命之財，布不煩惱之力。竹木全機，成大佛事。廣度有情，同登覺道。捨多福多，施少福寡。泥多佛大，水小源微。此心公正，智不可擬。多虛而少實，不可口說而心瞞。直是如平等盤，不賺銖兩。那頭欠少，秤尾指天；這邊稍多，秤鎚墮地。又怎奈何中心把紐子人？教佗添又不肯添，教佗減又不肯減；至令主人難爲喝斷。還有人喝得當麼？良久云：除非臨濟出來，始合得老僧話圓。證汝性顛倒，且更琢磨堅善。淨諸普字、及在此中道友，且一一耐勞順善。慈悲打供，助發本光。都料衆心，早速成就，別有好生活，我等你成就。若遲機，誠當自墮耶！珍重。

與亨老造橋

叔且到，聞疏未發取在。有時此中江夏族屬，皆承善知識。前已經過，只驗其事，略不知理。所以正法遠矣，邪法敗闕。於中未識其理，不辨邪魔；字義不通，機輪難透。且互換臨時，隨宜妙應；有無俱遣，實不空空。又談此中古岸一事，若無纖毫之窒礙，令俗無傷觜之談，與匠橫鋪，可謂道無間阻，行無怨惡。若也未圓種智，不然，只就如今饒木力，以無言表造物而普順。人心，不一佛行，皆如打過

一番清風明月，誰能向無明堦下口說驚凡？那肯於盲目童前示明無暗？不因來命，安可請伊珍重？佛恩振緣如是。再幻一疏，可表威嚴。聞道普菴疑斯未實。亨老！〇珍重。

靈濟橋語

此渡若非橋，不放衆生過。過去現在佛，並西來達磨；皆是接羣迷，直指人這箇〇。如今人不知，顚倒成患禍；堅執有爲功，善惡爭揚播。學道不識心，所以塵不破；若悟即本心，永劫無退墮。說法非千舌，山河大地和；行脚不曾移，擧步無空過。如斯妙性空，方與人擔荷；大用這無心，非福亦非禍。於中無妄作，不異阿彌陀；法界無別物，一菩提爲座。修橋布路爲含靈，轉凡成聖如行貨；遊戲菩提誰得知？只恐迷情却放過。大丈夫，莫放過，提起眉毛來繼和；大家拍手渡橋來，方笑普菴只這箇〇。咄！開口全音只我聞，桃花含笑亂紛紛；心非遍界眞成妄，意淨情忘法法眞。

造袁州浮橋語

普菴敎化修浮橋，信心自肯大豐饒；解脫皆因不思議，度人無量永逍遥。秀江千古源何極？非干今日與明朝；一生補處誰知有？萬德咸歡寂體寥。蛟子眼中藏刹土，紅燈焰裏爇眉毛；毫髮虛空全不漏，海山相擊浪滔滔。石牛喫盡張公粟，木女垂絲釣巨鰲；新羅國打西川鼓，東震旦抛北越刀。孔自孔，毛自毛，針劄不入大雄豪。妄想顚倒蘇公盛，未解撐船弄竹篙。豈在文言多卜度？德山拄杖不敲槽。

萬載縣橋疏

萬載洪機一發，直得耳聾眼瞎；放身通濟仁心，度盡微塵佛刹。勸英賢，須特達，百億龍天齊鑒察；大開寶藏施珠珍，箇裏無私一毫髮。

修城東合浦橋

自性圓融不礙爲，浮雲枯木任風吹；莫怪道人無伎倆，猶如浮木歇盲龜。應化非眞不逆心，有無俱遣道須成；相逢便肯無空過，合浦橋邊驗果因。

答心齋居士布橋

〇、某啓。定應心齋，無心如是，實謂希有希有。老驢應動唯風，風可名乎？杜門三昧，通濟一如。黃面老師云：三千大千世界，一滴之雨，猶如目覩。所受用物，仔細堪會，亦未是大出脫底。末後一句，請心齋道。若道得，只合喫取一椀飯，若道不得，只合飯喫取一椀。更恐無人相共倩，圓契亦得，來歷分明，驗取好書。懃足認於宗，濃□意寬宏而備悉。主伴互融，雙彰本末。悲智同運，心境無差。不因孤露妄難休，大□既成難悉婺。江烟梅雨却知音，□（疑爲「看」）出頭人有何極。師子兒，無畏力，滿目相知不相識。枯木寒灰唯我知，浩浩資深源汲汲。翹松野鶴表吾師，吾師心兮心常寂。常寂光中饒益人。不然，且道乘誰力？

〇、得得仲能口，吐萬載光鮮，盡出心齋等，一切道行。辨自己大事，度濟含靈。古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再發一輛穿靴幻力，繩索堅牢，回罷將歸，皆如佛事。若更無人擔板，何不用密跡金剛？揚眉早似過多，努目則一時周匝。切恐百里好事，來命老僧，四天門王，扛也不動。圓契當知，無令惱我。我於初九，復入南巖。鼻孔撩天，雲騰致雨，露結爲霜。末後一句，秋收冬藏。老人寐語取笑。珍重。

加頌蜀僧雪頌並序

蜀僧道存，於紹興十九年七月，謁疎山得悟。特往愍道者處印證，（蜀僧存公，生緣受業及得法之師，始終詳悉。後人未之知，此但據普菴所錄云耳。）遍歷諸方求友，其人希有。後辛巳冬月節，忽到南泉，與普菴契合。祖道說見無有二解，各以無相三昧，重相詰問。直得心心相印，法法融通。針芥相投，毫釐不隔。忽有行者請益，蜀僧乃指雪書頌一首。普菴隨後一句加三句，遂成八頌。遊戲法喜禪悅，二人相笑。不覺到這裏，敗闕一場。

頌

「庭前雪子落紛紛」，妙觸靈明應普門；不是藥山無用處，權令龐老警兒孫。

「總是吾家入道門」，無說說中聞不聞；步步透關田地穩，須彌踔跳撞崑崙。

「行人到此宜廻首」，此物元來處處有；除非自己肯承當，方信境緣無好醜。

「免使從前業浪奔」，直入圓音普眼門；賓主歷然誰委悉？不是通方莫與論。

「三世諸佛同此路」，天無門兮地無戶；森羅萬象一光吞，歷劫不曾少鹽醋。

「百千方便一乾坤」，得者還須皂白分；珠體未明成五色，舉頭鷂子過羅村。

「淨人若信平常事」，穿過髑髏連孔鼻；多中一了一中多，城東老母難廻避。「自有山翁樣子存」，家傳祖代沒分文；南北東西無別有，光明遍照獨爲尊。

頌三門

從其文殊門入者：大地山河，助汝發光。古寺香華逈寂寥，焚修報國化迷流。英賢到此須廻首，撥草瞻風笑點頭。

從其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助汝發光。此舍絕邊無壁落，充虛露地眞寥廓；往來只道主人寬，爭似永嘉一宿覺。

從其普菴門入者：不動步而到。道人活計若虛空，應物無心世豈同？假立化城標寶所，暫時指客懷寰中。

既到這裏，方知往來悉皆不異。釋達空空遍覺華，到無高下淡渾茶；和雲假宿烟霞榻，明日東西處處家。

化齋糧語

古寺香華，居無常產；今則化緣不斷，由茲法會闕莊嚴。卯粥辰齋□有四來無可薦。若得妙嚴施主，廣大發心，令佗一飽忘千飢。鼓腹謳歌而樂道。僧行不念衣食而擔化檀那。土地山神，不受香燈，而提凡接俗。設有一粒所施，永不落空。那堪價值廬陵，必無外物。若肯信自心，不由佗悟。去年不背三方，今日法無門戶。幸勿見疑卜度，從教殺活臨時。向道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化彼三千七十士，唯恐迷流增嫉妒。不患寡而患不均，後代綿綿常貴富。我道無心粥飯緣，飢飡渴飲全無措；一家有事百家憂，心淨還如佛淨土。廬陵米價也尋常，一粒破時全體露。珍重。

化無盡曆

化城立有誰知意？普雨調和潤萬機；大根枝節全體露，何殊彌勒降生時？石兒拍掌連雲指，木女含笙和水吹；試問燈籠誰解舞？知無我者快拈鎚。〇咦！

楞嚴行道法語

切以：白銀世界，觸目而不出普賢；法悟眞如，動靜而無非佛事。七處九會，徹心大要於八還；妙湛總持，不動洪音而普應。箇中智用，慧體無私。三千道侶果今圓，寶所樓臺光普現。當現當斯慶，儼共遠彌陀。龍神共贊道無功，帝釋欽聞佛莫比。奇哉如是，三界縱橫；一道該收，功成不日。伏願皇圖永固，佛日增輝。郡邑臣僚，護民樂業。當山土地，時聽梵音；遍界含靈，咸承般若。歷代非心未證，今當隨智同輪。古今捨地刱山，盡入普菴三昧。現在法子，究竟菩提；海會信人，皆歸實相。燈傳無盡，法慧何窮。妙應水月空花，純熟衆生覺路。仗皇覺以證明，仰龍天而洞鑒。

萍鄉縣丞求頌

杜門終日不通書，得意忘言總不拘；舉向世間人不會，妄談生死事區區。信香不昧和光爇。禍福皆心豈有殊；心本全眞含萬有，只緣六處起諸愚。眼耳舌鼻身意靜，箇中何物礙明珠；照天照地元不壞，非心貪妄命須臾。天命五旬當見覺，從其耳順縱心如；老人百出光無變，休將庚申叩文殊。了道即心含法界，心無應物合菩提；但勸諸人心莫怕，豈勞心上外求諸？為君一念眞空體，肯信無心道不虛。

謝戴安撫書院額

普菴以此香，回向大居士；幻盡覺圓者，妙意難遮覆。惠我二筆端，三昧非迷悟；世間豈識知，何處尋門戶？六字光慈化，千古人欽慕；象出普菴名，天龍常守護。法本付賢侯，利益何窮數；傷嗟逐末流，忙忙失元路。千里萬里體無間，世出世間非我所；唯野鶴自得無心，應故如是謝安撫。雲軒密布巴陵時，願垂青眸垂一顧。珍重〇咄！

萍鄉縣宰差淨樂僧首求語，修宣風橋

店宿希雞唱，天明眼未開；丹霞沒火炙，木佛化成灰。院主眉鬚墮，寒山叫善哉；木人無自性，機關拽線催。淨樂無箇事，金弦彈子來；孤鶴翹松頂，得意懶相陪。倫搦筆端口，披雲帶雨回；維摩詰有問，搖手指天台。

標羅漢法語

千燈一室，萬象鏡涵。佛化一身多身，法演多法一法。聲聞緣覺，□□（原缺

一字，疑缺二字）六通；本末同根，宗標迷悟。或現天台南嶽，往還天上人間。指體則未悟全身，行解則慈悲接物。須陀洹著枷帶杻，斯陀含釘橛虛空。阿那含雪上加霜，阿羅漢鹽添海裏。半千八伯，如恆河沙，主伴交參，幻如佛事。佛祖不欠，羅漢無餘。普光明殿妙難窮，信士隨心而布施。觸目常在，應不落空；是故標名，永彰不朽。

題三門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空之又空，一法常存。要見本來眞面目，除非直入這三門。又道：無門爲法門，無入是眞入。君禮信佛心，有爲皆不及。舍財離相契無生，天耳廓通塵不立。

爲彭褒標法堂語

伏以：芥子納須彌，針鋒收刹海。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維摩方丈尚猶寬；一百一十寶所之城，善財不動常周遍。是知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法體堂堂，豈干修造？只爲執心成境，背覺勞生，智者權設標宗，信心便能頓契。以褒念父想之罔極，恨報芥子以無門；憂母患以有身，憑何功而慶永？是用捐輸金穀，大豎寶坊。妙音圓徹鎮敷敭，天地同根如一體。即心是佛，佛外無心。含靈盡入於光中，父母緣生而俱寂。父寂滅而爲樂，母生法以無生。季昆萬行以圓明，九族靈蹤而含識。正當恁麼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同輪歌

（師乾道四年，佛生之月，書於東井，以益參徒之知而不昧也。）

應機互換不空同，任運隨時轉此公；豈用千尋麻索拽，指端輕撥滿寰中。活潑潑，耀玲瓏，相繼連綿不斷窮；誰識那邊關捩子？閑搖取笑各西東。能應□（疑缺一字），也資慵，無求不得此輪中；墜石此時猶拙計，力多功淺衆難供。斯用寡，意豐濃，八萬塵勞一點融；飢渴永銷從此脫，兒孫代代得昌隆。不費力，實充容，

超彼迷流摝井中；莫令繩斷沈泥底，手脚茫然杳絕蹤。謾道同輪歌表裏，到來觀者莫儱侗；知道本來無可說，屈伸俯仰示宗風。

讚三十六祖頌

第一迦葉尊者

師子體無二，拈花應笑時。然燈從此熖，不斷至今輝。

第二阿難尊者

誰易阿誰難？多聞不透關。忽解空無我，內海更藏山。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無事商那和，翛然了義多。是法不可說，轉念摩嚕陀

第四優婆毱多尊者

優婆耶毱多，三昧力降魔。法傳香種子，意氣尚周羅。

第五提多迦尊者

提多迦初生，光超日月燈。山頂泉迸涌，此路少人行。

第六彌遮迦尊者

大士彌遮迦，憶昔阿私陀。邪正通一道，無法不調和。

第七婆須密尊者

針箚不入婆須密，正念阿勞多氣力。往劫親獻如來座，襄王國裏逢知識。

第八佛陀難提尊者

佛陀阿難提，放光從肉髻。逢師論議□（疑漏一字），得入三摩地。

第九伏馱密多尊者

伏馱密多惺惺，父母與佛非親。五十不行不語，一見本人清淨。

第十脇尊者

脇本號難生，泥牛入海耕。隨機千萬轉，無上（「上」疑爲「止」）亦無行。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咄哉瞿曇氏，唯富那夜奢。不拘有無種，遍地法蓮華。

第十二馬鳴尊者

馬鳴分身百億，論數玄詮無極。六通三昧降魔，不用色聲氣力。

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迦毗摩羅師，外道成正眞。了斯第一義，非故亦非新。

第十四龍樹尊者

龍樹非形相，獨現圓月體。說法如虛空，非舌談眞理。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迦那提婆針投鉢，深契無相心解脫。辨因木耳再來人，巧幻不虧於毫末。

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過去娑婆樹，如是羅睺羅。師子同坐食，付般若摩訶。

第十七僧迦難提尊者

莊嚴聖王子，僧迦號難提。棄國避世榮，便入三摩底。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伽耶舍多人再來，常持圓鑑離塵埃。風鈴非響我心應，一返常光更不回。

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降生月氏國，名鳩摩羅多。宿乘尊者記，不二阿彌陀。

第二十闍夜多尊者

闍夜多因地，昔爲自在天。一契無作性，大用得言前。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婆修盤頭尊，曾禮大光明。以杖畫佛面，悔過復天眞。

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國名常自在，王子摩拏羅。化鶴成菩薩，動止湧禪河。

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鶴勒那有智，光大包天地。五道貫□（疑缺一字）色，日月時親禮。

第二十四師子尊者

眞師子法身，究竟無頭尾。賺當盲眼人，華空疑不是。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斯多婆舍檐板，重鍊出金剛眼。正法不動纖毫，越祖超師無間。

第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

德勝王太子，號不如密多。指山還梵志，魔羣不奈何。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般若多羅法，非廣亦非狹。翠竹與黃華，長松并短栢。

第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

菩提達摩大醫王，全持正法度南方。紛骨碎身應未報，至今不離此心光。

第二十九慧可大祖禪師

直截猛利，立雪斷臂。千古萬古，丈夫意氣。㊀咄！

第三十僧璨鑑智禪師

精通無說說，本地亦無生。無生花滿地，本傳無盡燈。

第三十一道信大醫禪師

破頭山下起清波，流注黃梅不奈何。四度勑宣端不動，尊威妙湛灌娑婆。

第三十二弘忍大滿禪師

百鳥啣花未足奇，直須透過始方知。五百衆中誰委悉？碓頭私許老盧錐。

第三十三慧能大鑑禪師

曹溪一滴水，周帀無餘欠。孤峯絕頂浪滔天，大洋海裡金剛焰。

南嶽懷讓大慧禪師

馬駒踏殺天下人，且有什麼相交涉？雲作枝竿雲作花，妙光圓寂含空劫。

馬祖道一大寂禪師

一口吸盡西江水，子細思量未足奇。身含無盡之虛空，箇事元來非擬議。非心非佛又較些，即心即佛猶寐語。

溫州永嘉玄覺無相大師

十方諸佛入其中，十波羅蜜一光同。十世古今無間隔，十身千億法身通。

百寶光明

青黃赤白異塵寰，知音希得似寒山。豐干未辨爭饒舌，光明不遍道應難。

一一光明

日月燈光未足奇，若逢肉眼轉迷癡。恒沙眷屬光無二，萬億龍天守護持。

皆遍示現

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涼風秋有月。若無一事掛心頭，箇裡無私眞廓徹。

十恒河沙

塵塵刹刹號南無，末後收來付老盧。結果傳燈周法界，誰人肯辨此功夫？

金剛密迹

牙如劍樹目如燈，電爍妖魔法不生。千聖出頭難插足，普菴也道我無能。

擎山持杵

擎山抱岳疾如風，持杵拈槌解脫空。世間有相非身大，須彌總納一塵中。

遍虛空界

和風周帀萬花開，春霧濛濛鎖綠苔。世人寐語不知意，黃鶴樓前不賞梅。

大衆仰觀

多身一體少人知，不體無空自執迷。除非妙達斯三昧，箇裏圓觀始不疑。

畏愛兼抱

南山有條鱉鼻蛇，雪峯往日鎮常誇。喪身失命知多少？滿地如今號菜花。

求佛哀祐

母子相逢幾萬年，夕陽夢斷豈堪言？多時不隔如今見，趙州勘破老婆禪。

一心聽佛

不聞聞了絕狐疑，三界浮嚻總不知。泥牛入海通消息，木馬橫嘶貫紫微。

無見頂相

無影樹下誰相識？琉璃殿內絕形名。千巖□（疑缺一字，疑爲「五」）色祥光現，萬壑松風和沒人。

放光如來

主伴重重絕世倫，今朝即是舊時人。迷悟是誰堪話會，姚黃魏紫一般春。

宣說神呪

癡人著色又扣聲，豈解圓音不可聽？自古迄今宣不斷，到家方覺少知音。

題鐘樓語

伏以：鐘須含響，假玄懸擊以方通。聲色全眞，非色非空而廓徹。但以衆境總標心，只欲識心而成佛。隴西族屬，樂善歸心。報先祖之英靈，續兒孫而久遠。七寶樓臺充法界，欲令刹土足圓音。何灾難而不消？何寃讎而不釋？理含諸佛，智納萬緣。一聞千悟妙難思，透石穿雲千百億。

題寶塔

塔本無縫　眞如不動　說此經處　踊出虛空　釋迦多寶　聽說如夢　東西無二　見見不同
無刹不收　無色不融　層層落落　光影重重　恒河沙劫　盡入其中　三世諸佛　一法身通
針劄不入　壽量無窮　目連舍利　常隱於中　阿育王像　妙色金容　天龍八部　萬億靈通
擎山持杵　遍滿虛空　護持禮塔　摧滅魔蹤　顯正寶塔　八面玲瓏　水火不壞　障毗嵐風
衆生見者　永脫樊籠　信者施者　功德不空　無住布施　福德無窮　住相布施　猶滯途中
諸佛子等　無功之功　成如是塔　標指宗風　空劫壞時　此塔不鎔　劫火洞然　體若虛空
究竟涅槃　應時體用　逗機應化　無法不同　皇圖永固　舜雨堯風　郡邑宰僚　祿位高崇
萬民快樂　五穀盈豐　狠烟自息　瑞氣和濃　性相平等　含靈體同　世出世間　色

不異空

稽首和南　禮塔事終　乾道四年　戊子季冬　南泉慈化　肅老遺風　法界有情　一切珍重

題經樓語

伏以：般若貫華嚴，涅槃通寶積。迷則龍宮海藏，悟則一字不識。教演三伯（疑爲「百」）餘會，度人無數百億。如今滿目放光明，十二部經詮不及。崔田彭族祖墳林，無欠無餘樓獨立。大千沙界納其中，無說無聞眞利益。遠祖近宗無不超，得意生身乘此力。現存一族福綿綿，世出世間福何極！

李總幹遺詩十四句，師於一句之下加頌七句

「僧家起大屋」，枉費佗金穀；不是明眼人，眞如大地獄。黃葉止孩啼，只要免啼哭；不犯一滴酒，不動一片肉。

「簷洞如翬飛」，世間那得知；不是風旛動，如如應好機。青青是翠竹，孤雲無性

馳；頭頭垂示處，子細好明知。

「殿堂何所有」？夢幻非堅久；竹木從何來，箇箇人空手。石人解綵畫，木女添燈油；此事誰得知？眞實泥牛吼。

「塑箇泥佛兒」，肚裏藏深機；聚沙爲佛塔，猶尙獲菩提。父見諸子劣，且敎令讀書；一日成名後，天下總皆知。

「朝朝去禮拜」，誰識丹霞在；打倒木佛燒，院主反招罪。得相而無相，參方會不會；如來非大身，老盧快踏碓。

「便道福相隨」，生天果未遲；力盡箭還墜，來生不如意。假施滿七寶，不如發眞歸；布施有爲者，觀來眞自迷。

「問佗怎如此」，日輪正當午；鼻孔廓遼天，我道無門戶。唯佛與佛知，有爲無作做；若問如何道，瞪目不相顧。

「我要警昏迷」，迷人愈見癡；九年面壁坐，不露一毫釐。法說無可說，機陳不二機；箇中若不會，學取須菩提。

「昏迷曾未警」，勞我箇眼睛；絲毫全不漏，雲月事猶新。達士知幾者，常看無字經；打動和山鼓，舞起道吾神。

「自家先已癡」，逢迷實不迷；能令石人舞，解使木哥吹。寂寂孤雲裏，逍遙勿我

知；萬億恒沙佛，皆同一性齊。

「不如茆盖頭」，裏箇大枯髏；鬼窟作活計，閻公未肯休。佛以法爲身，不可以相求；一念無心者，法界刹那周。

「靜坐取片時」，妄想自家知；心口兩不同，修行不透機。明朝與後日，作箇野狐狸；因果全不落，百丈一言迷。

「有人來問我」，如何向佗道；喪身失命處，世人怕死到。三界唯一心，萬法唯心造；不悟生死者，輪劫空招報。

「山僧總不知」，知不知實奇；空知未達本，不免墮頑機。世尊拈華處，天人豈辨知；迦葉破微笑，古今信無疑。

師又云：普菴見一個蝦蟇，度日常吞鱉鼻蛇；獨立卓然眞可畏，身和雲月粲星花。太公一見便收釣，謝三得意號玄沙；幾多獨獸無藏隱。不斷聲孤問水涯。

頌四賓主（并序）

彭李二丈，一日閑訪普菴。三人覿面，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是知主客淵默同空，一更無三。身非別體，言說强名。摸到這裏，學海乾，見解盡，獨露本源

光迥迥。臨行聊舉四賓主，大地衆生無性命。唯有資深與國英，拈得老僧杓子柄。如今杓柄在手，本分事又作麼生？此話放行，三十年後好學。（良久云：）却較些子。珍重。

次日，資深出示四賓主頌。老僧熟覽，顯然句意皆到。若不遇上上之智，聰明達士，祖道正當末法，孰能顯露，拯救迷途？老僧再歎奇哉！不勝悲感。故知君達在不言之理，用轉凡流，未離難微，誠富努力。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今放散，向後難尋。大悟方知，一切不著。更問什麼龐老、裴休、達磨？古佛成現。只今更無別法，老僧向雪上加霜，於君妙意重頌，正因無勞執滯之心，但貫一門之用也。普菴寐語。

「賓中賓」，借錢沽酒設狂人；常常負債無依倚，謗教虗招地獄因。
六道四生同一輪，見佗生滅未爲眞；直須打破獮猴鏡，識取光中弄影人。
試聽無言童子說，未徹還同第二月；妙機普印絕思心，六月炎天鋪大雪。
直須認得本來眞，智識心知外道人；眹迹不留無對待，乾坤無不是吾身。
「賓中主」，日久帝家頻得書；幾回客夢經秋雨，直至而今賃屋居。
賊是小人君記取，好手白拈猶未許；坐斷聖凡絕見聞，揚眉且勝拈華擧。
一揮凜凜劍鋒寒，函盖乾坤絕自觀；堪笑天龍無可說，示人祇在指頭端。

直下無君回避處，聲色全彰第一義；取相凡夫永不知，頓悟圓音方了利。

「主中賓」，近日門風革故新；相見相聞俱不謬，時時笑覺夢中神。

大地山河眼裏塵，自古至今强立名；祇箇絕邊無縫塔，不曾來往逐人情。

要會箇中眞活計，釋迦老子不盖被；更尋祖意外馳求，管取下梢落魔魅。

騰騰師子露全身，吞却森羅萬象形；頭尾也無常獨步，眼光不眨大驚人。

「主中主」，無相光中施法雨；醍醐一味灌羣機，皆入無爲涅槃宇。

活卓自由把不住，正令當行無本據；除非北斗裏藏身，杳杳冥冥沒住處。咄！却在這裡。（又云）薦。

無邊無表實希奇，虛空爲鼓須彌槌；輕輕敲著作金聲，試問同參知不知？

何處更容絲髮許，脫體無依誰會舉？玄玄玄了說玄玄，究竟談玄猶寐語。

賓主互用，動亦非動；佛祖機關，不妨重弄。法共不共，十八何用？一相無相，自知輕重。信手拈來，得時不會；龜毛作過，兔角受罪。山河俱動，此義失宗；宗非山河，俱動是夢。動亦不動，收來無用；這回捉敗，永不費功。賓亦無賓，道孰可名；今父逃逝，契悟方親。主得眞主，佛祖共舉；認賊爲子，不敢相許。萬國來親，唯一佛身；血脉不斷，得者忻忻。更下注脚，盲人摸索；見中求見，病消求藥。和光同塵，沒量智人；有誰相識，資深資深。（又云：：）好與普菴

草料。（咦！）

彭心齋諱逢源，自作頌呈師，師於一句下加三句

「妙哉心齋」，淺入深埋；欲識神通幷妙用，何妨運水及搬柴。

「光大深淵」，帀地周天；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

「中有居士」，呑光飲露；無相光中有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左右逢源」，大目揵連；猿抱子歸青嶂裡，鳥啣花落碧巖前。

三睞諸頌

心　佛共衆生只此心，悟迷不間古同今；千名萬字何交涉？達法圓光許一針。

神　出生入死足通神，全體三生父母靈；不是如來知見力，舍身財命卒難昇。

和　千光一合圓如鏡，萬象森羅影現中；此光大用如如體，道了橋成風月同。

湳　空色無邊際，離垢摩尼圓；能依實相用，助發有龍天。

神　神光遍野，體若金剛；威神力固，邪宗銷亡。

佛裏許若無這箇，何爲古佛傳心；我體不空無住，用時越古超今。會看木人牽鋸，始令石女穿針。

○百納骨董袋，一切皆我入，一切莫能入；達此妙縱橫，三世佛佛佛。

◐大虛塗毒鼓，有病聞皆愈，無病聞皆死；死了卻甦來，誰會辜負你？

●無底琉璃井，忽爾墮其中，勝修萬劫功；跳出跳不出，瘖瘂又盲聾。

○分明無背面，相逢不相見，年年桃花面；臨州下水船，梢公力方便。

⊙獨脚老虎，暗時暗殺人，不識是眼睛；與君無著力，浮雲罩古城。

◎無根樹子，混貶非出入，頭尾應皆急；妙了過這邊，渡海何曾濕？

香積廚法語

咦！(好)(辨)(心)。以此三法爲三昧，無量無邊世不會。我今修供佛衆生，萬聖千賢悉同共。摩訶般若味眞如，十波羅蜜同受用。大家著力要精專，一粒微塵不許動。爲報龍天幷八即，莫入廚中乾打鬨。監齋使者在眼前，守護普菴無罅縫。針劄不入起馨香，十八元來佛不共。

贊護教

土地　給孤施地，慈化爲尊；護人成佛，功德奚論？

二王　仰山顯迹，契會宗師；一法性身，利物宏慈。

南嶽靖王　以南權正，無心應物；威德標宗，不可輕忽。

關王　困權反正，辦道玉泉；無相無空，義足先天。

五通　契那一通，方全六用；護持般若，法身不動。

梵王　卓立奇功，回光識性；宇宙恢彰，一身清淨。

又普賢　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法身無二相，總別無罣礙。凡聖本自無，性天眞常在。寄語住山人，伊作麼生會？

移五瘟出市心

助佛揚名化俗徒，遣邪歸正沃心枯；國風雅泰民歡樂，只這和瘟大丈夫。

頌證道歌（幷引）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諸仁者！斯門圓明，究竟如是。且作麼生會？我道：釋迦掩室於摩竭，子長家成。達磨面壁於少林，老婆心切。佛祖未生法不剩，佛祖入滅法不欠。永嘉識破叩曹溪，表夢再三留一宿。嗟盲參者，卜度邪因。皆道一宿聞言，熏天炙地。如斯見解，道遠邪深，掣電之機，何勞擬議？如大王路，新舊齊登。作者忘機，達人無證。永嘉大師證道歌者，釋十二分教爲標指，證百千妙門成現前。我等忻逢，重加頌贊。大歲甲申，隆興二年七月晦日，普菴老人序。

證道歌

普韻連天風月和，大千沙界一音聞，妙契非聲能幾箇？
「君不見」，日面金仙如月面；見非是見見無能，霜天月暎琉璃殿。
「絕學無爲閑道人」，不會禮拜不看經；不動遍周塵刹海，卓爾孤身混白雲。
「不除妄想不求眞」，大開寶藏施珠珍；窮士未諳門外立，黃金窟裡作貧人。
「無明實性即佛性」，心淨還同佛土淨；水鳥樹林聲色中，殊無毫髮來爭競。

「幻化空身即法身」，且無分別與緣情；青青翠竹無非相，鬱鬱黃花搭地靈。

「法身覺了無一物」，入滅降生非出沒；觀身實相亦如然，究竟何曾離兜率？

「本元自性天眞佛」，一體無邊含萬物；迷時只道有西天，悟來當甚乾蘿蔔？

「五陰浮雲空去來」，自是凡夫眼不開；爛煮堅氷充午膳，熟煎雪塊作油䭔。

「三毒水泡虛出沒」，將無作有埋深窟；洛浦曾將喩色身，誰人解語依靈物？

「證實相，無人法」，不用尺刀幷寸甲；魔軍盡總證菩提，大地須彌一芥納。

「刹那滅却阿鼻業」，閻羅共我休分別；洋銅鐵汁即醍醐，火輪便是禪心月。

「若將妄語誑衆生」，永劫不來世上行；無縫塔中非相貌，劈頭坐却老盧能。

「自招拔舌塵沙劫」，沙界彌綸唯我舌；未曾停歇說眞經，惟願含靈皆廓徹。

「頓覺了，如來禪」，豈獨東方與竺乾？充塞虛空無空缺，一毛孔裏現三千。

「六度萬行體中圓」，從斯更不少油鹽；一條山杖挑心月，逢人只好哭蒼天。

「夢裏明明有六趣」，驢胎馬腹甚滋味？負鞍啣鐵償他錢，何以今生早歇去？

「覺後空空無大千」，今年不離舊時天；春夏秋冬花木節，皆標實相耀心源。

「無罪福，無損益」，不消更念波羅蜜；念來年久却成魔，返謗修行無聖力。

「寂滅性中莫問覓」，恰似他鄉迷路客；東西南北總無知，祇箇無知大奇特。

「比來塵鏡未曾磨」，多口雪峯大老婆；漏泄天機光覿面，癡猿猶自漉淸波。

「今日分明須剖析」，天臨日照融光碧；擔板玄沙不許名，從古至今無影跡。
「誰無念，誰無生」，過現未來心不停；一念不生無我所，即是彌陀親老兄。
「若實無生無不生」，將無生更覓無生；大似揚聲欲止響，太陽燄裏點孤燈。
「喚取機關木人問」，觸目菩提誰辨論？亡僧可喻木人機，玄沙直指何勞頓？
「求佛施功早晚成」，一念無心道自明；枯木寒灰渠自在，無功用智等空平。
「放四大，莫把捉」，本無毫髮堪依托；地水火風亦假名，十二緣生如兔角。
「寂滅性中隨飮啄」，渴飮飢餐無住著；不患寡而患不均，衆生和悅因斯樂。
「諸行無常一切空」，一切空處合元宗；如如莫作身邊見，法界無他一性同。
「即是如來大圓覺」，切忌將心重卜度；鳥窠拈起布毛吹，未透玄津休摸索。
「決定說，表眞僧」，處處和光勿自能；有時鼻孔撩天笑，箇箇衆生目患盲。
「有人不肯任情徵」，大地山河發問情；一指頭端無兩樣，普天帀地一時明。
「直截根源佛所印」，三界虛生失性命；印泥印水印虛空，盲參佩印成心病。
「摘葉尋枝我不能」，和根拔出示衆生；只這菩提本無樹，撩天暎岳碧層層。
「摩尼珠，人不識」，師祖隨聲心未息；南泉虛設一輪光，千古萬古空相憶。
「如來藏裏親取得」，隨時影現青黃白；珠體元無一色同，無端也被溈山索。
「六般神通空不空」，眼耳鼻舌身意□（疑缺一字，疑爲「同」）；無皮鼓子教誰

打，古今分付與雷公。

「一顆圓光色非色」，記劍何勞舟上刻？色即是空空不空，取相凡夫當面隔。

「淨五眼，得五力」，五通曾告瞿曇覓；證知見覺不相干，因邪打正連天碧。

「唯證乃知難可測」，莫逐文章名利客；聰明不敵死生關，五蘊皆空何苦厄？

「鏡裏看形見不難」，徒勞渡水與登山；演若達多頭不失，狂怖自歇快平生。

「水中捉月爭拈得」，渠應不苟諸顏色；吳道僧繇畫不成，癡猿徹夜空拏搦。

「常獨行，常獨步」，步步不離佛國土；不曾見有一衆生，皆入無餘涅槃戶。

「達者同遊涅槃路」，箇箇無衫幷沒袴；一燈相續百千燈，傳燈錄上名無數。

「調古神清風自高」，忘榮傲世性堅牢；示一往還無箇事，見人搖手莫忉忉。

「貌顇骨剛人不顧」，唯駕一乘稱廣度；誰人肯上此蓮舟？獨暢清風明月賦。

「窮釋子，口稱貧」，雪曲高歌和沒人；往來問道無言說，月在青天水在缾。

「實是身貧道不貧」，七斤衫裏不容針；搖頭只許無心得，入水元來不動氷。

「貧則身常被縷褐」，教化衆生求解脫；衆生愈把絲紅纏，見我如斯嗔咄咄。

「道則心藏無價珍」，十方諸佛我同身；一切諸法皆無相，萬法無非是我心。

「無價珍，用無盡」，刹刹塵塵光迥迥；超騰今古絕形名，四七二三宗慧命。

「利物應機終不悋」，毗耶假說衆生病；衆生了病即通光，領取舊持元本柄。

「三身四智體中圓」，猶說三千及大千；八萬法門從此出，咄哉王子去求仙。
「八解六通心地印」，晃晃恢恢非遠近；六通八解者全彰，念彼勞生提後進。
「上士一決一切了」，十二時中常皎皎；擲劍揮空大丈夫，回頭自覺無邊表。
「中下多聞多不信」，文章學解增心病；閻公未肯便饒伊，碓搗磨磨終不靜。
「但自懷中解垢衣」，威音王佛汝須知；已前妙得猶爲二，何況今時說是非。
「誰能向外誇精進」，五千退席聞無信；我寧速入於涅槃，莫教墮落聲聞性。
「從他謗，任他非」，體若虛空物物齊；無異孩童爭瓦礫，更加黃葉止伊啼。
「把火燒天徒自疲」，堅持十力助他非；煩惱息時全體是，速令直下發菩提。
「我聞恰似飲甘露」，非自非他誰作做？累生未了此眞景，致使同他入夢戶。
「銷融頓入不思議」，子細推詳我不是；無相光中古佛傳，盡被眞空穿却鼻。
「觀惡言，是功德」，妙明豈假旃檀刻？一言一喝徹圓音，不用耳聞須得得（第二個「得」疑爲「意」）。
「此即成吾善知識」，道有說無眞利益；眉下縱橫放白光，不動分身千百億。
「不因訕謗起冤親」，斬却貓兒不作聲；尤賴趙州取得橛，草鞋搭腦笑忻忻。
何表無生慈忍力」，洞庭撞倒虛空喫；不留絲髮與人知，摩訶般若波羅蜜。
「宗亦通，說亦通」，兩處由來劍刃鋒；八還要義漫天訣，七處徵心理一同。

「定慧圓明不滯空」，黃幡直下起清風；當時不得印宗老，盧能有過且無功。
「非但我今獨達了」，萬古宗心應不少；皆從非相入無餘，未離形名終莫曉。
「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今端坐大雄峯；森羅萬象無藏隱，元來只在一塵中。
「師子吼，無畏說」，巍巍不動威光攝；十方法界現全身，且無伴侶相交涉。
「百獸聞之皆腦裂」，穿山透石魔羣折；夜來依舊卓長空，飽□（疑缺一字，疑爲「享」）清風潄明月。
「香象奔波失却威」，木女來呼叫阿誰？普賢露地空彈指，一場敗闕少人知。
「天龍寂聽生欣悅」，來散仙花巖畔列；解空沒量道無能，動地雨華重漏泄。
「游江海，涉山川」，披雲帶雨足連天；道得亦來叉下死，三千里外爲君傳。
「尋師訪道爲參禪」，先將鼻孔與人穿；大喝一聲三日困，塵毛猶掛曲牀邊。
「自從認得曹溪路」，鳥道征空步坦途；攫霧拏雲風亦怕，降魔事畢念蘇盧。
「了知生死不相關」，却把虛空作鼓鞔；打者甚多聞者少，禾山老漢實無端。
「行亦禪，坐亦禪」，面壁淹淹過九年；失錢遭罪神光駭，分皮分髓過西天。
「語默動靜體安然」，謝三抛下釣魚船；剛道參方不出嶺，癡人猶尚走如烟。
「縱遇鋒刀常坦坦」，只因得隻金剛眼；一相光中無二形，刼火洞然無退返。
「假饒毒藥也閑閑」，一吸西江尚不難；達磨曾經無損缺，後遺隻履葬熊山。

「我師得見然燈佛」，歷劫有爲從此沒；心心相印了無生，爲君幾下蒼龍窟。
「多劫曾爲忍辱仙」，未曾頓悟此心源；遭人活剝如斯苦，學者當同救腦然。
「幾迴生，幾迴死」，汨沒海中如泡子；猛風擊浪了無休，風靜源平非我所。
「生死悠悠無定止」，改頭換面嗔復喜；何如識取本來人，只這喜嗔全是你。
「自從頓悟了無生」，動寂無非共佛行；人問正因無可表，揚眉之外更無能。
「於諸榮辱何憂喜」，金輪寶位瞿曇棄；舍草負金永不窮，大地生靈扶不起。
「入深山，住蘭若」，離色離聲無晝夜；撞鐘擊鼓不知鳴，地轉天回全不怕。
「岑崟幽邃長松下」，月朗風高寒溜瀉；潺潺古韻實希奇，賣向人前誰著價？
「優游靜坐野僧家」，嬾出壓中露爪牙。莫怪道人無可有，清風橫點白雲茶。
「閴寂安居實蕭洒」，拄杖撐天猶嬾把；興雲布雨濟含生，試問乾坤誰渴者？
「覺即了，不施功」，遶旋三帀叩盧公；雖留一宿非他得，自己靈光本廓通。
「一切有爲法不同」，百鍊精金勝赤銅；自持自用應無盡，濟老憐貧透日紅。
「住相布施生天福」，不用鑽龜并買卜；分毫不賺自家修，如影隨形皆具足。
「猶如仰箭射虛空」，力盡無功到底空；如何得似三平老，聊聞看箭劈開胸。
「勢力盡，箭還墜」，依前六道無回避；升沉不離法身中，自是頑癡無智慧。
「招得來生不如意」，得少爲多兒子戲；廣大門庭不肯游，啣鐵拖犁泥裏睡。

「爭似無爲實相門」，朝歌暮拍整乾坤；東邊打著西邊響，到頭只用一光呑。

「一超直入如來地」，自是衆生不了利；行住坐臥總皆眞，逐末興心成執滯。

「但得本，莫愁末」，遠遠尋師多賺脫；君子務本道須生，不用牽麻并拽葛。

「如淨琉璃含寶月」，昔時未悟今皆徹；只有此心更沒心，不覽邪師文字訣。

「我今解此如意珠」，貧兒衣裏爍光輝；行行到處不曾失，再逢親友始無疑。

「自利利佗終不竭」，一華五葉梗分別；森羅萬象影居中，自古至今無漏泄。

「江月照，松風吹」，不是渠儂更是誰？參禪學道波波走，豈知自有顆明珠？

「永夜淸宵何所爲」？遼天寶月共相輝；泥牛入海無消息，一聲木馬大陽隨。

「佛性戒珠心地印」，婬坊酒肆光迥迥；寶壽見佗打一拳，從斯脫却勞生病。

「霧露雲霞體上衣」，何必緣塵百衲披？大庾嶺頭拈不起，盧公冷笑秀公癡。

「降龍鉢，解虎錫」，也是如來隨事立；顯權就實化衆生，究竟皆從定慧出。

「兩鈷金鐶鳴歷歷」，大似簷頭雨滴滴；試問參方什麼聲，迷心未達菩提力。

「不是標形虛事持」，釋迦老子要人知；拈來放去非佗物，運水搬柴事事宜。

「如來寶杖親蹤跡」，莫比世間閑戲劇；有時喚作沒絃琴，忽然又道無孔笛。

「不求眞，不斷妄」，自古迄今無兩樣；眞妄猶如六月霜，杲日炎天唯妙相。

「了知二法空無相」，泥塑金裝爲佛像；日日香華夜夜燈，誰知在一毛頭上？

「無相無空無不空」，拈槌竪拂警盲聾；解道狗子無佛性，焉知全體與空同？
「即是如來眞實相」，鬧市卓牌標榜樣；子湖狗子咬三關，未透玄機招業障。
「心鏡明，鑑無礙」，十方刹土無邊背；打破鏡來相見伊，祇這圓光會不會？
「廓然瑩徹周沙界」，言語難詮無可解；別傳一句了非言，妙契圓通觀自在。
「萬象森羅影現中」，無頭無尾耀玲瓏；常光運運從何起？始覺渾身赤撻窮。
「一顆圓光非內外」，鎭海明珠今尙在；仰山不敢自埋藏，問著靈知常不昧。
「豁達空，撥因果」，不著片衣愛向火；見他富貴使嗔嫌，業海深深何處軃？
「莽莽蕩蕩遭殃禍」，佛寶金輪翻鐵磨；十波羅蜜變洋銅，飽喫多餐應不餓。
「棄有著空病亦然」，却將陰入定安禪；阿賴耶識崑崙藏，萬劫頑癡被業纏。
「還如避溺而投火」，兩處未明令法墮；速須親近正知人，如常處此菩提座。
「舍妄心，取眞理」，猛火聚中求冷水；勝熱婆羅請上山，須臾便入三摩底。
「取舍之心成巧僞」，夜枕髑髏渾說寐；與他南面樂非輕，不知自己無心地。
「學人不了用修行」，只應步步踏陰坑；大光普照盲無識，非時不共野狐爭。
「眞成認賊將爲子」，可惜祖宗田共土；如今敗缺卒難收，浪死虛生長劫苦。
「損法財，滅功德」，寧作常貧歧路客；身雖能觸不能知，只爲前因無準則。
「莫不由斯心意識」，三尸六賊空相逼；一似龜毛縛猛風，凡夫不體無消息。

「是以禪門了却心」，心心心外別無心；如今只是舊時底，不換源機放曠吟。
「頓入無生知見力」，不問晴乾並雨濕；逢場作戲弄心花，彼自紛紛非我急。
「大丈夫，秉慧劍」，一掃邪魔如掣電；金剛三昧獨威雄，不是觀音誰得見？
「般若鋒兮金剛燄」，無說無聞非頓漸；倚天長放白毫光，祈雨祈晴無不驗。
「非但空摧外道心」，人天歸仰□（疑缺一字，疑爲「直」）至今；求男乞女頭頭應，動樂歌歡用我聲。
「早曾落却天魔膽」，添不添兮減不減；凍死不著賤人裩，餓死不吃鬢邊糝。
「震法雷，擊法鼓」，針鋒剔發千鈞弩；大地山河失却威，獨坐雄峯孤眼普。
「布慈雲兮灑甘露」，潤物沛生無伴侶；廬陵米價沒人酬，窈窕冥冥自相許。
「龍象蹴踏潤無邊」，騰雲駕霧謁諸天；帝釋驚惶無處避，尋光燭理扣金仙。
「三乘五性皆醒悟」，方知自有珍珠庫；臨時分付與兒孫，不勞更倚佗門戶。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一摩尼相間夾；珍珠寶網影重重，頂禮歸依無縫塔。
「純出醍醐我常納」，露地中兒標白法；潦倒爲山獨自騎，暫借鶯歌蝴蝶拍。
「一性圓通一切性」，觀（疑爲「勸」）君莫犯西天令；至道無難嫌簡擇，杜口毗耶元不證。
「一法遍含一切法」，風飄飄兮雨颯颯；一聲漁笛晃春光，浪打孤舟聲自拍。

「一月普現一切水」，四處分舟同一體；多中一了一中多，莫學癡猿撈沼底。

「一切水月一月攝」，翳眼盲夫胡指決；都盧只這一心光，年年來叫桃花月。

「諸佛法身入我性」，狀似千燈含一鏡；重重無盡意重重，絕待靈明無可證。

「我性同共如來合」，莫怪山僧情義薄；與君相見不相知，自脫方能解彼縛。

「一地具足一切地」，凡夫不了爭名利；名利何曾得到頭？空能夜壑勞關閉。

「非色非心非行業」，休指黃花并綠葉；說時似有證時無，從此家邦大安貼。

「彈指圓成八萬門」，有無無有豈堪論？假設千經并萬論，直應迦葉不聞聞。

「剎那滅却三祇劫」，更無絲髮相交涉；無名天地亦非先，有名萬物光重疊。

「一切數句非數句」，□你玄言并好注；靈明烜赫塞虛空，不住色聲光布施。

「與吾靈覺何交涉」？雲門有客三機接；語論千春不昧眞，深明此性無時劫。

「不可毀，不可讚」，邇古迄今光燦爛；鎮州蘿蔔大三斤，桶裏水兮鉢裏飯。

「體若虛空勿涯岸」，通身是口說得半；三種病人也會醫，燈籠露柱常相伴。

「不離當處常湛然」，神光也不往西天；德山話墮龍潭笑，忍氣吞聲更不言。

「覓即知君不可見」，穿過髑髏無不遍；擧頭鷂子過新羅，失却桃花秋月面。

「取不得，舍不得」，自是眼盲心裏黑；居大洋海口焦乾，兩手問人覓水喫。

「不可得中祇麼得」，更無魔黨相欺嚇；狂怖自歇即菩提，眞淨妙明無間隔。

「默時說，說時默」，佛祖妙機無法則；除非親到此門中，棒頭取正參方客。

「大施門開無擁塞」，何須遠劫方修得？只要無心直下休，一顆圓光非異色。

「有人問我解何宗」？只堪搖手報伊聾；靈利衲僧須瞥地，何勞更說五家宗？

「報道摩訶般若力」，是境是心全不識；凌（疑爲「靈」）雲謾道見桃花，月面依然言不及。

「或是或非人不識」，是非不到休疑憶；他眞不若自家眞，推倒繩牀何損益？

「逆行順行天莫測」，鄧隱峯破禪規則；叢林動念幾千般，倒立歸眞誰勝得？

「吾早曾經多劫修」，大通智勝本因周；因何佛法不現前？爲伊不薦混迷流。

「不是等閑相誑惑」，一失人身難再得；善根微細惡因多，地獄阿鼻無間隔。

「建法幢，立宗旨」，語默風雲處處是；莫言止道有曹溪，先汝元常何益利？

「明明佛勑曹溪是」，曹溪一滴周天備；法海澄清潤古今，飛空著地誰知貴？

「第一迦葉首傳燈」，百萬人天聳耳聽；金色頭陀聞不會，拈花起處笑尖新。

「二十八代西天記」，祖祖相傳無別智；唐朝八定四空禪，有爲不達眞空位。

「歷江海（別文係爲「法東流」），入此土」，萬水千山同一路；來時無物去時空，稽首牟尼悉加護。

「菩提達摩爲初祖」，梁王未契如聾瞽；廓然無聖尚求名，拂袖魏邦無處所。

「六代傳衣天下聞」，參禪學道□（疑為「乱」）紛紛；爭似丹霞燒木佛，傍觀赤爛墮幽昏。

「後人得道何窮數」？萬別千差同此路；成人者少敗人多，達理契經無作做。

「眞不立，妄本空」，勸君賊過莫施弓；越古超今無可有，纖毫窒礙不能通。

「有無俱遣不空空」，空本無空針不容；阿彌陀佛眞金色，相好無邊我等同。

「二十空門元不著」，三乘五教都拈却；指頭消息甚分明，病癒何須重點藥？

「一性如來體自同」，聲聞執相有西東；忽然撞出來時路，九萬鵬程頃刻通。

「心是根，法是塵」，根塵覩對轉迷情；以火救火方為妙，燒却從前業識心。

「兩種猶如鏡上痕」，直達□（疑缺一字）取嶺南能；便顯秀公無跳脫，徒勞四句語言爭。

「痕垢盡除光始現」，照見不似娘生面；無頭無尾一般般，千眼大悲也不見。

「心法雙忘性即眞」，夜來夢見一天星；南曹北斗無藏隱，箇箇含光暎法身。

「嗟末法，惡時世」，心若利刀稱善慧；却來林下鬧暄天，反謗初師全不是。

「衆生薄福難調制」，度日爭名□（疑為「并」）覓利；千萬之中沒一人，且道乘誰光出世？

「去聖遠兮邪見深」，祖師肚裏覓知音；兩箇禪僧相借問，舊時佛法不如今。

「魔强法弱多怨害」，跣足頭陀□頂蓋；舍身求雨赤天晴，凡情見此生輕退。

「聞說如來頓教門」，便將毒藥與他吞；老胡被折當門齒，任彼魔多體自存。

「恨不滅除令瓦碎」，百計千方來逞恠；熙怡端坐古峯頭，設若歸依還自拜。

「依（原文爲「作」）在心，殃在身」，汝身非與我同眞；臭爛腥臊無用處，識神沉劫墮迷津。

「不須怨訴更尤人」，動是洋銅鐵汁淋；更入火輪并剉碓，牛頭獄卒臠肝心。

「欲得不招無間業」，對境無心心自歇；何須苦苦外馳求，靈光獨耀如明月。

「莫謗如來正法輪」，我師累劫究方成；然燈王佛親傳受，後代兒孫萬莫輕。

「旃檀林，無雜樹」，庭前柏子非相戲；小中用大一時平，大中用小無邊際。

「鬱密森沉師子住」，野干狐狗難逃駐；橫吞碧漢體堂堂，無位眞人何處去？

「境靜林閒獨自遊」，端威無動體皆周；元來不管他人事，任彼橋流水不流。

「走獸飛禽皆遠去」，知道本來無住處；空無鳥跡地無蹤，碧眼胡僧面壁覷。

「獅子兒，衆隨後」，何異趁麞諸獵狗；掛角羚羊何處尋？莫教回首連天吼。

「三歲便能大哮吼」，文殊也道難征鬬；逞逞權託罽賓牽，如今脫體無人守。

「若是野干逐法王」，未曾舉步早郎當；貴價精神賤價用，渠露全身汝急忙。

「百年妖怪虛開口」，五伯生親狐兔走；百丈峯前一句新，不昧光中猶未了。

「圓頓教，沒人情」，集雲峯下四藤根；天下大禪誰識得？荒茅野地少人耕。

「有疑不決直須爭」，强把磚磨馬祖前；牛行不在車心打，當時鼻孔廓遼天。

「不是山僧逞人我」，此事元來無兩箇；教詮十八不共法，共不共時是什麼？

「修行恐落斷常坑」，說有說無只管爭；教體未全言句落，意識心隨聲色行。

「非不非，是不是」，是非不入三摩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

「差之毫釐失千里」，掣電之機休擬議；不在低頭與別思，普光即是無師智。

「是則龍女頓成佛」，一顆明珠非外物；南方無垢息光□（疑缺一字），親見靈山分皂白。

「非則善星生陷墜」，廣說不明宗正理；名聞利養接羣機，業滿生沉無間底。

「吾早年來積學問」，衝風冒雨多迷悶；一到曹溪更不疑，方知往昔虛勞頓。

「亦曾討疏尋經論」，永夜淸宵習見聞，只道多聞便是眞，誰知萬法皆方寸。

「分別名相不知休」、陽燄空花豈可求？龍舟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入海筭沙徒自困」、無本隨商過海門；眼覩千珠并萬寶，歸來不得一文分。

「却被如來苦訶責」，爾我眞心何間隔？貪忙只欲外邊尋，直至如今連眼塞。

「數佗珍寶有何益」？倚門傍戶癡心急；被伊輕賤且無言，衣裏明珠猶未識。

「從來蹭蹬覺虛行」，不辭山遠與深坑；一擔須彌難放下，愛觀峯頂秀崚嶒。

「多年枉作風塵客」，不問東西與南北；只應好住便安身，聞擧汝身心似墨。

「種性邪，錯知解」，不體玄機持五戒；行行坐坐執空觀，見境見塵增鬼怪。

「不達如來圓頓制」，丈六金身即我是；離知名相更無知，日夜燒香空自禮。

「二乘精進勿道心」，南宗北祖亂紛紜；雖是善因招惡果，幾時解得見天眞？

「外道聰明無智慧」，養生只欲貪名利；燒丹鍊藥學神仙，有爲不了終歸墜。

「亦愚癡，亦小騃」，五百三百成團塊；太公發願乳香燒，蛇行鼠步終須壞。

「空拳指上生實解」，巡行數墨看經快；圓蟾光體指俱迷，枉入三途虛受辠。

「執指爲月枉施功」，一處明時兩處通；月形兼指無交涉，十方刹海性含融。

「根境法中虛揑恠」，見說是師便禮拜；汝從甚處到其間？且作街坊兼化菜。

「不見一法即如來」，萬機頓絕笑哈哈；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開。

「方得名爲觀自在」，豁達靈光非內外；野橋村店混塵流，乞我一文充布袋。

「了即業障本來空」，兎角拄杖擊狂風；龜毛索子穿雲鼻，理會乾坤空不空。

「未了還須償宿債」，這箇冤家何日解？得休休去且休休，莫入佗家饒了賣。

「飢逢王膳不能餐」，百品千般耀目間；將謂君家親用底，誰知益我自生難。

「病遇醫王爭得瘥」？盧醫體貌殊嚴恠；我見堂堂心膽驚，不領仙丹從此壞。

「在欲行禪知見力」，活計千般全不識；十波羅蜜鎭長存，龐公老漢通消息。

「火裡生蓮終不壞」，念念勞生不自在，彼既丈夫我亦然，舍短從長無罣礙。
「勇施犯重悟無生」，挑起三衣即便行，逢人指出無心物，當下迴光似不曾。
「早時成佛于今在」，翀傾不出周沙界，妙音遐暢廣宣揚，念者念兮拜者拜。
「獅子吼，無畏說」，直言恰似翻成拙，問渠何處住居家，遙指前坡無處訣。
「深嗟懞懂頑皮靼」，只道無人來剔撥，我今年少或龍鍾，胡亂度生管廣撻。
「祇知犯重障菩提」，彼者堪修我不宜，龍女化身來警世，畜生驢馬我同伊。
「不見如來開祕訣」，過現未來寃重疊，罪性如空法亦然，罪法俱忘心瑩徹。
「有二比丘犯淫殺」，自嗟自怨無覺察，遠棲林野望成眞，自業茫茫誰擺脫？
「波離螢光增罪結」，却把小乘文句說，疑心到此轉懷惶，莫恠經非人自拙。
「維摩大士頓除疑」，離四句兮絕百非，實相門中非我所，一輪心月鎮光輝。
「猶如赫日消霜雪」，逡巡業海皆枯竭，露出毗盧體不分，別無藝解堪設施。
「不思議，解脫力」，不是思量心外得，一句當天八萬門，野橋金柳依依色。
「妙用恒沙也無極」，豈恡參方來問詰，何勞舉指與言詮？杖頭一眼明如日。
「四事供養敢辭勞」？自有摩尼價最高，任君寶滿三千界，性無利益漫豐豪。
「萬兩黃金也消得」，道人有甚相交涉？家中祖代沒分文，廣度河沙三界客。
「粉骨碎身未足酬」，念渠多劫力勤修，如今分付無人要，放體閑眠百草頭。

「一句了然超百億」，如如不動纖毫力；普眼當觀如□□，春晴曉霧連天碧。

「法中王，最高勝」，一微塵裡光無盡；無邊身相入微塵，轉大法輪常普應。

「河沙如來同共證」，光光相徹無剩餘；各申右手摩其頂，龍天萬億咸歸命。

「我今解此如意珠」，不論貧富灌頭舒；出沒往來無欠缺，四生六道入無餘。

「信受之者皆相應」，不落有無凡與聖；八面清風宇宙寬，日月從他渾自性。

「了了見，無一物」，唯有天眞一如佛；普賢腹裏接觀音，善財稽首稱奇特。

「亦無人，亦無佛」，廣大樓臺彌勒宅；豁開門戶接羣生，一念無心全用得。

「大千沙界海中漚」，何必春風更點頭？雪夜一枝渾漏泄，速傳驛馬進王侯。

「一切聖賢如電拂」，智尊不動琉璃色；紫金光聚沒遮欄，說甚寒山并拾得？

「假使鐵輪頂上旋」，萬里神光體自然；邪魔似雪飛湯裏，安能驚動老婆禪？

「定慧圓明終不失」，天迴地轉光澄寂；劫火洞然轉轉新，箇事如如誰委悉？

「日可冷，月可熱」，凡夫倒用成磨滅；大道圓明一性通，春夏秋冬誰辨別？

「衆魔不能壞眞說」，眞說無言光廓徹；包含萬有不曾生，天地亡鋒并結舌。

「象駕崢嶸謾進途」，氣冲牛斗耀昏衢；日月失光誰敢顧？萬邪氷爍絕名模。

「誰見螳螂能拒轍」？螢蟲七夕吞明月；織女心寬不作聲，牽牛一棒和空折。

「大象不遊於兔徑」，針鋒頭上禮觀音；百尺竿頭猶進步，十方沙界現全身。

「大悟不拘於小節」，猛燄爐中撈霰雪；石頭垂足示長髭，修行有甚相交涉？
「莫將管見謗蒼蒼」，井底蛙牛逞巨江；乾坤大地一隻眼，用來還似一毫芒。
「未了吾今爲君決」，一字不留無可說；耀古騰今徹底輝，不離當體常光潔。

普菴歌

祇箇普菴純寶貝，妙慧莊嚴眞暢快；無門爲戶到人稀，萬里神光圓頂蓋。非相身，無不在，體露堂堂聲色外，世間夢幻曷能隨，超出世間那肯愛？絕意識，無眼界，淨名臥疾雲曇解；指權就實度衆生，勿謂古賢來揑怪。悟普菴，本無壞，空劫有窮渠自在；四生六道豈相干？物我兼忘心唯最。無有無，內非內，海印發光誰敢對？森羅萬象普菴收，絕待靈明全體會。忘能所，勿知解，瓦礫眞金誰敢買？若還不是老胡來，覿面難逢輪劫肯。雪齊腰，求教誨，得旨忘言轉不退；百鍊金剛無孔鎚，要斷龜毛兔角罪。如意珠，我今解，刹刹塵塵鋪障昧；一毫端量大千輝，爍破無明生死袋。

顯元歌

不識本家元寶貝，汩沒緣塵生死快；阿賴耶識藏無明，十八界纏繒網蓋。貪嗔癡，常在在，心鏡空花分內外；不知四大假成軀，妄執六塵增渴愛。迷此心，有三界，大地茫茫誰曉解？依師戒定學看經，聞通眞空即生怪。世間物，無不壞，唯獨法身鎭長在；毛呑巨海有誰知？芥納須彌實奇最。本無外，亦非內，心法無形無可對；假施七寶滿三千，道眼未開心不會。莫說知，休談解；自驪珠，不著買。用無盡處示衆生，識不破人還□□。聽語言，爲教誨，不脫聲聞生進退；剎那一念入魔羣，萬劫虛招無間罪。本無傳，莫求解，祇這靈光終不昧；大無邊表細無塵，圓覺一輪如意袋。

摩尼歌

一顆摩尼非玉貝，不動隨機方便快；無邊無表實先天，亙古迄今無覆蓋。六和同，心不在，放蕩汪洋塵世外。箇中無可表眞如，不滅不生誰不愛？卓頑空，立世界，非界非空有誰解？返己迴觀一物無，光大圓融含百恠。珠體堅，百恠壞，幻化元空靈本在；三十年看水牯牛，祇箇溈山實奇最。華林子，通非內，踢倒淨缾絕待

對；天上天下獨玄靈，直至如今少人會。老南泉，逞見解，提起貓兒人不買；一刀兩斷不曾分，主伴重重元不背。了非言，聞妙海，鑽火逢烟莫放退；忽然杲日爍氷霜，不立微塵誰受罪？天網恢，非結解，遍布彌漫這三昧；堪笑衡陽沒量人，彌勒光中拖布袋。

十二時歌

誌公大士，遺十二時歌，警二乘著相馳求，提沉空滯寂不了。普菴老人於斯誠言，百帀千迴。絕妙在無言之說，得意成無盡之意。往往玄通，斯人鮮矣哉！誠既夢覽之爲美，不妨寐語。續其宗，須還鼻孔遼天底，點首知空，與我同志。歌曰：

平旦寅，雞鳴犬吠足圓音；祇這圓音無二聽，何勞妄想別求眞。擊鐘鼓了無聲了，本無聲，眞好聽，聲鎗無體門前客，體合聲空箇裏人。

日出卯，齋粥無心口覺飽；鉢盂洗了自閑閑，方信趙州機便巧。師子兒，全牙爪，驚殺百年老虎豹；捏怪文殊劈腦騎，二乘皆道莊嚴好。

食時辰，金牛作舞笑忻忻；漆桶漆桶喫來口，參方誰識老婆心？佛祖意，只如今，且無自己及他人；雪峯指作一面鏡，輪劫猢猻佩苦辛。

禺中巳，報君學道無門戶；佛語諸經標此心，此心現時寂滅度。本無迷，曷有悟，眞我非身誰作做？貪嗔癡愛屬衆生，達者無非涅槃路。

日南午，大地元來沒寸土；天上天下獨爲尊，耀目連晴無可覩。石鞏癡，逢馬祖，自己如空誰射弩；三平了道劈開胸，不拄箭鋒徒自苦。

日昳未，擔板玄沙愛鱉鼻；喪身失命幾多人，張口送睛何處避？不通宗，渾寐語，業識茫茫無本據；盲參不體弄虵人，常被弄蛇穿卻鼻。

晡時申，啇鼓鼕鼕妙意新；括地該天人不會，如飄野馬入迷津。不取相，勿辣親，露體堂堂絕翳塵；屠兒一念無諸業，龍女逡巡作佛身。

日入酉，萬戶千家別無有；相呼相喚去還來，誰識一身非妍醜。也無頭，也無手，劫火洞然渠不朽；猪羊牛馬化爲眞，毫髮不留無可守。

黃昏戌，更點分明黑如漆；一道常光絕世倫，來往不通金密積。知不知，識不識，自古至今非外覓；木女清宵何所爲？混月閑吹無孔笛。

人定亥，墜石癡人猶擣碓；忽然舂出古菱花，照地照天無向背。今時人，會不會？未了先須除渴愛；情忘想盡至無依，體若虛空非內外。

夜半子，萬事無心誰到此？一毛頭上了徧圓，永劫不遭邪魅使。昇高臺，撾大鼓，怒目搖頭如老虎；猪羊咬盡更傷人，自己不眞長劫苦。

雞鳴丑，飛空著地波波走；演若達多再得頭，依前不換舊時首。無不無，有不有，有無不到休開口；拈槌竪拂有誰知？逐跡尋蹤眞獵狗。

頌石頭和尚草菴歌

石頭和尚草菴歌，試問參方會也麼？千萬莫將茅瓦比，離鈎三寸綽清波。

吾結草菴無寶貝，日劫相陪誰曉會？只緣窮子不歸家，未免出頭來捏恠。

飯了從容圖睡快，杲日麗天無可曬；薄剸輕霧沒虛空，飽塞虛空全不奈。

成時初見茅草新，權披百衲强看經；賴得藥山重決破，別傳一句醒人心。

破後還將茅草蓋，雨過風吹無罣礙；垢衣那肯便抛遺，切恐衆生難理會。

住菴人，體露堂堂非故新；毫髮有差魔道種，一塵不立妙通眞。

鎭長在，不是坐禪並禮拜；實相元來豈用修？越古超今含法界。

不屬中間與內外，獨臥孤峯誰作對？龍天百萬有誰知？金色頭陀笑裏會。

世人住處我不住，布施生天終陷墜；靈光獨耀更無餘，未達凡夫開眼睡。

世人愛處我不愛，樂是苦因宜早退；六道四生何日休？唯大丈夫能氣槩。

菴雖小，寂寂寥寥無邊表；於中獨有一天眞，透色融聲常皎皎。

含法界，大地須彌藏一芥；外道聲聞永不傳，究竟不如心自解。
方丈老人相體解，一默全包無小大；曼殊贊歎實希奇，問疾不任知自敗。
上乘菩薩信無疑，爲法忘軀世所希；粉骨碎身應未報，聲聞小果卒難知。
中下聞之必生恠，泥有著無生死快；改頭換面者還來，歷劫茫茫虛受辠。
問此菴，有誰直下肯承當？不假良材并巧匠，重重帝網妙嚴莊。
壞不壞，百鍊金剛充法界；微塵不立似虛空，始得名爲觀自在。
壞與不壞主元在，得未拳拳應不昧；婬坊酒肆轉光明，絕類離倫何窒礙？
不居南北與東西，萬法無生何所疑？巖樹庭莎標妙相，猿啼鵲噪應眞機。
基址堅牢以爲最，百億輪鎚擊不開；定慧圓明非我所，方知達摩不曾來。
青松下，珊珊遍地誰知價？無限聰明只道空，問說眞空沒命怕。
明牕內，晃晃絕塵無覆草；指作菩提卻不眞，白頂門開全領會。
玉殿瓊樓未爲對，引慈衆生增渴愛；放出溈山水牯牛，燦燦露地難遮蓋。
衲被蒙頭萬事休，九年面壁爲迷流；神光斷臂何希有？薩埵投崖飼虎求。
此時山僧都不會，猶若太虛無內外；臨時應化即非眞，取馳求還自背。
住此菴，不曾焚爇有爲香；終日示君君不見，更無餘事可思量。
休作解，衆妙玄玄無管帶；文殊仗劍逼如來，五百聲聞心豁解。

誰誇鋪席圖人買，不用文章兼學解；打破虛空歸去來，離世界兮入法界。
回光返照便歸來，鼻孔遼天眼豁開；元來佛法無多子，連築三拳打自獃。
廓達靈根非向背，不關南岳與天台；父母未生前一著，香巖擊竹始迷開。
遇祖師，不契玄機道愈疎；靈知不是目前法，目前無法可名模。
親訓誨，鈍斧開山百雜碎；不求諸聖入玄宗，雪點紅爐方稱對。
結草爲菴莫生退，百鳥啣花也不來；花開還被風吹落，不得春風花不開。
百年拋卻任縱橫，隻履西歸表不生；來往本無常湛寂，心心相印號傳燈。
擺手便行且無罪，汝等參方莫錯會；千古萬古一光明，不動遍周塵刹海。
千種言，修多羅教沒蹄筌；魚兎得時非在說，商人到岸不須船。
萬般解，筆寫石鐫處處賣；不將一字與人依，露逈逈兮赤灑灑。
只要教君長不昧，觸目無邊無對待；行住坐臥是誰來?提卻蔓菁覓菘菜。
欲識菴中不死人，幾迴昏暗又天明；明暗不來渠不動，周天匝地等空平。
豈離而今這皮袋，心法無形如大海；汪洋不宿死屍骸，萬古騰輝無變改。

活人歌

大聖靈驗普菴圓，廣施含靈遇有緣；信心清淨通靈感，萬病俱銷釋業愆。文殊體，用普賢，活人歌裏現金仙；藥王藥上非他術，扁鵲孫眞共一言。分三服，淨水煎，莫將血味汚心田；萬物有形皆我體，但行慈德解讎寃。內無想，外無緣，何必神方肘後傳；身心本是金剛體，不解觀心被業纏。藥病銷，心月圓，信時佛豈獨西天；在在處處人皆有，世間無比這靈源。除皐垢，脫百寃，解使昏□（疑爲「醒」）朗義天；信知非我誰爲病？大士維摩笑裏眠。衆生病，我不顚，體沒衆生我病痊；不二法門誰敢道？金毛獅子露身全。速投藥，解塵緣，莫學羣迷眼似聖；隨機應感非難易，信手拈來不用錢。

洪鐘歌（因李昭文施財鑄鐘作）

昭文昭文施一鐘，懸空隨叩警盲聾；圓音不斷周沙界，純體金剛空不空。雖含響，擊即通，十方諸佛應聲中；天龍八部生忻悅，外道魔軍失却蹤。此圓器，大神功，上祝皇王壽不窮；日月長輝邦國靜，臣忠子孝續堯風。昏者醒，愚者聰，民歌鼓腹意和濃；地水火風同一性，刹塵無間體含融。包聲印頑空，鳥樹巖巒風月同；秦時何必驅山鐸，大振金鈴總脫空。時節至，自相逢，肯信無心達本宗；和同一族

輸金玉，回向南泉鑄此鐘。黃昏裏，五更中，下下無空徹底通；近祖遠宗迷識解，聞歸淨土禮金容。涅槃侶，契心同，箇箇全音讚此功；顯理揚眞無二聽，含靈蠢動一時通。受者法，施者空，且無地獄與洋銅；孝子順孫光遠慶，昭文千古振家風。

開鐘示衆法語

總中有別異中同，成壞非干這一鐘，取拾油鐺并火鏾，圓鎔法器濟盲聾。（以手指鐘云：）大衆還識此物嗎？（良久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要得眞實見解麼？這箇不從天降地降，亦非妄想發生。孤標越劫不曾生，獨卓超功不曾滅。夢見衆生背覺，不免敗缺一場。拈黃葉而止孩啼，立假名而標佛性。會萬物成己，而不著諸緣；用大冶一烹，而鑄成全體。若到這裏，且不用三乘爐鞲，又豈消十聖鉗鎚？自然一氣遍周羅，金汁融通無間阻。若遇知音之士，何須剖擊始通眞？箇中未曉之人，不妨下手。善男子！無奈下手處，諸佛護持。龍居無頂，而牙爪森羅；八角橫彰，而金文歷落。既到這裏，不可埋藏。大家聞了莫生疑，只這無聞全自己。（遂拈鐘鎚，驀顧視大衆云：）諸佛子！切不得錯會。各各運心諦聽（遂擊一鎚，放下鐘鎚云：）欲解不思議，鐘聲裏薦取。珍重。

學無學頌（一十五首）

嘗聞學道不依形，道不依形不離形；不離不依猶寐語，尋思寐語本天眞。

休道這邊與那邊，得時何更有枯偏？有爲皆是□□（疑漏二字）夢，夢中明白體如然。

莫向人前說是非，是非不到實希奇；假饒講得天花墜，大地山河總不知。

戴起枯髏撞眼睛，燒香設拜甚精勤；一盲引衆誰人會？賺誤世間多少人。

病在己而過在師，脫師離己悶胡蘆；從前學解皆忘却，撞頭磕腦愈心麤。

實見菩提說甚禪，大家打開過殘年；相逢道伴何言語？無價眞珠不用錢。

達磨西來腦搭披，少林久坐若頑癡；如斯顯赫非今古，唐土生靈誰得知？

老盧得了不傳衣，後代兒孫切莫疑；衣法親傳兩不是，心心心印了無知。

五家宗派亂縱橫，未到玄門語默爭，誑謗自招無間業，直須全體墮深坑。

奪下生機不作聲，耳聾眼瞎妙明生；隨流只欲傳心印，豈是緣情粥飯僧？

昨夜三更日卓中，滿天星斗雨濛濛；三門佛殿相携手，要去西天路不通。

翠竹山茶映落霞，猿啼鵲噪道誰誇？一葉墜時秋遍界，春風微動一時花。

悟人寂寂心寥廓，迷者忙忙到處錯；普觀迷悟實無因，祇這如來大圓覺。

周歲孩兒八十翁，若觀老少絕宗風；衆生世界本無有，妙在當人一性中。

十方世界口相吞，不斷圓音說普門；唯有普菴知說處，一箇窮人不著裩。

天龍巖寐語

天龍寂聽，魔族魂消。塵利毛毫，普菴不二。爲什麼開菴，來至於此？是故，水月空花，現形應物。若得學無學士，臨機而不著言詮，一悟普聞妙解，而豈俱聲色？老莊之言不到，佛祖之句難傳，應如是知，權名實相。實相無空無不空，將不空執尚違宗。一多無位誰分別？萬象森羅一鏡中。菴本非菴開不開，靈知自性即如來。尋源窮處烟霞伴，南嶺風光近日回。上無片瓦下無錐，被喧卜靜了無依。多求欲叩無心者，既了無心豈是非？若將色見普菴人，未免隨流不契津。千里無來同受用，縱橫妙用自家珍。莫怪渠儂不出頭，了心非相永無求。相逢誰覺夢中夢？浪靜閑乘般若舟。

頌十玄談（幷序）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雖無己而無形不己，雖無功而萬化皆通。道法自然，唯

靈獨用。用則非用，通則全通；若未全通，疑心未盡。心外餘絲髮，祖道豈能全？夾山聊顧存師德，絕勝華亭下水船。如今要問西來意，深知寐語落頑禪。同安大察禪師，遺十玄談詩於世。嘗覩處處開彰，往往究其味者，斯人鮮矣。可謂字字透宗不留跡，言言見諦以無私。同世迴潤之言談，入俗轉機之撮要。不遺平側韻對，無枯文章。不立事理，皆無十題。豈似於世間紙墨，不傳於耳目？除非見解，可覽金章，多學强聞，伊渠無間者。乃信普菴老人寐語非虛，唯心自肯。今於一句之下，加頌之三，今古混融成八十首。頌既已畢，猶恐學者未察，於題二十字，爲十法界三因八十句；爲八解脫之藥。病因藥痊，敢問其方。救未來之衆生，起河沙之妙慧。是故先題而後誦，從本而顯末。本末雙彰，唯其察禪師也。普菴向頭上安頭，須還知之，不知者即道。如如頌題。

心心非不心，未得印時生死侵；除非一搭無纖翳，六道皆德我相形。　心印也。

祖祖如鐘鼓，未擊有意周天普；虛幻形聲本自無，如如不動亙今古。　祖意也。

玄玄不用言，機鋒相柱箭頭連；達道無機玄不滿，儱侗眞如有萬千。　玄機也。

塵塵，背覺勞生地獄因；鏡寫異形分皂白，合元一性自天眞。　塵異也。

演演，莫執文書案上展；數人戒定慧堅牢，知見解脫堂堂顯。　演教也。

還還，不消下水及登山；左右逢源名實相，從斯周匝臥雲閑。　還源也。

達達，遍滿河沙微塵剎；本來無語似陽春，雨過花枝連夜發。達本也。
迴迴，目擊心通處處開；機深體淺無人會，滿天風道我如來。迴機也。
轉轉，兩頭不著中心選；無位眞人是阿誰？佛祖鼻孔穿成串。轉位也。
一一，恰似太虛經鳥跡；色即是空空不空，度日長吹無孔笛。一色也。

頌詩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影現千潭印萬山；夜靜畫樓吹玉管，聲聲相應絕遮欄。
「心印何人敢授傳」？無師弟子佛衆生；幾多妄想成恎覺，執境迷心拜衲僧。
「歷劫坦然無異色」，東西何立誰南北？若言別有一靈光，認子不眞元是賊。
「呼爲心印早虛言」，滿目眞如自現前；十二時中無不應，金鶯頻道柳含煙。
「雖知體自虛空性」？如理深淵融一鏡；萬象森羅沒處藏，摩尼離垢常淸淨。
「將喩紅爐火裏蓮」，精金百煆轉光鮮；居塵不染隨宜用，始覺松風解說禪。

「勿謂無心云是道」，龜毛兔角非堅寶；頑空作境是誰安？不體十方源浩浩。

「無心猶隔一重關」，滯寂沉空也大難。啼問阿娘誰是母？閑雲溪水笑潺潺。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鵬程九萬力唯風；若非風體空何用，體得無空道自通。

「靈機爭墮有無功」，色空猶未達空空；空色本無權立號，無名全體露金風。

「三賢尚未明斯旨」，羊鹿牛車孩子戲；數墨巡行枉用功，假立名爲乾慧地。

「十聖那能達此宗」？要須歷劫道方通；飢寒不認燈爲火，空守門前草屋中。

「透網金鱗猶滯水」，識神照覺非知己；肯心鳥道即菩提，三文買竭廬陵米。

「迴途石馬出紗籠」，嘶起寰中雨後風；吹散暮雲孤月朗，危巒烟寺一聲鐘。

「慇懃爲說西來意」，得意忘言眞不二；昨夜三更穿市過，只聞米賤油鹽貴。

「莫問西來及與東」，焉知佛祖一空同？四維上下皆如是，爭奈凡愚執相容。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非相非名觸處周；罔象無心珠自現，何勞汨沒外馳求？

「豈與塵機作繫留」？有爲何日得功周；除非無我無人見，體用全通得自由。

「妙體本來無處所」，超聲越色非古今；詮題不及議難思，莫恠道吾頻作舞。
「通身何更有蹤由」？三十年來看牯牛；鼻孔無邊難摸索，醍醐常納混春秋。
「靈然一句超羣象」，不落聖凡無伎倆；長笑一聲烟霧寬，含虛寂照亡思想。
「迥出三乘不假修」，別傳一句普天收；揚眉早是相輕忽，妙得無心了便休。
「撒手那邊千聖外」，見知不與凡同會；高峯絕頂棹孤舟，海裏爐焚烟自在。
「迴程堪作火中牛」。一葉纔凋萬國秋；月朗浪平無別事，此心只在朝竿頭。

塵異

「濁者自濁清自清」，一輪堅白不容塵；鏡中姸醜誰分別？水月融光淨法身。
「菩提煩惱等空平」，色裏膠青用始精；鹽入水中尋不見，舌輕點□（疑缺一字）笑欣欣。
「誰言卞璧無人鑒」？但辦肯心終不賺；燎却眉毛尚不知，詢歧欲往西天採。
「我道驪珠到處晶」，包含萬有獨明靈；同光索價遭人問，兩手張開帽帶陳。
「萬法泯時全體現」，大似金剛經百鍊；定光鎔爍絕纖埃，隻眼圓明何用見？
「三乘分別强安名」，愍念羣生習氣深；寶所到時城假化，何曾動步早觀音？
「丈夫自有沖天志」，不著形名非與是；交徹輝光意氣濃，金毛師子眞堪畏。

「莫向如來行處行」，一身墮落萬尋坑；人神百億扶難起，耳不聞聲目似盲？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義體周天應自連；黃葉止啼兒不叫，方知累劫困如眠。

「三世如來共所宣」，至今不斷少人傳；塞鴻非是人驚起，風擊蘆鳴寫碧天。

「初說有空人盡執」，未明理事虗勞力；念來年久轉迷情，心不負人徒面赤。

「後談空有衆皆捐」。字字無空透色鮮；八萬法門從此入，如今喚作老婆禪。

「龍宮滿藏醫方義」，藥病相當除五味；攪草者婆也大癡，胡言亂拔莖莖是。

「鶴樹終談理未玄」，口中吐露白如蓮；一花五葉親分付，只恐衆生眼著攣。

「眞淨界中纔一念」，未離學地終須久；今生努力絕名言，永劫不遭塵垢玷。

「閻浮早已八千年」，朝夕忙忙被業牽；一夢不驚塵劫苦，何如領取現光前。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鑽火還須金色光；燒却三千幷世界，死來得活也無方。

「策杖還須達本鄉」，未曾舉足見娘娘；多時不隔如今面，子母連天笑一場。

「雲水隔時君莫住」，橫吞碧漢包天地；任佗物變景推遷，獨我眞如全定慧。

「雪山深處我非忘」，百一十城印普光；彌勒樓開通線道，方知臘雪似春霜。

「堪嗟去日顏如玉」，常和白雲空裏宿；千迴萬匝只如然，廖廖獨唱無生曲。

「却歎迴時鬢似霜」，眉毛眼睫放毫光；從前無理今皆道，笑指泥途七寶裝。

「撒手到家人不識」，明朝更不分南北；逢場作戲弄孔魂，反指牛兒是彌勒。

「更無一物獻尊堂」，剔出銀盆耀雪霜；箭既離絃無退轉，洞山收悔不思量。

還源

「返本還原事已差」，輕羅不著外尋痲；勞慮即眞猶未信，忽然解道見桃花。

「本來無住不名家」，唯有西乾路不賒；三度佗心通敗闕，國師猶釣死蝦蟆。

「萬年松徑雪深覆」，水泄不通無入路；解脫門開一步周，喃喃寐語分緇素。

「一帶峯巒雲更遮」。倒騎鐵馬過流沙；東西南北中央佛，共飲乾坤一椀茶。

「賓主穆時全是妄」。相逢迎送分堦巷；老胡不識警梁王，寶積摩尼歡喜藏。

「君臣合處正中邪」，名相和同體似差；一二不成三不是，八還要顯我無瑕。

「還鄉曲調如何唱」？蝶拍鶯歌大道場；唯有禾山解打鼓，金牛作舞也尋常。

「明月堂前枯梅華」，太陽門下雪交加；寶樓閣裏多怪敗，達哩摩尼吽 嘜吒。

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親到靈山未足奇；見佛忘知無我所，六根常動轉阿彌。

「陌路相逢沒定期」，蛇婆來命恠誰知？四十八人成鼈鼻，急喚頑禪草裏歸。

「權掛垢衣云是佛」，釋迦也似偷空賊；忽然捉敗不相饒，丹霞火裏純金色。

「却裝珍御復名誰」？更展琅函耀本輝。了道不除權立□（疑缺一字），一切元體是無餘。

「木人夜半穿靴去」，得意生身無住處；妙用難傳妄想心，知君未解通方句。

「石女天明戴帽歸」，一身渾著六銖衣；喃喃解說非聲舌，生得兒來叫阿姨。

「萬古碧潭空界（界另本作海）月」，猿啼徹夜何曾歇？幾多孤負一輪光，唯我同輝誰辨別？

「再三撈摝始方知」。捉影逃形也太癡；千眼大悲分得半，維摩老漢始全提。

轉位

「披毛戴角入鄽來」，水底桃花幾度開；世界未生唯此性，任他遷變豈輪迴？

「優鉢羅花火裏開」，方知達磨不虛來；夜來一霎清明雨，萬卉千葩勝剪裁。

「煩惱海中為雨露」，窮坑變作珍珠庫；可憐不識夜明簾，打破畫餅無作做。

「無明山中作雲雷」，閃電霞光爍不開；霹靂一聲山獄震，曼拏大王哄哈哈。
「鑊湯爐炭吹敎滅」，一日三飡飽便歇；獄卒牛頭惡夜叉，同氣連枝應不別。
「劍樹刀山喝使摧」，十波羅蜜印靈臺；光輪無盡奚邊表，不是貪嗔根得來。
「金鎖玄關留不住」，穿雲透石充寰宇。四時不語信寥寥，萬劫超然希伴侶。
「行於異路且輪迴」，百億分身撥不開；地獄天堂非別有，相呼相喚隱天台。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不行鳥道轉諸訛；狐狸引入豪豬窟，不久成團被死魔。
「行人到此盡蹉跎」，一指頭端不奈何；毫髮有差千萬里，潙山撫掌笑呵呵。
「鷺鷥立雪非同色」，鏡裏色空誰間隔？不是靑黃黑白紅，上下東西及南北。
「明月蘆花不似佗」，於中一氣逼天羅；涅槃影裏無相識，鼻孔遼天笑大哥。
「了了了時無可了」，乾坤道我無邊表；夜摩宮裏混金風，兜率殿中明皎皎。
「玄玄玄處亦須呵」，喝斷烏江返碧波；寄語東吳諸父老，不如聞早念彌陀。
「慇懃爲唱玄中曲」，澗水相和音韻足；唯有伯牙欲露機，斷絃深意無人續。
「空裏蟾光撮得麼」？待風列子已蹉跎；須彌無縫徒伸手，任是先天不奈何。

粤以垂世立敎，豈曰乏人？顯本標宗，莫偕斯典。實藏經之耳目，誠佛祖之果

源。恢恢寶劍，而瑞氣莫渝；粲粲明珠，而清輝難掩。以彭逢源、彭褎、彭大霖、李寔、李觀國等，親聞如是，敢不揄揚？共施家珍，命工刻木。用廣發揮於後世，庶幾有補於將來。爲萬古之徽猷，作吾宗之眞宰。知　普菴之應世，乃古佛之再來，可謂千載一遇也。得不誌之于後！旹歲乾道二年，季春滿日。參學弟子和光應世拜題。

化米

當關擊破黃金鎖，佛與衆生無兩箇；全提吞盡十方空，萬億龍天爲護佐。雪歌獨唱古峯頭，風月溪山同讚和；從來弘闡在當人，密賴知音共揚播。共揚播，非彼我，一鉢千家崇善果；直叩維摩不二門，狹路相逢休放過。⊙

買油

三百六十斤油，何須苦苦問佗求？心光廓徹燈何用，水草無心若畫牛。五味舌頭無足日，煎熬煮炙幾時休？功辦斯成無點染，西江一口絕纖流。

行童搬土

童子聚沙爲佛塔，而今搬土豈無功？忽然覺後知非土，當處回頭識本宗。老僧念你善根微，所以教伊不失時；朝歌暮擊三摩地，不久迷開解我機。

普請道友搬瓦

當時驢覷井，如今井覷驢。酒醒溪邊思往昔，至今方覺彼區區。空花解弄兒路，蝶引癡蜂入網蛛。誰是那頭能警叱，回光返照越賢愚。雲蓋瓦鋪須子細，筆端有口顯文殊。咦珍重。

鐵竹歌

普菴和尚鐵竹歌，十聖三賢不奈何；九節玲瓏通法界，不由篴筍自嘍囉。從百鍊，已經磨，能障狂風止海波；惡龍攝毒皆由我，猛虎歸降豈是佗？世出世間無可比，非凡非聖力摩訶。莫耶劍，比天戈，生滅勞形費氣多；只這一條剛不壞，撐天挂地應三摩。身瑩淨，意曼陀，非眼耳鼻六通和；肉眼那能堪作見？二乘天眼尚諸

訛。德山老漢卻老婆，橫豎宗風般若多；罕遇其人難措手，至今獨卓立巍峨。君不見？莫蹉跎，點石爲金也是他；即栗橫肩千萬箇，解吞鐵竹可相過。未動口時百雜碎，豈同狐族唱巴歌？順天助道功非細，只欲令人脫死魔。喃喃解語非關舌，入水何曾動碧波？鐵竹自歌如是唱，海潮音徹笑呵呵。

拈碁游戲三昧禪

這箇初因戒定，然後觸目涅槃；當觀妙用縱橫，蹊徑權分四九。一白二黑，無名天地之先；落二落三，有名萬物之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何窒礙？迎之隨之，自活方能無失錯。爲什麼如此？雙闕難破，抑亦須成，一道常光隨精明，密釋子道。狐孫展脚，官人於象鼻藏機。癡人徒闊角偸，忻然則終無解脫。智者存腹寬，海量快活無憂；傷嗟拈子細，包靚還如不識。破籠輕罩，不覺不知，只欲打打劫逃生；多虛少實，有忌有諱，怕人漏泄頑機。磕額撞頭，到處離披裂瞥。君不見欄柯仙一局，知他幾度年？自出洞來誰作對？未曾舉手早贏先。高不高，玄不玄，默然輕轉不能言。得失都盧無箇事，一時收拾華堂前。若人要問消息，落落眞風印碧天。

數珠歌

如是數珠祇一顆，離垢摩尼光不破。佛說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這箇未了人，休將過成佛。人希念佛多，却將妄念數如麻，念來年久却成魔。假慈悲，當什麼；順時吉，逆時禍。行住坐臥似風牽，誑謗佛法如行貨。木槵子麻穿過，假名一百單八箇。和酒和肉耀心光，誰覺死來連汝墮？心念肉，口波波，業識如是怎奈何？靈府未清徒念佛，身心淨土自彌陀。旃檀成，來惠我，拈起連天笑一和；自家不比這般人，黃葉止啼元是我。聰明人，猶較可，二乘聞說心如火；幾百劫中用數珠，今日教人都訣破。

善男子！不恁麼，法無斷滅言無過；一人道假百千虛，何不學西來達磨？不立文字無唱和，寂滅光中神護佐；九年面壁沒人知，直指人心少林坐。雪齊腰，割臂墮，猶自惺惺不放過；徵詰神光勿得心，忽然解悟方擔荷。報參玄，休懡㦬，決擇身心是什麼？虛空何物可相當？體得一如閑打坐。十方諸佛念珠同，法界圓明無兩箇。

引彭仲和、心齋二居士，拈永嘉證道歌

夫證道歌者，實諦難思議，妙契不可說。大好取不得，舍不得，是什麼？不可得，祇麼得。得箇什麼？若有所得，然燈佛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若實無得，然燈佛應與我受記作佛，如理實見。我道然燈佛，不著兩箇頭，是一箇人。是知百千萬劫。過現未來，一切諸佛皆悉知。是除一心法門之外，別有得者，盡屬外道邪師，聲聞緣覺。有爲著相，泥文字求知見，妄取殊勝，欲現神通，貪名苟利，能所不脫。

目前鑒覺未破，不契宗元。忘前失後，住有爲而說無爲，著有相而談無相。見箇眞實人，略有一言半句，面便紅赤，口似啞羊，手若風牽，無本可據。業識茫茫，擔定一百二十斤屎桶擔子，不肯放下。道我學解，超過人法。自埋自蔽，我慢增高，誑妄無知。令他邪見，永失本心。我佛門庭，誰曾踏著？所以永嘉大師與十方諸佛，無二說，無二見，無二佛，無二法，一切不二，究竟如是。便道「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悟自心是佛，更說什麼佛，及時劫刹土莊嚴？名相學解殊勝知見？

此心法中，若有一塵許，未是本心，不爲法身。喚作心外有法，未得圓覺。圓

者無漏，覺者無空。無漏即無爲，有漏即有爲。無漏無爲眞實相，有漏有爲凡夫法。覺眞毫髮不成空，妄覺頑空陰間夾。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凡夫不知自己身相，從來以來，唯一圓覺，廣大清淨法身，妄認四大爲身，六塵爲心，惡死好生，迷背本心，不得受用成佛，永劫不壞之身。若聞見性成佛，便興妄心，別求知解，豈不是騎牛覓牛？將心覓心？使佛覓佛？無有是處。何如直下承當，全不費纖毫之力。

所以道：「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凡夫是假名，以要言之，將妄顯眞，令歸悟體。即一切佛一佛，一身多身，一相無相，方可一了百當。如今出頭，分疏不下，設言言見諦，字字歸宗，早落第二機。明眼人聞，豈不相笑哉？何況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瞞昧凡夫，自欺佛理；萬劫千生，墮此惡轍，誠非小事！佛語不虛，果報歷然。信者，信自心清淨，即得作佛；不信者，背失本源，永沉苦海，生死何休？我說本無說，君知本不知。如如方合道，合道不思議。蒙妙意，爲拈出永嘉大師三關，不覺潦倒，哆哆和和，又與麼去也。

示弟子彭資深、心齋居士

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禪可禪而成大過；一念頓超沒量人，六月雪哥向猛火。參方侶，休打坐，學至無學得什麼？自從打破趙州關，收放縱橫句不墮。這雪曲，誰解和？舉意萬機無兩箇；拈題頌古若河沙，須是金毛師子子。這資深，被誰苦？夢中踢發千鈞弩；射過山河石壁空，枯髏爍盡無纖阻。希奇希奇誰得知？心空及第心齋子；古賢無限學無爲，罕遇明心輪劫苦。聞不聞豈小補？識破天下老婆子；箭鋒相拄道應難，針芥相投萬事閑。不知佛祖只談心，悲愍盲參往別山。沒弦琴，誰會彈？盧公便就指風幡；直饒不是風幡動，不識眞心轉見難。我意無盡非言說，離百非兮四句絕；首觀梁武夢胡僧，未達休山龍濟決。一百一十四重玄，大冶爐中撈片雪。生不生，滅不滅，萬法千機誰透徹？普菴不舍一微塵，本末雙彰無（疑少「言」字）說。肯將法界作紅心，一箭虛空渾漏泄。

行者圓通求法語

師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常聞楞嚴會上，我佛垂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且夫涅槃者，寂靜常樂。眞如實

相，除非眞正見解，便爲妙會。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只要虛閒；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不盡，即爲魔王眷屬。所謂等妙二覺、羅漢辟支、緣覺聲聞，削髮披緇，頭陀苦行，皆是權接迷妄衆生，令歸正道。設有顯現神通，百千方便；故得一相無相，一身多身；以法界爲道場，化羣迷而爲佛事。是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普菴老人，自解活計之後，了本無爲，日用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以爲佛事。十二時皎皎地，無絲髮許，作得間隔。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忽因憲公禪匠，全道智人，夜參之次，告師云：「和尚抱道之士，常不背於應緣，往返辛勤，孰可忍乎？可以告懇十方檀信，求化進納，一人能了事者。待充有請，修奉祈禳。庶幾參學者，早晚得不空過，免滯機輪。可乎？」師默然不答。良久噓氣一聲云：「不是這箇道理！老盧得法非僧相，龐老通明豈離家？大事未成俱業網，除非了本是生涯。」諸仁者！此段大事，從來千聖不曾踏著。若不達本明心，妄覓一片袈裟，裹却一個凡夫身。剃了頭，受却戒，謗正法；虛貪信施，受人供養；成諸大業，永墮三途。萬劫千生，不得出離，誠非小事！老僧實不敢妄爲。大難保任，大難承當。又云：「好好這裏，若是箇喪身失命，自肯承當者，出頭來，對得老僧，寐語者，便可，披衣剃髮，了本有什麼交涉？」時有行者圓通，出云：「行者呈似一頌，伏乞和尚

提撕。」師云：「速道！」通云：「和合無二相，圓融大智鏡；對機何阻隔？靈光徹瑩瑩。」師云：「儞鼻孔，只今在什麼處？」答云：「誰敢承當？」師云：「掠虛漢！鼻孔尚不知，却道要為僧？且不管。設若未透玄宗，箇裏終須無別。汝能如是，不顧存亡，日用自然；即事即理，都無罣礙。普菴與你，共一手，作出一隻眼。該括塵勞，融通一性，弄有作無，將虛為實。莫令撞著箇鼻孔遼天底人，略有一言半句相問，直得通身是口。及乎到這裏，也分疎不下。汝還知麼？有麼？稜禪師云：『萬相之中獨露身，除非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應須與麼，方有少分相應。」普菴即今，不懼明眼相笑，這裏下箇注脚：「心月孤圓時，光非十五六；迷者以圓觀，智者應妙觸。印危崖，鑑川陸，一性圓通無委曲；了非心外逐塵緣，下坂不走天然速。誰道速？有佛之處不得住，無佛之處一時足。時來鐵解放光明，運至石頭成白玉。幸逢施主大開張，古佛慧命汝今續。」

進納

大道等虛空，離諸色相。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若不透達玄機，未免拖泥帶水。如今若要超凡入聖，打鳳撈龍，直須捋脫頭毛，橫肩一衲。造箇無縫塔子，

騎隻露地白牛。休說飲水分河，這裏要須明白。圓通圓通，當陽顯赫。但存一片報恩心，大施門開無壅塞。

袁州開元寺塑佛

右伏以：金身丈六，應化非眞。萬德全彰，色空不異。兜率未下，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雙林示寂，而本光不滅。法性常存，毗藍現瑞，而生即不生。天眞圓湛，三十二相而非相。不妨萬行以莊嚴，八十種形而非形。到裏許者，解非非色，無法可說而說法。海藏五千，道不可言而常言燈傳無盡。是以雲門不肯放過，且圖天下太平。丹霞火煆無疑，人人有分。隴西達士重標立，萬行圓明道果成。擧目含靈俱是佛，應無所住得其心。

與圓定書

圓定不病，此病非定斯有，我名辯故如是。我亦如是，如是如是，不可思議。此中可理，一目無漏，故不可說。幻在其中，非妙明寂照，體用雙彰，智悲同

運之人，焉能信之？應于觸目，以此物祇待，必無咎焉。狗子無佛性，打殺了也。且作麼生分別？趙州這一箇無字，也常向諸人提撕，早晚不可放過。大乘徒侶，焉比凡流？顯則如杲日東昇，無物不照；隱則如晦月在雲，定知其有。可以道化自然，莫生私礙。出入無非，動靜一實，慮有魔怪。忽起好惡，細微現量；彼自銷鎔，覺元不動。三世如來奇特，十世古今尊重。究竟事成，更察於中懶隋者，遣歸亦不妨。老僧近來，杖頭生眼，應不死漢，知之全用。心齋無心，總攝於心。餘無可道。

示彭昇伯

驪珠一顆印千峯，越古騰今處處通；元禪道貫纖毫絕，方知佛法不貧窮。孤雲片片標心法，野鶴翹松表自容；千眼難覷誰解見？赤幡直下起清風。妙覺十方無影像，靈知三界絕行蹤。所以，不墮往來之機，不墜中間之意。眞如凡聖，地獄天堂，須還了事底人，眼前鑑覺自破，一微塵不立。權法義修羅，迷指不見月；兩處大誵訛，來叩普菴老。眞心豈奈何？除非君自肯。陽春白雪歌，毛端如來識。言說用閑多，情忘幷想盡。不斷這麼訶。咦(、)！仁者且道，這箇是什麼？聰明不敵死生

關，乾慧豈免輪回苦？到這裏，更說什麼前程禍福？身命因緣，自性本淨；妙圓於中，且無別物。虛空猶從妄生，何處更有這個消息？雖然如是，不妨隱顯其中。道有說無，也要君知落處。色空不異，智人應不佗觀，是以今時重加寐語。頣軒頣軒，當處湛然。萬法歸一，不勞外覓。無心合道貫離微，大用堂堂無不吉。

回劉陽縣資福寺書

某稽首。瀟湘古岸，徹底騰霞。向蒙飛錫未餘旬，一軸琅函空裏墜。未展覩祥光，而遍界金風。深知唯有箇中人，妙意筆端資福事。古賢憂道，豈憂末事難成？若是當人，何愁這箇不了？某空花標相，水月談禪；以法界而爲道場，化衆生而作佛事。君禮耳順，而性純一，雖爲外道之所惑，已覺其非，明自心之所得，而無所得，而無所得（疑似衍文）。出家漢，但識取心，無法不備。既是得心而明本，隨方而應法；非眞大事圓成，不動而化周刹土。達磨西來，且不做屋；普菴入嶺，豈欲梵修？一輪秋月暎悲風，數和松音標此意。因緣究竟莫勞神，時節到來無不備。所有現在，無不證明。可宜自把釣竿，免被小蝦戲弄。經云：「雖是善因，能招惡果。」木匠休愁無酒肉，大家免得落羣魔。但管來年了，應敎不動波。隨心

做箇殿，別事莫多羅。更有一般好，只箇阿彌陀。

化齋糧，刋注心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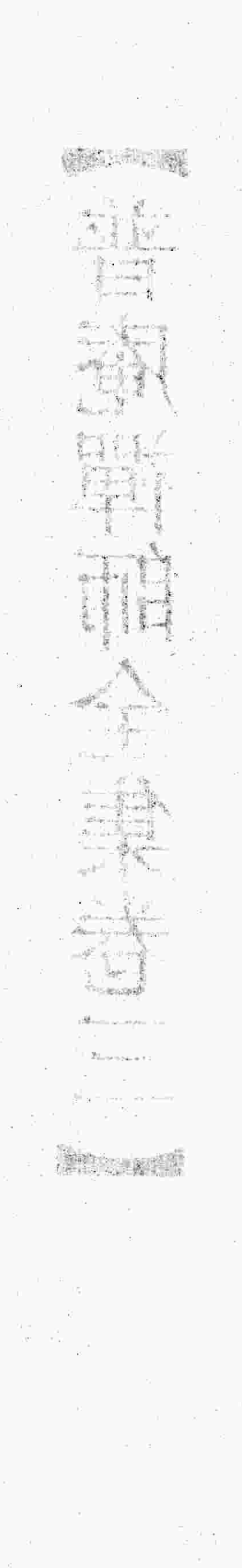
摩尼無價，希逢辨寶商人；窮子背珍，蓋爲久迷歸徑。若遇奇友指珠，不離於衣中，信善思修，不日還家收寶藏。此心經，括大藏五千餘卷，只在凡夫之心。凡夫若解此經，又更與佛何異？須是依經契悟，直截根源；不可捋過數珠，將爲看經已了。又更燒紙化疏，虛誑作福招殃。若會佛說處，非有非無，便解普菴解注。若了自性，如空無相。生死喚作涅槃，超佗千古念文章。當下一聞便解脫，不可容易；須當信施齋糧，然後請經。也要心經堅固。甚幸。

達理歌

普菴識心達理，不是胡言亂語。教化三千大千，箇箇透泥入水。應無所住生心，更不祭神拜鬼。時中淨念法身，何假燒錢化紙？不被邪魔所惑，各各盡淘眞理。亦非夜聚曉散，亦不遠尋山水，亦不棄離妻子。不啗衆生血味，便敬六親九

祖。誓不飲酒猖狂，不入牢獄苦楚。見利便不干心，處處如欽父母。你爭無明人我，我自無可作做。修橋布路隨緣，身作山河國土。供養大地含靈，上願皇圖永固。時時風調雨順，日日民歌樂舞。皆因自性天眞，永不入他門戶。如今一物無求，不著邪魔祛使。不離當處湛然，運水搬柴佛事。何須打鐃擊鈸？豈用槌鐘撞鼓？饒舌合掌歸依，早被參方取怒。只心普遍蓮花，何異西方淨土？自古本自無迷，今本何曾有悟？設有三乘五敎，也似添鹽和醋。生死涅槃如夢，佛說無所作做。更問達磨西來，佗亦別無門路；直指人心是佛，不可更移一步。纔有絲髮是非，便入魔家邪戶。死中得活之人，諸佛龍天守護。斬釘截鐵丈夫，這箇凡夫了事。如今人贊神欽，萬劫羣靈仰慕。到此若不回心。豈識摩尼寶庫？自利利佗不竭，經劫且無怕怖。披雲嘯月吟古風，透石穿山談正法。只箇心如巧畫師，只箇身如無縫塔。東村老婆是我娘，爺是南門張大伯。

【普庵禪師全集卷三】



「紙被歌」訓行童

佛以大慈悲，示諸含識方便門。蓋緣蠢動含靈，皆一佛性耳。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流浪四生，輪廻六趣。五百生死，遇一聖人；若契無生，永超古海。遇之不識，迷妄轉乖。只欲惡死好生，不覺披毛帶角。纔離人相，念水草以逃生；一失人生，萬劫難復。大若垂天之雲，細若微塵螻蟻。念念煩興，刹那生滅。是知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如夢幻，夢覺眞存。今嗟汝等，性本天眞，迷斯流趣。今遇普庵出家，求最上法；乃是宿因，亦非偶然。便能割斷愛緣，來親至理。圓覺經云：「若諸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不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若見色聞聲，而求我者，汝自邪行，豈干我過？大抵只要超脫世人所欲之物，指瓦礫壁牆爲眞，斬釘截鐵猛烈漢，出家那有不成時？箇箇灰心，人人寂照。若得箇中與太虛而合一體，且喚什麼作法身？便能全己無私，解百億化身爲我體，任佗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大笑高歌，誰明雪曲？死生不變，越古超今，爲了事人。出家功德非微，直是這一般人，與普庵少分明契，作我弟子，許他千劫萬劫，說法不斷，度無量衆。永爲天上歸依，人間瞻仰。苟或未然，且與普庵沒交涉。

如今各人，受三歸五戒了，卻與你覆盖一鋪。可與對人天大衆，分明承當。取

早朝晚夕，東盖西包，行住坐卧，仔細看是箇什麼物？若有鼻孔之子，不在言詮。若遇盲眼之人，死屍熏壞我被了也。說亦不知，擧亦不解。攝自乖離父母，相背六親，入我精藍，屎牀尿壁。十二時中，喫了十方檀信飯，著十方父母衣，道又不修，業如海水；無明種性，發渴何休？智慧慈悲，且無毫髮。如今且爲行童，向後復作村人。念念自業纏身，死沈無間。苦哉痛哉！復歎堪悲。諸佛出頭來，也無計度你處。好好去佗家，受飽糠食，斤兩不少，一一還足。又復細酬，且無閒人相待，千萬各自努力。若老和尚亂道承當，不久入地獄，永墮阿鼻。若在這裏，莫空度時日。珍重。歌曰：

一片白雲掛在身，披時不許染紅塵；輕羅細想應難比，重錦尋思未可親。豈非顏色白如玉？成現都盧只一幅；紅窗妖艷見低頭，六賊三尸盡降伏。日充衣，夜得盖，不長不短也不大；世人問我何處尋？蔡倫弟子將來賣。買得將來披，不許邪魔罔兩知。解向市鄽遮雲雨，要與閒人隔是非。縱顛狂，任落魄，披入村中人惡惡；直饒紫綬與金章，我也未肯輕輕博。

又曰：

皂袖寒袍入禮儀，霞光閃爍遶身飛；或行或坐頻頻看，或卧或眠每每披。幾渡入山遊勝境，數廻海上覓龍騎；假饒千兩黃金貴，難買山僧這箇衣。

大圓智鏡

普庵非相亦非名，達本忘情不見人；孤月全收無意識，桂輪獨耀絕纖塵。三祇一念湯消雪，萬行須臾火爍冰；到此何勞聲色問，共君本自鏡圓明。若將銅器作天眞，背黑面青賺學人；本性如空含萬物，妙明寂照豈容塵？山河石壁三春霧，空色全彰六月冰；智自圓明非我所，不拘日月定光明。

與參徒辦事

仲元亨老，慇懃圓淨。此中大事，雪曲高歌。騎白牛兒，漫空唱囉。這家也舂米，那畔爭打禾。且道乘誰力？天眞大老婆。近日南方諸道友，斬釘截鐵自降魔。運水搬柴無不是，神通妙用顯摩訶。一人辦力諸天供，一會修來爭奈何？移根拔樹非邪作，翻有爲無萬事和。樓閣忽然橫碧漢，人人功德無空過。香積味憑知道者，須敎不少亦非多。箇裏不消重委囑，分明只是這彌陀。普庵。

因道友說陳摶打睡，師警之

日當午，有巴鼻，莫似這漢打瞌睡；精魄沉滯識神牽，墮入三途難出離。我這裏，不如是，眼若不睡諸夢除；端然靜坐沒牽纏，縱橫自在無縈繫。學道人，生慚愧，普菴萬劫眼不閉；鼻孔連天叫大哥，海納細流通大意。勸君修，休退志，坐斷乾坤無別義；一條脊骨鍊純剛，撐天拄地更無二。這光明，全體是，充滿山河崇富貴；明月堂堂皎碧天，絕待靈明撒手去。一事無心了便休，祖門一句普天收；離相非空無別是，無聲之樂響啾啾。

李光遠宅糴米

堪笑南泉老古錐，住山情況了無依；解使木人來買米，和光風月正先知。奇奇！柳眼桃腮總是機，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共依依。癡癡！三千不惜換驪球，若問普菴來意處，光明普遍匝體如如。

與湯亨老居士

香積廚中烹五味，脚踏天兮頭頂地；雖然頭角各分張，未得箇人都了利。不然亨老大慈悲，一日無私和衆議；南方道友不偏枯，到裏許人皆具備。直教塞口併咽喉，消息出門無不是。

與李光遠化粮

達空爲實，解境即心；方能箇裏接羣迷，始堪表作如來用。古寺香花，住持無數；只欠一箇眼睛，所以荒蕪日久。今日道場瞬目，法指燈籠，風幡不動。仁者之心，了針鋒而法身具足，乃得高檀光遠。儒風滿腹，語默全通；肯信無言，如空入理。覩山庵四來風合，魚鼓難鳴；欲得一飽忘千飢，須會盧陵眞米價。求字與目，共作緣馳。莫令相遇本色人，一檐須彌檐下動。切希珍重。

小師圓通頌兩首

此信寥寥誰得知？風舞巖松千萬枝。杜宇連聲聲不絕，鷓鴣啼處綠楊垂。鬧市

囊中全體露，資深深入老婆機。

無心應物物非物，如幻摩尼一顆珠。通濟妙圓圓種智，塵塵剎剎顯光輝。方便一申非語句，殊祥萬載不思議。

圓通又示行童

衆行童，諸佛子，親近智人無彼此；努力今生須了卻，萬劫千生從此止。寧受山門一切苦，得聞諸佛金剛髓。金剛髓，時時擧，直教血脈通無底；用無窮盡意周圓，百萬陀羅皆出此。布曼曼，無住處，隨時密用無佗計；入泥入水也無私，轉不退輪三摩地。○通寄語萬，行圓明，精進奉持，自心佛事。

諸頌贊

贊三寶

圓光應現無心物。大地山河恰似無；驪珠一顆非非相，信者權將作畫圖。

直指人心親見佛，何勞打瓦作龜爻？一片白雲橫谷中，幾多歸鳥盡迷巢。

迷悟本同光，信時無隱藏；
幻空如夢體，三昧覺華王。

贊達磨

妙契觸目菩提，誰觀達磨西歸？只是老胡揑怪，好與三十竹篦。試問參方知不知？狂書早自落便宜。㘞也好！與三十柱杖。還有敢下手麼？試斷看。

贊須菩提

伎倆全無始解空，雨花動地泄機鋒；欲求靜坐無方時，獨步寥寥宇宙中。咄！

信士畫師眞，請贊

非迷非悟，誰强名模？無相三昧，不受塗糊。越色超聲無箇事，連聲不斷念蘇盧；眉芒動處千光含，自肯除非大丈夫。持心應不失，謀事便忘眞；誰識元明寶？虛勞幾度春。因見普庵老，示我體皆純；但依無著性，性幻在浚巡。㖂？

普因乾坤非外物，周聞法界只圓音；含靈入我身毛孔，非相非名何處尋？寶陀

觸目無人見，妙體端嚴不壞金；如鐘含響隨緣應，見我方知識自心。釋迦佛，普庵光，不二如來體不藏；香花供養誰知有？只在衆生心印堂。

此法身，無變壞，鼻孔裏許藏三界；水月空花點不成，非相光中常自在。咦？法空爲坐，金剛爲體。板如癡脫空無底，信心無二，呑山納水。

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易盡世間顏色，普庵頂相奚爲？等大虛空一體，霧露雲霞表衣。眼觀不見，耳聽不知，惺惺不昧，了了何虧？自解拈花知起處，冷笑達磨更西歸；用晦隱顯無勞失，亘古亘今也大奇。

示衆法語

鑛去金存百鍊周，自從索價沒人酬；騰今躍古非聲色，曾共潙山作牯牛。身若浮雲心若風，居常不定在虛空；忽然風捲雲無跡，誰人解識主人公？

大隱居鄽小隱山，了心無事沒多般；休緣到此磨塵垢，絕愛終須耐歲寒。百草上參多寶佛。钁頭邊勘趙州關；莫敎一擊連天地，震動坤維頃刻間。

示楊仲質

誰識一微塵，於中藏本佛；時時常放光，照燭一切物。只許信心人，在處無輕忽；這回如未應，不離金剛骨。逢本分鉗鎚，煆成非外物。㊀

和光讀金剛經，師以頌示之

道人看經不識字，剎那須轉千億部；恒沙諸佛入微塵，達本契經無作做。

何叔宜求頌

十力功高誰履踐？叔宜重叩普庵門；玄玄衆妙靈知有，自肯唯心聞不聞？時信金剛通佛慧，情忘想盡合乾坤；夜月曉風消息滿，希夷獨步道常存。

破屋頌示衆

一箇閑身穿破屋，風吹雨滴轉光明；燈籠露柱時時舉，只道以平報不平。瑠璃殿上鞭金馬，追風不及三脚驢。咄！氣急殺人。〔良久云：〕放過一著。會麼？平地起土堆，大有人未許你在！◯、咦，是什麼？

衲衣示衆

一箇閑身包萬有，不能自把著針縫；衆緣聚衲須微細，妙相莊嚴一大通。下下針鋒無不實，條條線貫不空空；連天鋪地山和水，一合圓成始脫籠。更有一般奇特處（處一作事），巖前枯木笑春風。

布衣示衆

老僧一領布衫，勝過趙州七千大秤，四天門王扛不動。汝等護下手看，只是直下要成就。不許麤疎，須是出入處一切人見不得，方是好手脚。未審末後句，作麼生道？咦！快箚！

示徒

我有陀羅名解脫，在在處處和塵撥；莫令撥著箇凡夫，何用剃頭並展鉢。咦！連妻帶子龐居士，一時成佛都包括。

安心不滅禍難除，任何祈求卜大虛；了道不消多語話，當軒自有顆明珠。半夜三更莫費油，澄潭捉月幾時休？冬年莫惹紅塵客。家道安然體目周，寄語門徒諸弟子，得心安樂外何求？

未得塵勞息，須依善知識；若肯慈悲學，發願施心力。入泥並入水，莫作閑戲劇；揚眉動目處，法身無窮極。於中習懶者，管取沒飯喫；趁隊只□（疑爲「圖」）飽，披毛無了日。不信佛乘經，逐末本卻失；咄哉大丈夫！你乘誰氣力？當本無我人，貪忙有何益？何似歇無明，聽吹無孔笛。五音六律全，皓月悲風寂；一聲宇宙寬，箇中聞的實。和同爲智身，無物堪遮窒；奉勸草木影。閒時急收拾。

與夏國舅

白日上昇非偶爾，刹那成佛亦如然；箇中迥超聲色外，恩光滿目意連天。好明廓徹非思量，一受皇書遍普賢。江西風月光無盡，帝里眞如萬法圓；當處飲吞無不

足，護持秘密不休年。

與王巡檢（號懶翁）

佛法從來付宰臣，今朝已遇大心人；透明幻住超生滅，鑒物無私佑聖庭。（良久云：）會麼？達磨非爲後，瞿曇未是先；當來無量劫，懶翁得自然。

與廖維高

精通三教越禪機，語默同風和者希；匝地周天居士眼，元來只在一毫釐。（又云：）且道毫釐有什麼交涉？向道故非外物。

資深和光初參師，求頌

同心實步叩南泉，雲飾空巖廓杳然；一室淸風千古意，自非聲色問玄玄。

示行者

絕頂無人處，融會亦非難；獨步依無住，圓心豈往還？深深妙在無言說，莫教閑指動風幡；大事徹頭須進步，白雲千里故鄉關。

師覩弟子作頌題窓，乃續韻警之

饒舌刀刀不透（下疑漏一「口」字），臨聰一語更離披；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卻肯伊。（自云：）通身是眼，見得一橛；通身是口，說得一半。要會南泉親切意，無過頂後著一鑚。

石人擊皷木人吹，靈柱親聞腦搭披；如是圓音無用處，閻公未肯便饒伊。（自云：）蒼天蒼天！欠缺不少，時來節到，自解了了。切莫妄想，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妨試道著，還知有麼？不道不道，死也不道。

鼻孔遼天是阿誰？權將雲霧作衣披；迷悟本無唯一性，你全是我我無伊。（自云：）應如是還有過也無？與你三十柱杖。（噓！）普庵三頌自連拈，寄與提綱本手鉗；爐鞴穩時無鈍鐵。何妨矢上更加尖？（拈云：）痳語一場老倒，慚愧恰好。

師四字書窓，以印實相

㊤得正無非離一安，印空圓足寶瀰漫。天魔外道從何有，體若虗空世豈干。
㊥佳乘兩口草標頭，共見同看水牯牛。昨夜牧人無被盖，今朝猶笑道無求。
㊦實離貫穿理不俱，一人直下體同渠。久停頑坐邪思起，返謗如來正覺虗。
㊧田頭十字路堂堂，鉗口收心便廝當。領得摩尼眞寶藏，卻來警夢表提綱。

普庵老人，於一微塵中，出此止觀定慧。若人會得於此寐語，有什麼交涉？許佗一隻眼；若人不會，亦許佗一隻眼。咄咄。且顧汚邊獨脚橋子，好好好去。蒼天蒼天！

又頌

一輪心月耀昏衢，夢幻吞侵誰得知？幸遇知音重爲舉，息心回念理元輝。一句當天正信希，欲談詞喪懶投機；高峯既遠休尋訪，不惜眉毛爲發揮。一身淸淨本無瑕，了了歸家勝出家；紅葉舞風須早覺，莫將有限逐虗華。一心圓持種種心，信心諸境絕追尋；此中無分應難到，便好回光免陸沈。

頌斷觜餅

心法無斷滅，踢倒一淨餅；華林不奈何，不脫聲色名。眞如俱是戲，心境一等平；不落有無用，三昧本空清。咄！

重陽日頌

去歲逢重九，風流主得賓；黃花談般若，白法樂天眞。今夕當良會，高峯沒四隣；孤笻笻挑日月，何道不通津？

百丈先令慶上座禮拜，求頌

西川慶上人，本來沒弟兄；須知自性如空體，水月之中未解眞。箇事不傳聲色句，元來心法獨靈明。

送米與百丈頌

百丈孤雲入道林，眞如不動意難尋；道人相見非來往，語默全彰亘古今。近日廬陵親得價，一時分付老婆心。

百丈回頌

普菴標格出稠林，千里披雲得得尋；一見機鋒雲横影，再窮玄辯古無今。更將玉粒米相惠，正是當人鐵石心。

行者妙曉求頌

頭頭相應人希會，物物皆眞體不殊；但辦肯心終不賺，情忘想盡入無餘。自是出家無眼目，只言苦行落空虛；甘贄在俗猶通理，妙曉無求自得珠。

紹椿行者求頌

假使八千五百歲，紹椿松鶴未爲奇；不若紹明光不變，此中實應出家時。念道何憂衣食事，千光影裏聽鶯啼；聞聲一囀渾消息，滿目蓮花不見枝。

陳達獻菊花求頌

滿地風光未足奇，霜前秋後吐金枝；靈山親擧唯迦葉，今日陳來衆共知。不獨陶生時節用，轉爲華藏供阿彌；聞見定歸依彼岸，方知此日獻花時。

行住坐卧三十二頌

卯粥　普目不拘開合眼，意光何必待天明；衆人未起我周布，行益資佗腹自膨。

辰齋　瀾渾湯水熟淘沙，不著油鹽醬醋茶；飢渴隨時飡少許，只思因甚悟桃花？

行住　割愛辭親如是行，豈求衣食及爲僧；步步澄輝無別想，卓然獨立妙明生。

坐禪　夜靜風悲人悄悄，衆緣事辦寂寥寥；趺坐結跏雲漢定，誰知卧月忽明朝？

習聽　生老病死苦相煎，唯我能知速棄捐；十二時中常念佛，聞師一擧耳無邊。

受持　聞道眞空不著言，信心清淨在拳拳；只將此性光明遍，語默行藏豈離禪？

澡浴　了身如幻向誰言？運水搬柴化有緣；忽遇浴堂人指水，輕清妙觸轉光鮮。

向火　雲凍風彌鳥絕蹤，洞山只道沒西東；等閒目擊誰相委？賴遇丹霞作炭紅。

飯頭　將勤補拙入廚中，不問青泥事事充；拾得寒山明此意，如今成佛滿虛空。

香燈　恒河沙劫奉如來，功未全時眼不開；自知本有靈光物，香燈不絕警癡獃

知客　不虧掃地與煎茶，門戶開關用法華；雲跡雨蹤來不住，箇中誰肯速還家？

掃地　心地光明淨土圓，一切人見我無言；只拈掃帚東西撥，震動三千及大千。

侍師　百里千鄉信未圓，到來空爇一尋烟；我今朝夕時聞見，粉骨碎身報未全。

茶湯　主賓交接未開言，便過茶湯應口邊；察理聆音非外物，結他歡喜萬千年。

淨頭　護淨燒湯不離坑，慈和三昧益羣盲；十方諸佛皆如是，豈效披毛業報生？

浴頭　衆生垢重汩塵緣，豈自取心向覺源；挈水拾薪時節至，三通鼓罷物皆鮮。

柴頭　千年枯木老縱橫，鬼怕神疑夜叉燈；不是道人誰敢動，如斯應不是衆生。

炭頭　火出木燼灰烟滅，黑白無纖可作師；喻若春風融臘雪，普令冷暖□（疑漏一字「枝」）偏（疑爲「徧」）枯。

席頭　幾番舒卷濟羣迷，馬祖陞堂百丈知；由是那時通一線，而今收放莫令遲。

幹木　引領搬徒訪萬山，深明下手處艱難；圓成滿目蓮宮現，風鐸聲清意自閑。

幹竹　綠節閑雲間古風，茂林濃處沒西東；子猷消息無人問，鸞鳳飛來足印空。
幹瓦　和泥合水實辛勤，不遇明師事不成；今已連天鋪滿地，順緣無漏必通津。
幹磚　密跡彌綸不露塵，天龍八部喜還驚；劫火洞然無變朽，此中人轉普門經。
幹石　歷劫塵沙積寶巖，十方諸佛共同參；多寶聞經親涌現，故非柏梓與松杉。
合藥　扁鵲盧醫速退邊，大家飽喫普菴圓；解冤釋結消諸病，惑應無方不用錢。
塔頭　如今無縫古稜層，透石穿雲度有生；普納衆緣無住著，狀如一室百千燈。
幹街　黃金布地非爲富，白玉橫街惹寇徒；心地平堅塵不入，修羅萬億手難摸。
幹橋　直截無根樹子鋪，超凡越聖大心麤；忘軀爲法方如此，擔板眞如大丈夫。
塡路　轟雷吼電警昏蒙，雨歇風清似脫空；佛教衆生弘大道，資家報國續宗風。
園頭　千百年前老古錐，鋤山钁圃示箴規；蛇兒挑起無人會，直截横抛更勿疑。
米頭　靈源車轍顯來由，一粒穿時快疾收；莫待盧陵高索價，臨機下口卒難酬。
庫司　摩尼無價汝當收，金玉浮財誓莫求；戴角披毛從此入，百千萬劫作驢牛。

右具足三十二頌，以法報化，普資衆行；勤誡奉佛，而求最上乘。因成正因，果必正果。永劫不墮其宗，過現未來普應。普菴老人，如是書示。爾時百花萬柳，蝶拍鶯歌，共證此事，無漏無餘。直得三門佛殿，一切相許；露柱燈籠，和南稽首。未後一句，作麼生道？㈠，珍重。

偏（疑爲「徧」）

造塔示衆

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己肯時無不成。如今寶塔所將圓，諸人盡發一輪心。氣急殺人因悟道，靈山會上沒閑人。大小不拘皆搜石，高低齊轉普菴經。山林巖谷皆微笑，此是如來最上因。若有癡頑撥不轉，豬樓羊棬好安身。老僧拄杖頭有眼，不打披毛戴角倫。如是斬釘拌截鐵，一人了事萬緣新。

回彭居士書

某咨應求座右：應目未嘗離左右，扣宗差別風馬牛，遲速不停俱滯學，箇裏還須自肯休。某土木恠形，受恩非淺，無心應物。每悉意動，來書得味。審惟尊性法我，圓同太虛。佗家罕有得用，迷因惑相；乃屬識神，妄認變爲生死根元之幻本。妙得一智，不以色相音聲爲窒礙，乃識破了也。不被世間幻事所惑，權喚作超凡之士。直須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不動道場，以自法身；遍滿十方，無

盡虛空。無針鋒許空缺處，方契本佛。

與今應求、始覺同源。便解二□（疑爲「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却好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一字一文，皆歸實相門中；語默歌吟，盡屬無性之用。不見馬大師與大梅和尚云：「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備。」且如心又作麼生識？古者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咦！這裏著得一隻眼睛。可謂識得無心達有心，識心三界自平沈；可憐迷望無心者，只道無心境不侵。

故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若得菩提心生，則都是你家中活計。道有亦得，道無亦得，不被佗瞞。有無俱不到，生滅豈相干？得者隨機應，未達莫瞞頇。言語煩多，去道轉遠。且道有心及第與空心及第，是義同別？不然，但得無心之用，更說什麼及與不及？觸目相應，無有不是。應求底忽然覰破，當下瓦解冰消，甚生暢快。今日來書沒一字，兩承光訪理非緣，玉麈惠我耳中收，光伴應求學秀圓。語錄并風水禪，來晚令送。時中非間，千里同風。萬億珍重！

答彭資深

體得裏中物，忘機自葆光；老莊言不及，佛祖句難藏。槁木非成道，灰心豈離

忙；資深無欠少，本有不須忘。某以此訥言，表繼嚴韻，切冀仁者勿以作詩解。山僧某，自愧宿習頑癡，乏智慧種。謬處此方，披衣月頂，表如來事。幸於狂風之內，針芥相投，忽覺勞生，俱爲幻夢。念念入華嚴境界，步步登實相門中。攝境歸心，更無佗物。即心即物，寂照忘知。大用現前，隨機應物。別無奇特，只自承當。今究資深所爲晦光詩，乃超然見性，悟彼塵勞。且有漸覺輝華□□□似乎於眞空中，所有妙蘊。此念若口勦勦離物，觸事圓通，一體全收，衆成虛幻。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去住自然，生死輪轉。

延壽禪師云：「此理不可刹那忘照，卒爾相違。」肇法師云：「至人空洞無像，而物無非我。會萬物以成己者，其惟聖人乎？」石頭和尚一見便悟。卻乃云：「聖人無己，而靡所不己。」所以訥句和呈云：「本有不須忘」。不見老子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或存或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故有相告，一味直言。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到，在性之而已矣。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此是圭峯草堂所示之言。小僧了本之後，常常味之。不獨斯也，自頂門一開，應觀吾教佛祖，所說經論禪句，及先王之典，今古聖賢，一言半字，無非是道。何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來者，佛也；佛者，覺也；覺者，道也。夫道通者一也。然後通於一而萬

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伏者休也，休者不動也，不動即是道。有應即是定慧圓明，悲智雙運，故稱爲佛性。若人究得，乃作含靈之主。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莫怪老倒。語言三昧，實謂無盡。千億珍重此道。

又答前人

南山北嶺如父母，張三李四皆佛祖。隨時只箇無著相，許儞住山一鈯斧。心齋與麼會，更教老僧說箇什麼方便?及乎到這裏，恰如迷路之人，欲問懶去，欲去懶問；問去不無，通身全露。畢竟見解人，以這箇爲體，以萬法爲用。又不急，又不慢；時節到來，非難非易。大無妨，小無礙，只是於中有眞實者，可以本末究竟。若於中無眞的可信之物，故不可亂道也。具來毫楮，無不備悉。應有應無，即事即理，所抄隨末然之病患。心齋所願，我願亦如。道化非凡，豈偶然如是?

古德云：「此經不入餘衆生手，唯大心凡夫，可以流通。爲一切衆生作方便，起信功德因。」了知釋老，爲一切衆生發忻樂。而現世爲一切衆生，發戀慕故入滅。一切佛法且莫說。一面做橋，要得寬，打了官，恐更彼中缺欠娘爺眼睛時。一面多方打會皆小老者。只管還更教化，彭仁仲圓契圓信圓定普印萬道友，及諸來道

友，韋道友，朝夕一等。與佗雪山肥膩草飽料，莫令佗飢。恐橋了，又失却你眼睛，也是一場敗缺，令人取笑。周念一道友，不可得，極荷佗此信，此中萊與我鄉亦如是，且說及晏公。諸友且慈耐煩，別當面謝。一切中只如是。老僧和南。

與應求書

某啓：瞻應求眉宇，昨來過辱，寵惠厚勤，言不可及。假使百千劫，贊歎莫窮盡。實知應求昆仲所樂者，皆可謂上士也。凡俗安知之否？老拙託熟，敢以不避罪責，而告於君。幸以道義空心，所交往來無所得。念此一大事因緣，出生入死，汨沒塵勞，無有覺者。賴我佛釋迦，以付迦葉，轉轉相傳至今。信入者，一悟永悟，更不復迷，喚作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吝。此理非男女，非老少。究得者，乃超凡越聖，爲世之尊，永不避生死輪轉。經云：「在家菩薩者」，是也。

永嘉云：「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只要識破世間幻境，認取本來元性，甚不廢力。昨日令兄恰來，所亂道拙墨，往往忘前失後，莫爲恠笑。甚不專切文字。又在憲兄寮中，他夜來方回。今特遣人賫去，幸見收。若無事可以簡錄，早晚專附書問訊。昨聞有往聽讀。老拙將謂復往秀州，悵悵而已。復聞令兄

云，只在近處。忻然忻然。旬休不然。得暇日，千萬惠然再來。可美，雪堂信至，其文未到，往往遣下。今文字你封角，道體無間。幸君不昧。紙□道廣，勿可言之。普菴云云。

金鋼隨機無盡頌（幷序）

夫道用隨機。等虛空於縫罅。言談無盡，呑萬有於毫端。除非到裏許人，方信得及。我佛以金鋼，喩衆生之性，無可變壞，一體圓明，凝然湛寂。解空請問，誘進未聞。而凡夫迷悶，背覺合塵，習氣冞深。不能自悟。若□而契證者，鮮矣。

偶睹賢士訪次，出示前住木平亮禪師爲頌卌四首，標云金鋼隨分頌。五言四韻八句，或以古詩，貫玄機而非異；或彰事理，總法界以圓融。字字歸宗，言言見諦。且道梁昭明太子，具什麼眼？便解如是分開歷落，耀古騰今。若還不得木平老，也是一場虛設。於中不見有卅一分、卅二分兩頌。往往寫傳遺落，無因尋究。印肅不昧管見，無離實相，隨經補之，圓成卅二頌。仍於一句之下，不違其韻，加以三句聯成一頌，總成二百八十八頌，題曰：「隨機無盡頌」。

本無言說，所以隨機。法身非相，故稱無盡。是故此經離一切相，則名爲佛。

若人離文字語言，及思量馳求而得者，便解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色空不異，眞俗一如。萬法千門，同歸方寸。喚有作無，將虛爲實。動靜語笑，隨處明了，更無少欠。用處不換機，心外無別法。盡顯諸佛之妙道，皆談不二之圓音。唯信及者同途，豈非心者能會？成現而須圓，至道弘闡而全在當人矣。旹隆興癸未，十月望日。慈化普菴印肅稽首謹述。

啓唱眞乘

「稽首一切智」，圓通十方慧；無上兩足尊，法體含三世。

「歸命萬德師」，與慈啓大悲；溥度恒沙衆，願力難思□（疑漏一字，疑爲「議」或「惟」）。

「解空無比量」，世出世間上；了義修多羅，圓明眞實相。

「慧命久住持」，阿僧歷劫祇；如今言下會，碎體報難齊。

「我欲窮眞法」，法則非非法；雖法非正固，要會無法法。

「隨文偈贊之」，標宗立妙機；通方聞便喜，聲聞應皺眉。

「紅露穿碧海」，是汝心非綵；不是風幡動，如如無變改。

「白日繞須彌」，只今是阿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標經題目

「般若眞微妙」，無相爲宗要；無住元爲體，十方皆昭耀。

「研窮理趣長」，堆卷積山岡；言言不及□（疑漏一字），一口吸西江。

「方言稱智慧」，眞人本無位；出入面門間，參万還了利。

「喻法比金鋼」，萬邪豈可當？不壞超今古，日久共行藏。

「彼岸波羅蜜」，清光穿白日；鏡中不亂光，虛空無鳥迹。

「經文華貫行」，破有作法王；連年心苦念，不悟枉時光。

「誰知遠烟浪」，孤帆一片張；穿却虛空鼻，不著更參詳。

「別有好思量」，滿目足風光；釣船依舊放，不見謝三郎。

法會因由分第一

「舍衞多精舍」，常光非晝夜；波斯擁出世。摩尼不知價。

「祇園境最幽」，太子施功周；本心無住著，顯法有來由。

「聖凡同遣日」，盡講波羅蜜；唯解空知□（疑漏一字），更不勞心力。

「法會起因由」，平地起波流；含靈同佛性，忙忙不肯休。

「食乞王城罷」，說箇無生話；是法皆平□（疑爲「等」），本自無高下。

「齋餘衣鉢取」，心外更無求；法王灌頂子，離相性優游。

「欲窮千里目」，野岸渾狐族；大家歸去來，莫道盆光覆。

「更上一層樓」，淸風似餌鈎；纖鱗吞不得，莫怪釣竿頭。

善現起請分第二

「善吉言初有」，樂欲聞初首；不墮往來機，中間無所有。

「慈尊護念因」，曠大劫相親；衆生皆我子，豈獨出家人？

「菩提無相貌」，凡夫多變豹；不落墮野狐，不昧猶成罩。

「降伏在何人？」□能言不能聲，解語非關舌，廓然風月清。

「如是眞如是」，無□不心地，觸目應菩提，名標法身義。

「諦聽須諦聽」，要□靈山令；迦葉以心聞，達士宗禪定。

「一堂風冷澹」。翠竹籠軒檻；夜靜松聲清，蟾光凝湛湛。

「千古意分明」，萬國賀昇平，昨夜泥牛吼，今早木鷄鳴。

大乘正宗分第三

「欲說宗乘正」，不落凡兼聖；有無俱不到，截斷邪師柄。

「宗乘正若何」，未了說淆訛；要知三十棒，趙州勘老婆。

「四生空鳥跡」，六道無見覓；十二假因緣，了幻元無識。

「三界蜃樓歌」，龍女念摩訶，驪珠將獻佛，無垢越娑婆。

「諸法元非相」，示法明心量；於一微塵中，森羅及萬象。

「無餘任滅磨」，應不唱巴歌；眞如法界內，無自也無佗。

「富嫌千口少」，煩惱何時了？地獄與天堂，經歷無人曉。

「貧恨一心（「心」字疑「身」）多，此心卻老婆；打破關南穀，和起德山歌。

妙行無住分第四

「妙行無拘執」，三界非出入；相對且無言，巍巍獨足立。
「諸塵勿易難」，那箇別歸關；可憐迷妄者，橫錫步雲山。
「虛空無限量」，普光明殿量；百千三昧門，在一毛頭上。
「福德絕遮攔」，生死不相關；不住心布施，越彼煉凡丹。
「月浸巖松冷」，唯此身心肯；衆生即佛性，佛與衆生等。
「霜淩溪竹寒」，雲外疊峯巒；誰人知此意？獨坐且深觀。
「只聞風擊響」，圓通銷妄想；旋汝倒聞機，直下分斤兩。
「知是幾年竿」？細察早顢頇；一聲無孔笛，寥寥天地寬。

如理實見分第五

「達得眞如理」，三界唯心起；如今心地也（「也」字疑衍）無，六道憑誰擬？
「方明實見身」，見身非是身；法身無所得，非相本來人。
「如來非所說」，要解無說說；將無聞爲聞，方達西來訣。
「凡有即虛名」，恰似曉天雲；日高風一掃，萬里廓然明。

「赤水珠難隱」，無限人撈摸；罔象性無求，得了何憑准？
「華胥夢易醒」，盡屬髑髏精；卻將夢說夢，何日得超升？
「誰知席帽下」，今日猶疑怕；獨有裴相知，鼻孔遼天跨。
「元是昔愁人」，昔愁元本眞；迷己爲物者，淪却受辛勤。

正信希有分第六

「戒福修持衆」，罕得無心用；衆生肉爲菜，講論喧天鬨。
「於中正信希」，悟了始方知；見聞如幻翳，拈來總是機。
「善根經遠劫」，一念還迦葉；微笑領玄宗，了本無交涉。
「取相便成非」，窮子不曾歸；寧自抛家業，甘受野狐欺。
「綉谷花爭發」，黃鳥聲淸滑；傷嗟今古人，錯七更錯八。
「樱林鳥共飛」，一道轉光輝；癡人隨物轉，悟者發眞機。
「靑山無限好」，自是人顚倒；四時勿變遷，不著從人討。
「猶道不如歸」，歸道不如如；道本無象法，無念契無爲。

無得無說分第七

「菩提無定法」，一體常周匝；箇裏了無言，圓成無縫塔。

「如來有說耶」？聲聞未辨邪；返成誹謗衆，卻業雲遮□（疑爲「月」）。

「聖賢皆一道」，十方常浩浩；當體即如來，何須苦脩造？

「優劣見千差」，迷繩謂是蛇；一輪明皎潔，光分幾萬家。

「朝菌榮非速」、一念無延促；超過數量心，智寶非荊玉。

「溟鯤運不賒」，大地一微沙；更有九萬里，依舊入蘆花。

「南泉中水草」，古錐更老倒；放卻鼻頭繩，四天無處討。

「隨處納些些」，騎牛已到家；將前無影木，雪夜忽開花。

依法出生分第八

「寶施三千界」，住相終成壞；離相達無餘，此是空知解。

「難齊四句功」，五蘊未曾空；半夜作天曉，不識日頭紅。

「徧觀諸佛法」，不與羣情雜；聲色外威儀，透過魔軍甲。

「皆出此經中」，無法不通同；夜來得一夢，今日又相逢。

「柳眼窺波綠」，豈是人彰目？思量也大奇，響應如虛空。

「桃腮笑日紅」，蝴蝶趁遊蜂；好箇歸期意，爭似竺文公。

「不能延數日」，盡屬天功力；時節自推遷，此性無拘執。
「開亦是春風」，未免一場空；明明分五葉，結果自然同。

一相無相分第九

「不與諸塵入」，雨灑何曾濕？八風吹不動，卓然獨存立。
「方能預聖流」，常在更何求？迴然超彼岸，莫戀涯頭舟。
「一來兼不返」，我道也擔板；超凡越聖時，腦後方開眼。
「三昧共優游」，何處不風流？見色心無二，無二也休留。
「離欲心無苦」，藥病皆拈卻；眼耳有觀音，豈用安手脚？
「蘭那行自周」，空手把鉏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牧童眞可樂」，摘草吹畫角，撒手撫牛身，鼻孔難摸索。
「歸去倒騎牛」，乾坤得自由；知道江山闊，圓成六不收。

莊嚴淨土分第十

「昔日然燈所」，見聞非我語；方成授記因，達道超今古。
「曾無一法侵」，心外更無心；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襟。

「莊嚴諸佛土」，我道無門戶；淸淨表莊嚴，未達人多悞。

「淸淨自生心」，心生三界沈；若心生住相，依舊入稠林。

「無住眞難見」，見見非是見；見不能及時，頭頭隨物現。

「非身大莫尋」，日落隔天陰；露柱侵雲漢，井是丈三深。

「山雲昨夜雨」，簷頭滴滴擧；寒山拾得知，雙雙爲伴侶。

「溪水曉來深」，片光萬物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四句難談說」，修多羅指月；若復見□（疑爲「月」）時，珍重了眞歇。

「持經不自誇」，白玉本無瑕；若還更道會，碓觜卻生花。

「施心超刹寶」，晴空日杲杲；幽獨迥無私，至今漫百草。

「得福勝河沙」，這裏又勾加；亦無所得故，菩提薩埵耶。

「萬物陣芻狗」，靈鑑無能守；我尙不可得，非我何可有？

「諸緣眼病花」，長安幾萬家；露地白牛穩，休誇鹿牛車。

「因游樵子徑」，底事因緣定；不唱葛藤歌，打箇直截令。

「誤入葛洪家」，說盡天涯話，爾我無自性，常光徧天下。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正教堪尊重」，一法共不共；十八不共時，滅却南柯夢。
「人天幸指迷」，初機但受持；菴園無滴漏，天曉始方知。
「脩羅皆供養」，天人咸戴仰；不離此經中，念念來還往。
「塔廟比摩尼」，覺了不修持；身中眞舍利，只恐自狐疑。
「隨說功尤博」，何況精心覺；□□無學人，即是大圓覺。
「能持行不低」，天龍守護伊；中塗生告別，拔苦與耕犂。
「龍宮盈海藏」，金口親宣唱；字字不違賢，箇中絕名相。
「但是此筌蹄」，少室老狐癡；九年面壁守，梁王不透機。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善現重伸請」，妙悟心淸醒；實扣此經名，豈欲談虛境？
「當何奉此經」？直千金□□；諸佛從此出，十地尚魂驚。
「金剛眞般若」，默契非談寫；教外別傳人，世間希得者。
「名字假宗乘」，宗乘豈立名？得兔忘蹄去，通方萬里平。
「旣剖塵中卷」，三千及大千；□□□□，鼓衆看喧天。

「休擎日下燈」，髑髏照路行；一日皮相離，零落撒荒坑。

「欲知親切處」，必定無本據；忽然言不會，勘破面壁覷。

「庾嶺問南能」，踏碓到三更；誰知憨俗漢，紹祖列傳燈。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慧命聞深義」，五體如山禮；學海一時乾，心空方及第。

「忻悲淚濕巾」，憶昔枉精神；今朝聞道矣，夕死也甘心。

「金佛曾忍辱」，樂處巖菴宿；忽覩歌利王，將直拗作曲。

「支解不生嗔」，語默自忻忻；深知無相貌，木石表虛形。

「道大言無妄」，佛誠說非誑；如是接羣生，生滅心說謗。

「心空行亦純」，轉不退機輪；鄉關無異路，花發洞中春。

「千峯消積雪」，巖溜聲清切；回首覩梅開，疑是梅花裂。

「萬木自回春」，向道無故新；勸君休取相，拈起轉光鱗。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功德無邊量」，不及如回向；回向理不如，妄想顛倒誑。

「持經力荷擔」，忘機越聖凡；深心奉塵剎，古佛共同參。
「施身空造作」，欲求無上覺；勤苦歷僧祇，對面還失卻。
「小法勿貪婪」，無二亦無三；唯此一事實，何用廣言談？
「室內交珍寶」，方悔初顛倒；白日上雲霄，帝里風光好。
「門前廢草菴」，平常不離方；失卻菴中主，猶是雅郎當。
「信心纔不逆」，心外非佗覓；一體更無餘，無餘也不識。
「當處即瞿曇」，骨董兩頭擔；頭長三尺二，身著七斤衫。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持誦心無輟」，不得閑言說；夜夜禮觀音，水裏撈明月。
「爲人受困窮」，眞金喚作銅；棄之尋純鐵，攬外钁頭空。
「信知先世業」，淪苦於塵劫；今日受持經，我相漸休歇。
「惡道自銷鎔」，因明智慧通；久客還元舍，不離舊家風。
「冰泮春池日」，野岸花狠藉；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力。
「花殘晚壑風」，烟寺一聲鐘；若能從此人（疑爲「入」），直下悟心宗。

「君看蓮出水」，萬物安堪比？居塵不染塵，欲界行禪理。
「根在淤泥中」，花開麗日紅；潔精無玷汙，明月卻相融。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菩提眞無我」，圓知見可可；若言更不會，丙丁來求火。
「當生如是心」，絕待本靈明；迦葉門庭廣，直是不容針。
「衆生非滅度」，說滅度成誤；眞如法界中，你我何門戶？
「承佛記堪任」，情忘境自沉；解吹無孔笛，彈得沒絃琴。
「溈山牛加字」，鼻孔皆相似；牧人執杖看，兔惹閑公事。
「雙林髻插簪」，實志共同參；梁王宣命處，一拍令通三。
「經行誰得見」？假相天眞現；不得誌公時，也是深秋扇。
「半夜老猿吟」，驚起木觀音；拶著虛空背，相打到天明。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國土河沙數」，廣論無遮護；窮閑一箇人，無惃又沒袴。
「衆生種性深」，安可類圓心；妄迷塵數業，三界自漂沉。

「直須全五眼」，私業無家產；天地也不知，莫恠渠儂懶。
「不可得三心」，圓光得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室內千燈晃」，佛有何形狀？如淨琉璃中，內現眞金相。
「潭容萬象沉」，識水悟心深；堂堂空界月，癡猿徹夜尋。
「落花隨流水」，劉阮曾拈起；喫麼入桃源，未是眞如理。
「明月尚孤吟」，松風似海音；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福德元無實」，本光常湛寂；圓明法界內，杳廓無窮極。
「方云福德多」，多數尚誵訛；法身超數量，菩提薩婆訶。
「大千堆七寶」，不及黃頭老；刹刹等徹塵，當日□（疑缺一字）杲杲。
「法界是檀那」，人天福德魔；力盡箭還墜，依前入愛河。
「樵唱牽漁唱」，川陸無間障；兩箇且無聲，佛在舌頭上。
「田歌答郢歌」，露柱中心和；田郢本自無，露柱是什麼？
「不辭山路遠」，要見唐朝面；對面也不識，誰知者方便。
「蹈雪也須過」，不是聽巴歌；□（疑缺一字）見本來人，雪曲應難和。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色相因緣離」，須明眞智慧；古鏡復重磨，照天更照地。
「頭頭見佛身」，元是本來人；棒打不回頭，照靈非故新。
「如來言具足」，切莫外馳逐；當體即無餘，曹溪留一宿。
「非相即能仁」，莫錯認金輪，行圓三十二，慈悲普濟人。
「榮辱空中響」，迷眞逐妄想；觀其所由來，盡屬虛撈攘。
「山河鏡上塵」，獼猴背苦辛；參玄識得鏡，了了見方親。
「烟村三月雨」，物物皆相許；只欠自承當，顯露堂堂底。
「別是一家春」，豈俱日月輪；諸法不相到，閑身混白雲。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無說名眞說」，唯有迦葉□（疑缺一字）；無聞而聞聞，四七當頭別。
「眞聞信不猜」，無去亦無來；聲聞無見解，人天幾萬回。
「若言佛有說」，執指爲眞月；月指兩俱迷，昧修多羅□。
「即自謗如來」，何因得辯才？和風三二月，花發爲誰開？
「貝葉非文字」，決擇世間事；義理妙難通，假立多門路。

「琅函訓小孩」，得了笑哈哈；欲求天外事，須棄世間財。

「一條榔標杖」，兩頭光晃晃；打破須彌山，掛在眉頭上。

「南嶽與天台」，皆入鼻孔內，試問野狐精，你作麼生會？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佛得菩提法」，然燈默不答；無法可得耶？妙理還周匝。

「爲無所得耶」？窮理絕纖瑕；不可得中得，無礙亦無遮。

「信知如是是」，如是是非是；眞如無是非，咄哉休瞌睡。

「如是些些□」，翠竹與黃花；打鼓弄琵琶，還我一會家。

「迦葉金襴外」，多少人不會；應以色求我，不妨淪劫背。

「相如玉片瑕」，翳眼有空花；投機不施笏，定動豈能差？

「只知聞信馬」，髑髏徧天下；是佗無不知，忙忙渾晝夜。

「不覺誤隨車」，迷己爲佗家，指南卻作北，妄意繞天涯。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是法無高下」，純一非晝夜；無故亦無新，非眞亦非假。

「菩提元等平」，摩尼一顆明；非色非非色，了自本無名。
「我人消息盡」，忘軀失卻命；參方不遇人，却乃成心病。
「善道自然生」，萬里體中行；慈悲兼惠施，念念我無能。
「暖律潛消凍」，萬國春風動；柳上一聲鶯，喚醒輪迴夢。
「春池夜長萍」，浮生豈暫停？解說千古事，到老也無成。
「但知行好事」，好事不如無；金剛元是鐵，秋至鴈銜蘆。
「莫要問前程」，何方不現成？動用語默處，不欠一微針。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世界須彌主」，法身徧寰宇；拄地復撐天，切忌知人學。
「三千等大千」，佛化進程言；恆河沙衆義，會底豈勞詮？
「皆爲七寶聚」，布施心所住；人天小果因，爭得入佛位？
「廣施布無邊」，終不了心源；於性無利益，福盡果還偏。
「未抵如來智」，通明成大慧；用處不換機，穩顯頭頭是。
「無爲福勝田」，頓覺如來禪；阿鼻刹那滅，八萬及四千。
「海門風靜夜」，萬月遼天掛；除非知不知，實相憑誰話？

「天際月輪圓」，澄澄湛覺源；無風休覓浪，說甚老婆禪？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調御無佗念」，萬行俱無欠；只是老婆心，三乘分頓漸。

「凡夫有我儂」，貪嗔百種凶；佛說多方便，令歸此法中。

「羣情非外物」，萬莫生輕忽；皆是自家心，外心無餘佛。

「不宰是眞功」，色不異於空；時時唯法起，眼瞎耳兼聾。

「飯湧維摩鉢」，聞香即解脫；後來香積人，到被佗輪撥。

「盃涵落廣弓」，疑蛇病腹中；一切著眼壞，誰肯學眞空？

「世間多少事」，千門并萬戶；乞晴便得晴，祈雨便應副。

「總在不言中」，一默絕狐蹤；若不是文殊，維摩枉費工。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法界全身量」，在一毫頭上；西天牛喫禾，東土馬腹脹。

「如來一念周」，無盡意風流；豐干騎老虎，潙山跨水牛。

「欲觀調御體」，窮源須到底；不墮有無空，何處不是你？

「莫作轉輪儔」，用識不勞脩；眼前鑑覺破，華亭覆釣舟。
「色見終難見」，就裡明須現；迴頭徹見時，不離娘生面。
「聲求不可求」，見跡不尋牛；跡在牛還在，不求何自休？
「臨崖看滸眼」，滸即是你眼；眼裏有眞心，眞心非滸眼。
「特地一場愁」，角聲吹畫樓；不因勉道者，洎合一生休。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趣向菩提道」，可道非常道；無名天地先，十方源浩浩。
「當無斷滅心」，休將聞見尋；一念無思體，圓通妙智音。
「法身元具足」，東君無私曲；有木便開花，有筍便抽竹。
「境上絕追尋」，見境便生心；踢倒淨瓶了，溈山創佛林。
「芥納須彌內」，萬卷詩書在；須彌納芥子，一字也不會。
「毛吞巨海深」，一頓飽忻忻；曹溪一滴水，猶尚帶辛勤。
「驢鳴並犬吠」，皆標第一義；幪頭都不知，一體包天地。
「何日不觀音」？六窻一晃明；十方俱繫鼓，一處一時鳴。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法法知無我」，坐卻聖凡箇；德山拄杖親，要打劉鐵磨。
「心心忍最玄」，無中絕二邊；南山燒起火，北山得翠烟。
「不應貪福德」，強接無生客；聞聲恰似聾，見聲非外色。
「隨處示威權」，檁棘金剛圈；世人吞得者，萬古入燈傳。
「緣岸嚴陵釣」，半夜守天曉；及至日頭紅，未免隨佗照。
「平湖范蠡舡」，空恨萬波前；不觀天上月，徒撈水間天。
「古今人易老」，無異霜凋草；本根依舊青，不解尋元討。
「片月下伊川」，豈是別人源？若還識得水，性海量無邊。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無所從來去」，法身非住處；充滿十方空，言說非本據。
「方稱調御師」，大願力弘慈；含靈皆一體，滅度行無私。
「欲明三界主」，莫信邪師語；說有有無時，道在未相許。
「莫認四威儀」，行住坐臥知；念念皆相應，珍重任時宜。
「伯雪徒擊目」，失錢遭罪辱；安心畢竟空，一念無延促。

「陶潛謾皺眉」，猶道得歸遲；爭似龐居士，心空及第歸。

「一株庭際栢」，青青無變色；不逐四時凋，權指南標格。

「千古任風吹」，明月最相宜；寒鴻雲外叫，此意有誰知？

一合相理分第三十

「世界元無實」，空劫那安石？空由迷妄生，大智安無識？

「因緣本自虛」，六道渾如醉；一翳滿空花，便落思量句。

「有爲皆幻夢」，無爲常不動；可惜這圓光，把與髑髏弄。

「貪著是凡夫」，不著是老盧；老盧今古在？迷背自塗糊。

「刹刹波搖影」，那箇明心鏡？大海一浮漚，漚破方消醒。

「塵塵井覷驢」，莫怗目區區；妄迷爭瓦礫，不識夜明珠。

「若能與麼解」，無買亦無賣；問著不做聲，咄佗云作怪。

「方得契如如」，倒騎三脚驢；踏翻毗盧頂，露出一文殊。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眞見實不見」，當臺鏡中面；元是本來人，不著求方便。

「眞如實不如」，萬法了無依；鐘中無鼓響，不墮往來機。
「如來重學問」，不是等閑論；衆生習氣深，免墮三乘分。
「慮恐後來迷」，黃葉止孩啼；依前不是息，閑且伸眉□。
「法應如是解」，其餘休捏怪；六臂任三頭，一心無變壞。
「有解卻成非」，猶未盡離微；一體含法界，無知無不知。
「洪鐘渾鐵鑄」，懸樓插雲勢；搖杵一擊時，此聲振天地。
「鼓是兩頭皮」，禾山打不迷；道吾聞學笏，能有幾人知？

應化非眞分第三十二

「應化即非眞」，高山水底行；有情皆是妄，無妄勝南能。
「有爲皆夢形」，顚倒執三生；善財不費力，百城一念登。
「如如皆合道」，休向外邊討；大地作纖塵，萬里無莖草。
「七寶豈齊經」？福多不離心；心心心是佛，何處更堪尋？
「說時不取相」，相說卻成誑；不誑不謗時，如如眞金像。
「無相中爲人」，天鼓發音聲；汝等諸天人，昔爲地獄身。
「易開終始口」，會理休分剖；照鏡失卻頭，引惹波波走。

「難保歲寒心」，至道只如今；知命愁難入，無私禍不侵。

歎仰流通

「釋梵龍天衆」，憍尸加敬重；悟佛了無生，悟與含靈共。
「欽聞如是經」，徧吉示知音；天上及地下，盡屬法王心。
「同心咸信受」，萬行俱圓就；一道灌衆生，誓願弘慈救。
「共喜免竛竮」，超越生死名；將虛卻作實，以平報不平。
「綠綺霜前奏」，妙音無不透；凡夫入耳通，禪家爲有漏。
「焦琴月下聽」，露拄卻知音；世人應不會，側耳立松陰。
「曲終人不見」，惟日面月面；盡是龜毛布，漫卻琉璃殿。
「江上數峯青」，露出卷心經；明明沒箇字，向道祇如今。

結實分主

「建業蕭梁子」，歷劫宗心祖；誌公一會人，顯道騰今古。
「能執般若鋒」，發信力難窮；豈羨金輪位？只樂佛心通。
「劈開三十二」，金點琉璃器；燦爛爍光輝，誰解分明契？

「削去百千重」，字字括歸宗；達佛眞知見，不離此心中。
「義寫非臺鏡」，廓照圓融淨；當頭底是誰？不識方稱定。
「心傳靜夜鐘」，意在九霄中；佇聽鐘聲響，爲人萬劫窮。
「青山藏不得」，走殺參禪客；拶破洛浦珠，面前光烜赫。
「明月卻相容」，獨坐大雄峯；三身與四智，妙在一塵中。

統宗判元錄（並序）

解空全體得無相，而普能入一切諸相者，可以統宗。了心如實證不二，而普能入一切諸心者，是謂判元。苟或未然，皆成妄想。噫！佛意玄妙，非世間能。直是六通正徧，神用不空；以無作智，而十波羅蜜現前，不妨下箇注脚。以無量慧，而百千三昧全彰，一任舉拈古今。既到這裏，師子子須師子吼，狐狸兒定野干鳴。巴歌纔舉世皆唱，雪曲高揚和勿人。莫怪佛法無多子，大死中難得活身。不因如是，爭分別百則？汪洋寫未眞爾！時大歲乾道五年解夏日序。

學：菩提達磨大師。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拈云：世王共法王相見，雪上加霜；龜毛與兔角交加，是誰親睹？普菴則不然。好問梁武帝：「陛下見箇什麼？」良久云：只消一箇，達磨不識。

周匝無餘不著言，未離竺國意光圓，廓然無聖誰饒舌？萬古騰輝世莫傳。

舉：菩提達磨大師。神光斷臂，立雪而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拈云：諸人道，達磨面壁九年；普菴道，達磨一時無識。是人道，神光失錢遭罪。唯我道，二祖爲人著力。且道將心請師安者，是什麼心？與汝安心竟者，是何物？若道有，二祖尋不得；若道無，達磨安心竟。咦！太陽正照，凍釋氷消。

迷悟是誰先起立，忘軀失命老婆心；東西豈離摩耶腹？南北彌綸針不任。

舉：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乃言下大悟。

拈云：者箇公案，檢點將來，正是三祖不解脫！我若當時見恁麼問，便擗脊與一棒，令使百雜碎，成箇沒量漢，賴得言下有省。若不如是，只就者裏，縛殺諸人。

且道四祖得見箇什麼，便於三祖言下大悟？（良久云：）不妨速道！速道！！

一念心開解脫門，倒騎鐵馬遶昆侖；一條脊骨純金打，傳與人間蔭子孫。

舉：江西馬祖道一大師。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別云：「何不問老僧？」

拈云：馬師當時只具一隻眼，所以費力；於地上饒一畫，更不得道長短。子細思量來，馬師亦不會離此四字外答著這僧。若教普菴見有此等精靈，畫長畫短，便向渠頂門直下一穿，永劫教這僧動不得。國師著語曰：「何不問老僧？」此義則不然。說若問國師，我也知你不奈何。

不奈何，不奈何；一長三短大譊訛；當時不是江西老，一口橫吞起碧波。

舉：杉山智堅禪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佗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佗始得。」玄覺云：「是相是語，不是相是語。」

拈云：杉山普請大衆擇蕨，只得一覺。活玄覺要相見也，也大難！也大難！

微見無私欲度人，如張羅網罩飛禽；千萬之中不得一，好申供養老婆心。

舉：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師曰：「惟復牕就日？日就牕？」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泉云：「某甲只恁麼說，師伯作麼生說？」師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甲不會，請師伯說。」師云：「我大殺為汝說了也！」

拈云：百丈卻知老宿房內有客，老宿且不知房內有百丈。試斷看！百丈問南泉，五千四十八卷之外一句。南泉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據令而行，依欵而結。百丈甚深，南泉大淺；淵澄不二，無物不現。

未解空時決定疑，速教歸去莫令遲；諸方罕辯無聲句，師子還生師子兒。

舉：江西馬大師。有講師來，問云：「莫是師子兒不？」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僧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師子在窟法。」師云：

「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百丈代云：「見麼？」

拈云：「是人傳馬大師即心即佛，我見馬大師非心非佛。學徒皆看馬祖弄師子，唯我道馬大師弄豹兒。不免弄到不出不入處，直得這僧亡鋒結舌，更和大地人失卻性命○噫！慚愧一切在這裏。」又云：「百丈猶在。」

潦倒禪和足指天，被玄懸得到連顛；隨聲逐色非明眼，覿面全包更沒言。

舉：石鞏惠藏禪師。師問西堂：「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捉虛空？」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住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拈云：石鞏十二時中幸然無事，敗弄死屍，當什麼奇特處？雖然如是，爭奈西堂不信有鼻孔。我道石鞏，一場敗闕非細。

教人夢裏撮虛空，要顯盲參離相通；色即是空空是色，色空不異體還同。

舉：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指云：「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

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作麼？！」

拈云：紫玉喚于頔時，淸風匝地，于頔應喏處，體露金波。莫道于頔未得，千聖亦不奈佗何。藥山雖然如是，爭奈這僧，未辯吉凶。

自味靈光怕黑風，向佗直道轉盲聾，聲中露體希人會，藥山紫玉意和同。

舉：百丈惟政禪師。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卻指驢，師卻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拈云：爲口□上身，惹起塵埃，若不到裏，爭解驢鳴？且道，官人指，與百丈指，是同是別？不妨法眼全收。

驢嘶馬喚不回頭，古佛光中未肯休，解道探機無別物，相逢聊示指端頭。

舉：朗洲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牕，外有一獮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獮猴，困睡時，外獮猴，欲與

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拈云：兩個髑髏，識破獼猴。喚山山應，作舞搖頭。土曠人希，兩泣風愁。爲甚如此？併卻咽喉。

舉得分明和得親，通方豈欲自瞞人？只要眞底無絲隔，狀若千燈一室明。

舉：百丈懷海禪師，上堂云：「併却咽喉唇吻，速道將來！」溈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卻。」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和尚舉。」師云：「併咽喉唇吻，速道將來！」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師云：「喪我兒孫！」

拈云：懷海清靜，只不合許道將來，與佗兔角柱杖三十，不圖打草，且欲蛇驚。五峯溈山，脚跟不點地，賴遇徹骨相救之人。雲巖脫空，用本道有，則喪我兒孫。語默難申意，菩提本自圓。若還更不會。

舉：馬大師翫月次，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西堂藏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師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

外。」

拈云：馬大師無可做作，遇便臨時斟酌。西堂老也隨盤，百丈故意顯頂。唯有南泉大驫生，受人澆潑未曾乾。

經入藏，禪歸海，普願靈，正常在。除非道滿月圓人，共話同知非向背。

舉：教云：「佛說刹說衆生說，三世一時說！」

拈云：露柱聞者是佛說，燈籠和身轉，是刹說，三家村裏，老婆子呼猪，是衆生說。問：「如何是三世一時說？」答：「春到時萬卉齊開，雲散時家家風月。若更不會，且歇。」

一音圓徧未嘗停，若樂同資不得名，敢借海潮千里韻，與君助發沒絃琴。

舉：百丈懷海禪師。師與潙山作務次，師問云：「有火也無？」潙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潙山把一枝柴，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拈云：百丈老漢，拗直作曲。十二時中，更不幹當別事。只怕兒孫，暗歸夜去，扶

籬摸壁。賴得溈山，念念相應，所以百丈開口道，合口得。而況大衆，豈知有不喫飯者，常常飽；常喫飯者，度日飢？普菴則不然。將柱杖一時趂散。恐得一個趂不動者，請做粥飯主人。也要知道僧柱杖頭，具一隻眼。

百丈澄潭徹底，妙高峯湧洪波，溈山應不胡吹，飢飽莫令放過。

舉：教云：「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

拈云：且道，諸惡趣門，作麼生關閉？遂拈拄杖，卓一下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卻放拄杖於原處云：「且喜沒交涉！而生五道，以現其身。」以手指畫云：「這一道，亦不消得，更現什麼其身？」

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三千大千衆，一個為也不識。啼笑成梵音，敲磕通消息，色空明暗中，摩訶般若力。

舉：百丈懷海禪師。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升座，良久，師乃捲卻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值得三日耳

聾。

拈云：古人肯道，千里無來說法。升堂是何家具？百丈也是生鐵作肝心。馬大師又用渾金鑄頷，大喝一聲三日聾，合口也道得得得。

臨時舒卷事幽微，人天交集有誰知？用處無心非即離，一聲雷震動須彌。

舉：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去問取智藏。」其僧乃問。智藏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藏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痛，汝去問取海兄。」其僧又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大小馬大師，被這僧問，直得無言抵對。及乎問智藏，智藏不免以大慈悲，爲這僧，摩頂授記，與佗同□（疑漏了「道」）智海。爭奈這僧，不肯承當。重申馬祖之前，不辨藏頭黑白。若不離四句，如何絕百非，直指西來意？西來意是：

權教參智藏，黑白轉狐疑，妙得無非物，如如道不知。

舉：章敬惲禪師。有僧來，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云：「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

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

拈云：這僧用處無異，奈緣體理成虛。若不辨寶，爭識驪珠？章敬是即非是，南泉非即非。佛法眞子，終始無疑。有人勘得這僧破，贈伊一顆摩尼珠。〇收通宗透說，魂飛識滅，呈見無體，如水中月。金毛師子，說無說說，若人不會，弄巧成拙。

舉：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皇帝，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數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

拈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是知禪律相論，名異體同。妙有妙無，禪宗第一。執有執無，律跳不出。以手點空，眼聾耳塞。更問如何？良久云：「且看客。」

古鏡當堂不動光，自是揩磨不得方，一點□（疑爲「靈」）明含法衆，森羅萬象不能藏。

舉：鹽官齊安禪師，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中心書牛字。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拈云：侍者當時，只好向佗道：「和尚於什麼處失却牛？何必就我覓？」雖然恁麼，賴得侍者未見其牛，且喜沒交涉。投子、資福、石霜、保福，一狀領過。良久云：「勘破了也！」

團團如月畫難成，頭角完全鼻沒繩，非是學人藏隱物，雖然識破未通眞。

舉：敎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

拈云：以手一點，云：「這個假名太清，雲在什麼處？◯咄。」

本自一身光大，妄認虛空捏怪，智者無欠無餘，愚者輪劫還債。

舉：鵝湖大義禪師。麟德殿說法次，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曰：「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

則是道乎？有對曰：「四禪八定是道。」師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也。」衆皆杜口。

拈云：鵝湖同誇大義，只管與人寐語。直得三更眼不開，天曉大明猶瞌睡。普庵一切不問，只請問長老：「只今是第幾義，願爲分明演說？我今要如是聞。」

麟德殿光充六合，君臣合會少知音，老婆饒舌重重舉，杜口難開意氣深。

舉：芙蓉山大毓禪師。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佗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佗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

拈云：芙蓉老人，因行食次，壓良爲賤，賴遇龐公淸露白。若不是龐老子時，愛佗一粒米，壞却十年糧。

淨名也好喫棒，愛弄心肝五臟，除非到裏脫頑機，不消一句超無量。

舉：鹽官齊安禪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我將那個淨瓶來。」僧即取淨瓶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淨瓶本處，再徵前語。師

云：「古佛過去久矣。」

拈云：恁麼看鹽官答話，全無頭尾，又傷者此僧來往。更不識好惡，且作麼生判斷？良久云：「古佛現在久矣。」(贊)

本身盧舍意光周，碧雲間舉幾千秋；被人叩詰無私答，山自青青水自流。

舉：歸宗智常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抛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精！」

拈云：知識勘辨，不漏絲髮。盲輩胡參，如霜入焰。歸宗問新到僧：「什麼處來？」這僧答處不別，寐語將來，伎倆虛呈，野狐失跡。

披雲帶雨鳳翔來，住色依聲眼不開；那個不曾通線縫？徒奔南嶽往天台。

舉：南泉普願禪師，示衆云：「道個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拈云：南泉道個如如，早是披毛戴角了也。帶類歸宗也與麼去。今時師僧，且作麼生行，好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得麼。」

化身千百億，不得個相識，傷嗟今古人，誰是知恩力？

舉：鹽官齊安禪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什麼打得？」衆無對。有僧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拈云：莫道衆人不奈何，鹽官亦自下手不得。且道這鼓，用什麼皮鞔？闊多少？鼓槌長多少？東村王老師，頗知消息。此人不肯打這破鼓。若檢點將來，王老師合喫柱杖！此鼓圓通普震，不斷金聲，本自圓成，何曾破缺？唯有禾山解打，德山善歌，道吾解舞。雖然如是，也須放過一著。

一擊聞中宇宙寬，東西南北是誰鞔？須彌無縫槌相應，塵刹無空別骨圝。

舉：歸宗智常禪師。僧問：「初心如何得個入處？」師敲鼎蓋三下。問：「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拈云：歸宗巧盡拙出，若問初心，何須向末，頭上敲打？所以其僧將末聞。和尚無我，所以不聞。

初心入處不爲難，迷源逐境萬重山。觀音妙智慈悲力，連擊三聲體自閑。□□□（疑漏三字）去今何處？悠悠空鎖白雲關。

舉：五臺山鄧隱峯禪師。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邊，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個，不剗得那個。」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

拈云：鄧隱峯當時見箇什麼？這箇那箇，是什麼？提起與接得，是什麼？若是鄧隱峯，眞實不虛之時，合當只對得石頭和尚。洞山向平地上，起土堆，誰知幻化？琢磨初機，不是全通，皆成差別。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然在前。石頭重舉，隱峯無言，若更不會，三千大千。

舉：歸宗智常禪師。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不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樹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又問：「大

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曰：「不會。」師云：「遮措大，拳頭也不識。」

拈云：須彌納芥子，泥牛吞雪；芥子納須彌，作麼生說？只好向佗道：「拈出芥子來！」若也會得，全體受用，苟成未然，使君無別。歎云：「這漢一粒芥子，尚不奈何；更問什麼藏教邊事？直須到□（疑為「死」）不會。」

萬卷詩書難却易，片衣口飯易却難；說甚須彌和芥子？堂堂體露指風旛。

擧：南泉普願禪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提起貓兒云：「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話。趙州乃脫草鞋，戴頭上而出。師曰：「汝若在，即救得貓兒。」

拈云：南泉作這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莫道貓兒喫劍，東西兩堂，一時失却性命，猶尚不知。賴遇趙州，向頭上安頭，救活南泉好。

臨時全提少作家，雲堂徒自臥烟霞；趙州一塞無餘欠，萬古彌堅應落花。

擧：鄧隱峯禪師。一日推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

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拈云：馬大師放，鄧隱峯收；推車輾足，父子風流。麤行禪和，著甚來由？

無相光中罕遇人，恐參未徹滯疑情；橫推直截何干礙？輾出靈明耀日新。

舉：南泉普願禪師。陸亘大夫問曰：「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拈云：陸亘大夫，家中幸自無事，又且頓立一片石，坐臥又不得，作佛又不是。南泉連聲，下兩句「不得」，大夫轉轉眼盲耳塞。雲巖也是身閑心不閑，洞山正是心閑身不閑。要易會麼？◯還汝佛！

個中須得意，□□又生疑；本不假修造，識破現圓如。

舉：百靈和尚。一日，龐居士，路次相逢。師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也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爲道途。」師一去，更不回首。

拈云：是人道，百靈贊歎龐公，唯我見龐公居士，被這長老，一杓惡水，劈頭澆潑，不少。及乎居士相問，直得無言祇對。

直入孤峯意甚深，相逢道伴少知音，無物堪比龐居士，分明解聽沒弦琴。

舉：南泉普願禪師。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陸亘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措。

拈云：陸亘大夫，學肇法師寐語，未了，南泉却到這裏，用計不成。普菴著語云：「牡丹花。」

紅黃碧綠是誰成？會得無不合天眞；只這一株驚被（疑爲「破」）夢，令知大地百花新。

舉：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來！」居士奪却拂子，却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靈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靈患啞，龐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伊道，偶爾恁麼。」師亦無語。

拈云：石林豎拂，龐公意氣，不落有無，誰非誰是？若不解心，開眼打睡。頌

達人相見無交涉，不落丹霞正自瞞，頗得龐公無二解，迎來送去一般般。

舉：南泉普願禪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肯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袋子。」

拈云：南泉許多時，爲身作主。豈知今日家寒，一場敗缺？猶辛其僧，商量不成，若也買得，教誰擔負？臥龍愛使饒，禾山依本分，趙州下手忒遲。普菴著語云：「太尊貴。」

一個閑身用不盡，肯承當者奉相呈；黃金萬兩非堪比，東西南北至分明。

舉：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生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

山呵呵大笑三聲。

拈云：谷山要與秀谿，同販海船，又恐秀谿無本。秀谿擬留谷山一宿，又怕谷山無可蓋覆。不免合窮，直至如是，所以谷山大笑三聲。普菴道：「谷山不是好人，此人笑裏有刀，諸人且照顧左右始得。」

萬仞峯撐沒底船，憑知有點海中燈；六月臥冰鋪瑞雪，大笑三聲作麼生？

舉：南泉普願禪師。與麻谷、歸宗，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相喚回，更不去禮國師。

拈云：這四大沒量，已德底漢，憨不成，癡不是，做盡鬼怪。究竟一切，出這國師圈子不得，不如相喚，休去歇去好。

日月燈光迥不俱，何須伴侶學眞如？國師道在無相見，知音何處不文殊？

舉：溈山祐禪師。普請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何不現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用，不得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即得體，不得用。」師云：「放子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拈云：與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是知欲行天下路，無過一藝精。潙山父子，體用雙影（「影」疑為「彰」），悲智同運。此時摘茶園裏，大有人喪身失命。玄覺也不免隨佗，草裏走不住。

鼻孔遼天老古錐，入泥入水驚貧兒，死中得活機鋒疾，不斷玄風徹紫微。

舉：鄧隱峯禪師到南泉。泉指淨瓶云：「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瓶，向南泉面前瀉。泉便休。

拈云：南泉一時共鄧隱峯說十二部大藏經教了，然不談一字，鄧隱峯聞五千四十八卷，寂淨無言。且道鄧隱峯，有無過犯？若道有過，南泉作麼生休得？若也無犯，爭奈觸著淨瓶了？試下口斷看。

師子全威境白（「白」疑為「自」）閒，誰人敢扣鬼門關？除非體用知無我，瓶傾不出悟無難。」

舉：大慈和尚。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道？」山云：「說取行不得底，

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

拈云：大慈過去生中，只是一個繩墨都料。爲什麼如是？觀其所作，習氣猶在，只好敎伊，離却言說丈尺寸，道將一句來！若也不道，與佗三拄杖，不得放過。洞山及乎到這裏，亦向百草頭上乞命。雲居已到，爭奈往復辛勤。樂普天明，猶寐語不住在。

無量光圓不動尊，亘今亘古語奚論？普雲彌布香芬馥，周行無住海幢門。

舉：長沙岑和尚。僧云：「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便下。」

拈云：大小長沙和尚，及乎到這裏，被僧一問，直得七縱八橫，依驢附馬。何況未超數量，學住有無。且道這僧，於長沙言下，死活如何？◯（疑爲「參」）看？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百億化身唯佛知，含生經劫轉沉迷；空花水月分三界，一念歸元也太奇。

舉：潙山祐禪師。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左脇書五字

云：『潙山僧某甲』。此時喚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

拈云：潙山雖得畜生身，不得畜生報。所以向此說彼，向彼說此，彼此一般，了無交涉。只好向潙山鼻孔裏一穿，敎佗道一字也不得。雲居恁麼判斷，未免脚跟不點地在。資福患風不住，賴得不狂言，又較些子。

頭角完全不住行，潙山獨步驚聾盲；牧童未辯牛消息，至今落塹墮深坑。

舉：雲際師祖禪師，問南泉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往來者是藏。」師云：「不往來者如何？」師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拈云：師祖發問，義徧乾坤，道得相似，入處無門。南泉徹底大慈悲，賓主和光表裏存。聲喚聲應，黑漆昆侖。咦！閻羅子可畏。

聞道摩尼無價珍，得來轉轉似孤貧；師祖未諳申一問，南泉應不亂傳人。

舉：長沙岑和尚，示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法界現全身。」僧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

拈云：是人不奈何這長沙四句。只有者僧，敢近前打失落，猶少末後句在。拏雲□（疑為「翻」）浪透山川，獨掉孤峯般若船，度盡四生超彼岸，九年面壁少林傳。

舉：趙州諗禪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師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

拈云：趙州放，南泉收。若也未明端的，不消別處尋牛。猶如血脈洪灌，穿過髑髏，不會者，銅牆鐵壁；達能者，皎月澄秋。知有之人不出頭，涅槃光裏度春秋；一條水牯金穿鼻，萬劫逍遙得自由。

舉：子湖巖蹤禪師，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

拈云：子湖於中夜，見日輪當午，所心急悲流，未免驚動髑髏，捉空成賊。非但臨

天！

濟白拈，南泉到這裏，一場敗缺。我道這僧，多時失却性命，如今安肯敢當？風舞巖松人不會，謾施巧便轉惛惶；徹夜爲伊堅不信，未知何劫肯承當。□蒼天蒼天！

舉：趙州諗禪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拈云：趙州深知座主瞌睡，又更與佗寐語一尙（「尙」疑爲「回」）。且道趙州以脚踢空，吹一吹，是什麼義？若更不會，畢竟瞞殺人！踢一踢時吹一吹，金毛師子現全威；趙州用處形言絕，爭奈迷頭不肯歸。

舉：甘贄行者，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尙念誦。」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廚內，打破鍋子。

拈云：甘贄不了死屍，充塞南泉鼻孔。帶累阿師，打破頑家具。露出一道金光，證明設粥。這一隊孤魂，猶尙不知時節。吽吽！只管喫，有什麼了期？

門外君子至，一切人不會，打這閑家具，甘贄與南泉。大地扶不起，爲甚扶不起？果報還如是。(難)。

舉：大隋法眞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即隨佗去也？」師云：「隨佗去。」

拈云：大隋法眞，與這僧，入泥入水。只是這僧，扶籬摸壁，似隔千山。若是大隋，小腸狹肚，這僧難救。幸而大隋寬繫繩頭，幾乎走殺這野狐精。若普菴，當時纔見這僧擬開口，便拄却舌頭。忽然省解，免興文彩。

東西南北，通徹交過。悟者清涼，迷者大禍。隨流入流，法眞不墮。若未全提，誰敢擔荷？

舉：趙州諗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這僧開典庫三十年，尚不識一文錢。趙州八十年行脚，且不知有言語。要會機鋒親的處，直須穿領趙州衫。

循水尋流不見源，逢人相問豈堪言？知君背覺勞生解，謾語皆眞意普賢。

舉：雲巖掃地次，潙山云：「大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潙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箒云：「這個是幾月？」潙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拈云：雲巖豎起掃箒之處，潙山滿口道不出，玄沙猶尚不放行。檢點將來，潙山幸然無事。惹起塵埃，末後喫佗一蹹，永劫出頭不得。

等閑平地掃塵埃，須還知有肯相陪，悲風皓月猿啼急，窮子離家甚日回？

舉：關南道吾和尚，有時執木劍，横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劍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云：「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拈云：道吾獨泛孤舟，垂絲千尺，徧遊江海，罕見吞鈎。忽然綸驚，將謂洪鯨擺撥，及乎下手提取，却是個弄水蝦公，虛勞神用。

關南老婆横木劍，不露鋒鋩大靈驗，擲下威光絕見聞，豐城獨卓無餘欠。㖿。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

瓶，不得損鵝，作麼生得？」南泉召云：「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

拈云：究竟出不得。陸亘大夫，一生只究古人，出瓶不得之句，南泉善得不壞瓶鵝之體。所以一聲直拔，迷悟等平。透古穿今，爲眞宗匠。試問參方，出也未？急速相會始得。

標宗立法大瞞人，意氣彌陀局局親；黑白不分難下手，放過一著大驚神。

舉：臨濟義玄禪師。黃檗一日普請鋤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檗曰：「莫是困也？」師云：「纔钁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黃檗，黃檗呼：「維那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

拈云：作家相見，如覿面之仇人。達士陳機，的箭鋒之相拄。偏歷十方，且無影像。一目法界，不落有無。豈似逐臊獵犬，趂塊狂盧：尋言著句，背覺勞生。虛名禪子，無益自佗。且如臨濟玄師，遇黃檗普請，現微標旨，智用無師。自然廓落，明妙希夷，維那向夢裏喫棒，臨濟於智海埋人。普菴要打黃檗，壓良爲賤相輕。如今欲覺斯人，直須先露眼睛。

心臟智寶少知音，全機付與水龍吟；忽然撞著無相似，誰解光和活死人？

舉：三聖慧然禪師。師到德山，才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餕飯。」師云：「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拈云：大小德山，究竟不奈得一個三聖，何三聖又推倒這德山，永起不得？普菴著語云：「蒼天蒼天！且你諸人，作麼生商量？噓！放過一著。」

三聖戴角虎，德山獨眼龍；未展機先合，非言意已通。風雲融萬象，唉哭是誰同？死中若不活，爭免被佗籠。

舉：與化存奬禪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汝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乃打之，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令捨衣鉢錢五貫文，設饎飯，而趂出院。」

拈云：平地起土堆，且放與化過。爲甚克賓維那，向大雪山中，遭惔毒如是？若斷這一段公案不破，未是宗師。忽然東嶺露柱云：「我却解斷，克賓難扶。趂出院者，過犯彌天，生心受飯者，生陷地獄。」

察明表重驗虛無，不久堪爲唱導師；不覺驚動生滅相，臨時撮略顯精粗。

舉：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什麼道理，後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之。其僧大笑而出。師曰：「大敗大敗！」

拈云：通方勘辨，未舉先知，沒巴鼻人，徒勞往返。我道，菴主與老僧，共得一隻眼。覷全不見，共成一個鼻孔。更不知香，未免大笑大敗。具眼者，還悉得麼？良久云：「劄。」

雲無蹤兮雨無跡，事理綿綿有何極？賣金須是買金人，這裏若眞不相識。

舉：清峯楚禪師，訪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云：「是。」白水云：「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云：「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云：「此是樂普的，你的做麼生？」師云：「豈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白水云：「夾山何甚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拈云：清峯幸自尊特，翠翠蒼蒼，不合撥動，一星子火，燒得赤剝剌噠；直至如今，也無住著。

見道不生機，生機不見道；青峯年年青，白水常浩浩。生熟路不通，迷悟俱不到，青白未萌前，樂普大深奧。咄！

擧：興化獎禪師。莊宗皇帝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酧價。」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

拈曰：仁君達本，呈見無門；了利宗師，希逢作者。及其利者裏，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莊宗皇帝放一線道：興化掣電郎當，氣急殺人。展開誰解？子細點檢將來，興化澆潑過當，要須皂白分明，直應如是。㈠

覿面相呈也大奇，更無分別與遲疑；自從取得非離合，豈可虛明放過伊？精金百鍊方爲貴，脫體靈明絕見知。

擧：石頭希遷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見馬大師否？」僧云：「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大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擧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云：「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豈不是有力？」

拈曰：其僧好喫石頭棒，爲什麼如此？來處不分明。所以見馬大師，與柴成相。賴

得馬大師以慈悲，放一道光，灌髑髏口；髑髏亦放一道神光射馬大師身，嚇得普菴不敢出，石頭塔地不起。只倩竹葉相敲作彈指。歎曰：「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力？」

妙指閑柴意馬師，失之千里費工夫；佛法不是這道理，拙用金毛作野孤。

舉：丹霞天然禪師，見忠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三十年後，不見（「不見」疑爲「覓」）此漢也還難得。」

拈云：丹霞琢，國師磨；二龍閑戲，湧起洪波。若無主海大神，別人應不奈何。

口說難窮意普通，世問希有義和同；三春萬卉皆含笑，裝點繁花只一風。

舉：藥山惟儼禪師。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僧云：「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須咬著一粒米。」

拈云：者僧已是扶籬摸壁，又被藥山推放深坑。這僧換定不放，未免一時拖泥帶

水。末後休粮，弄巧成拙。普菴豎起布毛云：吽吽！

提輪放線知深淺，把火燒山預辦宜；莫道逢場閑作戲，直須對病設良醫。

舉：華亭舡子和尚。善會和尚參禮次，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何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

拈云：風行雨至，師子相投；不犯烟塵，自然契合。若無船子應渡，善會不過；不得善會，也成辜負華亭。

孤舟不繫弄華亭，無限風光意氣清；善會不干於耳目，豈容聲色付元靈？

舉：藥山儼禪師。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㹀牛生兒，却向汝道。」時有僧曰：「㹀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

拈云：行住及坐臥，日月與燈光；世間出世間，悟者不相干。普菴則不然，我有一句子，直得石女生子，却向汝道。教這僧與大地人，開口道不得。可惜藥山，放過

此僧。雲巖長吐氣，洞山出白嵐。語言應三昧，希友參諸方，且道參誰？○。剎土微塵，總出不得。

沒眼休談見藥山，免將明暗警盲參；牸牛生子猶爲易，石女生兒豈似凡？孤明獨朗光無二，只恐癡猿攪碧潭。

舉：高沙彌住菴後，雨裏來看藥山。藥山云：「你來也。」師云：「是。」山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

拈云：小谿還海，海納而豈有二源？悟子親師，師許而意無別理。若到裏許，直是盡十分諸佛，那更放出歷代祖師？爛嚼父母六親，到處豈存含識？所以古人道：「不壞假名，而談實相。」玄沙云：「用處不換機，心外無別法。」然雖如是，不妨打鼓弄琵琶。還佗一會家。諸人且道，藥山、高沙彌，雲巖、道吾，只今在什麼處舉揚般若？

信地無閑處，知心用不非；微塵佛國土，妙在一毫釐。應當如是見，所說但隨宜；古錐無做作，謾把布毛吹。

舉：石室善導和尚，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云：「這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向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相亦不圓。」

拈云：石室一夜，與仰山寐語，驚動雲巖道吾，無故於天曉做賊，不肯認贓。若還不是，普菴這裏，實難勘破。普菴好好向三十夜，共釋迦老子與三世諸佛翫月之次，敢問山河大地，色空明暗，這月即今在什麼處？還有人敢出頭來，衹對得老僧一言半句，便教佗遍身紅爛，墮坑落塹，不留毫髮許。

青天白日常相應，眼明方曉獼猴鏡；自從曠劫不揩磨，知音謾學無生令。

舉：德山宣鑑禪師。師抵於溈山，從法堂西過東，回視方丈，溈山無語。師云：「無也無也。」師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參。纔跨門提起坐具，喚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

拈云：師子出窟，羣獸驚忙。巨虎踞巖，野犴難過。忽遇箇降龍伏虎，文珠普賢，披毛戴角且歸邊，隻眼無頭印空坐。正當恁麼時，溈山、德山共一箇鼻孔。所以諸方行脚，無眼者不肯信，還肯信普菴麼？自云：「者弄影漢，最難信。最難信。」

難信難聞獨眼龍，布雲施雨覓無蹤；却被普賢穿却鼻，如今衆信永無窮。

舉：洞山价禪師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或東或西，直須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顧視衆云：「欲知此事，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佗合。」石霜聞云：「出門便是草。」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曼曼地。」

拈云：洞山吐氣清健，竭力爲人，尚未免向犂觜端淬鐵。石霜大寒生也，隨佗向冰上加凍。只得明安尊貴，較些子，又和茅搭草。普菴子細看來，不得一箇靈利。遂拈起拄杖子云：若不得這箇，永不靈利。拋下拄杖子，良久云：會麼？萬里草不生，三昧號無諍；夢遊觀玉境，畢竟是誰行？在處曼曼地，只道無兩般；法門非出入，學者莫顢頇。

舉：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弔喪，師以手撫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回，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倘更不道，即打去也。」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吾數拳。却往石霜，舉前問，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大悟。

拈云：漸源夢中問生死，道吾白日被鬼打。賴遇石霜連忙叫醒。

帶識髑髏撥死屍，箇中許道實難爲；任渠碎我骨消散，終須不賺釋迦兒。

舉：清平令導禪師。師問翠微：「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道。」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下禪牀，引入竹園。師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云：「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拈云：清平本自常樂，不肯心休。因問而迷入筠林，却分長短。判曰：「翠微指竹示清平，試問靈丹成未成？若將聲色依宗匠，劫盡參玄不契津。」普菴則不然。設有人問西來的的意，竪箇指端。良久云：會麼？若也會得，只如是；若也不會，免更教佗上山入水。

令導禪和翠微峯，鐵壁銅牆路不同；遙指雙林是歸處，至今猶尚鬼儱通。

舉：投子大同禪師。趙州途中相遇，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云：「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菴中坐，師後携一瓶油歸菴。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是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瓶云：「油油！」

拈云：不合投子容易，放過趙州，致令趙州劈心坐却一切聖凡箇；及乎投子回來，

且無奈藏身插足處，更說什麼油？若教普菴當時途中邂逅，一場敗闕非細。只今敢問諸人：「還見投子麼？」良久，默顧左右曰：「只這花十八難賽。」

古人投子續宗枝，相逢作者便呈機；含光知有菴中主，提起油瓶應不疑。

舉：石霜慶諸禪師。師在潙山爲米頭，一日在寮內篩米次，潙山云：「施主物莫抛撒。」師云：「不抛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抛撒，這箇是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

拈云：石霜和米連天白，詰問元來應不得；莫令抛撒卒難收，免被邪魔外道嚇。且道石霜有見解？無見解？若有見解，爲什麼却無對？若無見解，爲什麼潙（疑漏「山」）說不得，呵呵大笑歸方丈？試斷看！潙山道：「米裏有蟲！」普菴道：「蟲裏有米。」不會者，開口寒喉。悟解者，不妨插嘴。咄！道人到處，全示眞如；若求言句，未免區區。

舉：漸源與禪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

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師持鍬子肩上便行。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拈云：漸源尋先師靈骨，未免東西；石霜正瓦解氷消，洪波白浪。且道這一等盡是參方見解，似分差別。若還太原孚上座不加四字，先師靈，愈不現；骨更難尋。普菴老人拈一塊土云：「靈骨靈骨，恍恍惚惚；孚兄孚兄，杳杳冥冥。」却抛土於地，顧視左右云：「還知落處麼？」

探宗勘辨要當人，劫火燄中攙眼睛；漸源頓入洪波裏，直至如今不見形。

舉：洞山价禪師。問太長老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似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師乃咄云：「出去！」

拈云：洞山只瞞太長老。若問普菴老人：「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似漆。過在什麼處？」便與佗三十拄杖了。却問价禪師：「未有天地時，此物拄箇什麼？快道快道！」若恁麼，免被佗喝出。

洞山活計未全包，太老鑽龜罕辨爻；有物先天非相貌，豈干動用色相交？

擧：黃山月輪禪師。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夾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

拈云：黃山月輪，無物不照；夾山草鞋，價值難酬。恁麼則兩箇不鑑識，一箇亦不識。江陵米折草鞋錢，善能哮吼通消息。咄！

不識是眞識有心，識心徧處不求人；江陵米滿元無價，師子全威畫不成。

擧：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

拈云：這僧聞道家破，見說人亡，便不敢歸鄉。普菴無可做作。即今爲洛浦擧哀，一時蒼天蒼天！

家不破兮人不亡，設機不應轉郎當；龜毛拂子呵呵笑，六月炎天好大霜。

擧：雲居道膺禪師。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有僧擧似趙州。州云：

「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

拈云：雲居答話無頭腦，所以道六六三十六；這僧問處沒人情，未免羚羊掛角。會與不會且置。設若這僧問普菴：「羚羊掛角時如何？」「九九八十一。」衲僧眼似漆；扶籬摸壁不知臊，掛角羚羊也不識。◯咬

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下座云：「明日不得普請。」

拈云：乾峯開口，月朗風清。雲門答處妙湛，除非知有之人，動靜是誰聽探？普菴則不然。一舉便得，二舉不得放過；三舉不及第。且道落在什麼處？釋梵天帝，寶冠履地；不誦華嚴，佛不富貴。離四句非，絕百非是；絕百非非，離四句易。

舉：欽山文邃禪師。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云：「是是。為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語。師云：「索戰無功，一

場氣悶。」良久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擔。」

拈云：欽山隨流認得性，其僧雖然碌碌地。正當恁麼時，不曾看見欽山，且作麼生？免得這老和尙道，爲汝擔一擔。具眼者不妨注脚。

一撥眉毛露眼睛，只傷底許沒瞳人；燈籠開口呵呵笑，衲僧和夢蹈車輪。

舉：玄沙師備禪師垂語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佗眼且不見；共佗說話，佗又不聞，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尙還許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云：「桂琛現有眼耳，和尙作麼生接？」中塔曰：「三種病人，只今在什麼處？」

拈云：玄沙大師雖有截斷衆流之辯，爭奈只醫得箇無眼耳鼻舌身意人病。這箇人，本自無病，設若醫得安樂，不爲好手。羅漢橫生頭角，無下稍也。中塔不奈冬瓜，何破瓠子？普菴向諸人鼻孔裏高聲叫：「玄沙玄沙，且照顧自己風發也。」

古今學道與參禪，未諳眼耳妙言詮；一粒玄沙無住本，時時興販海南船。◯快度

舉：龍濟山紹脩山主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拈云：脩山主老老大大，拄杖亦不把。只與壓草裏鑽，水裏走，著甚來由？普菴拈起拄杖云：「這箇吞却聖凡了，如今處處穩便阿，」却擲下拄杖，目周回漩，良久云：「莫道不疑！」

龍濟興雲雨徧施，聖凡不落與誰齊？能持地藏無空印，具足圓方始不疑。

舉：雪峯示衆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指面前火爐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沙云：「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拈云：雪峯示衆，有口無心；玄沙相應，有心無口。且道雪峯世界在古鏡裏？古鏡在世界裏？若也未活，且向玄沙火爐裏烹煉世界，揩拭元光；直待失却水月空花，塵塵不昧始得。

鏡含世界幾千春，非相非形假立名；汨沒未嘗離鏡體，憐生誰合飲光人？

舉：洞山問雲居膺。「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雲居云：「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

拈云：一法界中，唯有洞山觀見，作大五逆人是孝順子，行持孝順為大五逆人。如今普菴將什麼為孝養？瞪目四顧，良久云：「在在處處不識佛父母。」又問：「如何行五逆？」答：「羊羹細酒，齋餅饅頭。騎馬底騎馬，牽牛底牽牛。也有橫吹孤笛，也有拍掌嗚謳。唯獨一般不可說，雪人火裏趙楊州」大秤秤不起，小斗量不盡；無量劫即今，無不是心印。

舉：夾山為渡子時，有一婆子，抱一孩兒上船云：「呈橈舞棹都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孩兒，甚處得來？」夾山以橈子便打。婆子云：「婆婆有六箇孩兒，五箇不遇善知識，只這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江中。夾山乃吐舌。

拈云：諸方道：「夾山與麼時，打著這婆婆？」普菴見這婆子，與夾山共一足，共隻眼，一箇口。說又說不得，去又去不得，見又見不得。孩兒則不問，作麼生分別夾山吐舌之處？

船子寥寥載不空，幾回明月弄清風；呈橈舞棹無佗事，只欲教人解六通。

擧：雪峯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拈云：大小大雪峯，及乎到這裏，未免破一作二。普菴念呪曰：「婆嚧吃嚀，拈却飯籮邊死人，婆訶。」這一粒，玄沙無端被雪老引入飯裏水裏。如今大地生靈飲水喫飯，且子細照顧。雖是玄沙，也能殺人，也能活人。祇有雲門老漢，吞聲忍氣，不能管得，所以和泥合水。

何處無雲不是門？藏鋒不露理難論；雪峯未盡玄沙意，惹得村人村又村。

擧：教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周回上下，皆避不得，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

拈云：咄！這老婆子，也是沒量巳德。與佛同時，不二不生，旣是取捨不得，便好堂中穩坐；飯來開口，箸來伸手，無端作得許多揑怪，教壞人家男女。若當時教普菴一見婆子，連佛一時埋却。只存箇弄影漢，時時與人方便。行住坐臥，豈不快哉！又云：「如今亦不欠少。」

似水煎茶待故人，知音喫了笑忻忻；茶水本來無一說，楊眉早是自瞞心。

舉：永嘉大師云：「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

拈云：子細思量，永嘉大師恁麼說話，都無頭腦。如今一念棄捨塵緣，到處參尋知識。楖㮚橫肩，盡是學佛知見；究生死一段大事，作麼生？相也無，空也無，不空又無，却教學人向什麼處摸索？〇咦！不可說，不可說中又不可說，究竟如是。

拈古談今我尙無，木奴草女辨工夫；草木恰知非外物，含靈那信自毗盧？

舉：雪峯普請畬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大衆云：「看看！」以刀芟爲兩斷。玄沙以杖抛向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

拈云：雪峯大修行人，不合斬蛇。據令判斷，這漢永不得復來世界，來作人身。玄沙雖不干事，不合對面移屍，與佗兔角拄杖三十，再歸遠行地，大難大難。爲衆竭力，著甚來由？驀提起拄杖子云：「更有箇在！」又云：「放過一著。」

飛空著地情依識，大地山河情識磨；色空明暗無相似，挑起虵（蛇俗字）時會也麼？

舉：九峯在石霜爲侍者時，石霜遷化。衆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峯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一依先師事奉。」遂問云：「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

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冷啾啾地去，你作麼生會？」座云：「一色邊事。」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脫去。峯撫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

拈云：九峯恁麼擔板，第一座鐵打肝心。檢點將來，九峯有過。且道過在甚處？香煙起處。普菴若許云：「蒼天蒼天，逼人至死。」

立亡坐脫不爲奇，石霜遷化少人知；九峯師子連天吼，刹那驚殺野狐狸。

舉：教云：「未離兜率，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拈云：衆生與諸佛，是諸法空相。離降出度，不生不滅。雪埋糞坑，不垢不淨。擔水投河，不增不減。

打開兜率露王宮，摩耶夫人沒老去；淨飯國王生太子，字字言言說脫空。㊀噓！

舉：玄沙雪峯遊山次。玄沙云：「我如今大用去，和尚且作麼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沙作斫牌勢。峯云：「你親到靈山，方得如此。」玄沙云：「也只是自家底。」

拈云：雪峯玄沙，父子同行。遊山非二，玄沙也忽然寐語；雪峯又等閑捏怪。家活又不欠不少，行貨且無買無賣。當初若遇普菴，未免一場敗闕。

玄沙大用，雪峯三弄；大地山河，六徧震動。

舉：教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當時若教我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若是世尊，應不初生。又更伸手舉足，目顧四方，爭人奪我，却向有佛處稱尊。莫道雲門不放過？驀拈拄杖，瞪目周旋。良久云：「慚愧！且得十方常常清淨。」拋下拄杖子，却問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未會，說夢了也。」

日裏不可道人，夜裏不可說鬼；無量劫來成道，一時都在這裏。

舉：丹霞訪忠國師，逢國師侍者，霞問：「國師在麼？」侍者云：「在即在，佛眼亦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侍者舉似國師，國師打侍者二十拄杖。

拈云：丹霞不會爲客，所以煩惱主人；侍者學得國師語，不會國師行，却被丹霞將

惡水潑一擲，又復喫國師拄杖二十。諸人且道：「國師打侍者，有何意？」代云：「千手大悲，也摸索不著。」

三脚驢子弄蹄行，只欲途中撈後生；一片丹霞塵不染，包藏萬有豈稱能？

舉：玄沙上堂，大衆集定，驀拈拄杖，趕散大衆。後云：「老僧今日作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且喜和尚，再復人身。」

拈云：人道玄沙不可得，我道玄沙恰似一箇打野狸漢。若救得玄沙出地獄，便是解脫人；若救不得，隨佗入地獄去。

魚在岸時活不久，人落深淵當下亡；川陸誰知同一性？恰如地獄與天堂。

舉：雪峯遷化，玄沙爲喪主，集大衆煎茶。拈起盞子云：「諸人若道得，先師無過；若道不得，過在先師。」如是三問，俱無對。沙撲碎盞子，歸方丈。

拈云：我道玄沙不解作喪主，所以道先師有過無過；若會做喪主，自合當連皮和骨一時埋却。且要免得一場打家碎事，驚嚇髑髏。普菴既到這裏，安可無聲？將鼻孔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無相光中弄影人，形同異類性天眞；披毛戴角氷和水，削髮披衣水合氷。

舉：有僧遊五臺山，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擧似趙州。州云：「我去勘破這婆子。」州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州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州歸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

拈云：無人知趙州，不動步而到臺山，不開口而勘破婆子了也。諸人若信婆子道，便驀直去；若信不及，又與麼去也！

古人遺意不留言，婆子臺山著一邊；識得臺山婆子了，趙州消息沒休年。

舉：趙州從諗禪師在南泉作火頭，一日閉却門，叫云：「救火！救火！」衆皆到。師曰：「道得即開門。」衆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牕間過與師，師便開門。

拈云：明知趙州這老漢，正在水裏火發，叫起一隊半聾半瞽，扶籬摸壁，有什麼益處？猶賴南泉脚跟不點地，將水救水，深慶無事。

趙州火急要人成，大衆渾無半眼親；騎箇金毛游物外，南泉滴滴意深深。

普庵家寶

普庵家寶　不著尋討　迷時不見　在處煩惱　悟時無相　如日杲杲　取舍不得
自然恰好　誰生誰病　誰死誰老　達人無證　凡夫顚倒　日西道晚　日東道早
有睛無眼　撞頭磕腦　扶籬摸壁　棄金抱草　機關木人　弄口叫好　線牽則動
索斷則倒　撒放閑處　如第爛藁　本自無形　被佗作造　五彩妝來　安名立號
只欲瞞佗　何曾自保　打鬧過日　全無倚靠　問佗貴性　口中便道　草木李張
適來方到　有甚急事　特來干冒　衣食不足　莫怪聒譟（疑爲「噪」）　人口不安
田園旱澇　賺埋公祖　移墳修造　被術人筭　年月不好　朝山拜嶽　何處不到
未嘗感應　至今囉噪　又逢卦師　胡言亂道　速遷公祖　更改門竈　絲蚕天旺
官祿便到　但信八卦　陰陽最好　公卿宰相　都是我振　酧發稍輕　搖頭擺腦
贍佗豐厚　連聲道好　因此貧窮　日夕煩惱　雪上加霜　苦寒難保　耳裏忽聞
普庵得道　捻土爲香　直須親到　行來不覺　鐘聲浩浩　自心火急　無人通報
行童不管　維那高傲　息心定意　低聲苦苦（疑爲「禱」）　不久之間　果見一老
一條拄杖　披一布襖　豎箇指頭　敎我速道　鼻孔遼天　眼睛潦倒　更不說錢
也不愛寶　不得妄想　不得作造　但識得心　無法不到　汝本是佛　不空靈寶
十方諸佛　都有裏許　一切幻緣　此心無主　幻化須盡　心等太虛　識得此心
如琉璃珠　隨色影現　無著無去　得意忘言　了更無語　亦無可舍　亦無可取

也不燒疏　也不化紙　設齋無眼　供養蛇鼠　布施不明　却還沉墜　雖是善因
能招惡埋　公子王孫　因修福慧　持齋精進　衣食布施　纔出頭來　一切整備
豈用埋屍　卜度好地　心若不善　一切不利　頭頭作業　處處祭鬼　枯骨消磨
神識沉墜　生不念善　死地獄現　在處慈悲　來生方便　不信佛法　貧窮下賤
萬中無一　官人相現　滿山滿嶺　頭長觜尖　撈魚置鳥　歷劫相煎　無一毫善
皆是結冤　不識父母　叫喚喧天　貪淫殺盜　罪不可言　陰振未滿　王法牽纏
心無一足　煩惱連天　因何不息　澄淨心田　若不飲酒　智慧光鮮　親近善者
心自善姸　若不食肉　公婆不哭　日夕心靈　善神助福　若不殺盜　自身無惱
行住坐卧　心無煩惱　若不邪淫　淨行甚深　精神勿虧　身體安寧　若不妄言
常親貴侶　守口如瓶　不驚寒暑　若不貪愛　觸目便會　見如不見　背如不背
若不嗔癡　眼耳如泥　天翻地覆　我自不知　若不惡口　身如瓦狗　人來不吠
棒打不走　若不兩舌　無事閑歇　誰是誰非　清風明月　若不綺語　身心一如
所在尊貴　爲人中瑞　十般不善　在迷不見　佛爲分別　覺悟自見　依此脩行
見本來面　大地含靈　誰敢輕賤　心共一心　隨業轉變　我若不如　只管喫現
我今始覺　感佛方便　翻十不善　回向十善　永不賺你　天亦常願　超出三界
見佛知見　凡夫肉眼　非明不見　無日月燈　如黑漆面　開眼見色　色即歸空

空中無得　恰如無見　開眼無見　猶如無目　見與不見　全無可善　眼不是眼
見不是見　空色無實　不明方便　達本了心　是佛知見　心若未了　識業黑變
今日安樂　逐光隨現　眼光落地　黑暗周徧　心思業顯　雷奔閃電　怕怖天地
投誰發願　百千刀輪　火車掣電　一刹那間　魂識消散　動經塵劫　業無所間
豈比世間　公牽私絆　哀哉衆生　尚貪喫飯　若還思死　火急難辦　五千教典
祕言無限　只爲愚心　習氣深慣　已化聞經　己身無難　一人了達　與衆除患
不勸不善　惡不消散　若聞其聲　何忍食肉　若見衆生　死當助哭　身衣口食
難心自足　直至到死　神識纏逐　隨念往生　定入毛畜　心不念佛　鎮在牢獄
心若念善　□□□□　善果善因　笙箏笙竹　不曾撿種　遍地野菊　耕田得禾
耕畲得粟　樂善天堂　造惡地獄　善惡無差　由心直曲　信佛拜泥　轉轉昏迷
信神燒紙　自損穀皮　信經讀字　不干心事　信道行婬　只瞞自心　信善貪財
到死也獃　信福殺盜　不久惡報　信是說非　將油洗衣　信罪不悔　如飛蛾昧
火爍油煎　去了又來　一似浮徒　貪嗔痴愛　前念作福　後念受罪　人不達理
妄執神鬼　人不會事　梅上添醋　急處鬥急　好做不做　見佗富貴　一心趍侍
借口一文　還十文利　連妻帶子　爲佗奴婢　子細觀瞻　丈夫意氣　非我不非
是我不是　有無分定　因果相繼　懶惰貧窮　精勤富貴　脩般若多　獲慈悲惠

今生和順　在處恭敬　來生佛國　開發衆信　習氣清淨　行住皆定　定中有慧
慧體如鏡　鏡不是鏡　是非成病　失卻是非　大圓智鏡　若人全會　何垢何淨
本無背面　光明性命　性即佛性　命即慧命　非生非老　誰死誰病　包括有無
無欠無剩　風動塵起　無有不應　水陸色空　血脈連通　微塵不透　不成正道
影響無知　猶如死屍　頭上一箚　却令眼眨　脚下一針　用口呻吟　問病叫痛
類同蠢動　將假爲身　業力所成　成應有壞　有壞復形　成有本空　誰解通宗
不宗爲本　無住爲宗　不空不住　無異虛空　快須薦取　脫卻樊籠　古佛今佛
因此大通　釋迦親印　猶如虛空　如水中月　應物標宗　如水是體　水月空同
有無相貌　二相皆同　同則無礙　有礙不中　不中非佛　佛亦無窮　騰今耀古
不受瞞籠　萬法之母　諸佛祖公　若人了達　便與佛同　若人不了　萬法盲聾
猶如雜話　枉費日工　如是家寶　永不空空　究竟無說　法本無空　普庵和尙
家寶示衆

御製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讚

朕惟佛道廣大周偏，千經萬法，無非勸善化惡、濟度羣生。功德所及，無有窮

盡。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普庵，實再來之佛也。顯化於江西袁州慈化寺，色相圓融，福慧具足；內含慈濟，外示神通。降伏妖魔，消弭災厄；徧游刹土，拯拔一切。靈應昭彰，妙不可測；所垂寶訓，一千六百餘言。演無盡之宗旨，發至妙之玄微；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密而無所不備。普爲衆生，作種種方便，有能佩服奉持者，如身遊寶藏，各隨所欲，皆獲如意。如飢餐香積，即得充飽。苟不務此，而欲求無上正眞，其猶冥行遠道，塊坐暗室，終無所益。朕間窺眞諦，略究旨歸，嘉與羣生，廣作利益。善信之士，能遵此而行，即得享福而獲吉。違此弗守，必至踏禍而召凶。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謹書其槩，以昭將來。並系之以讚曰：

如來顯化身　無處不充滿　功德利羣生　徧覆河沙界　如如大覺師　神通不思議
示現出世間　佛身即無二　體相湛圓明　摩尼紫金聚　端嚴妙自在　具足於福慧
方便大慈悲　誓願弘濟度　普攝諸有情　法力無不至　祛邪滅妖魅　弭災消疾癘
洗滌諸罪愆　吉祥獲如意　訓戒垂眞言　悉發如來祕　懇懇導冥愚　切切化善類
珠璣等金玉　至寶無與比　聞者與見者　莫不生歡喜　普勸諸善緣　敬受此家寶
善有不寶此　技道終無濟　譬猶入寶山　獲寶方遂意　有不獲寶者　空歸意何益

奚用作讚言　光揚於永世　翊贊我皇圖　福德被一切

【普庵禪師全集附錄】

文殊菩薩十大願

不空譯

一者大願：若有一切衆生所生三界，或我作他作，隨緣受化。四空五淨之主，八定四禪之主。梵王六欲之主，帝釋諸天之主，四天四輪之主，諸神龍王之主，八部鬼神之主，守護佛法之主，伽藍宮殿之主，四大持世之主，金剛堅牢之主，護國善神之主，大國小國之主，粟散世王之主，統領諸軍主，都攝所守主，所有水陸四生胎卵濕化，九類蠢動一切含靈，同生三世願佛知見。或未聞我名，令願得聞，及聞我名，於我法中，令一切有情盡發菩提，廻向大乘修無上道。若有衆生以法藥世醫，救療諸疾；歷數算計，工巧博奕；世典文筆，歌詠讚歎；講論戲處，導以度人。隨類同事，接引世俗；令發菩提，正見正授。共我有緣，得入佛道。

二者大願：若有衆生，毀謗於我，瞋恚於我，刑害殺我。是人於我自他，常生怨恨不能得解。願共我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三者大願：若有衆生愛念我身。欲心見我求得於我。於我身上於他身上。威行諂曲邪見傾倒。及生淨行不淨行諸惡不善。願共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四者大願：若有衆生，輕慢於我，疑慮於我；枉壓於我，誑妄於我；毀謗三

寶，憎嫉賢良；欺凌一切，常生不善。願共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五者大願：若有衆生，賤我薄我，慚我愧我；敬重於我，不敬於我；妨我，不妨我；用我，不用我；取我，不取我；求我，不求我；要我，不要我；從我，不從我。見我，不見我；悉願共我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六者大願：若有衆生，常生殺命，作屠兒魁膾，畋獵捕魚；怨命現前，更加殺害；無有斷絕，世世相報；殺心熾盛，不生悔過；賣肉取財，自養性命。如此之心者，永失人身，不相捨離報對。如是令發菩提之心。若有他人取我財物，我與財物；或施我財物，我施財物；所得財物，及不得者，於我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七者大願：若有衆生，供養我者，我供養他者；或我造他造寺舍僧房、伽藍佛塔、禪房蘭若獨靜之處；或我造他造一切功德，及造菩薩諸佛形像。令他布施修立福祐，遍於法界，廻向一切諸佛菩提；令一切有情同霑此福，及有他人自己友伴師長弟子。修行苦行，節身斷食；持戒破戒，有行無行；和尚阿闍梨教導稱說；聽受我教，我受他教。同行同業，共我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八者大願：若有衆生，廣造諸罪，墮於地獄，無有出期；經無量劫，受諸苦惱；從地獄出，生於五趣；先作畜生，將命還於前生；負物作駝驢，猪狗牛羊象馬，奴婢從僕；償他宿債，累劫賠命；還他偸盜，無有休息。我於五道，隨行受

化；常生同世，教化於人；或作貧窮困苦，盲聾瘖瘂，最下乞人；於一切衆生衆中，同類同緣，同事同行，同業導引，得入佛道。共我有緣，令發菩提之心。

九者大願：若有衆生，縱恣身心，我慢貢高，故於我法中汚泥佛法；師長弟子無慚無愧。用僧佛錢菩薩財物；殺生偷盜邪行；妄語綺語，惡口兩舌；鬥亂縱恣貪瞋；不揀良善，劫奪他財；拒諱謾人，不識善惡；廣造十惡一切諸罪。死墮阿鼻，入諸地獄；從地獄出，輪還六處；入生死海諸趣惡道。願共有緣，同業同道。隨緣化變當以救之，令得出離。共我有緣，發菩提心求上無道。

十者大願：若有衆生當於我法。若我有緣，若我無緣。同我大願則是我身，共我無別。行四無量心，心等虛空。廣度有情，無有休歇。願達菩提，登正覺路。大聖曼殊以聖性願力，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心如虛空，常在如來清淨性海眞如藏中安住法界，遍在衆生心識體性。

曼殊室利言：「我有大願以聖性力，加持有情，令罪垢消滅，得入菩提諸佛聖果，則是名菩薩十種大願。」如是曼殊發廣大願已，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曼陀羅華遍滿虛空。其時大會諸衆盡見其華，同時讚歎曼殊大士：「聖力自在，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爾時諸大會衆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摘自：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第一。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　詔譯。）

普庵咒校訂感言

王徵士

我國大乘佛敎之一切經咒，早於唐朝先後由梵僧聖哲傳譯備至。惟其咒音，因我國幅員之廣大，各地方言之複雜，其音韻轉注之記載，大都限於方言，其南北之混讀，於原典之正確梵音早已亥豕魯魚矣。在不得已之下，或有修持具證量之阿闍黎及聖僧者，皆强調口耳轉承，或者以心印心，乘願度化衆生。至於未證曰證者，則又當別論，蓋因果由其自己承擔也；古德言：「入金剛地獄似箭射亦在所不惜。」言者心之聲，根於心，發於口；陀羅尼者，聖者心聲也；由凡入聖者，自然心智一體也。

誠如北宋普菴禪師所證「達本情忘，知心體合」，其後元、明、清朝佛道行者欽仰禪師之德行，將其心聲（咒語）盛傳世間，至被管弦。

近幾十年寶島情景極似南宋時代，大有錯把杭州作汴州之勢。其可喜者，大部知識青年喜好佛道，不論禪、密、淨土、法華，華嚴、東密，藏密……不一而足。

若按三世因果論，或許廣大青年佛子前世皆係累世之修行者，如今投生寶島，資糧具足心不退轉。當然魔道來投生者，亦在所不免。佛說「各有因緣，各有眷屬」。

普庵禪師千年前對衆生有感應，千年後之今日，是否大正續藏又因當機而突冒出其生平語錄耶？其「普庵神咒」又再流行耶？玆恐「普庵神咒」留下千古疑案，謹引佛經二段俾作參考。佛說觀無量壽經云：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衆生願生彼國者。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爲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故。阿彌陀如來與觀世音、大勢至、無數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衆、無量諸天。七寶宮殿觀世音菩薩執金剛台，與大勢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音、大勢至與無數菩薩讚歎行者，勸進其心。行者見已，歡喜踊躍。自見其身乘金剛台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彼國已，見佛色身衆相具足，見諸菩薩色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事諸佛，偏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

金剛手灌頂經文云：

「若善男子、善女人見曼陀羅發菩提心，具足悲愍善權、方便善巧密咒諸字義理。當作是念，離語無意，離意無語，離意無身，意即是語，語即是意，天（金剛）身亦即是意，語亦即是天（金剛）身、自語與天（金剛）語、自意與天（金剛）意相等。爾時即是安住正定，若於一切時中咒師常住正定，爾時能趣入身平等性、住平等性者，盡所動支節，盡所說語言，皆是密咒印。」華嚴經不思議品云：「如來具足六十種音聲，一一音有五百分，一一分有無量百千，清淨之音以為嚴好言。」

參考上所引後，不難發現「普庵咒」前部大都是藏密仁波切所教之「加持舌法」。茲各方搜羅資料將其列表於後，（請參閱附表一、二、三、四）。若讀熟加持舌上例各音，則知普庵咒內之伽伽伽研界即是 Ka，Kha，Ga，Gha，na，吒吒吒怛那即是 Ca，Cha，ja，jhana……等等。

茲將普庵咒例下，同時另請孫毓芹老居士操縵，明光法師唱念錄音並附於此書，佛子若能熟練「加持舌」法，將來念誦大悲咒，法華咒，楞嚴咒……無量百千陀羅尼各顯密經咒皆有所助益，復更可於二十分鐘內學會背誦七百二十八個華嚴字音。

昔日沙門慧叡曾言：「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失正音，有似嚼飯與人，不免重增嘔噦。因斯以談佛法之流施，由於經典之傳，經典之通行，資於翻譯之力，而通被我之情愫，權華梵之正音，不限於方隅，不隔於殊俗者，諸家字母皆具不可思議功德也。茲據梵經比較同異素核音聲譜天竺字母五十字，不待牽率自然成文，隨震旦之語言悉叶竺素振月邦之敎法，妙契夫支那，由耳根而獲圓通，資聲聞而得正覺。三千大千世界，如聆佛口之宣揚，一十二部經文，自入羣生之意識，無煩演說篇已誦潮音，用作指南，空外悉流梵響。」在此敬祝諸佛子，體認音聲生滅，聞性恒常，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

倘若「形」「聲」兩忘，則「響」當何寄耶？古德云：「但得本，不愁末，神通妙用是聖末邊事」。又云：「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陀羅尼語」。

附表一：

藏密紅教蓮花生大士圓滿法中「加持舌」，也與普庵咒之發音順序有關，併作參考。

蓮師大圓滿法

༄༅། །ཨ་ཨཱ། ཨི་ཨཱི། ཨུ་ཨཱུ། རྀ་རཱྀ། ལྀ་ལཱྀ། ཨེ་ཨཻ། ཨོ་ཨཽ། ཨཾ་ཨཿ ཀ་ཁ་ག་གྷ་ང་།

阿阿 伊伊 烏烏 [illegible] 哩哩 唉唉 喔喔 昂阿 喀喀嘎嘎(那)

ཙ་ཚ་ཛ་ཛྷ་ཉ། ཊ་ཋ་ཌ་ཌྷ་ཎ། ཏ་ཐ་ད་དྷ་ན། པ་ཕ་བ་བྷ་མ། ཡ་ར་ལ་ཝ། ཤ་ཥ་ས་ཧ་ཀྵ༔

雜擦雜雜[illegible] 紮叉扎扎那 答塔達達納 巴帕拔拔瑪 呀拉拉哇 夏卡薩哈恰。

附表二：普庵咒

釋談章 首者佛頭尾迎送三迴共二十一奏。 韓子十耕原稿。莊子蝶菴讀

南無佛陀 耶南 無達

苟訇訶匜迴訇曷囉 才 曷囉 曷囉 作八叉八 巴

摩 耶南 無僧伽

曷囉 于 芭 立 曷囉。 芎 才 亠 十 佫 芭 曷囉 曷囉 才 長 木 立 叉

耶南 無本師 釋迦 牟

曷囉。 芎 才 鑄 鑄 訶 才 鑪 作十 叉 鑪 才 訇

尼佛南無大悲觀

(倬十八負)𩿢(巳)(孑巾)葷。嘐(孑上)(十脩)𠱚囉囉(亍)嚩(倬八負)

世音菩薩南無普

囉(亍)囉𤫝(紆)𤫝(立)囉。囉(孑)囉嚩

菴祖師菩薩南無

囉(亍)囉(品倬十負)𤫝蒿𤫝。(巾巳)嘐(上十脩)𠱚(上九脩)

百萬火首金剛王

嚧上八吞 菩上七吞作十复 菩下八吞 菩嚕嚩才下 嚕

菩薩南無普安禪

嚕作九复 嚕。嚕上八下 嚕婆作七复 婆下 發作七复

師菩薩摩訶

嚩下 嚕立 嚕婆嚕下入 嚕立爪 嚕下

薩 唵OOM 迦

嚕立、嚕。嚕嚕。嚕婆起訶从人品爱 作起咒 嚕下上七七 嚕作七复下

迦 ख kha 迦 伽 घ gha 界 ङ ña

九 囉上八千下 九九立 爸囉立爪 巳 囉爸立 囉 巴

遮 च ca 遮 छ cha 遮 ज ja 神 झ jha 惹 ञ ña

䭾 囉 爸 囉 爸 旬 甸 亾 亞 甸 亞 旬 鉡

吒 ट ṭa 吒 ठ ṭha 吒 ड ḍa 怛 ढ ḍha

甸 正 囉 千上七七六 立卞九 囉上八千下 九立 爸囉立爪 巳 囉

那 ण ṇa 哆 त ta 哆 थ tha 哆 द da

亍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亍隹 七复 [illegible] 上 七七 亍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檀 धdha 那 नna 波 पpa 波 फpha 波 बba

匝 [illegible] [illegible] 訶 正 [illegible] 亍隹 丰复 訶 七 上丰 亍下 [illegible] [illegible]

梵 भbha 摩 मma

[illegible] 亍 [illegible] 立 訶 廿三 女二

摩 मma 梵 भbha 波 बba 波 फpha 波 पpa 那 नna

[illegible] [illegible] 复 亍隹 六二 [illegible] 上丰 [illegible] 巳 立爪 [illegible] 巳 洪爪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橿 ध dha　哆 द da　哆 थ tha　哆 ट ṭa 那 ण ṇa　怛 ढ ḍha

檐上七七多九 倚頁下 篭 籃上十 小巴 葛。 鼎上十 鼎 田下 鼎下七

吒 ड ḍa　吒 ठ ṭha　吒 ट ṭa　惹 ञ ña 神 झ jha　遮 ज ja

發上七九上 六三 瓶下七七立 爪巴 葛。 匼 鼎 鼎上 六三 鼎

遮 छ cha　遮 च ca　界 ङ ṅa

下七 篭 鼎立艮 十多 鼎下上七七車隹 七莫下九紆 篭 立 鼎。 鼎

斫 घ gha　迦 ग ga　迦 ख kha　迦 क ka

十八 四下 發 七上 七下 七下九 立 下十 𡅊 𡄣 孑 𠰍 嚩 啹。

迦 ka 迦 kha 迦 ga 研 gha 界 ṅa

𡄣 下下 孑上十五 𡂰 嚧 長十三复 爪巳 嚧 八 上十 𠱩 上九 孑 𠰍。

迦 ka 迦 ga 鷄 ka ki 鷄 ga gi 俱 ka gu 俱 ga gū 鷄 ki

巳 𠰍 𠰍 𡂰 𠰍 句 𠰍 𡄣 句 u 正

俱 ku 鷄 gi 俱 gū 𡂰 ki kai 喬 ki ko 鷄 ki 喬 kia 鷄 ki

𡄣 巳 孑巾 𠰍 嚧 嚩 o 𡂰 𠰍 𠱩 o 𠰍 𠰍 巳

兼(kia)界(ña) 研(gha)迦(ga)迦(kha) 迦(ka)迦(ka) 迦(kha)

𠔇伺㐀匝匣勻 正 𧄍𩏂。 八 矛上九上 曲

迦(ga) 姸(gha)界(ña)

㐂 笥伺匃匂㐂笥。

遮(ca) 遮(ja) 支(ca ci) 支(ja ji) 朱(ca cu) 朱(ja ju)

𠒎也𠒎 上六 四新 𠒎 佳五 七復 𠒎 矛 𠒎𤑔𢊁 作折 七复

支(ci) 朱(cu) 支(ji) 朱(jū) 㕯(ciai)

[illegible]上六[illegible]二復[illegible]七上

昭 cio 支 ji 昭 jo 支 ji 占 jai 惹 ña

五 [illegible] 巳 下六二爪 [illegible]。[illegible] 七復 [illegible] 七

神 jha 遮 jai 遮 cha 遮 ca 遮 ca 遮 cha 遮 ja

匹 六二 下上 [illegible]。 匹 [illegible]

神 jha 惹 ña

句乜[illegible]。

吒 ta 吒 da 知 di 知 dhi 都 du 都 dhū 知 di 都 du

匇 占 匌 匒 僎 匋 囟 匂 庚 匋 匒 ○

知 dhi 都 dhū 擔 dai 多 do 知 dhi 多 dho 知 di 擔 dai

㔷 匂 匍 匋 ○ 鑴 鑷 鼎 ○ 鋼 匃 僎 鑴 匂 ○

那 na 擔 dha 吒 da 吒 tha 吒 ta

正 荷 上七 下上七七 韾 復 下作六二 隻 鷥 繁 鸞 齊力 繡

吒 ta 吒 tha 吒 da 檀 dha

[illegible] 匝 复 上六 七 上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那 na

[illegible]。

哆 to 哆 tho 諦 ti 諦 thi 多 do 多 dha 諦 di

囉也囉 上 [illegible] 囉 [illegible] 五 七复 囉 [illegible] 囉 巾巳 [illegible]。

多 do 諦 dhi 多 dho 擔 dai 都 do

[illegible] 爪巳 [illegible] 巾巳 [illegible]。 六二 上 七上 [illegible] 五七 [illegible] 巳 上 六二 爪

諦 di 都 dho 諦 dhi　擔 dhai 那 no 檀 dho

𡃤。纘 䜊 下九 下九 隹七七車 𨰻 𡅏。 𡅏 上六下九 𡅏 立下 𨰻

多 do 多 tho　多 to　多 ta　多 tha

𡅏 𡅏 才 𡅏。 𣫼 𡅏 七 二上 𨰻 𡅏 𣫼 下九 𨰻

多 da 檀 dha 那 na

𣫼 瑟 𡅏。

波 pa 波 pha　悲 pi　悲 phi　波 ba　波 bha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孑 [illegible] [illegible] 丁九車隹 七七下九 [illegible]

悲 pi 波 pa 悲 phi 波 pha 梵 pha

[illegible]。孑 [illegible] 上廿車上 九啓 [illegible] 上七 庀上七七 [illegible] 上丰 上五

波 ba 悲 bi 波 bha 悲 bhi

九 [illegible] 下七車下八車 下九啓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七七下九車 上七七下九 [illegible]

梵 bha 摩 ma 梵 bha 波 ba 波 pha 波 pa 波 pa 波 pha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七 九干 [illegible] 立爪 巳 [illegible] [illegible] 扌山 [illegible]。[illegible] 干隹 十复 [illegible]

波(ba)梵(bha)摩(ma)

作十曷囉曷囉訶盍盦。

叟

摩(ma)梵(bha)波(ba)波(pha)波(pa)那(na)檀(ḍha)多(ḍa)

曷囉曷囉訶立曷囉曷囉立曷囉亍曷囉曷囉立曷囉訶

多(tha)多(ta)那(na)怛(dha)吒(da)咃(tha)

上五曷訶曷囉。巳亍爪曷囉上丰曷囉下四蠻上四頂

吒(ta)惹(ña)社(jha)遮(ja)遮(cha)遮(ca)

祀 巴 鍔 乜 匃 奄 畐 匂 何 鉤 匃

界 ṅa 研 gha 迦 ga 迦 kha 迦 ka 迦 ka

戻 喬 匂 鋼 鍔 奄 亖 匂 匂 何 五 上六

迦 kha 迦 ga 研 gha 界 ṅa

亡 亜 何 亡 亜 画 匂 何 鉤 匃 乜 勺

迦 ka 迦 ga 鶏 ki 鶏 gi 倶 ku 倶 gu

契 上卄 田亍 亡 艮四 复 憶 上二 卄 鋼 紆 契 上卄 亡 艮四 复

譯談 卷三 卌三

鷄 ki 喬 ko 乖 kai 乖 khai 乖 gai 乖 ghai

𡀔 立 𠽥囉。 千 僅 千上 四四 囉 千上 四四 囉 紇下 五七

䒧 ghi 䒧 ghi 驗 ṅai 堯 ṅo 倪 ṅi 堯 ṅo 倪 ṅi

囉 上五 囉。 紇 已 爪 囉 囉 囉 𡃯 四 下四 𡃯 千 𡃯

驗 ṅai 界 ṅa 妍 gha 迦 ga 迦 kha 迦 ka 迦 ka

囉 復 立 良 囉 千 上丰 發 已 立 爪 𪢨 𪢨。 抳 𡃯。 囉 千 作 丰 復

迦 kha 迦 ga 研 gha 界 ṅa

復 四 上十 四 拾 下四四 卅一女一

遮 ca 遮 ja 支 ci 支 ji 朱 cu 朱 ju 支 ji 䧛 cho

苟 四 上六 乜 七 上五 七 廿六 手拾 巾巴

占 cai 占 chai 占 jai 占 jhai 占 jai 占 jhai 驗 ñai

巾巴 ○ 才巾 ○ 下十 上九 巳 ○ 下爪

尭 ño 倪 ni 尭 ño 倪 ni 驗 ñai 惹 ña

上十 巳 下十二巾 巳 才巾 巳

神jha 遮ja 遮cha 遮ca 遮ca 遮ch

訶[illegible]旬奄亘句 正 [illegible]。[illegible] 七七 下上 [illegible][illegible]

遮ja 神jha 惹ña

[illegible] 下九 [illegible][illegible] 已 [illegible][illegible]。

吒ta 吒tha 知ti 知thi 都tu 都thu 知di 多do 擡dai 擡tai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 [illegible]。

擡thai 擡dai 擡dhai 擡 喃nai 哪na 呢ni 哪na

囉[illegible]二十 囉上九 囉已[illegible] 囉[illegible] 囉 囉 囉 [illegible]二

呢 ni 喃 nai 那 na 怛 dha 吒 da 吒 tha 吒 ta

巳[illegible]囉。囉[illegible] 孑 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孑 囉。

吒 ta 吒 tha 吒 da 怛 dha 哪 na

囉 二十 佐七七 囉 復 佐八 [illegible] 囉 九 上七 [illegible] 爪巳 囉。

哆 to 哆 do 諦 ti 諦 di 哆 tho 哆 dho

囉 也 囉 上六 四十 囉 七 佐五 復 囉 孑 囉 也 囉 上六 四

諦 dhi 都 dhū 誒 tai 誒 tai 誒 tai

[illegible]七 上五 [illegible]二 上六 [illegible][illegible]。亍 㕦[illegible]。亍 㕦[illegible]，

誒 dai 誒 dai 誒 dai 喃 nai 哪 na

亍 㕦[illegible]七 [illegible]亍下七 [illegible] 上七 [illegible]。亍上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倪 ni 哪 na 倪 ni 喃 nai 哪 na

巳 上六二爪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亍 [illegible][illegible]。巳 立巾 [illegible]巳 立爪

檀 dha 哆 da 哆 tha 哆 ta 哆 ta 哆 tha 一

囉 十 二十下 囉 囉 也巴 囉 囉 囉 二十上 七七 邑 囉 婆

哆da 怛dha 那na

下九 邑 婆 麼

波pa 波pha 悲pi 悲phi 波ba 波bha

囉 矛 上十 囉 艮十 二復 囉 復 作九 囉 矛 囉 矛 上十 囉 艮十 二復

悲bi 波ba 梵bha 梵va 梵va 梵va

囉 上九 囉 下十 邑 囉 十 矛上 囉 十 矛上 囉 十 矛上 囉

梵va 梵va 梵bha 摩ma 迷mi 摩ma

多干 中卜 哆 籚 伺。 牙上十上 儿 鋑 立 鎈 牙 鑸。 鐇

迷mi 梵bha 摩ma 梵bha 波ba 波pha

隹九 蕠 鑑 匕 牙巾 哆。 巴 鑄 伺 句 奄 三 正 咄 句

波pa 波pa 波pha 波ba 梵bha

牙上 菩。 鼂 干隹七六 鼂 隹八 鎛 鼂 上八 犄 i 阶上

十 府 複 複 干

摩ma

号卅一女二下七
六立爪巳

摩 ma 梵 bha 波 ba 波 pha 波 pa 那 na 檀 dha 多 da 多 tha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巳 手巾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illegible]

多 ta 那 ña 怛 ḍha 吒 ḍa 吒 tha 吒 ṭa 若 ña

[illegible] 手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illegible]

神 jha 遮 ja 遮 cha 遮 ca 界 ña 妍 gha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小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亍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亍

迦 迦 kha 迦 ka 迦 ka 迦 kha

㗻 㗻 㗻 抓 㗻 。[illegible] 亍 住七六 [illegible] 上八亍下 㗻 复 九

迦 ga 研 gha 界 ňa

[illegible] 亍 上八 [illegible] 七 於上 [illegible] 卄一女一 下七七立

迦 ka 迦 ga 雞 ki 雞 gi 俱 ku 俱 gu 耶 ya

[illegible] 亍 上八 [illegible] 复 艮九 [illegible] 復 住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喻 no

[illegible][illegible] 㔾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旬何匝旬

界 ṅa 研 gha 迦 ga 迦 ga 迦 ga 迦 ka 迦 kha

何匃匌奄亙[illegible] 四正 [illegible] 亍 隹 七 六 复 [illegible] 隹 八 复

迦 ga 妍 gha 界 ṅa

笆[illegible] 上八 亍 [illegible] 七 㭘上 [illegible] 廿一 女二 下七 六 立

遮 ca 遮 ja 支 ci 支 ji 朱 cu 朱 ju

[illegible] 上六 四 [illegible] 艮七 复 [illegible] 隹五 七复 [illegible] 予 [illegible] 上五 七 [illegible]

耶 ya 喻 nu yu 喻 nu yu 喻 nu. yu 喻 nu yu 喻 nu yu 喻 nu yu

琶囉。囉囉。囉 爪巴 囉。千上 四四 囉 千下 四四 囉。千

喻 nu yu 喻 nu yu 喻 nu yu 惹 na 神 jha 遮 ja 遮 cha

琶囉囉 立 囉囉 上丰 蘇 爪巴 巴 罨三旬

遮 ca 遮 ca 遮 cha 遮 ja 神 jhai 惹 na

旬。何匃。亡何。旬何匃句也嘢。

吒 ta 吒 da 知 ti 知 di 都 tū 都 dū 耶 ya 奴 no 奴 no 奴 no

巳 嚩也劍匀戾劍儮佪劍儮佪

奴 no 奴 no 奴 no 奴 no 奴 no 奴 no 那 na 怛 dha

劍。嵡㙷。䥶匀佪劍銜 正 鎓勢句。

吒 da 吒 tha 吒 tha 一 吒 吒 ta 吒 tha

荇 嵡也凸鼂鼂赞㐌 下作七七 凸 作八 复

吒 da 怛 dha 那 na

嵡㙷 上八 䞍凸。

多(tho)多(to)諦(di)諦(dhi)多(do)多(dho)　耶(ya)哪(ña)哪(ña)哪(na)哪(na)哪(no)

𪗽囒嚩嚩嚧 巾巴 嚕囉囉 丁作 嚧 作十 乡

哪(na) 哪(na) 哪(na) 哪(na) 那(na) 檀(dha) 多(da) 多(tha) 多(ta)

嚧 巳 扌巾 蔔 嚧 嚧 巳 扌巾 蔔 囉 囉 嚂 匀 囉

多(tu) 多(tha) 多(da) 檀(dha) 那(na)

囉 丁作七七 囉 作八 嚧 囉 上七 嚩 上七 囉 下七 七爪

波(ba) 波(bha) 悲(bi) 悲(bhi) 波(bha) 波(ba) 耶(ya) 囉(mo)

毺上主毺 立 毺句也立 𩾷𤚩女二十五 囉

母mo 母mo 母mo 母mo 母mo 母mo 母mo 母mo

囉七 囉七下上 發 夏 隹七 𡃤 下 羅 囉 𤘽 囉 羅 囉。

摩ma 梵bha 波ba 波pha 波pa 波pa

𤘽 囉七 下 羅 𤘽 羅 囉 囉。 𤘽 囉 下隹七七 夏

波pha 波ba 梵bha 摩ma。

囉上八 下夏 羅 囉上八 發上七 𡃤。 下七七 八巳

摩 m 梵 bha 波 ba 波 ph 波 p 那𭇶 多 d 多 dh 多 t 那 na

𠺕 立 𠺕 十 上六 荀 伺 𠺕。作 亍爪巳門 𠺕 上丰

怛 dha 吒 da 吒 t 吒 ta 惹 ña 神 jha 遮 ja

𠺕 下七 𠺕 上丰 㕞 下七 𠺕。入品 𠺕 𠺕 立 𠺕

遮 cha 遮 ca 界 ña 妍 gha

上丰 荀 伺 𠺕 亍 䫁 𠺕。大入 品 蘡 𠺕 上七七七 七下七七

迦 ga 迦 kha 迦 ka 迦 ka 迦 kha

丁九 [illegible] 丁九 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七 七伍 [illegible] 上八 七隻下九 [illegible] 亍下

迦 ga 研 gha 界 ṅa

九 篋 [illegible] 上七 九 蕃 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發 上七 [illegible] 下七 七

佛尾

唵波多吒遮伽耶夜蘭阿阿

巴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瑟吒薩海吒嚩嚧嚩嚧吒遮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耶娑婆呵無數天龍八部萬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首金剛非日方隅今朝佛地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庵到此百無禁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附表二：

係清乾隆年間之「同文韻統」，其中有梵、藏、蒙、漢五種文字，其順序亦可與普庵咒對照。

Vowels
元音

音韻十六字

a	ā	i	ī	u	ū	r
阿	阿 喉	伊 乙衣切 喉	伊 喉	烏 屋丑切、喉	烏 喉	利 里伊切 卷舌

天竺字阿爲元聲諸字皆根於此中華字本無此音故以二字合聲讀之不得正韻今用翻切法酌用尼鴉切 喉

ॠ r̄	ऌ l		ए e	ऐ ai	ओ o	औ au		
㗚伊 彈舌	利 力伊切 半舌	利伊 半舌	厄 長 吾禾切 今用遏阿切	厄厄 長	鄂 長 五格切 今用烏俄切	鄂鄂 長	昂 長 阿岡切	阿斯 半長半齒

Palatals: 顎音 — Gutturals: 喉音

ज ja	छ cha	च ca	ङ ṅa	घ gha	ग ga	ख kha	क ka
雜	攃	匝	𨶴	𠿞	噶	喀	嘎
資阿切 齒頭緩	雌阿切 齒頭	咨阿切 齒頭緊	迎阿切 半鼻半喉	葛合切 半牙半喉	歌阿切 牙喉	苦格切 牙 今用珂阿切	古[illegible]切 牙緊 今用哥阿切

Cerebrals: 舌音

Dentals: 齒音

ठ ṭha - ट ṭa - न na - ध dha - द da - थ tha - त ta - ञ ña - झ jha

塔	答	那	[illegible]	楂	叉	查	[illegible]	[illegible]
式阿切 舌頭	[illegible]阿切 舌頭[illegible]	吶阿切 卷舌	[illegible]哈切 半齒半[illegible]	之阿切 正齒[illegible]	[illegible]阿切 正齒	支阿切 正齒[illegible]	尼揭切 舌頭	[illegible]哈切 半齒半[illegible]

Semivowels:
半元音

Labials:
脣音

ཡ	མ	བྷ	བ	ཕ	པ	ཎ	ཌྷ	ཌ
-य ya	म ma:	भ bha -	ब ba -	फ pha -	प pa -	ण na -	ढ ḍha -	ड ḍa -
鴉	嘛	㘓	拔	葩	巴	納	㩎	達
衣阿切 喉	模阿切 重脣	拔哈切 半脣半喉	補阿切 重脣濁	鋪阿切 重脣	逋阿切 重脣清	訥阿切 舌頭	達哈切 半舌半喉	德阿切 舌頭濁

Aspirate: 吸音　　　　**Sibilants:** 絲音

ह ha	ष sa	श sa	स sa	व va	ल la	र ra	
[illegible]	哈	薩	卡	沙	斡	拉	喇
[illegible]阿切 正齒	呵阿切 喉	思阿切 齒頭	磕阿切 喉	師阿切 正齒	烏阿切 輕唇	勒阿切 半舌	哷阿切 彈舌

附表四：係按照拉丁語發音標準，其順序亦與普庵咒之發音有關。

Sanskrit Pronunciation Guide

梵文 拼音 指導

（按照拉丁語發音標準）

Vowels
元音

अ a आ ā इ i ई ī उ u ऊ ū ऋ ṛ ॠ ṝ

ऌ ḷ ए e ऐ ai ओ o औ au

ं ṁ *(anusvāra)* 鼻後音 ः ḥ *(visarga)* 無聲音

Consonants
輔音

Gutturals: 喉音	क ka	ख kha	ग ga	घ gha	ङ ṅa
Palatals: 顎音	च ca	छ cha	ज ja	झ jha	ञ ña
Cerebrals: 舌音	ट ṭa	ठ ṭha	ड ḍa	ढ ḍha	ण ṇa
Dentals: 齒音	त ta	थ tha	द da	ध dha	न na
Labials: 唇音	प pa	फ pha	ब ba	भ bha	म ma
Semivowels: 半元音	य ya	र ra	ल la	व va	
Sibilants: 絲音	श śa	ष ṣa	स sa		
Aspirate: 吸音	ह ha	ऽ = ' *(avagraha)* - the apostrophe 省字符號			

普庵祖師靈驗記

撰人未詳

化度始末

師諱印肅，號普庵，袁州宜春石裏鄉大二甲人也。世姓余，父諱琢，字君器。母黃氏。宋徽宗乙未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師未生時，鄰家望其室祥光燭天。繼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衆異之。及師生，玉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祥光蓮瑞爲佛聖之徵。昔唐仙司馬頭陀記留云：「南山有個七星嶂，亥脉宜丙向面前。峯秀似懸幡，佛祖不爲難。」師果毓秀鍾靈，應期而出，益見仙語之驗。

宣和改元二年庚子（一一二〇），師甫六歲，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母視其點，紅錙大如世之櫻珠。至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八月，出家于壽隆院，投賢和尚爲師。賢授以法華經。師曰：「諸佛元旨，貴

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紹興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師二十七歲，四月八日始祝髮，塡詞牒爲僧。次年五月受甘露大戒于袁州開元寺。聞牧庵忠公唱導潙山，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紹興十有五年癸亥（一一四三），師年二十有九。

紹興二十有三年癸酉（一一五三），使帖請住慈化寺。孝宗乾道二年丙戌（一一六六）正月一日，始營梵宇，至四年十二月落成。弟子圓通、圓融、圓成勤勤贊襄，與有績焉。

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勅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每楮衣糲食，藜杖芒履，脅不沾席者十年有二云。

妙契華嚴

師日用間禪定外，惟閱華嚴經與李長者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遍體汗流。廼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

後進者作得滯礙。普庵老人一見，不覺呑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淸淨即生實相。」實相旣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遍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

冒雪僧來

里人彭公諱資深，號心齋；弟復齋，乃師之道友也。次日師舉前悟華嚴之妙以白心齋及圓通云：「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話會？」二人顧笑云：「未達。」翌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一觀，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不免强書數字。歌曰：解佩令。明眼人前覷著，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解佩令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廻，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盧陵米不用商量。血脉

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又云：「柏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為，當下休歇。百匝千回，但只這弧圓心月。不揩磨鏡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銷膽裂。唯普庵，逈然寂滅。」

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捧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頌而行。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雖鬼神莫測其變化。符頌藥水，驗世非一。諸異跡不可勝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赴勾靈異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一一五六），賢和尚順寂。師七月奉檄兼住壽隆。時四方善信朝謁，輻輳相仍。人妄以妖僧具呈總管府。府下巡司奉檄勾師至巡司，忽見微微小雨，須臾簷前有滴水聲，天井不覺水漲，黑雲漸興，波濤洶湧。但見一龍出現，頭角崢嶸，神光顯煥。巡檢百拜哀求懺悔，由是龍潛雨止。巡司回申總管府，乃知師為聖僧也。

南岩靈異

孝宗隆興二年甲申（一一六四）秋，圓通祝髮。師見朝謁甚衆，人事旁午，恐有魔惱；遂付院事與圓通任之，乃潛往南巖求靜打坐。初到巖下，地神禮曰：「此地非師道場。」師曰：「在後可安五七人耕種修行。」又上嶺中打坐。有地神禮曰：「此地非師所居。」師曰：「後可安十餘人，自作自食。」又復上山。但叢林巨木，荊棘森然，無所從入。師入石巖中大定，歷兩載無有知者。

佛頂靈異

師之母黃氏，先以爲不知師遁隱於何處，心懷抑鬱。後因劉汝明、丁驥尋知，黃氏乃來看師。師見母來，倉皇出迎；不覺起身，頭觸石巖上。即今一竅，深二三寸，師頂儼然髮現。入，母曰：「風色難當。」師云：「瞑目。」隨即雷吸大石抵著，朝者敲石回磨水以止驚風，觀者絡繹。因母渴甚思茶，乃將拳于石山微擊，遂成一竅。泉湧而出，抔飲之。今存可驗。前人有詩云：「門開荊棘梯羣品，水激拳泉湧上流。」送母至山下，母又渴。隨師之虎，即於山下將爪一爬，五道泉湧。即今俱流，自山背而下。其山下今有橋，名曰虎溪橋，即其驗也。

龍虎仙異

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八月望夜，長者劉汝明、巡檢丁驥，竚立間，望見南嶺上毫光徹天，知師定隱於此。次日追尋，斫山討路，徑至南巖。師坐處，但見龍吟虎嘯，震動山谷，二長者及從人皆生驚怖。師乃曰：「畜生可化身來，休驚吾檀越。」遂化作二仙童來，即今師前侍立龍虎二仙是也。

卓錫建菴

師於南山下錫卓一泉，名曰「治病濤雨泉」。山上卓一泉，曰「供衆泉」。至今四時不涸。彼時長者四衆，請師回南泉。惟謹二請，不果。至苦請，師乃云：「身歸慈化，心在天龍。」遂付囑道友陳普寧等建庵。普寧曰：「山上無糧食，難於永久。」師遂以香帖藥丸與之曰：「以此爲生。自有食用。」普寧等由是磊石爲牆，庵惟結草。一尋巖溜，具足家風。虎嘯龍吟，金剛守護。諸佛歡喜，菩薩讚成。今成大刹，左右有古風總持二庵，皆師經行授記之所。至今刀耕火種，以嗣香火。其巖名曰「天龍巖」。

開基靈異

師因四縣巡檢丁驥、劉汝明請還慈化。一日，二公謂師曰：「慈化屋老，地氣索寞。盍因其時革故鼎新，以闢洪基，建大道場，實所願也。」師云：「南山無風水，不是安衆處。若要老僧重開山，移過泉中間。」二公聞是言，以爲泉中焉安可置？師曰：「泉中有眞龍，司馬頭陀曾有鈐記。」二公問師何以見之？願聞其旨。師誦其記曰：「黃圃强龍品字取，穴在角鼻耳。頭角下來旺數秋，不久見休囚。耳邊一穴在其次，定出管兵使。惟有鼻穴最風流，名譽播京州。山水盡處不可說，出入朝金闕。更有一般不可言，萬代永流傳。」衆唯唯聽命而退。

師一日至泉邊大樹下禪定良久。有一神人出現，身長八尺餘，紅髮紺面而啓師曰：「小神奉上帝勅，守護此地。五百年直待普庵僧，汝何僧敢擅坐此？」師云：「某即普庵也。」神遂合掌禮拜曰：「敢不奉獻，遂建道場。誓願皈依，同積神功。」因號曰南泉山。

皈法靈異

古基地繼傳，乃士人李倉監所施，開創不知何代。建炎初，經回祿，僧衆散

逸，遺址尚存。寺前有泉池，靈怪非常，凡有經過，必陷泥中，求出不得。師欲建梵宇，一日乃喚泉神出曰：「汝等有何神通？」泉神現紅光射天，兩目流血。師云：「汝奉　帝命守護此地，安得往往陷害良民？罪不可懺。」時泉神有五百眷屬咸出哀告，願求懺悔，曰：「小神為一郡泉神之祖，當令一切子孫，聞普庵正法，不敢為害。」擧合掌皈依。師乃首肯，更不加治。

由是長者劉汝明願奉營貲，萬載彭長者彥遠願施院側土田園地，用廣故基。自是遠近之人，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工巧施藝。方營梵宇，實始于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一一六六）正月一日，而訖工于乾道四年戊子（一一六六）冬十二月也。故普菴號曰「宜陽顯跡古寺」，開基本於此也。

舊本以為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使牒請住慈化，此時即丁驥、劉汝明請開基，非也。按丁驥所撰慈化寺記，孝宗隆興二年（一一六四）中夏，丁驥方到任，安得於紹興年間來請師？及案我　太宗文皇帝御製序祖師實錄云：「師楮衣糲食，藜杖芒履，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蓋自紹興二十三年領使帖住寺至隆興二年也。而開基則在乾道初，不可不知。

監作靈異

師建寺，乃命關王化供，羅王監齋，靖王監作。時靖王方命令道友毀其塑相，送下流水。既而其土合成泥團，不沈不散。衆以告師。師云：「南越忠靖王，神通無二光；大地載不起，除非是□□。」師令迎其泥，重塑王相，運神力以監工作。至今以享供養。

築牆靈異

師宏闢大基，建立道場，於經始之際，乃命衆道友具版築雉堞，以成週廻垣牆。都唪楞嚴神咒，以侑用工。唪一句則築一杵。咒語四聞，杵聲並響，唯北方杵聲響甚。師曰：「後來北方崇吾者衆。」十餘年後，師之道化遠及燕冀云。

贖牛靈異

一夕，方丈有觸門聲。門頭不答，觸聲愈疾。門戶視之，乃一白牛，徑奔師前伏地而拜。師撫其頭曰：「汝喫打了。既到吾前，勿生怖畏。」令人賜與水草，命

知事儈取錢三十二貫以俟。次早，寺鄰有五屠兒來取牛。師曰：「汝等屠一牛得利幾何？」答曰：「好者六貫錢利。」師曰：「夜來之牛汝將幾錢買得？」答曰：「二十六貫。」師曰：「如何走了？」答曰：「打兩下斧頭，被它脫逃走了。」師曰：「牛來投我已收得。今將三十二貫本利錢還汝等。殺生不如放生，又且不虧汝等貲本。」衆屠歡領而去。

命牛靈異

師得前牛呼至，牛伏地。師喻之曰：「今用施主錢糧買爾，若又勞人與爾水草，轉見墮落。汝可去瓦窰下踏泥造瓦，與我蓋佛殿，以求解脫。饑渴則飲水食草，自去自來，勿得損人苗稼。」牛領師旨訖，牽去窰下，自入泥中，轉動如師所喻，每日不爽。衆異而愛之，鞭撲不施。

降巫靈異

師因修造燒瓦，窰匠忽來告曰：「窰中擁閉，火不能然。瓦皆黃色，恐被邪巫

所害。」師哂之。命侍者將袈裟與窰匠前去。當裝窰時，安于上，以絲子向外。匠如師言。惟見煙沖在袈裟，火不能燒。黑煙直射邪巫之家。薰窟三日，不能安跡。其人自知忤觸，合家前來哀告。願師寬宥，誓改前非。師曰：「汝今後行法用事，請吾證明，吾當護汝。更莫逞邪，自取屏叱。速回毋忤慈命。」其巫股慄不勝，回家煙已息矣。

禁鐘靈異

普祖于寺落成之日，復云：「寺已完畢，尙少洪鐘一口。」彼時有信士李昭文聞知，來寺見普祖云：「弟子係萍鄉遵化鄉田心保人氏。聞普祖要化洪鐘，弟子願施洪鐘一口。」普祖云：「爾檀越旣肯虔心施捨，功德無量。」立撰鐘文一篇付之。「爾可鑄在鐘上，永垂千古。」昭文領回。於乾道二年鑄成，欲送來寺。因此鐘高圓寬大，重數千餘斤；且遵化鄉離慈化有百餘里之遙。又山深嶺峻，不能運送。李昭文每日焚香告天。時有呂洞賓見其每日禱祝，一日到李昭文家。問：「爾每日禱祝爲何事？」昭文備告鑄鐘不能運送緣由。洞賓云：「此事不難。爾辦齋我喫，我替汝送去。」昭文即時備齋。洞賓領齋訖，將傘柄挑在肩上，送至南泉。

普祖預知洞賓挑鐘送來，是日即喚徒僧攜茶於門外迎接。普祖見洞賓傘柄挑來，隨手將塵柄一揮接鐘。洞賓意云：「我好意送鐘來，和尚何得輕視，將塵柄來接？」隨將傘柄於鐘腰間劃斷而去。普祖立將鼻涕一擦，補助斷痕。隨將鐘一擊，音韻不絕。普祖云：「鐘既響而不絕韻，將此鐘禁止勿擊，永鎮山門。」隨說偈曰：「五百年後如洪鐘自響，吾當再轉法輪。」至今在寺製亭貯立，名禁鐘，勿懸勿擊。其鐘腰劃斷粘補，痕跡宛然。

鐘文

昭文昭文施一鐘，懸空隨叩警盲聾；圓音不斷周沙界，純體金剛空不空。雖含響，擊即通，十方諸佛應聲中；天龍八部生忻悅，外道魔軍失却蹤。此圓器，大神功，上祝皇王壽不窮；日月長輝邦國靜，臣忠子孝續堯風。昏者醒，愚者聰，民歌鼓腹和濃；地水火風同一性，刹塵無間體含融。包聲色，印頑空，鳥樹巖巒風月同；秦時何必驅山鐸，大振金鈴總脫空。時節至，自相逢，肯信無心達本宗；和同一族輪金玉，回向南泉鑄此鐘。黃昏裏，五更中，下下無空徹底通；近祖遠宗迷識解，聞歸淨土禮金容。涅槃侶，契心同，箇箇全音讚此功；顯理揚眞無二聽，含靈

蠢動一時通。受者法，施者空，且無地獄與洋銅；孝子順孫光遠慶，昭文千古振家風。

亭柱對聯

金質始成時，佛法妙，仙術元，一劃補痕彰顯跡。
華亭巖護處，天神衛，地祇捧，萬年古器鎮名山。

祛盜靈異

師住世慈悲忍辱，損己利人。一夜方丈被人偷去袈裟坐具，師獲而諭釋之。平日使從有盜師者，皆不舉覺。忽一日工匠來告師曰：「被人盜去被二床。」師云：「莫問，待賠與汝。」匠人數以告師，且怒曰：「若不祛之，則盜心愈熾，衆難安矣。」師乃書頌曰：「賊人入院作竊，誦經唪咒剖決；莫令時節到來，須教七孔流血。」書罷，師云：「速去。」次日賊家人來哀告云：「我家起心不善，偷去僧物；今來有罪，願賜赦原。」師云：「悔已晚矣。」其人七孔流血，竟不可釋。

行茶靈異

萍鄉信士有宋秉艮、游文者，來朝見師。與師久坐，絕無人侍。乃問師曰：「何得左右寂無侍者？」師曰：「若現恐足下不安。」由是令關、靖二王，兜鍪耀日，金甲緋袍，自外而至，侍立行茶。二公大驚，坐不安席。

運雷靈異

袁守李公，善雷法。聞師顯應非常，疑以爲妖。乃因公出，便道至寺，意欲驅雷以擊師。至謂師曰：「久聞和尚道德非常，果能動得雷不？」師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守曰：「吾於雷法，亦嘗注意。但不識汝之行用如何？」師詰之曰：「敢問相公行用如何？」守曰：「借汝壇場，以用吾事。」師從命。作用三日不應，抱慚辭去。師留再住，不允。臨別，師云：「將天鼓相送。」遂將拄杖向空一指，雷聲大振，電光閃爍，雨雹交至。守乃投師懺悔，雷聲即止。

降九良星異

建寺豎柱之日，有秀才九人來訪。既坐，謂師曰：「今日九良星，古寺豈可修造？」師知其即九良星也。乃曰：「添我一個，總成十良。」九人欲去，坐不能起。盡用神通，身不得動。遂合掌皈依，受戒而去。既而師集衆說偈曰：「普庵非想會陰陽，修造無心犯九良；莫道吉凶無感應，十口須教九口亡。我性我心常寂靜，莫令含識入鍋湯；奉勸來歸於此者，身心濁穢恐成當。」次日工匠多有病者，去問師。師曰：「工匠若不病，天上無九良；工匠若不安，世間無佛法。」自此病者悉安。故凡今修造符法，必請普庵祖師。

神仙術異

修蓋日，衆信運木，有一遊雲士，綸巾黃服，豐度飄然，亦來助力。然助力則木輕便；若坐木上，雖幾十人抬不能動。衆異之，以白師。乃封竹篦一條，囑曰：「待伊來，將此去打。」果又來，打道人一下，即忙奔走，更不復來。衆回問師，師曰：「此乃呂洞賓也。」

仙參禪異

師次日晨上堂，洞賓來問禪云：「莫怪道人不禮拜，元來釋道別家風。未審道與佛同歟？異歟？」師云：「頭裹包巾離色相，方袍圓頂是何人？一輪自在非他物，佛道如空一法身。」賓云：「九轉丹砂，濟諸病苦；九年面壁，莫是虛言？」師云：「汝也未識丹砂，徒勞九轉。吾乃百千萬劫，獨坐道場。汝出洞煉藥燒丹，落外空道。妄想顛倒，醉酒習淫，言荒妄術。心不戒肉，欲養色身。歷劫習氣纏綿，無本可據。司存出入，云是谷神，只會駕死屍，騰雲佈霧。直饒汝白日上昇，究竟實歸何所？」賓云：「五湖雲水客，煙浪是吾家。」師云：「五湖雲水誰知有？烟浪之中事若何？」賓無對，師哂之曰：「如何是道？」賓云：「道本無言。」師云：「汝未達本，却道無言。吾了一心，大用現前，奚拘點頭？眞常說教，我隨流終日，言而未嘗言，非干杜口。縱橫妙用，豈滯機輪者哉？」賓乃叩齒而去。師云：「穩步青雲路，榆衣帶晚霞。」師請衆曰：「識此人不？」衆曰：「不識。」師曰：「千年不死鬼，飛過洞庭湖。」

仙問道異

越旬日，師正上堂。洞賓幻樂人，領數童子，具弦管而來，亦不禮拜。問云：「久聞和尚道行，敢問如何得不？」師曰：「莫將金果子，換却苦葫蘆。」賓曰：「敢問如何是佛？」師曰：「人變一朝西地錦，天回合國感皇恩。」又問：「如何是法？」師曰：「鏤鋑骨董浲黃龍，五音六律迎仙客。」又問：「如何是僧？」師曰：「夜靜天空秋月現，金襴袿體御堦行。」賓云：「三寶已蒙師指示，西來佛祖意如何？」師將拄杖望空劃一劃，電光隨現；點一點，雷動一聲。師曰：「理會麼？」賓云：「不會。」師曰：「魚在水中不識水，根塵未斷不通眞；九竅七孔是何響？樂人雖唱不知音。」賓慚而去。

救梁靈異

師一日向火，忽將火箸作支撐狀，著力喝號。衆不知機，問師何爲？師曰：「今日竪法堂上梁纜斷，我今助力也。」衆亟趨看，果然纜斷。其梁兩頭橫空，自不墮地。

報應靈異

信士陳天章施財，詣寺還水陸大齋。師至晚鳴鐘集衆，爲誦金剛經一遍。訖，謂陳曰：「水陸完矣。」陳心不滿。師曰：「爾旣不滿意，再爲爾還。」又集衆誦金剛經一遍。陳回家終不滿意。忽一日無疾而逝，三日復甦，具說曾到陰府。冥官云：「汝在生時，不信因果，不識生佛。施財入大慈化寺建兩中水陸，負一中經貲。合與鐵枷治罪。」陳泣告乞原不信之愆，因而放回。旣甦具說陰府之事。將銀五百紋，偕其子孫至寺。師接問曰：「昔作善因如何？」陳禮拜曰：「凡眼不識生佛，起不信心。望慈悲赦宥。」備述前因。師令知事僧交收施貲訖。命陳卸衣，于背上書「捨財功據」四字。後陳終，于甘長者家托生。浴時見此四字存背。後富貴榮顯，皆施財之報也。

酬受生異

鄉之信女張氏，造紙錢一擔，來寺投師酬受生。師以紙錢令匠者將水浸作紙筋泥壁。信女久候化紙，師曰：「紙燒成灰，無可用處。今將作紙筋，汝功德有歸矣。」命僧爲誦金剛經一卷訖。師曰：「汝受生已還矣。」女曰：「道場未作，紙

錢未化，如何是酬受生？」師曰：「爾不信可去受生院看。」女曰：「凡人寓世，安得以至冥司？」師令瞑目，恍忽如夢。見一人錦袍一指，乃靖王也。引入冥司受生院。見一大樹，金光晃耀。軍兵手執弓箭。有曾酧受生者箭發中樹；未酧受生者，則不然。今受生牒云：神弓箭發，一枝夙慶人天之會，爲是故也。官庫寶物無限，有一官人高聲喚曰：「善女人遇佛出世，還了受生，功德無比。有金剛經一卷，八大金剛護衞。庫中神光烜赫。」復贊曰：「汝生生得好受用者。」醒時不知身在何處。良久禮拜謝師，師曰：「得見因果不？」女曰：「感謝和尚，得好因果。」再拜作禮而退。師諗衆曰：「世人愚昧，專以化紙爲急務。彼蔡倫未造紙，陰司使甚錢？佛只說經典，不說化紙錢。只言轉念大乘，不曾焚經准納。近有紙印金剛經，販利自私者，恐招重譴。」至今惟誦金剛經以酬受生，蓋遵師之教云。

符夢頌異

信官淳于雲，考績上東京。道經慈化，叩師求庇。師乃密封一頌，約以開視日期。囑之曰：「到京先於某月日晚，具香燈供養，叫我三聲，次早應有奇遇。」信官至京，如師言而行。是夜夢鐵樹一株開花，上有一輪，紅日正照。又馬鞍一付，

將欲據之，無馬而止。既覺清涼遍體，想有奇遇。由是遷臨安別駕。之任之日，正符師約啓封之日也。啓法頌觀之。乃大書一「日」字，一「鐵樹開花」。信官名姓書於下。惜頌語失傳。

祈雨靈異

邑之信士二十餘人，因旱三步一拜，叩師求雨。師曰：「可去大仰山求。」衆曰：「免使我等往返，乞賜救濟。」師曰：「這裏雨小。大仰寺中明日齋罷，於僧堂前候衆僧出堂。第四員僧袈裟角上有紅相者，就禮拜問他求雨。」衆如師言，到彼禮拜。其僧不允。衆苦告，僧不得已。乃於寮前碩池內得水少許，與衆持回。灑後三日，黑雨傾盆，田池並漲。衆仍具香信拜謝師。請問仰山是何聖僧，有此靈感？師曰：「即龍樹醫王菩薩也。」衆辭謝而還。

答禮靈異

徑山大慧禪師，經過萍鄉橋上，見師法頌，大慧具威儀禮拜。師在南泉，謂衆

曰：「有肉身菩薩，經過萍鄉禮拜。爲我急取袈裟坐具來答禮。」次日，有僧童自萍鄉回者，述大慧之狀，如師所云。重隔山水，有如是之符應。由是遐邇檀信知之，皆繪師眞容求贊，回家供養。師贊曰：「妙相堂堂，三界無比；拯濟羣生，如月在水。」

度屠靈異

萍鄉屠人易姓者，久慕師之德化。乃謂其妻曰：「我久欲去慈化禮拜普庵和尚，今必行矣。」其妻曰：「汝身屠穢，豈可朝謁聖僧？」屠人秉性凶勇，旣發心已，不納妻諫，乃奮身而來。師曰：「汝放下得不？」屠曰：「放下得。」師曰：「汝回頭看。」方纔轉頭，但見平日所屠生靈，皆隨在後。屠乃戰栗禮拜。師又曰：「爾放下得不？」屠又答曰：「放下得。」再轉首，其生靈悉皆遁去。遂投師出家，師不允曰：「爾是在家菩薩。」易乃棄屠業，夫婦同齋戒。師後爲更名曰仲能。易後爲大善知識。糾集善信朝禮後，師以法語付之。末後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劈邪靈異

長沙瀏陽州有劉姓娶柳氏女者，于歸之日，及劉門開轎，其女不在轎中。當忙追尋，不見。劉柳二家，遂搆大訟，經年不決。後劉姓有妻頗賢，謂其夫曰：「今家業俱喪，訟不能息，人不得見。久聞南泉有戒行僧普庵，何不具香信往拜問之？」劉如妻言，叩師具陳前事。師曰：「叵耐而此，吾知之矣。」即書頌曰：「佛身充滿，那存邪魅。若不順吾，天雷劈爾。」付劉持回令粘鎮中庭，香燈供養，即有感應。三日無感，劉復來叩師。師曰：「既如是，仍取前頌來。」於是每句加二字曰：「佛身充滿法界，那存邪魅現怪？若不順吾道心，天雷劈汝粉碎。」令道友四人持往劉宅屋邊大樟樹上貼之，同聲唪宣楞嚴神咒。至第三會，白晝轟雷，劈破其樹。二女出焉，一女即柳氏。一女則先年張所失之孝貞，已經三年矣。二家以其實白官，訟始得息。劉柳二公，同往拜謝師，願請雷頌。流傳至今，刊版廣行於世。

悟前身異

鄉檀雲集法堂，慶師梵宇粗成。遂啓師曰：「某等欲知師先世何地？」師曰：

「我前身是袁州雷潭寺處肅禪師。今寺基塔座碑記尚存，奈荊棘樹木遮道，人難尋覓。」衆信皆擎拳角崩稽首。師曰：「汝等若能重建雷潭寺，興起我前身塔者，皆前身未忘因果也。」衆謝而去，遂重興之。成化癸卯期間存，即今遺址荒蕪矣。

鰍鱔靈異

有信女素願謁師，奈家貧無朝禮之服。其子孝敬，卻不知罪福，乃捉鰍鱔賣錢為母置衣。一日母子同來謁師。師預知，令人將一盆水放山門下。吩付門頭，今日有母子登山來者，令其母脫下衣衫，於盆中洗淨，方許見我。頃刻果至，如師言。令將衣方向盆中，則見鰍鱔無數。門頭告師，師令去放生。衣衫如故，於是母子心生信向，拜求懺悔。回家長齋，得善終焉。

懺橋靈異

信士趙日融等修葺橋成，請師懺橋。師命曰：「虔備香燭料楮，待我來。」及晚不至，衆將料紙焚化。次日衆不滿意，再至請。師曰：「不必我來矣，但有人作

嘖嘖聲，即是讚歎，自綏福祉。」衆信歸橋所，仍辦香燭料楮供養。望空焚香禮拜，則見香煙飄渺如雲，從地湧出，盤結空中。龍神祖師，森立雲端。衆乃大悅，各禮百拜，共相謂曰：「佛出世也。」次日來寺謝師云：「深生慶幸。」各與一香貼歸家。香貼蓋自此始也。

天龍護刹

梵刹粗成，有信士來捨山門下金剛。師云：「我寺中不用金剛，自有天龍守護。」即於柱上題云：「自心正直無私，安懼邪魔作亂？法海不宿死屍，悟刹豈容顛漢？」至今慈化不立金剛，師令也。

師度和光

乾道初（一一六五），本里田東市背李光和，以解元上東京會試。乘驢行至高坡橋，遇師禮貌不恭。乃曰：「畜生騎畜生，兩個不多爭。」光和聞而不悅。師又曰：「若還肯修行，與我不多爭。」且曰：「選官固高，何如選佛？」光和遂有

悟。與師同回寺，言談相契；頓興慕道之心，盡灰功名之念。誓從師出家，師曰：「汝有妻子，且作在家菩薩。」為更名曰和光，字應世。命回了當家緣未為晚也。和光曰：「學道不歸家，歸家道不成。」

在寺一載餘，其家止說赴京去訖；一日忽有鄉人傳言在寺誦經。其妻審實，遂至寺告師曰：「夫主久赴京應試，至今夫回。近聞蒙師化導，舍火宅以就幽閒。固夫主師事有緣，駿發道念。第妾終身之托，則將何如？」師曰：「汝夫在經閣上看經，汝自去請回。」其妻至看經所，則見八大金剛，火焰護首，神威赫奕，守衛和光。妻心大怖，不能向前。和光見妻，示之曰：「與汝塵緣既滿，各自回頭，勿生掛念。」妻返，泣告師曰：「吾夫主因緣已定，神力護持。妾復何言？不敢阻逆，任從出家。」乃謝師而還。到家數日，復來寺辭別師及夫，還家而歿。

和光問師曰：「某出家與道果有分不？」師曰：「異日到九十九灣，遇蛇則往，逢龍則止。」又於卓上書馬生角示之，指以南行。後止駱媽媽家宿，因悟馬生角意。次早登山，遇蛇引路，屈曲而上，到蟠龍關。遂於此立寺建道場，其道大播，今蟠龍寺是也。入涅後轉生，禮普庵塔為師，以酬恩。按別傳云：普庵五世孫慈昱，字明照，乃大元國舅，即和光再來報恩也。與和光同姓，同甲寅生，同日入涅。併附於此，以記異云。

示識靈異

乾道四年戊子（一一六八），梵宇、殿堂、丈室、廳庫、厨廊、樓閣、山門，擧皆完備。非若丙戌夏之次第粗成而已。師一日乃騎牛吹鐵笛，遶黃圃寨三匝，人不知其識涅槃也。蓋丑屬牛，自身象。笛有七孔，象七月。遶寨三匝，乃三七二十一。于次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成道矣。

葬牛靈異

師騎牛遶寨畢，牛忽然西壁坐化。集衆擧葬，師說偈曰：「昔日潙山水牯牛，牧童分付普庵收；南泉體用皆周遍，虎嘯還家得自由。水牯牛！水牯牛！汝若不遇普庵，幾乎落於虎口。此身幸脫這庖丁，逍遙物外意優悠。微笑一朝風月滿，箇中無事且休休。爾因心負債，果報爲牛。拖犁拽耙，無數春秋。冬則受寒天劍樹，夏蟲咬食且無饒。只得從緣入南窖，泥熱功多瓦漏周。不待來春重費力，不如悟覺應山丘。寄語伺鞭諸長幼，入他欄圈早回頭。萬煮千烹無解脫，不如還了永無憂。下土！」師又云：「大包角豁不露頭，不露脚。千手大悲也難摸索。八臂拿吒休來問着。凡人不識這工夫，一任將土來蓋卻。」葬後墓上生白蓮花數朵。

倒栽柏異

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夏五月，師取小柏樹一株，倒植於西序後山。植畢說偈四句：「乾道二年夏作春，倒栽一柏示諸人；靈根直向青霄外，東土西乾無處尋。」即今五百餘年，長養充碩。其根光澤上聳，其葉青蔭下垂。

伐木靈異

寺東七里許有古木，乃苦煉樹也，約五尺圍。師於乾道五年六月二日，命人伐以作龕。今日伐之，今夜隨長塞。明日伐之，明夜隨長塞。師知其爲怪，乃書頌曰：「千秋苦煉得成精，宋許皇家幾代孫。萬葉千枝從此斷，與吾同證涅槃門。」遂伐以爲龕。

入涅靈異

師於孝宗乾道五年己丑（一一六九）七月二十一日，忽索浴更衣。書偈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

清。枯木救度。」書畢跏趺而逝。至冬十一月一日，奉全身於塔。淳熙六年己亥正月，弟子應世書請臨江艮齋謝公諤銘其塔。

降雨靈異

師入涅後，濟人無量。四方水旱疾疫，隨叩而應。四世法孫紹俊，號衲僧。舍舉子業出家，道德昭著。一日與衆曰：「祖師功行如是，未獲封謚，是爲缺典。」遂呈請判袁州路，官不允求見。衲僧定坐門頭三晝夜，乃容入。問所來故？僧曰：「普庵祖師靈驗，濟人爲國，而塔未有封謚。特求保奏，萬世幸甚。」太守遂與覈實奏　聞。下尚書省架閣，三年竟無消息。直至理宗嘉熙元年丁酉，（一二三七）大旱，禱雨無應。詔天下祀典未封謚，及先有封謚者，重加封謚。由是江西漕丞履齋吳公潛，以師道行奏　聞。上見普庵二字，即雷鳴雨降；天顏大悅，遂下其奏。不數日，天下同奏是日得雨，遂封寂感禪師，塔曰定光。封謚至今不絕云。

【後記】

普庵禪師語錄校讀後記

章克範

袁州（江西宜春）慈化寺普庵印肅禪師語錄，今日重新製版面世，諸方爭爲發心助印，合是時節因緣。語錄攛於卍字續藏，原校未精，脫誤甚多，改用新式標點，頗費推敲。靈驗記輯自前上海佛學書局所編佛學基本叢書，惜爲節本，未詳撰人；但敘事簡潔，清新可誦，於禪師弘化事迹，頗足徵引。合集成册，並加詳校，宛然如師重臨，爲我等擎拳竪拂，出楔啓明，洵爲學佛者一大喜訊，深可慶幸。

稽諸史乘，每當邦國多故，民生疾苦，用世英豪固勁節彌厲，方外高賢亦接引爲勞，拯溺度厄，共輸精誠，續歷史新篇，開國家鴻運，兩晉如此，兩宋亦然。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大亂有忠臣。」但孝子忠臣之勵德尚行，弘道揚芬，往往正史詳其事功，方外記傳或別標勝緣。如岳武穆曾受金山寺方丈道悅禪師指引而未省，卒罹災禍；文文山於囚送北庭途中蒙道人授大光明法而相應，一念澄徹，生死豁然，於是有「正氣歌」傳世，爲青史樹典型；而武穆、文山與秀夫之忠義，宋後尋且蔚爲中華國魂。

禪師爲宜春石裏鄉大二甲人，出生於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二十出

家，二十七歲祝髮受具，容貌魁奇，智性巧慧，師隆壽賢公勉讀法華，而志慕禪寂，參爲山牧庵忠公，一語得悟。年三十九，領使帖住持慈化寺，讀李長者「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親契華嚴法界。乃發弘誓：「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敕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自此方便神用，善蔭人天，捍災禦患，利澤羣生，敷治王化，大振宗風，稱一方禪德。

其時出格禪和，有大慧宗杲與靈隱道濟，同受國人崇敬，道濟行徑，類寶誌公，神變莫測，號稱濟顛。而大慧則直道而行，機辯服衆。秦檜當國，惡其爲士夫宗仰，藉端流放衡州，追隨護送者達萬人，一時途爲之塞，檜亦無如之何；檜死召還，孝宗且賜號大慧，命住徑山。慧師嘗過萍鄉橋，見師所撰法頌，即具威儀禮拜，時師在南泉，忽謂衆曰，有肉身菩薩，經萍鄉禮拜，亦披袈裟持具答禮，彼此惺惺相惜如此。

宋代社會慈善事業，諸如冬令救濟，歲旱年荒施衣食葯物，貧民施棺，乃至平時造橋修路，例由各地寺院主辦，師慈心偏熾，不憚勞苦，或折草爲藥，或祈禳雨暘，靈應非一，普蒙恩澤。凡有修造，每作法語，俾外護善信，植福開慧。士庶迷風水而不修心地，師爲說：「普庵風水禪」以導之；大衆忽常行，師特作「行住坐

臥三十二頌」以正之。誌公十二時頌爲修行圭臬，師亦有「十二時歌」以爲策發；爲承祖繼烈，光揚先德，師有「讚三十六祖頌」將南嶽懷讓、馬祖道一、永嘉玄覺並尊祖師；且爲「永嘉證道歌」續韻，爲「木平亮禪師金剛隨分頌」續韻成「金剛經隨機無盡頌」作學人入道津梁。衆苦參學艱辛，師就千七百則公案擇其尤精者百則，分爲拈頌，成「統宗判元錄」，其精粹勁練，直追「碧巖錄」，抑且過之。如此禪德，其將永作禪海明燈，爲世善導，誰曰不宜？

師系出臨濟，爲六祖下十七世孫，與道濟同。指月錄謂師承黃龍法忠禪師脈，本錄則仍標牧庵法忠。其生平心要，有「普庵家寶」可供玩索。宋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秋入寂，壽五十五。寂後仍濟人無量，四方水患疾疫，隨叩而應，與寶誌公相彷彿。宋理宗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大旱，禱雨無應，詔天下祀典未封謚者，重加封謚，江西漕丞吳公潛以師道行奏聞，上見普庵二字，即雷鳴雨降；不數日，天下同奏是日得雨，遂封寂感禪師，塔曰定光。

師之靈異，歷久不衰，封號亦因之隨增，及明成祖時，其全稱已衍爲「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眞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長達三十字，見續文獻通考第二百四十七卷。師之傳法派系、歷世歲年、悟道機鋒，由緇流類粹成帙，題曰「實錄」，成祖並親爲作序，中有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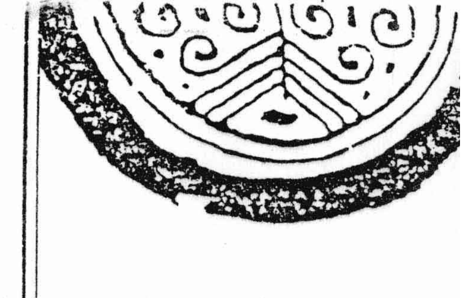
惟菩薩慧性圓通，根器宏原，紹臨濟之法緒，領牧庵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遊戲三昧；靈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衆傾仰，如佛在世。逮夫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應益著，功德廣大，難罄名言。……

又云：

究其慈心慧力，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救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戒人爲惡，而脫其惡運；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利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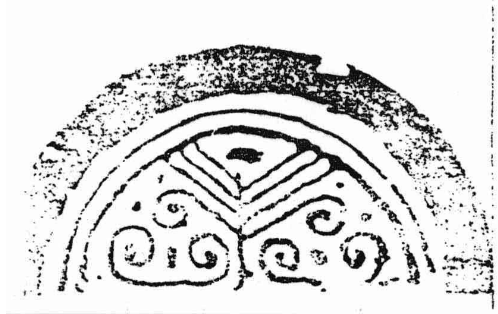
是知師之行履，雖與佛圖澄、寶誌、道濟等諸公同調，而願切普濟，尤憫羣氓陷溺，思爲拯拔，並非刻意以神通鳴高，反累盛德者可比。叢林且廣傳師之「普庵咒」，以驅蟲蟻而利安單，亦慈心所寄，衆所稱歎。此錄印行，勳男、雲林等諸道兄並有將此咒恢復梵音之議，將灌製錄音帶隨書附贈，如此發心，功德無量。倘大衆因此勝緣，共發菩薩悲願，於普庵祖師語錄相印相契，共挽狂瀾，澄清鼎沸，則是集之倡印，於佛教重開新運，豈不漪歟盛哉！

本錄以電腦打字，字小行密，校讀不易，勳男、徵士、柏樑諸兄均曾參與其事，不慧亦曾一讀，舛雜脫誤，仍所難免，增訂求備，俟諸來日。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

清・麗中函正 撰
今辯 重編





天然和尚像

五老峰頭白雲萬頃淨成樓閣歸霞倒影坐斷寄移振衣挈領齊古德之獅絃軼時賢之麈柄誰堪智通喑喊德而芾彰獨抱澗情攡孤光而自遠砥柱洞流楷模後學此吾老人南極一星使人景仰而不可即者也

嗣法門人今無敬題

天然昰禪師語錄序

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匪直自了有大悲大願焉悲大故其憂之也深願大故其任之也重昔風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而將墜矣憾憂之也其後再傳而有汾陽旣放身命閉關堅卧郡守以名刹力致八請不答僧契聰者排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常憂遇風則止幸而有先師今汝有力擔荷如來此何時而欲高眠耶汾陽矍然起曰非公不聞此言趣辦嚴吾行矣誠任之也𠔃修因是而深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道人撒手卧長空菩提眞如猶爲垢膩況復世間名聞利養豈似今時把箇死蛇頭逢人便賣痾漉漉地但知與兒乳酥不問消與不消此不過欲得門庭熱鬧耳善知識以本分接人其謂之何我大師以大悲願力復來閻浮橫挑榔㮤直入千峯豈肯打入時流隊伍去春攜修出匡廬歷江南北拄杖邊不曾撩著半箇幾欲焚茅屋入深山偶以省覲歸僊城一時道俗迎主訶林乃翻然抱深憂而肩重任師冷硬之性壁立萬仞莫可仰扳百千妙義到他跟前一棒粉碎其所開示大要貴人不著法報化立處皆眞如擊塗毒鼓聞者皆死大

奚哉無為寂滅之幢也古人於此三二十年猶不奈何而我師纔搭緇衣便登祖位人將謂此道亘易易耳亦知師之眞參實證乎師嘗究理而坐十七晝夜不合眼以為必識盡功忘自然合他古轍始得任心自在後參黃巖因閱華嚴所得都亾其絕情過量之智已於無量佛所培養豈特三二十年而已今法語其在使天下後世知此白犬吠聲羣旨相引時猶有人提撕斯事佛祖慧命庶幾不斷而後乃相安於無言此師之志也函修初曾認著露裸裸底幾恁禍事幸取決於師得箇轉身雖修與師皆從今華首和尚剃度於法門為弟昆然實受師資之益知師者宜莫若修故敢揭其大端如此

崇禎壬午冬日同門弟子函修和南譔

天然昰禪師語錄序

天然和尚以居士身夙慧頓發了悟上乘後從空隱老和尚剃度於廬山證明大法杖錫所經悲愍之懷溢於言際職書記者輯而成編付諸剞劂屬今轉恭為之序夫轉固無能序而亦無可序也憶丁亥秋轉與龐子若雲迎和尚結期粥唐將謂有言可循也有法可得也及參隨數月始知日星雲漢山嶽江河以至竹影松聲蟲鳴鳥語盡為和尚筆舌舍此而欲向一言一句之下承當箇事何異撥波求水然則是錄也又胡為乎來哉夫大聖人出現於世其中皆大有不獲已者衆生日見道而不見日聞道而不聞是不有見孰為不見是不有聞孰為不聞而要所見何見所聞何聞應必悄然自得亦復啞然自失靈山會上拈花微笑我佛世尊打頭一步蚤已逗漏不少然畢竟何如心行何如旨趣必使千百世而下猶有跛脚翁堪解報恩此世尊之為甘心卽我和尚之為甘心也願天下後世得意忘言見聞都盡自度度他共臻無上云爾尚區區語句中求其罪過且與謗法等是則今轉所大懼也夫是則閱斯錄者所大懼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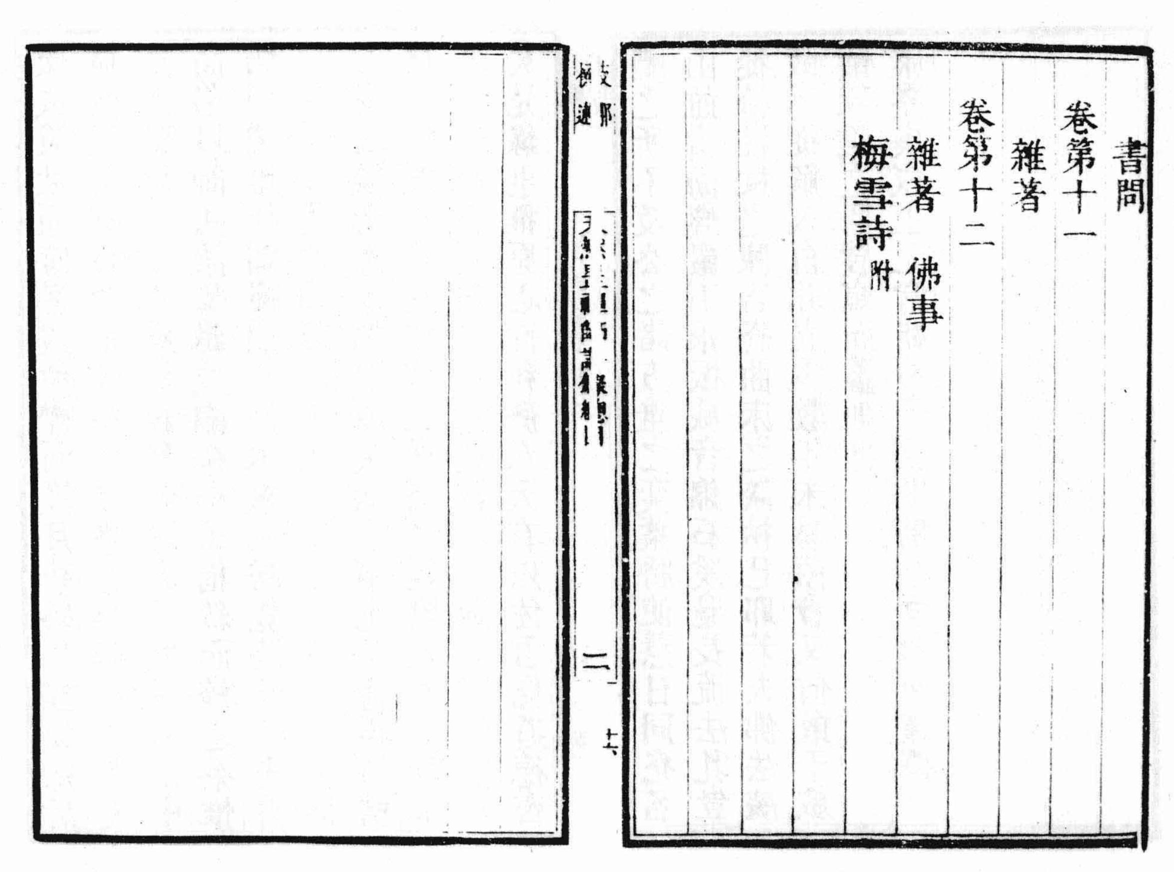
順治戊子孟春門弟子今轉梁殿華稽首恭序

天然昰禪師語錄序

昔者宣聖振鐸于東方釋尊授衣于西土一則意盡象中一則心傳教外其皇皇焉牖世覺民之心固異致而同歸也自儒術既衰微言遂絕縉紳縫掖之輩高者攻于經學卑者溺于文詞而聖賢盡性知命之旨無復為之闡心矣釋尊諸祖乃以單提直指之說示彼正覺救此迷情于是聰明奇特之士厭迂儒之拘牽樂禪宗之超脫一言契旨片偈投機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張無盡以為達人之論深有以哉始壇經翻著文字踵增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潙仰發體用之論雲門捷示三關法眼分呈六相究其捨妄歸眞不離自性夫是以從事誠明之學者如濂溪嘗師鶴林姚江借塗蔥嶺不啻冥心而求之也本師天然和尚夙領儒宗久膺祖席身秉五行心入三摩譬如洪鐘萬石有叩輒鳴遥源千頃無挹不注向在雷峯棲賢華首訶林諸山皆有語錄行世學人奉為津筏寶若琬琰矣廼者山靈初啓叢席旋興西堂澹公因南陽之舊基開東林之新剎秖園肇建緇侶雲臻爰從丙午冬仲奉本師以居焉師則性樂巖阿心悲塵剎既得棲眞之境益弘樂育之懷或策杖而陵峯或披襟而笑月蒼松白雪歲見新篇紫玉青螺時聞佳什益已目擊道存無行不與矣然而钁頭斧子不廢鉗錘擊碓敲床更勤提命山中高弟以師法語彙錄成編命小子楷敘而梓之余惟儒門淆雜特闢禪關若悟本來同歸覺路而師先得淵源于孔孟繼聞祕密于迦文固知六通八正不同幻妄之談懸影風幡無取尖新之解也余嘗再訪檀林一瞻猊座見其登堂之彥濟濟趨蹌入室之英雍雍問辯雖杏壇講習遜此威嚴沂水詠歌同斯怡悅矣是錄也推原心性利濟人天有以佐吾儒道德齊禮之所不及公之諸方垂之奕葉將使慧日同光名山並壽海螺巖下永振威音錦石溪邊長流法乳豈徒拾拄杖之陳言資曲床之談柄已耶若夫佛法深微不從解入自非立雪數年未易領會又何敢干威儀談說之間管窺而蠡測也

康熙庚戌上元當湖弟子陸世楷今亘和南謹撰

天然昰禪師語錄總目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上堂

崇禎壬午住廣州訶林上堂師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天日覆而不知高地日載而不知厚舉起則耀古騰今放下則傾湫倒嶽在山僧手裏以無名示人天目前而爍破爇向爐中爇申供養見住羅浮華首臺堂上空隱獨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問荅別錄乃云盡大地是我人安居之場盡日月歲時是我人安居之候從朝至暮穿衣喫飯掃地燒香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乃至普天之下四民作息百務繁興盡是我人安居之事方寸之內是非生滅昏沈掉舉散亂禪寂盡是我人安居之心然既如此還有甚麼制可結諸兄弟事不得一向在佛法上須有箇宣揚底時節在諸人本分事上也有箇緣起底時節山僧承諸大居士大耆德請住此院今日爲諸兄弟結制事不獲已聊赴箇時節願諸兄弟愼勿錯過驀豎拂子云大衆還會麼若在者裏得箇入路不妨慚愧昔日六祖大師受黃梅衣鉢隱獵人隊中十六年念時節將至纔至此地一日行兩廡間見兩僧爭論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諸兄弟爾看者兩箇僧何等天然何等妙用正恁麼時爾要增減他一毫得麼爾要疑擬他一毫得麼叵耐他自己不知不覺所以六祖大師事不獲已纔向他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雖則把住去路硬按牛頭其實也是平地起波濤若是皮下有血一聞便醒正好慚愧從前何須更待六祖大師云仁者心動雖是和盤托出點簡將來猶是鉢盂安柄爾若於此窺得破不但歷代祖師瞞爾不得卽黃面老子也要瞞爾不得當時四十九年橫說豎說猶沒者箇消息事不獲已纔向百萬人天中拈靑蓮花已是逗漏不少何況又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爭怪後代兒孫認指爲月若是大聰慧人決不入他羣隊爲甚麼如此秖爲向上原沒恁麼事亦沒有恁麼說今日山僧與爾諸人說破事不獲已隨邪打正若有伶俐衲僧攔胸把住問敎口啞亦是山僧招得有麼有麼如無山僧自起還合自倒去也喝一喝云今日結制大衆珍重下座

解制上堂九十日以前諸人從甚麼處來九十日以後諸人向甚麼處去正當九十日前後來去俱成戲論且問諸人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時有僧出問

云日落西山事若何師卓拄杖一卓進云四大分張時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以拄杖橫一橫進云某甲不識師云大好箇不識僧禮拜歸衆師乃云要知者僧不識處正是諸人安身立命處汝若會得前此無結制者後此無解制者目前無聽法者此間無說法者若能如是山僧不妨與汝諸人結制不妨與汝諸人解制於本無生死中說有生死於現有生死中說無生死主賓互換棒喝交馳豈更有第二箇時節驀豎拂子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諸兄弟爾若喚作第一番已落第二了也爾若喚作第二不

可更有第一汝若總不與麼猶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畢竟作麼生擲下拂子云蘇嚕蘇嚕悉哩悉哩

上堂山僧昨夜偶得一夢夢見一夥賊彼時慌忙得很忽然醒來元是老鼠齩樓板今日普告大衆通知便歸方丈

上堂圓明了徹猶落今時聞見俱捐且居意地隨流得妙勉强主張總不與麼頭角生也大衆須有脫身法始得

上堂心不憶玄旨口不經玄談行不入凡聖之稠情不附生死之業如斯造詣已難其人何況拋磚打瓦作浪興波攪亂乾坤掀翻黑白汝若從之得毋累乎儻其疑焉祇成自錯山僧到此啞而不言時節若來諸人自委何以故難言紅爐一點容易銷鎔須信百煉精金始無變色理解之與證悟似同不同見到之與行到一徹永徹稍存等待便非此宗立地圓成猶爲鈍漢豈將魚目遂作明珠若是眞人自知決擇

上堂我有一句子久未向人道今日厚顏爲大衆良久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分明萬事雪塡井又且婆和祇恁行不是眼開同作夢都緣露柱證無生露柱旣證無生山僧及大

衆合作麼生咄咄

上堂心不自心因契道以名心道不自道因無心以名道所以道絕玄微心無體量若言有道有心猶是把筋拈匙見識若言無心無道依然靈龜曳尾之機明暗掀翻非其境界同時殺活豈是全提纔到龍門已遭點額汝等諸人幸自好看

上堂世尊拈花是一出好戲列代祖師拈槌豎拂橫說直說是一幅古畫幸自我者裏總無如是窠臼便歸方丈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德云何

不問人僧展兩手云是甚麼字德無對師曰你看者箇古德到處勸人看經到處勸人問字分明一箇八字他也不識山僧亦有一箇字要問諸人遂豎起拳云諸人還識麼會書不擇筆點點是黃庭

戊子九月再住訶林上堂驀豎拂子召大眾云還會麼放下拂子云眞心無揀大道非遮體絕見聞而不離見聞之緣用同聲色而不是聲色之事如虫禦木文彩偶彰對鏡看花心口俱喪所以掩室摩竭杜口毘耶固非玄妙之機笠墮功勳之位山僧六年以前一場敗闕已甘荒山匿影破衲蒙頭乃承諸當道諸鄉紳護法檀越長者居士寺中禪衲方外高流迫索再三苦辭不可只得俯順時機復墮此座若論向上一門不可畫蛇添足須知千差無別何妨作浪興波一塵立而國家鼎盛萬機休而千聖不攜放開揑聚惟我能知殺活縱橫非凡可測一切處變易不得何勞掘地出空未生前面目儼然不用續鳧截鶴理貫從來事由今日未明八法枉自楷模已叶宮商別諧音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年年三百六十日不曾動著毫釐今日無端截取九十日為汝諸人開爐結制承郝范兩大護

法設供請山僧登座說法貴圖汝諸人直下明取者九十日底道理儞若明得九十日底道理從無始來至于今日總是者箇道理又從今日盡未來際也是者箇道理明得也是者箇道理明不得也是者箇道理既明得明不得總是者箇道理山僧今日又作麼生良久云不因紫陌花開發爭得黃鶯下柳條卓拄杖一下復舉陸亘大夫向南泉云肇法師也大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若是訶林則不然儻有人問肇法師也大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為向伊道白雲常在戶青靄數當峯且道與南泉相去多少

上堂今日長至在處叢林熱鬧打普齋散賺施吹法螺擊法鼓請堂頭老漢說箇應時及節底佛法惟我者裏冷啾啾地只有一箇栗棘蓬拋向諸人面前一任諸人吞吐山僧且問諸人吞底是吐底是不吞不吐底是若道吞底是還我栗棘蓬來若道吐底是爭奈目前何不吞不吐咽殺闍黎總不與麼辜負佳節作麼生速道速道

上堂戊子臘月八日寺中耆舊設供請山僧上堂要

爲大衆舉揚世尊睹明星那一則陳腐公案大衆如今那一箇不夜夜睹何曾少箇什麼爲甚總在迷裏就如世尊當日何曾多箇什麼爲甚郤悟故知此事大有因緣時節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在世尊分上雖是自彰底時節其如祖宗門下正好喫棒且道差別在甚麼處驀豎拄杖云只爲拄杖子不甘所以三千年後帶累山僧人天衆前不免說破喝一喝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解制上堂一期之內諸人還構得也無構得也三十棒構不得也三十棒諸人作麼生你若腦後無眼直

饒喝乾滄海棒倒須彌猶是硬作主張茫茫業識所以道末後一句始透牢關把住要津不通凡聖若到此間山僧也須喫棒只是無人下手衆中還有下手底麼有僧出纔禮拜師云伏惟珍重下座

浴佛上堂驀豎拄杖云釋迦老子生也生也諸人在甚麼處見得汝若見得也好三十棒汝若不見得也好三十棒且作麼生昔雲門大師雖則擒賊先擒王殊不知消息一漏遍地荊棘帶累山僧一條熱棒橫擲豎擲左擲右擲擲到天明依舊可憐生擲下拄杖云維那今日不得普請

住雷峯上堂境不可離心不可見照不及地寂不通方凡外二乘迷外覓悟三賢十地悟了還迷體妙難思情忘自合諸有智者咸推此宗初入門來須知藥忌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牀立雲門有偈曰投子下繩牀今朝爲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錯承當師云雷峯亦有一偈驢前馬後今皆是縱不承當也枉然祇爲雲門曾道破雷峯不免費重拈且道雷峯意旨與雲門有優劣也無良久云祇因爲客久回首

話偏長

上堂喚作拂子則孤負山僧不喚作拂子則孤負大衆孤負山僧卽今向大衆說過孤負大衆山僧祇得噤口早晚隨大衆拖出拖入喫露柱不解鐙籠意一夜癡呆立到明

上堂徹底凡夫日用中河沙諸佛共無窮剎那欻爾千差起夢裏徒勞說異同大衆且道卽今是夢不是夢祇知貪程不覺蹉路不蹉路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驀豎拂子云投子大師來也多少人在者裏妳活不得喝一喝

上堂不是麻三觔分明乾矢橛打殺鼈鼻蛇放出摩天鶻趙州勘破婆子威獰如虎爲什麼被劉鐵磨一鎚便倒何似我老博山密移一步祇如雷峯又作麼生鴨腳木不鴨腳木遂鼓掌云料掉沒交涉

上堂中秋又到皓魄重輝雲散長空影同滄海山河景仰童叟懽呼以兩手作圓相云祇各人分上者一箇爲什麼畧不著眼復以手抛向後云一回心目分明極萬古清光錯過多爲什麼分明又道錯過莫將水中便當天上遂高聲喚大衆云可惜許

上堂豎拂子云盡大地四聖六凡總要出者箇不得

祇是不許覷著覷著卽禍事生不覷著跛鼈盲龜一時拽脫十字街頭逢觀音三家邨裏趁彌勒一聲社鼓喧天卻原來白廟前大王慶節遂拍手云呵呵呵沒交涉

上堂豎拂子云人人盡有者箇消息爲什麼不會雖然不會三世諸佛亦祇得噤口縮項讓他出一頭地祇是他奈何不得及乎奈何得又不相似汝諸人作麼生折合以拂子書空作呂字云若無增上慢人方便有分

上堂一從攪動干戈後戡定中原匪太平回憶桑麻雞犬日十分難復舊時情大衆舊時情作麼生以拂子拂一拂復左右顧云若將容易得定作現成看

上堂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華首云識者喚作精魂不識卻是佛性若雷峯則不然識與不識總是精魂爲什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舉法眼捲簾話乃云法眼指簾逐鹿不見山全身入荒草二僧捲簾雖則不奈何佛眼也難睹法眼云一得一失便是老婆心切要且眉毛安在若在雷

峯門下總用不著喝一喝云多少人要定當者一喝不得

自恣上堂道無所得惟有寡過我世尊在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故號大覺能仁六祖大師云但能見已過卽與道相當後代善知識亦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驀豎拂子云識得拂子三大老性命在者裏橫拖直拽放下拂子云更有一般奇特事梧桐一葉下秋庭

長至上堂豎拂子云是陰是陽作麼說箇來復底道理放下拂子云一回夢覺渾忘卻始解今年是去年

臘八上堂睹星始覺從來舊萬里雲霄信步歸難忘熟處成孤負爭怪雷峯別有機驀豎拂子云安得不孤負

上堂世尊拈靑蓮花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豎拂子喚作拈花豎拂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拈花豎拂入地獄如箭射驀豎拂子云多少人在者裏放過不得

上堂山僧平常東邊上西邊下與諸人道什麼如今到者裏又作麼生雖然已被人點簡不少

上堂明明開眼見著側耳聽著滿口道著爲什麼不會汝若會勘破天下老古錐汝若不會天下老古錐猶較一籌在且道那一籌綵

上堂大道不曾離寒山霜滿枝特地尋言語回頭錯過伊既已錯過又道不離謂是究竟卻成解嘲簡點將來放過不可諸人且作麼生復左右顧視良久

住廬山棲賢上堂師云上下和平古今一致是非共轍生殺同條正是白雲萬里豈況更多行腳上士貴在明宗汗馬功高終非王種

上堂左右顧云便與麼去過在諸人不與麼去過在山僧過在諸人是山僧境界山僧不知過在山僧是諸人境界諸人不覺山僧境界卽在諸人面前諸人境界卻在山僧背後恁麼會去許汝具超方眼若論向上猶較一綫道在

元旦上堂昨夜三更獅子點頭驚起袈裟嶺一腳踢翻震動山谷哮吼林木各與三十棒發還本處不許動著普告大衆今日元旦且當蓋覆著勿使外人聞此怪事

上堂囫圇一句非智所知知亦不得得亦不眞不到情盡理窮安知休咎所以從上諸祖唯有默契三腳驢子自解弄蹄六耳獼猴非人能辨直得木馬追風千里匪疾泥牛飲海全渤須乾無量義海百千妙門現前具足眨眼錯過曠劫難逢

上堂在處現前不能安住常隨背後必欲追尋卽使信手拈來何似埋頭向去命根不斷差別難蠲儻遇其人不消一擲

上堂文殊競發千波普賢晴空一亙晴空之競發而不紛千波之一亙而匪寂始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且道是甚麼人境界

上堂斷惑證眞水中撈月安禪入定空裏栽花忘見守知曹谿斥爲不解方便夜鐘潭月玄沙謂之生殺岸頭過此以往不許汝知動靜顯藏當名何等

上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
投於巨壑諸人還知周金剛當時安身立命處麼不
可總在黑地裏坐紅日下山燒海底白猿歸洞嘯峯
深
臘八上堂能睹是人所睹是境若說因睹會心附物
顯理黃面老子煞要買草鞋行腳始得說不如是當
年睹明星悟箇甚麼霜白滿天淸較雪日黃鋪地晃
如金蓬頭抱膝何會徹一盌香糜飽到今伱看數百
千穠俗氣猶未除在
繼住羅浮華首上堂先師開法此地二十餘年幢旛

指處龍象駢臻所蒙椎拂記莂祇是山僧與千山去
年千山報寂今年先師又見背藐爾一身肩此重擔
茲承護法宰官暨各山耆年大衲屬山僧繼主此山
念先師根本重地遞代相承不可無統今日陞座普
告大衆且道合談何事豎拂子云是博山底是先師
底是山僧底若道三祇是箇拂子若道一分明博山
傳先師先師傳山僧大衆是三非三是一非一把定
乾坤一句作麼生道以拂子作一相云曹溪一滴無
今古華首長空自晦明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悟到十分行到十分始知不曾動著祖翁田地

雖然如是猶是田厙翁見識何以故不見道千年田
八百主
上堂舉六祖大師偈云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
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眞無窮師云大
衆卽今語底默底是化身動底靜底是化身那箇是
淨性又作麼行正道良久云適來是什麼乾矢橛切
忌作語默動靜商量不商量金井潭邊古石梁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食
粥了也未僧云食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大悟師
云者也是平常人事我問伱荅悟在那裏尋常佛殿

裏僧堂前廚庫三門汝諸人茫然處卽諸佛悄然處
且道茫然底受鉗鎚悄然底受鉗鎚待汝緇素得出
鷂子過新羅
繼住海幢上堂海幢剎竿先師豎未久忽爾倒卻今
日承諸護法暨各山諸上座請山僧繼主此席山僧
特來了先師未了公案且道先師有什麼未了公案
目前殿宇待新堂寮待備百廢待舉豈不是先師未
了底事緇白諸公深淺大小機感隨時豈不是先師
未了底人驀豎拄杖云祇如者箇有什麼不了大衆
乾坤上下山川流峙世運興衰人事得失從上來有

什麼道處無端指註全是全不是全提半提還當得宗乘事麼今日不免爲先師當衆說過卓拄杖

上堂豎竹篦子云與麼自斂有分若論宗門下事未夢見在然古人往往以此示人教伱與麼悟不是便與麼去到者裏伱倒始得今時具者箇眼不道全無祇是少汝諸人叅學一番大須皂白毫釐有差過重山嶽

上堂臨濟下克荷道者嘗有偈云儂家住處豈堪隈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甘露滅謂與伱祖五位君臣析合還歸炭裏坐同

一旨趣非苟然者後代兒孫競以臨濟洞上互相低昂眞可一笑海幢也有一偈與諸人助叅一句當途絕古今門門有路莫沈吟烏雞久在𡸂山裏祇要渠儂鐵石心

上堂此事如夢得覺如久病得良醫如重霧日初出如在巨浸中得筏如夜行中塗獲炬如叢人中認得所生父母實實有與麼事不是道理思量所詣到得與麼猶是一期之說須知更有亙古亙今一句良久大衆禮拜起首座出衆云者一句不是亙古亙今師以竹篦子擲案座便退

上堂祇麼是法身邊與麼是法身向上者箇是雲門三句臨濟三玄那箇是洞上五位潙仰三生法眼標境一打合得圓滿無滲漏正是病發不可救藥大衆一回卻活轉來始知三頭八臂神出鬼沒是什麼閒事驀豎竹篦子云病也病也還掙扎得出麼試看者裏大有奮迅三昧祇是不許人知以竹篦子擊案

上堂豎竹篦子云有什麼指示祇是伱不肯承當大須知有從上立地處莫祇向迦葉門下淹沒曳者箇眼如優鉢曇華此宗安得不盛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且道淨飯王宮中果有悉達太子麼當時睹史多天又什麼人說法作麼生說箇未離已降底道理卓拄杖一下云此非伱諸人明得底不如禮拜了退

纔住芥菴結夏上堂九十日待汝構取且構取箇什麼古人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豎竹篦子云者箇作麼生殺以竹篦擊案云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上堂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大衆作麼生是無身豎竹篦子云莫向者箇會作麼生是有事不可總無者箇然雖如是是什麼熱椀鳴聲便擲下竹篦子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等拳頭祇是勞而無功一踢踢翻鸚鵡洲大好腳尖不知退步有意氣時添意氣也是虛張不風流處也風流面毛長三尺大衆批判便批判了也若是芥菴又作麼生良久云四卷楞伽遮老眼一聲彌勒到新秋

上堂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喚作斬猫斬蛇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斬猫斬蛇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合作麼生豎竹篦子云竹篦子還入地獄也無險

師誕日上堂任性出輿非一異但隨方便說緣生饒君高具摩醯眼不許當途涉謂情大衆既不許涉謂情即今事作麼生

上堂盡大地在烜赫虛空裏總無一箇知恩設有知恩不免旁觀竊笑且道解笑者是什麼人以竹篦子指露柱云大衆莫輕覷他

上堂一四七臘月梅花寒徹骨七四一海底燈籠炎赦日一種風流兩處看閒殺東鄰王二十呵呵呵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除夕上堂世間做年多用水牯牛芥菴亦有一頭要與諸人度歲祇是老漢不解宰割且請大衆著力豎竹篦子云宰割一任宰割但不許傷他皮骨汝作麼生下手若下手不得莫道芥菴澹薄

上堂豎竹篦子云者箇決定不從蔥嶺將來爲什麼達磨祖師未航海以前幷無人道著既航海後還有助揚底道理麼放下竹篦子云啞子喫黃蓮又云三觔麻一疋布良久云咦有什麼交涉

住丹霞上堂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驗作家遶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繞門斜大衆還鑑賞麼若乃鑑賞不妨入得丹霞門升得丹霞堂大衆即是山僧山僧卻不是大衆其或未然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山僧即是大衆大衆且不是山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山僧三十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溪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雲去穿蘿擔月回卓拄杖一下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象咸新山川新草木新氣運新人事新且道拄杖子還有新舊也無若無舊安得有今日若無新今日相見底豈不是大衆祇如新舊不到一句又作麼生豎拄杖云山僧年邁離伊一步不得

浴佛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隨緣現世間如鏡花水月當生實不生當滅何曾滅靈山尚儼然丹

霞如是說驀豎拄杖云大衆還見麽如來世尊在汝諸人面門出入為什麽如聾似盲今日復在丹霞拄杖頭與汝諸人相見未證據者請看復卓拄杖云大衆還聞麽既聞矣更不聞既見矣更不見見聞如空華薦法了一電突出大好山滿目難分辨更擬問如何惡水當頭潑喝一喝

上堂去年雷峯夏九十今夏丹霞一百二一任諸人顛倒顛跳不出雲門乾矢橛乾矢橛棒頭有眼明如日打得著驪龍拗角折打不著木馬追風疾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水邊林下千足萬足一回喫撲

古黃赤綠切忌撞著孟八郎打伱驢頭爆爆何以故黑漆盤裏不分麥菽

長至上堂內含陽曜外積陰霾仁智見同百姓日用天地蔽寒元氣潛藏人事希夷萬機休謝大衆安住正在此時一念瞥興轉見淆亂

上堂卓拄杖左右顧云元是舊年人卻看新曆日曆日年年新儂渠刻刻故既刻刻故為什麽總向新年新月新日裏相見一輪紅曜安知歲鏡裏森羅不是空

上堂維摩居士入不二法門東坡嘗有頌云譬之燭炬作鐙燭不以火點終不明迺至維摩嘿然處三十二說皆光燄妙喜老人謂其筆端有口善說法要老僧看將起來也只是隨邪東坡祇見維摩嘿然處殊不知三十二說總是火各各光燄不相假借丹霞今日亦有一頌譬之丹霞竹坡竹千竿萬竿高凌虛昨夜一竿風吹折以尺量來五丈餘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師誕日上堂一切人有二種想一世諦流布想二倒想一切聖人有世諦流布想而無倒想我丹霞老僧隨世諦流布說今年六十有一說今日十月十四內外諸公隨世諦流布都來與老僧慶生老僧亦隨世諦流布受於供養禮拜是老僧與諸公總在世諦中還有第一義諦麽若有世諦而無第一義諦是凡夫法若舍世諦別有第一義諦是聲聞法若卽世諦卽第一義諦是菩薩法若就目前不是世諦亦非第一義諦任心所擬隨緣卽宗無有是非亦無無是非之量是如來法我衲僧家又作麽生卓拄杖一下云大衆會麽老僧六十一年前祇與麽來卽今亦祇與麽盡未來際亦祇與麽若在者裏構得不妨與四聖六凡同入老僧無量壽海目前無有諸人此間亦無老

僧縱目所視縱耳所聽縱口所說不知誰之所爲而佛事周圓法音普徧且道是甚麼人境界歲歲高山青突兀年年流水綠潺湲

浴佛日上堂好好箇太平世界無端撞入淨飯王宮大怪小驚當時建立且道建立得箇什麼後來韶陽老子極力推倒且道推倒得箇什麼都來丹霞手裏一捏粉碎會麼不識赤鬚鬍依然鬍鬚赤卓拄杖

住歸宗上堂剎竿依舊毒鼓從新祖令親行魔外潛息然燈身前不容擬議迦葉門下許有激揚一句根由當衆決擇問荅畢云天淸地寧江溪嶽峙風動雲

起晝朗夜昏聖主垂衣良臣補袞四民浩浩百氏騰騰現成公案還有指示也無若無指示老僧與作甚麼若有指示大衆何曾具足所以遇賤即貴寶几珍御豈是元無遇貴即賤白牯貍奴應非別有擡搦拉用貴在當機從上眞宗祇言仍舊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極口在仍舊上猶爲指蹤極則之談我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道揚眉瞬目者是揚眉瞬目者不是馬祖用盡氣力亦不過在仍舊上虛縱虛奪臨濟得大愚點破始解未到黃檗時消息俱祇得天龍一指受用平生末後在童子指頭上施全殺手段顯全活風猷亦不過在仍舊上善爲去就始知直下承當錯過不少翻身跳出轉見無端直饒三頭八臂鼻直眉橫到者裏總要喫歸宗痛棒始得且道歸宗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

上堂正月已過二月初來諸人箇箇委悉惟有拄杖子總沒分曉且道委悉底是沒分曉底是全是全不是卓拄杖云道士帔白襴知非眞措大

上堂舉破竈墮云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

破鏡還我舊面皮師云大衆如何是鏡現山河大地者如何是人山河大地且道鏡作麼生打破面皮作麼生還舊卓拄杖一下云會麼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上堂歸宗斬蛇若作擧鋤下鋤會大似釘樁搖櫓若作一斬兩斷會大似劈破虛空不可但道箇南斗七北斗八便當得旣當不得合作麼生

上堂文殊三處過夏有一句子要人信迦葉欲行正令有一句子要人疑疑句即信句信句即疑句疑信裏錯過疑信裏薦取呵呵呵日出衆峯靑雲溪不知

處

上堂端陽到來了文殊普賢觀音在拄杖頭諍論佛法各持一說如鬬快龍舟相似汝諸人爲老僧捉下有功者賞有過者誅咦總是有過且作麼生誅喝一喝云狗銜赦書諸侯避路

上堂譬如明鏡現衆色像像不入鏡裏鏡不到像邊而森羅宛然空明自爾到者裏須知數點平田白千株東嶺青豈不是諸人分上黃鶴樓詩猶未輪到你題在

上堂舉百丈野狐因緣師云不落天上月不昧庭前花花月不相到分明在目前在目前移牀就月共花眠還會麼不會明日普請與大衆再說一過

上堂盡十方三世都來是箇無孔鐵鎚用得便用沒更絲毫頭與你爲緣爲對若要覓箇縫兒有所牽挽大似日下孤燈添得多少光燄不如當下撲滅豈不痛快卓拄杖一下云快快

上堂龍女成佛善星生墮箇裏不曾間隔毫釐又寬爾一起一倒爲是道眼明昧爲是業果懸殊良久云幸自無人祇對喝一喝

至棲賢上堂赤眼常因刺史李渤初住棲賢後居歸宗傳燈載歸宗智常禪師老僧二十年前亦因燈巖文公曾住棲賢後付法子覞長老繼席今來歸宗重得相過承覞長老啓請陞座置得一語要問大衆祇如智常禪師住棲賢時住歸宗時所有舉揚與老僧前住棲賢今住歸宗正當過此爲大衆鼓兩片皮且道是同是異若道是異人隔數世地距數十里而道無古今道無遠近若道是同同在甚麼處卓拄杖一下云會麼東海龍王打鼓西海龍王撞鐘金輪峯頂霹靂一聲玉淵潭裏淙淙晝夜兩山衲子你來我往摩肩接踵聚頭付耳畢竟明得箇甚麼邊事于此折合歸宗卽是棲賢棲賢卽是歸宗主卽是伴伴卽是主主伴卽是拄杖子拄杖子卽是箇甚麼五老峯高猶在後七賢聯峙且居傍卓拄杖一下

結制上堂從上來事諸佛無開口處豈更有指示于人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橫說竪說祇是發揮者箇道理大衆旣開口不得指示人不得又發揮箇甚麼卓拄杖云會麼昨日有人從嶺上來不得五羊信江淮一帶四五十文一斗粟飯袋子還有向廬山炙灰裏爆出麼現前一衆幸無枝葉九十日內老僧不敎你參禪不敎你學道祇要你二時粥飯不敲破一粒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米堂裏堂外往來出入不躡著一寸土張眼不見色
人不喚伱作瞎漢側耳不聞聲人不喚伱作聾漢巳
後天下無奈伱何還冇麼冇則歸宗今日失利擲下
拄杖云賺殺廣南蠻
長至上堂一陽來復萬象從新一陽卽是萬象此日
全彰萬象不是一陽本際無二從此日去爲聖爲賢
卽易從本際來爲愚爲凡卽難何以故日有投江影
水無留月心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小叅

元旦小叅云新年頭佛法有一人道得秖是無舌一
人有舌卻又道不得且道者兩人那箇是親那箇是
踈早白得出分付鉢袋子
小叅滿口道出滿口道不出滿口道出總沒爾諸人
會處滿口道不出卻又處處分明一任爾諸人退隋
且道退隋箇甚麼一任爾諸人承當且道承當箇甚
麼請自揣度看依山僧道迷卽在悟處悟卽在迷處

秖是各人因緣未到便奈何不得古人道時節旣至
其理自彰于今街頭市尾漁歌牧唱總皆十成完具
十成奇特叵耐問著便乃突然被人喚做茫茫業識
就是久叅衲子聞山僧恁麼說難道當下沒有箇見
處秖是聲色關頭生死去處猶未免疑懼被人喚做
命根不斷大衆爾若者裏放不過便日日在諸佛境
界中總沒爾受用處念念在衆生境界中總沒爾消
遣處還說甚麼禪道佛法所以我者裏也沒有妙句
玄言也沒有向上向下秖要爾知得著落爾若一日
知他著落便識古今善知識休歇處原如此古今善

知識指示人處也卽在此不見香嚴在溈山一日山問曰聞爾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父母未生前試道將一句來看當時香嚴無言可對及回寮遍搜平日閱過書籍遍尋思平日佛法知見總沒有一句子酬得大衆此正香嚴不肎自欺處若是今時學者早晩呈見呈解有甚麼交涉難道瞞得善知識不過自瞞而已比後香嚴求溈山說破溈山祇是不肎說向他道云我說是我底總不干汝事者又是溈山徹底相爲若是今時善知識早晩向他道箇元字脚賺煞人家男女不是溈山恁麼手段又爭得香

巖肎把文書焚卻自嘆云早知與佛法無緣不如做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去也大衆此正是香巖偷心灰盡所以後來在荒院中因掘地擊竹瞥然踏翻那箇消息有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沒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便拈香向大溈遙禮云和尚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安得有今日大衆香巖到此時方纔洞見溈山相爲處及乎仰山一勘再勘總要搖動不得祇爲他灼然知得著落所以千差萬別一爐煬盡祇麼田地大不容易大衆還會麼良久豎拂子云聻

小叅法法皆眞法法如幻法法皆眞汝諸人擬向甚麼處揀擇法法如幻汝諸人擬向甚麼處執著大衆從朝至暮所作事業緣內及外原始要終會有一絲毫頭善惡名相到你諸人分上麼祇是諸人自生分別曾有一絲毫頭決定不可捨決定不可取之法到你諸人分上麼祇是你諸人自爲纏縛若在者裏悟得直是自由自在日日在烜赫虛空裏坐臥日日在烜赫虛空裏困眠千聖出頭也要覓你蹤跡不得自己亦復不知大衆卽今幸自可憐生終日埋頭有何

用懸崖撒手自圓成起來正好閒打鬨呵呵呵將謂天然長老元來是箇直儱侗還會麼山僧自離邵武擬還羅浮取道普慶承林德賓居士請遊獅子峯同合寺大衆懇山僧說法山僧固辭不已只得依樣葫蘆隨倒顚倒若乃會得十字街頭相逢卻在三十三天上道故如或未然可惜獅子峯頭一場熱鬧卓拄杖

小叅從來無過暫借迴光纔落思量便不中用以拄杖卓一下云若作恁麼會蚤不中用了也又卓一下云須是與麼始得

小參學道之士須求默契漸造玄關若墮理詮遂成湊泊但見佛法身心打作兩截繇來離微縛脫唯證方知陸亙大夫一日對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衆南泉者一句子立地喚回何等快捷後來雪竇頌溪得此旨日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正是打破琉璃椀手段又云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大衆還知雪竇親證處麼大似鬧市裏東鄰按拍西鄰喫酒

小參舉天衣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畱影之心師云大衆于今頭頂天足履地山河日月草木叢林城郭人物是非好醜時時有那四句消息何不疾急著眼你若者裏構得多少省力雖然須知更有向上一路

發化主小參今夏結制缺少資糧堂司書記爲衆乞米山僧甚喜何以大衆聚在一處日間托鉢元是佛制卽結夏禁足亦爲古道此行萬萬少不得獨大衆安居如何單煩兩公山僧有一句話堪爲大衆解嘲家中穩坐底人途中受用途中得力底人家中穩坐若道是一如何菴裏人不知菴外事若道是二盡十方世界要總不離者裏大衆作麼生道還有道得底麼道得底出來好與三十拄杖寧使法堂一丈草免教他日謗山僧

小參有不是有無不是無陽燄空花盡絲常寂以還會之頓成心境思念想盡方契此宗當還目前玄妙何益

結夏小參驀豎拄杖云釋迦老子在拄杖頭出現了也大衆還見麼釋迦老子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昰上座還知麼卽今大明國裏無有能說法之人亦無有能聽法之衆爾擬向什麼處開

口昰上座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誠如世尊所教人亦有言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世尊當時百萬人天中拈靑蓮花豈不是者箇意旨昰上座與大衆結夏安居僭登寶座亦不過者箇意旨若使一向爭知有恁麼事世尊乃破顏微笑曰因我帶累爾然須具得那一隻眼方有出頭分何以如此癡人前往往說夢不得故我此說本無所說現前大衆亦所不聞還賴昰上座傳宣無令斷絕大衆昰上座今日爲世尊作一箇傳語人汝等當直會其道勿記吾言取障自心卓拄杖

小叅佛法因緣大有時節毫釐之差天地懸隔大衆作麼生是佛法時節就如今日端陽初五已前懸想者一箇時節豈不儼然畢竟不是端陽初五已後回想者一箇時節豈不儼然畢竟不是端陽何如正當初五念想俱息食角黍飲艾酒觀競渡下蓮舟人人如是家家皆然且道祇麼時節還有疑議否卽此不疑議正諸佛之所護念百姓日用埋沒多少仁智見病錯過多少殊不知石火電光之中纔落竚顧便成差互驀豎拄杖云大衆穩踏龍船頭正好放身命莫貪標上錦失卻手中橈然雖如是古人又有言恁麼

道則易相續也太難山僧當時被者兩句子喫了一驚于今看來大好笑倒遂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有甚麼難又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有甚麼難復云腳跟紅線斷隻隻摩天鷂喝一喝

小叅大道無道大心無心大意無意大言無言先聖舉似貴會其宗若有持循總歸生滅何以故此事如鏡裏花如水中月如水上泡如蜃樓如海市如影如電如夢如空中響應勿得言其有無虛實又如兔角如龜毛如石女兒如露柱懷胎如鐵船浮如海底火發勿得言其有無虛實又如木棉花如山中雲如草樹如叢壑如闤如城市中男女如善惡是非一切巨細公私諸事勿得言其有無虛實若在者裏腳跟趂踏也須另開眼孔別立生涯方能於凡聖叢中不見一法不失一人出入縱横非常可測卽山僧日前有所指陳皆爲曲就若論向上未有其機是以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今日還有人爲山僧守院麼方丈後座屋壁踈漏尚蚤補緝著莫待來春雨淋頭

小叅思而知鬼家活計學而就二乘證修何似我祖宗門下人人古佛步步通玄但要汝行便行住便住坐便坐臥便臥語默動靜俯仰折旋總莫解會更不安排倘或時節一到全局嬴來便與十方諸佛把手同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猶未也十方諸佛與汝把手同行汝開眼也觀音恭承舉念也普賢祇候伸手觸翻文殊舉足踢倒彌勒驚起東海龍王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笑汝諸人鼻直眉横眼深口闊饑來思食困則打眠山僧從旁忍耐不過纔與他道天下那有饑不食困不眠底人麼山僧還讓他一籌在東海龍王只得忍氣吞聲回宮去也大衆適來山僧爲汝諸人出氣且汝諸人分上作麼生出氣速道速

道

小叅今朝共慶端陽節不覺依稀又半年眨眼韶光容易過因緣大事倩誰肩大衆還知麼此事直如競渡若也會得千秋萬劫只在目前若也不會萬語千言還同說夢山僧今日說夢也大衆又作麼生復示偈云鱗甲威獰在目前幾人於此獨茫然分明舉棹波心險不覺回頭浪八千

小叅汝若爲目前回換則不可不說別有汝若不爲目前回換則不妨說無別有所以聲色有汝汝無聲色聲色之中無汝汝在聲色之中譬如鼓無鐘聲鐘無鼓響鐘鼓互交叅聲響不相離若能如是方便喚做塵中能作主句外絕離微若是向上全提猶欠一著且道欠那一著道道

小叅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驀竪拂子云百丈大師來也諸人還見麼諸人莫聞大師言句便道會了解了大師當前覿面錯過放下拂子良久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坐久成勞不如散去

小叅今日七月十五十方諸佛同此自恣雷峯一衆亦同此自恣承現前護法檀越居士大德廣作供養

請山僧登座說法且問山僧未登座已前作麼生如今登座又作麼生山僧不知大衆不是山僧大衆不知山僧不是大衆驀竪拄杖云拄杖子不知山僧與大衆不是拄杖子拄杖子亦不是非拄杖子亦不是畢竟是箇甚麼復橫按拄杖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會得別有佳話若也不會他家自有黃金價黃金價無眞假不見潙山水牯牛五字分明在脇下喝一喝

元旦小叅年新月新日新風旛堂亦新訶林與大衆邁此一會心目豁然各各將謂自無而有慶快生平亦還知年年此年月月此月日日此日昔之風旛堂今之風旛堂曾無得失豈有去來只是一向埋沒人間遂使年年月月日日可望而不可卽知之而不能親到今日時節到來不待希求還其本有訶林與大衆據座底據座圍繞底圍繞說底說聽底聽坐卧行住俯仰周旋總在其中念想頓息所以道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贏底事且置作麼生說箇休底道理良久云目下重修莊嚴浴門打募土木經營全仗諸上座諸居士努力卓拄杖

雷峯範銅世尊像小叅山僧有一句子請問大衆古

天然燒佛煨寒今天然冲寒安佛且道還有差別也無若說有差別古今不可有二道也若說無差別分明用處各異作麼說箇無差別的道理驀豎拄杖云會麼放下拄杖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咦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元旦小參去年元旦風旛堂與諸人相見底今年元日月林堂與諸人相見底今年元日與諸人相見底又即年年月月日日與諸人相見底山僧見底又即諸人見底諸人見底又即山僧見底山僧與諸人

相見底又即山僧與諸人不見底所謂一步不動而遍歷道場隨緣赴感而長處此座於此會得如來禪敢保諸人委悉若是祖宗門下未夢見在且道祖宗門下又作麼生喝一喝云一人須夏曆萬國奉春王卓拄杖

小參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大衆還會得者一句子麼者一句子殺活齊行賓主一致會得者句子我山僧道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或顯或密或權或實說五乘三藏十二分教也只做得者一句子註腳一切諸大菩薩

聲聞緣覺得種種三昧持種種法行獲種種智也只做得者一句子註腳一切衆生有迷有悟有向有背凡因聖果善惡升沈三界六道輪轉無已須知盡向者一句子裏一齩百雜碎乃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飛潛動植情與無情盡法界性包裹無餘也只消者一句子一印印定更無長短出沒成敗延促大衆還會麼即汝諸人行住坐臥夢時醒時語時默時無一事無一處無一時無一念無不現前無不具足者一句子著落無不是者一句子註腳還信得及麼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最後拈青蓮花於百萬人天衆前

大衆當知世尊舉處卻不許人向舉處會阿難問迦葉尊者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者召阿難難應諾者云倒卻門前刹竿著也當知尊者道處卻不許人向道處會汝若會得便會得者一句子著落後來達磨初祖至我東土向少林九年面壁汝看他嘴都盧地不是無語且道語甚麼汝若會得便會得者一句子著落後與可大師道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及至可大師云我已息諸緣祖云莫成斷滅去否可云不成斷滅且道既息諸緣因甚不成斷滅祇此不成斷滅底還有許多外緣內心息

與不息底道理麼豈不勞而無功饒汝會得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脚青原見六祖道箇聖諦亦不爲旣聖諦亦不爲還假到曹溪作麼南嶽見六祖道箇說似一物卽不中且道不似一物似箇什麼合作麼生道又云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大衆旣汚染不得還修證箇甚麼空拳裏搦甚麼汁何不特地管取儞作得者一句子註脚我石頭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大衆他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儘好了爲甚麼老婆舌頭又道子作麼生石頭意在那裏縱

饒會得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脚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山僧道馬大師好一箇大口只是不知慚愧大衆還曉得馬大師不知慚愧底大口麼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脚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山僧卻喜王老師見大不怕見小不欺只爲他溪悉病由大衆作麼生是王老師溪悉底病由汝若會得不妨識得者一句子着落乃至五宗分派我洞上弘開五位末後道箇虛玄大道無著眞宗須知位位中全具者一箇消息不是教汝杜撰長

老逐句分疏支離配合卻回來自己大總持上總無理會處道是正偏回互理事交融做箇座主使下卽得還與綱宗有交涉麼諸如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須知面目現在雲門三句不是强作法眼六義豈爲區區潙仰九十七種圓相雖則大珠小珠落玉盤在作家分上一擲粉碎卻來伸手問儞取還會麼大衆饒儞一家家宗旨透脫都只是者一句子註脚所以古人一言一句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不是知解穿鑿得來道理揑合得去古人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他解處卽是行處行處卽是解處不是今日如是

解他日纔如是行古人如是行今人纔如是解有等禪和子在長連單上學得口頭滑稽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燈籠露柱佛殿三門撥牌子過去道我會佛法我會禪道莫問他本分上事且作得箇知解道理看麼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趙州只恁麼說大衆只恁麼舉且道眼孔在那裏莫只顛頂我山僧道者一句子最尊最貴最第一是佛是祖是菩薩是衆生是有情是無情是我是汝百千妙義無量法門總在者一句子裏不消一捏近時有種邪師大法不明見僧舉起問

趙州意作麼生便道趙州將者一句子罵殺者僧且道趙州者一句子是罵殺者僧麼他也據師席數十年馳聲走譽難道只將者尖酸口角遮蓋得過誑他古人誤他後學儘教圖得供養禮拜莫撥無因果好伱既不會不妨不荅不見當日雲居住山興化道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不能荅興化云情知和尚荅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後二十年居纔道當時因他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負他于今想來不消道箇何必且道雲居是何等眼目卻如此貴重如此謹慎不可亦儱侗說一兩句搪塞去山僧每念末法濫觴不忍隨例顛倒尋常向者箇破院住兩年那箇破院住兩年痿痿羸羸只恁麼過時且要與大衆向古人眞實行解相應處通箇消息便是諸人眼見得彌天遍地是善知識到別處叢林混三兩年也討箇拂子卻跟著者枯澹老子作甚麼無非一片至誠爲生死事大我出家兒既棄了家緣眷屬富貴功名向沒滋味處無急得急恁般皺嚼還要圖名聞利養麼當知師家與學人須各具正眼始不互相鈍置錯過一生古云十度開口九度休去只恐無利益大衆且如何得開口有利益去今日晩參偶記起者則公

案不免葛藤一上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大衆還會麼且作麼生會天暑久立

小參理不忘則不可通之事事不忘則不能合理事理不忘則本心不露心不忘則道不妙道不妙則爐子跨跳不得且道爐子又作麼生忘大衆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說看衆無對師云侍者明日設供不得用者箇

除夕小參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只者八箇字從上諸佛諸祖秘密之旨盡於此矣爲什麼後來說也說了解也解了只是不會伱道病在那裏大衆伱若識得病所在便解放身捨命伱若曉得放身捨命則一塵一念無不具足六義十玄底道理此豈不是惟心此之唯心自在深密除佛一人無有能知其進止嚬伸見聞去住之處又則一塵一念無不深悉五法三性根源此豈不是唯識此之唯識圓通無礙除佛一人亦無有能識其建立掃蕩之跡大衆依山僧言之總是無別不可於無別上強起分張捲亦由我舒亦由我是我屋裏事須是屋裏人方能舉措如意所以法華云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

一乘諸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此不可作因緣會因緣之法無有眞實圓覺菩薩豈不深達法源底然尚須十千劫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不可作一合相會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大衆者不是小事須是英靈漢子一眼覷破便自全身輥入方許具大人之作有旋乾轉坤手段儞若只管隈門傍戶說心說性說道說理有什麼了期更饒儞盡力修得千手百臂神通變化到我棲賢手裏不消一捏教碎若要扶一扶扶教起何以故祇為棲賢識得他他是棲賢屋裏走使要且他不知棲賢

欲識棲賢麼不出儞腳頭腳底只是儞自家瞞卻不是棲賢瞞儞良久云雖然如是山僧還有一句要向大衆道千方易得一効難求大衆大須猛省莫待臘月三十來向長老口裏討活久立珍重

小叅盡法界只是一箇無明只為汝行住坐臥不知不覺忽然於自證分上起見相二分由是三細六麤流轉莫返便乃歸咎無明殊不知就在流轉處直見得原無許多只是渾然一箇無明從上諸佛諸祖亦不過在無明裏知而安之一切聖賢或知而不能安安而不能住乃有種性差別既種性差別則法門亦復差別由是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三十七助道品乃至四無量心十波羅蜜種種法門亦只要儞安住不是與儞生起所以傅大士云安住無明之明照大衆儞直下全體是無明即全體是明照大衆知而安之便不消別覓汝若不能安住瞥爾突起便似生相續所以傅大士又云了達明照之無明了者深悉之謂達者無疑礙之謂深悉其本無而無疑礙其忽有便直下安於無明更無毫頭許費力儞若向明照上除見泯相縱饒磨治到盡頭處亦只成得箇緣起佛所以圓覺云乃至證於

如來清淨涅槃猶為我相大衆還會麼祇如山僧即今與麼說還是我相不是我相復云自首免供

元旦小叅大衆作麼生是新年頭底佛法舉起僧伽黎云會麼離四句絕百非儞若於此得箇入路玉淵潭早為儞諸人說了也五老峯早為儞諸人說了也但與麼過時切忌錯會山僧今日舉似雖然無端不得不爾

小叅明見佛性向二六時中親他去合他去祇喚作修行人若論我宗門下還未夢見在豈不見瞿曇老子拈青蓮華舉似人天且道是什麼道理可是與汝

說心說性說明說暗說離合親疎麼饒汝具大根器於石火電光裏掉得箇相似法亦須一回親證始得若不一回親證會則似易做處卻難歲久日深祇恐無利益不說全無縱有亦是修行邊事不與那事相干若論今時得一箇修行人已是罕有然我輩發心擔荷如來當此法末益宜立志除增上慢及撥無因果之流凡具慚愧不可欺心亂開大口我山僧在裏許二三十年到于今方敢與麼說汝等諸人豈當容易大眾須趁識力及盡方休

小衆諸人若向白月裏會卽難爲汝眼若向黑月裏

會卽難爲汝足若總恁麼會卽太破碎若總不恁麼會卽太儱侗畢竟作麼生放過卽不可不放過且不是者箇道理所以溪山老宿別有長處不是作意彊爲汝等諸人大須知有者一著子莫自滿假虛度流光

小衆三老峯爲汝諸人印定了也汾淇岡爲汝諸人印定了也山僧口裏絮叨叨地汝等諸人耳裏鬧聒聒地且道圖箇什麼若是伶俐衲僧纔聞舉便休去早遲八刻更待眼孔動定有什麼著到處歸堂歸堂

師誕日小衆昰上座今年五十又一承華首老人寵賚隆重一時緇素遠近咸集爲昰上座慶生昰上座謹仰體老人利益大眾之心特與舉似少結般若之緣諸善知識生是世諦然無有世諦則亦無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卽是不可說所可說者猶是世諦諸善知識生不可說然有因緣得以世諦說是故生亦可說菴提遮女云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與麼則和合爲生離散爲滅諸善知識還知和合非生離散非滅麼龍樹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無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

者驀豎拂子云會麼昰上座五十一年不曾有生底道理再過五十一年不曾有滅底道理卽今現前無慶生之衆此處亦無當生之人一箇烜赫虛空上自四聖下訖六凡內極身根外窮器界從古到今未曾一刻移易祇是無人覺知諸善知識不知誠難知亦方便沒量大人更須知有文殊普賢境界始得有向有背有斷有續有始有終有得有失猶是末那用事偌大威光不能出現縱經塵劫勤苦修證終無自由分諸善知識還會麼若不會更聽取一偈浩劫與刹那迷情非本際本際隨情量迷終不能了因緣會遇

時見有如是事見知不可得緣會卽無生海底劫火發山頂石船浮若得此中意日午打三更復豎拂子云會麽一僧出云大衆不會請和尚更顯威光師以拂子拂兩拂復顧視左右僧云大衆禮拜師復云適來一段葛藤端用回向老人道法普周法身常住現前知識竝及見聞發菩提心究竟佛地利樂有情永無疲厭珍重

小叅豎拂子云大衆纔與麽會早巳無事生事叅玄之士十箇五雙在者裏絆殺所以道鳳縈金鎖趨霄漢以何期直得處處破除猶是靈龜曳尾大衆大須

知有若向上頭撥轉關棙便一脚蹋到底庶有少分語話在然雖如是也不得作死馬醫百丈再叅巖頭撫掌六七八九機輪同別復豎拂子云會麽

臘八小叅世尊二千六百年前於此夜睹明星悟道如今人人有雙眼睛夜夜睹明星為什麽不悟良久云世尊打草驚蛇也祇惑亂有眼睛底忽遇著箇瞎漢又作麽生拈拄杖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佛誕小叅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為什麽又道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以拂子擊禪牀云連皮帶殼應無價

信手提來不値錢時有僧出喝一喝云老漢今日龍頭蛇尾卽歸衆師直視云汝若會得一任一任如或未然祇恐祇恐僧復出禮拜師云大衆任則任什麽恐則恐何事不妨更疑到彌勒下生

小叅此事離言說相離心緣相多少人向言語斷處心行滅處亦不得得亦不眞所以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始愜風穴意餘外不無祇是與達磨一宗猶較一線道在大衆切須皂白始得

小叅舉世尊云一切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畢竟空中無有諍競令彼聞己鬪諍心息其心平等猶若虛

空更不相求種種瑕隙由斯獲得大丈夫相所莊嚴身見者歡喜乃至證得淸淨涅槃究竟安樂師豎拂子云是什麽到者裏說箇性空已堪噴飯何況若凡若聖若一切生滅心行猶如畫空及水中月大衆何不向拂子裏打箇筋斗出頭來與汝攜手河橋海岸觀競渡上下隨緣應物豈不是心胸明快然雖如是祇如十字街頭李四張三滿口糊塗一拳上一脚下又作麽生莫將意氣論今古自有逼人一目平一目平三脚驢子弄蹄行

小叅舉龍樹菩薩云若不見般若是則名被縛若人

見般若是亦名被縛若人見般若是則得解脫若不見般若是亦得解脫是事爲希有甚深有大名譬如幻化物見而不可見師云大衆還識般若麼驀豎拂子云何不向未舉已前會然雖如是六祖從來不姓盧

自恣小參不覺又是自恣大衆一夏已來還會構得也未構得也祇在者裏構不得也祇在者裏總在者裏說什麼構得構不得大衆幸自可憐生待伱瞎地裏點頭錯過多少山僧與麼話恨得汝諸人不具眼亦喜得汝諸人不具眼何以如此豎拂子云描也不

成畫不就縱有伶俐亦枉然

小參豎拂子云者箇不是伱會得底會得也是平地上喫撲遂高聲喚大衆云何不禮拜了退

師誕日小參年年此日生日日此時死諸人祇解慶生不解慶死巖頭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山僧亦云諸人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會此意須從即今會父母未生以前消息始知山僧刻刻在諸人脚跟下同生同死諸人自瞞過卻來者裏慶讚雖然因我得禮伱底事從頭起若是赤鬚鬍直得笑不止笑諸人事因人熱山僧隨例道謝遂拱手云有勞大衆緊用

小參舉臺山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荅云驀直去其僧便去婆子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傳至趙州州云待我勘過始得趙州往如前問婆子亦如前荅州歸上堂云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復舉一婆子供養一僧嘗遣二八女兒送飯一日令女抱住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僧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歸覆婆婆曰二十年祇供養一箇俗漢遂趁出燒卻菴師云趙州勘破婆子五百揭石義婆子趁出者僧阮籍愧孫登大衆作麼生同是廣南人別有通

霄路還會麼切忌逢人錯下註脚

臘八日小參世尊當日睹明星與大衆如今俯仰上下顧視左右總無第二人爲什麼不悟良久云幸自可憐剛不肎若爲曾炮太生僧擕來蔥嶺還擕去賺殺兒孫入五燈大衆還有多少人怕入不得豈不絕倒

小參春燈絢爛社鼓喧嘩莫道不當情者箇當情尤甚所以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直教向聲色裏提取那一片大安樂田地方纔不費手脚大衆者一句子成褫多少人賺殺多少人行脚高流當知轉變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小叅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轟豎拂子云云喚作一早落第二了也且一如何舉良久云王八郎又恁麼去也大衆久不散師笑云一衆總是俗漢

小叅耳目不到處會意言斷絕處會不如向聲色縱然是非交互薦取箇不驚異句大衆且不驚異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小叅豎拂子云盡大地祇是者箇儞向什麼處揀擇不揀擇莫明白且道還有過也無牛有角兔無角不如貓兒一隻腳

小叅舉竹篦云汝諸人卽今眼見如盲耳聽如聾口說如瘂有什麼不著到處爲什麼不肎承當雖然如是更須步步有出身之路始得所以道但叅活句莫叅死句大衆作麼生是活句以竹篦左拍一下作麼生是死句以竹篦右拍一下復云曠野無行地崎嶇有路通

小叅大衆一切衆生從無始生死來祇是識心妄見流轉若不八識一刀世間流轉有麤境界出世間流轉又有細境界麤境界所謂色境界乃至法境界細境界所謂色非色境界法非法境界心境界非心境界乃至菩提涅槃境界若我祖師門下麻三斤乾矢橛庭前栢樹子狗子無佛性若祇與麼打發亦是細中之細總要出境界不得大衆于今三家邨裏樵歌牧唱量晴較雨且道還有儞者理會麼此豈不是境界儞若在那裏得箇眞實悟門是世間是出世間是如來是祖師方始皂白大衆聰明才辯到者裏一毫用不著須是置心一處久久自然擺脫努力

小叅上不慕諸聖下不重己靈古人恁麼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待要和會有什麼著到處蓋從上來不曾有者箇消息祇爲慈悲之故諸人頂門眼豁當

自證知卽今且不可說破

小叅生與死善知識亦不能免不能免則老病猶人苦樂猶人總皆猶人善知識長處在那裏大衆善知識深知生死之故深知老病之因深知苦樂之本知而同之同而不均如水中有乳若果鵞王自非鴨類曹山云一切麤重底事不要免免則成變易去也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少大衆變易不變易惟我自知得底人三二十年潛行密用始於自肎終至於妙是非順逆非形跡所得類齊太虛汝但於實頭上一回瞥地久久自然證知若己若人若古若今若凡若

聖異同差別泮然無疑大衆不移之地豈容易到須
具大人之相慎勿隨順麤識久立
小參如今人不了祇爲未起悟然纔起突然旣起悟
然者是誰家屋裏事誰作奴郎何不徹底悟將去大
古淳風去還冇麼
小參茫然從何去悄然從何來來去不可得來去裏
接取不關茫然悄然事
小參豎起竹篦子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
麼良久云咦將謂有恁麼事
暇園小參雷峯十三年前承諸公命曾到此間今日

重來與諸公相見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卓拄杖一
下云大衆十三年前亦祇爲諸公讚歎三寶成就信
根乃漸入漸深邇年來我宗門下事古岡大有人承
當在去年復承見招正擾著山僧癢處此回願望倍
奢非但現前諸公闔古岡一城人雷峯拄杖子要生
按過總教成佛作祖去大衆雷峯拄杖子爲什麼恁
大威光祇爲不冇具眼所以上不知上下不知下貴
不知貴賤不知賤賢愚好醜是非得失祇是箇不知
盡十方三世鼻孔一時穿卻到來者裏上不妨教下
下不妨教上賤不妨教貴貴不妨教賤賢愚好醜是

非得失一齊推倒一齊扶起大衆你看拄杖子恁大
威光一場佛事且道於雷峯分上還有絲毫交涉麼
試判看咦雷峯到處穿人鼻孔殊不知一箇鼻孔今
日被諸公橫拖倒拽直得笑倒雖然如是且喜索頭
還在手裏喝一喝卓拄杖
小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
心造大衆過去已過未來未至現在無住喚什麼作
一切佛卓拄杖一下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
手中扇復云大衆佛法界菩薩法界聲聞緣覺法界
六道四生法界作麼生說箇惟心底道理卓拄杖一

下云相隨來也石頭土塊會麼若也未會雷峯且向
第二頭爲諸人葛藤去也豎拂子云還見麼見底不
是色以拂子擊案云還聞麼聞底不是聲旣不是聲
色又是箇什麼昔東坡居士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
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明明舉似人
看此偈可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後來有
箇長老卻云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
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且道具箇什麼眼
便恁麼道不見道荊棘叢中著脚易月明簾外轉身
難你若識得者箇長老方纔識得雷峯雷峯不曾向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伱紫羅帳裏撒珍珠伱擬什麼處摸切莫顢頇今日何聖傳居士爲其亡過尊人見五老居士來嚴圓設供請山僧舉揚此事用資冥福大衆見五老居士做了一生佳公子做了一生賢縉紳居鄉清白德被里閭處家仁孝慈惠子弟但祇麼見得猶是世間相不祇麼見得世間相出世間相遂成兩橛且合作麼生卓拄杖云若在者一下透徹根源許伱會得見五老居士本命元辰著落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總無第二人第二法雖然祇如資薦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頂門開了還教瞎爲聖爲凡絕是非

小參汝諸人晝夜張眼看著側耳聞著鼻齅舌嘗身觸意思何處不灼然爲什麼不肎承當汝但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夢覺虛妄相想一時按下祇與麼覷捕來覷捕去忽然打失布袋卻好來與汝箇本色鉗鎚何以如此祇爲汝從來不知與麼事將謂有多少奇特殊不知曠大劫來未曾剎那間歇所以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南泉東西溪話趙州勘破婆子話今人一等會爲什麼不是者裏大有來由有底說識得後還要掃蹤滅跡何異靈龜曳尾有底說

入得頭也要出得頭方合他向上有底說箇中無肎路總與麼打發不求妙悟說時相似做處講說理旣如是事亦復然如蒼蠅子一般祇管向有氣臭處道法大槩可見汝等諸人決要向者一路出離生死大須具超方眼目久立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小參

臘八小參豎竹篦子云不道大衆不睹祇是時節有
待一旦頂門豁開到作家前爲什麼還未良久云老
胡不是姓李

小參最明白最簡易爲什麼祇管難將去都爲向明
白裏簡易裏何異東行西馬首盡大地皆以無心得
之祇是不曾點眼盡大地皆以有心失之祇是不曾
錯脚所以費人許多診候用補用瀉大須識藥忌始

得

元旦小參大新年頭不可不與諸人說佛法祇是不
得錯舉似人

小參元宵燈節鼓樂交參士女駢闐分明下下打著
步步踏著爲什麼祇作世諦既不作世諦豈更作佛
法畢竟現前事作麼生楚難不是丹山鳳劍峽徒勞
放木鵞

小參豎竹篦子云汝諸人終日推是度非欣眞厭妄
還出得者箇麼何不向者裏一切永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甚
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以竹篦擊
案云無舌人解語也汝諸人還聞麼

小參者箇猶不是況復張三李四眞空與非空將來不
相似了了如目前不容毫髮擬豎拂子云可惜許

小參大衆此事無有形段亦無指示汝但不於一切
境上起分別心一切時中不爲諸塵妄覺想流轉應
事接物不庸安置亦無自見之地到者裏祇要你自
甘自休此自甘自休一切人天二乘所不能窺諸佛
諸祖亦奈何不得是你自受用三昧還有麼歸堂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日來也諸人作麼生卓拄杖云
歲月已窮人事暫息見聞不到思慮未萌到者裏辨

謂別有安排處豈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錯過了多
少如尚不悟且待明朝從頭看去

元旦小參梅柳喜迎初歲景幢鈴長繞去年人充天
寶炬隨潮遶匝地祥雲捧日新大衆是什麼卓拄杖
一下

小參知客出問昨日是今日不是向上一機請師垂
示師云昨日曾有人與麼問來進云和尚幸自尊重
切莫帶累別人師云老僧亦與麼舉進云客司某甲
自爲不敢干冐和尚師云再舉也何辭知客一喝師
便打進云長老峯[illegible]盤巖龍尾石瀑纍[illegible]總與麼分

付去也遂禮拜師〻云瞎卻僧出禮拜師〻云大衆看第
二員戰將進〻云大日當空卽不問人牛不見是何物
師打〻云將頭不利帶累三軍問照見五蘊皆空度一
切苦厄便恁麼去時如何師〻云緊峭草鞋進〻云若空
是見旣巳成見何者是空師〻云寛大箬笠進〻云若物
是見旣巳成見何者是物師〻云一般都有只是用不
著進〻云舉手所之縱目所觀無上法王是眞實語師
〻云雖然用不著卻也烜赫見聞僧禮拜師乃〻云大衆
只管將問來問脚跟下一片地浮逼逼地古人纔開
口便知落處豈一棒兩棒總不回頭有什麼交涉饒

儞置得千百問不消老僧一條拄杖子打發了也還
會麼卓一下〻云若向者裏開得一雙眼堪與人天爲
師復卓一下〻云若向者裏瞎得一雙眼堪與佛祖爲
師擲下拄杖〻云且道堪作什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
里烏騅不易騎知客復出拾拄杖〻云大有人不肎和
尚與麼道舉拄杖〻云且看拄杖子在某甲手裏和尚
當奈何師一喝知客擲拄杖歸衆師〻云子細著

臘八小參我佛世尊昔年於此夜睹明星悟道悟則
不無爭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以拄杖一時趕散
大衆復〻云悔悔便歸方丈

除夕小參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衆[illegible]
久矣沒有者箇且道將什麼供養竪拄杖〻云飽一
任飽只是不許得味一卓

中秋小參今夕是中秋桂影婆娑淸光萬里盡大地
人俯之仰之左之右之要難躲避殊不知總是水裏
底且道還有不是水裏底麼卓拄杖一下〻云天上無
明月天下無明月

解夏小參竪拄杖〻云今日夏便解了且道拄杖子解
卽是不解卽是眨上眉毛好癟與三十卓拄杖一下
〻云白雲萬里無人見祇見門前草漫靑

中秋小參今夕中秋雨濛濛雲黯黯且道月在何處
以拄杖作圓相〻云明如漆黑如日尖相旣隱圓相亦
無汝若覷著卽瞎汝眼然折旋俯仰要且躲避不得
卓拄杖〻云咱合錯過

小參老僧適在方丈纔聞鼓聲蚤有一人出衆問道
今日臘八適値上堂還許弟子伸問否老僧道四衆
俱有問話分安得不許他廼問〻云弟子是殿前樹神
前日承西堂大師見〻示要弟子遷居業巳從命祇是
有一疑盡大地是箇道場如何偏要拆毁弟子房舍
老僧應聲荅〻云儞旣知盡大地是箇道場何處不可

居爲什麼又執著他卻笑云偏是你禪師家會講話我纔說箇盡大地是箇道場爲甚要拆毀弟子房舍老和尚就說你旣知盡大地是箇道場何處不可居爲什麼又執著老僧見他說得俊快喚他進前老實說與他云樹神你底房屋老僧亦有分我底殿宇你亦有分只管分彼分此作什麼樹神聞言噤口憹儸而退大衆你道者樹神是什麼人他也解問話秖是不會討便宜若是老僧待殿宇告成一直搬進去住了是箇韋馱菩薩殿如何樹神亦得住還知麼不是同牀睡焉知被底穿諸人若不會且請到殿裏問取

者賭明星悟道底老狐看卓拄杖一下

結夏小參得底人原無體格秖爲不將人家屋裏事當自己事所以腳跟下活鱍鱍地佛祖所有他亦有有之不以爲重佛祖所無他亦無無之不以爲長何以如此他腳跟下有力不隨人轉然要轉便轉覓其蹤跡了不可得到得秖麼田地尚不是好消息豈況還未然亦非論年論月秖要你是者箇人具決定志保你九十日內構去若不是者箇人不具決定志縱使一百箇九十日亦沒交涉大衆海日漸長幸然無事大須努力珍重

小參明明者一樁事爲什麼特地難將去你諸人每日噇了兩頓上來下去有什麼蓋覆處忽被人問著便擬開口秖對早已白雲萬里我宗師門下秖爲慈悲之故乃有語句若一向天三地四你向什麼處撈摸歸堂

小參眼識等所行非色境界色等所現非眼識等境界良久豎竹篦子云見麼復以竹篦子擊案云聞麼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有亦不管無亦不拘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原來是箇饅頭擲下竹篦子云一隊總是無孔鐵椎

小參此事如五夜燈火如神鐘社鼓如士女酒筵茶席於此若會一任出沒生死非佛眼所窺然須知三家邨裏猶有一人不肯到得此人喫棒有分

臘八小參數千年陳爛公案一回提起慚惶殺人你諸人各有眼睛俯仰照燭爲什麼往往被人喚作瞎漢秖如盲龜跛鱉還有佛法分也無無則法界不周有則宗乘混濫到者裏須還芥菴老漢始得

除夕小參過此一夕又是一歲你諸人作麼生放開則日月推遷捏聚則乾坤頓易便與麼去有甚了期萬象無體玄之意聖人有會物之心笑倒孟八郎信

步張三李至道無難情窮乃現卓拄杖一下
元旦小叅卓拄杖〻云年年秖與麼月月秖與麼日日秖與麼爲什麼又要老僧從頭舉似大衆有一人受舉似舉似不中用有一人甚得舉似之理卻不受舉似且道那箇是親那箇是疏分疏得下新年頭無虛棄底佛法以此啓佑當時不爲世諦卓拄杖一下
小叅王老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然雖如是者邊千句百句不如那邊道取一句且作麼生是那邊一句桃華開處春風暖黃鳥歌時柳絮飛切忌道猶是者邊話情知汝在

者邊模索要向那邊著到
小叅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〻云普又僧問風穴如何是正法眼穴〻云瞎妙喜〻云二尊宿荅一轉語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優劣眞箇瞎若道無優劣眞箇普若是歸宗卽不然若道有優劣瞎裏錯過若道無優劣普裏錯過畢竟如何三〻飡稀粥扣門拙二百殘僧計日禪
小叅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師〻云作麼生是有佛處祇如不得住住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作麼生是無佛

處秖如急走過走向那裏亦卓拄杖一下喝一喝復云大衆說便說了也須悟始得你若悟師姑不是女人做
小叅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古人只此四句已無剩義老僧有箇譬喻喻如流水前滴不到後滴後滴不從前滴滴滴圓滿不相假借而相引相排江河流注似生相續又如火與火前燄不是後燄後燄不是前燄燄燄相推至於燎原祇是者一星子者一星子亦無自性於此會得許你做得箇座主大衆前說已無剩義爲甚麼又說會得

止做得箇座主蓋爲汝解會不解不會
小叅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大衆作麼生說箇空寂行空寂行又如何入聽取一偈此心此法本如然邁直逢灣絕後先與汝相知解相信雙雙攜手醉花蔭以竹篦擊禪牀云會麼
小叅此事如擎滿鉢在獨木橋上過稍錯足卽喪身失命過此以往康衢大道土曠人稀到者裏切忌瞌睡卻似不曾有恁麼事
小叅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錦上添花卻似不曾

多些子則易中亦有難雪中送炭忽然撞著箇性燥漢挈過冷地上則難中亦有易寒煖無方難易失準是汝諸人作麼生去就良久云滴水滴凍

臘八小參所睹非境能睹非心箭鋒相拄啐啄同時正恁麼時還有出身之路也無金雞啼午夜寒月落前山雖然如是若作睹明星悟道入地獄如箭射

小參開鑪以來風晨雪夕與諸人所談何事若在言說上薦豈不動涉根塵若在無言說上薦豈不辭沈夾水若在言說上得無言說之機豈不事屬向背若在無言說上收言說之用豈不理存本末若總不與

麼則百姓日用得失兩衡畢竟合作麼生梅花初綻萼榆柳未舒芽

小參以竹篦擊禪牀又望空一揮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事理俱捐全身迸現豈待臨機作畧方露布於吹毛正使樓閣門開開而復閉猶存終始之端所以曠大劫來至於今日當念瞥然都無前後何消老僧深言淺語直指旁敲直饒句下明宗聲前得旨前廊後架錯過多時復豎竹篦云會麼會則全盤翻卻黑白兩忘佇機停思白雲萬里

解制小參諸方解制有底向長連單上指出箇解作活計有底向長連單上指出箇破家蕩產惟有歸宗拄杖子一時按過總教他眉横鼻直齒白唇紅他日向孤峯頂上喫雪飡風十字街頭呼張喝李十字街頭底孤峯頂上放行孤峯頂上底十字街頭把住祇是不許撞著老漢爲什麼千般武藝皆傳盡一拳留得打兒孫

小參說事說理說根本說差別說著邊說那邊曲爲今時都無實義若是箇人自知好惡汝若會露柱燈籠是你兒孫汝若不會廚庫三門是你宗祖且不關

老僧事

小參豎竹篦子云多少人在者裏開眼行不得多少人行得卻不開眼總要與歸宗痛棒喫亦是奴見婢殷勤

小參現成公案教老僧作麼生說便與麼會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況昧畧然雖如是相似昧畧智者不言本際法中無存泯故

浴佛日小參生生不可說不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到者裏還拆合得麼拆合且置祇如歸宗今日劈頭一杓惡水是爲悉達扶弱是

爲韶陽助强良久〻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小叅十方諸佛在衆生生死裏涅槃而衆生不覺不知六道衆生在諸佛涅槃裏生死而諸佛共見共聞故知生死是涅槃家生死涅槃是生死家涅槃而生死自生死涅槃自涅槃不隔毫釐遠若霄壤衲僧與諸人即今是生死是涅槃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踢翻湖裏落星石吞卻庭前下馬臺會麼
小叅於本無有處立一切法法法離名於本無無處說諸法空空空何狀蹋翻關棙轉向上頭爍迦羅眼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所不能窺檢點將來猶在塗路何如歸宗寺裏石女生兒驚起四大天王目瞪口呆投奔無路是汝諸人作麼生轉避
小叅境因心境心因境心心不知境境不知心何曾動著日用森羅寤寐安然不行鳥道證寂滅於繁興之內了名相於一實之中安住無明將錯就錯眞鍮不換笊籬木杓
小叅去年結冬〻行春令今年結冬〻行秋令從春令薦活了死猶難從秋令薦死了活較易難易且置如何是活右邊卓拄杖一下如何是死左邊卓拄杖

一下復〻云若識死活句許汝叅得歸宗禪然雖如是死活不到又作麼生月上長安公子關雲封谷口老僧閒
小叅佛法在行住坐臥處飲茶食飯處阿屎送尿處迎賓待客處所作所爲起心動念又卻不是也古人與麼道要你直下會汝若直下會所作所爲起心動念又是箇甚麼更有甚麼是與不是既無是與不是到者裏作麼生安排驀爾錯過又是從頭汝諸人大須著眼良久〻云險
小叅盡大地是眼誰爲所睹盡大地是明星誰爲能

睹黃面老子卸珍御服著垢膩衣只顧面前不防腦後數千年前敗闕被歸宗今日拈出且道歸宗敗闕又是何人拈出以竹篦指燈籠〻云切忌撞著者箇喝一喝
元旦小叅新年頭佛法谷風扇南陌文殊詐明頭普賢呈巧拙一箇頭枕東一箇腳蹋北爆竹天轟法身腦裂三門頭天王佛殿後菩薩三〻兩〻聚頭左攔右攔不迭祇圖打斷是非關殷勤欵待拜年客遂高聲〻云是甚麼兩口無一舌
解制小叅九十日裏薦得底好與三十棒九十日裏

薦不得底也好與三十棒薦得底三十棒共汝商量
薦不得底三十棒倩誰承當喚白雲萬里知何處撥
轉機輪歸去來
小叅此事不是汝諸人念想思量得底世間最奇幻
莫如海市蜃樓溪壑大澤神龍獰虎奇禽怪獸鬼魅
出沒人所不經書籍上一目纔念想卽可現前卽如
法界海諸佛菩薩衆會一切天梵六道諸聖凡所作
供養香雲花雲寶衣雲讚歎歌吹乃至教化衆生聲
響徧徹遍塞虛空不可說不可說劫毋有休息種種
神變亦人所不經經論上一目纔念想亦可現前唯

有此事念想所及便不是者箇道理歷代知識說箇
麻三斤鋸解秤鎚可謂剿絕理解剿絕情謂一提起
便有者箇意思此豈不是念想旣落念想何曾夢見
雖非念想所得又不是龜毛兔角到者裏觜都盧直
是叵耐汝諸人一夏裏試定當看
小叅秋半月圓雲開魄朗盡大地山川陵谷草木[illegible]
林宮殿城郭人民禽畜男女飲食景物紛紜人事[illegible]
悉無不共在清光之中雖異同成壞各各懸殊而[illegible]
光圓滿互相容納無有角立如水中樹影如鏡裏[illegible]
像祇今汝諸人心光亦復如是但不到秋半[illegible]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開魄朗便自黮於目前分寸之外無所[illegible]
一隙之光隨處露現汝但微細觀察始於一端繹於
究竟始知今夕之景內外融徹非境界之所擬議
小叅舉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乃以竹篦子望空一畫云頗有人於此
一下了卻還得麼放下竹篦云不得不得良久復示
偈云西子臨軒世莫儔紅羅遮面隱雙眸分明欲訴
心中事啓口難言只是羞
小叅此事如人行長路行到盡頭絕處逢生必無餘
心正眼始豁將謂學道究竟有者箇時節殊不知三

家邨賣柴漢瞎著兩目終日數柴把看砰椎輕重巳
刻刻蹋毘盧頂顊所以道夫婦知能聖人不及
元旦小叅夜來繩牀上纔靠著便見棗栢通玄長者
清涼澄觀國師二人論列雜華宗旨一箇說道此經
圓融直授大心凡夫十信滿心入初住卽與佛齊一
位具一切位無有古今歲月時劫凡夫一念相應卽
一念佛若無大心凡夫佛種應斷一箇說道雜華雖
以圓融爲宗不礙行布一位實有一位中消習證眞
之驗衆生根欲不齊恃此乾慧終成邪見問明品所
謂何故受持正法而貪嗔癡諂慢疑種種具足將知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此事非但多聞而能究竟二人爭論不已老僧從旁窺破各與拄杖一齊喝出正在鬧時直夜侍者大叫小叫說道今日元旦請老和尚早起禮佛張開眼始知適來行棒行喝總是夢事驀豎竹篦子呵呵大笑云諸人諦觀老僧卽今還醒也未復示偈太虛無欠亦無餘萬象森羅自卷舒箇裏成忻復成厭一回瞥地亦蹺蹊

小參此事大須一了一切了一了則無聖不了一切了則無凡不了無聖不了則無法界不入無凡不了則無世間不離現在世間而全身法界便不爲世間

生滅流轉全身法界而仍處世間便不爲法界情量所限到得與麼法界世間總在當人掌中放過揑聚隨意自在始知獅子峯玉淵潭春秋冬夏不妨與諸人俯仰坐臥任運過時祇是峯高潭深谿諸人不免出頭露腳卻似有與麼事

小參舉竹篦子云從上不曾有一人向者裏道得一句子著便設有人道得一句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口挂壁上放出無數波旬魔梵水陸神祇光體獨天老僧恁麼道亦是樹上攤油麻亦是平地推車子汝諸人作麼生皂白

小參祇是箇烜赫虛空何處安眼耳鼻舌身意只管根塵相對妄起分別更隨習氣留滯現行幾時是汝休歇何不八識一刀方便安住大總持門接應事物如鏡裏像像不借鏡而空鏡亦不因像更加圓淨又如五色摩尼摩尼體上何曾有五色五色亦何能汙染摩尼亦何待除卻五色別顯摩尼此是文殊普賢境界唯證方知理上十二分透徹事上尚未有一分著到古今大人數十年初中後夜始得箇相似後學初機可不怛惕

小參從無住本無端起一切聖凡諸法互相傾奪如

夢似幻都無實事無始時來所有斷證無非掃空中鳥跡栽鏡裏空花終日向五蘊山頭夷丘塞壑費盡心神虛消歲月沒量大人在者裏埋沒多少韶陽正令雖則婆心亦只以楔出楔楔出楔生豈有了日誰是鼓猪狗底手腳汝曹大須快捷明決趁俊取辦眞法難遇轉盼錯過又是一生言之酸楚

小參去卽印住住卽印破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古人從自己經歷途路難易爲後人拈出箇坦易平蕩去處不似今人於坦平地上堆垃挖塹以見高深方寸裏湊泊不少不論湊泊不成卽使湊泊得去

總在古人背後立落他格量無自由分諸人須識好
惡莫錯用心從上來有甚麼事祇爲汝不直下構取
若直下構取盡在當人豈憑他力於今晝作夜息一
切現成何曾有毫釐許善惡形段到諸人分上莫自
生障塞好還肎麼
小叅兩箇拳頭十隻手指甄與麼去要且未是是不
是秋風吹不起都憶當時老趙州解道庭前柏樹子
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盡向句中如堪嗟嘆難辨理
點來都是鼻頭紅阿那箇一口吸盡西江水
師誕日小叅盡道老僧今年今日生殊不知即是去

年今日又即前年今日又即大前年以至無量年今
日又即明年今日又即後年今日又即大後年以至
無量年今日總過去未來一切年今日即是今年今
日融通三際圓滿十方諸人且什麼處是老僧祇是
者橫鼻直眼[illegible]之[illegible]善者之[illegible]惡善不喜惡
不惡入海[illegible]三隻角天風夜夜[illegible]月落寒[illegible]
無處[illegible]模[illegible]手拈來七花八葉[illegible]
小叅[illegible]竹[illegible]云阿那箇不是阿那箇不[illegible]
去祇是箇[illegible]空[illegible]看且道宗[illegible]在甚麼處
解制小叅今日解制解亦一任住結亦一任去[illegible]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住住總是當人且不干耆賢事老僧隨例顛倒與汝
諸人證明麟天花雨祇在目前擲地金聲且歸腦後
須知更三十年亦有人爲老僧證明
小叅祇與麼不可總作與麼商量從上先德雷斤撥
致要詮註者箇道理不出不知佛殿僧堂早已道了
也更教老漢鼓兩片皮豈不取笑識者然雖如是爭
奈今時
小叅舉眞淨偈云石門路險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
高無角鐵牛衝得過毘盧海內鼓波濤阿那箇是無
角鐵牛毘盧海在甚麼處夢裏何人敵白雪覺來元

是隔溪聲
小叅譬如明鏡是中[illegible]說是想底即向鏡
說亦是想了如鏡[illegible]像說像不是鏡當在於中說究
是鏡且非像非[illegible]不[illegible]光光不到像彼此不相知
內外無前後既非功分豈關來有即今老僧與諸人
老僧說諸人聽香爐蠟炬盡柱[illegible]斷明[illegible]
心目試道一句看
小叅浩劫之與剎那毫端之與沙界得其總持且不
入甚深三昧而當時當處總有文殊普賢境界普賢
華會上普賢菩薩住如來前去[illegible]

人天欲求一見了不可得此豈神通妙用祇是當人自住自地識相不生舉起則匝地匝天放下則非心非物彼旣丈夫汝諸人何不己躬下一回著到一回決定只管挨門傍戶有甚麼了日

小參道人行處祇是自知自了蓋動靜一多因心所置心源深穩力不憑他體盡妙明自委傷觸逢緣不借任運屈伸汝若生心取證則沒溺自宗更或放曠無拘不免翻身魔外但能血脉不斷動靜之境無虧無願無求一多之情頓絕良由根本見徹不入方便之門差別行圓豈踰一眞之界步步不躡前後心心豈滯暗明眞智無見不妨物象交加眞理恆如何用虛靈湛寂如月印川水光不透如石投海纔濕懸殊以之自爲功位齊彰以之爲人主賓回互東西溪之水草隨分五臺山之勘破有由大法無過當人諦審

小參舉竹篦云向者裏道一句有甚麼難不向者裏道一句始不爲易難易因人過得荊棘林是好手

師誕日小參老僧今日在長生路上與諸人相見了也諸人還識長生路上事麼流泉是生湛寂是事望如恬靜不是事流急不覺不是生若能徹底掀翻不妨千波競發卽一亘晴空一亘晴空卽千波競發用

挾體以全彰體含用而俱寂以此作供是眞供養以此受供是眞福田三輪體空一眞法徧因齋慶讚福慧兩嚴雖然如是大火聚裏一莖毛倩誰拈出以竹篦擊案一下

小參甚深理境無路追尋大智現前回頭卽是一切三昧任自週遭動轉施爲本無能所能所旣絕取捨何從一種平常言思莫及上揆千聖下合羣萌曠大劫來猶如今日

小參生死本際涅槃本際一二之理雖分迷悟之情各別深達法源行於事物而不見其異安住心海處於夢覺而不知其同祇爲理封千聖之域不羡白牯黧奴情絕三界之區何矜寶几珍御蕩蕩乎冥冥乎法界豈有知見水草有何東西卽馬影之非能淘千鼻之在乎

元旦小參日月如環旋轉無朕就中取一月一日曰春王元旦朝廷草野競起謳歌上祝聖壽下慶民生人間鼓文章禮樂之風獻我法園一乘三乘之秘典莊嚴法界點綴太平豈不猗歟盛哉人事旣畢依舊日月如環旋轉無朕求其起伏眞俗二諦了不可得有人於此指出宗由契佛心於言外開凡品於劫先

可謂因時赴節獨妙全提老僧且欽歎向伊道惡情
悰
小參去冬結結箇甚麼今日解解箇甚麼摩尼不墮
五色明鏡豈有去來結收從來昏散之心入爐中陶
治解去今時知見之習向劫外屈伸大小皆宜深淺
獲益老僧權作社長聊滿一期諸人無忘師資勉圖
後勁
小參承當箇事大須徹底掀翻莫存知見語默動靜
柔和其心若猶聖境凡情人非我是卽使悟得了無
過患亦非古人行處既不相應終難成立不見道纔

言滯於心首皆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作名
相之境何況更麤聲前響後待汝回頭轉腦已是失
候移時箭既離絃誰論及之不及
結夏小參九十日以前三十棒少一棒不得九十日
以後三十棒少一棒不得正當九十日內且道還有
喫棒分也無老僧年邁忘前失後亦須痛喫一頓始
得若是諸人自領出去
小參近代禪病流為聲名師家圖門庭熱鬧不管學
人了得了不得祇要他口手快便施設得來學人亦
不求自己性命著落祇要師家印可聲名藉重成襌

他一副虛張才氣以取世資似者等心行亦豈擔荷
如來還得麼今時人所謂法身邊事祇是箇見聞覺
知食底穿底迎賓送客底折旋俯仰底將為是和會
著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口知味在鼻嗅香在手執
持在足運奔知者喚作佛性不知者喚作精魂者是
古人語大有來由教伱在那裏皂白不是教伱作奴
馬醫山僧說不知者喚作佛性知者卻喚作精魂何
以故好好地只要會他何曾蹋著那箇消息既不許
會是伱怕言得麼又如今時人所謂法身向上事也
祇是箇見聞覺知只是不許他認著喚作掃蹤滅跡

玄虛大度無著眞宗大衆去去來來是箇見聞覺知
不過換過一條題目者等窠臼正是千年貼體汗衫
大衆汝既沒眞正悟門日用自然闖到差別境上是
汝不知慚愧還說箇一切處不是別一切法不可得
大衆既是一切不可得蹋他機境作甚麼者是可得
不可得楞伽云受貪嗔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瞋
癡性非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大衆一切法
皆由心生伱心不曾到無生田地而謂一切法不可
得一切法如幻無有是處大衆是則是一切法如幻
亦只是伱見得處伱若迷情不了全身在幻化裏不

覺不知流將去猶更牽引違理回互偷心體露悉見流轉大可畏懼大衆就是你得個真正悟入也要藏履明白他後方有成立若只虛知虛解生死海裏無你躲避處不見文殊菩薩問法首菩薩云如佛所說若有衆生受持正法悉能斷除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能斷者隨貪瞋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諂隨誑勢力所轉無有離心何故受持正法而復於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法首菩薩答以頌云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被水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

如是如人善方藥自疾不能救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大衆莫道者是教乘即我達磨大師亦說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後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頭答曰大須知有如何是尾曰盡却今時有頭無尾時如何曰終是不貴有尾無頭時如何曰雖飽無力溈山大師亦云大須識乾識若不乾敢保輪迴去在敢保啼哭有日在佛祖痛切提撕秖要你行得去方到無事道法是一是你們各人根器不同是你們習氣深淺不同所以頓中亦有漸漸中亦有頓只如你們於者一著子上有箇入處見得現成猶不知多生習氣各人

都是有底因緣相湊一時撥向面前只靠著些子知見一回撥過了又一回有甚麼了期須是有決定方便始得者豈不是頓中亦有漸大衆修行一著亦有差別我宗門下卻不如二乘始教費許多無閑解脫由一地至一地你若是箇人一刹那頓伏煩惱秖要善用方便一切時劫限量不得此豈不是漸中亦有頓所以道用少方便力疾證菩提道又云他得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你若沒者一路習氣只管作意加行尚不可說知時何況習氣深重謬意爲不可得而俱生種子時時發起現行難道自己要

昧得只是麤心硬差排過他時後日大作禍在大衆今日同住一處都是擔荷如來大事切須從自己做出一箇後昆榜樣如今禪道佛法敗壞至此非口舌能爭須是我輩溪山窮谷在自己脚根下立得穩不爲時氣所動令天下後世謂末法時代尚有者一種倔僵人所秉法門多矣久立

解夏小參一夏來不曾與諸人講語其聲如雷諸人還聞麼聞則諸人不如老僧不聞則老僧不如諸人老僧與諸人亦能成就天下人亦能帳累天下人萬丈峯頭切忌錯足

小參上是天下是地東西南北峯巒疊緒林木蔥鬱溪聲徹晝雲影彌空谷中之景老僧所見如是諸人所見亦如是須知有一人所見不如是此一人是在衆中不在衆中在衆中舉目不見不在衆中豈不聞有一人所見不如是

小參一切衆生流轉生死一切聖賢留滯方便皆由所知之心今時只管向思議不及處言說不到處以爲過於精明圓湛明眼人覷破唤作自欺欺世饒汝徧坐道場說法如雲如雨彌勒下生未許有話會在而況下焉者乎汝等諸人須識好惡

小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驀豎竹篦云早已落第二了也作麼生說箇舉一道理遂擲下竹篦

除夕小參今日臘盡一年事業向此夕終終必有始一年事業向明日始始卽始其終底終卽終其始底如環無端如幻無實諸人到者裏作麼生了梅花香似麝野火勢如龍切忌作麻三觔會打汝頭破莫言不道

元旦小參今日春王正月元日與麼承當卽堪紹隆佛慧普度含識唯有竹篦子不在裏許既可紹隆佛慧何故竹篦子不在裏許竹篦子不在裏許還該得佛慧麼該得卽不是竹篦子不在裏許不該得竹篦子是箇甚麼該得不該得不該得該得又是外道矯亂論議畢竟合作麼生不妨更疑三十年

小參信位不道全無人位只是罕見所以黧奴白牯獨露全機十聖三賢難辭藥忌古人三登九上喫盡生受只爲者一著子不似時流穿州縣入保社築得滿肚皮禪將來日用如冰似炭長生路上有甚麼交涉何不初終後夜勤勇念知一回喫攧始信從前虛過只今大唐國裏能有幾人所見盡是噇酒糟漢將

知此事當不容易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普說

除夕普說今夕是除夕盡一年之日謂之除古人比之人之死日盡一人之生謂之死所以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一年自正月初一日起直至除夕那一年有無得失至除夕交結明白過此夕便是來年事人生自出胎至捨壽那一生善惡苦樂至死日交結明白過此日便是第二生事古人又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伱作麼生做手脚正說我和伱未到死日一切善惡

猶有轉變所當勉力不可臨時著忙若到死時入悶絕位便要做主張不得從悶絕位出又有中陰後陰旣隔了陰便同醉夢正如人今生不能復憶前生底事伱作麼生措辦一切衆生遇得良友善見善聞以此見聞在順逆境便會生起那欣慕警惕底心一般做起善事來祇是後來遇著惡友那惡知惡見便會把前時善心一退退沒了謂之爲善不終那做惡底打頭亦祇遇著惡友發起愛憎便會爲惡若是遇得好人聞得些子因果干係一回回頭便會向聖賢路上此皆現生現知現見不似他生難做手脚大衆何

不趁著色力康健祇消得伱一念惺覺那一念惺覺不但把一生底業緣一劃劃斷就是無始劫來千生萬死一切業緣亦祇在者一念惺覺如湯沃冰大衆一生如是千生萬生亦祇如是總由迷妄起諸過咎迷自己覺念合一切塵緣妄起惑業如夢如幻都不可得雖不可得而此迷妄馳逐不已不能自返要待緣起若能藉良友因緣忽然惺覺此一念惺覺能滅三祇業因最是有力不同迷妄隨境顚倒無有眞實大衆然雖如是儘有一般惺覺不過幾時便見退失伱道病在那裏祇由伱不曾向自己根源上徹底識

得所以不能立得那決定底心大衆作麼生是根源根源又如何徹底大衆者事不得容易亦不可作艱難想老僧今晚打開寶藏任諸人趁販不必定要十年五年伱若伶俐驀直向前老僧看伱立地構去大衆祇如諸人現前遇著寒伱便知去穿衣饑便知食飯逢人贊歎伱便生欣喜被人呵責伱便生煩惱者一段明白靈妙不是我有伱沒底就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亦不曾多了伱分毫祇是伱從來不曾一日識取祇管將者靈妙底心向外邊境緣上生愛生憎妄取纏縛于今若肯回頭向那知寒知

暖知好知歹底一回承當不教伱更有等待是伱此心從無始來千生萬生在六道三塗中千般惑業萬種升沈到于今不曾少欠者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與老僧無異與諸佛諸祖無異伱祇須直下承當直下體認伱者箇明白靈妙之心從本以來與一切境界元不相到一切境界埋沒伱不得一切境界流轉伱不得伱既徹底識得那根源了便當就那根源上立一箇決定之心大衆那決定之心又如何立伱豈不是徹底識得那根源本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伱于今就當隨順著那根源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伱

豈不是徹底識得那根源不爲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伱于今就隨順著那根源決定不爲一切境界埋沒決定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者箇喚做頭正尾正古人云有頭無尾終是不貴便是者箇道理達磨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解到十分便能行到十分行到十分方是解到十分所謂以始覺合還本覺本始合一無古無今不同莽蕩妄招殃禍大衆伱道于今說禪底差別在那裏他一般說徹底識得根源他一般說識得那根源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不爲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說便說了到得

境界當前一般從前起惑一般從前作業旣有惑業難逃苦繫大衆那一種人弄到差別境上他還不肯慚愧更說道我雖到差別境上亦元不與我根源相到那一切境界埋沒我不得流轉我不得是亦便是祇如今世間作業底人亦未嘗與那根源相到那一切業緣埋沒得到那裏流轉得到那裏祇是目前奈何不得一切衆生業緣如夢如幻因旣夢幻果亦復然雖然因果同是夢幻若無一回眞實著到一回決定倒斷那無始俱生不與伱一時千休伱者虛知虛解亦同夢幻與那無始俱生抵敵不過所謂道力不

勝業力也似者等亦說擔荷如來豈不慚愧大衆從來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不是別有長處亦祇是徹底識得那一箇根源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便直下隨順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徹底識得那一箇根源不爲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便直下隨順決定不爲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於一切日用自旣如是以此爲人亦復如是逢人問著如何是佛便云麻三觔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云庭前栢樹子者箇正是從徹底根源上立決定心一箇大榜樣也于今人聞說麻三觔庭前栢樹子他便作

一箇不思議會或作現成會或作隨處都是會或作全身裏許會伱說恁麼見識亦當得徹底麼旣不徹底遇一切差別境界自然露出手脚所謂佛法與身心打作兩橛伱諸人行脚一番須要具眼遇著眞實去處切不可錯過眞實師友難得好山水難値于今旣聚在一塊大須努力老僧不要伱叅什麼禪不要伱學什麼道祇敎伱自己將現前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那一箇直捷根源直下承當伱試體究看伱無始來至于今日祇有者一箇靈妙底心經不可說不可說生死升沈不曾少欠毫釐伱者知寒知暖知好

知歹底元不曾與一切境界相到旣徹底識得伱便隨順他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伱者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元不曾爲一切境界埋沒不曾隨一切境界流轉伱便隨順他決定不爲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者一箇徹底決定底心源不但了卻者一生生死直敎無始劫來百千萬億生死一時了卻就把者了一切生死底心正要伱向一切生死海裏頭出頭没建立祖宗一切法門爲一切衆生開百億方便如水中月如鏡裏華無出無没無繫無雜入三途六道爲一切衆生作了因不作生因乘願力不

隨業力伱若自不能了如何了得他人迷情未盡於三界內一定無自由分莫開大口瞞老僧不過底老僧祇敎伱在根源上徹底立一箇決定心祇將此心無有不辦卽將此心入一切生死做出一箇華嚴法界來大衆伱看那華嚴菩薩十信滿心且道信箇什麼亦祇是信得箇自己根源徹頭徹腦就者根源上立決定心便入住位經云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所以十住初心便與佛齊了無階級伱道爲箇什麼祇爲者一箇根源十方三世一切如來同行同住同入一切法界作一切佛事

更無差別若入住位便起行向以理入事還向於理事理交融步步實踐如入十地從初至十悲智相扶把自利底事向利他處圓滿卻把利他底事向自利處融釋至十一地全悲無智直至成佛以後一切行願皆從悲起十方三世一切法界無聖無凡無自無他無延無促無不是普賢行願處無不是普賢放身命處伱說到者田地轟天轟地不是神通變化亦非法爾如然卻元來祇是我和伱于今現前一箇直捷根源更無他事到者裏實無華嚴境界可得亦無什麼悲智亦無十地境界亦無行向可得無有住與不

住信與不信亦無徹底不徹底決定不決定亦無説
與麼事底亦無聽與麼話底大衆今夕是除夕各各
向衣鉢下坐地報鐘起來與伱新年相見只是還有
一句遂豎拄杖云切不得動著者箇卓一卓
解夏普說老僧兩三月來彊半是患舌瘡少與諸人
說話今日自恣且問諸人還曾構得者箇事麼若道
一切現成豈不一夏虛過若必有所構作麼生又説
箇本有大衆本有本不有本無本不無本無本不無
所以鹽官道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本有本不有所以
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到者裏伶俐衲僧不難

識解依通然須悟始得昔我世尊拈青蓮華在百萬
人天中顧視大衆且道是何等徽獻古今商量都向
舉起處會金色頭陀破顏微笑又向笑裏承當此豈
不是解後來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云師兄世尊傳
錦襴袈裟外別傳何事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于今人也都在迦葉喚處阿難
應處作箇直捷根源謂有者箇直捷根源卻教向目
前動用裏流通去所以道倒却門前刹竿著若果如
是爲什麼趙州有僧問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趙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

他何曾有什麼直捷根源亦便就目前動用處指示
有底卻云直捷根源卽在目前動用裏目前動用也
卽有直捷根源又引青原行思禪師見六祖話當時
行思禪師初到曹溪便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曹
溪云汝曾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爲曹溪云落何
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曹溪深肎之大
衆伱看聖諦亦不爲正是沒量大人八識一刀底手
段伱若在者裏下得那一刀便能一切時一切處一
切念直得自由自在蕩蕩無礙于今人卻道聖邊事
拈過一邊直教他在目前聲色裏倒臥横眠始得又

和會僧問青原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原云廬陵米
作麼價豈不是目前一句子囫圇無伱思量處無伱
站腳處又引證石頭示藥山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者便是一句子目前囫
圇不可思量不可站腳底道理所以藥山不會後參
馬祖祖云我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
瞬目有時道揚眉瞬目者是有時道揚眉瞬目者不
是一時言下豁然此正是囫圇一句子在目前動用
處點睛飛去也又云石頭是箇人境俱奪馬祖是箇
人境俱不奪總與麼批判且道有什麼妙悟處又引

睦州有僧問〻云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睦州〻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又是
目前一句子囫圇話了也大衆我丹霞以一重去一
重絕無其人不以一重去一重滿目而是何以故茄
子今年種得遲冬瓜秋後看大慧〻云茄子一任諸人
橫敲豎敲冬瓜上試道將一句來我丹霞茄子冬瓜
總任諸人橫敲豎敲祇是要下口不得大衆旣總任
諸人橫敲豎敲爲什麼卻下口不得作麼生是下口
不得底道理不可亦是目前囫圇一句子麼莫總作
與麼解會解一任伱解祇是無利益爲什麼無利益

大衆悟之與解極相似其實如雲泥之異祇爲伱作
與麼解了二六時中有幾種用不著處那聲色關頭
逢著便黏卽不黏亦費許多撥置是一又方寸裏生
滅亦有許多拈一放一底時節又道理上亦有許多
杜撰與杜撰不得一時胸臆放不過底去處者亦是
用不著旣用不著不可又從頭問人只得推作行履
不到噫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古人也有行履底話卻
是他悟得底卽是他行底行底卽是他悟得底未有
悟處不曾圓滿卻向行履上圓滿譬如人家有一百
畝田饒伱耕耘得十分勤力灌溉得十分及時到成

熟時亦只是一百畝田底稻子終不成耕出二百畝
來人之學道亦復如是汝打頭見處如是饒伱精勤
踐履亦不過純熟得所見底未有見不圓滿卻靠著
行履圓滿所以道打頭不遇作家到老終成骨董作
家宗師就是十分老婆他方便裏亦自然有宗門手
段伱看歸宗當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宗〻云我向汝道
只恐汝不信僧〻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〻云汝便是
大衆汝看歸宗又不道汝怎底怎底便是怎底怎底
便不是但〻云汝便是眞可謂渾金璞玉不曾有些〻子
逗遛亦無毛頭許剩義豈不是垂手處便有剿絕底

道理其僧卻〻云如何保任可惜一鍋湯被一顆老鼠
矢汚卻猶幸歸宗始終是箇大人復〻云一翳在目空
華亂墜者一句子從頂門上霹靂一聲直得湊泊無
路于今人聞說汝便是卻向五蘊識田裏認箇主宰
一認認著向行住坐臥處體貼一回又向古人冊子
上比量一回自然撞到箇穿不過底所在一定回頭
在靜地裏打點潔淨所謂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喚做
悟後保任又引證馬祖〻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
鹽醬卻道馬祖是祖師中過量底他打發此事三十
年猶費淨治之力大衆佛法不是者箇道理深山裏

清水白米阿誰無分秖要伱是箇人伱若是箇人自
然合他古轍又何勞續鳬截鶴不見南泉〻云我有一
頭水牯牛擬向東溪牧不免犯國王水草擬向西溪
牧也不免犯國王水草不如隨分喫些〻總不見得
大衆汝看隨分喫些〻總不見得正是當時南泉潛
得底一箇大總持即在一切時一切處得與麼跛跛
挈挈他見人家男女不識好惡東溪西溪牵來放去
終日不得著便不得已露布箇消息于今人卻說那
邊者邊打成一塊要人向黑漆桶裏横衝直撞撞來
撞去撞到差别境界尚不知非卻謂大用現前不存

軌則更引什麼古人過量話剿絕向上話殊不知者
箇事無有向上向下一向不會知痛痒底一回掉得
自是有箇入處若果有箇眞消息他亦自知轉變所
謂到家罷問程作家相見一語便知得失不是别有
箇什麼喚做向上何不看靈雲禪師當時見桃花悟
道便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于今更不疑玄沙〻云諦當甚諦
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後來有箇老宿〻云且道玄沙徹
也未覺範禪師〻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
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伱看者箇偈

便知作家相見語句自有來由如兩鏡相對更無差
互不是只管大話只管掠虛秖如有箇婆子供養一
箇老僧二十年嘗令二八女子送供一日命女子抱
住〻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老僧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
煖氣女還報婆婆〻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
趁出燒卻菴大衆此作家相見主賓縱奪自然可觀
汝若不悟且勿錯解于今人卻道老僧是箇沈空守
寂底觀他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語意可見所以
婆子趁出燒卻菴又有解〻云老僧者話是箇句中無
意底如麻三觔庭前栢樹子有什麼移動處秖是者

婆子大有出格手段大衆恁麼則佛法有兩般有箇
移動不得底又有箇出格底若不如是又成互異且
仔細看勿只趁口快又臺山下有箇婆子在臺山路
旁結箇草菴接待往來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
去便〻云驀直去待僧去卻〻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
如此一二十年有人傳到趙州〻〻云待我勘過來州
便去如前問婆子亦如前荅州遂還上堂〻云臺山婆
子我爲汝諸人勘破了也大衆且作麼生是趙州勘
破婆子處也須向自己本分上折合看于今人都謂
趙州眼睛爍破四天下面前不許人站地在就是黃

面老子也須喫他一棡說只管識畢竟本分上那裏
是不許人站地處莫只管隨人生解若是一向開大
口不管落處我且問伱祇如琅琊和尚有舉上座來
叅便問云在那裏來舉二云淛中琊二云船來陸來舉二云
船來琊二云船在那裏舉二云步下琊二云不涉程途一句
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摵兩摵二云杜譔長老如麻似粟
便出後瑯琊問侍者二云者箇是甚麼人者二云就是舉
師叔琊便下堂人事二云適來莫怪觸犯舉二云我在淛
中久聞汝名原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琊二云
慧覺罪過似瑯琊祇麼退屈豈不是輸卻舉上座麼

有底二云琅琊到是主舉上座只做得箇賓大衆者又
是大慧會道過底于今知解之流多是回人餘唾將
爲己解試打點自己分上畢竟作麼生退屈處到是
主本分上作麼折合莫祇靠人說話自己無自由分
大衆此事須是妙悟若論見解莫道杜譔就是有箇
理會不到眞悟眞證不免爲作家簡點記得老僧少
年曾入一箇保社聞兩僧夜話一箇二云眞是怪事僧
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二云無蠢動含靈皆有
佛性爲什麼狗子卻無一僧二云伱不可作有無之無
趙州將出一柄劍光爍爍地汝纔覷著便瞎卻汝眼

觸著便橫屍萬里前僧二云審如是後來有僧亦如是
問趙州卻二云有又作麼生後僧二云凡看語錄不可太
板煞須是斷章取義汝若到有句又當作一切衆生
皆有佛性會纔是我當時不覺失笑後問一老宿宿
云總不可在有無二字上作道理伱只須看趙州舉
處就如大隨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
壞不壞大隨二云壞僧二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二云隨他
去祇如壞與隨他去不可亦在者兩句作道理亦只
須看大隨舉處我當時不會回他但肚裏思量果如
是則趙州大隨道法亦未見長處于今三四十年了

所謂海內名宿大衲見解亦何能出得者箇圈䙡可
見妙悟之難就如黃檗當時有箇黃面淛子三度問
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伱看老婆心切直是沒頭
腦無伱分雪處無伱救活處恁地作畧可謂絕諸攀
仰于今人卻教人棒下會喚做棒頭指處果爾則臨
濟之道掃地而盡安得復有今日又我洞上伱道五
位在那裏來在伱祖過水睹影偈渠今正是我我今
不是渠正是尊貴一路虛玄大道無著眞宗伱若在
那裏會得一位卽一切位一切位卽一位一時具足
無有深淺亦無前後就如老僧于今在法堂上有時

亦在方丈有時亦在各堂寮伱道那裏是溪那裏是淺那裏是前那裏是後寶鏡三昧〻云重離六爻偏正回互此古人借世典相似處令人易曉于今人卻作實法那一爻如何如何者一爻又如何如何引伸觸類不休不歇說到說得玄妙祇是去道愈遠大衆者事不是如此達磨來正要伱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爲何反刺頭入膠盆裏饒儞學過五車才供二筆亦祇是箇讀書人若是祖宗門下未夢見在祇爲者箇事極是平等自天子以至編戶各各具足不是我有伱無底祇要伱直下知他著落筆頭裏筆頭裏著落鑊

頭裏鑊頭裏著落伱若知他著落自爲爲人隨家豐儉不要伱勉彊外學伱若勉彊外學者箇叫做捨黃金逐土塊取笑識者大衆者事全貴眞悟不道我住山人不重文字到是沒文字底悟得一分便是一分受用且無如許多文字道理障礙大衆悟得底拈來便用得解得極好總是人家屋裏事與伱無干老僧在首座寮時曾見一箇老叅喚做偏照渠曾偏叅黃檗雲門壽昌博山至五六十歲已隱林下渠〻博山曾與先師有舊聞先師住華首御來相看我老僧見他老叅常與相過一日坐石偶及云老師徧歷諸大

老門殘羮餿飯拈放一邊畢竟還有商量處麼偏〻云衲子家捨此亦無可語者不嫌絡索試汚眼看遂出偈相示卻把二十八宿編成四句我當時讀過但笑偏〻云不可只笑亦須有箇可否我見他再三再四言色卻是眞實便〻云偈卻是只是汝未是偏〻云爲什麼偈是我卻非聾老僧〻云公偏叅知識耳朶裏聽得多了冊子上見得亦多了方寸裏安排亦無有不盡了作偈下語豈復有不妥處只是道人須貴自知不可只管互相瞞昧偏乃定眼看老僧良久忽起合掌〻云眞獅子兒難逃慧鑑眞不謬爲華首首座矣大衆者

箇正是悟與解之別于今人豈眞自欺只是我見難忘生怕人說他不會禪喫出家行腳一番圖箇什麼難道者些虛名尚看不破過了一夏又過一夏須臾便是二三十夏轉盼老到卽病到病到卽死到著甚來由只管馱箇包子到處向人屋簷下覷左覷右何不見有好山水可住只管住有師友可商量只管商量苦死遮頭蓋面有什麼著緊處試思量看珍重

普說壯色不停喻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結夏以來不覺不知已過七十餘日老僧足疾久不與大衆相見念大衆大事因緣今日分明普告法華經云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于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于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大衆作麽生是衆生佛之知見祇如諸人適來聞鼓聲上法堂禮拜拱立聽老僧說法豈不是汝諸人佛之知見佛之知見既是衆生各各具足何用更開正是衆生各各具有佛之知見不能自開不能自示不能自悟不能自入便日日將佛之知見從眼門出爲一切色塵之所罣礙從耳門出爲一切聲塵之所罣礙從鼻門出爲一切香塵之所罣礙從舌門出爲一切味塵之所罣礙從身門出爲一切觸塵之所罣礙從意門出爲一切法塵之所罣礙大衆根塵無知識心自異佛頂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六祖大師亦云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祇是衆生直下不曾識得自己佛之知見必不能安住降伏于塵境上妄生分別既生分別便起愛憎既成愛憎便有取捨從生至生輪轉不已卽我佛亦不能就在六根門頭使之自認何以故衆生洮迷已久雖在目前物

我不分動涉塵境故我佛但說六塵是空是苦皆由識心招搖積集使之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其實爲一佛乘故衆生不知方便誤爲眞實佛之知見卻成聲聞知見說十二因緣說因緣所生法此有卽彼有使之離塵寂靜亦祇爲一佛乘故衆生不知方便誤爲眞實佛之知見又爲辟支佛知見說六波羅蜜爲衆生慳貪心故菩薩以布施度爲衆生淫逸心故菩薩以持戒度爲衆生麤獷心故菩薩以忍辱度爲衆生懶怠心故菩薩以精進度爲衆生散亂心故菩薩以禪定度爲衆生愚癡心故菩薩以智慧度亦祇爲一佛乘故衆生不知方便誤爲眞實佛之知見于是又爲菩薩知見大衆須知自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總無第二人亦無第二法但於方便中微有所重便成種性豈惟聲聞緣覺菩薩卽西天此土一切外道亦不會於佛之知見外別有所從祇爲錯亂修習遂成邪見不見數論師所立冥初生覺覺生我心此覺此心亦非別事祇是不能徹知本源自性眞寂滅地無有初終亦無囂寂妄認目前緣慮以有生滅折念歸空泯絕聞見極于冥然以爲本所生處還歸于此卽此土老子亦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昏昏默默其中有

物此之精物卽彼覺心此謂杳冥昏默卽同冥始總
之柰目前不得別取靜默以自依托終成斷滅卽如
莊子亦是老子之流時人愛其議論出格文章高妙
此正莊嚴世論能障正知見先佛所禁曾見十年前
有一長老廼以拈提宗門徒見儒門孔子我法判爲
儒童菩薩便相比例不知菩薩有冥權有顯權所謂
冥權者隱其所有而以糠粃因衆生根欲隨時設教
此在菩薩內祕外現有如是事而指方便以爲眞實
擇法何在若因時敎所宗諂曲媚人以干時譽此心
此行路人知之老僧嘗謂據座之人須是徹見法源

方許辨別倒正叅議權實至于立心猶當正大道人
所爲脫落名利復何所圖上承祖道下式後昆豈得
濫觴至此近見海內禪席所謂見性明宗亦只認目
前鑑覺置之聲色如衣敗絮行荊棘中已見敗闕一
回憬覺然後提撕卽使推向無生國裏豈爲究竟如
此見識與外道何異更有莽蕩招殃以爲一切念皆
非他念一切境皆非他境引證經語謂貪瞋癡卽是
戒定慧大衆此圓覺直指之語須是情竆理盡得大
總持方堪覷著法華〻云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
法唯佛與佛方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

如是性如是體如是作如是力如是因如是緣如是
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大衆一切善法惡法聖
法凡法皆有箇實相汝若悟知實相戒定慧且不可
得何況貪瞋癡古人說箇貪瞋癡卽是戒定慧要人
當下聖凡情盡取捨頓忘今人說箇貪瞋癡卽是戒
定慧祇是隨順凡心恣情生滅楞伽〻云受淫怒癡性
已然後妄想計著淫怒癡性非性明明是箇異色因
安得不作異色因果如來說名爲可憐愍大衆此事
極是直捷極是現成祇是汝一時不肎擔荷便擬擔
荷又成錯過不見我洞上价祖當時辭雲巖〻云他日

有人問還邈得師眞麼敎某甲如何祇對雲巖良久
大衆還會麼老僧謂橫亙十方豎竆三際于中世出
世間一切理一切事有情無情是法非法總不出一
箇良久眼孔定動總沒交涉你看雲巖復〻云祇者是
亦是老婆心切亦是一箇探子果然价祖涉疑巖便
〻云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後過水睹影廼有偈〻云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大衆要知者兩句消息卽是汝
諸人適來聞鼓聲上法堂禮拜拱立聽老僧說法底
時節便擬趨向蚤卻不是了也還更湊泊得麼又不
見德山一日上堂〻云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員

箇滿口道盡兩手分付一僧纔出山便打直是痛快僧云某甲尚未問話和尚何故打某甲山見拏到賊不肎供招卻要他納些贓本便問汝是何處人僧云新羅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若是者僧在那裏會得蚤遲八刻何況懞懂又不見南嶽云此事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者箇話眞如在千仞洪巖上驀面一推全死在那裏全活亦在那裏馬祖是箇根熟底時節到來如桶底脫相似後來有箇大慧卻云于今人皆云心喻牛法喻車不可除法只是除心且喜沒交涉者又是大慧老婆心切要向人容心處一回剿御直教攀仰俱絕方堪紹續然雖如是亦只作死馬醫我老僧道自佛及祖天下一切善知識所有多言少語若深妙若剿絕總不會道著箇事一毫頭許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就如老僧今日一場忉怛若有伶俐衲僧上來推倒禪牀拽向階前痛捶一頓亦怪他不得有麼試出來下手看良久云如無老僧自起還合自倒去也喝一喝云自首免供卓拄杖下座

普說吾宗門全貴眞悟若不到眞悟田地雖說至十成理窟極則要與此事無干我達磨初祖未來東土

難道沒有大乘上師麼此曾得教乘秘密各有深詣就其發明甚深摩訶衍法與吾宗極口理談亦不能過然轉身向上那一著子畢竟尚須一籌所謂三乘膽戰十地魂驚實非虛語蓋以那一著子非理可詮非意可構故自六祖以後易爲機語使人自悟悟則句句皆眞詮不悟則言言皆糟粕所以云我說是我底終不關汝事故有同一句子我說則是汝說則不是此豈重欺吾人煞有旨趣不可不諦信也雜華首列十信次十住次十行十迴向十地終於等覺妙覺共五十二位豈不是行布儼然無可踰越乃古德云纔入信門便登祖位夫歷代祖師傳佛心印與佛無殊而此以一信等無優劣良由雜華十信位中雖具足凡夫便灼然信得決定取佛大菩提果灼然信得十方諸佛不動智與自心無異灼然信得十方諸佛根本智與自身無異灼然信得十方諸佛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亦能行灼然信得十方諸佛三昧十方諸佛神通十方諸佛智慧十方諸佛大悲十方諸佛自在我悉當得乃至信得十方諸佛經無量劫所修功德行滿位齊不移一念具此十心方滿信門李長者云十住初心便登聖性體齊諸佛此皆從十信

滿心入住初位故〻云初發心住便成正覺也于今天
下善知識從最初發明此事應與十信滿心無二無
別若不確然悟得自心與佛平等一切位中智慧德
相於自心中自信自肎其敢妄認法王自取僭竊耶
若能自信自肎謂之無神通菩薩蹤跡不可尋何以
故祇爲他者一著子千穩萬穩脚跟下如水上葫蘆
相似按著便轉轆轆地方寸裏豈更有不相應法流
至第二念麼須知理與事合解與行齊尚不當事何
況更大不見當時有箇亮座主初參馬祖〻問〻云見
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主〻云不敢祖〻云將什麼講

主〻云將心講祖〻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
得主抗聲〻云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〻云卻是
虛空講得主不肎便出將下階祖召〻云座主〻回首
祖〻云是什麼主豁然大悟便禮拜祖〻云者鈍根阿師
禮拜作麼主〻云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能及今日
被大師一問生平功業一時冰釋大衆伱看馬大師
何曾有什麼大法小法與他作解作會只是喚他一
聲他便〻云平生功業一時冰釋者箇便是三賢十地
一切神通妙用總在者一喚裏一時具足無欠無餘
莫聞與麼道又向虛空裏著橛子自己生事無人能

代又龍潭下有箇周金剛平日淹貫性相講金剛經
註有青龍疏鈔語同學〻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
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席氣
爲不平嘗曰出家兒千劫學威儀萬劫學細行不得
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
巢穴以報佛恩遂荷疏鈔出蜀途中見婆子賣餅便
擬點心婆曰擔底是什麼周〻云青龍疏鈔婆曰講何
經周〻云金剛婆〻云我有一問若荅得便施點心若荅
不得請往別處經中〻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周無語遂抵龍潭

徑上法堂〻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也不見龍也不
現潭〻云子親到龍潭周不能荅一夕侍立次潭曰更
深何不下去周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
度與周纔接潭便吹滅周於此大悟便禮拜潭〻云子
見箇什麼周〻云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來日龍潭陞座謂衆〻云可中有箇漢子牙如劍樹
口似血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
去在周便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大衆者
又是第二箇纔得者一著子下落便解劉嶽傾湫向

無名理處擬割義海向無言說處把絕咽喉若非親從葛藤窠一回掣斷又安知吾宗門痛快直截大出常情大衆此猶是教中轉入宗乘更須知吾宗機要亦有關棙若不眞悟眞證得大總持往往於無理可伸無言可對處橫屍萬里又何能獨步丹霄出頭天外昔洛浦在臨濟會下學得箇賓主句便搖頭擺尾向夾山山前盤結草菴目視雲霄夾山知其未了一日遣人致書浦纔接得便坐卻更伸手索取其僧無語浦云回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云他若開書三日後必來若不開書救此人不得後三日密遣人往

伺出菴便與燒卻浦不回顧徑抵夾山法堂上叉手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別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奈無舌人解語大衆洛浦一喝何曾有過爲什麼被夾山幾句閒言語便自困折畢竟作麼生是無舌人語莫是麻三觔乾矢橛麼須知者一句子亦有差別驀擊竹篦云若與麼會便不是了也又擊云須是祇麼始得不見眞點胸在慈明處已稱了事惟善侍者知其未徹一日山行驀取一片

瓦置石上云眞兄伱若在者裏下得一轉語儞見穩當眞不能荅遂歸見慈明明云衲僧家當知時節解夏未久便到此著甚死急眞云被善兄礙塞人明云來來我問伱如何是佛法切要句眞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遂詬罵云牙黃齒豁猶作者箇見識眞淚下交頤不敢仰視明云伱問我眞理前問明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乃大悟言下禮拜汗下大衆者一則因緣是眞點胸當時始用得著爲伊平日在裏許千不移易萬不移易纔問著已自全盤打動更被逼拶十分已死到九分九釐還丹入口全身

活轉若是今時師弟子口耳相遞似此等機緣不知幾時早已按下暫開舉起便與一狀領過且道有什麼交涉所以學人貴得眞法器師家方有鉗鎚分若眞法器最初行腳蚤辦了一箇要了生死底志趣一切名聞利養總不干懷稍知痛痒便從頭打算那裏是我得力處那裏是我放不過處無始俱生習氣那一件是我輕底那一件是我重底境緣到時我還作得主麼若作主不得此事便休題了若作得主箇裏須有皂白試從心窩裏自已體驗果能如石人花鳥麼抑或以理遣情若是以理遣情于今現在佛法裏

知休知咎不免尙憑他力若到一口氣不來他生屬陰現今得力底還用得著麼豈不是依前受人差排切莫引古人現成語云天堂地獄是老僧家常茶飯說則由伱說說了時自己不妨從長畢竟還是汝悟底不濟事不可但道我行履未到須信悟不徹底無伱行履分終日閉著眼坐坐到一箇念頭起來便一箇念頭打發勤坐多幾日心識稍停目前見得恬靜便自歡喜忽然有因緣放下幾時便自不堪似與麼行履行到彌勒下生亦未到伱打成一片在大衆不妨平實商量若是大了當人必不如是不謂大了當

人便無行履行履自別非汝境界說與汝不得旣說不得只得教汝從頭悟去悟到徹底與古人把手同行時一切時一切處自知下落不合問人如或未然且當廣諮先輩不可硬作主張莫道悟不徹卽使悟得有來由及乎行處譌訛不少何況龐三勳語尙不知前頭背後便自點胸點額請看風穴和尚居常自嘆云不意先師之道至我而絕嘗念法華在旁云某甲可人子麼穴云祇怕伱被著部經不下華云此亦易事明日穴陞座纔云釋迦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華便珍重下去至晚入室仍命著語華云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適頁圓頭至穴亦教著語頁云鵓鳩樹上鳴穴云伱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大衆鵓鳩樹上鳴一等是箇語話那裏是他作癡福處祇如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語脈亦自可曉且那裏是他長處後來有箇妙喜禪師卻云鵓鳩樹上鳴是箇有殺有活有照有用容易承當不得若是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且要自救還未了在大衆伱看風穴妙喜皆是古來大老何故一取一不取且道眼孔在什麼處若向者裏得箇權衡方能批判古今入佛入魔皆有出身之路所以沒量大人自宗明白

讀教乘便知言外之旨不爲教理所纏辨宗趣便知從上來事不爲當機所乘至於大小諸教同異得失或同而實異得而實失無不燎然如數黑白若不如是不但不能垂手他教甚且反爲他教之所頂顱隨會名言遂罔後學卽如莊子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莊子本意在卽指而會非指卽馬而會非馬而乃曰以指喻不如以非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是猶不能卽指會非指卽馬會非馬若能卽指會非指卽馬會非馬則何必以指喻不如以非

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是其胸中確然見指之不如非指故不欲以指喻而以非指喻見馬之不如非馬故不欲以馬喻而以非馬喻甚矣當生不生之難言也吾教以舍妄求真之非至理故有即妄明真之說豈知即妄明真猶爲權示而況尚不至于即妄明真乎所以他教即擬議逼真其說至于即妄明真而止然說不及證以非證則說必不了古人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莊子意在即指非指即馬非馬而以指喻不如以非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則豈非其不能親證故其說不圓吾宗門見

解暫到而脚跟浮逼生滅流注尚有打發不得去處況他教耶夫他教恍惚聖言實從識解依通確有源本遞代相傳如莊子原本老子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即有而無即無而有之理與吾教不落有無之旨似是而非彼以有無相生此以有無俱遣相去殆百千倍矣不見云窅窅冥冥其中有精昏昏默默其中有物豈非以精物出於窅冥昏默耶是無知能生有知與西域冥初生覺何異劇與此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何異由老子而上遡危微精一亦依稀此說故吾嘗謂神農黃帝堯舜

之道其初與老子無兩學術後世離以治道遂有仁義道德之紛然於外至於魯論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又從外以原本乎內此孔氏夫爲儒術之宗也嘗味其誨由以知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是與物相及不知是與物不相及相及不相及皆境也而知無與焉此與吾教離諸分別別有自性豈不相近殊不知知與不知皆爲所知爲知爲不知即屬能知能所必不相離離所存能根塵未脫即爲生死根本故楞嚴阿難云而我以心推窮尋逐此能推者我將爲心世尊所爲咄之曰此非汝心

也孔子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則知前知後所去能謝與吾教覺海湛然常照常寂像來鏡現像去鏡空體固無二然始問而空旣叩而竭則未問時依於空寂若離空寂豈不茫然此亦一大關棙正須驗過始得總之諸教聖賢皆從性命自治發心當無是非而有深淺淺者爲一世之敎爲事理函蓋爲心境合一爲聖凡之別爲智愚之分過此以往非其境界矣故吾最不喜諸教附會亦最不喜諸教相非但就淺深各自諦當不獨深者知其淺之非別事淺者亦復知

其深之未易造詣孔子云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信所謂旣登其堂則必知其奧之尊深也吾願天下人各安其教以求至極然後旁通他教內外始終本末大小虛其心以互相低昂其爲廢然豁然者不一而足矣又不但他教卽吾宗門亦自有解有悟有證自見不及方能有所大及若恃聰明反成愚拙生死事大時不待人自欺自瞞於人何與努力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普說

普說汝諸人本分上各各有箇決不　底田地祇是汝諸人不肯承當且道病在什麼處病在一切處放不過一切處放不過也祇是一處放不過一處放過卽一切處放過一處放過一切處放過方纔親證得者一片田地從來不曾變異不由知見自疑永斷昔我洞山价祖初叅南泉值泉爲馬祖設供問大衆云馬祖還來麼价祖出云待有伴卽來當時便爲南泉器重後於忠國師處叅無情說法話見潙山又見雲巖作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者箇豈不是价祖當時一切處放不過底影子麼大衆若放得過消得與麼道更有一箇驗處後辭雲巖巖問子向什麼處去祖云雖辭和尚未卜所居巖云幾時卻來祖云待和尚有住處卽來又是一箇放不過巖云此一別難得相見祖云難得不相見又是一箇放不過還有一箇大放不過底贓證卻問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教某甲如何祇對巖云祇者是大衆祇者一句若

不是徹底放下徹底撩起底人不免承當不去祖果
涉疑嚴便云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祖後過水睹
影纔有箇口供道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者豈不是從來一切處放不過到
者裏方纔瞥地麼又道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
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豈不是者一處放得過則一
切處放得過又如大慧在湛堂會下堂云杲上座叫
儞頌也頌得拈也拈得普說小叅也都做得祇是一
件儞在我方丈有禪出到外邊就沒了醒時有禪上
單時就沒了大慧道正是某甲疑處者豈不是一切

處放不過麼湛堂更有箇方便云何不將醒時底放
在睡時睡時底放在醒時他依舊不會後在圓悟熏
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語下得箇快活據他自家已
似於一切處放得過了卻被圓悟按住道猶坐在淨
躶躶處令他叅有句無句一日請益圓悟荅五祖話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樹倒
藤枯句歸何處相隨來也直到者裏方纔了卻豈不
是一處放過則一切處放過又高峯當日睹眞時已
有箇悟入雪巖知其落處便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
峯云作得主夜間睡夢時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正

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在什麼處峯便過不
得者豈不是一切處放不過亦祇是此一處放不過
後因枕子落地方纔打徹豈不是者一處放過則一
切處放過大衆者一片田地始終不曾變異祇是汝
一切處放不過便爲一切處流轉一處放不過便爲
者一處障礙汝若直下一處放過一切處放過方能
於者片田地上自肎自休亦復自知不曾荒蕪亦不
消得我和儞耕治自然教他出生箇菩提芽自然長
養起十波羅蜜底苗子自然開敷十力四無畏十八
不共法底華自然收成箇清淨智無礙智一切種智

底稻子與十方三世無量香水海華藏世界一切黃
面老子同一受用正與麼時節放過也祇是儞底田
地放不過也祇是儞底田地放過不放過總是儞底
田地還有什麼變異不變異喝一喝者老漢祇管要
人放得過自家兩片皮絮叨叨地猶自放不過在以
拂子搣口云口是禍門

普說佛未出世時正是妙祇是無人覺知所以出世
來逗漏者箇消息本是借路經過反成棨生招箭後
代兒孫不得眞悟往往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念總要
回合到那妙上靜境界靜境界回合動境界動境界

回合閙境界閙境界回合忙境界忙境界回合順境界順境界回合逆境界逆境界回合是境界是境界回合非境界非境界回合又錯引三十年不少豐嗇以爲回合得力四十九年着有走作以爲回合不得力殊不知到家人實際理地與塗路上湊泊如胥與壤又如麻三觔庭前栢樹子鑵解秤鎚一口吸盡西江水古人大休歇大總持從胸襟中流出與汝蓋天蓋地在今人分上秖成得箇所知之境到不如三家邨賣柴漢晨朝起來挑一擔柴入城市裏換些事物傷晩還家煮熟飯飽食了洗脚上牀一覺天明御無

如許管帶大衆此事有得則必有失是汝以有所得之心在本來田地上大似揑目生花愈精進愈加浮逼嘗見名重海內忽然狂發駭人聞見皆因打頭悟門不眞在禪那上稍有所重不覺失念便成差互豈不見楞嚴五十種陰魔蓋爲未曾發明遵聖言教漫入禪境示有岐路不足爲怪獨是擔荷如來時譽所歸疑悞後學良可浩歎此猶是老實人禪病若脊性宕佚喜談過量纔掉得箇相似便一切棄置爲伊方寸裏先鼻著箇心外無法一切不可得底道理任意舉止隨順妄情以爲行于非道方合佛道比于南泉

斬猫歸宗斬蛇蜆子蝦蟆殊不知古人劍刃上事稍一貶眼血濺梵天豈更麤境公然任肆今時禪病多出於此良由師家道眼不明纔見學人蹋上箇豁達見識便一印印破走到十字街頭尋箇趁飯底拏起拄杖穿州入縣忽然撞著箇不知就裏底護法檀越一搭搭上驅聲走譽做盡伎倆用盡心術總不出名聞利養四字更有顚躓不堪挂齒除道怎麼發得人信心于今世間人儘有從聖賢路上設心制行是我衲僧家穪爲傳佛心印到有許多尷尬大衆一等行脚豈不飽聞飽見切莫隨顚顚倒辜負初心老僧初

住歸宗與新舊住諸人一時緣聚不妨從頭說破出家兒貴有高識但凡參禪做事須務實頭莫學虛頭大衆作麼生是虛頭從冊子上覓機覓境和會禪話是虛頭從心意識想認箇見聞覺知以爲本命元辰是虛頭從舉起處承當是虛頭從石火電光掉箇不容疑議底是虛頭從平實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得用便用更不移易是虛頭大衆何以知他總是虛頭汝但當如上許體會時門外忽然有人罵汝一聲汝者體會底總沒了也若罵甕裏何曾走卻鼈又要許多體會作甚麼到者裏須是悟不可但與

麼領畧過便當得會憶二十年前有箇時師判高峯落枕子因緣高峯因雪巖問云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又問夜間夢裏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又問既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峯不能荅一夜臥次推落枕子忽然大悟佢便判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是文殊普賢境界將謂高峯當時是在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著到咦若祇麼悟又爭了得大衆參禪須要了得生死若但道理和會今日舉一則如何如何批判明日拈一則又如何如何批判生死到來伱者批判底放過一邊畢竟作麼生打發又

且不待生死到來就如今日用裏善惡諸緣一時拋向面前事不謀心心不謀事種子濃厚發生現行箇裏便有許多做手脚不辦去處不見雜華文殊師利菩薩問法首菩薩云如佛所說若衆生受持正法卽能斷除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能斷者隨貪恚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諂勢力所轉無能離心何故能受持正法而復于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法首菩薩以偈荅曰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于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大衆此在敎中雖已

解悟還要修行若我宗門下行解一時俱到行解一時俱徹若已解了便去修行尚不當事何況解亦未圓行復參商瞞得人瞞得自己麼若要諦當從古來有箇絕好榜樣不嫌陳腐試一舉看我黃面老子當時在王宮裏一夜踰城走到雪山六年生受從跋伽阿羅邏迦蘭等六師一一各盡其長總不是了生死處後在菩提樹下三七思惟中夜睹明星出時豁然大悟成等正覺卻念此事無伱開口處無伱安排處直是難信難解便欲取般涅槃一時欲梵諸天同聲勸請乃憶過去諸佛說法儀式詣鹿野苑中爲憍陳

如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大衆苦卽是實如來說有苦諦是虛集卽是實如來說有集諦是虛滅卽是實如來說有滅諦是虛道卽是實如來說有道諦是虛又十二有支無明卽是實說無明緣滅是虛行卽是實說行緣滅是虛識卽是實說識緣滅是虛名色卽是實說名色緣滅是虛六入卽是實說六入緣滅是虛觸卽是實說觸緣滅是虛受卽是實說受緣滅是虛愛卽是實說愛緣滅是虛取卽是實說取緣滅是虛有卽是實說有緣滅是虛生卽是實說生緣滅是虛老病死憂悲苦惱卽是實說老病死憂悲苦惱緣滅

是虛又菩薩六度慳貪是實布施是虛汚染是實持戒是虛嗔恚是實忍辱是虛懶怠是實精進是虛散亂是實禪定是虛愚癡是實般若是虛大衆實不自知因虛而知以虛爲實反能障實何不更看法華會上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亦不能直指衆生知見惟令衆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衆生與佛知見無二然不免閉此開彼隱此示彼迷此悟彼出此入彼是有轉變非不轉變猶爲說虛不爲說實直至臨般涅槃始云我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分明是將從前言教一劃劃斷于百萬人

天上拈靑蓮華顧視大衆惟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與摩訶迦葉自此乃有宗門之說流布將來大衆吾佛世尊成等正覺以來惟此拈華微笑之旨得名爲實其餘一切言教皆名爲虛然雖如是亦須具有超佛越祖之眼方堪承當若作實法則未拈華已前是箇甚麼旣拈華巳後又是箇甚麼所謂借路經過不則埰生招箭不見白雲端禪師有頌云盡道拈華微笑是不知將底驗宗風若云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伱看者四句頌直是徹骨徹髓前後諸祖諸善知識凡有人問如何是佛云麻三觔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又有問其徒曰趙州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荅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伱看他嫡骨血脉自是不走一線近代有底杜譔長老卻教人向棒頭指處會又有以麻三觔等語謂從無心三昧中流出自謂親切指示殊不知正是虛拳指上卻生實解遞相傳授漸漸失眞後學小生秪看伱祖傳底弔牌子又爭怪他菽麥不分所以行脚高士大須著眼伱若不卽具擇法但觀做處若眞大人心地自是平穩言行自然相顧前不云乎但凡叅禪做事須向

實頭伱若在實頭上著到一切施爲動作自是不虛大衆又如何是做事底實頭做事底虛頭者裏亦有箇入理之談我且問伱作麼生喚做事莫是叢林裏監寺有監寺底事副寺有副寺底事維那有維那底事知客有知客底事侍者書記監収直歲庄頭及餘一切諸職各各有應管底業務麼若以此爲事則必以長連單上叅得底爲理恁麼則理不是事事不是理作麼生說箇事無礙理無礙若道長連單上叅得底便是諸職事做底諸職事做底便是長連單上叅得底謂之事理無礙法界須知更有信手拈來一毫

頭獅子百千億毫頭獅子無論順逆大小當處全真
謂之事事無礙法界若總與麼定當恰好做得箇座
主使下何處復有宗門眼目何況更說某甲職事與
某乙職事不著便某處堂頭好某處堂頭不好某保
社規矩嚴謹某保社散誕較長度短辯是爭非只管
終日聚著頭絮絮忉忉你道還有星子衲僧氣息麼
龐蘊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
處處莫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與妙用
運水及搬柴他是箇俗漢到有些衲僧氣舉此一偈
聊作指蹤若便與麼會且要做箇俗漢不得今日因

安立職事不覺引出如許葛藤驀豎拄杖云且道還
與者箇相應麼大般涅槃經云如來有時說于世諦
而人以爲第一義諦如來有時說第一義諦而人以
爲世諦若向者裏分疎得下方知古人道但參活句
莫參死句若是死句下著到無你自由分直饒若玄
若妙若體若用一一融會猶是死句作麼生說箇活
句卓拄杖云不是不是

普說因緣大事衆生慧命若授受失真佛種應斷歷
代祖師喫盡生受方能在那裏獲大總持遇真法器
猶自縝密非悋法也法運衰晚人心儇薄往往聰明

之士托足清流挂名高蹈一以皮相遂有魚目明珠
之誤日久逗漏悔何及矣南嶽讓禪師云遇非其人
宜慎辭哉良以是耶嘗見善知識擇法不爲不嚴乃
以愛人之故甄收輒濫大陽平侍者大慧以爲盡得
大陽平實之旨而黃秀才終不免三丫路口之記賣
薑漢豈不是五祖戒高弟而覺範以爲賣師取名予
每於此益仰慎辭之訓古人深達法源深明根欲非
老於叢林未易知此老僧三十年謬膺師席所見所
聞不可枚舉然以法眼觀之亦不足怪夫道有真則
必有似有深則必有淺似者出於道外淺者猶在道

中以道中之淺而欲其生滅淨盡人我頓徹此不達
俱生現行之理將欲持法祇恐傷慈善知識之於學
人應見及此而預爲之防學人之於善知識亦應見
及此而先爲己地則師與資兩無負矣善知識爲學
人預防不過在道法上始之終之使無剩義而已學
人先爲己地亦不過在道法上既窺其體直窮其用
使無空解而已古人云有頭無尾時如何終是不貴
有尾無頭時如何雖飽無力頭正尾正時如何兒孫
得力室內不知人止知有尾無頭之爲無力而不知
有頭無尾之爲不貴遂使理則甚明情終難遣乃自

解〻云一切法不可得一切心不可得夫法不可得心
不可得盡天下人莫不皆然幻因猶在幻果難逃古
人云何不道拽而不拽固昭昭可鑒也且舍頭亦無
所謂尾麻三觔乾矢橛此頭之極正者也道則如是
前後若何所以云句前句後正是學人難處大法不
明正恁麼時猶有趨向劍去久矣君方刻舟不見趙
州作沙彌時參見南泉〻云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
云有主泉〻云主在什麼處州近前鞠躬〻云孟春猶寒
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明日陞座州便出衆〻云如何是
道泉〻云平常心是道州〻云還假趨向也無泉〻云擬向

卽乖州〻云不擬向爭知是道泉〻云道不屬知不屬不
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汝若渾達不疑之道猶如
太虛廓然無礙豈可强是非耶此趙州得體明用一
箇大榜樣已解道孟春猶寒而復問〻云還假趨向也
無此眞得底人自審去就大衆不假趨向頭一句如
是尾一句作麼生莫是隨緣消舊業更莫惹新災麼
且道箇裏還有差別也無試細細諦當著古人有因
問云和尚手裏是箇什麼便舉拄杖〻云老僧年邁離
伊一步不得大衆作麼生說箇不離底道理莫便〻云
者箇還離得麼且喜沒交涉大凡衲僧家體究言句

須有來由於今人都是沒來由底取次批判明眼人
笑汝在昔達磨大師望神州有大乘氣航海而來流
通箇事掃除階級秖要汝特地承當頭正尾正不是
但有其說二祖安心已竟一日復〻云外息諸緣內心
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由是七年乃有語〻云
我已息諸緣磨〻云莫成斷滅否二祖〻云不成斷滅大
衆此不成斷滅正是吾宗門頭一箇嫡眞血脉後來
讓禪師聞馬祖開堂密遣人往纔見陞座便出〻云作
麼生馬祖〻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大衆作
麼生是馬大師不少鹽醬處也須知是箇血脉藥山

在馬祖處悟得石頭禪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〻云子
在此作什麼山〻云一物也不爲頭〻云恁麼則閒坐也
山〻云若閒坐卽爲也大衆藥山和尚旣一物不爲而
又非閒坐箇中事作麼生譬如琴瑟箜篌琵琶縱有
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到者裏須知大有血脉在
不得頇顢潙山祐禪師一日因香嚴仰山侍立忽舉
手〻云於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香嚴從東過西仰
山從西過東潙山〻云者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
潙山當時法社如林已如此說可見無上妙諦今古
寥寥汝若打頭不遇作家纔掉得箇相似便〻云本來

具足暫時岐路枉受驅馳一日瞥地還其本有直下現成不犯工夫尋常無事不知不覺闖入聲色差別儼然有善根底瞎地裏慚愧若多生染得魔種更增邪見所謂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無別道法凋零皆由此輩古人比之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非餘外虫能食若是眞實道流纔入頭來便思究竟決不冐流於岐路秖如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汝於今自心自性可中見得如伸手見掌麼若果見得便知麻三觔正是者箇道理乾矢橛正是者箇道理乃至玄要偏正本體功勲一一透徹自然日用間相應

與不相應不假問人未相應者自解方便做到相應有走作底做到無走作不會打成一片底做到打成一片香林涌泉豈不是古來大老何曾蓋覆眞實人說眞實話秖要同道各自點簡不如今時自欺欺人天下狂慧固多老實底亦不少人不可欺去去來來總是自欺而已然自亦不可欺同是佛性一切好歹亦各自委只是名聞利養一時撇不下不免硬作主張日過一日一口氣不來時豈非禍事我老僧于今從自已著忙起奉勸諸人亦如是著忙未了事底請急了卻既了事底請乘朝氣一蹴到底臨濟大師云

圓明方始了畢我洞山价祖亦云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古人悟得的確一箇箇俱是頭正尾正不如今人秖要師家點頭便到處覓因緣終日做學問事事迴向出頭那邊自己脚跟下無始劫來麤重習氣尚不能消停萬一一剎那間聲譽在前利欲在後方寸裏百種偷心豈伱一期之悟遏捺得住依然打入世諦隨他流轉莫聞與麼說便道老僧全重功勲箇裏大有分曉圭峯密禪師荅溫造尚書云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莫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莫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

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現百千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此圭峯爲有習氣者言之也若老僧道體本空寂何分法化心自靈妙無有眞妄於此頓徹時時空寂靈妙念念靈妙空寂分段如是變易亦如是一身如是百千億身亦復如是若見有色身不認有妄念不隨卻似不會悟理晦堂老師荅韓宗古侍郎云心外無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念翻成認賊爲子此晦堂爲心外無法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者而後云縱有煩惱習氣則以如來知見治之豈知如來知見不是治煩惱習氣之具蓋如來知見即衆衆生知見悟衆生知見即爲如來知見涅槃云有智慧即無煩惱有煩惱則無智慧若見有煩惱習氣則如來知見必斷若如來知見斷即無煩惱習氣潔淨溪坑可畏之處與無上菩提遠之遠矣故知眞發明人他自知時曹山寂禪師云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借是外紹不借是內紹是眞王種隨緣任運血脉不斷故又云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悟得無身自然有事一切時中泯然無始終

本末之異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未有室內不知兒孫可不得力也以要言之無論有習氣無習氣從最初發心以至佛地秖是一箇道理大須著意切莫閑過孤負己靈今與諸人約共住隹山水山溪無事正宜體究老僧是箇老實頭一切門庭鬧熱讓與諸方一飯兩粥耐麤甘澹便與麼過時秖要與諸人隨根授道稍知痛痒便合徹底倘或失念上頭有人提挈汝在古人打發了尚埋頭衆中十年二十年且道意作麼生臨濟大師參得黃檗禪可謂千了百當卻後七年破夏入山密咨何事始知師資商榷溪淺有

時不可麤浮輕言過量明朝後日大有事在悔之已晩汝今現在座下及將來更有付授悉聽老僧遺發不得自請住山離師太蚤終難成立行同流俗非吾弟子久立珍重

茶話

除夕茶話今夕除夕天下人盡於此夕著忙惟有我衲僧家不然且道衲僧家具箇甚麼道理只是貧亦了得富亦了得乃至有無長短一切了得甚而是非好惡聲色無有不了之處不是無只是了德山云一切萬法皆由心生心若無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法

門一切無礙還非其人宜愼辭哉大衆作麼生說箇無礙底道理天下無嫌底法總是你不了便成繫縛不是隨事隨物而了了而後隨故隨而不隨大慧云汝但八識一刀此一刀斷則千刀萬刀應時而斷所以古人云行腳高士大須向聲色裏坐臥聲色裏困眠始得你若不了在者裏便生出許多迴避許多取舍且作麼生坐臥困眠平日胸次間未免疑滯何況臘月三十你若了便時時了念念了豈待臘月三十觸事遇物總有箇打發處而又不是離他人生世間一切是非善惡種種生滅你作麼生離而今儘有掉

得箇不生滅底道理便擬向生滅邊淘汰以爲踐履不知生滅又是箇甚麼你纔擬淘汰叠是生滅如此見解正眼觀來總成外道你若了豈有恁麼事就是山僧恁麼說已是老婆心切故有落草之談旣恁麼說猶是落草之談過此已往又作麼生開口無事歸堂

茶話如今末世佛法凋零師家與學人俱顚倒而不順正理山僧平時東廊下西廊上禪堂裏方丈裏與你諸人說長說短說是說非商古量今隨情目下都不曾見你諸人著箇眼孔而今見山僧出來食茶

便箇箇拈起紙筆記山僧說話難道今日纔是麼豈不是顚倒就如趙州當日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食粥了也未僧云食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便悟尋常恁麼語句悟得幾箇多少人作佛法會只是見者僧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便將趙州恁麼語句向日用處會向開口處會向擧起處會此豈不是顚倒又如高亭簡參德山山隔江招手簡橫趨而去尋常擧手動足一切人總見他爲甚麼無一箇半箇在者裏得箇消息纔聞高亭簡與麼悟便向招手處會不可總教人作野狐精去也又如會通侍者辭鳥窠往諸方學佛法窠云若論佛法我者裏亦有少許通云如何是和尚者裏佛法窠拈起布毛一吹通便悟不可又道吹布毛便是鳥窠佛法若不是爲甚麼侍者悟去時有僧出問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高亭簡與德山相見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師拈果子云會麼進云當初只爲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師云還見德山麼進云沒有兩箇師約住云過來過來僧近前師云一箇兩箇相去多少進云正是學人疑處師復以果子擊案一下進云畢竟有箇親切處師云何不放下僧禮拜師復云

此事大難須實實在那裏了得纔好你看世尊當日拈花後頭便生出許多葛藤你若總作佛法會有甚麼了期須是觸著便知下落方纔曉得世尊爲人處正在那裏破綻處亦正在那裏你更在那裏替他鉢盂安柄說甚麼一箇兩箇三四五箇了得了不得說甚麼法身邊說甚麼向上說甚麼三玄三要五位君臣法眼根境雲門三句旣說不得你又作麼會他似山僧恁麼說話難道沒有伶俐衲子一句句穿過爲甚麼卻了不得且道病在甚麼處良久云無事歸堂

除夕茶話今夕除夕天下人俱向家裏度歲惟我衲

僧隨寓而安將謂無家可歸殊不知我衲僧以山河大地爲家以四生六道爲家以喜怒哀樂爲家以是非得失爲家以甘苦平險爲家雖論劫在途中而不離家舍雲門大師云會則途中受用旣在途中作麼生受用故知在在處處俱有到家消息世人有父母妻子之家而非安樂長久之計時節若到聚散無常悲歡相倚雖暫時在家而恆居途路雖然以道俗相較固有如是便宜若我衲僧到得在處爲家腳跟安穩亦知還更有長處麼良久云明朝又是新年月今夜且看人送窮

茶話此事現前不過汝若鉤索將來便見玄遠祇如卽今大衆在者裏會茶某果子好食某果子不好食者一杯冷那一杯暖何等天眞靈妙及乎問著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有許多承當許多指示且道過在什麼處古人道佛法在日用處迎賓送客處痾矢撒溺處纔恁麼卻又不是也雖然如是須要開者箇眼始得汝若未開者箇眼雖全體是佛卻全體是衆生境界汝若開者箇眼雖日在衆生中總是佛之妙用所以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然又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汝作麼生折合今晚華首監寺爲新首座普茶特請山僧茶話適來幾句子且道是要諸人知是要諸人不知良久豎拂子云大衆多少人在者裏作知不知會大衆佛法不是者箇道理旣不是者箇道理畢竟合作麼生以拂子左右拂云珍重

茶話言不可以示道心不可以入玄所以從上先哲無心體合不言躬行老僧自見先師得此滋味便擬向溪山窮谷力行古道詎意因緣不偶後來在者破院住三五年那破院住三五年往來往去便是二三十年十年前澹監寺溪悉老僧此意曾向三吳替老僧尋箇住廬山因緣三回兩次祇是不成就如今想

起來始知因緣合在者裏旣有監寺一副身心又得副寺直歲庄頭暨山園大小職事前後發起亦同一副身心所以五年之間儼然叢席雖則老僧初心亦是諸人願力互相湊合不得不歸之風緣老僧今日到來安置職事與大衆會茶不可無說遂舉盞子云大衆住山須要得者箇著落復云有得食有得喫便是我和伱底活計食了喫了拿起鋤頭挑起匾擔向那青黯黯處去不管他高低平突鋤了一畦又翻一畛正當恁麼時佛也覷伱不得若是具眼底埋頭在那裏日三月三必定到覲澄田地就是初心淺學總

教生挨著不許走作分毫久久自然觸著磕著大衆此是汝諸人本分上原自具足底不是靈驗祇是暫時岐路伱若肎收拾世間底心一挨挨在三寶上全身放下一肩挑起老僧不敎伱求禪學道大衆伱便是禪伱便是道更求箇什麼學箇什麼伱若還起一箇求禪學道底心卻似出得醬缸又入虀甕從上佛祖雖有言句卻是敎伱向無言句處不是叫伱在言句上作境致伱若向言句上作境致與那沾滯麤重境緣有何分別總是解脫不得說甚麤細于今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盡是惡口伱又在他惡口上左思右

量豈不東行西向古人道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何況其餘大衆于今世間人祇有兩種障每日下得牀來門外門內若大若細一切境緣恚喜得失伱若透他不過時隨順了他便是被他流轉若不隨順便有許多礙塞處謂之事障一回瞥地轉向自己又在自己正位上住著不得自在謂之理障豁然醒覺回向日用在日用上一切時一切處頭頭上明物物上了纔喚做事理無礙更須知有牛頭出馬面沒指東爲西喚黃作白到得者田地若不知轉變古人喚作貼體汗衫最難脫卻到不如我和伱食飽飯肩上作具

東嶺上西嶺下更自親切祇是伱不肎承當大衆天下無難行底事祇要自肎發心于今現住著好山水相聚底都是絕好師友又有許多菩薩替伱起了房屋趲趁錢糧種種成就伱還當下錯過擬向什麼處去何不趁色力康健持一片衣一口食與衆作息歲久月深自然暗自點頭老僧不敎伱無利益努力向前取辦一生豈不慶快還肎麼久坐

茶話一切諸法皆唯是心有情無情同入法界不了此宗功歸生滅所以一切衆生界即是法界一切二乘界即是法界一切菩薩界即是法界一切諸佛界

即是法界但一切界現則法界不現衆生界現則法界不現二乘界現則法界不現菩薩界現則法界不現諸佛界現則法界不現非無法界祇是不現若法界現時觀一切界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出頭天外誰是我般若就一切界冥合法界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不壞目前且共來往心相體信自有因緣然雖如是古人又道法界一眞猶存見隔見在即凡情忘即佛拈卻藥忌愼莫追尋諸人到者裏須防打翻茶盌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室中垂示

六祖大師云何期自性只此四字便見悟徹根源于今人都是會底不是悟底卽如聞卽心卽佛渠也會得非心非佛渠也會得不是物渠也會得假使有人道纔與麼便不與麼渠也會得殊不知蚤相隨來也何不回頭提敗討箇親切去討箇省力去若到者裏方好見人須知更有相爲處

邇來禪有兩種大病一者以日用穿衣食飯見聞覺

知爲主人翁只是不許認著恐落窠臼二六時中但只仍舊不得動著聖亦不拘凡亦不管無生死可出無聲色可避人問著話東荅西如云如何是佛荅云我昨日從開先來畢竟如何荅云明日卻往圓通去或云廚庫三門或云鐵秤鎚或一喝一掌以爲本分呈似亦謂表遮同時亦謂獨脫一路一者離一切善惡境念然亦不同于木石一段澄湛圓妙推亦不開就亦不得久暫寤寐打成一片便稱徹見本性已後只須踐履將去如習念一起便不隨之日遠年深便登聖位喚做結果收因其餘或認箇不名不物或空

空洞洞或昭昭靈靈或潔潔淨淨或現成無事大約大同小異要不出兩種變換學者根器伶俐多中頭一種病篤厚之士多中第二種病噫去聖時遙眞僞人少學者無所適從輒爲議之以俟中毒者知所易弦也

予素喜白雲頌露明淨透脫凡寓目必玩味不忍釋拈花頌尤喜其類已因用韻竝載焉頌曰盡道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驗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和曰拈花微笑何曾是帶累兒孫立下風白雲雖具超方眼也只惺惺在夢中且道旣是惺惺

爲什麼卻在夢中參

蓮花峯祥菴主二十年嘗以拄杖示人曰古人到者裏爲什麼不肎住凡荅無有契者乃自云爲伊途路不得力今人尚不曾到者裏說什麼肎住不肎住縱饒到者裏也錯會他不肎住之旨何不看他道爲伊塗路不得力乎復云畢竟如何以拄杖橫擔云榔標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須是與麼始得若到與麼田地渠且不是與麼人何故生平用盡心力祇圖識得者些好惡

臨濟大師云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三要

始得古人立法將以防僞誰知後世反滋傳僞病在不求者一句端的著落卻去辨別甚麼是玄甚麼是要如此豈不是傳僞又有云祇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矢橛者便是那一句了如此豈不是傳僞不見德山云但叅活句莫叅死句若是死句下薦得千生萬劫沒你出頭分所以汾陽深明斯旨乃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分明向道得意忘言道易親區區髑髏邊覓甚麼汁你若觸著便省不妨轉死爲活便無許多藥忌便見古人立言之旨以此供養三世諸佛亦何愧歟

談宗家往往開大口抹殺教乘殊不知渠實落做處尚不能及教乘極則祇如楞嚴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云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又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今時人果能與麼會得到得者田地麼直教會得到得尚未是宗門下事況猶在依稀間耶余嘗向人道達磨未渡江如清涼寶誌公諸聖賢亦會闡化一代書冊所載清涼心王銘寶誌公大乘十讚四料簡十二時歌未嘗不道盡爲何初祖復來故

知他大有長處所以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度生臨末梢頭方纔拈青蓮花目顧人天云吾有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與摩訶迦葉正是此意後來融師亦云三乘十二分教何曾露著箇消息趙州亦云我尋常祇是以本分事接人若要隨根上下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他時遇明眼人亦不道老僧辜負伊于今末法將來爲宗師底瘌淥淥地恨不得學人會去趁門庭熱鬧殊不知儘他說得傳得尚不是教乘極則更要學人會箇甚麼且何故知他不是教乘極則爲他教乘極則亦須有箇悟處既悟得又復行得所以世尊在世時凡依教修行各各皆有所證不徒解了便休于今宗師瘌淥淥地且不管學人悟不悟行不行祇要他會早晚叫入方丈低聲細語道甚麼是今時甚麼是劫外如何是得體如何是得用者樣便是獨脫一路那樣便是結果收因學人不知以爲宗門事祇是如此一任横說豎說且莫道把學人悟門一塞塞斷就是恁麼說底傳底謂與達磨西來之旨有分毫交涉否須知此事大是貴悟若遇沒量宗師自爾規模高深絕不容你作解作會直待你打翻時節方纔與箇本色鉗鎚從古大老門下一箇箇悟得便是徹

頭徹尾如臨濟三度問佛法三度被打濟不會便辭檗檗亦不與說破但指往見大愚濟後在大愚處言下打翻始回黃檗檗見便云者漢來來往往有甚了期及濟述前因緣檗復云大愚不識好惡待來好痛與一頓儞道善知識鉗鎚何等妙密靈源清云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

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非眞花也予嘗讀此合掌稱古佛曰今時代安得復聞此言耶

夾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聞師家近來都重此話以爲極則殊不知到者裏更須有轉身一路始得不然總是挖肉生瘡或曰鎭州蘿蔔靑州布衫庭前栢樹子正是他轉身一路若作恁麼見解他時後日喫閻老子鐵棒有分在眞正禪流切須仔細

學者最忌打頭悟得箇明淨淸白絕言絕慮底後向日用中銷鎔泯合謂之從體識用或從日用中悟得箇無過患底後於動靜起滅處豁然踢著自己謂之從用得體若墮在者窠臼中必然自己證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愼乎

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據此偈徹見根源今人一般讀了解了總沒交涉下流不用心者不必論卽如老宿自稱悟道也只作透脫道理會去不得自己受用此其故何耶祇爲古人業有恁麼話若稍不識去就便著著俱立下風如此有何了日因別一偈爲眞參者助緣全貴當人轉變不然也是出得醋甕卻入醬缸耳偈曰見見聞聞妙入神聲聲色色沒疎親箇中誰了誰不了賺殺從來學道人

類隨尊貴譬之畫龍逼眞鱗甲濡動著一墮字則破壁飛去矣人多不得墮字之妙徒向鱗甲中覓纔倖覓得亦是蛻底或曰假如識得墮字還有差別否曰有何故正如人看畫指點山水樹木亭臺人物之妙一一賞鑒殊不知自己現前一幅尚要塗汚人筆墨耳

此事似聰明伶俐人方纔搆得然聰明伶俐人往往解了會了拋置一邊一任猢猻子跨跳都以爲不是

別底至於佛法身心打做兩橛尚不自知被明眼人簡點渠也不伏止因渠信得平日悟處堅僻或捜古人請訛所在一一和會便不疑他人更有長處所以生死到來多是打退鼓若未到生死且不見得以此看來又似全貴至誠老實一有所悟便能脚蹋實地不冒自己瞞昧此是第一種好處然往往多作實法會恰似有者般事聞人說話不復玩味盡以自己所見和會亦不信他人有特地過量事所以盡其力量不能深達法源底畢竟但成箇修行人而已若論吾宗眞沒量大人方能擔荷不然且敎依敎修行或深

信淨土免虛度光陰錯足旁途良可怖畏

簡白雲端蠅子透牕偈曰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生平被眼瞞和曰沽計埋頭影裏鑽此時退步灼然難分明脚下虛空闊只爲貪程卻自瞞又北斗藏身偈曰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眼看他人富貴等閒不奈幞頭何和曰公子遊花無傲骨貧儒意氣自來多若知富貴窮中足緩步高原且奈何

問寂寂斷見聞見聞作麼生斷荅曰若要斷除是機關木人始得六祖所謂斷者非斷滅之斷也卽今同在堂中上棟下宇外山林內椅席風聲禽韻種種見聞何曾與你作聲色會你欻起一念云者是棟者是宇者是山林者是椅席者是風聲者是禽韻方纔有種種分別便是種種分別也是你本性靈妙了不可得你念未起諸法自如你念欻起諸法亦如你若當下了卻便解獨行獨步決定無有少法可得你若一向斷滅見聞更教阿誰成道所以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蚤晚成圓覺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

空者卽空華相亦不可說言無虛空性曹山亦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銷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請深思之

此事若一向不出則失人出而不知去就則失己失人者滅己之德失己者瞎人之眼唯過量人自己脚跟下步步生活就如人慣爲客商一出門吉凶利害自知去向又如將兵討賊先有定謀然後奇正相生著著不入死路所以學者從此薦得盡是活底不是死底祇爲善知識具大方便於諸方便而語不失宗乃能入水入泥移高就低不然悉是釘樁漢爲人不

得毘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只此一偈後來諸佛諸祖總跳他不出祇為道絕有無永離邊見所以永明禪師讀龐居士語云空華落影陽燄翻波嘆其不落有無之句正契斯旨學道之士須得到者田地方許與佛祖契同不則悉滯權位不道全非祇是化導邊事卻與那人無干即如古德云知得恁麼事拋置一邊卻來者邊行履此亦大有來由人都不識拋置一邊是甚麼道理乃謂來者邊行履便是盡卻

今時底事既恁麼事且拋置一邊還有甚麼今時不今時所以天然常云須是那人始得不然掘地出空止益勞累噫此所謂不落有無之旨歟

靈雲見桃花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面直至于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洪覺範頌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予喜洪覺範頌因作偈以廣其旨云靈雲一見已無端又怪玄沙此話傳痛憶少林枯坐後被人呼作達磨禪

若論主人翁于今當人一切時中說是說非底豈不是做好做惡底豈不是至如寤時底夢裏底惺惺底寂寂底散亂底靜定底思惟底無記底開眼人看來總不是別事只是一向不曾知有遇境逢緣妄生計執古人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所謂逐物者皆由不識眞心妄認六塵影像為自心相處處流轉如狗子咬枯骨自生津味不知一切境界緣慮總沒有一毫頭許與我計執若能從此省得亦不用離他他本無有恁麼事離箇什麼既不用離他亦不用自生珍貴若生珍貴何異逐物蓋以無始劫來倍不曾得迷不

曾失只是暫時自信不及便有許多分別許多疑慮既有分別疑慮以故究竟無成畢竟有苟非大徹大悟一回到親證田地雖則龜毛兔角一時遣他不得此中稍稍自昧便易放過每見時流開大口說過量話徒以些須聰明和會道理如云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及夫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等語以為識得主人翁便一切法都不可得惟有主人翁獨行獨步此豈不是絕頂之談然祇是說底會底學士大夫見識灑脫見他出格痛快不得不傾心相從殊不知就裏大有差別何不各人向自己生死上打算一翻如謂

主人翁畢竟到生死時還是作得主還是不用作主者一段直下明白底作麼生銷繳又如說是說非時做好做惡時得不分別麼寤時夢時得恆一麼惺惺時寂寂時散亂時靜定時思惟時無記時總無走作麼假如有預顢佛性撥無因果之流作何辨白到此慎毋儱侗于今說底會底多是儱侗所以佛法身心打做兩橛暗地裏有許多不相應處人前又開大口貽羞佛祖魔魅後昆莫此為甚須知者椿大事實實有箇徹證時候天下儘大深山窮谷未嘗無眞實親到之人不似于今時流稱揚稱鄭不識因果自欺欺人決招地獄告汝學人慎厥去就毋遺後患

金剛三昧經偈曰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此正緣起無生之旨也所以云一念緣起無生頓超三乘十地而學者多忽之不知佛祖相傳唯重於此法華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又云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此意最為幽遠以故後文復露本懷云如來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夫唯諸法無性所以佛種必藉緣起若一向那邊又誰知有

與麼事但末世凡夫智量狹小知得與麼事卻又奈一切不何以此不得不推遲八刻殊不知總非佛事圓覺云譬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楞伽云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若能見自本心滅諸分別所滅既滅能滅亦滅正當是時如夢被驅而忽覺還觀所夢心境俱盡華嚴云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圓覺云如人自斷其首首既斷故無能斷者又云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囊栢曰但使自無情見大智逾明萬法體空無轉變相以此觀之十世古今不離當念無邊剎海不隔自他良由眾生妄生分別故有彼我久暫若證知一切境界皆佛境界無淨無穢無成無破無古無今無我相無涅槃念念如法法如則法華所云諸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其然乎雖然凡聖一眞猶存見隔執藥成病不覺不知不見道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起信論亦曰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眞如學者耽於隨順不知離念而欲得入是猶擬東行而西向也悲夫

此事本非甚難但得不變易便休若要不變易除是作得主宰曹山云若作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不

得主宰便是變易又云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麤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菩提涅槃此等殃禍不小因甚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噫天然嘗道不得硬作主宰爲甚麼又道要作得主宰祇爲構他去便是硬作主宰便是變易假如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還構箇什麼到者裏免與不免總不要構他若向者裏如箭離弦如門落臼如薪盡火滅始有自由分方是作得主宰不是硬作主宰雖然若非箇人就使與麼也是平地起波濤

所以云癡人前說夢不得

今之學雲門者徒見其上大人扇子跱跳及占波共新羅鬬額等語以爲出格獨脫便任意揣摩遞相傳授殊不知他家大有來由何不看陳尊宿當時纔見門來便擒住云速道速道門愕然州托開云秦時𨍏轢鑚門於此大悟他後每見僧來便顧著云鑑待僧擬議便云咦古今相傳皆謂雲門顧鑑咦三句之旨正從此來所以渠語句自有著落不是胡亂道得卽臨濟大師亦云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始得後來雖善知識亦不敢與他家事此雪峯稱爲古佛也噫師承之妙非可勉强而知然不以不知而遂損視今之頇顢之流爲何如哉

洞山偏正五位大有濟上風味而直捷之與精密各自成家乃知解之徒謂曹洞不及臨濟皆因汾陽已悟洞上之旨復疑臨濟有長處後見首山果獲大徹此固實錄也殊不知因緣時節大有原故是不可以一人而咎法時節未至卽如汾陽先悟玄要後見洞上尊宿亦安知不更有大徹耶所以此事唯貴眞悟悟則事同一家自知差別端的不悟則千頭萬緒難以湊泊卽如偏正之旨唯親證乃知親證者從自己

胸中流出與古人契合始爲相應不然盡力摹寫寫得逼眞也是刻舟非愚則任耳偶憶原頌賞極玄旨因用韻和之錄原頌後以識古今同風之意原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若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和曰正中偏一路樵歌南陌前千年積恨甘心也暫

爾倡狂且莫嫌偏中正面目分明何用鏡大家女子解含羞豈學嬌嬈來炤影正中來雪裏虛空絕點埃皇風皡皡非關帝慚殺春秋天下才偏中至雪擁藍關無躲避不風流處也風流有氣志時添氣志兼中到言思斷處誰能和石中無璺復何云堪笑雲門解穩坐

八門總說曰混沌未分元無彼此一爻纔動始兆暗明執相迷心良由眞如無性分明建化暫斥背覺合塵法法眞純落徧計而成差別心心體合循分別以鑑源流入契證之門自知體非對待冥心知之路方識道絕有無全貴得魚以忘筌欻然情生而智隔似乎頓中更有漸門究竟心外終無少法所以云萬法唯識識如夢幻方纔信三界唯心心本涅槃瞥爾打翻暫回頭而猶錯擬將修證知下劣之難忘何似踢破玄關向那邊放行把住卻來闖入聲色就者裏坐臥困眠本自不涉要玄何名眞智從來無有驚異豈美貍奴婆婆和和更潛行而密用不淸不濁雖易見而難知自昔如來權披垢弊爲玆大事不廢從緣入此門中須知去就勿迷方便始解入廛今日天然以楔出楔用報佛恩唯願仁者不聞而聞永傳斯旨標指見月權立八門若遇知音毋勞貶剝何以故尚有一門無路入大家杜口於毘耶八門圖◒⊙○●∴⃝○◎

總頌曰黑白相維混沌中一陽初兆事全通森羅萬象有無意類絕玄明語默融歌頌未忘虧主德桑麻平實自民風無聲一曲隨高下攪動滄波作吼龍

分頌◒黑白相維混沌中隨流且喚作西東金毛跳入野狐窟爲愛當塗底事通⊙一陽初兆事全通借徑還家路不窮端的要知遊子意相逢猶在夢魂中○森羅萬象有無意蛇在盃中弓影異荊棘林深衣絮行橫身三界全巴鼻●類絕玄明語默融腳跟無線轉如蓬頭陀衲子稱貧道直入千峯與萬峯∴⃝歌頌未忘虧主德茅簷不剪意深密三皇五帝但垂裳皡皡民風在今日∴⃝桑麻平實自民風老幼嘻嘻盡日中萬派漚和如不駐移舟別棹又冲溶○無聲一曲隨高下拈起拂子驀口打出入有無不可詮交參主伴成話欛◎攪動滄波作吼龍人家驚犬吠叮叮賊面是人人面賊是非同異幾時窮

深證之士於一切內外有無性相如以五色彩畫耀嬰兒目正恁麼時色與空等見與肯等而亦不入於斷滅如水中樹影如虛空燄如石裏火如夢中人如

幻師所作幻事設或有人欲一一指陳其名義性相則愚甚矣夫以五色彩畫耀嬰兒目其理爲若此也而終不能竄知嬰兒自證之處故楞伽經云隨入自心現量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噫非深證其孰能語此

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麼泉云汝若去須銜取一莖草來予偶憶此歎王老師到祇麼田地眞箇理絕情忘非凡可測古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特地可憐唯證方知若非親證縱使悟得說得

要與古人把手同行猶太遠在因與頌出以俟知音頌曰堪笑南泉老牯牛隨時水草足優游不禁忍俊婆心切特地人前解按頭底事風流不可傳崢嶸頭角已成顚甕頭黃葉慵收拾惹得知音卻共憐

有述耕夫生平怕鬼一夕張燈野田捕蝦蟇偶與同事者談鬼同事曰設有鬼何以辨之耕夫曰傳聞鬼無下頷同事曰汝試看我耕夫舉目視之巳無下頷遂怖走里許遇一人問之曰何忙耶耕夫述見鬼狀其人曰汝試看我耕夫視之亦無下頷徑奔還家正叩門次鄰人見其疾遽失聲趨問其故耕夫乃以兩次見鬼告鄰人曰汝且看我看之亦復如前所見予因語大眾云昔城東老母生平不願見佛一日遇佛以手掩面五指頭盡皆是佛且當與前一段話並看可以起悟

一日阿字無侍者因閱時師有論价祖過水偈并五位之旨疑其牽合請質於師師曰今時人易知耳祇如古人前後悟處并五位著落之旨能無疑乎無出禮拜起云洞祖幼時讀心經起疑到南泉巳解荅有伴郎來話後參雲巖於無情說法處得箇穎脫何爲至良久云祇者是又復涉疑乎師云悟即不無悟而

遂至大休歇安樂田地萬中無一何不看趙州初參南泉泉問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有主泉云主在甚麼處州近前鞠躬云仲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可謂千眞萬眞矣次日泉上堂州出問云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凡師家說法無不從向上一句子任學人因緣到即推門落臼不則亦令其發起疑情或從前依倚處恬適處就一句子下一回逗漏一回倒斷不見趙州云還假趨向也無噫分明逗漏了也泉云擬向即乖只一揮不由伱不著忙州果然云不擬向爭知是道豈不是平日依倚處盡情吐露所

以南泉爲人爲徹更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汝若渓造不疑之地猶如太虚廓然無礙安可强是非耶州乃大悟若因此便謂前仲春猶寒語尚未會在則依語生解矣人固有應機無滞悟非不眞而向背之情未泯歡喜之心未忘明眼人前終不謂向後無事所以當面相欺背後著楔不爲無故學者心誠諦信便見親切縱使强作主張當下錯過而師家亦無相負處又如大慧在湛堂時拈偈作頌業爲鏡淸無盡諸大老賞識渠未甘者方丈裏有禪方丈外便無禪下單來有禪纔上單便無禪以

此切切然不肎放過及向天寧薰風話一時冰釋巳得快活自在而圓悟謂其坐在淨躶躶處夫以大慧之天資無所不透其不肎自欺者心窠裏毛髮疑礙而巳既得冰釋快活自在豈不是千眞萬眞又其悟在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句下皆殺活全提語從何得墮在淨躶躶之説及乎相隨來也一句了卻始知前之快活自在微細依倚尚須一回所以道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最後一錐大有時節也价祖悟無情説法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説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偈固的

的也及問逖眞話而雲巖良久云祇者是猶自涉疑後人遂疑其偈語未過量又疑其難得不相見話未當故雲巖以良久銷之豈不是依語生解大凡學人未到大休歇田地自是趨向難泯或當師家鉗鎚妙密一回拽脱或當師家當陽正荅忽得自由夫雲巖良久云祇者是亦當陽正荅耳而价祖遽自涉疑所謂做賊人心虚及至睹影始知從前猶有依倚故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正是一回被虎齩切忌上山行也從前捨今時向那邊將謂更有第二人到此特地知非全身裏許故有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

渠之句既處處逢渠則渠不住渠而渠正是我我不更渠而我不是渠到此始知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又云一切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而价祖當時荅南泉云和尚莫壓良爲賤一句此時方用得著所以云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不喚作尊貴當知尊貴一路自別正渓得我今不是渠之旨也我洞上宗趣全重於此今時人稱洞上宗師卽渠我二字尚自著落不妥甚且以我今不是渠爲我今正是渠則尊貴之旨何在又安能復論宗趣無怪其五位杜譔矣价祖立五位正偏要不出此偈一一全

備悟者觀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十五字便自炯然可以意得也無遽出作禮云正中偏偏中正偏中至兼中到之旨無嘗于偈中四句頗有融會獨正中來一句尚屬影似不敢效今人杜誤乞師指示師曰夫偏不滯偏則必至於正正不守正則必至於偏然當不守正而猶未至於偏處試一著眼便可神會若必有句楷模則所體會者盡成訓詁不堪紹旨矣總之此事大須徹底若徹底人自然合他古轍不必逞聰明湊泊若逞聰明湊泊即使十成完具偶一二處古人意到而句不到或句同而意別或

句別而意同一時比量不及便自逗漏所以聰明人稍有所窺不會遇真正作家未免杜誤今時人往往蹈此不可不慎無禮拜而退

僧問高峯落枕因緣師曰此事唯貴悟不貴解若真實悟底人渠自然一切時一切處絕諸滲漏逢人問著便露現箇消息生殺縱奪盡有回互盡有出身師家相爲亦不是先有箇極則處要到恁麼田地若有箇極則處教學人到恁麼田地便有實法與人一箇箇皆有領會汝諸人若欲了生死須實實求真悟實證始得如高峯當時正是箇求真悟實證底學人雪巖正是箇教人求真悟實證底師家彼此誠實自然縱奪可觀如雪巖見高峯有箇省處也不消問渠麻三斤乾屎橛香嚴上樹不消共渠商量向上向下者邊那邊一棒一喝但只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者一句子探竿任你絕大伎倆也要在他面前吐露果然高峯云作得主者一句已有五六分收下然其中有親有疎所以雪巖亦不肯向渠道破又問夢裏作得主麼高云作得主者一句又有七八分收下然其中亦有親有疎所以雪巖一路逼拶直至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渠便一些氣息都無從前二關

不言可知矣直至枕子落地錯腳蹋翻始知向來得力一點也用不著然亦不在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著到于今師家提唱有兩種病一種老實底謂高峯賭讚時業已悟得主人公雪巖更欲看其向上事所以一問二問就渠悟得做得處按定方纔以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一奪奪翻直要渠到無巴鼻處翻轉身來便是向上關棙咄山僧且要問你既是賭讚時悟得主人公爲甚麼無夢想無見聞時便去不得既無夢想無見聞時去不得則日間夢裏作得主底還用得麼一種杜誤底謂雪巖問日間夢裏作得主麼巳

是一副紙棺材果然把高峯一截截了然後教渠就無夢想無見聞處放身捨命咄山僧且要問伱祇如曹山云大須作得主宰不要免卽成變易去也不可恁麼作得主宰更教渠就無夢想無見聞處放身命麼山僧在訶林時有僧一日呈偈數十首山僧接得但放案上便問無夢想無見聞主在甚麼處渠荅云止是學人放身捨命處山僧向渠道據伱此荅定謂會得落枕子時消息了也我更問伱祇如第一問第二問還過得麼渠便謂尤是學人疑處山僧不覺大笑云今人勝似古人古人第一問第二問過得惟過不得第三問今人先過得第三問第一二問反過不得豈不是會得底與身心全不交涉究其流弊始於師家有箇極則處教學人會就如高峯因緣渠便教人向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會取把日間夢裏一推推乾謂不用作主宰十二時中止要人將無夢想無見聞一合合去如黑漆桶相似以爲得大總持以爲向上巴鼻殊不知癡狂兩頭走總不會向眞實一回悟得是以今時師資說處儘有若到做處蚤已逗漏出許多生滅解嚼者謂其踐履未到已自可笑無慚愧者更謂伱作生滅會麼如此狂解不至盡大地

人滅卻慧命不止我輩稍有擔荷便當向溪山裏钁頭邊實實求箇眞悟眞證切忌隨流過日自取誤賺亦乃誤賺他人久立珍重

從上祇一心而已眞極故迷以眞極故不知有自己不知有自己則不能內守眞極故不知外無法不知外無法則不能不外見不能內守則眞心流轉不能不外見則境界似生以似生之境界惑流轉之眞心逾遷逾遠從迷至迷無有窮盡處無窮盡生死之中疲極思脫不須更疑境界境界元無以不知無故似生相續知其本無則全身在境界中如夢如幻卽極癡人決不謂夢幻之能繫縛雖知其本無如夢幻之不能繫縛然無住足之地則暫無復有如凡夫禪不難使妄盡以至於不動以不曾發明本心故滯於色界更差別則流爲無想極於無色皆識心變現所以我宗止貴見性於生死中直下悟取本原心地直下不受一切境界之所惑亂雖處至紛至紜而眞心不昧如摩尼珠映於五色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到此方知二乘雖會無我之性尤非大自在究竟之處得到此處尚有我宗門棒待有日喫在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食貴圖天下太平師曰世尊扶頭雲門把尾看來兩尊宿都爲他人著忙殊不知總不會動著毫髮要且古往今來受瞞不少噫秖今還有不受人瞞者麼

舉二祖問達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

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師曰既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又云將心來與汝安達磨大師恰如將一千斤擔子放二祖肩上御來刖去雙足教他疾行相似雖然用盡伎倆且道有甚麼交涉

舉鳥窠和尚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乃問汝今日何往者曰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者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此大悟師曰此在鳥窠分上即得若是侍者恁麼悟去三十年未夢見在

舉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曰國師辜負侍者駟不及舌侍者辜負國師罔極難酬大衆要會但莫向喚侍者處侍者應諾處作商量許爾具衲僧少分

舉歸宗剗草次有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鉏斷之僧云久響歸宗原來是箇麤行沙門宗曰爾麤我麤僧曰如何是麤宗豎起鉏頭僧曰如何是細宗作斬蛇勢僧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宗曰爾甚麼處見我斬蛇僧無對師曰歸宗斬蛇疑殺天下人秖今還識老

漢面目麼驀舉拂子云歸宗鼻孔一時穿卻了也若也會得不曾增得諸人分毫只是坐斷山僧舌頭去縱饒不會亦不曾減得諸人分毫只是一向任山僧口說手擎無人捉敗放下拂子喝一喝

舉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師曰魯祖面壁已是葛藤南泉播揚他人長短是何心行明眼人總好一場笑具

舉鄧州丹霞天然禪師過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灰曰吾

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旣無舍利更取
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師曰入見燒木佛便以爲
過量見鬚眉墮落便以爲猶有者箇所以如此若恁
麼要見丹霞院主面目驢年去大衆且待者些〻子見
解盡時爾自瞥地在
舉趙州示衆〻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
爐眞佛內裏坐師曰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
不度爐作麼生是眞佛內裏坐還會麼不會山僧今
日再與說過
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後有僧舉
似趙州州曰待我勘過來明日州便去問臺山向甚
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行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
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師曰試
道婆子畢竟有過沒過且作麼生是趙州勘破處雖
然如此我又早知爾了也
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
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曰旣召文遠爲
甚又道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且道畢竟有說沒
說

舉大愚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
宗〻云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祇有一味愚〻云如何是
和尚一味禪宗驀口便打忽然大悟〻云嗄我會也宗
〻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師曰兩度喫棒若作
一味禪會又向歸宗甕裏淹殺不干歸宗事
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
隨曰壞僧〻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〻云隨他去師曰者
僧若是伶俐漢一聞言下便合拗折拄杖放下腰包
向者裏住山去猶較些〻子雖然如是蚤遲八刻
舉靈雲和尚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

懷胎生〻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淸生〻云未審
太淸還受點也無雲不對生〻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
雲亦不對生〻云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眞
常流注生〻云如何是眞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生〻云
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生〻云如何是向上事雲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師曰靈雲兩不對試問大衆
卽今還構得也無縱饒構得且喜沒交涉又如打破
鏡來與相見且道打破鏡是甚麼時節大衆卽今相
見還是打破鏡不打破鏡假使有人出云早與汝相
見了也且喜沒交涉會麼

舉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曰旣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師曰嚴陽大似誤用假銀被人攔腮一摑尚不知非更嘵嘵辨成色高下趙州雖則提持正令也只作死馬醫殊令旁觀者哂咦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仰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不說仰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仰召大德參堂去僧便去仰復召大德僧應諾仰云近前來僧近前仰便打師曰仰山首尾俱全祇是不遇知音山僧若是者僧待伊云近前來便近前與一掌云者瞎漢猶作恁麼去就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乃省得他人氣力仰山得此如飲甘露

舉王常侍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初曰看打毬來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初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麼初曰困州曰馬困麼初曰困州曰露柱困麼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初曰困州遂許之師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睦州老婆心切若無王常侍道箇困字不幾弄巧成拙乎且什麼處是王常侍道困處大衆慎勿向開口處會平常處會絕消息處會亦勿向無會處會此皆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舉臨濟大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喝濟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也無爾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師曰且道兩人齊喝汝從什麼處分賓主汝若分得龜毛長三尺汝若分不得亦龜毛長三尺汝若總不與麼又是平地上喫跌作麼生喝一喝云賓主歷然

舉大覺參臨濟大師濟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濟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珍重下去師曰臨濟大覺畢竟相見在甚麼處及聞僧衆話卻喚覺來舉似一遭且道還有意旨也無假如當時僧衆無者話臨濟還合更有話也無具眼者試辨看

舉興化存獎和尚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曰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避得過師曰打中間話大

似春水漲溪忽然怒決奔注如駛祇是興化不合更道後段惹得後人依樣畫葫蘆恰如自把髻投衙一般更有種杜譔底云正是打中間底樣子或云爾還認得興化麼且喜沒交涉雖然如是畢竟如何良久云山僧從來不解妄語到此只合鈍置

舉興化和尚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爾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化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卻

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便待何時者禮拜師曰者僧既有權有實有炤有用為甚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不得大眾須知此事大有差別不得草草于今要會但看那裏是興化橫兩橫處汝若在者裏識得破已後不受天下人瞞雖然如是還識興化納敗闕麼

舉洛浦元安禪師遊歷罷直往夾山挨山頂上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者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卻令人伺其出菴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菴來人謂菴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別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師曰洛浦一喝有甚麼過處卻來被夾山幾句胡言漢語卽便納敗且道利害在那裏所以山僧常道不是師家瞞汝祇要汝灼然不受師家瞞去方纔了得不然莫道無事好

舉雪峯常謂玄沙曰有箇濟南長老問無有荅不得者一日到雪峯峯令訪玄沙沙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師曰恁麼看將起來蚤是玄沙喫許多辛苦若山僧當時待際南到來但與相見縱然無語肺肝如燭且道在甚麼處具眼

舉蜆子和尚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常日沿江岸採蝦蜆充腹暮卽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和尚聞之欲決眞僞先潛入紙錢中深夜蜆子歸靜扭住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師曰覓子和尚似則似矣終是做賊人心虛當時若被扭住即與拓開云㑊麼作麼巳後更無一人能奈覓子何華嚴便與麼放過也打失一隻眼在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師曰乾峯有口道不出雲門道得卻無口須是兩箇縛作一束拋向東洋大海卻來山僧與爾說箇譬喻且道譬喻箇

甚麼參

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卻問南院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橫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曰恁麼相爲可爲徹頭徹腦披肝瀝膽所以風穴一生氣宇如王到此處眞如春雨雪消解衣適體南院古佛粉身碎骨未足爲報

舉和山示衆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謂眞過僧問如何是眞過山曰解打鼓如何是眞諦山曰解打鼓即心是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曰解打鼓向上人來如何接山曰解打鼓師曰和山到者田地絕不容易雖然須知恩大難酬何以故若不恁麼和山爭奈若也恁麼爭奈和山嗄過得栗棘蓬是好手

舉石霜慈明和尚冬日傍僧堂作此○○○二二三几䎽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師曰大衆會麼汝若會去猶較山僧一線道在汝若不會橫亙法界逼塞虛空諸人且向什麼處蹲坐良久云可惜許

舉楊岐會和尚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

剛腳下流鮮血又示衆云踢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師曰大衆饒爾與麼會得也是楊岐底不干諸人事又如即今山僧與麼舉似也是山僧底不干諸人事何不向諸人本分上道將一句來看速道速道良久云縱饒道得也祇得一半

舉鹽官檄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潙山檄云一切衆生皆無佛性師云在鹽官太很藉在潙山[illegible]老婆禪即不無若論提唱宗門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荅云麻三斤師云不許向舉起處承當不許作不思議會不許作隨處皆是會令大衆下語畢代云洎合忘卻又云多少時來也又云瞎

舉六祖大師初到法性寺見兩僧諍論風幡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往復不已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云風幡且置什麼處是心動處令衆下語畢師代云幾乎悞殺兩僧又云六祖大師蹔又云十萬八千又云鉢盂安柄

舉陳提刑參五祖演演云提刑會讀小艷詩有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諾諾遂出時圓悟爲侍者卻問云提刑會得和尚意麼演云他秖認得聲耳悟云只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爲什麼未在演云庭前栢樹子聻悟懡㦬後出見雞飛上欄杆鼓翼而啼乃自喜曰此豈不是聲入道所悟演遂肎之師云且道諾諾與庭前栢樹子是有差別是無差別若無差別爲甚麼卻悟若有差別差別在什麼處令衆下語畢師代云不是一回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又云伸手原在縮手裏又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問答頌

二十問答并頌 有序

威音以前虛空烜赫威音以後皂白分明無門之門建立誠非得已以楔出楔掃除卻有來由原佛祖之心秖爲一事詳表遮之法屏絕岐途奪食驅耕情窮乃見懸崖撒手絕後方甦金剛圈栗棘縫過得始稱好手如來禪祖師意悟來總是瞞人若果一回汗出不妨瓊樓玉殿現於一莖尚需有日活來未信影草探竿遂爲剩語殘羹餕飯不中飽人陷虎弩龍尤欺智者

問一切衆生從甚麼處迷起荅云從悟處迷起

頌曰

一切衆生本來悟及知其悟又相違殺婬盜妄文殊智啼笑悲歡白牯機緣起見聞非一二情竇生妙絕離微箇中若也無迴顧撒手懸崖今古稀

問諸佛爲什麼出世荅云老婆心切頌曰

傅粉塗脂出畫堂爲郎珍重卻羞郎落花有意徒勞爾流水無情秖自傷打草驚蛇張醜拙懸羊賣狗徐郎當何如閉口深藏舌免使明明落鑊湯

問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利生一切恒沙菩薩聲

聞羅漢畢竟證得什麼邊事荅云將此身心奉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頌曰
帝網重重複道森循環無盡絕追尋 主賓互換現前
用權實兼隆將護心親子不妨同客作當人何用覓
威音山僧不敢輕於汝直捷行持無古今
問三乘十二分旣是權說爲什麼不打頭便拈
花直示費許多絡索作麼荅云秖爲汝不肎承
當頌曰
拈花蚤已傷苗稼豈況區區又說權 匪謂就機披垢
弊懸知大事信因緣止兒黃葉先慚 我遮面紅羅秖

爲僊百萬人天深壽此脈將金色作流傳
問旣有能度之人所度之衆則生佛判然凡聖
自爾且道分別在什麼處荅云卽在汝分別處
頌曰
分別纔生事宛然是非同異阿誰懸 棚頭傀儡從君
弄帳裏高低任我牽佛道垂成迂十刧泥犂建立等
三禪相逢各辦緣何事秖爲同眠覺被穿
問設無凡聖爲什麼神通窒礙宛爾不同此樂
彼苦兩不相代荅云又是從頭起頌曰
神通窒礙孰安名最苦難忘凡聖情一念瞥興諸法

具萬機休罷此身輕莫緣相想隨生滅但任浮漚混
濁清自是同牀人各夢等閒容易覆心寧
問凡聖若無因果應絕爲什麼地獄天堂絲絲
不爽荅云旣無凡聖喚甚麼作天堂地獄來頌
曰
若是有因須有果苟無凡聖亦奚妨虛空不與他釘
橛大地還同何有鄉好鳥啼殘春夢足百花開盡夏
天長牛頭馬面無人識穩跨銀鞍氣獨揚
問古人云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若能直下
識透便會諸法無生迺因緣聚會業果宛然道

理解脫無靈身心分別有實正恁麼時作何排
遣荅云何不向身心分別處排遣頌曰
是誰泊泊浮漚裏何物芸芸萬象森切忌壞他諸法
相寧須重覓涅槃心爲貪解脫難憑理識得因緣豈
諱今茅舍竹牀安穩臥暫時岐路莫沈吟
問巖頭云欲得易會但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
亂自然露裸裸自然無事然則聲色前不被惑
亂之時是有主宰是沒主宰若有主宰便成兩
箇若無主宰又憑什麼不被惑亂聻雖古人亦
有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今四民浩浩業識

茫茫可謂生死中無佛矣而生死宛然若個云四民浩浩亦有什麼諱處便銷鑠了殊不知生死到來脚跟線斷終未免乘將去此時還措得手脚麼荅云與我將聲色來看頌曰

剎剎塵塵是什麼何勞於此更磋磨目前非境但由我當處無人秖任佗生死之中最妙道去來有法卻成魔菩提煩惱皆名義爭管人非與鬼呵

問眞淨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此過量人事大非凡境然不審過量人當此亦還知是豬頭還知有

淨戒否不知則必先枯心稿智令如木石相似始有少分相應然又與我宗直捷之旨相戾如知則明明淨穢兩塗拍盲不可與所謂硬作主宰因果撥無者有何差別耶荅云知也秖是者箇道理不知也秖是者箇道理且道是什麼道理速道速道頌曰

不是詩人莫獻詩更無劫外與今時張帆把纜非能手掩耳偷鈴謊阿誰大道必妨於小智反常方得號神奇一眞凡聖猶存見好解灰囊示穉兒

問學道秖為了生死悟性之人一期壽終畢竟向甚麼處去若謂向沒生滅處去旣沒生滅又有甚麼處去若有處去便有趨向取舍若無趨向取捨則四生六道也少不得纔出頭來果能一線穿過便沒甚麼事如或未然畢竟依前迷悶如歷代諸祖也有先生曾為善知識猶且一二十年行脚方纔省得安知無因緣不湊一生兩生空過者所謂直下了得又了箇什麼不猶然話餅不可充饑歟荅云且要了爾者一問來頌曰

自是世間多忌諱波與平地浪滔滔四生六道迷中

盡蘊別千差悟後勞智者不如愚若得遣愁爭似莫愁高從來惟有安心法立雪齊腰千古豪

問玄沙云眞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所以透關底人都不用分別佗若好若惡若是若非隨事隨理總歸第一義諦矣然潙山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且置旣縱橫不離本際不知喚什麼作塵卽受亦有什麼過處若云見有塵則不受夫旣見塵又何曾悟來若悟而仍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有塵須不受者則猶待修辨道向正用得方着
不知何以非任子也荅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頌曰
玄沙平實猶存古溈老周遮曲爲今寂滅眞如任子
意空花陽燄至人心祇因見立法難遣都爲情忘智
自湥若欲縱橫無罣礙無絃琴裏有知音
問禪道泛濫自古皆然于今爲甚詳其病多從
日用起滅處忽然認著箇明歷歷沒形段底將
爲是遞相傳授有同兒戲不知明歷歷底乃生
滅門中收攝楞嚴謂則汝今日與諸衆生用攀

緣心爲自性者又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
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此世
尊所以叱爲前塵虛妄相想也以此爲心則必
惑爲色身之內將身及山河虛空大地皆爲生
滅惟認一浮漚體以當常住此卽同外道半生
滅半不生滅之見所以世尊後來於萬物象前
分明指示箇無是見無非見一條端的大路此
乃金針雙鎖透出頂門若能悟得更何祖教之
異學者將此章文義微細披剝久久自然摸着
者箇關棙若摸得著者箇關棙卻好平白商量

所謂全不生滅者何以目前人物之身及山河
大地祇見遷變惟有觀河之見始無童髮則何
得不同於外道歟荅舊豎起拂子云者箇是生
滅底阿那箇是不生滅底者箇是不生滅底阿
那箇是生滅底放下拂子云吽吽頌曰
拂子說法還聞否是非袞盡莫追尋人知大地多遷
變爭較浮漚日淺深反覆推窮虛相想隨緣自在法
王心一椎便就無餘事物我昇沈自古今
問大慧在圓悟處悟一日上堂舉僧問雲門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

卽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慧於此領悟云據某甲悟處已快活受
用矣而圓悟猶以爲坐在淨躶躶處何也夫以
大慧之養諸方推重其不肯承當者隱微處放
不過耳到此已能自信自肯非圓悟誰能按之
又薰風話可謂絕頂提唱知解測度不必具論
祇如大慧既能踢著者箇關棙便當更無差別
何以止得淨躶躶處然則同一句話悟有淺深
耶後來令參有句無句始於相隨來也得大徹
去則先所謂快活者到此別是一境界當時不

得圓悟按住決定苟安於此不知亦可了事否
若不可了事大慧爭肎自言快活若可了事又
何必待後來一没始愜悟心耶且兩段悟處差
別在那裏荅云有快活不要被人回換作麼頌
曰
一句當門正眼開情知孟八與麼來可憐步步隨佗
轉何不明明獨自裁萬物象前須放去夜明簾外御
將回屈伸壯士元無借始覺從前滿面灰
問無業國師云一毫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墮驢
胎馬腹去白雲端云假使一毫聖凡情念淨盡
亦未免墮驢胎馬腹去無業且置白雲意作麼
生荅以兩手拓地作驢鳴頌曰
聖凡情盡復何存脚下無私自坦然坐御虛玄猶有
位掀飜黑白但隨緣別行一路迷荒草轉入千峯鎖
暮烟喚作如如蚤已變披毛戴角紹眞傳
問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僧問趙
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此等
語句可謂徹上巴鼻直下悟得參學事畢乃有
知解相似者以爲本分呈似之句以爲絕法界
際量之句大似吳道子畫人物逼眞非眞人物

所以解悟之分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然亦願
有一切知解脫畧灼然於者一句子親切悟來
久久悟境銷停止存所見身心不副一時驚覺
然後以佛之知見旋復破除若不破除放過不
可正謂閫閾中物捨不盡皆爲滲漏且道病在
什麼處荅云囫錯錯頌曰
庭前栢樹無多子殺活同時愧老僧有地知非親證
悟無功更莫較相應雖能用藥尤防忌尚欲忘懷似
未曾曳尾靈龜千古恨可憐開眼日騰騰
問法眼一日指簾兩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
失且道那箇是得那箇是失荅云疑殺天下人
得失且置畢竟法眼意作麼生荅云賊頌曰
明明白白絕商量碧眼難窺秘密藏劈破晴空看入
路驚回醉夢任從長愛他得底憐他失贏得閒來博
得忙石火電光留不住一回親到始相當
問南院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
時用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
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未是某甲問處
院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肎
後行脚至雲門問衆中舉此話有云當時南院

棒折那其僧始悟趨回省覲院已去世見風穴
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
云是穴云汝當作麼生會僧云我當時如在燈
影裏行相似穴云汝會也且道南院意作麼生
莫是當時那僧錯荅麼那僧云我當時如在燈
影行相似爲甚穴便云汝會也且什麼處是那
僧會處荅云那僧若會他後更解行棒在頌曰
啐啄同時會也麼將軍布令急如梭疾雷不及掩迴
避眨眼元來巳錯過影裏有人躭歲月棒中無句莫
懡㦬行行怱憶當年事擊碎歸來兩鬢皤

問興化上堂僧纔出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
亦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云爾看瞎漢猶作主
在僧擬議便打下堂去侍者後問云適來者僧
有甚觸忤和尚化云適來他也有權也有實也
有炤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他
便去不得似者等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僧敗
缺則置畢竟興化意作麼生荅云惟佛與佛乃
能知之頌曰
果然佛老卻成魔靈鷲峯前嶒峻多在處起烟知有
火從來大海決興波金剛圈裏無繩縛荊棘林中把

手過蚤是龜毛長丈二臨危也不奈伊何
問馬祖大師云卽心卽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悟底人三句卽是一
句一句卽是三句正是無差別處有差別有差
別處無差別此不必論矣秖如馬大師畢竟於
㘞㘞中分別提唱還有意旨也無荅云旛竿頭
上耀紅旗頌曰
崔巍萬丈石嶙峋倂絕咽喉棗主賓混沌甫開黃赤
道虛空鐫出印文新不圖行處狐踪絕秖要儂家血
脈眞莫向枝頭獨惆悵滿園桃李可憐春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問荅

師問僧聲色縱然撥不是不撥不是你作麼生僧〻云我總不見有過師〻云見有過也不是見無過也不是畢竟作麼生僧無語師〻云何不問山僧僧如問師〻云快打茶來

師指面盤問僧面盤爲甚祇麼圓扇子爲甚祇麼直僧〻云扇子自來直師〻云你爲甚麼不直

師問僧生死到來如何了僧〻云卽今是了不了師〻云

汝者句還抵當得生死麼進〻云本無生滅師〻云汝者句還抵當得生死麼僧直出師〻云咦

僧侍立次師〻云者事無大難祇要不受一切拘束便得良久復〻云假如見得生也沒過患死也沒過患順境順境沒過患逆境逆境沒過患水裏水裏沒過患火裏火裏沒過患此人還受拘束也無僧〻云者便不受拘束師以手指著〻云咦又傷僧〻云只者見得便受拘束了也師〻云假如不見得還受拘束也無僧〻云不受師亦以手指著〻云咦

僧侍次師〻云結制來利益多少僧〻云和尚喫豆著師〻云問爾利益多少進〻云和尚還知味麼師〻云爾卻你俐僧良久師〻云情知爾不識好惡僧拍掌師便低頭

師問僧佛法到十成不得其妙且道病在甚麼處僧〻云病在疑處師〻云疑又病在甚麼處僧擬進師便打

兩僧侍立師〻云你兩人各道一譬喻看一僧〻云蒼蠅鼓破鐵鍋一僧良久師〻云總欠一著

師問僧你還識主人翁麼僧〻云識師〻云主人翁還有足也無僧〻云無師〻云爲甚今日擔石去來僧〻云大死人有足爲甚麼行不得師〻云你卻不是死人

士參次師〻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孔氏何嘗不論生死

分明說聞道可死便確然有箇打發生死底道理止是當時沒有構機底人便教孔氏纔要露出卻又收起諸公還信得及麼只今且問諸公喚什麼作道士起請益師〻云明日再來士罔測

庫僧求開示師〻云因果大要分明進〻云某甲於此卻甚明白祇是本分事乞師開示師〻云更要精勤著一事照管不到便未免有不妥處僧罔措

僧求開示師〻云爾好好地要討事作麼僧復求師打一拂子〻云會麼僧〻云不會師〻云參

僧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不識不知師〻云太

好僧禮拜師轉問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不
識不知僧云脚蹋實地師云恁麼則諸佛爲甚麼出
世一切衆生畢竟作麼生了僧云當下歸去師云又
爭得僧復舉離心意識叅絕凡聖路學語未畢師便
打僧禮拜云請師直指西來意師又打僧復拜云請
師直指西來意師又打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橫一橫
僧擬接師云者何等杜譔僧無語師云出去僧便出
師云來來僧回首師云前日華首火燒山幾乎連累
常住
僧問承師教某甲不看話頭某甲靜裏返觀莫怕沈

空守寂麼師云祇者怕沈空底還落空也無爾底道
理爾底言說爾底思量計較者倒是空底去去來來
唯有者箇在且道作麼生是者箇僧欣然作禮師云
且退
僧問生死到來作麼生了師云我者裏沒有什麼生
死亦沒有了不了僧跪求開示師云且起作禮我總
沒有祇麼閒家具與爾作障礙去僧禮拜復啓云某
甲夢中多與俗人無異像者等作主不得師云既是
夢爾要管他作麼僧禮拜退次早再啓云某甲昨承
大師開示夜來果得妥帖師云爾恁麼又多事了便
連聲喝出
僧問除卻揚眉瞬目請師指示師云露柱燈籠進云
既是露柱燈籠語未終師便喝云逐塊漢
食粥次師語飯頭云今日粥不好食一僧云暹羅米
師云既是廣州人爲甚麼卻喫暹羅米僧云施主送
來師乃笑顧衆僧云且道者僧會不會
方丈榻聯兄幸汝不會會則闍黎無分全是山僧●
賴予未甘甘則山僧便宜辜負大衆師一日顧侍者
云作麼生說箇未甘底道理侍者云世尊拈花猶未
甘在師云汝伶俐者直出

侍者呈痲三觔頌師看畢曰頌到用得他時若明此
事上語錄且不必改易奈卽今未了何者曰頌既用
得爲甚未了固求說破師云若說破卽賺卻汝者屢
懇師乃云有箇譬喻如人叩門尋非巖汝卻應云非
巖不在者不測良久云然則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師云作麼生處他著者又不測
僧問大海水流時如何師云是什麼話僧云某甲不
曉特來請益師云你不曉我更不曉僧復理前問師
云還要第二杓惡水麼
僧問識得恁麼事便放身捨命豈不是師云放身捨

命阿誰道是來

僧問此事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言語會不可以寂嘿通乞師指示値侍者進薑次師便食薑良久云會麼僧禮拜師約住云作麼生便禮拜僧云用開口作麼師拈起薑云且道者一片因甚置得僧無語師云杜譔禪和

僧問世尊睹明星悟道求和尚下手工夫師云直下無下手處進云畢竟有箇著落師云且看脚跟下

師問僧如何是伱自己進云者部是書師云爲甚麼福州人著賊卻來者裏受屈僧無語師云爲什麼便開口不得

僧問大耳三藏第三次爲甚麼不見忠國師師云不是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僧進云畢竟國師在什麼處師云好箇國師卻被大耳三藏穿卻鼻孔

師問僧父母未生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某甲日用中元無站脚處師云汝無站脚處卻有流轉處僧瞿然

師又問一僧云父母未生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卽今師云猶是巳生時說話僧云不可別有師云父母未生時從何得者消息來僧茫然

師問僧甚麼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僧云何用趙州師云古今㮔樣僧云趙州猶費足力在師云卻是伱費口力

僧呈偈師未及看以拄杖連打云會麼會麼僧云學人不會又連打數下云會取不會者

侍者燒香次傷僧云今日彌勒佛誕師云彌勒佛在那裏者云火裏師云火在那裏者以香箸放案上師云大麤生

師食柑次隨拈一瓣云不得喚作一瓣柑喚作甚麼語未畢侍者隨出一喝師云只管喝作麼者拈花瓶放左邊師云移瓶作麼者云供養和尚師便棒

阿侍者隨喜舍利回問云聞眞淨和尚舍利陷槌裏是否師云爾道陷底是舍利所陷底是舍利進云不可總喚作舍利師云未在更道進云衲僧從來不進者保社師云更道進云請和尚放下者栗棘蓬師便云何不道某甲終不肎隨和尚顚倒去

石鑑侍者呈風旛頌云不是風兮不是旛僧繇摩詰畫應難日日與君華下醉不禁春色滿林間師看畢顧阿首座云此頌甚佳但中易一字汝道是何字座良久云當易禁字作知字師歎云信知此事有師承

石亦躍然稱快

師命一僧著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屢不契乃云此語自大慧禪師頌後遂有將麻三斤乾矢橛等語和會竟成預顢當究理始得僧懇師代著語著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云某甲自知去處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著云終不向𡋯地上求活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著云惺惺不是惺惺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著云懵懂不是懵懂

僧問一大部般若盡是說心爲什麼華首老和尚註心經說心是體般若是用師豎竹篦子云會麼僧擬

進師打一竹篦子僧復擬進師以竹篦子指其口進云畢竟體用作麼分師豎竹篦子云者箇是體是用進云者箇體用不可得師云體用不可得你作麼生得僧無對師打一竹篦子僧復理體用話師喝出

僧問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意旨如何師云有情來下種未下種以前作麼生因地果還生未落因果以前作麼生你知此二句便知下句著落僧云恁麼則成佛後亦增減半點不得師云元不曾成佛

僧問今日用見聞覺知便是某甲自己麼師云若是見聞覺知是你自己如今一切人皆有爲什麼又要悟僧擬進師云你若離了見聞覺知還更別有麼

僧復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醒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某甲依而行之還得麼師云喚什麼作有義無義僧擬進師以手掩其口僧禮拜師云汝若知歸則癡矢撒溺皆是義事若不知歸則供養三寶皆是無義事

僧問承和尚有語云知痛痒底要他不知痛痒是何意旨師云還要拄杖麼進云不知痛痒底要他知痛痒又作麼生師云汝既解問前一句何復更問者一

句進云畢竟作麼生師以手掩其口進云畢竟要和尚道一句師打云是一句是兩句僧禮拜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師復打云且打你者兩句

一日師靠禪牀有僧在牀下靜坐師云汝與麼靜坐好還是出去亂走好僧云都好師云何不道都不好僧無語

頌古

世尊初生

愛君類嘆君不敢避君瞋瞋則從他瞋知心能幾人

世尊睹星悟道

盡道睹明星悟道誰知從此事如麻縱饒捉得瞿曇敗也是除他空裏華

祇爲貪他一粒粟卻來誤了半年糧月明千古無人識夜夜山頭空斷腸

女子出定

美女當危樓聘爲一引盼顰笑本無心醉殺窮酸漢

出定不出定鉢盂上安柄一隊閒鬼神向女子乞命

梵志持花供佛

雙手持華供養佛一呼一應豈徒然直饒內外都數捨依舊從前梵志仙

舍利弗問月上女

昨夜秋風到簟涼梧桐葉墮帶微霜浮雲吹去復吹住明月炤池兼炤隐蕩蕩漁舟紅蓼遠行行鴻雁碧霄長涅槃無路休尋覓青黛蛾眉獨著忙

殃崛摩羅傳產難語

美女尋芳出畫屏繞欄縱目不勝情侍兒恰似解人意多折梅花貯淨瓶

文殊荅奄提遮女生死流轉語

生與無生是甚麼徒勞特地問如何文殊因病聘機藥直至如今錯會多

修山主荅進山主生死流轉話

特來平地鼓波瀾縛得獰龍自在還好手爲他點與去一聲霹靂美掀翻

歸家更不問程途夷險安危夢裏殊夜半一聲山犬吠醒來明月照棲烏

傅大士法身頌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爲君舉似鋤頭偈莫當唐人兩句詩

六祖風旛

杜鵑啼徧春山嘴啼得血流總不知驚起石人輕一撥從今不笑鷓鴣兒

風旛不是有來因只要當人認得親行者無端輕撥出至今無地可藏身

非風非旛亦非心眼見如盲不可論隨流認得波全水依舊寒潭深又深

昨遇耕田人說道雨水多山僧只管笑總不奈伊何

永嘉參六祖

非意由來不是無任從天下强名模無生直下猶回顧兔去徒勞更守株

忠國師勸大耳三藏

攜手西川覲競渡天津橋上又相逢行行不覺秋江晚共入蘆花深港中

丹霞謁忠國師

萬仞洪崖不可躋到來山日與肴齊啼猿唳鶴尋常事多少行人路自迷

百丈再參

問答分明大用彰震威一喝有來由果然百丈聾三日直使聞言心已休

夢裏疆場金鼓忙分明記得已還鄉重圍直透春雷

動不解征衣困在牀

殷勤畜得鳳凰兒棲老梧桐賽畫眉無端一陣東風起吹入雲衢總不知

百丈野狐

老漢全身墮野狐千年點雪付紅爐虛空有鏡難藏影霄漢無形莫強圖五百生前眞面目一朝巖下舊皮膚泥牛入海無尋處空見時流日打模

殘橋斷壑日闌饑十度經商九不存遊冶豈知山路阻夜深騎馬過前邨

南泉斬猫

兩堂元不是他人舉起猫兒本有因大衆一時遮過眼快刀千載不生塵提瓶挈水尋常事躡磴搴藤分外春慚愧趙州能救得草鞋頭戴又重申

兩堂未必是無言利刃從來命罕存惟有趙州知此意夜深乘月過前邨

南泉玩月

相逢盡欲到皇都親到皇都自不誣白馬銀鞍新貴客澹粧素質舊名姝富來不羡金珠貴貧去終歸公族殊蕩蕩無言眞古道令人相對意全孤

南泉荅僧遷化話

百年身後向何去異類中行王老師圈內不驚頭角別深邊誰問東西馳重雲深樹笛聲近淺渚平沙鼻孔垂更有一般奇特處日常水草盡知時

南泉指庭前牡丹示陸大夫

一體同根不易論鏡中頭面豈爲親夢來花鳥渾忘我覺去聲香似隔鄰若箇暗銷芳草綠爲誰辜負洛陽春多因貪看天邊月賺卻風前獨立人

本是同根無二體反因擧論御顢頇分明指上重拈出豈較時人夢裏看

南泉牧牛

買華不買葉帶葉影參差愛他長若此倒插玉軍持

南泉智不到處話

智不到處切忌道再徵行履作麼生僧堂直入無回顧異類中行尚問名明月已隨流水去白雲猶向故山縈動容古路今仍在道著依然頭角崢

亮座主參馬祖

心意俱非覿面逢講經不信道虛空平田淺草難藏虎古澗寒潭有臥龍明月萬山人影絶落花溪院鳥聲通一從去後無消息留得長松待曉風

趙州庭栢

趙州老漢絶囊藏一句明明直舉揚更擬將心明箇事雲烟滿目便郎當

金剛寶劍當陽拔千里神光透體寒也只儂渠腰上物等閑礫破眼睛看

趙州勘臺山婆子

五臺古路日曼曼猶憶還家夢正寒杜宇啼殘風雨暗海棠落盡霧雲團何曾鑿破溪山色長此登臨天地寬惟有趙州能解意葛藤留得到今看

李四奪人牛卻被張三截若要太平時除非賊殺賊不賊不殺不殺不賊腰間有劍定難饒切忌街頭逃

盂八賊賊

虧心不畏老婆知哮吼還他獅子兒百萬雄師全背水漢家原是漢旌旗

十斛明珠顆顆圓拈來信手絶廉纖三册各見原同月不使清光過別船

單騎直入百重圍猛將當關失卻機氣蓋乾坤豈兵力不勞血刃立全威

趙州洗鉢盂

喫粥了也洗鉢盂趙州此語總傳虛若因會悟生和會百劫千生枉繫驢

分明直下自天眞悔卻從前擬效顰信步不知溪澗路舉頭方覺霧雲身洪崖凍積千年雪寒谷初回萬戶春愼勿更隨人語後趙州牙齒覆朱唇

趙州鬪劣不鬪勝

蹋遍羅浮溪又溪山花如血柳如金到來谷口層峯出轉入雲根曲逕陰松韻蟲吟留過客澹烟微月戀荒岑柴扉獨掩和衣睡爲許何人問此心

趙州無

兀兀崔巍萬仞蹲白雲無路月無痕曾無野鶴歸華表卻有殘紅出洞門去去碧峯烟渺漠行行流水日

潺湲拚教身世埋空谷不作逃名高士論
望得郎歸不見郎恐因喜極易成狂晨宵一處無疏
戚中菁明堂自有方

趙州勘二菴主

將軍制勝遠從征要斬癡頑賀太平生殺但知歸主
德臨機虛實豈能明
乍瞋乍喜欲何為八十參方鬢欲絲面目不堪重舉
似機關輪與老頭兒

溈山水牯牛

溈山老漢不知羞卻道山前變水牛開口已遭明眼

笑可堪到處覓人瞋

劉鐵磨參溈山

十年戰罷一征衣知已相逢意不違岐路已過應共
慶故鄉猶恐未同歸
老將相逢話別離故園攜手餉東菑一回提起疆場
事刀箭渾身淚便垂

黃檗大唐國內無禪師

擇乳鵝王豈鴨羣洪波浪裏解投身眉毛貶上懸千
里碧眼胡僧認不眞

臨濟參黃檗

絕世風流人不識未經題破十分嬌無端撞著癡憨
漢添得溪閨聲價饒
千兩輪鎚劈面來不由分訴可憐哉他時狹路如相
值決定遭他者一回

臨濟三玄

十方八面絕遮攔面目堂堂日往還一自頭陀微笑
後等閒留得與人參
飛雲頂上鐵船浮海底泥牛吼未休驚起梵王眠不
得一聲霹靂滿天愁
李四張三笑臉開風前沈醉浩歌回寒鴉夜半啼枯

木古殿鐘聲撼落梅

三要

生鐵蒺藜纔舉起卻教照用一時休夜來寒月十分
醉恨少泉聲兩澗流
露柱懷胎千古恨追風木馬至今奇波斯碧眼難窺
測一任神歆與鬼疑
水邊林下看無盡市尾街頭喚不醒莫訝世間奇特
事威音王後未曾明

洞山過水睹影

一回曾覿始相應悔卻從前影裏行渠我于今休[illegible]

覔堂堂大道出常情

洞山五位

帶月攜鉏下石門綠畦深淺半依邨從來錯過田家樂依舊寒塘鳥雀喧 正中偏

綠楊處處解征鞍舊路新花盡日閒莫向河梁探水影滿頭如雪淚空彈 偏中正

男兒仗劍走平原望望疆場志氣存散盡千金功未立英雄誰向此時論 正中來

風流休問客鄉心高館銀燈酒滿斟今日相逢須盡醉不堪重唱白頭吟 偏中至

國破家亡但此身茫茫宇宙可誰鄰桃源未是深藏地醉臥長安不見人 兼中到

睦州露柱困

步步相隨沒後先暫時岐路便茫然循溪踏遍無尋處夢斷雲山人在船

中邑獼猴

睡著還同未睡時六牕相見作家知可憐老大婆心切失後忘前卻為誰

六牕喚俱應熟睡成寐語相見夢中人不待聲絕處

長沙本來人

生死根本卽是其人一呼一應有喜有嗔不須息妄不用求眞若問箇中端的信青州衫子重七觔

霜天如洗萬峯晴月浸寒潭徹底淸莫怪夜深山犬吠元來竹外有人行

長沙黃鶴樓題詩

此事自來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他人竈毛舉起哈哈笑千古重拈面目新

投子大死人卻活話

眞箇恁麼不恁麼堂堂露露勿㦬儸還家不踏來時路依舊門前長薜蘿

曹山三墮

一雙孔雀立芳池飲啄飛鳴不自知無端照影頻回顧卻似難如往日時 類墮

岸柝江聲鎮日將五陵年少不還鄉漁人瞪目空相笑肎信人為春事忙 隨墮

九重深鎖鳳樓寒御苑鶯啼花自殘盡說官家高貴座一羣獵馬出樓蘭 尊貴墮

如何是類墮處處銷歸者一箇渾身撥入沒中邊表目不知誰是我

如何是隨墮不守儂渠高枕臥橫身打破聲色關正

眼看來猶是錯
如何尊貴𨻶倚天長劍當空掉直入千峯溪又溪垂
簾熟睡纔一覺
　興化打中間底
名花新月滿羅幃又向幽林去步遲豈謂幾他春富
貴清光不欲使儂知
　興化打維那
興化嫡穪臨濟子克賓從此號賢孫親承痛棒重遭
罰千古流通教外傳
　德山參龍潭

親到龍潭不見龍分明獨露妙高峯雪消千丈巖扃
出雲散長空桂影叢明暗分時開正眼紙燈吹滅定
吾宗剗然截斷千差路南北東西腳下通
　德山今夜不荅話
三十棒頭振祖風霜飛凜凜絕雷同新羅衲子親承
令贈得臨塲鼓一通
　德山托鉢
須知吾道有長處佛法從來不可傳大小巖頭重饒
破教人特地哭蒼天
峻嶺平坡步步同千人不見一人逢各尋雲叢為滯

處始信山山有路通
　高亭簡隔江見德山
招手橫趨不用疑儂渠直下露全機等閒無限漁家
樂多少癡人坐釣磯
　大隋壞
沒巴鼻有來由梧桐葉落天下秋釋鉤三寸少人圖
隨壞千今作話欛
壞亦壞今隨亦隨一枝紅杏出牆來通玄不是人間
世滿目青山長翠苔
　石霜不壞

大千俱壞渠不壞灰燼烟銷天地青莫向風前頻獨
立溪雲山月妬人醒
　玄沙三種病人
用盡心機種牡丹種成擎出與人看尋春時過石欄
北一望紅雲十畝寬
盲啞聾人滿大唐紛紛鑿鑿費商量一回猛破關
顏始笑諸方拔不長
　僧請益雲門三種病人
傳道雲門武藝開棚逢敵路轉身難誰知紅紫枝頭
別到底春光一樣看

雲門東山水上行

非思量處莫思量枯木龍吟音韻長摶浪沙中逃萬劫原來祇是舊張良

如何諸佛出身處向道東山水上行慙愧雲門關不住話頭傳得到于今

南院啐啄同時

纔云啐啄同時用一棒當頭認不眞蕩盡烟波無歇處回頭只在把梢人

夾山叅船子

果然一笑縛獰龍橈下分明絕異同他年便解興波浪特地溪山雲月中

首山竹篦子

歌舞當筵明月空華枝搖曳笑春風忽然觸起心頭事豎盡寒毛眼底紅

汾陽叅首山

此事雖無大不大幾回信了幾回疑誰知影落澄潭遠擧目寒光總未移

洞山麻三觔

娉婷獨坐不勝情簾外何人錯認聲細語微吟聽欲絕呼郎一字最分明

跨海凌風入大唐山呼萬歲見君王無端認得捉刀者未出關門已受傷

百丈恆叅法眼於外道問佛話悟旨

腳跟處處絕追尋又向白雲深處行把住要津無路著全身已到月華心

雲峯悅叅大愚芝

乞化堂司僧本務實無佛法與人論于今末世難分辨瞎眼阿師卻認眞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黃面瞿曇不知有橫穿鼻孔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我腳何似驢腳一步一步頻蹋著紫陌荒岑獨悄然人前切忌崢頭角

生緣在何處不是上天堂定是地獄裏若更擬思量劈口打殺你

兜率悅勘僧三問

秋山寒月淨無瑕貪聽溪流路漸差最是夜深猿切處一回腸斷淚交加

分明一箇佳公子日日烟花醉未休搭得斷頭華子綖順流乘興下揚州

十字街頭孟八郎殘年臘盡不還鄉去秋曾在湘江水昨日人傳到汾陽

高峯枕子墜地

無夢無想無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莫隨流水分涇渭蹋倒溪橋恥見君

壽昌大好山

大好大不好悔蹋菩提路人人盡說解翻身含元殿覓長安路

博山答壽昌悟由

從來活路少人知上樹何如樹下時父子激揚空有語得便宜處失便宜

先長慶答博山機緣

不落宮商調已傳萬牛難挽箭鋒前兒孫縱有千鈞力爭肎推爺向裏邊

婆子燒菴

寒巖枯木自朝朝俗漢何曾負阿嬌春色暗藏關不住一團紅燄至今燒

枯木寒巖端的事燒菴趁出好知音莫將意氣論家主埋沒儂渠一片心

一回抱住問元因二十年來舊主賓箇話不堪提起[illegible]處知心原是負心人

倩女離魂

倩女離魂事亦奇嬌嬈蓋代少人知拈來勘破山中兩眞假虧他一頓思

淫怒癡即戒定慧

春到雪消江漢碧夏來荔擘水晶團活計在君君自用莫教貶眼受人瞞

塵勞起而佛道成妄想興而菩提現

荷葉過風香十里梅花遜雪白三分從他起也從他倒佛道塵勞總賴君

一念之中得見十方諸佛

一念爲念非別念相看特地現前[illegible]若於離合有無處說得分明錯過伊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讚

釋迦文佛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卽今拈香插花者是羣生低頭作禮者是羣生還見佛身麼咦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月影横空遍十方隨波蕩漾浴寒光臨流不覺全身在卻令他人爲著忙咦是甚麼

古佛不在劫先今佛不在目前白毫光吐秋月圓無雲萬里潭中姸隨筆而畫縱口而讚又安知夫當處常湛然

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唇不蓋齒手長于袖末後拈花掩面而走帶累兒孫將無作有只管向前全不顧後渾身裏許合掌稽首無以爲讚臘寒梅瘦

無相中生畫不眞分明覿面現全身毫光舉目成瞻仰脚下渾忘千輻輪

誰爲諸佛師而乃開知見日用本寂然電光徒自閃韶陽擅全機一棒全身現全身現霜葉染空山西風濯寒練咦

雪山像

寥寥劫外絕知音流水高山韻獨深半面嬌嬈君自委多情不欲盡披襟

栴檀像

忉利摹來第一尊靈山曾記付兒孫老僧不是韶陽子一任千峯聽月猿

阿彌陀佛

明月隨波注大江波波相接影横長臨流坐愛清光滿不覺和身入醉鄉

除卻四十八願收起毋陀羅臂兒孫口向誰開西方何處卓地一任梅花雪裏寒香盡春殘空有鼻

觀世音大士

悲心一片玉壺寒影落溪流遠近看覿體分明沁毛骨碧霄溪夜撼闌干

大士之心如流水遇曲逢直無迴止只今溪雲海月間時時示人人不委隨其所重靡不週去其所畏如措地我亦曾承大士恩口不能言心如醉願與拈香擇火人盡未來身同頂禮

大士無相如鏡中像大士無聲如空谷響物遞聲銷大道指掌無眼而見色不能做無耳而聞非聲外賞

處聲色中絕聲色想舉念不爲是超情理而往還樂
與憂患折旋兼俯仰冥冥漠漠間夜半日輪頭大士
不捨我我自成欺枉晳告敬禮者斷然入儔儻
眼聲耳色言思路絕大士於中布廣長舌善聽如聾
善說如啞打失布袋呼牛作馬我唯心知讚不可盡
一味頂禮堅固深信書與不退合掌瞻視視所視者
宛然無二無二分別攀仰弗及面門突出大地歷歷
唼臘月梅花發寒夜光如雪
千手千眼從何處起一時俱到在水鏡裏或慈或威
亦悲亦喜如日中影無有終始覓之弗得非聲色比

言思斷處似則絕似遂以爲然是則未是惟古與今
人莫能擬然而凡聖愚哲均樂利焉以爲可恃
智絕眞空體應羣物物豈他物有感斯通空非頑空
無遠弗屆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苦樂如夢覺迷一致
祇此深慈弗休弗憩是故稽首觀音大士
衆生悲極感自現不踰衆生悲感中自悲自感還自
現大士無心水月同月印千江江影透大悲三昧所
成就
大士如鏡照一切心大士如月淸光普臨萬象歷歷
隨感而寂慈能攝慢悲以化執機器靡定同歸靜正

但辦肓心何疑於聖我昔早年將悟未悟稽首皈誠
曾獲冥護夢裏投機如箭鋒拄賓主出入有語無語
越三十年宛爾昨日凡一念至鐵與磁石願汝小子
但堅信此
通身是佛不似一物隨物現形作不請客示彼羣生
應念而得在形色中非聲非色超聲色外不離動寂
千手目今赴衆感之無端迥聞聞兮會萬機以冥一
合掌低頭應自知莫待當來問彌勒
落筆已遭人貶剝何如文彩未彰時婆心不覺全身
露笑殺深山老古錐

佛之一字永不喜聞剗百千億盎粹氤氳麗大慈日
布正覺雲寂感一致悲智攸分循聲而應普厤人羣
瞻彼瑞容稽首慇懃願汝英哲發自心忻合掌讚嘆
無第二人
道以無心得相以有心現無心割截平有心莊嚴展
無心無罪福福罪有心見割截與莊嚴有無心轉變
一人成兩心兩人圓一念積精遂密藏至誠忻佛面
大士無緣慈照臨同時徧各以佛子根眞實通方便
大士像爲葉俗士所施比丘今球疑別紙截去上
幅懼而裱之藏笥中比丘今帽請供乞讚焚香作

其上

萬卉千叢待化工微雲細霧澹和風是誰不在空濛裏祇有枝頭春獨濃

一泓水樹橫秋色半枕松風歸鶴聲箇裏未能忘宿習因人幻出百千情

仰吾師之溪慈兮置十二類生於懷中隨所求而各給兮知根欲之無窮天與人之不可頓易兮聊止啼以黃葉妄無體而必終兮爾乃需之情竭望東方之旣白兮猶濛濛其復晦同乎迷若相濡兮誰獨當機感之會入大冶而不自知兮感天澤之一勺時忽邁

而頓醒兮悔從前之昧畧顧吾身之獨遭兮幾旦暮而失之覺而後知其將告兮歎虛白之靡移匪覃恩之浪浪兮孰執手而同歸底乾慧以極果兮誓始終而相師釋及門之洗心兮禮頂踵而陳詞

一念能觀萬類心耳中雲樹眼中音靈光在處堪瞻仰五體爐前非古今

容光豈問山高下遺影誰論水淺深不識塞鴻秋月意且隨光影散煩襟

大士靈通多在忍土以無緣慈哀五濁苦感應道交如子得母水中月影非去非到空谷響聲前後之步我以心眼觀大士處虔塞目前而空然住能非所觀所非能觀絕待而歡有語無語以示禪者如箭鋒拄俯仰折旋無容顧佇信口而呼縱目所注神光儼然不可思慮大悲觀音爲物作矩共此未來皈命頂禮

普賢大士

心本無生示現生示現之中無有我無我我所虛心境誑惑世間與同事一切世間悉如幻識取如幻眞實現叅別無非根本智根本差別無有二文殊爲唱普賢和二妙圓成如來住何人以此微妙筆繪出普賢無相身騎象直向華屋中一毛頭上帝珠重

布袋和尚

大地一布袋誰當司其橐展尸收不得舉足徒躑躅雙眼笑不休滿腹安不著寒潭無底春風有腳青霄絕點雲觸斷驪龍角莫莫

未離兜率已在人間祇爲尋人不肯住山閱盡天下惟有一笑寬著肚皮一文亦要逢人便道是眞彌勒而我以爲不似一物奉勸孟八郎李四張三難覆藏

十八羅漢

偶讀蘇子瞻文至十八羅漢讚失笑曰大智人面前有三尺瞎洵非虛語取而別之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
於前侍者取其書而獻之
咨爾四人拜跪坐立知與不知各有其失千載之下
令我笑殺棒之不能請代以筆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櫝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
伊何以見合掌而嘿蠻奴棒之老人發之宛如琉璃
中有一物若曰舍利莫販賣佛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
侍者執盤受之

彼扶木者未嘗不是嗟爾白猴亦能爾爾執盤而受
意不在果所得已多顛倒則箇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
尊者以手胡人以口蠻奴捧函童子戲捕萬世如見
貧兒驟富獨我野人不覺笑倒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
受其書
臨彼溪淵不可錯足抱膝何爲如虫禦木神女躍出
蠻奴受書非此則彼如之何如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撫獅子顧視侍者
摘瓜而剖之
右手支頤左手撫獅顧視侍者其色怡怡但令人見
不許人知罪歸家主何以謝之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
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
奪頷下珠不無尊者何似驪龍有而能捨笑殺旁觀
胡漢兒一杖挑翻須彌山一鉢啗乾滄溟水曳我也
放不得爾
第八尊者竝坐而立加肘其上侍者没水過前

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
尊者善說侍者善聽惟有神人倒行正令何以復之
如驢覷井
第九尊者食已拓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
子搆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
食已拓鉢宴然坐地口誦手持誰堪聽視唯二童子
撑火注水不可道著拈鼻失嘴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正坐者誰匪示匪默告汝仙人焚香卽得大地山河
叢林草木無有少法與爾爲物是故尊者執經而一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
立
趺不是坐焚不是香侍者胡人眼短鼻長六十二見
應難避秋雨松風聲耶耶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
有大蟒出其下
尊者正坐如木亦爾神出其上蟒出其下畢竟何似
似不似秋風起吹折門前一株松夜半背手摸枕子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虎過前有童子怖慝而竊窺之

倚杖垂足不可方比俊哉大虫欲會斯旨童子何爲
故曰是汝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持鈴誦呪烏飛兎走侍者整衣胡人跪坐若人不會
有虬一角所仰而訴言之鑿鑿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
頭白齒黃老不知止引得胡蠻如狂欲炙彼田舍翁
逢人笑底東郡孟八會有言恭敬不如無禮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
者注水花盤中
如意不如香篆不香鏡花水月能令人狂溪夜鳥歌
獨坐欄杆依稀似曲別調宮商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下集侍
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
飛鳥在天下集其一侍者拊之擲手而得童子提籃
戲投果實爲之奈何是物非物試問尊者不可語塞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

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俯覷二童幾失其我匪馬而牛
可以知過所以智者昇然而臥
南院顒和尚
一條榔栗活如龍水盡山窮特地通法乳千年流不
竭無師眞智古今同
本師空隱和尚
黃巖見底即今見底無以爲眞孰云其似達磨何曾
離西天六祖不在黃梅寺想起舊時非冤家總由伱
面前一片香貴圖伱愧炙且道是知恩兒且道是忘
恩子正要與天下人擬議

明鏡當臺兮羅神㳄乎夜堂西颷栗冽兮醮秋水之杲陽望儼慈氏兮近之而不可狎蕩蕩乎博嶠之遺風兮當其機而知石頭路滑悲覗近之羊質兮𥝠虎皮之燦燦侈炎日之峻步兮寧溪雲之泛泛念石住之微言兮余小子猶虔虔坐以待旦

自讚

像得者箇還像得那箇麼且道者箇與那箇相去多少咦畢竟眼居眉下依然鼻搭上唇

汝形短小汝量急狹汝眼溪闊汝情疎達汝志孤而遠汝心不可測有時雷轟電忽有時青天白日問汝

汝不知人亦無能物唯有齊雲頑石頭終日與渠相對默呵呵呵破衲蒙頭一道翁推移與世無拘執繪亦得不繪亦得天下萬世誰人識

畫得似恐不是畫不似現成底叨叨兩月假園中大類春禽啼早起切忌明眼人衹怕認得你無處可遮攔百花生碓嘴

千山剩人可和尚

一滴曹源向北湍順流容易逆流難神龍破浪無尋處留得威儜紙上寒

偈

示獨露禪人

一聲塗毒鼓遠近聞皆死誰知死人堆活人出身處木馬嘶如雷泥牛耕海底若問麻三斤爲道衹者是

示喜維那病中

撒手卧長空渠東汝亦東霜天明月落無語度秋風

題繡芙蓉石榴

芙蓉如面石榴裙錦帨金針特地眞若作目前境物會拈花辜負昔時人

中秋玩月寄熊魚山内閣齊雲山中

徧界圓明纔一半那邊消息許誰親大家舉起雲門

餅須憶齊雲山裏人

别熊魚山呈偈

擘破微塵出箇人虛空逼塞莫爲鄰分明内外渾無物萬兩黃金難買貧

刻訶林語錄謝諸檀越

文彩纔彰音信通多君端的辦來風須知熊耳山頭事不在楞伽四卷中

四十九年一字無如何野老卻叨叨垂鉤千尺溪潭意極目清波憶巨鼇

示巖侍者

生佛俱無無亦無無中有路絕糊塗欲教那畔相應
去夜半日輪光較殊

示翁子鄭居士

會得日用事無別何妨嫁女又婚男請看直下團圞
處莫被無生兩字瞞
治生產業不相違湖海江山直捷時盡道長安風物
盛不知身已在皇畿

示無二禪人

將心炤心心成境特地知非離是非首既斷故無斷
者出頭疲鼈似烏雞

示守德禪人

大德從何來回頭須一顧灼然是箇人無勞更遮互
秋至暑自消山深寒先到遷流任歲時一老一不老

示明雪禪人叅高峯落枕子因緣

垂絲千尺深潭意三寸離鉤道罕傳不達拈花權上
事枉隨處句識中懸情矜眞鑑迷將去悟入玄機塞
目前大法自來非瑣瑣分明有語不能詮

示巖侍者

有齒焚身千古誡自來賊不打貧兒從教大地春光
滿竹屋老僧猶未知

示程雪池居士

六月雪花飛滿池襲人肌骨透羅幃金鱗未遇江湖
闊好趁秋風理釣絲

示梁同菴居士

天地萬物本同根銀波雪浪月無痕頂門放出摩醯
眼一顆明珠落玉盤

別復禮法師眞妄偈

覺妄示有眞有眞妄卽起了得眞本無妄亦一時止
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眞理大道絕悟迷迷悟有終始
智者識好惡動念入生死

示臺設禪人

一箇鐵崑崙要入全無路忽然身是鐵有口難分訴
咦直教哮吼動林泉始信從來瞌睡虎

示非巖禪人

不用一文錢買得箇轆轢用則隨地鑽不用放離腳
雖非世罕奇有時用得著咦一日擲向人天前始知
秦時曾撲落

示萬賴禪人

此道從來不可傳何勞向我覓言詮漚和有句如無
句截斷波流機自玄

示詰裔禪人病中

一靈真性竟奚之撒手長空自在時秖者來兮須記取與麼去也莫遲疑波翻陽燄伊誰力影落空花獨我知古佛有言不借借相應珍重兩莖眉

示體盡禪人

妙明體盡是何時不許儂渠獨自知但看枝頭黃葉脫海天春色到羅帷

警夜

萬緣既去慎莫追尋此心不休輪迴何已大德斬釘截鐵安忍其中久久點頭方知冷煖 初夜

繫念觀空等諸散亂況甘懈怠錯過好時大德十方坐斷一念萬年管爾知非全身裏許 中夜

坐候鐘聲孤迥迥地後念不續當處圓明大德從生至死舍此別無更勿異緣外生枝節 後夜

示月千上座

昨日今朝事不同莫將花柳寫春容分明撲倒倩扶起一棒當前消息通

示臺設禪人

晨起荷鋤出摳衣帶月歸一間茅蓋屋半倚石巖棲紫竹連成壁梅花蹋作泥鳥聲終日樂山色入簾窺

復云會麼若問南泉路趙州東院西

示通復禪人

一處通來處處通森羅萬象有無中更須直進竿頭步北斗南看望不窮

題鏡示諸禪

面目分明不是他光輝常滿隱朝霞當臺影落無人處夜半流鶯到碧紗

見頭狂走實堪憐盡日東西影裏旋珍重顏容須自惜莫教零落在人前

示旋菴監寺

分明靚面本來人不用澄凝湛寂身安住且覷時節到一翻提起一翻新

示鐵花禪人

燿燿光明纔一半那邊消息許誰知莫教蹋步向前去鐵樹花開應有時

示光半禪人

寂炤光明剛一半烏啼月落夜如何碧潭深夜無人處努力翻身宜捷過

示幻生李居士

與世推移寄此身隨流認得幻中人不妨擊楫同波

涙一曲蘆江別調春

警衆

但有一毫頭便是一毫頭若欲了生死于今須自由饒汝拔山力難將意自收情與理所羈如麵中着油明明知不可猶尚費持籌豈況迷頭去逝逝無迴流汝意不可信汝心不可偷瞞刼如長夜誰能代汝憂汝但劃然斷應時而展眸無有當情者生死安能留智者勿需待幻妄多夷猶自瞞匪他瞞展轉何日休此于熟計之特爲諸人謀切用惺惺著努力莫悠悠

示平物何居士

須知物物本來平輕重由渠但有名名義未形當著眼森羅萬象箇中呈

示見一侍者

一見桃花更不疑數枝紅綻自相宜招攜直入千峯裏溪月山雲似舊時

示足兩書記

足子乞我四句偈特地爲將一句酬誰信江南三月裏鷓鴣啼暮萬峯頭

示塵外禪人

塵外識得萬事皆畢無畢不畢着靴水立山頂撑船

海底火發囫地一聲始知天下古今善知識之舌

乞米偈

忍饑修道世間稀但願知音莫掩扉或者忽逢甘贊老滿船帶得月明歸

示無方監寺

欲知萬法皆如夢須悟能生萬法人根塵不到非炎影鐵樹花開朵朵新

妙靜主呈船子頌御示

滄茫巨浸浪滔滔只怕無風又著篙多少弄潮人在岸等閒餘韻落波濤

示止言知客

○不是者箇道理●不是者箇道理◎不是者箇道理偈云聻爾情非昔無心路更賒暗明冥合處特地見周遮海底泥牛吼山頭石女嗟不因秋漸暮方睹東籬花若能圓會得與汝共龍華

示高煦發居士

西風初起白雲少東院新涼黃葉多影裏仙人君自委莫成孤負妙伽陀

示樸非薪道者

古者樸落薪便知非他物而今日用中何故黑如漆

黑如漆萬古巍巍是今日喫是什麼

示何見性居士

有爲有漏天眞事無悟無迷盡性功記得廬山三峽石一杯招隱醉春風喫多少人作境話會

題宗譜

一部五燈會元何曾說著宗門無端留下姓名忙煞今日兒孫還有不忙底麼仍禪試道看

乞米

食飯須知來處布施須看受處一施一受分明成佛作祖公據

贈陸太守孝山

鑄佛還他陸大夫南泉眞箇赤鬚鬍含冰滿口不言水蕩漾寒潮知有無

寄示海幢監院解虎

一心內外絕纖塵更欲從人問主賓千里寄聲無別語秋風江上浪如銀

寄壽劉持平撫軍

中丞福祿總難量法眼光垂越大方更祝高提心地印靈山付囑與天長

示住力地居士

得地而住甚深忍象王行處力堪誇爲君指註其中意雲淨天空見月華

示法遣禪人

舉起竹篦子眨眼成千里馬足不曾停擱街驢歷底

讀華嚴

三賢十聖空中跡行布圓融鏡裏痕動念總歸魔界攝觀心聯與異生論涅槃本際隨生死般若行深失寂喧法海只今同夢幻休將相似入玄門

信滿已窮生滅事十方諸佛現全身離波覓海深何極卽色觀空際絕倫世間出世乘須歷功到無功覺豈眞心相無初情盡見重重華藏目前人

祇是一區無影地種蘭栽艾總隨人數華結實非他力蟠蔭盤株豈有因已達法源心似海未窮眞際惑如塵樓閣見聞都不就百城烟水自疏親

佛法偈

佛法從來沒短長極難靜裏不商量明明說破依然是到底還他石敢當

心法雖空習未乾難言習氣不相干一回過了一回在夢裏泥犁骨亦寒

此事難欺老作家可憐龍質盡成蛇多年諦審俱生

事一剎那中萬劫賒

示諸子助參

萬里長空不是空更無南北與西東頂門有驟黑無
日煮鐵山成失鄧通

五湖四海絕疎親一統山河萬國春戶是禍門須緘
密莫教錯認捉刀人

別七佛偈

毗婆尸佛留心早直至于今未悄然祇爲當時曾有
偈皆空何似受生前

身心幻出已無性善惡誰爲起造人捉敗佛陀生陷

獄將知升墜有來因

心無不應因境有境有何言心本無身心起滅誰家
事堪笑慈尊不丈夫

見卽是身了卽心無勞更向佛邊尋性空何用言如
幻鞭起泥牛入海深

佛不見身卽是佛有知轉見佛成魔從來大智無依
怖省事高眠不較多

性淨卽是身心淨幻化寧當淨性生祇爲婆心猶費
事同行終日不知名

本言法法不會法無法原因法立名法旣本無無費

有葛藤從此斷還生

讀首山念室中示僧偈

手持足蹋寧虧汝五十三參更有誰只是心頭猶未
瞥樓前彈指不移時

直下何勞更問人貪他言句褒其眞目前根境多生
累撥轉頭來莫厭貧

讀曹山寂旨訣偶作

先聖轉他歸背後面前有路不須行正中妙叶天眞
事莫向儂渠判濁淸

休誇尊貴誕功成血脈全歸異類行龍袖拂開天路

闢象王回顧出常情

無身無事落頑空有事無身較異同隔轂音容情未
瞥十年形影夢還通

夢軒書壁四首

勤修焉可更躕跎百歲光陰七十過盡道阿僧祇劫
遠剎那安住竟如何

勇如大敵已當前白刃交馳馬不旋一箭定知穿石
虎莫教回首哭蒼天

念念不移日正中日輪孤照九霄空莫嫌覿面無回
互相續當誰辨異同

知生應盡直教盡理事圓融識未乾般若無私虛僊
滅倚天長劍薄雲寒
銘

棲賢舍利塔銘

佛性甚光明能破一切暗佛性甚堅利能斷一切物
流被于百骸結成五色珠表此堅光體法化無有二
念我遺教者睹珠如佛在一粒細如粟供養福無異
況聚千萬珠瞻仰發夙慧極果攝微因感應通心臂
佛是巳成佛我是未成佛果卽在因中當念無終始
我以此一心供養諸如來獲睹佛眞身朝暮常頂禮

金輪觸神光三十年于此今復聞棲賢古塔示瑰異
將建窣堵坡作銘寄千里佛身不可讚我讚非言句
願佛鑑我心與佛身無極遂我今日願心光澤營衛
有理必有事本舉末自至廣及諸未來學佛到佛地

海幢舍利塔銘

佛在衆生中如日處霾翳霾翳非可久日光徹空際
佛身如虛空佛心如光霽光極與空入空光交相蔽
結成幻摩尼五色非堅脆我識如來心隨順示眞諦
假名爲舍利金石不能穎現在與當來百福之所逮
擧動匪無心遇境生幽滯寂感總隨緣形神不相儷
佛以主攝賓金剛見精慧我汝但迴光彈指消陰曀
如日之在天百物無疵癘此以論性功豈爲形骸勵
我昔在金輪蒙光滌夙瞖棲賢發神異今復流法系
慧日照嶺南丹霞若先契次第及海幢貽爾大厥裔
隆隆薄靑霄百道金光麗萬世福人天皇風永勿替

丹霞舍利塔銘

心光徹內外如珠入五色珠與色無性非離亦非卽
非卽超形骸非離浹營衛月在千波中波波搖淸霽
凡聖唯一心湛昏成二諦示生如涅槃而實無堅脆
脆以別生死堅光表性義本從心生色迷色迺有二

蚌含明月珠體合百骸粹領納鏡中像想卽妙觀智
流注皆眞常分別非明記如是五蘊身與法身何異
祇因一念迷情生分穢淨淨穢悟由心當念絕邪正
佛以此智證法化無同別示現別中同同中別自斷
光耀百千年福被我遺教神光觸金輪仰瞻如夢覺
棲賢發瑰異感激當其運移光照嶺南慈曜無遠近
佛子學聚沙播土紫金瀾崔巍海螺巔晶晶逼霄漢
擧目道與會布髮形俱泮見聞勉退情究此未來際
念念盡圓明身與心毋戾

鳴尺銘

一聲霹靂擘仰弗及打破髑髏驚起彌勒

禪板銘

有則定有祇是不覺一棒打翻秦時轅轢

室左壁銘

可以終隱哀我後人可以終默誰迪先民毋尚孤潔任他愛嗔四衆之式不淄不磷溪心堅忍盡未來身

右壁銘

內無繫念外無長物一瓶一鉢一杖一笠要行便行要住便住無愧古人無欺後嗣愼乃典型永垂來禩

爲妙峯禪人銘衣

七十老翁之衲寒時寒殺熱時熱殺今屬妙峯且作麼生打發咦石頭路滑

竹篦銘

雷峯舉起竹篦有緣當下知歸背觸盡情說與不打自招何疑咦是什麼

水雲團研銘

爾本無名託乎雲水雲盡水窮惟一堅粹夫嘗遇之顧鑑之外

解空閣新製研銘

混沌以前無黑白未剖人文先誕石海嶽成形天梵來聖愚凡哲多奇蹟陸亙一片坐臥常鐫得不得非所擇溪山大小空嶙峋千年路滑猶荒僻解空老人補南天欃取端巖不盈尺欲蘸毫端染太虛一畫大千青碧碧鍾王懷褚戰龍蛇如蟲禦木何很藉珍重雲中似虎形香水磨礲生羽翮

研銘

惟一密堅德之清玄隱文彩於旣彰而無傳

禪牀銘

聖人無已誰當寶凡萬象體玄圓鑑自爾緣感普周而恆處此愼汝後昆勿立規矩

笠銘

林下不須愁烈日巖限豈畏雨淋漓分明頭面從遮蓋蹋磴穿雲那箇知

拄杖銘

年旣邁而弗衰兮壯力由伊子亦因高下以相諧兮豈日暮之能離著地兮荊披撐空兮雲隨直趨兮不顧運足兮自知追前烈兮啓後武兮將舍是焉其誰我憑汝力汝得我立汝我兮同心不可轉兮匪石絕夷險以進止兮遵先賢之遺軌行終古而勿替兮挈斯人以躋乎峻極

禪牀銘

無夢無想亦無〻主羞見鐵花生碓嘴老枯牛無名字一口嚥爛金剛圈倒在泥塗裏夜半被風敲背手拳著枕子切忌從頭起

禪几銘

千聖覓不得如是而穩坐我亦從中證萬盡同一墮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書問

復二嚴藏主 附來問

古人〻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此事最忌冊子上尋討所以骨董底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乃宗鏡錄又〻云正念思惟甚深法門有二種人能枯十二因緣大樹一者溫故不忘二者諮受新法證道歌亦排經論而自〻云於維摩經得悟心宗是豈相違耶又祖心禪師旣悟見老黃龍曰大事本如此和尚何得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黃龍〻云若不教汝如是搜尋窮到無可用心處自證自肯去則埋沒汝也後屢質雲門語龍〻云知是者般事便休汝用許多閒心作麼圓悟亦〻云古人公案不必盡會但透得一則則知其餘皆然然古德於塔前勘驗至子湖狗不契便〻云此一不是餘一切不是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然大慧於峽巘摩羅一則又數年在虎丘閱華嚴始豁地設使圓悟當時捨舉此大慧將毋如子〻湖狗一場懡㦬圓悟將仍不

冐乎然則舉公案果可驗人否古人望見便知端的如所云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及者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豈別有道歟

入道法門不可枚舉大約不出二種一者從體薦二者從緣薦然亦時節旣至借路經過不是實法也所以古人有見桃花而悟有聞齋板聲而悟有聞舉古而悟讀經而悟要之有義無義總沒交涉都是自己疑團忽破觸處打翻不同思議湊泊故曰悟然悟亦有深淺古人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正謂此也悟之淺者或有識得自己著落處或有透得箇目前無過

咎處或截斷舌頭或呼遣自在如此類人未嘗無悟爲向上不能無事故弟淺耳然淺中也有深處深中也有淺處種種差別畢竟要到不疑之地實有大頭腦在所以古人於學人分上多方鉗錘如拋一箇金剛圈栗棘縫向渠面前若稍涉疑滯便是命根未斷以此十度九回掉頭不顧正是深切相爲黃龍云若不教如是披尋窮到無可用心處自證自肎則埋沒汝也及塔前勘驗至子湖狗不契便云此一不是餘一切皆不是旨哉斯論古人爲人無過於此若圓悟所謂不必盡會但透得一則則知其餘皆然此乃婆

心急切處非謂教人撥置差別以塞疑端也然要斷絕自疑又不是區區向古人差別上卜度可以了得有種穿鑿之流縱饒摸得相似於本分事總沒干涉故知此事須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自是不疑自己不疑古人乃至不疑凡不疑聖不疑生不疑死此何等事到伱鹵莽承當一時心識依通謬以爲是他後禍事不少不可從頭問人謂之自誤大可傷耳就使深悟之士也有歲久月深待精煉明徹細微不覺始蕩然而盡虎丘之嗇大慧且然此所謂深中亦有淺也然善知識爲人實有大頭腦在故圓悟當時不

謂無眼大慧當時亦不謂絕疑此確然非了事人斷斷不能知此耳

又 附來問

學者多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將眞妄打作兩橛有人能一躍跳出倒用魔王印放出六門賊爲護法善神亦庶幾無過矣然而心仍不得常住何也又黃蘗禪師云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皆是境上作解曹山特設四禁亦恐覺變爲境也所以道似鏡長明猶是眞常流注朗月當空猶是階下漢萬里無雲青天也

須臾棒是謂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今將心意識所有底一時放下放盡還放一切盡破矣月落矣須彌山塞斷念無念矣然等閑行處仍未得步步皆如又何也四祖謂牛頭曰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是己然四祖十四歲悟道終其身脅不至席當其堆堆地坐與住心觀靜以踐履爲究竟者如何差別古人譬如順水行舟但略把柁使不觸東西岸然評不於此岸不於彼岸不於中流之義則無水亦無舟未審把甚麼柁若云未得如與佛無殊之牛頭未可輕嘗四祖之

藥則所謂不落階級一超直入如來地者又遵何道也

此事須有大休歇田地所謂悟者悟此也絶疑者絶此也踐履者踐履此也若悟處未到那田地而遽謂踐履則途路中決有參差之處正當此時不疑悟處不眞卻執爲踐履未到而欲以所知之心俟時候之熟眞所謂東行而西向矣黃蘗云不可於淨性上作境解與曹山四禁等語此皆古人要人絶卻所知到眞悟不疑之地使向去無犯手處若眞休歇人於此自證自肎還有什麼常住不常住皆如不皆如正所謂行船不觸東西岸柁在當人更要把箇什麼雖然若到者裏須知還有一箇道處昔蓮花峯菴主常以拄杖驗人〻云古人到者裏爲什麼不肎住二十年無有構者一日自著云爲伊途路不得力復〻云畢竟如何以拄杖橫肩云楖標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親切爲人更無藏覆惟是人不能構動傷藥忌耳且者箇消息亦無時節凡夫頓證與等覺而證更無優劣特地如此早遲八刻況區區乎

又 附來問

仰山禪師一日坐次忽覺目前空洞洞地自身及

佛殿僧堂山河大地一切皆無明日以告溈山禪師溈〻云此融通妄想淨盡之驗也我昔在百丈亦曾有此子他日說禪無有能過之者詳溈山離百丈住溈山八年而衆始集仰山問和尚浮漚識近來寧未溈〻云我無來經五年也仰〻云若恁麼和尚如今身前普超三昧頂溈〻云未在仰〻云性地浮漚尚寧然燈身前何故未溈〻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任仰〻云如何是未敢保任處溈〻云汝莫口解脫汝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水始知長人到者裏鐵佛也須汗出寂子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吻

夫融通妄想淨盡又數年而浮漚識始寧浮漚識無來經五年而仍未敢保任將知承當箇事大須仔細非心境兩無人我頓空未易相應湧泉四十九年尚有走作法王如中峯終身不肎居悟今人之視古人易知也而諸方以爲一切無礙不肎認一些不到處生怕減了善知識名譽及夷考其行未免名聞利養繫其念簞食豆羹見於色古云自旣粘縛能爲他人解粘去縛無有是處然彼此亦安之豈時當末法有提唱此道者卽是佛祖功臣始藉以流傳佛種不必問其到與不到耶

山僧一向嘗道此事貴實不貴虛所謂虛者不但有恁麼理沒恁麼事直教有恁麼事不是本際地上時時刻刻塵塵刹刹增減不得底變易不得底皆云虛不云實推而言之就是黃面老胡四十九年放光動地依山僧道皆云虛不云實豈況潙仰父子乎所以潙山融通妄想淨盡之驗離百丈然後浮漚之識始寧此正貴實也不貴虛也貴常也不貴暫也至於浮漚之識無來五年而猶不敢保任則始終貴實而不貴虛也于今人見說湧泉四十九年瑞巖三十年與潙仰諸大老保持箇事愼重乃爾以爲悟後穩密綿諸滲漏古人實落全在乎此便擬向行住坐臥處着他去歇他去不知渠之所謂實正古人之所謂虛者爲甚如此祇爲打頭不知實落去處所以二六時中尚且不識好惡正是精進反成懈怠耳昔潙山嘗向仰山云祇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看潙山是箇穩密底人爲什麼祇貴眼正將知行處不別若向者裏着到不妨省力便知潙山浮漚識寧正是箇時節湧泉四十九年後也祇是箇時節瑞巖三十年後也祇是箇時節得到者時節自知痛癢亦能知他人痛癢否則都是弄泥團漢自己且無自由分剔其他乎所以

山僧向於此道頗肎論列十年於茲始知好惡只今惟有一味慚愧而已諸方眞僞各有淸夜流傳固自有功而妄談不能無過此龍天事非予退藏之人所知也

復熊魚山內閣

來諭四病救山僧爲一切人除卻截斷山僧舌頭則不無若以當無舌人語則猶未敢相許正使轉一語云死不死亦非病活不活亦非病盡情不盡情亦非病與麼不與麼總非病亦未是無舌人語何以故病卽是藥藥卽是病但知進前失卻背後今時禪流之

不如古人均墮於此大慧昔曾悟薰風話而圓悟猶以爲坐在淨裸裸處及後於相隨來也一句始解捉敗所以千聖出頭全推此著若到者裏猶有絲毛頭放不過處自己終未冐掉臂也書至此侍者入報云有客相候山僧云正荅熊公書在且待少刻不覺隨筆寫上住持事繁懵懂若此三十痛棒其甘如蜜矣請公試下手看

又

山僧壓良爲賤居士認奴作郎三十痛棒請與居士分之山僧甘甚居士還甘否他時後日不妨笑倒也

咄秋氣滿林霜葉白一溪清冷鎮長流松杉種得添山色又被行人斬未休不可又作佛法會好

與同菴若雲兩居士書

凡大人出世則必有大順有大逆二者皆助道之因而無優劣其間也所謂大順者遇眞善知識道眼明徹具大方便使我了了見性不犯手於向上不失足於旁塗而卒至於絕學無爲之地首尾俱正權實兼隆初祖西來至於今日善知識諄切爲人不知凡幾學人至誠巧值亦不知凡幾矣所謂大逆者恩愛纏擾冤懟牽掣毀辱迫逼疾病延綿衣食困乏之中下之士望洋而卻不必言矣稍有智識亦未免左顧右盼瞻前慮後以至心志疑沮歲月遷延不知此正堅忍練達之處大根利器一眼覷破把得倒用一任橫拖直拽總不曾動著毫釐昔我世尊示降王宮時父王見太子寡嗜慾離喧牘心竊憂之悅以妃嬪娛以玩好而太子之心終不可易及夜半踰城父王痛哭倒地欲絕白追不返以世尊千百世行菩薩道然後一生補處豈不能揀擇信心父王歡喜成就而乃示現若此故知恩愛難斷爲道之切不妨於難斷中斷當其初斷也卽以佛之神通廣大亦不能使父母歡喜

成就而但能不爲其中阻此後世一大榜樣也至於子弟則阿難羅睺羅皆爲弟子嘗隨侍佛聞道受法天倫之樂非人間比矣然調達善星則家親作祟障礙百出以佛之神通廣大亦不能盡使其子弟人人樂從此又何說按調達善星自世尊初發菩提心時多生相逐俱爲冥權由此觀之則一切障礙之人障礙之事直與善知識相成功等是皆助道之因而無優劣其間也毀辱則如入城瓦礫打擲疾病則如阿難乞乳困乏則如雪山六年一麻一麥盡世尊一身逆境俱備一生補處尤且如此況菩薩道中乎所以

大力量人偏於難行中行難忍中忍不但不爲少退且因之增長諸凡不相關切可以隨順不可缺權衡於道有妨於情易縱則中志須定而亦不見悻悻之色是在當人自具方便也稍有所聞㫖此寄囑惟珍重區區

復凌卷支明府

接公佳訊謂山僧闖開覺路攫碎虛空坐斷天下人舌頭從何處得者消息來愼莫認穿衣喫飯底遂謂可以終日食而不飽倘要飽卽飽終日穿而不熱倘要熱卽熱此不過硬作主宰一時呼遣似易殊不知

臘月三十到來卻用不着落得畫餅耳又謂山僧一星火分照萬家一星火能不滅否若山僧仍有一星火何曾得不滅來豈但水中月不是就是天上月亦太遠在若要是則一切俱是到此境界不由汝不卻步佇思劍去已久刻舟何益耶公若有志向此門中討箇分曉須把從前認着底一時放下連放下底亦放下放到無可放時猛自提起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正當提時不得作道理會提來提去驀然道理俱盡意想不行從那裏撞破頂門露出摩醯眼孔不妨來山僧手裏吃一頓瞎棒

也咄且置是事聞公爲地方保安建大悲懺壇一段因緣世出世間兩兩俱得今日菩薩熱腸計唯出此恨山僧住持事繁不得遠來然大悲弘願一念至時非十方三世所能限量則又不知山僧遠公公遠山僧不妨道得一句使功德圓成廣利人天知非分外也一笑

復楊文學無見

十方諸佛與大地衆生同一心源而凡聖各別者迷與悟而已矣迷於心之本際則不見心而見境妄生分別而取捨由之取捨之情不已則業果之報相隨

生死循環無有休息雖明知情虛業幻而終不能使自遏滅者目前之幻妄實有本來之眞際無地也故欲了目前先當識取本來之地然又非舍目前別有所謂本來也善惡境也爲善爲惡者非境境有遷變非境無遷變此無遷變者卽在遷變之中迷則與遷變者相流轉悟則遷變有盡而我無窮無窮之我所謂通晝夜亙古今始終萬物發揮鬼神極於妙用而退藏乎密生死不能繫業果不能酬入人成現而莫得其用者有待乎悟之也公欲悟此須屏卻從來取捨之情使分別暫息境見少停正當此時切忌忘卻

或者豁然從夢得覺亦未可知若得到此又當知無始虛妄自今已後何以能令其終不與一切生滅和合須信實有倒斷之時而非謂更無別有遂任其莽蕩無碍也過此兩段不妨不遠千里圖一相見尚有本色鉗鎚承當未易所謂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此時幸勿謂老天然迈面無情也珍重珍重

復英文學目青

公聰慧人當世界亂離感夢幻之非久不肎與無識之輩終於沈迷又得良友見聞交洽知定有不可朽之業過於夢幻以故信之而不疑誠不疑之也但無

始厚習與生俱來諸凡濡染逸媮之事私心實甘之是未可以一日之理而頓易其情也夫明於理之至極而使其心安住降伏其初猶未嘗無勉強之力矧於信而未明明而未至者乎故初心之士知信力與習氣不可敵則勉於離習所以存信也知幻妄之知暫而虛貪癡之情久而實則勉迪其知於必行汰其情以就理使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然後日用之間舊染去而淸明日生以淸明之心觀於衆念始知衆念之非他物也若尚未離舊習則全身在妄而欲去妄覓眞則去亦未必非眞覓亦未必非妄更教誰爲作主誰爲解脫耶公苟向此一大事必須打迸一副身心一力放下一力擔起若猶徘徊岐路欲一無所捨而祈其或有所得世間豈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哉體中佳勝不妨入山或未必相賺耳珍重

復王侍郎圜長

承諭頓見本來面目此語實攙著山僧癢處但不知本來面目爲誰見者又是阿誰既見已後與未見前還有差別否若有差別不可說本來若無差別用見作麽未免向公再覔皂白又承云煩惱試人既見本來喚什麽作煩惱若尚有煩惱待拂拭者恐未是到

家消息祈勿草草入此門中不敢不直人來幸更有以慰也

復林殺菴太守

教外別傳之旨千說萬說不如一悟千說萬說說得絕似不如悟得底人默無一說亦不見古今人千說萬說我世尊涅槃會上謂四十九年未曾說着一字豈不信歟故曰悟得底人默無一說非謂默而無說之爲是謂纔開口早已不是了也然事不得一向無以六祖大師說箇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欲人直下承當故有卽之一字大珠和尚說箇回煩惱作菩提

回無明爲大智欲人直下撥轉故有回之一字若於方便門中更一貶眼白雲萬里矣至於百丈牧牛安禪師拽鼻亦謂得底人向後行持若未眞得且不知何者爲牛牧又何物意識紛紜名相不實恐未是學人了手處也古靈贊謂蒙百丈指箇休歇處當看一箇處字若單單以放下二字釋之欲從何住足耶南泉云平常心正是者箇去處三祖云體無去住亦正是者箇去處卽雲巖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及遍身手眼通身手眼亦正是者箇去處又如洞山麻三觔南泉斬猫山僧訶林一笑要總不出者箇去處者

箇去處善知識以之自爲亦復以之爲人晦堂云還聞木犀花香麽瑞巖云主人翁惺惺着復云喏喏此亦大畧可見矣所以隔房聞釵釧聲卽是破戒只一句摋竿子直使驢頭馬面一時逃躱不得至若金銀雜沓朱紫駢闐卻云好箇入路便是得底人眼孔要瞞一點不得也總之此一大事定須徹悟始得欲得徹悟不妨埋頭打迸一則話頭上日夜逼㩳逼㩳到無意味心情悶絕正是好時節萬萬不可放開一步向道理識解上着到若向道理識解上掉得箇相似越發會打葛藤雖有山僧無能爲公何矣承下問據

欵結案亦方便中語且不可作實法會也無事請下顧或亦不相賺耳珍重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爲眞實非可待其旣滅而謂求之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云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卽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

他日瞞黑面居士不得耳不直則道不見唯公亮之

與阿字侍者

此字且勿示人非謂佛法有兩般正恐見未到實頭處不免以道理會卻成剩法耳汝從未曾做事卽做事亦在山僧左右時有提誨此翻遠離不可不索性說破恐做事心勝不覺不知墮在無事甲裏纔覺早成兩橛如此則全虧大人行履卽做得事亦屬有爲也仰觀古之大人不過行解相應而已必使解處卽行處行處卽解處方無滲漏若解過於行謂之見地中人日久歲深空成話餅所以善知識于學人雖

愛之極而終不敢兩手分付者正謂此也麻三觔乾
屎橛三腳驢子弄蹄行東山水上行如此悟得可謂
見處明白矣二六時中心與事接目前止有事物尚
無餘境餘心猶未見差別若到斂目趺足一切過去
現在未來之境靜中臚然稍一躡上便無自存之地
正恁麼時莫謂我使得他要躡便躡要踢便踢大恐
躡上易踢去卻難縱使一回得勝兩回三回一定輸
他耳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此不可得雖則本來如是然亦大人八識
一刀手段本體功勳同時俱到若果能一切時中三

際之境劃然而斷亦無劃然而斷之量則斂目趺足
時即是應事接物時應事接物時即是斂目趺足時
過量之人無所說示阿字汝道合作麼生所以山僧
嘗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僧問趙州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者箇話大有來
由直須契證始得且不是道理且不是見解正如人
問上座今朝吃飯也未荅云食飯了也可中還容擬
議麼又如波斯入大唐大唐人舉手波斯云烏招烏
招且道從何處得道理來從何處得見解來然汝須
是箇人不然又成窠臼今時俱落在者一箇窠臼所

以血脉不眞山僧不妨再一提起望置座右頻自省
覽也若使別人看過所謂麻三觔庭前栢樹子渠也
領過所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渠且掉頭及乎一坐坐定過去事想一回現在
事又想一回未來事又想一回憬覺起來正好著眼
乃謂我雖無端闖入然此本來原自三際都不可得
即今何曾動著又自想一回再或覺得全身放下一
時麻三斤庭前栢樹子恍惚現前不覺不知已成心
境縱使知非安頓手腳未定一箇昏沈伸開腳看看
天大白矣下得牀來事物交加混身輥入者裏一眞

一僞看從前靜地裏未妥則此處必定是僞又不自
知只管向人謂我動處尚打得過恰好笑倒耳今時
識得門頭戶底覷得古人七上八下底大約俱如此
過日不可不察也山僧一向期汝過厚亦多見禪客
七青八黃便自滿足甚且退失故欲汝一腳躡到底
若根本不深厚雖使枝葉茂盛秖益狂肆於已無益
於人有損既無以折高明之心亦未易塞流俗之口
汝今在十字街頭正好一翻試驗自知深淺也秋涼
珍嗇餘無所囑

又

來札云在世情事物中轉腦回頭頗知時節又云埋頭市肆步步向黑漆桶裏撥入若無後語則腳頭不闊若無前語則血脉不親吾宗所謂持書不到家與麼旨訣要在當人轉變不則又成實法也於此識得更須看洞山云與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得底人於相續處脫卻今時那邊獨行獨步不爲三際收攝然後向十字街頭就有爲法裏作無爲生活非人能測豈自所知山僧此翻不謂汝能爲叢林出力所喜吾宗頗有趣向之士此道或不致寂寥耳見一亦有拋棄身心向艱苦一路不妨便一與語也

復楊震生居士

阿字行乞江城持楊居士書歸書內問語恂怛山僧隨筆荅去復有數字勉居士從自己腳跟下著到勿只向言句覓居士復有書求山僧開示言意諄切山僧終不敢無風起浪葢謂此事非言句所到六祖大師云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古德亦云言多去道轉遠居士若信山僧語二六時中但須向言句不到處意想不行處看自己本命元辰著落看來看去忽然撞著露柱擸㩉一覺始知平日言語時平日思想時錯過多少乃至鴉飛鵲噪風動雲起錯過多少甚而街頭市尾貴賤童叟是非人我若成若壞若好若惡錯過多少然到此處切忌作現成公案若作現成公案卻似不會向言語不到處意想不行處一回汗出也尚有許多葛藤打不盡且不敢對居士盡情撒出恐添居士繩索亦欲居士就淨地裏豁開眼孔方來棲賢金井橋下白石磷磷青溪漫漫更有廣長舌爲居士點破且不關天然老事

復祖印禪人

來問分貼四法界山僧今轉問公秖如某經文爲什麼喚作事法界某經文爲什麼喚作理法界某經文爲什麼喚作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倘不開者一隻眼則章分節解猶屬依通古人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也偈云懷州牛食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此杜順和尚法身頌與來問迥然然華嚴賢首宗是此老建立故卽以此老湯頭爲公對症公久善爲胗候故又因公之明以通其暗公六脉無恙只左寸疲緩畧披古方多掇酸棗仁取易應手若果中病源此後自當高擡藥價幸毋嫌先生時套作自調養計也一笑

復顧乘禪人

此事貴悟不貴解于今人聞說卽心卽佛卽向五蘊中認箇靈靈明明聞說非心非佛復撥去見聞覺知別求寂靜如麻三觔庭前栢樹子不現成承當卽信口皆是種種邪說皆解也日者禪云某甲於此事如黑漆桶一樣山僧云正要伱者箇漆桶但行住坐臥祇恁麼按住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迸斷自知老漢相爲處不要解來札云不知在黑漆桶中求出身是不求出身是此正急切欲解也若有出身與不出身依前不安於黑漆桶而欲他日得眞悟無有是處禪今去祇消仍前做事不問出身與不出身做到悶絕時祇管看不得打退鼓不許於黑漆桶上作一分道理忽然時節到一腳踢翻待相見始有喫棒分也

復梁有聲居士

離心意識參此古人直指語祇怕離不得不怕茫無把捉試看二六時中未曾提起話頭有人喚伱食飯一等去食寒來一等討衣服穿還是茫無把捉麼何不向那裏悟將去若但聞與麼語便認著箇見聞覺知及一切現成等卻似不曾離心意識矣猶尚不醒且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此一句容得汝心意識麼莫怕無滋味但恁麼提提來提去忽然時節到來不妨打失布袋便知好惡更不著忉忉耳尚有一語參禪大須拌身世若全身在世味裏又將心向佛法討些些便宜好似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老僧從來不見有此怪事

復熊非熊居士

天下唯聰明人可坐進此道然每見聰明人多爲道障非聰明障道聰明而不了嘗爲他塗所惑此聰明自障而住山翁遂以爲聰明障道眞冤煞矣讀來翰知公大聰明人然細玩尚不能脫然世網誰足爲公絆足者大事因緣雖四聖六凡同一具足了與不了均爲剩語然畢竟一回不可一向便爲無事至於微細披剝廣大融通非朝夕事設使公纔弱冠老僧尚以爲當疾知時矧四十五十猶徘徊於道與俗之間此所謂聰明自障老僧終不敢謂聰明能障道也旣不敢謂聰明障道則千秋大業捨聰明人吾誰與期絮絮叨叨眞成習氣終知聰明人必不以爲贅語耳千里奉酬惟此切切於聰明人前不作寒暄語祈相照於筆墨之外

復澹歸監院

天下古今無一箇不是懶人只是外面不會撞著箇

激發裏面不會有箇幫手他到會揎起一面不懶底旂號招募一夥懶漢鳴金擊鼓卻要拏縛那山上水裏星散底懶强徒豎起不懶底話會日夜鼓行而前殊不知他全夥本是箇懶出身一時時節不到便自改頭換面做起那一翻事業忽然時節到來外面撞著箇懶激發中間驀自攢出一箇懶幫閑來暗地裏把不懶底旂號一一替伱都改作懶穿一箇起頭一箇暗幫又一箇遊說不難一刻間鼓譟起到中軍帳外把箇大將嚇得昏了半晌將息起來默自思量我元來是箇懶漢不知不覺弄到者裏好不喫苦何不

趁此機會還我懶底窠臼卻又不是我要散夥卻把散夥底罪案推向別人他到占了箇懶便宜又不會損他舊時不懶底名譽伱道者箇是什麼人就是禪所謂箇老厭物釋迦如來者箇老厭物元是天下古今打頭一箇懶元帥何以知他是懶元帥伱看他在菩提樹下纔開眼見箇什麼明星得些懶本錢便道此事難信難知無開口處不如蚤取涅槃忽然驚起十方底老厭物箇箇都會害過那一翻懶魔障自己喫苦了亦要後來新充底懶軍敎他嘗嘗滋味鼓起欲梵諸天八部總來勸請忽然拋下箇懶心腸便豎

起箇不懶底旛竿招集一千懶菩薩懶聲聞都來講求箇不懶法門講來講去講得箇不耐煩卻不好自己打退鼓正悶悶時忽然撞著箇懶激發喚做什麼魔王要來勸請入滅伱道者箇魔王因甚會作者等勾當因他亦是箇懶夥人所以徹底知得那老厭物從前一翻驚天動地總是因人成事水到渠成元是箇沒脛骨底所以一手撥著卻似推門落臼不然那老厭物若眞是箇不懶底元帥正當魔王勸請不難說箇蚤哩有分敎魔王退身三舍爲什麼到要向阿難口裏討消息被阿難暗自窺得者老厭物懶根發

了卻似承他風旨裝箇聾啞成就則箇伱道阿難是什麼心行卻元來他亦是箇懶漢又把世尊做箇他底激發他到做箇世尊幫手便把不懶旂號換箇懶旂號自此做一箇大懶底敎頭傳到後來徑有彰明較著向溪山裏下箇懶山寨如大梅神鼎一輩水裏又有巖頭船子充箇懶水師陸路上又有箇普化谷泉一宗人作箇懶遊師到于今居然分箇對敵互相勝負伱若站腳不穩一翻翻轉要入那懶夥到自不難總元來者兩夥本是一夥總是箇懶出身不過時節不到便自改頭換面終是箇不牢底伱道還好撥

發他麼所以老漢挺著副脊梁硬著副嘴臉徐道姑箇什麼寫至此不覺忍不住笑且道笑箇什麼笑老漢那一段閒話是不要人倒那不懶底旂幟還是先開著一條懶後路有底說天下沒一箇終懶之人只是有著便與不著便和尚不過一時著激要且自己放下不得有底說和尚已是一箇懶底頭目目下討煩不過十分有八九分腳軟了有底說和尚要尋懶路硬教著人向前討箇下手著落著三段話合做一則公案畢竟作麼生和會且待點起鑼鼓大眾試擡著頭覷一覷各請下一轉語

復凌世作司李

色陰已消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解已亡此楞嚴修證菩薩未達方便有證有得于其中間自生疑礙不如我宗門下了則頓了若其未了只宜豎起脊梁不顧危險卻不可于塗路邊有所顧盼如竹篦子纔舉起時汝作麼開口且無開口處如何更有設心處既無開口又無設心病于何生藥于何治曾爾知歸內外豁然盡大地皆藥信手拈來消補互用正當此時豈復問人求活計耶連病數日正伏午寢接翰立復草草無餘語耳

又

公多時不入山有人從仁化來詢及始知令孫之變未免恩愛未得脫然何不正與麼時把平日參得底禪向者裏試試看若試不靈驗不妨把麻三斤話挺著脊梁一回廝併或者忽然靈來始信盡大地是兒孫十字街頭活人無數死人無數不妨張開兩塊皮笑了一回又哭了一回卻來丹霞頂額與大眾翫月問什麼尖相圓相看老漢如何打發莫只閉著書房堆堆地懊惱纔拭了兩滴熱淚便執起筆引什麼鄉山石室翫月希圖老漢荅句禪話與公作解悶老漢不學古禿廝者等閒工夫說尖說圓說隱說顯祇有白棒一條待世作入山且看是尖是圓是不尖不圓道不來時且莫怪老漢索性也承布施拜謝何時望螺峯一步殊切

與梵音禪人

下山時忘與禪語至下院始憶之筆紙不便茲直截還山耑書此寄囑凡學人在善知識座下日久能具正信稍有根性未有全無所窺須知日用俯仰折旋明明無第二人然騎聲蓋色不能無礙此未得穩妥者麤而易知也乃有目前無一物當處亦無人一句

當空八萬生滅門一時頓盡到明眼人前猶未冐點
首者且道過在何處衲子十年二十年抖擻不下止
爭一反覆間耳念禪此番應𠂆心無異緣復除與客
不謂無事正要禪於人事紛紜裏薦取力量更大也
疑情不可多礙膺之物破則無不破始知盡大地銷
歸自己所謂聖人無己靡所不已也歲月易過善爲
用心切囑切囑

與錢牧齋宗伯

人有譽隆當世讀其書始恨相知之晚貧道於居士
是也耳居士名久矣得之傳頌祇增疑著去春捧心

經鈔居士眞我法龍象也眞空一門般若六百卷讚
歎尊重悟此則百千三昧無量義海彈指圓成居士
非宿植靈根何能深入法界又何必敎旨之非宗趣
耶遠辱翰諭適先師示疾未能裁荅轉盼秋風遽丁
大事收涕正惟求所以銘吾師者今釋推文章高妙
貧道謂此居士緒餘空智蕩羣疑精識邁前哲天下
後世鼎重一言吾師其不朽矣謹勒行狀耑侍僧馳
謁伏惟垂念法門俯賜允俞昔無盡居士爲湛堂準
公點出眼睛照耀天地愧貧道未能効妙喜躬謁然
居士淵鑑過於古人知能遠矚千里之外

與丹霞澹歸監院

六月二十以先慈病自海幢趨雷峯僅得侍藥一月
竟以七月二十順世所慰病中恩愛頓絕一意西方
嘗夢睹慈相或以全身投蓮華中香極而醒臨化數
日顏色充怡無痛苦狀念佛至氣盡似可希想下品
耳去秋至此纔周年兩丁人子弟之阨雖生人所不
免然痛毒相連亦夢幻中一大愴惻六如入山詳詢
近況知放身土木錢穀中不作苦樂想正吾門幸事
因憶大地衆生無一事一念一刻不是佛之妙用祇
坐不覺枉作箇衆生知見及乎覺得又枉作箇佛法

知見拈一放一未見輸贏所以勞我祖師一棒一喝
以自己風光作他人破睛底鍼刺若是皮下有血撩
起便行更不回頭轉腦此間間不容髮若不大𠂆便
活轉來不免又刺頭上他機境如何是法身邊如何
是法身向上者箇是體那箇是用者邊作麼生那邊
又作麼生怎地是悟底怎地是踐履底把古人一期
方便都做實法會去一似從上實有恁麼事豈不寃
誣先聖今時人病多在此所以說得相似做處諸訛
理既如此事亦復然眞可謂虎皮羊質矣山僧于今
不怕禪不會說亦不怕禪不會做祇怕說了做了眼

孔定動急不得避被人拿住指良爲盜有冤無訴耳便中不妨一句慰我勿但謂和尚既不許人眼孔定動又要人慰箇什麼便打發過箇裏大有來由眞不得草草也

復程周量中翰

日從阿字石鑑悉公護法深心出於誠懇非夙植善根未易得此復承遠訊兼辱惠錫感荷彌切翰諭山野現前指示公意初入道欲得淺乎言之不知吾道正不離現前而具從上之理也夫眼所見者色耳所聞者聲今人之最現前耳然眼不到色處色不到眼

處耳不到聲處聲亦不到耳處此在眼未見色前與既見色後耳未聞聲前與旣聞聲後易知也若當眼與色會耳與聲接其中物我不分根塵交互乃愚者盲目聾耳之場卽上哲全體大用之極是未可以言語構也所可言者眼在色時色不能奪眼耳在聲時聲不能奪耳唯耳目從無始來局於聞見妄成似聲似色之習暫時惑亂不能自覺遂滯長劫衆生日用所爲眞可憐憫也公試於聲色紛紜中斂目還見攝聞還耳則一時聲色直下冰銷縱觀世間猶如夢幻且不妨卽此見聞廣作佛事若到此處尚有全體大用一段現成公案又待他時相見向棒頭上別通消息耳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雜著

楞嚴宗趣論

宗也者極乎道之所究也趣也者正乎道之所歸也匪宗則趣無所示匪趣則宗無所造故宗以宗乎趣者也趣以趣乎宗者也以祖意教意而言則祖宗也教趣也然祖亦有趣教亦有宗所謂祖意中具有教意教意中具有祖意也昔世尊百萬人天拈青蓮華笑視大衆者宗也復曰吾有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

與摩訶迦葉者所謂趣也達磨大師少林面壁九年者宗也而可大師求佛法印而曰不從人得者所謂趣也六祖大師爲明上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者趣也明省後復問密意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邊者所謂宗也宗與趣先後迭用而總之匪宗則趣無所示匪趣則宗無所造也夫宗有二種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又如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此二種卽是一種然殺活同時主賓一致自非深證之士未易語此苟無方便則道幾乎絕矣所以後代老宿因僧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宿曰還聞簷前雨滴聲麼僧曰聞宿曰從此入其僧便悟臨濟往見大愚愚云黃檗老婆爲汝困徹了也還來者裏問有過無過濟亦大悟故趣亦有二種卽以左右乎宗之機旨以相發明否則機妙失宗反成毒藥也然則何以爲教之宗乎曰祖之趣是也夫祖不可以意意者也不可以言言者也若教則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故曰祖宗也教趣也而教卽以祖之趣爲宗教之趣則又以導乎宗之會極蕩乎宗之岐路也故祖不可無教者無

趣則宗無所造也教而無祖則趣無所歸玄言妙義悉屬筌蹄所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嘗說一字者非謂掃言說之蹟也欲夫人之卽教意而得祖意也故凡讀教而不識其宗之所本趣之所歸不善讀教者也楞嚴第一最初便云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一部經之本宗也然衆生久在迷中遺失心性循諸妄想一聞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如說他寶不知所認故如來特徵其發心緣於勝相將何所見誰爲愛樂正退衆生六根門

頭常在出入而不覺知者以為識取之路此一部經之本趣也凡用趣者必先之宗欲見宗者必先之趣所以佛告阿難云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而阿難當面錯過乃隨機一揭云汝今堂中先何所見又急轉一語云汝矚林泉因何有見宗趣既定然後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大眾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使阿難與大眾知其宗之所究以識其趣之所歸也夫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為宗則宜直指心性以為本趣何故七處徵窮二種分別

既不濫收其能推將又保任於見性良以眾生心性從本不覺隨緣生滅以此緣生與生緣滅與滅物我不分內外混亂若不屏絕根塵推窮能所則一靈眞性終無自認之日所以當七處既窮生平所據矍然自失然後分別二種使知迷中心性盡屬攀緣用處分明枉自遺失卽如阿難反認能推非不現前無別然而能須由境此處倘無照了猶帶前塵正使境謝能沈箇中若不知非亦同斷滅故知如來一咄破其迷妄而已而非破其非心也世尊曰咄此非汝心阿難曰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世尊曰此是前塵虛妄相

想而下文又云我非敕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眞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乃知世尊拈卻前塵影事使之自認其心不欲其混於前塵影事枉自遺失其心也夫此心此性生佛無別所別者迷悟耳迷則全水是冰悟則全冰是水以冰非水而去之別求所謂水者非也沃其冰而水自宛然破其妄而心自宛然六祖曰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卽是淨性身又曰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覺範曰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眞理不了號無明了之卽佛智正謂此也先破其妄

心而使之自悟有體後許其見性而徐辨其無是非是照用後先主賓終始各隨機候不可定執也夫心性在於分別則為意根在於色像則為眼根此皆從眾生日用現前便有無上妙覺祇為混入前塵而分別無體紛紜物像而自他不辨所以如來奪彼前塵而獨顯全性擇於見中而孤露我體或意或眼舉一以明或縱或奪率多方便引客塵要識主人之無攸往指頭手為達見性之無卷舒人有今昔見何童耄須知眞性遺失遂循妄想以分置內外顛倒想滅則盡大地總是妙明見聞同一倒正誰分自是現前之

緣心難盡暫悟終疑豈知八種之見性不還是汝非物尚猶不敢自認終是物我不分至於見在我前又成物我不化世尊曰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曰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曰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阿難曰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蓋爲衆生從無始來迷我爲物不知是我非我認物爲我不知是物非物是以如來旣言其物我皆妄又言其物我皆眞旨趣深玄盡思難測如曰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曰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是二文殊而我今者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說至此而常住眞心性淨明體之宗旨始露所謂趣以導乎宗之會極蕩乎宗之岐路者也蕩是非是之岐路以合乎常住眞心性淨明體之會極然後知世尊拈華達磨面壁祖意果不可以意意不可以言言者也然後知教之果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者也則豈非世尊欲人卽教意而得祖意哉然祖意中亦具有教意

可以互相發明者如雲門大師云從上來是什麼事于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番是三家邨老婆說話噫是亦可以悟矣悟則直下便悟若眼孔定動未有不別生岐路者如阿難聞無是非是乃惑爲自然又惑爲因緣和合世尊更以明暗空塞四義獨顯見性欲其於四義之中頓離諸惑則曰離一切相卽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欲其於四相之中識取見精則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夫惑斷而見見則實相現前是非俱泯宗趣了然而阿難猶以見見爲惑者此正迷悟之所由分也夫衆生之見精在四相中而妄生諸惑者爲不能自見其見耳惑之所生似乎能所朧乎現前其實覺見由於無始卽下文云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是矣此世尊特以二種妄見例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也苟知其爲病則見與所見了不可得亦無所諱直下巍巍是爲何等故又云阿難汝猶未

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至哉無是非之旨可謂深切明著矣觀其言陰入處界及四大七大皆云如來藏又云畢竟無體本無自性俱無處所又云此皆識心分別計度俱無實義無非皆眞皆妄之論旨趣深玄盡思難測故下文云猶非眞非眞云何見所見又云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

演卽此理也此特先發明之耳乃阿難及與大衆雖悟一切諸有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猶不能知其生起則不能了其目前故又有忽生山河大地四大不相容之惑所以世尊再爲指出覺明爲咎也夫有所非覺無所非明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此所謂生起之由也而又曰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則目前之山河大地可以蕩然此如來藏中離卽離非是卽非卽不可世間及二乘權小以所知心而能

測度也法華經云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之相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必如是會乃可謂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者也若衆生則不然衆生不達山河大地由於無始覺明所生以爲萬法別有根本與我爲緣爲對殊不知法無自體皆由我識心而有分別若除分別萬法自如所謂非心非空非地水火風等卽心卽空卽地水火風等也所以下文云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曰知

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於中更容他物正與法華如來明見之旨互相明證也阿難既聞覺明爲世界之所生起而又疑衆生何因有此覺明之妄不知覺明之妄因迷自有迷則無因此無性之旨又非二乘權學所能知也夫無性則無分別以無分別而妄起分別故能所對待展轉相生無有休息苟能於分別之中而識取於無分別之體則體性露現根塵迥脫始知從上已來心本常住性自明淨本周法界一回覺悟更不復迷正所謂見見非見見不能及通達實相一切俱無也故曰識

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爲滅若是沒量大人於此直達本宗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奚阿難猶切切以攝伏攀緣爲請哉亦慮末法有恁麼理無恁麼事也謂生佛同是一心則無生滅不生滅之別謂縛脫原無二致則無煩惱菩提之分固矣然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遇緣方了若尚未遇了緣則如審詳因心至於二種根本非不曉然將習轉日用生滅之心反而依不生滅地而能依所依盉成生滅此處若不徹證忽會根塵代謝未有不爽然自失者昔高峯初年自以爲有所發明矣雪巖欽揭曰日間浩浩

作得主麼峯云作得又曰夜間夢裏作得主麼峯云作得又曰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何處峯遂惘然噫此卽阿難疑斷滅時耶所以世尊復舉聲聞二義使之自信自肎要必確知本心不與根塵和合無毛頭許夾帶然後獨步丹霄自解作活世尊曰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鐘聲更擊復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又曰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卽於夢中自怪其鐘爲木

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於舂音將爲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如此指示正與雪巖同一機趣佛祖無二旨矣試觀高峯日間夢裏主宰分明可謂在聲色中不隨聲色也奚爲無夢無想便乃惝然當此之時使雪巖再舉聲聞二義峯亦未必甘心直下及枕子落地一回脫穎豈他人所能回換此所謂遇了緣也又如審知煩惱皆由六根招搖塵境識性居中發生虛妄猶如空華本無所有此可以言解結矣然亦有永

絕生死證於解脫未免猶爲識心者始知生死解脫均名幻化捨結取結全病所知若非眞妄俱捐亦無俱捐之量言思路絕廓爾現前則安知知見無見之旨不猶爲所知障哉圓覺云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卽空華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又云衆生迷於生死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以故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正謂此也阿難曰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世尊曰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曰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又

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解結大旨至矣盡矣然古今人亦未遂言下領者是誰之過哉昔石鞏以弋鹿過馬祖祖迓之鞏問還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鞏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鞏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鞏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鞏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鞏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鞏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鞏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者頓息若石鞏所謂遇了緣者也選擇圓通乃

修持之理亦大有宗趣晦堂云心外無法者不知煩惱習氣爲何物而欲盡之翻成認賊爲子從上言說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之知見治之皆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定有習氣可治卻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也圭峯密公云若能悟本法身本自無生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習氣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以一生所修便同佛地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莫認色身以眞知爲自心莫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以二老較之則晦堂爲宗而圭峯爲趣衆生根器高下不齊苟廢圭峯之說則有執一切現成反認虛妄以爲眞實淸涼所謂卽妄爲眞如處陰影滅也所以潙山云若是眞悟之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淨除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始

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潙山可謂宗趣俱備深得如來權實兼用之旨也故善達宗者不滯乎趣善會趣者不失其宗祖與教皆然也卽如選耳圓通者謂從此入不從此住也一根返原六根解脫六解一亡者謂捨權歸實非卽權爲實也至於三決定義與三增進漸次猶治煩惱習氣之論也然亦去其所本無爲見有煩惱習氣者言之耳非謂別有一法令其修治趣向也一切衆生不悟自心於自心中妄見境緣妄生取捨隨

其取捨造十習因受六交報所謂以究竟無成畢竟有若能悟業無作當下妄息直見本心心心不別還於本無於所本無實不見心外復有一切煩惱卽不言修可矣苟其未至於本無則四十四心及諸天品類層層位置要皆增進中有無輕重之驗去一分煩惱卽證一分眞實去之盡卽證之極亦非別有所謂證也若別有證皆屬心外於五陰中心生聖解種種計度悉墮魔外豈知等妙二覺尚有一分極微細所知愚惟佛一人始稱見性然則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凡夫具足歷聖難盡推窮究竟不越吾宗爲第一義

諦也楞伽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故教中無量義海皆發無門之旨所謂趣也所謂正乎道之所歸者也

禪醉 十則

禪醉者何謂也蒙周曰醉者之墜車雖疾弗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天全也予醉于禪而寤是猶墜車者矣寤而無解乎醉殆所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歟使天下之人因其寤而識其醉則予之得全乎天者亦將以全乎人之天也反而齁齁然鼾而弗之醒至足矣又安知其所謂疾歟

一 致知

崔子石師問佛於天然曰某儒者將易而佛得乎天然曰儒不學佛佛不學儒儒不學儒佛不學佛吾聞道不相學亦不自學也相學者寇人自學者寇天皆道之所棄也雖然子儒者也吾與子言儒孔子曰致知在格物何說乎崔子不能對曰有對而不倖天然進而語之曰天下一知而已矣無所謂物也自知窮而爲物物又物物而物益不窮焉名之所昉乎狀之所紛乎義之所別乎類之所繁乎之數者盡天下之

所謂衆人者日惘惘然而不自知所往而不自知所來喜喜之怒怒之哀哀之樂樂之不以爲縛曷求其脫常憂不合孰冀乎離波波汩汩遂成古今是皆不知其爲物而安然者也夫惡知乎安然者之爲是而不知之爲非乎夫惡知乎不知之爲是而安然者之爲非乎有智者惡其不知而以知爲貨以物爲利欲貨出而利返奔走道路物我兩衡主賓相易自以爲知過衆人而不知其不若不知也自以爲不安於罔而不知其不能安也天下黑白同異牝牡成毀而已矣知黑而黑知白而白知同而同知異而異知牝而

牝知牡而牡知成而成知毀而毀固然者物猶不化矧其未至於固然者耶若舉父於子舉兄於弟舉夫於婦則人之父子兄弟夫婦是必啞然而獨不啞然於知黑白同異牝牡成毀者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言出而是人不知其非是言出而非人不知其非非是非者萬物之鄕也引知於物而非會物於知者也是故學聖者愚學愚者賢聖人遇愚而賢遇賢而愚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物而不物不物而物物而不物物盡我也不物而物我盡物也物盡我者無物我盡物者無知無知而知不足言矣故曰藏天下於聖

人易藏天下於天下難

二　近非道

戊子夏阻饑於海雲其徒少食而讓天然喟然曰吾道其以人瘳耶又一日食而任天然喟然曰吾道其以天瘳耶內記巖子揖而前曰巖得聞矣昔也食而讓夫子以爲道非讓之所幾也今也任任斯近矣聞以人瘳未聞天瘳者也敢請天然曰君子猶惡其近之也適燕者八千里吳半之齊又半之人知夫齊近而吳遠也亦知乎近猶齊而遠猶吳乎吳與齊其有辯乎無辯耶半之又半之其有辯乎無辯耶人有宴處者解衣適體磅礴於無何有之鄕適適然爾忽而覺焉曰君子不以容飾衆不以私棄物吾因首裸身吾不能使茅吾心而塞吾目也一旦衮冠冠之文衣衣之夏伏浹汗如注乃久而苦之曰甚矣吾之不能安其天也夫人出而拱揖入而偃息無是我也誰爲非歟吾向者獨居寢處解衣磅礴無與人耳目奈何自困若是是衆人以天而吾獨以人也於是去冠還衣從乎其朔而後知向者之樂不假人也苦而後知其樂不假人之爲然也傭者過之怪而問焉曰夫誰不莊於處衆而佚於自處耶而嘻嘻其幾得之若外

加何爲者人不能荅而終以爲非傭者之所知其樂也嘻天下之士之去其仁義禮智以爲道也亦若是已耳夫仁生於未仁義生於未義禮生於未禮智生於未智夫未仁非不仁未義非不義未禮非不禮未智非不智非不仁義禮智而後仁義禮智猶是未仁義禮智也而後未仁義禮智猶是仁義禮智也鶴脛長鳧脛短鶴不長其長故鶴鳧不短其短故鳧不長其長者之不能不鶴何異乎長其長者之不能鶴也不短其短者之不能不鳧何異乎短其短者之不能鳧也迷此者罔覺此者殆罔與殆皆道之所不共也

三　天不可合

潛子為有得於天也日以合天之說造而餘以變物天然聞而歎撫而告之曰天可合乎天可合亦可離也天可離乎且而窮上下四維之蒼蒼之冥冥之蓬蓬之轟轟之烈烈之濛濛之潺潺之亭亭之森森之潑潑之汩汩之歷歷且而扁聰鑿明鏤思刻慮以求彷徨乎天之所以然天之所以不然譬西行者東馬首矣猶敝敝然曰若合若不合若離若不離言之倫與否不可得而正也語天者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曰白與黑非人之所與也而白之而黑之

誰將與乎鵠不自白有為白者烏不自黑有為黑者抑而知乎鵠不自鵠有為鵠者烏不自烏有為烏者鵠與烏方不能自天其天吾與若日滑滑乎天其白天其黑也然乎不然乎人有獻鹿者曰馬也人有進鐘者曰甕也則吾與若必相目而笑為勿足辯也何居乎鵠與烏而固之則何不仰觀翔而南麓者適適然不知其為南也不知其為翔於南者也奚似乎則何不仰觀乎翔而北麓者適適然不知其為北也不知其為翔於北者也奚似乎頃而南者復翔而北亦循乎北也亦循乎北者也頃而北者復翔而南亦循乎南也亦循乎南者也頃而南者北者相遇諸途且不知其為南者為北者且不知其非南者非北者且不知其非非南者非非北者上下頓易四維錯處人我相失名實俱喪吾與若且收而視塞而聽休而心志絕而內外之辯去而離微之知而今乃廓然于向之所謂白者非白也黑者非黑也則所謂鵠者非鵠也烏者非烏也天乎人乎飂風怒發不擇其號吾又惡知其為調調乎為刁刁乎吾與若一鵠烏也古與今一吾若也放乎六合之際舉乎穠纖之間無所與合安所得離哉

四　天不可非

於是潛子爽然失憮然若有悟也曰天乎其不可以言言乎其不可以議議乎其不可以知知乎其不可以識識乎某也向者以言言天而不知是言非天也以議議天而不知是議非天也以知知天而不知是知非天也以識識天而不知是識非天也然則天無是而有非乎去其非而是自是不必是乎天然曰噫猶是合天之說也曩也子以合合知其不可合也而離之是又以離為合者也何離乎曰離非天者也何非乎曰落馬首穿牛鼻者也而且牛者誰耶而且馬

者誰耶而且落而且穿者誰耶觀海者足地不得其海之全也身乎海而後上下四旁內外本末所見無非海者君子體道其初也如受其旣也如棄其終也如未始受未始棄非去其受與棄之迹也夢涉水者覺不摳衣夢饜酒者覺不擬髮當其夢也廣厦高堂猶是椅席琴瑟猶是人物牛馬猶是車服玩好猶是而宴會而拱揖而談而笑而喜而怒而是而非無非夢者及其覺也高堂廣厦無別椅席琴瑟無別人物牛馬無別車服玩好無別亦宴會亦拱揖亦談亦笑亦喜亦怒亦是亦非無非覺者夫是覺者則必非夢

者是夢者則必非覺者因而是夢覺者則必非非夢覺者非非夢覺者則必是非夢覺者而豈知欻然而夢亦欻然而覺欻然而覺又欻然而夢吾與若久相安於推移之中無有爲是誰與爲非無有爲非誰與爲是是亦一吾若也非亦一吾若夢亦一吾若也覺亦一吾若果且有是非夢覺乎哉果且無是非夢覺乎哉域之西有幻師者能使男女從口出若器若具若醴若饌又從男女出拜起坐立嘻笑怒罵無異眞者聚觀如堵容貌音聲幾不可辯幻者曰諸而以幻我乎若亦幻也以若眞乎吾亦眞也然若之所謂眞

與幻者父母之所生一日百年之所異已耳然吾觀幻師如父母觀若之父母如幻師且奈何者吾又觀一日如百年觀若之百年如一日且奈何者且若能非吾吾亦非若若能自是吾亦是吾是非之權兩用眞幻之數相窮古今皆然也諸君去矣吾不敢復以言惑矣於是收而器具攢而醴饌使從男女入男女從幻師入遠近觀者一時俱散

五　鴨脚木

天地廣漠也萬物繁息也山川流峙也草木森秀也男女家室也人事同異也鴨脚木而已矣破子卷破

類而進曰自天地乎自萬物乎自山川乎自草木乎自男女乎自人事乎天然曰此固然之說也固然者不可以語道久矣卷曰非天地乎非萬物乎非山川乎非草木乎非男女乎非人事乎天然曰去物之理絕類之通猶聞聲而悟見色而明者之所爲也卷曰然則天地非天地而天地也萬物非萬物而萬物也山川非山川而山川也草木非草木而草木也男女非男女而男女也人事非人事而人事也將爲轉物而不若其轉己也轉物者同己轉己者同物同于己者己不可敗同於物者物莫能過歟天然曰噫所謂

喪我者耶而未也夫物不勝絕我不欲喪聖人之道幾之者失之矣於是卷蘧蘧若夢之覺也曰卷得之矣夫惡知天地萬物山川草木男女人事之不可以我與耶夫惡知我之不可以我與耶夫子曰物不勝絕固哉物不勝絕也而又惡知其不絕者之猶絕耶夫子曰我不欲喪固哉我不欲喪也而又惡知其不喪者之猶喪耶劍刃之蜜舐之者傷毒蠱之水嘗之者亡思與慮智與故之爲道寇也今而後卷得之矣天然咄而曰吾道墜矣卷瞿然起避席久而後言曰卷也向與道遠夫子猶進而語之靡有合也亦勿棄也今而卷若得之矣而夫子曰墜墜者何謂也然則卷皆非歟何爲是者言畢疊足而立側而聽天然間然曰天下無有得道者也亦無有失道者也夫誰得而是而非之也耶鴨腳木而已矣以爲是鴨腳木鴨腳木不受是也以爲非鴨腳木鴨腳木不受非也然是亦不能外非亦不能外鴨腳木而已矣故吾知天地鴨腳木也萬物鴨腳木也山川男女鴨腳木也草木人事鴨腳木也而不知鴨腳木吾亦鴨腳木也若亦鴨腳木也而不知鴨腳木豈惟吾與若不知鴨腳木亦不知然而非無鴨腳木也此其所以爲鴨腳木也夫此其所以爲鴨腳木也夫

六 性習

習之不可語於道者非性之所恆有也性之所恆有則習之所恆無者而已矣曰爲之而是不知其是曰爲之而非不知其非是與非非我之所得而有也我不得而有有之斯愚我不得而無無之斯蕩天地之曠古今之寥貴賤智劣勇怯情僞苦樂生死寵辱共相推于愚與蕩之域而不止者天下皆然也然則有之不可以無也而有之以爲性無之不可以有也而無之以爲習殆庶幾乎天然曰噫此道之所以不明歟夫習非我之所得而有則性亦非我之所得而有也久矣夫性非我之所得而無則習亦非我之所得而無也久矣性苟可有何異乎習習若可無性亦難辯古之聖賢所爲行仁蹈義體道服德莫不明於其故謂確乎我之性命所從出之原而不覺其習者至於興一念而非聖賢之正行一事而非天理之極則推之於見聞之數欲一一澄而汰之以訖于無有而試思一念之興興于何自一事之行行于何成以其非聖賢非天理也而曰此見聞之端從外而至乃向之行仁蹈義體道服德則又深切著明以爲必自己

出而堅持於無敝此直人情欣厭之所形耳安知乎是則皆是而非則皆非也耶皆是無是皆非無非無是而不有於其所有無非而不無於其所無是故姓與習者人之所執而返之皆可以為道也易曰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仁智是而百姓非耶百姓是而仁智非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無傳之旨吾知更千萬禩而終不得或僞也已

七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者聖人之所出也生於男女之間長乎飲食衣

服之際言無異詞行無異軌囿乎見聞安其嗜好熙熙然處乎儔伍之中而不知天地之外委形耕鑿絕志漁樵蕩乎聲色貨利而不以為恥馳乎宮室輿馬遊獵伎樂而自以為樂甚讀古人之書模古人之作掇其詞以為文章華藻茹其理以為博聞精識布其德于倫物行誼之林大其業于功名節烈之事歷憂患而不悛處生死而無慽山川陵谷之浩瀚風雨雲烟之變忽草衣木食之絕俗微言玄義之深雄遇之若固然而不求其故取之一日之樂而棄若從無所遭之時奪之以忽然而不知懼縱之以百年而不知

止盡天下古今之人未有能踰之者也君子曰此可用而不可用也其可用者聖人不得而及之也其不可用者聖人不得而驅之也匪惟不驅雖驅之而不可也花者香而已矣有鼻者所共聞也即而求之而有不可得巳水中之月皓皓濯濯心目遇之適焉巳耳而終不知其所至聖人之於百姓也無與為生而悠然其並生無與為長而茁然其並長言不可異不出百姓之無異行不可別不踰百姓之無別迥於見聞而故囿之脫乎嗜好而故安之拔乎儔伍而處之若昔絕乎天地而昏然如聵聾耕鑿而無餘心混濛

樵而有遐樂去聲色貨利之習若濡焉不恥于人泯宮室輿馬遊獵伎樂之情未嘗絕人以樂讀書摹古作述猶人同文章華藻于詞林採博聞精識于碩彥倫物行誼德固嘗稱節烈功名業亦所重不攝於憂患而趨避如塗人不動于死生而去來無奇跡酷性于山水陵谷而忘其高深寄情於風雨雲烟而任其舒卷慕草衣木食而不知其所以然愛微言玄義而等若朝歌市語一日樂之百年如夢古之君子所為日徘徊于此終其身而不得其妙者也而又曰百姓不知不如聖人聖人知之不如百姓百姓知之失其

百姓聖人不知迭乎聖人此又何說也惡其似也何似乎知之故似之也知其竝生而安于男女知其共長而成于飲食衣服無異詞以爲言無別軌以爲行見聞因乎耳目而嗜好順其心思耕鑿愛其委形而漁樵取其絕志儔伍之中可以休矣天地之外何必求焉豈聲色貨利之可濡留宮室輿馬遊獵伎樂之足易或倫物行誼或功名節烈憂患可避生死曷逃山川陵谷風雨雲烟耳目足樂邉顧其他草衣木食微言玄義身心無外言之弗及無有一日何謂百年此殆知乎百姓之不知者耶然而百姓之不知也固

如是乎非耶故曰惡其似也夫百姓以不知而不能爲聖人而以知失其百姓使苟悔其知之失而安于其初之不知以爲聖人之所不如而亦不可以爲道而道又終不離乎百姓之不知也抑難言之矣古人有言曰道在穿衣食飯處行住坐臥處迎賓送客處及其悟焉又蚤不是也在百姓方缺然其弗克悟及其悟而猶非之然則將何處此而後無弊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孔子者殆所謂知道者歟抑或別有說焉而不得言其所以然者歟

八 椎魯

椎魯之士可以合道而不可以爲道也何謂合道爲其有道之用有道之心有道之功而終不得自處焉故曰不可以爲道也天下寒衣饑食而已矣我不敢知曰聖人猶乎人亦男女居室吉凶趨避而已矣我不敢知曰聖人猶乎人然而耕夫蠶婦衣食之外無所事飽煖之後無餘情行乎居室無所論其美惡接於美惡不能動其欣厭之亻愛不至於大寵憂不至于大辱苟有趨避脫然而止而無爲預于先爲善于後之計我固知其有道之用也有其用而不居其德亦不復知其不居之爲是此其心卽聖人猶難之而

且遇君子而自不以爲穢遇小人而自不以爲潔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或亦咨嗟咏歎之乃斷斷然不得其取以自爲之意及其惡惡也非有必惡之心故愛惡之情可以頓易轉移之處理義莫憑此則盡聖人百年之功而不及其一日之所行也惟是與物而不了遊聖人無礙之藩而不能以自有之而自處之遂終其身爲椎魯之士而已矣然則或可爲乎曰可得其人而師之明于其方而堅志定氣焉及旦暮遇之然後知其不可以告人者也

九 聽辯

聽辯不可以爲道也天下之士皆知聽辯不可以爲道也而卒莫廢然置之而不用徒曰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耳果若是也則夫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者又何爲乎天地山川草木人物道之散也心思耳目手足道之載也此可知者也曰天何以高地何以卑山川何以流峙草木何以盛茂人物何以靈蠢心思何以睿智耳目何以視聽手足何以持行此可知乎以爲不可知矣而安然以俟其一日之至道亦未可絕也而聽辯之士乃詡詡然曰天自高也地自卑也山川自流峙也草木自盛茂也人物自靈蠢

也心思自睿智也耳目自視聽也手足自持行也其可知者百姓之所共也其不可知者聖人不容鑿也于是舉天下之道相率焉至於不可知之域而止而豈知卽其知之所爲變現者歟聲色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宮室輿馬園沼遊佚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玄言妙義識解意會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可樂者人之情也不可樂者返其情以合道者也人之不順其情而反之以爲道者知之能事耳可恃乎寤可恃也寐可恃乎生可恃也死可恃乎且而巧託乎不知之域其心亦甚不安矣人有修髯者生以來

適適焉矣詰者曰人之寢也必有覆也彼修而髯者覆內乎覆外乎其人忽而疑焉終其夕內外無所措或告之曰髯自昔矣而今乃疑何謂也知之故不能忘之也其人悟而釋然若假寐者達旦而不能復寢非其昔之所忘之也今之爲道者非其知而疑則其假寐者而已矣以支那之人習支那撰述或一二過而誦成或五六七八過而誦成讀梵書則終日而不憶一字無所容其知識之心也使童子習焉則唐梵無別無所求其知識之理也以無知識之心合無知識之理久必冥契而天下之人之不能不容心其閒

焉而曰道難合也道難合也吾是以啞然而不能噤耳

十　非習非心

識何生乎曰生乎習習何成乎曰成乎心心何依乎曰依乎識何謂生乎習曰人之始孩也啼與笑而已矣示之以白不知其爲白也示之以黑不知其爲黑也長而後黑白判然不可易矣原其初不過習聞乎人之所謂白者所謂黑者久之而遂謂我之能辯乎白能辯乎黑也於是更有以能辯者爲心而不知其爲識也既不知其爲識而又欲使識與習違是猶絕

稻種而刈其根不知其傳于穀之所含而布者廣矣然則去習何道乎曰問其習之所成者而已語始孩者曰白怡怡焉耳何物乎語始孩曰黑怡怡焉耳何物乎此非黑白能易乎始孩之心也而非心則黑白終無所附乃人無端而黑白之始孩又無端而習聞乎人之黑白而黑白之虛妄相承竄千百劫而世間之名相牢不可破者萬法雖虛而持萬法之心不能虛也是故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境影也心形也形直而不得其影之曲形曲而不得其影之直人知影之曲直咎不在影也獨不知形之曲直

咎亦不在形遂使除心之法與除境同功而天下之自以爲智者究亦無異於愚人之所爲此道之所弗可成歟昔華氏國有白象國之人犯罪則必令蹈殺之頃象廄爲火所焚移置寺中數月耳付之罪人則鼻嗅舌舐而去國王怪而問之智臣曰此象近寺忘之耳移之屠肆當反其舊王從之其言果驗說者謂習之力所致也則何以習于廄亦可易于寺苟以爲心之力所致則在寺之心嘗不復爲近屠之心可易非習可爲非心然非習不能不爲習之所困非心不能不使心隨所轉故曰依于識也而要所困者終非

習所轉者終非心則所依者終非識而古今之大聖人徒有俛首禁口焉此吾之所以不得言之也歟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雜著

放生文

五戒首戒殺者何謂也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初不欲自相戕賊也好生惡死情之所同棄命捐軀恨何窮已以是終不敢爲不解之怨也故上古之世禮樂揖讓絕不言兵中古不得已用兵而深抱慚德惟後世口實時懼至於國有常刑將以勦道德之所不及而猶曰功疑從重罪疑從輕歷代帝王常切切然毋或過者生與殺之大柄也乃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孟子亦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卒不言其故者有待於大聖人而後詳之也不知其故而不爲害人之事者天下一人而已知其故而猶爲害人之事者天下亦一人而已夫殘忍之積上干君父仁慈之極下及禽魚當其迷也而不能求其毫髮之悟當其悟也而不能求其毫髮之迷知其故與不知其故耳知之則漸漬爲仁人不知則將流于忍人天下皆然也所以我佛出而爲三世之論詳因果之理使天下昭然識死生終始禍淫福善不於其鬼神而於其人心人心不可得而昧也覺範禪師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而召業報罪福不同因果從人心而生也心之慈與忍輕而緩則罪福之報亦輕而緩心之慈與忍重而疾則罪福之報亦重而疾世有終身爲善終身爲惡而或感報現世或不卽現世通三世而論準純雜而觀而後知確確不爽者心之分齊必不可得而昧也是故大聖人取其不昧之心而不使暫與忍習懼其漬而終於君父也而要使漸與慈接引其端而始於禽魚也所爲補帝王刑政之窮通儒者死生之說以出世之道而收治世之功柳子厚曰陰翊王度是也天然道人曰以其道自爲又不但以其道自爲也凡有與道人親者道人不得避則始必言戒殺旣不使其漸與忍習繼言放生復欲其漸與慈接果如是也從日至月從月至歲事也而理求之端也而類竟之將見去忍如湯之沃冰養慈如益薪於火人欲淨盡天理純存鳥飛雲布水流花開其爲物相遇乎其爲同於物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曰守戒寧如定慧則將應之曰但蓋凡心別無聖解若曰放生何

似無生則將應之曰如來卽慈慈卽如來子與諸公但如是發心如是精進如是久遠而不中廢則荒山破院之間若僧若俗啞然相對生意滿腔不必更有奇特事矣法華云終不以二乘引導於衆生道人今日其尚無過歟否耶

元日合寺禮千佛疏

竊惟背覺合塵之後染法相應棄俗趣眞以來緣心未歇揆之道尚在乍合乍離涉乎情未免時忻時厭一念相續遂成生死之河百慮縈迴難破蓋纏之網尚有事在未可隨緣大須識乾方堪保任自能見過庶免左于他非事以漸除乃終同於理頓適當首歲慶厥始時仰千佛之大慈作衆生之弘護洪名舉處等十方三世於異口同音如幻滅時識境無心無于低頭舉手此香此燭共作證明乃目乃心同歸解脫伏願衆等廓佛心于知見入性海以益深銷習念于邑聲當出生而滅盡無罪而懺罪謙和慣自回光安心于無心萬物何妨共遠以此功德普及羣生凡諸有情畢證此道初發究竟不捨薩埵之心果徹因源終滿菩提之願

華首空和尚新語錄序

崇禎壬午之冬刻華首語錄成承和尚特遣人命某爲序某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某烏足稱道和尚哉雖然聞之知弟子者莫如師某六七年親承訓迪所賞和尚熏陶涵育若或於揚眉瞬目若或非揚眉瞬目其爲之也既奢則意其遇之也必淺將俾某之躬遭目接以示天下後世之爲某者此則某之弗敢辭也憶某甲戌知有此事來循覽天下彼時胸中惟黃巖天童兩老而已及一到黃巖便絕志行腳非謂天下無人也一山幼老漢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而迺竊歲月而不得竟其所至是用焉往邪目今門下士唯某不慧餘皆瓌琦俊偉出可爲人天師隱亦堪作山林典則而且逐逐焉營營焉如有所戀而弗去非愚且狂夫孰爲是是則天下後世亦大槩見矣至於提持向上則古之百丈黃檗足以當之語錄具在知音者可辨也若迺讀其書而思見其人則祇今華首山幼依然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耳親之而一無所與遠之而若有所棄遊其宇者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幸毋當吾世而坐失也此某所以告天下後世也然終不足稱道和尚也

吳中三子詩序

道也者情之至而歸焉者也情也者道之反而寄焉者也詩也者始乎情而終乎道者也是故情不極則不能言迨言窮情盡啞然自嗇始知樹聲禽韻風動雲起相遇如故知相合若水乳高人韻士往往與道冥合而不自知其或至也吳中曹公匡石許公溪野龔公在田遊覽至粵多所唫咏一日袖詩過予索序予乃得而誦之夫曹之清古許之艷異龔之壯麗以詩而論各擅其長而細而味皆不能無慷慨淋漓之致予世外人終不知其所感何事所傷何心然大抵文人慧業未免有情情積乎中言發乎外其忽動也

如雷其霳霆也如雨雷轟雨霔無所從來雷收雨歇去無所至以問三公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乃言盡情竭日星朗然面面相覷如在鏡中將為故知遇乎將為水乳合乎竟亦不知其何以止此也故曰詩也者始乎情而終乎道者也三公日在道而不自知其或至也啞然自嗇得所未會三公寧無意乎是為序

侯若孩詩序

夫詩得之天者十一得之人者十九然天定勝人山僧嘗謂李太白於詩中聖蓋自字句法脉之外別成字句別成法脉使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以妙全乎天而不藉用天也能用天者如王摩詰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只此二句可以起悟然亦但能言此但可言此甚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如是止矣故又曰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謂當作何語耶大抵太白不知其所以然摩詰知之而亦不能明言其所以然說者謂不知較勝亦最後語耳當令太白讓摩詰一步地方能坐勝摩詰也侯子若孩志務當世而慷慨激烈情過乎辭故其為詩高邁風逸殊有言外之旨山僧以摩詰過之而侯子乃以太白應始知讀者與作者各自為、、

而皆相得於天知與不知不妨忘乎至極侯子今還中州行將公此於天下他日匡廬頂上更有好相見勿遂以為最後語使人謂山僧當面放過不止於詩則又山僧忍負侯子不可不說破也

心經直說跋

圓覺云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又云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修多羅與要微義指人於一切凡聖法中得決定正位此可與證者道不足為麤識言也詎意狂禪撥無者反藉為口實宗門流弊今日為甚究其始皆由浮慕之士不從生死發心以大道為名聞

之資以名聞爲利養之實持此心行未有不錯會古人向上之語謬謂無凡無聖無古無今明撤藩籬瞎滋情習不知凡聖旣遣今古混同此一著絕大總持誰爲承當誰爲轉變決了慧用甚深難辨正謂以少方便疾證菩提從聲聞緣覺以迄菩薩佛地皆不能忘般若之功也大慧云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悟將去傳將去有什麽了日圓悟爲之吐舌曰祇要契證若不契證終不放過以此觀之則圓悟所謂契證者證何等事耶永嘉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會者曰衆生根本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

且詰之曰何爲不動智曰淫怒癡何爲根本無明曰不知淫怒癡審爾則能知淫怒癡者不可謂非般若也洒有境緣相逼若或與不知者同一流轉卽不然安之與勉順之與逆亦人各自知始知理不能該事悟不可當證合斷德以成其智舉一般若而三德具備豈乾慧之足言哉是歸自棲賢趨侍吾師得捧讀心經直說可謂深救禪病因乞流通以示來學復承命跋謹述見聞所欲言願與吾人同具擇法固不自知其淺昧也

刻年子辯惑敘

予少從事曾諳囿於見聞曾不知世外復有大聖人能過孔孟閒從浮屠家多聞因果事輒指爲虛誕以是數年可否不肎作決定信一日過友人案頭得首楞嚴讀三四卷雖不甚解爲何等語然理趣深玄業面熱心折遂攜還終十卷所見十習因六交報一一皆從心生不由外鑠乃不敢以虛誕及淺近事誣謗因果自此由教乘入宗趣歷八九稔始識向上一路因回憶初年多是不遇其人不讀其書疑信相奪徒賺歲時後入匡山掩關歸宗閱藏本至年子三十七篇益以童年不早得此爲恨約出關必圖鐫出以告

同人比隨華首老人入羅浮明年開法訶林未幾從居小持船又未幾移入雷峯自雷峯復度嶺歸匡廬受棲賢今年春從粵人之請又自棲賢抵雷峯因小病掩室復閱藏至此乃記二十餘年宿約命侍僧發梓大都吾輩初入學塾時依父兄師說深入功利纔稍長得自有聞見每爲宋儒理學所誤遇苾蒭輩未必皆入理之士甚有傳述大顚韓愈事加以誇誕反爲伶俐少年笑怪寶藏秘函又深渺浩瀚學者懶習深中兼之先入之言橫梗胸臆輒一目棄去昔予從此中來同病相憐興懷怱怱惟年子辯惑辭簡理辨

可破羣疑是不能無望於天下英喆也

放生文

放生何謂也生不可斷斷之而生滋甚生滋甚則殺亦滋甚生殺相滋則世間無窮期世間無窮則出世間窮然出世間之道不可窮而窮之何謂也謂夫世間之相無窮世間之想無窮世間之心無窮彼無窮則此窮何窮隱而不能顯之謂也出世間之道卽在世間而爲相所覆想所覆心所覆覆則隱隱不可終待時節而後顯也何謂世間之相生相也何謂世間之想生想也何謂世間之心生心也天地萬物無有

生也依相而生不知相之爲幻也而實之以爲實而不能已於情也則想生想成乎念明了憶持此六道四生執爲我心我體出入生死而無有盡者也因相緣想因想緣心心復緣想想復緣相生之所以茁茁也然則斷生何害也曰生不可斷也斷之滋甚謂不得夫生之集性不得夫生之集性而斷之斷之卽生也自爲斷而且不可而況斷他乎由夫斷他之心依生而有依自他心而生憎愛愛己憎他而殺之機兆兆而不能自斷則殺之因成因成則果成終不能免乎苦繫也然他亦不可斷也所可斷者五蘊中色陰

多分之一也其不可斷者愛己猶是憎他猶是依彼因而成此因因成則果亦成是以衆生同游於並生並育忽而有不可知之殺機相向苦繫不能逃也然則放之說何謂也放之者順之也順其生而不相害則殺因斷而生因亦斷何謂生因亦斷也生無有生之性也迷似有也似有而非實有迷故以爲實也似相而以爲實相非實有相生之性也不能了此則想生非實有想生之性也想生則心成非實有心生之性也知其無有相性則想不能生想不生則心不成心不成則漸漸乎可以言道耳雷峯道者也欲與雷

峯前後左右之信雷峯者若緇若素將日進乎道也特以放生始謂究其生之集性而顯無生之理也將節爲之也非但息殺運而以生之說進也

壽文玉何公七十一初度敘

天下之人以年壽賢者以德壽大聖人以道壽道壽者絕思慮之所至超聞見通神明而不得其裁量者也道降而德賢者得自以操其柄而不受衡於造化尊聖人之明教澄一神慮蕩濶營衞無所希於久視之效而理足以貞故哲人達士亦樂稱道之而不區區於延促之間也今人不慕久大之業輙侈言生理

此其以年壽者耳高者守中卑者引導最下煉金石服草木以幾一日之成此千百十而不得一人一人而亦未必遂千百歲苟其遂數千百歲也吾以爲猶蟪蛄朝菌耳此習成於秦皇漢武而弊流於今薦紳先生所爲延一日之富貴而不知其適足以喪德敗度耳今人所貴乎永久於世也其道足以自贍而推之足以贍天下及後世不然存心良易制行純白處一鄉一鄉蒙其澤居一國一國嚮其風一日而有百年之利矣江門文玉何公生長公族身爲薦紳廉約自處仁恕被物中年醉心竺墳今過七十厥志不衰

其胤嗣宗黨尤能廣其所好多從雷峯游雷峯道者以是得聞之其素履也所謂以德壽者也於其初度也謹爲之序

千山剩人和尚塔銘

噫眞發心出世爲前聖後昆荷擔斯道當國家全盛出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盼睞始見千山剩人和尚其人也余與剩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卯左右手聞訃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者露頂跣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曰諾弗敢辭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

起立曰諾弗敢辭翼日返雷峯其徒復至長跪曰某將以是秋奉銘出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觸照耀塞外塞外人千萬禩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爲吾師請抑爲塞外現在將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不能起余感而諾曰弗敢辭於是載筆爲辭曰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公諱日纘中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母同郡車氏誥封夫人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義豪快疏闊有貧士冤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爲嘗獨出里門爲市

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罄遠愛人類如此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迨歸閉戶絕交游悒悒無生人趣聞梁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爲諸弟受業以此得識知余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曰長壽數月矣諸以待公某先文恪生兄弟四人某長未嗣若丁此變覺行終吾身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事寧區區屬望耶師面赤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幸而育得上報先人抑無所憾即不幸亦不復顧爲俗人矣余

曰此吾儕緒餘若爲類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此始一意且莅余住止圓凡兩月值老人至東官乃相見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者裏無五識六七八識僧曰祇麼則枯木寒灰去也老人曰枯木寒灰爭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叅趙州無字有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溷門前便是長安道勿向西湖覔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日夕兩踰歲復闡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識古人長處老人曰子今得不疑也即隨入匡山剃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

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會清兵渡江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爲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過城闉爲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爲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鞫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縊白環睹咸知師道者悉含涕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邸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至下刑部獄越月釋發瀋陽師自起禍難至發瀋陽兩年於此與縶維同參法緯迄諸徒共五人外無一近

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履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爲者順緣耳庸詎知己有人屬某緇屬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獲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脂中銖縷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瀋陽觀知根欲因達藏主閱藏晉濟先爲諸苾蒭疏通義學時講席漸散多集座下講師　師乃領大衆趨教如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瀋內外護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譴僧屬掌教亦極力

推轂自晉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刹會下常五七百衆江南同謫諸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袞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爲法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匯溪於師平日鮮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溪潤向非凡器所能構嘗有書柢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耑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噫余於此知師爲法求人之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裘葛耳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衆告誡皆宗門勉勵語復丈

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者然一身從金塔趨駐驛囑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發來一箇剩人歘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祗待水流石出衆環跪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黙然遂端坐而逝瀋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塔葢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得度弟子今育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瀋不輕爲人雉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時嘗爲顯作闍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更爲傍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唱無少假然皆一目同人衲子能具精誠隨機大小各有所被故十年相依如正遇恥若磬尧湧尧作壓若而人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山川奇秀蔚爲異人意氣雲蒸公族振振儒門澹薄歸復能仁溯洞水源沛流瀉淺出華首嗣爲博山孫如濕之嚴吾師有言慧寂者誰實難爲昆嵯大樹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法遑窺愍彼遐方啓拓關東彼土惇直惟經與律拄杖撥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指林立天資雄邁波瀾澎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堂堂曷云誰至杲日方中忽然西逝道俗滲瀉瀆塔千山爲存爲叒松鳴瓓珊朔方少室今古斯一

般若心經論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以智慧解諸法空而至于彼岸是矣又曰心經何謂也華首曰心是體智是用體則通凡聖而皆偏用則分迷悟以各成天下無無用之體體卽徧而用安得不徧歟曰徧而迷悟異致故曰各成各成則不可均言智慧矣此所謂本覺則聖凡無二迷本爲妄悟本爲始妄與始無二體而有二用也當其迷也見色而不見空迺至見受想行識而不見空行于日用欲求其毫釐解脫而不可得矣及其悟也卽色是空更無別空卽空是色更無別色迺至卽受想行識是空更無別空卽空是受想行識更無別受想行識行於日用欲求其毫釐凝滯而亦不可得矣是迷悟之用各異而皆原于本覺之心固無有異也通凡聖而無有異故曰體也自無始來無能名無菩薩名無二乘凡夫名唯渾然藏識而已藏無自性不覺成識識成而根身器界名相爐然而藏性不失識滅而三明六通智證箇極而藏性不加所謂無生滅之謂心無垢淨之謂心無增減之謂心此心空

相本自如然而非深于般若則未有能徹見而返本歸源者此三世如來所讚歎尊重無異旨也般若生于本覺而要迷情淨盡然後現妄覺亦生于本覺而要當體知歸然後泯故知翻其妄而自照之爲智智生卽無妄妄成智也智解諸法空還其本覺之無動搖之爲心心返則無智智盡心也涅槃三德非縱非橫而悉始于明見佛性融根本差別而一至于是所謂佛性爲因而涅槃爲果也由是而造焉之謂經也

雷峯山海雲寺放生碑文

萬靈一體苦樂同情惑業爲因生死異致以其因也羣倫成有漏之趣以其體也聖人起無緣之慈故慈者人心之所共也孺子入井惻隱無疏戚之殊尊俎在前匕箸失禽魚之痛此匪心之稟受弗同也形骸各睽情竅自分業感攸招在彼有難逃之苦繫在此有俱生之愛纏欲從中來習由俗近仁人之士旣不能動殊類之悲名敎之林始益深人禽之覩源流漸遠疾苦難通雖湯王有解網之仁孔聖懸射宿之誡而所以大人主浩蕩之風著聖賢及物之素澤被豈不甚弘而不知其所同也哀愴豈不極劇而不知其所異也不知其異則恩及禽獸祇益深慈而物之所以待救者未必引爲前車之戒適有於物之情欲奮而于人之情愈嗇此天下所爲易於見恩而難于懲忍也而不知夫忍者正物之所由異矣不去其所由異則百慈而不能易一忍慈與忍亦交相奪耳是以仁人君子能爲順情之恩而不能爲逆情之怨皆不知其異而推之以爲同者也同一知樂故樂欲其俱受同一知苦故苦欲其俱獨人與物皆然也若夫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能化而爲我雖質謝神散往若森然而謝必有乘散仍復聚昔所爲受人樂卽今所爲能予人樂者也昔所爲能予人苦卽今所爲待人獨苦者也萬物之變化有常卽一物之升沈無定觀變化而識因地之岐悟升沈而得體性之合所以大聖設敎止有一心隨品類之弗齊應機亦恒多[illegible][illegible]靈匪昧苦樂何殊念念[illegible][illegible]貞淫自究痛泥犂于[illegible]違[illegible][illegible]之現前形本暫寓神[illegible][illegible]傷妙覺隨[illegible][illegible]明共識惑網不與報盡而俱冥則貪愛未[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剖此聖人所以護萬物之情而會慈心于旦[illegible][illegible]其後報人息其現流一事而有止情遂性之道[illegible][illegible]丹霞以無生導上哲之歸[illegible]而以護生發初機之[illegible]物見物非物何所不容會生而不生卽方便以明[illegible]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余也身坐萬峯之上心入人羣之中眞機寥廓備萬里于無言有物有恒等平觀于庶類在處蘭若用扇惇風三十餘齡殆無虛日頷茲白社志慕上乘集我同人濩維厥旨念過化之所存紹成規而再振豈人天之盛事實大覺之艸幪道齊物外心切幷包神而明之已見其人撤器而觀誰安形下欲垂永久廣募生田敬丐長辭猥以人重機感一捺海嶽同風遠貽斯文昭爾後裔

徧行堂集敘

吾徒澹歸釋子于其將梓徧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遯于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遯于其心也不能遯于其言故天下之言爲可貴不能遯于其心故天下之心爲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于文章機穎之途亦夥矣忠臣之文憂以遠孝子之文哀以慕仁人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者其詞悲入理淺者盡曲款而弗詣獲眞悟者極淺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其心而與天下後世發揚于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恨古人不及見我其爲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

憂而念起于近名勉爲慕而情生于德理悟以文飾捨以任氣壯而流爲淫悲而傷于怨曲以極微而弗覺其板滯以爲絕人行地而不知脚板已弗底于圓楞此又言之可貴而反成于甚不可貴于是天下眞聖賢眞才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于淵嘿自存之地言與心適判然分爲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遯者豈但悄然于爲言者之心亦自靦然于觀言者之心抑已久矣夫人于無念而忽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爲念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遯也其爲念不善而以善言出之其爲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或始不善而終于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不能遯于其心者也苟其昧于善與惡而不能自覺則亦無所掩著于爲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遯于其言又可與不能遯于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爲可貴天下之心爲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相見于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于其所言也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而顯

心固匪顯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心日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于晝與夜而晷無間歇者寘澹歸此集于其中孰多孰少爲有爲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瞠然觀勝拙矣

書自書法華經後

嗣祖沙門丹霞比丘釋函昰謹竭誠頂禮佛前書寫妙法蓮華經畫七卷已而作念言我函昰二十七歲始受持是經至今三十五年領衆以來已二十八年竊謂如來大事因緣微妙章句難信難解蒙師開示幸獲悟入以此自信自修即思與衆共信共修一奉如來明訓爲人宣說詎謂懈怠之性僻處窮谷敢忘謙下忍辱之心而多病之軀精力易疲殊失誨人不倦之意所訓之衆成就者少顯退者多或聞而弗能信而弗篤或利根而忽于究竟或力弱而怯于擔荷或少有所得而惑于岐塗或可望有成而限于壽命或樂于自爲或弛于多嗜浩大久遠之程未易克終而信師慕道之懷終難勿變瞻四衆而大哀反一己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而益切年運雖邁始願未衰勉力自書猥以見志願從函昰以訖十方一切解義說法之人性智明決色身堅固各于菩薩行處菩薩親近處盡法行持無所媿悔以昔賢行廣興流布庶幾仰追先轍免蹈時習凡在聽衆聞說歡喜夙夜思惟始必有終大而勿小尤伏懇佛菩薩大慈普及哀以覆體光以照心不致辛苦生疲逐物成惰少智之士蒙乔聰敏底于大成薄福之徒承願增益毋爲中畫更願所書經卷直待慈氏法華會上忽爾現前我願如是諸佛證明信此一心必無虛棄

倫宣明使君繹騷序

天下有至性然後有至情有至情然後有至文文所以達其情者也情所以極乎性者也天下未有人而無性者也亦未有性而無情者也依性達情而文生焉故文所以自見其性情者也人生當世終身而不得一見其性情之事夫豈無性情哉性不至則情亦不至也情不至則文亦不至然所謂至者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者言乎其本具也本具本不具本具而不能自徹是必有徹之之理理徹而體現體現而用廓放乎四海收之方寸知剛知柔知進知退感乎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物而得其至當所謂人道也古之聖賢皆以人道而合乎天之至當備諸一身行乎當世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惇然有至性行乎其間故能善用其情發爲文章冠履天地爭光日月此孔仲尼所爲萬世師表者也仲尼事魯魯之君臣不能用其道退而作春秋傳周易正雅頌此善用其情而不流乎激烈以自側於孤忠奇節之所爲所謂反其情以合道者也後之君子師其周流列國不遑寧處出而筮仕一不見用則悲涼淒惋無以自容卒至於死嗟乎楚之三閭大夫是矣三閭事懷王被讒去國至襄王復遷江南

終不見用憂憤自絕古之奇忠無過三閭者此率其本具之性以爲情用情竆則中亂中亂則無以自托于世宜乎其爲辭悲傷憂憤俯仰古今號泣鬼神爲人臣子事類情同必出於此千載而下讀者傷之傷乎情之無所抒也志士感其遇之不可逃聖賢惜其情之不能返故賈誼之弔長沙也以一已之所遇仰附昔人其辭悲劉長卿之過賈宅也覩昔人之遺踪顧傷新轍其韻苦是皆感物興情情極則傷傷而不能自已則[illegible][illegible]何愛乎惟是人之至性稟乎天成乎人而乃以粹純精一之體遭逢不揆遂終爲孤臣孽

子之行而於反情合道之理無間焉此賢人君子所爲太息也南康使君宣明倫公遭康殘破適丁艱報上官以其才能戡亂疏於朝廷奪禮治事寇退民逃四五年招徠修備百廢具舉一旦遭讒被擻無以自白閉戶讀騷咄咄發言有類乎古之孤憤者書成示予且請爲序予感其情而愛其文拱而復曰公之情與文無遜古人然屈平賈誼而上尚有師表萬世之康衢廣轍所謂退而自爲善用其情而不流於激烈以附於反情合道之大聖人則繹騷一帙聊當一時壘塊韓昌黎謂物不平則鳴亦吾儕通習吾宣明夫

固有以自命也夫

許九環集序

星子令許公逸林宰官中具法界眼而不爲法界之量所限者也莅任星子適余避地入廣南從廬嶽偕已識其大概去夏還山祠[illegible]郡齋益信其所傳不[illegible]數往來山中恂恂如久在[illegible]社妙喜之子[illegible]東林之無盡談吐旋折數百年人物瞭然目前張燈夜話[illegible]以癡膚之物爲[illegible]余評而[illegible]其所從來則而翁九環公之卓有淵源也九環公少讀書能文數折去逐[illegible]然有[illegible]隱居之志夫名澹而後慮清慮清而後知所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以返始游戲風塵泡幻軒冕滄首而殉衆輔足而高
步天下一人而已幾見於早濟而知歸十猶一二而
未若九環公之決至乃薄於世味而啓發如散人法
於道味而餐湲若夙遺有大音為之引端有天縱之
之究竟艮友相扶在法海漩澓如肩龜値木而實操
券於當人暗中摸索絲絲不爽是安知九環公之確
然行於其前不更有逸林之慾然武於其後見幾於
早濟而知歸何如游戲風塵泡幻軒冕所謂青出於
藍吾故於十之一二而佇觀夫天下之一人也此集
之鐫也逸林不忍其先人之生平無所聞於世而乞
敘於老朽老朽猶不忍其後人無所充大故為之敘
而歸之庶幾逸林因余言而勉力以慰而翁則子韶
無盡不專美於昔而余之物色殆弗虛乎郡齋一見
矣文章高妙作者共見而超然於世而外無所干湛
然於道而中不他隷求之今之曲彔床上恐猶戁然
汗下則九環公之可傳又豈在乎多也歟是為敘

青原嫡唱序

頌古聯珠歷代知識借他人酒杯洗自己壘塊同一
醉態而婆婆和和各為吞吐雖語不成文傍觀者[illegible]
自可以意得故詩與偈不同者詩見情乎辭中偈發
語於言外辭不妙則讀[illegible]見言偈巧則讀不與乎[illegible]
數今時說法多以辭障頌尤甚焉巢鳴上座且法兄
眞子有血性以洗拳扁快之資為吾宗舊荷念洞上
機緣散失與其同門安公達奉師命為採摭之後復
以餘力徧搜頌古於殘山剩水別成是集因過予乞
序予曰頌可以見人乎不可見人則古當無頌遂可
見人則今非無頌非謂古可見而今不可見也古與
今皆在可見不可見之間殆於頌焉得之則何妨同
此醉中而有語無語總以供醒眼一場盧胡是又各
人壘塊各不自知予與巢鳴且作傍觀豈願更有
傍觀將以予為醉中語耶可以見不可以見請持是
序歸白而師當有以復我也

佛事

護伽藍安座石樓高出鎮山門把斷羣巒勢獨尊護
法檀那全賴汝還家一路待兒孫兒孫且從父祖一
句作麼生卓拄杖云侍者扶老僧歸方丈

奉華首空老和尚入龕法幢倒矣法梁墜矣佛祖誰
託人天誰依哀慟良久云大衆老和尚平日絮叨叨
地為什麼到者裏無言指示還知老和尚始終相為
麼如或未諳且看不孝子為大衆報恩去也拈封云

覿面提持還不妙免令人見更風流
祭剩人和尚至靈座前燒香畢拈起祭文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什麼不道生滅門中不會有者箇消息然既如是卽今又作麼生與師弟相見以祭文打圓相付侍僧云且代宣讀一過讀畢復云師弟靈几前神光萬里者一著子今日正借全提愚兄特爲人天作禮遂拜下
大日菴荼毘老師太八十年來祇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非但八十年盡十方三界亦祇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山僧與汝情關天性所藉報汝生身之恩祇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汝鑒我人子之心始終諦信亦祇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汝平日在一句阿彌陀佛裏折旋俯仰語默動靜今日亦祇就一句阿彌陀佛裏辭娑婆生極樂見佛聞法證無生法忍老師太汝自示疾夢寐之中嘗睹慈容授蓮胎以此百念俱清一心不亂臨欲命終顏貌光澤身體柔和念佛之聲絕口而化半日巳過頂相猶煖山僧用是少慰諸四衆人亦咸感發老師太西方此土實無岐路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總教向者裏一爐燼盡不妨各起化儀老師太還委悉麼以火炬打圓相云南無阿彌陀佛遂爇
華首老和尚諱日師禮拜起顧左右云且道六年前是今日底時節還是今日是六年前底時節拈香云
香烟繚繞浮雲外秋葉紆迴古檻前
金輪舍利塔設供獨耀靈光非法非色表如來之堅密作衆生之福田比丘函昰忝主此山敬禮塔前用舒誠悃願以餘歲盡法行持與十方知識共維古道與天下後昆一洗時習少有名聞利養之心不爲天龍八部之所阿護然雖如是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卽今蔬品陳列阿那箇是法供遂舉香云虛空有骨萬像無形現在聞見不是目前併絕色聲而非劫外到者裏作麼生折合顧左右喝一喝
爲卽覺闍黎舉火事我廿年惟一行再來千里始知休兒孫正理還鄉調踢倒機關向上頭復云卽覺全身向上無人會會者還他盤蹝丘舉火炬云看看
爲知卽離直歲舉火多年勤苦吾知汝曠劫因緣汝賴吾一點靈光休自昧他生相待在香爐知卽且道與麼時以何爲驗以火炬打圓相云咯咯呱

天然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本師天然昰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今辯述

師諱函昰字麗中別號天然嗣長慶空隱獨和尚法博山無異和尚長孫也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望族父字本淨母林字智母俱出世年八旬以念佛終師初生墮地破紫衣胞而出六歲出就外傳一日覺身若隕虛來無所從大哭還家熟睡乃已如是者兩度年十三擬註周易質太極之說于塾師塾師依文解釋師曰此名言耳畢竟太極爲何物且兩儀未生太極從何來兩儀既生太極還存否塾師不能荅

其精研至理發自齠齡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見僧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卽以斯民爲己任偶與同學薦亡友入寺見一老宿語及持呪能致功名師漫應之出語陳全人曰吾輩功名豈假呪力耶曰隨人志願耳求功名得功名求慧性得慧性師然之晨夕持誦苦念慮不靜於心性中始生疑異久不白安一夕靜坐忽覺向所擾者當下冰釋讀圓覺經與已見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作一頌示諸同學無不推服及閱傳燈錄不解其旨并失卻從前所得疑情大發懇親學出世法親曰汝欲出世待名成償所學未

既師遂研精世典克成通儒年二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還至吉州臥病金牛寺醫不下藥師起坐禱十方佛曰倘得不死卽一心學道自爲爲人於諸聲利無所圖也是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頓愈還家後斷欲長齋參究彌切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玄旨向所謂傳燈語不解者如數黑白時粵中談性宗惟東官張孝廉二果相得甚歡丙子冬北上同見空和尚於匡山之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還粵熊制府心閑延請闡

道待以師禮時值發南漢王冢株連甚衆有厚饋求轉懇免罪者師婉辭不納聞者服其清高己卯有詔行保舉之法師爲大司馬方伯特薦當授郡守師掉頭不顧蓋所貴不在此世無知者是年冬辭親北上親曰此行當官帽榮歸師曰帽子到有一頂只恐不是烏紗比舟泊南康詣空和尚求剃落于歸宗有三十年影不出山之願辛巳隨空和尚住羅浮之華首首衆立僧耆宿爲之敬憚壬午省親穗城陳宗伯秋濤率諸紳士請開法訶林空和尚授以傳法偈有訶林重豎風旛論御幸吾宗代有人之句遵奉遂擔

緇素參尋戶屨常滿師苦於送迎諸紳士曰吾輩交
方外所少非送迎者由是雖住城中足跡不出戶外
甲申國變意切遠遁以二親在無可代養就城東結
宇顏曰小持船以便往省迨亂日棘徙白雲西樵及
雷峯間丙戌　淸兵入粵明諸王孫多見疑被戮尸
橫于野師遍拾骸骨別建冢以瘞之不封不樹後有
議聞行在者師止之曰吾盡吾心耳復何圖哉戊子
再住訶林古蹟多所興復庚寅還雷峯闢小院而成
名刹平南尚王折柬相招屢以病辭不允勉出以賓
主見禮意殷隆次日不辭而返師之倔强大率如此

癸巳重入匡山愛棲賢山水幽勝居頽垣敗瓦之下
窮苦異常晏如也戊戌因粵人戀慕請歸雷峯歷坐
華首海幢芥菴丹霞諸大刹備極莊嚴竟不易匡山
初願辛亥受歸宗請諸刹弟子稔知高遁情深不敢
堅留未幾移隱紫霄峯之瀑成緣郡守以世法纏諸
山飄焉入嶺養痾雷峯有牀頭休問菊花期之示及
秋終於丈室親書偈別衆曰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是
如是不是亦如是是不是亦如是星宿經天霜風匝
地汝諸人到者裏大須仔細七十八年老道翁纔轉
面來不知是我是你信手拈來猶較些子師生于明

萬曆戊申歲十月十四日亥時示寂於淸康熙乙丑
歲八月二十七日酉時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
七明年丙寅夏四月六日塔全身于丹霞對岸佛日
山師之著述有各刹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藏禪醉
焚筆似詩諸書行於世得度弟子多不勝紀英靈鐵
漢死心相依一時稱盛承記莂者海幢阿字無後賢
石鑑覞丹霞澹歸釋雷峯西堂仞千壁皆先師而逝
餘則或隱或顯今高隱鶴鳴峯訶衍摩即師之羅睺
羅也師生平古道自持壁立千仞提唱綱宗眼空今
古婆心爲物至老不衰於門庭設施悉任外緣意合

則住不合則行未嘗一字一語仰干豪貴吾粵向來
罕信宗乘自師提持向上縉紳縫掖執弟子禮問道
不下數千人尤喜與諸英邁暢談窮其隱曲以發其
正智於生死去就多有受其法施之益即一闡提與
自負奇才而不可一世者見之無不心折且師闔家
出世在盛平時生我同生所生以至妻媳捨世緣如
棄敝屣不讓古龐公故父子兄弟相率剃染粵中爲
多云師暮年爲法求人心焉益切每談及先宗淚即
沾襟期諸後起如地藏之遇淸涼圓悟之得妙喜庶
幾無憾故法道隆替雖繫乎時逆搘洞流志無少屈

足見護念佛祖慧命亙萬古而不磨也今辯才短筆拙僅能述其大槩若道眼圓明行德高古詳諸錄中世所共知無俟煩言爾

天然昰和尚塔誌銘

司馬總憲南豐湯來賀撰

禪師名函昰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三傳至博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獨傳師及函可可以罹難化導瀋陽師旣得法歷住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刹說法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七日示寂雷峯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今辯以書狀來請銘予與師道雖不同然曩宦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粵訪師于東莞芥

菴爲予言儒佛異同之旨比入匡廬又訪師於淨成予於師固淵明之與慧遠也其敢辭銘師本姓曾世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歲出就外傅自覺身若隕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註周易闡太極相生於塾師爲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爲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住兩儀既判極從何去塾師不能荅十七補諸生輙以康濟爲己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書心經不輟遂起疑情如是有年偶所擾蓄豁如冰釋及閱傳燈錄不會厥旨併褰所得乃大疑體遂求出世父

毋曰汝欲出世當候名成師體志愈勉蔚爲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發日方歌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與己無預上甲戌春官歸遘病劇感異夢病愈自是斷欲絕葷參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玄宗丙子冬謁獨和尚於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偈曰風幡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己卯公車復上舟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祝髮先是　詔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猶敝屣壬午省親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

請開法訶林師以文人慧業漸入眞際直見本源斷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闡綱宗行棒行喝目空千古緇素禮足凡數千人率皆有叩則鳴隨機不注甲申從避地雷峯旋徙棲賢更歷華首芥菴海幢丹霞諸剎所立規矩整肅森嚴一切外緣觀若塵垢當平藩入粵敦請再三至不獲已以賓禮見次日不辭而返師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從之遊者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締信抑且爲法忘軀競相落髮紹隆聖種弘贊宗猷師師濟濟一時獨盛緣師顛隮塵勞正當部年得志父母妻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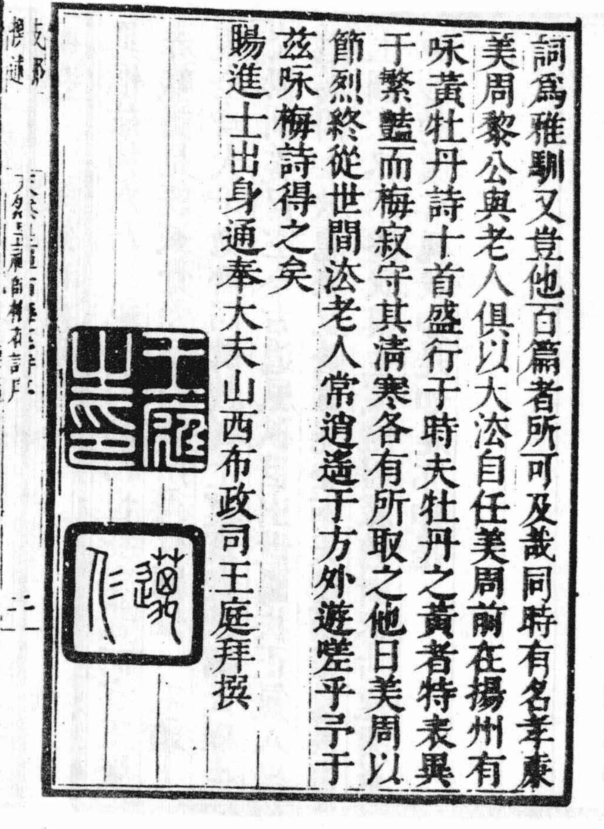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子媳先後俱著條衣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雷霄峯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爲法求人每一言及先宗輒爲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有宰官欲以世法繩諸剎乃返雷峯既而示疾預去期臨行手偈示衆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月十四日亥時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所著有各剎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嗣法弟子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覞丹霞澹歸釋雷峯西堂仞千璧皆先師入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足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銘曰三教同源等無

異惟茲杓人乃二視儒門澹泊世交棗誓向空王覺赤幟諸見既滅覺照空得無所得住圓位一毛頭上現全身大千抛擲同游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光無剩義目空今古道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八坐道場四十秋龍象蹴踏誰能全南天佛國賴重與洞上綱宗終不墜我無生滅隨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恆沙劫壞塔巍巍如是如是亦如是

詠梅詩序言

天然老人以名孝廉早謝舉子業入選佛之場其事在鼎革前非他有托而然者倫也老人爲博山之孫乃建立其宗旨于廣南一時道望之高從遊者盈眾會下澹歸師予同年友也羊城平定之後安集爲難予執掌爲俗吏曾再通澹歸信不及訪因不及一謁老人老人曾從平藩請一入城予適有他務羈不得見茲去粤有日矣念此常爲歉然有客以老人梅花詩示者云澹歸致言索予序嗟乎予不見老人今得附名于其詩使老人見我乃予之幸也夫詩之一道本非禪家所貴然而古德多爲之其咏梅未嘗沾沾于梅也原風人之意如河鳩淇竹非爲比即爲典大都偶感于物以寄其懷云耳若必咏物之體求之將曲肖其形質微寫其性情博徵其事實非切而能工不以名執此評諸咏梅者林逋暗香疎影二語而外可稱者寧有幾哉然而昔人咏梅往往多百篇今老人之作亦百有二十篇嗟乎吾知老人之托意遠矣夫佛之妙法取之蓮老人之微旨取之梅以例之栢子草頭老人之咏梅未嘗非說禪豈可以詩觀之耶然即以詩觀之此老人諸作其格高矣其趣合矣其



詞爲雅馴又豈他百篇者所可及哉同時有名孝廉美周黎公與老人俱以大法自任美周前在揚州有咏黃牡丹詩十首盛行于時夫牡丹之貴者特表異于繁豔而梅寂守其清寒各有所取之他日美周以節烈終從世間法老人常逍遙于方外遊嗟乎予于茲咏梅詩得之矣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山西布政司王庭拜撰

天然昰禪師梅花詩

門人今辯重編

五言律

一東

白花輕一放萬壑盡春風蜀客相逢處何郎寡和中
煙荒郵路斷人去水流空却憶霜零後雲山望欲窮

二冬

荒榛逃遠道絕岸一相逢漂落非幾雪橫斜傲古松
目空煙暝色跡混獵樵蹤自顧同寥廓隨雲隱亂峰

三江

寒溪疎影瘦夜靜水淙淙雪重從衣薄烟濃帶月降
不因驚碎玉何處覓枯椿四望江山暗泠泠獨倚窻

四支

獨秀一林俏寒山薄暮思風烟愁見晚桃李恨生遲
觀世疑空刦論交與古期莫云春漸暖應記未開時

五微

倚空寒夜月林靜鳥聲稀一自逢人少方知與世違
雲烟籠不住泉石好相依香入初風醉臨崖悲採薇

六魚

春愁看不極空谷此情疎地僻先明月天涯遲素書

立殘三尺雪坐老一園蔬豈待東風至雲中香有餘

七虞

催人頭已白朝夕共躊躇路雪香非遠尋香雪又無
歲寒傷一折春入老千株郵路溪橋迥垂垂清影殊

八齊

曉雪風初細花開山鳥啼易寒迎日近難見故枝低
獨樹紆樵逕叢芳狎釣溪名園多蔓棘聊傍石橋西

九佳

故園黃葉盡風雪舊生涯孤壑春先醉同人月在懷
抱香矜獨處殘夢怯寒蛙道路雲烟渺尋芳到古崖

十灰

去年為春落今日為春開萬里誰相識白衣人又來
望窮雲鶴影愁斷杏花杯一自幽香動群芳夢欲回

十一真

不到空山裏孤標恐未真巖枯今日景初蓋百年春
江店烟中樹荒臺月下身平生信幽節寒夜自無人

十二文

荒原人影寂孤鴈不堪聞惟有一枝秀乘風寄白雲
王塵初夜靜素色曉霜芬珍重冰稜意前山日未斯

十三元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幽根不可拔歲歲老蓬門絕俗臨危石依人傍遠邨
有花應有雪堪對不堪論愛爾疎斜影寒山知獨尊

十四寒

一從色老寂寞倚欄干花發春何限春來花欲殘
不因傷歲暮能得幾人看為語禁寒者揚州興莫闌

十五刪

別有凌霜意枯榮從去還不堪橫郤月以此到廬山
艸色催人老幽葩空自閒春風能解凍零落豈須攀

一先

灞橋春色早迢遞到窮年韻落江城杳香流古澗前
一峰新雪月千里舊山川翹首人間世寥寥共遠天

二蕭

寒盡花初發相逢慰寂寥遙知日照處不與雪俱消
閉戶來春色隨鞭過楚橋古今情未已江國正蕭蕭

三肴

孤山空自放豈問歲寒交但得香在石何妨露滿梢
葉凋淺見月鳥過不棲巢最是幽人意誰當共結茅

四豪

萬卉休窮臘孤芳此獨勞枯藤發寒燄春色動林皋
雪暗光逾滿雲低影自高蕭條生理別方嚮北風號

五歌

不入芳菲選棲心當若何獨憐春日短固共白雲多
素色和烟老疎懷遷屬過電應同靜者愛春在[illegible]

六麻

漸覺朔風急踈林日影斜悲時同落葉積素獨呈花
寒坐三冬促春光一夕賒少陵忘卻恨應負此心遐

七陽

非關衰世意皎皎一凌霜愛我不緣白憐人秖自芳
幽懷如有寄孤放若為狂但到春濃處悠然思共長

八庚

凋落知誰世危危獨向榮為憐衰草色不盡倚寒情
泉石何曾暮煙霞餘此生踈斜如可似真侮一時名

九青

欲折不堪寄晴窗香一缾寂寥須此意消息可誰聽
愛雪驚同色和烟混獨醒更饒窮臘韻孤鴈下寒汀

十蒸

籬落雖為色山寒情不勝素襟堪對石幽韻卻疑僧
凍臘他年恨春光昝日曾霜中誰可念令我獨憑陵

十一尤

獨出群芳後凋零感暮秋吳宮花艸盡漢苑晚香留

白髮宜松老閒情共竹修月明風露滿無事到春愁

十二侵

舉世渾如夜何人問素襟空山曾有夢秀色自成林
已辦窮年計寧愁曉露侵夕陽流水處古韻日沈沈

十三覃

立雪終何極淩寒亦自堪誰當尋素侶知不到茅庵
此日雲中趣千秋石上談大庾花信捷春色滿江南

十四鹽

離離孤影絕因月到疎簾尚有餘香在姝增老衲嫌
暮雪旋欲合朝霧不曾霑獨倚寒巖醉無人韻更添

十五咸

濯濯寒逾潔惟當老碧巖幽心矢霜雪疎影托松杉
山靜雲千樹僧歸月一帆無人知此意長咏付瑯函

七言律

一東

乾坤渾灝鬱龍從物化承陽氣候通萬彙初回先素
色群芳未綻暗香叢風飄雪蘂隨烟散月凍溪明一
樹空慙愧梁園覓不見獨留孤韻古今同

二冬

笑抱閒情自一峯東亭何處見春容相期淩谷惟明
月不畏巖寒共老松帶瞑坐醒初夜夢倚空愁破五
更鐘生來傲骨慚烟火半落溪橋濺短笻

三江

聊將春信渡寒江映雪清姿色未降零落風烟同白
鷺蕭條形影對銀釭夢回香遠人何極望入雲端眼
一雙萬紫千紅看若此解衣誰與卧虛窗

四支

孤芳無地足棲遲木落溪寒又一時瘦骨且隨巖壑
老素香不使水雲知濛濛太古幾忘歲寂寂空林欲
待誰倚石自憐霜雪意百年春色正相期

五微

一團寒玉影離微獨坐山頭夜不歸曉露未乾窺石
室夕陽初下映柴扉似憐高士埋空谷猶聽孤猿欲
攬衣夢斷羅浮春尚早北風吹雪兩霏霏

六魚

寂歷空山清夢餘一枝斜映六窗虛幽人抱鏡臨秋
水老衲凭松讀梵書坐石不知寒夜永聞香方覺朔
風初春淺正恐無尋處珍重衡門影自疎

七虞

曾和積雪暗前途雪裏聞香風味殊萬里烟銷春信

達開亭玉立客心孤影沈寒水空無隔光浸長天月
在湖終古離披君不見臘窮人散獨躊躇

八齊

山寒石瘦暮雲低一道晴光混不齊萬古鴻濛自今
日何年開落到西溪孤松鶴立烟霞老野渡舟橫樵
舍迷我亦危危人影外凌風臺上笑相攜

九佳

一翻寒徹影參差撲鼻餘香韻自佳晝共白雲連絕
巘夜同明月醉空階爲憐芳艸遲春陌獨許梨花到
石崖是處江城吹欲落泠泠古調可誰諧

十灰

含章花事已成灰爲愛寒溪帶雪來一望白山人獨
坐數聲清淚夢初回多情且共三生石好月相尋綠
橘杯歲歲凌霜君自惜莫教憔悴北風催

十一眞

開遍江南不是春春光辜負隴頭新幽姿濯濯淸霜
月道韻森森白髮人松栢無香須憶我溪山依舊可
誰倫豈因舉世憐珠玉顧影寥寥亦自親

十二文

荆南似雪限空聞地老天荒始見君壽色同人能悟

物正襟危坐若無群離離疎影光春動皎皎寒光後
夜分一擔枯藤撥不盡朝烟暮月爲誰醺

十三元

斜壓疎籬祇自存香風冉冉入黃昏獨翹天際渾無
色漂落空潭不是痕雪映高低疑近遠氷懸日夜自
乾坤朝滋夙露何勞問多少銜寒到石門

十四寒

高放嶒崚天地寬幾枝淸瘦自輕寒只教雜雪披靈
死不共含桃薦玉盤落葉滿山光粲粲亂雲深處影
團團羽衣皓首空相對錯比華嵩石上看

十五删

聯傍雲峰共掩關霜淸月白一僧閒秋風不折凌霄
骨臘雪逾深老鶴顏寒澈垂膺憐懶衲麗眉坐石傲
西山匡廬頂上湖千頃斷殺當年漢苑還

一先

佳氣隆隆萬象姸靈根曾植古皇前謾隨晨霧舒寒
眼識得春光是舊年湛湛淸姿和暝醉稜稜非骨帶
雲眠無勞支老買山隱儘有疎斜歷嶺邊

二蕭

隨風遠度自迢遙到處生涯香一瓢紫陌無緣花欲

老雲山有恨雪中銷看殘蘭菊北籬落耶其松杉冷灞橋皎潔自驚寒色與春潑依舊綠條條

三肴

永夜空濛月一梢冷冷疏蘂破荒郊只愁終古無春色獨抱寒香共石巢逸士踏餘三逕雪老僧長傍半間茅孤榮却爲群英早但到芳菲笑落苑

四豪

姓名終不入離騷留與雲烟潑彩毫巖壑何曾有霜雪春風吹落盡蓬蒿幽葩吐處陽和動素蘂殘時青草高自是韶華乘代謝遐心無耐聽松濤

五歌

飛空帶雪影婆娑落落幽巖亦自多千樹凍雲銷不盡一溪寒月又如何光凌北斗疑長劍鴈叫清霜當浩歌古寺森森鐘磬外有人含睇在山阿

六麻

烟暝繽紛落日斜五衢寒盡一枝花我憐素色禁殘雪誰愛餘香坐晚霞但道影疎南浦月豈知春在野人家幽光處處都相似況是荒岑韻更賖

七陽

獨耿容長與衆芳出來素質欲凌霜坐銷□色發林秀引得春風滿草堂愛此清芬先覽蘂却憐憔悴暗生香不妨共對連宵迥千古幽懷在石床

八庚

玉質冰操共此情歲寒惟見一林清雪霜滿地誰堪白桃李開時但有名飄落且隨流水去孤榮又傍碧巖生臨風欲和還應笑何處關山無笛聲

九青

萬象沈沈醉不醒微雲澹月倚山亭若憐凍蘂爲先放更喜春寒尚未零容易珠離千顆白會同柳色幾枝青幽姿我亦慚相失夜夜溪頭戶半扃

十蒸

山逕橫斜好共僧孤雲野鶴碧崚嶒相看石上寒如此坐到花殘春未曾澹影情疎應似我攙風人外若爲朋紙窓竹屋淒清處一片禪心不可勝

十一尤

黃花落盡獨憐秋便放寒山倚石樓佇望白雲歸洞壑坐看孤雁下滄洲影同雪色惟堪賞嘯入春風不可留一自參軍吟欲絕疎鐘微月夜光浮

十二侵

雪裏窺人雪不侵澹香孤影百年心一梢烟月看同

昔去日春光又到林吹落爲擁羅袖色高低空笑白頭吟苑園上苑多憔悴別有幽根在石岑

十三覃

輕寒殘雪暗江南曙色幽香尙帶嵐素白不傷行路意疎斜終欲老雲庵似催萬里還家信猶伴浮生半日談却笑武陵溪未穩年年春夢付癡憨

十四鹽

雪中香色水中鹽夜夜看花味欲兼不是我來寒徹骨枉教人醉月明簾孤山影碎千叢玉萬里傳持一素縑幾度因風聊寄贈恐驚頭白易生嫌

十五咸

滿林秀色映松杉西竺先生經一函雪嶺開殘迂凍臘早春疎影到千巖山中有客堪餐石月下何人曳素衫且抱閒情恣幽賞香臺雲外共諵諵

五言絕

一東

葉盡花自發正當寒山中山寒人見少花發年年同

二冬

花在寒雲裏看來隔一重路傍猶落落況復到高峯

三江

枯樹望空白回頭香在窻一時聞見靜使我夢魂降

四支

寒色擁千樹尋香只一枝何因重攀折欲識樹上時

五微

心知花在樹望月影微微不到寒香入終然此意違

六魚

高樹花開盡低枝蘂尚疎近人情熱處留取暗香餘

七虞

望裏花疑雪近看一語無全身在香國頓使野情孤

八齊

多少寒山子相看在小溪不知香冷處終日對花迷

九佳

有時寒雨過生怕素香差細看枝頭濕方知濯更佳

十灰

遊人欲多折要傍小缾開不知香在手更覓一枝來

十一眞

花香花不覺都付賞花人人散香同歲冷然太古春

十二文

獨立荒烟白不驚寒鴟群秪因春夢斷夜夜但空聞

十三元

香暗隨風處處飄不欲存聞香意何限花自到黃昏

十四寒

幽豔曾無歲每香人自寒一般清冷致終不悔衣單

十五刪

獨舒寒蕊日紅柴一時刪暗香酬客意誰會到花間

一先

春色有無處但觀寒臘前廻臨郵路上來往白雲邊

二蕭

覓花花不見雨雪空蕭蕭認得枝頭穩何須待雪消

三肴

祇爲花開處偏令雪上梢春風吹落盡不見雪空巢

四豪

走馬春郊早撥花問凍醪花醒人欲醉笑殺五陵豪

五歌

一枝三五朶疎處月明多舉頭見寒月不覺暗香過

六麻

日出雪消盡冷冷一樹花焉知寒日落香色未曾差

七陽

月下花容隱雲中花影長坐到無花處時聞一陣香

八庚

縱白何如雪疎寧似竹清若無香撲鼻猶逐倚寒名

九青

晨起到花處不知花已醒但憐寒歲見莫惜露零零

十蒸

莫道寒偏妬多因花欲凌一自同於雪方知雪不勝

十一尤

薄暝易相識月明何處愁分明枯樹裏望絕白雲頭

十二侵

寒夜無藏處花枝共月淡清光纔一半休向月中尋

十三覃

好處非關月重烟不着嵐疎斜泉石裏看盡古今談

十四鹽

欲寄成何字天涯滯尺縑相思與相見語默一時兼

十五咸

風雪猶未已花開自碧巖欲知寒藥意遥指隔林杉

七言絕

一東

色共梨花香不同千山烟月有無中立殘孤影君須認看去春林溪欲紅

二冬

長條低岸好相逢多折偏憐落客蹤遙望白雲溪路滑幾枝殘雪老孤峯

三江

翹首南天意未降毿毿白拂豎寒牕曾從黃姓同斬路一棹蕭蕭夜度江

四支

洗盡鉛華欲付誰風烟淒斷月明遲莫愁春到先搖落更有溪春搖落時

五微

白玉條條映落暉雪中春色正依違天涯若恨知何限獨立空山待客歸

六魚

荆榛荒沒露零餘天北天南影共疏花發寒空愁更落冰田長欲帶雲鋤

七虞

昔日京都花滿衢看花曾數暗香無菟葵燕麥凋零盡回首寒山樹一株

八齊

標實無期望欲迷可憐道路獨棲栖誰同素影千巖秀發盡爽灰落紫泥

九佳

影同寒月印空階錯愛清光掩素懷夜夜枝頭看似夢踏窮殘雪惜芒鞋

十灰

木落烟溪孤雁哀南枝憔悴北枝催從來春色應無住空自撩人花繞臺

十一眞

大漢將軍六代人披星卧雪舊風塵相看灞上終何姓憶得雲中老鶴身

十二文

成都高卧影紛紛誰謂晴光獨映文放出餘香應十丈爲憐人共木犀聞

十三元

臘窮人不到柴門花落花開總莫論雪色自嚴香自遠更無形影待王孫

山寒

高寄空山天地寬素香初藥足盤桓莫將白髮輕寒意都作春愁對月看

十五刪

丁丁伐木響雲間纔入春風鬢已斑認取幽香付他

日臘殘寒盡待花還

一先

爲誰帶雪到春前幾度相期雲水邊過眼不堪人意
盡一枝零亂又殘年

二蕭

春光林下共迢迢百衲雲衣覆石橋道是聖僧猶不
似何當香逐美人飄

三肴

片片新花發故梢隴頭流水一間茅壽陽宮裏如相
覓爲道于今共石巢

四豪

難知休訝一枝高出手何辭待雪勞花落更應期子
襲莫教人羨武陵桃

五歌

暖處難逢寒處多幾生魂夢付藤蘿花光長老曾
此何似親從庾嶺過

六麻

一本分攜度嶺斜只今方見歲寒花山中獨秀無人
問狂殺清江舊酒家

七陽

謾道生來欲傲霜相投應亦惜名香多情索共巡簷
笑爭較高眠怪石旁

八庚

雪滿江邊花氣清垂垂一樹古今情悲歡閱盡宣城
眼聊托詩人天下名

九青

蜀郡名園畫掩扃佳人笑語尚亭亭風前玉立何生
夢猶自題詩醉未醒

十蒸

高處憑空折未能連雲帶月影崚嶒誰當錯比仙人
萼李白親傳自老僧

十一尤

寒倚欄干映日浮高樓胡笛滿天愁北風衰艸蓬蓬
盡任是初年亦白頭

十二侵

四望江山共一林百年春色雪中淡勸君莫向枝頭
覓風起隋堤何處尋

十三覃

錯落雲烟傍草庵繁枝應許赤松參春風暖處如相
憶數盡霜中一月談

十四鹽

萬彙凋傷花意嚴，烟漫漫又月纖纖，傳聞勝似吳門見，名姓終慚薄世嫌。

十五咸

顆顆離珠月欲函，洛陽歸去寄松杉，幽花不作凌霜色，萬古香風自一巖。

雪詩叙

古來咏雪者多矣，數疊舞絮，其失也纖穠[illegible][illegible]，其失也豔；剪水飛花，其失也幻；散粉堆瑤，其失也膚；以及鹽虎玉龍之句，鶴毛變翼之章，擬議雖工，愈失本來面目矣。余謂天壤間最高潔者，惟梅與雪，蓋其性厭塵凡，境耽孤寂，與淺山老衲似有夙因，故其形之咏嘆，不啻現身而說法也。天然和尚舊著梅花詩百二十首，淸[illegible]絕倫，讀者已嘆爲天籟矣。茲所作雪詩，亦如其數，不事鏤冰刻玉，而觸想成言，眞有萬壑空明、千山皓白之致。此國胸中流露，自然蕭灑，非關[illegible][illegible]風雪驢背推敲者所能效其咳唾也。顧嶺南之雪，未易多見，乃師甫入丹霞，而瓊林瑤樹，忽與筆花墨瀋翕然相遇于几杖之前，殆猶豐山之鐘，別有感應，而豈地氣所能囿哉！抑聞師是集，不三宿而脫稿，想其揮毫落紙，如天花之旋舞于空中，而不知其聚散所自。擊鉢詩成，起視門外，雪深幾許，又與披雲見月，同一光明境界也。恨不與侍立諸公同聲而讚誦之。

當湖弟子令亘陸世楷拜題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天然昰禪師雪詩

門人今辯重編

五言律

一東

二月嶺南雪梨花間雪中影浮難似月力弱不關風
片上青彩色繁飄白浪空千峯今夜夢迢遞濕歸鴻

二冬

春泥香易盡空谷自爲容覆葉深藏鳥繁花不惹蜂
暖沈朝市影凍塞虎狠蹤漸見蓬蒿滿川原何處逢

三江

停舟烟樹白沽酒對寒江古驛無斷馬孤邨有吠尨
近墳埋土壘遠火暗山窗誰復能同此棲蘆鴈一雙

四支

龍山驚險峻雲路愼擠推壓頹愁地軸飄落念天涯
低易塡溝壑高多折幹枝看窮殘臘景茅屋欲深移

五微

陰景去何促陽和轉尚微若將盧夜色無復擬朝暉
熱處終難待寒中初易違且尋峯頂侶雲霧共相依

六魚

却似雲中日朦朧曙色初耐寒輿獨早愛暖步還紆
篩嶺樹邊積迷江榜上魚何人重回首愛斷老樵漁

七虞

彌天光共滿薄景照偏殊關塞愁征戍屋廬凄腐儒
濕吹連曉角寒斷一冬鬚莫以千峯色都同暗夜珠

八齊

峯峻疑懸布玲瓏逼漢低徘徊驚曉鶴呃喔誤宵鷄
竹摧陰壑影猿斷北山啼沃土候春暖攜鉏分夜畦

九佳

啓戶皚皚積觀林密密排冥濛應自合緯繣不成乖
帶路胎春雨連雲澤東芟氛埃消欲盡冷豔此時諧

十灰

高低看落處漸歷竟何來積坎非邀厚知危不受推
借輝分鷺翅倚素入瓊杯千里何辭遠層巒夕曜開

十一眞

暖席不堪近寒溪好作隣豈嫌青陌陌欲備白頭人
隱霧迷深谷乘風度遠津年年似荒月來照不萌春

十二文

陰結先成霰蕭蕭自遠聞入山青易見到水白難分
惜暗夜籠月停光晝薄雲晴簷漸欲滴宿鳥啄微斯

十三元

寒波泛不極瓊路易迷源積曜夕沈壑微光曉在門
遮空時欲下舞屑忽成繁溪谷無炎熱層冰豈自存

十四寒

一夜鳥飛絕千峰影到欄莫將銀世界容作月明看
對爾皆憐白何人不畏寒浮雲滿原隰遮莫梅衣單

十五刪

朔風不到海寒氣早歸山玉露當秋委瓊花向暮關
潔甚窺漢淨輕得御雲閒幽望成何似羣禽斷續還

一先

遍縱光矚地浩蕩渺連天照豈分高下汙從落市廛
年華休見晩曉氣欲爭先不待陽和動微風散玉泉

二蕭

搽洌紛晨影凝華凍曉飈連光搖曖繞含曜落寒潮
不借投虛隙何勞映碧霄一回幽對暇寥廓靜塵囂

三肴

薄照掩寒日漁舟凍欲膠大江沈遠岫枯樹覆空巢
暝鳥歸無路雲僧盍有茅莫愁紛糅下千地一溪坳

四豪

砌上埋黃葉雲中揮白毫落餅珠萼細籠樹玉山高
未暇裁寒練何曾失寶刀飄零愁背日廻照莫成勞

五歌

枯涸逢入少荒苑失路多泥塗鋪紵練珠玉委江河
染亦因風力光疑入鏡魔無心信芳潔寥落夜如何

六麻

屧飈隨遠近須到野人家拂岫迷青黛廻江走白沙
漉颯投隅直迂曲入欹斜巧拙無藏處空山對落花

七陽

一宵星月落萬戶暗扶桑鳳閣浮香粉華山起白羊
路岐增浩歎雲合漫飛揚瑣散成朝暮河山空養洸

八庚

闖風連夜發投瓊到平明筱獸雲間驚飛禽海上驚
寒威驅霧翳香色帶霜淸庵裏復何事危襟坐五更

九靑

錯落空中映蕭疎象外冷溪淸不可見雲暗欲全靈
坐對無昏晝行吟過戶庭煙濛孤鶴影寂莫凝身形

十蒸

萬頃看同縞憑雲降復升到江知是水近日不成冰
花落疑春姸光流向夕澄洹寒入欲暮暠皓自千層

十一尤

素質輕如羽悠悠經暮秋投隐空見影積石暗聞流

擬作瓊瑤跡翻憐溟渤漚連天捲山霧迢望轉成蠶

十二侵

千株開照曜一夜滿庭陰擬撤雲霄上寧愁溟壑深
夏凌堪鎮嶽春水欲鳴琴濟沉思林澤魚龍未易尋

十三覃

浩渺成高厚冰壺秋水涵蘚苔低見覆梅李側多慙
去鳳迷烟渚饑鳥啄艸庵繁絲停暮色鬢髮入寒潭

十四鹽

玉壓連朔漠飛墮水中鹽萬竈無烟火千峰入素纖
樹寒鶯語怯石凍梨花淹倒照雲中色晶晶對夕檐

十五咸

一天冥海嶽萬岫失松杉極目空中素迴頭人倚巖
壓沉雲外路微濺石邊函渺渺開襟處春融見遠帆

七言律

一東

陰陽凝散碧烟中飄落何勞問異同飛絮隨風空自
白寒爐終夜為誰紅滚山擁被憐東郭野店憑鞍笑
謝公凍殺亦饒清氣在人間天上一無窮

二冬

憑軒迢望欲攜筇濯濯江山千里從白盡不曾誇素
色晴來猶自覆青松暖消石室一杯茗寒入峰林幾
夜鐘試問重裘驢背上護生堤畔宥從容

三江

紛紛裂素映山窗萬壑千巖色盡降轉霧驚風朝不
避輕雲蔽月夜無雙變同野鶴投高樹不畏飄蓬入
大江一種榮光隨去住枉教人自對寒缸

四支

深夜沉沉聞折枝空山如在百重圍佛鐙初暗紙窻
白香篆將殘磨衲知十里江樓寒吹蚤孤舟沙岸苦
吟遲因茲憶起平生事萬慮銷停鬢已絲

五微

天南漠北雨霏霏誰掩峰頭明月扉祇為縈空慙夕
照卻憐落樹似花飛板橋風捲馬蹄滑江樹雲繁鱗
路微看到晴巒春漸去鄉關何處待人歸

六魚

寂寞何人映讀書窮簷衣薄逼年除幾多陽豔寒中
過豈有光華霽後舒撒空未許隨風盡含影還堪傲
月初回首莫愁雲路隔白茫茫處是吾廬

七虞

藹藹浮浮散五湖寒庭孤嶼惜驪珠傍巖妃子元名

宓伏節孤臣本姓蘇澹若肌膚疑玉棨皓然鬚髮蘸冰壺颼颸更有迴風處淺渚荒原照碧蘆

八齊

河梁匹馬晩淒淒奕奕浮光拂樹低驛舍官梅花濺路酒樓衰柳客如泥雲連古岸沈牛跡影隔千峰無鳥啼空濛上下知何極谷口聞鐘野寺迷

九佳

霏微暮色鎖清齋久任峰頭路不埋愧倚晨曦光自滿更嫌晩彩影誰揩龍泉暗溜千行石牛火頻燒品字柴寒徹始知魂夢隔何人吟望在天涯

十灰

向雲徧野朔風催萬頃晴光一夕迴憀悽莫愁寒日處通朧只在暝烟堆坐久不禁成獨往夜深常覺有人來春明未必能相似誰遣繁花寂寞開

十一眞

積照微茫絕四鄰望中誰是陌頭人落花滿院疑無樹拂艸連天暗度春一室冰稜應自惜萬峰珠錯豈全貧分明共對羲軒上更待晴暉恐未眞

十二文

寒風超忽白紛紛兩岸瓊崖一水分畫裏合離難著素空中興滅不成文影沈池上千重玉光覆樓頭六出雲便向歌筵分酒力容華銷盡到斜曛

十三元

萬樹梨花暗寺門愁雲冉冉滴寒原今年到地未盈尺幾日遮天長似昏近水無聲空入澗遠峰不見却聞猿淒清共是此時節猶憶匡山五里邨

十四寒

蒼茫江霧濕征冠萬井蕭條行路難黃竹有歌愁宋玉華門無路臥袁安梅逐餘香須早落羽慚輕質不勝寒雲中信有凝春樹向日微微出石欄

十五刪

散漫川原自雪山龍沙迢遞鴈門關千林玉樹三春失萬頃瓊田一鏤閒銀象難藏身外影素娥不耐月中顏誰云埋沒河山上揩點樓臺落照間

一先

幽靜多懷對遠天飄零猶自憶前年潔清亦許隨芳穢流亂何從數後先幾家依樹籠荒月一鴈迷烟下暮田已覺光芒疑夢裏泠泠石澗水流邊

二蕭

衡陽委絕白迢迢衰草荒原朔氣驕自有流光遲暫

色却無形影到春潮縈迴古渡愁歸客蕭索空山泣
去樵風景依稀還世外人間何事苦招摇
三肴
繽紛繁鷺沒空郊獨向層峰伴鶴巢活水滿煎三峽
茗斷松斜壓一間茅龍潛大澤寒猶蟄虎踞深林凍
不哮掩戶且高燒臘柮漆瓢腰繫萬年梢
四豪
穃粉輕飛二月高撲空如湧海雲濤瑕銷白璧全欺
趙色凝麻衣却笑曹不薄青蘿凝夏谷定飄紈扇濕
春袍暖堂何似寒巖迥夜夜風簷映玉毫

五歌
浩蕩乾坤平布澤霏微物象自婆娑蘆邊立鶴朝曦
亂樹裏藏鴉夜色多入地定能銷碧血彌天已見倒
銀河南洲到海猶炎熱坐對冷然發浩歌
六麻
飄搖縞帶總隨車隔絕門庭入徑斜透隙却疑樓鼠
兔翻空眞似攪龍蛇池中有水偏投影石上無根亦
著花瑰屑不堪寒到眼縱橫難掩碧籠紗
七陽
白霓遠近啓山堂欲濯塵氛淨上方江浪到天應慶

日瓊花着地不聞香千峰倒影入寒潭萬屋平漫泯
夕陽借問年華眞個晚細看春色動遐荒
八庚
雲外何因見素情玉塵風滿澹然生寒絃人向深堂
調凍屐誰同傍石行望遥天末山應在踏近溪邊水
更淸勝事大都成寂寞兔園空有惠連名
九青
白練千條入鏡淸輕縈欲向夜窻聽憑高且遥尖峯
出就下還尋絕壑停華表鶴翎迷舊郭豐城龍劍擬
新硎攢天一倍臨風急却似彷徨廣漠庭

十蒸
濛濛萬象獨憑陵何物光芒積素凝面目冷然遺草
澤肝腸如見托崚嶒若爲熱處偏成水不耐寒多竟
作冰自是野人茅舍穩斷橋孤岫一枝藤
十一尤
朧窮泉涸絕溪流河海雲生杲日收一夜似風吹敗
葉五更疑月滿層樓却回寒燄榮幽桂豈爲痌林感
暮秋遇物淪形歸大冶高低平泯曲江頭
十二侵
重輪掩抑晝沉沉顧影難爲薄暑襟世上相尋皆桂

苑入間何處有山陰去留不是迷源客溪淺誰論將
策心看嶽共驚雲勢湧低空不覺夜堂溪

十三覃

委積徘徊散薄曇先春有信到江南常行淺砌猶疑
別欲過前山祇自諳當畫連烟昏遠樹無燈通夕曉
寒龕但知掩日韜霞意始覺幽暉萬景含

十四鹽

萬丈烟波撲鉅炎名模鎔盡絕廉纖無端虛室能生
白誰向空中擬撒鹽芳潔逾慙高士愛嚴寒不畏世
人嫌一從凋落黃花後夜夜峰頭寫素縑

十五咸

誰鞭天外白珂銜勢盡雲駒萬里颿欲湧波濤翻碧
月不留蒼翠覆松杉食餘藥嶺千牛草寒有青州一
布衫莫笑繁絲倚枯木衰顏窮望上江帆

五言絕

一東

細看重雲裏分明不是空夕寒光獨遠憑化委長風

二冬

春色在寥廓沈烟蘸玉容縞衣輕似舞乘夜上高峰

三江

愛松埋鶴影背月照寒總最是無人處生憎卑夜危

四支

玉塵散林薄半上古松枝枝壓愁將折塵消曾幾時

五微

千峰一夜白先照野人扉似月望高樹溰溰濕衲衣

六魚

皎潔侵寒陌雱霏二月初梨花香未散隨影落吾廬

七虞

因風消蠟炬無影落澄湖寒熱一時盡清輝何處殊

八齊

颯颯連夜動起舞似聞鷄冰合知寒極瓊花踏作泥

九佳

白髮鏡中落真同近暮懷但知寒色廻隨處得生涯

十灰

雲裏望何極紛紛撲素埃江山同一色不見鳥飛回

十一真

雲暗非關暮花飄豈是春晴光應十丈不爲任山人

十二文

濯濯霓裳濕何人倚白雲莫將雲裏影空向陌頭分

十三元

浩渺疑空刼霏微向暮原思歸歸不得洞口已迷源
十四寒
嚴威生大漠萬甲擁雲寒何處刀砧急朦朧向夕攢
十五刪
落樹烏咸白催人鬢欲斑輕質何曾定浮沈烟雨間
一先
迢遞長征路徬徨欲曙天最憐清素影撲落馬蹄前
二蕭
山光不是曉半夜過危橋一似聞生客千峰失寂寥
三肴
狂吟月下客門外任推敲淡夜寒侵榻誰憐樹上巢
四豪
鳥絕山霧起日沈雲影高微風吹玉屑不上幀瓊袍
五歌
三聲溪路絕一壑同雲多寒光幽處近形影托青蘿
六麻
堦砌葉初上雲山路轉賒掃門幾影亂千里望貧家
七陽
枯根覆已盡幾夜滴寒塘人在空山裏山空人影長
八庚
日落山路合林寒霽色明梁園人盡醉那識此時情
九青
帶寒汲遠澗片片落雲缾水凍還成片何勞烟霧停
十蒸
陰風吹白羽皎皎雲中澄誰謂終非水人言不是冰
十一尤
終歳滿林白重烟隔上頭定教寒裏見不遣入春流
十二侵
瓊花散丹石掩映臨江陰誰知枯落後更有白雲深
十三覃
倚樹繁衣袖流光向夕含何人能到此撥火共痴憨
十四鹽
不分光浮地還函明鏡奩寒輝殊未減春色夢中兼
十五咸
帶雨瀟瀟下江寒落遠帆峰頭一回望望久沒松杉
七言絶
一東
灑盡平原萬里空橫江沙捲馬頭風寒雲已沒斜西照更勒金羈却向東
二冬

欲向冰霜尋遠踪藍關何惜馬蹄封已苴朽骨埋江瘴猶恨秦雲千萬重

三江

乘風昨夜叩山窓慚愧華亭尚隔江莫道驪珠容易見乖龍左耳割難降

四支

漠漠同雲向夕垂千門萬戶鎖寒炊落花一片能消化何況芳林絕路岐

五微

堆壓橫橋山徑微寒林春色一僧歸閒殺五陵貴公子醉騎白馬去如飛

六魚

鴻飛不到百情疎阻闊江山烟霧餘飄落盡歸寒[illegible]處暮林容見野人廬

七虞

松根一夜撥寒爐燒盡秦灰入玉壺萬古河山只若此瓊樓歌暖漫呼盧

八齊

崩騰未可凌高嶽繚繞還堪隱別蹊一望風烟迷古洞長安爭似晚峰西

九佳

平沈山嶽影參差深夜同誰步玉街萬丈光寒看粲瑳回頭人自隔天涯

十灰

誰催千里集瑤臺朔氣蕭蕭映玉杯銷盡豈如隨露轉有時飄墜碧崔嵬

十一真

皎皎輕飄桂葉春影娥池畔趁芳辰凌空更上無棲處却笑人間醉玉塵

十二文

日暮驚沙薄楚雲雲中江樹影紛紛香爐飛瀑三千尺猶較衡陽白鴈群

十三元

黃雲白日暗寒原鴻鴈無聲度塞垣自古客行愁道遠紛紛薄木鎖侯門

十四寒

千騎獵馬出樓闌不見飛禽落日寒風起平沙天路白角聲吹入朔雲圖

十五刪

莫愁殘臘滿頭斑絳色偏能駐老顏更有銷寒詩玉

馬定教丹石勝常山

一先

新任寒山綠玉川連光曉映十豐年已堆萬戶千重璧誰斬沿門一個錢

二蕭

篩空萬里不封條未到春林慘氣銷誰道凝陰能掩素瑤花偏逐朔風飄

三肴

千山寒落蔭重茅擬作明珠誤水泡一任曉風驚復息不教殘凍掛空梢

四豪

練絲千縷何勞泣遠路茫茫眞欲號拚教寂寞山頭望不是楊雄誰載醪

五歌

眼前浩潔凌晨早傾耳希聲清夜多漸入春郊花氣暖寒庭誰解泣銅駝

六麻

破衲蒙頭老歲華寒深時亦動長嗟古來甲子朝門外亦有幽蘭哀日斜

七陽

寢跡窮年樂未央萬山璀璨引風長聽殘簷溜添寒絮不臥仙人白玉牀

八庚

凜栗忽驚溪路明峩峩千里共雲平藐姑山裏知何似寒夜相逢莫問名

九青

白盡千峰峰頂青空濛之內有人醒寒飈忽起從空下不信瑤華滿夜庭

十蒸

因高纍仞看容易息影憑空力不勝荒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待碧崚嶒

十一尤

琉璃殿裏汎虛舟光湧層波天際浮深夜冷然照牆壁忽疑身在碧雲頭

十二侵

寒飄玉藥散高林弱木頹枝凍已深更向陌頭雲裡望豈堪淒切暮侵心

十三覃

環丘山上覆冰蠶作繭絲成五彩函若使海人獻巢許不將霜質伴華簪

十四鹽

逶空直下水晶簾照見鮫人夜織縑無端一陣寒風急吹落紈絲散作鹽

十五咸

棲老雲中碧玉巖經春猶自托松杉人間未必能知此遮莫臨風寄素緘

板存嘉興楞嚴寺般若堂